清實錄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二三冊目錄

哲學類

儒家哲學——四書

四書管窺十卷……元　史伯璿撰　敬鄉樓　一
四書經疑貫通八卷附校勘記一卷校勘續記一卷……元　王充耘撰　胡氏豫章　二〇九
四書講義一卷……民　魏元曠校　二〇
四書說約三十三卷……民　胡思敬校　二八三
四書說六卷……明　顧憲成著　小石山房　二七三
四書是訓十五卷……明　鹿善繼著　留餘草堂　二八三
四書拾義五卷……明　辛　全著　山　右　四四七
清　劉逢祿撰　聚學軒　五四七
清　胡紹勳撰　聚學軒　六七一

四書管窺

敬鄉樓叢書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月

黃永嘉氏校印

平陽縣志本傳

史伯璿字文璣號贅巖鳳林鄉錢倉人學出於冰壺鄭氏而兼
同里陳剛章仕堯切磋講貫（按四庫館總目提要中陳稱陳公先生似平陳章年輩差長）
以四書集注章句朱子晚年頗有修改趙順孫作疏不能條析
異同吳眞子胡炳文陳櫟諸家旁牽衆說時有歧誤撰管窺五
卷既又成外篇五卷（按今止二卷此誤）於天文地理曆學算術俱博涉
能通攷證名物亦多與清漢學家言相近蓋浙東學派自蘭溪
金履祥金華許謙已由義理漸趨攷證伯璿宗法朱子欲融合
兩派爲一是以所得如此生平不事舉業友人周覺勸之北遊
伯璿曰士各有志不可以一律齊也子得志而歸以所見益我
未見顧不愈歟知州岳祖義重伯璿學行時造廬咨訪至正十
四年某月日卒年五十六所著詩文有牖嚴遺稿若干卷弟子

可考者黃巖徐宗實金華李一中同里徐興祖陶公任章廷端
而二徐最知名冰壺亡其名伯璿大學管窺引其說蓋亦樸學
士或謂卽樸翁孫如圭云

四書管窺大意

一趙氏纂疏蓋因祝氏附錄而增廣之繁簡最爲得中雖其間
頗有重複又或勦饒氏說之善者以爲己意然爲學者則皆
有益而無損也但自集成諸篇既行之後學者厭常而喜新
務博而不貴精遂使其書幾於淪沒無傳惜哉後之君子但
因其書去其泛冗而以後儒說之精者附焉則爲不刊之典
矣

一吳氏集成蓋因趙氏纂疏而離析之以各從其類又采諸說
以附益焉博則博矣然未免失於泛雜而無所統一但其本
意未嘗自謂可爲一家之言在讀者自去取焉耳愚於其說
之似是而非者則辨之至於張氏詰之類本不同於集註者
在所不必辨也

一胡氏通蓋欲增損集成勒爲一家之言其意善矣然其間高
處絕高陋處絕陋瑜瑕自不相掩但其編集本意一以饒氏
說爲宗於其謬處雖亦略辨一二而存者甚多故與朱子之
意多有牴牾反使學者無所適從又於語錄以下諸說切要
之言過於刪削不免失之太略殊未可爲不刊之典也愚於
之同異者一一詳辨但其所引饒氏說則已於輯講辨
之此不再述

一陳氏發明亦欲勒爲一家之言者也校之胡氏通雖
亦不如其陋至於宗信饒氏則又過於通口雖非之
是之也以其信朱子不如信饒氏故
張氏之異於集註者往往依違兩可不能析衷惑人
甚矣 語錄或問陳氏饒氏諸說之大同小異者皆兼存

之與集　註相遠間又有自謂己意而亦不出於雷同者
凡此皆在　之列讀者詳之愚於其間或辨或不辨者與
辨胡氏通之意同
一金氏論孟攷證蓋謂祖述師傳何文定北山王文憲魯齋之
言而參以己意自成一家之書者也然不免太半皆是勦語
錄以下諸書之意而檃括之耳其餘則又有一二分是兼搜
經史及隱僻之書以爲經註之證者至若眞出其師弟子之
已意者不過什中之一二耳而於一二分之中又太半是立
異可駭之論皆不足深辨也其似是而非似同而異者則辨
之云
一許氏叢說大槩與攷證同故其間當辨處亦不甚多大抵此
二書則皆一以朱子爲主無通與發明兼主異說之失讀者

當自見也
一饒氏輯講大槩於一字一句之義雖頗得之於宏綱要領所
在則多失之其立意爲高以求多於朱子處則中庸爲甚大
學次之論語又次之孟子則絕少矣但以其長於兮多闕靡
辭勝於理易以惑人非潛心熟察未易看得出又朱子於程
子之言或有所疑未嘗不宛轉其詞不曰一時別有所爲則
曰恐是門人記錄之誤饒氏於朱子之說有不合己見者莫
不昌然言之不曰不意老先生亦看不透則曰當時老先生
亦欠仔細蓋其本意但欲學者尊己不肯爲朱子下故不自
覺以至此耳其所以啓後儒妄議朱子者實濫觴於此愚不
自茹每於讀誦之際隨鄙見所及辨析一二恐識見所不及
者尙多有之則不能無望於同志之指示云
一饒氏說之異於集註章句而實非經旨者四書通略辨其一
二發明所辨則又少於通矣至有與朱子大相背馳者二編
皆實而不辨發明不唯不辨如出庸二十章已後諸說又且
采之於編而不爲折衷若以爲不必辨則皆不之辨可也今
乃或辨或不辨而又或取之於編何也竊意新奇易以惑人
既非經旨若但置而不辨正恐後有好奇喜新者又取其說
安得不爲經註無窮之窒礙譜依朱子中庸或問例凡有不
合於經旨處一一辨之以俟明者之去取焉
一饒氏說諸編多引之今但依輯講次第辨之更不別出諸編
所引書名唯輯釋後出則必見其名云
一管窺之述本爲諸編辨析與章句集註異處而設其諸說之
毫善者則自具於各編之中更不贅錄於此觀者毋惑

一辨析諸說之外或有臆度之見未敢自信亦附錄其間以求
正於知道者則書降常行一等以別之
伯璿幼而廢學歲辛酉春秋二十有三始知以書籍自課自以
過時之學悠緩則莫能有成於是聚經史百氏之書幾二十種
雖然而日習之如是者一二年竟無所得然後專取四書及書
易數經而熟讀焉有餘力乃及它書始焉於諸說有同異處未
知所適從也既而反覆研究又一二年後晃然若有所見而未
敢自信姑以筆諸各編之首而已元統改元遂以四書通纂疏
集成輯講四編編首所筆者聚爲一帙又其後四年再得發明
攷證說三編觀之輒又以三編所見共爲一帙時同志有勉
其合此二帙而一之者名以管窺則後至元丙子所序是也自
是以來精力日以耗昏力日以昏自謂不能復有所述擲於此

矣辛巳秋又聞新安陳氏門人倪士毅合通與發明二編以爲輯釋意其去取必精當剖析必詳明則愚所述管窺可以覆諸瓿矣又三年始得見之則其於二編差謬之小者雖亦刪潤一二至其節目之大者往往一如其舊無所可否於是復取丙子所合之帙而增損之且以輯釋之不當存者附焉便遺忘也愚自溫理是書迨今垂三十年所見編帙不下十數家而皆無以大相過也如此今又踰北方有顏氏四書通者出猶未知其去取之當否果何如也噫世代愈久編帙愈繁然能有所別白者絕少匪紊亂之者間又出於其間吾不知孔曾思孟之言集註章句之旨果何時而盡明於天地之間也至正丙戌孟夏朔旦後學史伯璿謹志

章句序曰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通謂朱子四書釋仁義禮皆兼體用獨智未有明釋愚嘗欲竊取朱子之意以補之曰智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沈氏曰智者涵天理動靜之機具人事是非之鑑輯釋亦引此說

通補智字之訓如此蓋本朱子大學或問論知字之義而言也然智是體知是用智是知之理知是智之事知之於智猶愛之於仁也今以論知字之言爲智字之訓則似乎詳於用而略於體者恐有未安但以朱子釋仁義禮之義者較之可見其語句又非訓釋字義之體沈氏之說亦然若以爲論智字之義則似未當不知識者以爲然否

人生八歲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通引齊氏謂上六者言節下六者言文文者名物之謂非其事也通自謂洒掃應對以節言者小學不唯當習其事之中有品節存焉是小學當行之事也禮樂射御書數以文言者小學未能習其事姑習其文義而已是小學當知之事也輯釋亦引齊說

以文爲名物文義之文主知而言豈非以博文學文之文亦皆主知而言也竊恐未然蓋此以文對節而言便是天理節文之節文亦對舉而互見耳非謂言節者不可言文言文者不可言節也朱子曰小學者學其事大學者學其小學之事則過乎中而不可以爲訓矣故如此說殊不思章句曰當然之所以又曰古人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從小學中學了大來都不費力詳此則謂以文言者未能習其事姑習其文義是小學當知之事者未必然也饒氏亦曰內則十年學書計即六書九數也成童學射御即五射五御也十年學幼儀禮之小者也十三以上學樂誦詩舞勺舞象即六樂也詳此則齊氏非其事也與通未能習其事之說其不然尤爲易見若更以數之一端明之則六年嘗教之數矣非使其習其名物名義而何至十年又使之學計計非使之以數而計多少乎此即習九數之事可知讀者其試思之

人君躬行心得通躬行是行心得即有得於心通硬拍上知

按陳氏發明云躬行即行道心得即有得於心通謂陳氏所以辨通者當矣行上去先行後知卅乃不可乎愚謂先行後知之不可而於尊德性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

但既先行後知之不可而於尊德性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二句何爲又以爲皆先行而後知耶齊氏謂陳氏所以辨通者當矣異端虛無寂滅之教通謂此之虛虛而有彼之虛虛而無此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滅故曰高而無實輯釋亦引此說

高而無實以程張之言今朱子編入近思錄及小學書者參之可見通不過牽合字面而已初無發明無足尚也

饒氏其（按其字疑衍）輯講論大學綱領其不同於章句者有三今舉而辨之如左

一謂至善是事物當然之則非指明德新民造極之地而言也

按此與章句事理當然之極盡夫天理之極之說不同蓋饒氏之意以爲至善之至是無過不及之意若以爲至極之義則過乎中而不可以爲訓矣故如此說殊不思章句曰當然

之極又曰天理之極當然對不當然而言天理對人欲而言極則盡乎十分之謂當然便是恰好之意卽中之所在卽無過不及之謂也天理豈外是哉當然而未至於極便是有不當然者雜於其中天理而未盡其極便是有人欲雜於其中當然善也九分當然一分不當然善未得爲至也天理善也九分天理有一分人欲亦善而未至也須是當然則十分當然天理則純是天理方可爲善之至九分有一分未盡便是於天理當然處有所未至便是不及乎中道至十分全盡方是恰好處方是無過不及之中以此推之則章句有何可疑若如饒說則當然不必十分當然天理不必十分天理只五六分當然天理便是至善所在如此則如堯之仁舜之孝孔子之學皆不免有過於中反不得爲至善邪讀者宜必有見於此

二謂格物只要窮究那日用當然之則以知吾所當止之地非是欲人窮極事物之理以至無所不知也

此說不爲無理但自以爲與章句不同則　不同者此蓋因悞看了第五章補傳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一句所致

當於彼章辨之

三謂誠意是正心脩身之要不是正心脩身之外別有一件事

誠實也此當於第八章辨之

饒氏又曰魯自少讀朱子大學之書於前三者反之於身自覺未有親切要約受用處近讀先生與勉齋書謂大學一書看者多無入處似是規模太廣令人心量包羅不得然後知先生晚歲亦不能不自有疑焉

峯自謂反身未有親切受用處亦既一切變易章句之旨而自爲之說固宜自得親切受用處矣愚不知其由此進德到得何等地位可以任道學之傳否其亦大言以欺世而已非實然也

饒氏謂明明德章句說是明之於既昏之後某亦以經傳文意詳之似只說因其本明而明之

德本自明故曰明德若不因其既昏又何待明之之工而後明哉雙峯以爲只因其本明而明之則是未嘗有所昏也未嘗有所昏則是生而知安而行唯堯舜性之之德可以當之此則不待明之而自無不明者也雖湯武反之之事亦是未免先有所昏但湯武善反之以復其本然者爾若以本體之明有未嘗息者爲本明則未嘗息者與本自明者固自大有

間哉辟之於火不假吹噓之力自然光焰燭天烟不得鬱物莫之蔽者本明者也撲滅之餘僅有一燼之微存於死灰之中不可得而盡熄吹噓之則仍復熾盛者未嘗息者也讀者欲分章句饒氏之得失當以是推之

饒氏又曰章句以愼獨爲愼之於念慮萌動之始某則謂念慮自始至終皆在所謹

此當於中庸說愼獨處辨之此不暇及又按論語有曰這獨也不是恁獨時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推此可見章句本意非饒氏所識饒氏自謂己說却不出章句之意此當在第六章饒氏自述其所見與章句異處而先言之故寘於此

經止至善章句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叢說至善只是義理極處卽中必至於是是不可不及不遷是不可過

此亦祖述雙峯之意以爲說着也但雙峯說至字之義明與章句不同又何必強推章句之說以求合雙峯之意乎竊意必至於是是不可不及似矣不遷是不可過則恐未然何則至善是極好處至是無以復加之義患其不及不患其過如山之絕頂一般未至絕頂固是不及至絕頂而遷從它處去亦只是下山了但可言不及不可言過又如月之圓缺一般惟望夕十分滿輪方是至善之意未望明未滿魄固是不及之意過望而虧又豈可以言過乎若以至善言之則孝是善孝如大舜方是至善若以抑股之類爲孝此則大舜所必不爲者且不得爲至善之極矣況可謂之過乎如此則遷只當作移動之意說不遷如說不退轉相似語錄有曰既至其地

則不當遷動而之他又曰到此不能守亦不可謂止其意蓋可見矣

通謂必至於是知至至之之事不遷知終終之之事輯釋亦引此說

按文言知至至之程傳以爲致知也知終終之程傳以爲力行也或問於朱子曰至之是已至其處否曰未在是知得到至處方有箇向望處正要行進去知終終之是已至其處了終之而不去詳此則章句必至於是之至是已至其處之謂不但如知至至之之爲向望要進之意也況必至於是之至以知言之則智及之之謂以行言之則造其域之謂是固兼知行而言不若知至至之專指知而言之比其日不遷以知言之則知之弗去是也以行言之則仁能守之之謂是亦兼知行言亦非如知終終之專指行而言之比也今引文言爲證則似乎必至於是是知止於此不遷是行止於此恐於文言大學之旨兩不相著而皆失之讀者其參攷焉可也若以必至於是爲知至知終不遷爲至之終之則庶乎可耳

饒氏謂至善只是事物當然之則非指造極之地而言也又曰止者毋過毋不及之謂通謂章句此極字本傳中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或問曰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然則所謂事理當然之極者盡夫天理之則也易然之則也下文曰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者盡夫天理之則也曷嘗以造極之地爲言哉

此已於前辨之矣又按語錄有曰至善只是十分盡善處猶今人言極好又曰善者固是好未是極好處必到極處便是

道理十分盡頭無一毫不盡故曰至善以此觀之則至善之至朱子何嘗以爲不指造極之地而言哉造極之地方是天理十分盡處天理盡處便是當然之則何過之有其曰本然一定之則亦以理出於天而非人力所能加損又十分盡頭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而已若不出於天則非本然之謂若有一毫未盡則非一定之謂矣然則造極之言正朱子之本意通者何必爲朱子諱哉若必以造極爲諱則爲善亦以十分盡頭爲諱邪或問章句之意似毋容以異觀雙峯不知己意與章句之意只一般乃是已而非章句通者又不知或問之意與章句只一般乃援或問之言以諱章句極字非造極之謂讀者但以或問語錄玩之則章句之意自明本無可議亦不必諱也

經明德至善章句具衆理應萬事事理當然之極通異端言理不言事大學言理必及於事故章句釋明德至善云然異端以理爲障又何嘗言理要之異端只認得個虛靈不昧的於具衆理應萬事者皆不知也固是無用體又不成體

定靜安慮得饒氏謂定靜在事未至之前安慮在事已至之後此句恐未當竊意安與定靜皆在未有事之前慮是處事謂是事方未（按未字似衍）之時可也後字雖亦可通似未甚切當今輯釋引饒氏此說果云定靜安在事未至之前慮是事方至之際夢輒謂不爲想亦覺其未當而改耳

知止靜安慮通引方氏曰巽端亦說得能定靜安了只是處置事物不下便是不能慮慮只是能處置事

大學定靜安是活底定靜安根源從知止上來如孟子知善

然後自然不動心之意所以事至而能慮異端定靜安是死底定靜安但冥然無覺而已如告子外義而亦能不動心之意所以事至竟不能慮但猖狂妄行而已如此則異端非獨不能慮雖便把捉得定靜安亦不可謂之能也疑似之間是非之辨不可不察

通曰定而能靜則事未來而此心寂然不動者不失安而能慮則事方來而此心之感而遂通者不差輯釋亦引此說

易二語以一動一靜對言此是以知行之效驗對言能靜雖亦是未應事之前然上承志有定向說下來則不可謂之寂然不動矣若寂然不動又豈可以志言哉志則心有所之矣謂之寂然不動可乎然則此定靜字只是理明之後外物私意皆不足以搖奪之而心自不妄爾非對感通言之靜也

議說定靜安以知言慮得以行言

定靜安是未有事之前慮是方應事之時得是事既應之後慮雖屬處事而未可便以慮爲行力行正在慮得之間蓋此五者是說功效次第則能慮不是行之功效分曉只當與定靜安皆爲知之功效方是

或問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爲對則固專以自明爲言矣後段於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言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辨之不明邪曰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其賓主對待先后次第言之則明明德者又三言綱領也至此後段然後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擧之以見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又此言之序

也饒氏謂此段最爲可疑如言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 此是問辨 即言自明己德於天下却不是使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也又如言極其體用之全則似指明明德爲體新民爲用此又似有礙至如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其言又似乎明己德於天下與前章句或問意相反不知何謂嘗看舊本文或問前段明明德於天下處云自明其明德而推以及於天下今此段似與相着或恐是朱先生改正之時偶遺忘及此亦未可知

或問之意是合在人在已之明德以爲一而言其體用耳蓋明明德於天下固是治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德然天下舉其全若國若家若身心已上皆已該於其中總言明明德於天下則自治國齊家以至於致知格物皆在其中矣非只平天下於外而小之爲國家內之爲身心究其極之爲意爲知爲物皆不用其力也蓋舉大則小無不該然欲致力於其大則當於其中先致力於其小以爲之本耳故言明明德於天下則固爲新民之極功然明明德之事亦未嘗不該於其中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四海九州之人固天下之人一國一州之人與使者之自身亦莫非天下之人也己欲明其明德固當格物以致其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欲使他人各自明其明德亦不過皆使之如此而已曰極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者體卽明在已之明德用卽使人各明其明德也一言而脩已治人之事無不在非極其體用之全而何哉曰天下雖大吾心之體無不該者自有以明其明德而新民之體已立天下雖大體亦何所不該乎曰事物雖多吾心之用無不貫者使人各明其明德所以遂明明德之用用固無不貫也析之極其精而不亂者篇首明明德以新民爲對分體用而言則明明德固專以自明爲言合體用而言該自新新民於一句之內也此二句正是或者所問前後不同之意處熟讀可見或疑

如此說體用似於心之體心之用六字意有未瑩如何曰天下事物未有不統攝於一心者是故以明明德爲體非心則德不能以自明體不能以自立心之體所以該天下之大者蓋如此以新民爲用非心則德不能以自行心之用所以貫事物之多者蓋如此盧氏所解則專以明明德爲自明之事而分其體用故但知盧具衆理者之爲體而不知不明乎德則無以全此體但知靈應萬事者之爲用而不知不新民則無以措其用蓋以未達經註此句該靠人已之意而但以明明德於天下爲明己之德於天下者不惟不足以別白此段問答之曲折又恐正墮前段雙峯似乎明己德於天下之疑讀者其試思之

發明本當云古之欲平天下者今乃以明明德於天下代之者以明德人已所同得明明德於吾身體也明明德於天下者新天下之民使皆明其明德也用也一言而該大學之體用者如此

發明此說雖似得之但先言明明德於吾身而後言明明德於天下則似乎明明德於吾身一句是解篇首在明明德之義明明德於天下以下三句是解後段此句之義如此則後段這句只是新民之事只是用與或問極體用之全一言以舉之之意不相似觀於或問先提起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一句然後從而釋之曰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立言之序如此則自明使人明皆該在此句之中異乎發明之意矣或者其參攷之可也

叢說明明德於天下之德字已該明字意在內明德二字已該明明德三字義了上一明字是新民新字之意明明德猶曰明明德相似與在明明德不同故章句曰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使字便是與今所傳本有異

此亦不達或問之意而以明明德於天下爲專指新民而言不知其該體用故耳其所謂猶曰明明德相似與使字便是上明字意之言皆不得經註之旨而肆爲臆說者也讀者知或問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旨則叢說之誤不待辨而明矣已上四條儘氏則專以明明德於天下爲新民之事而反非或問之可疑盧氏則專以爲明己之明德於天下而失或問之旨矣發明叢說叫祖儘說皆指此句爲新民之事又爲章句或問所疏而說得如此曖昧信乎說書之難也又

未知愚意能合經註或問之旨否也姑錄于此以俟明者爲折衷焉

致知在格物通曰章句釋明明德兼事與理釋至善釋格物亦曰窮至事物之理心外無理理外無事即事以窮理明明德第一工夫也故不曰欲致其知先格其物而曰致知在格物此一字又與章首三在字相應大學綱領所在莫先於在明明德而明明德工夫所在又莫先於在格物輯釋亦引此說

陳公潛先生云致知在格物何嘗是明明德工夫所在後而一在字與三綱領三個在字各有所指何嘗相應而通不顧經文擅撮附會亂道殊可笑也愚謂經言大學之道在於三綱領耳何嘗謂三者是綱領所在哉致知在格物亦曰推極吾之知識在窮致事物之理耳所以不曰欲與先者蓋格物

之外別無致知工夫即在於格物而已程子所謂物我一理
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是已又何嘗謂明德工夫莫
先於在格物哉

意誠而后心正章句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通曰意既實則
心之用可得而正

正心該體用動靜觀於或問鑑空衡平之體鑑空衡平之用
之言可見通乃於此添一用字其意蓋謂心之體無不正所
謂正心者正其心之用耳其實非經旨也當於第七章辨之

傳之首章饒氏謂此章姑以釋明明德之義未有下工夫處
此蓋欲歸重於止善章而言也但明明德工夫全在格物至
修身五條目上明明德是五條目之綱領五條目之外別無
明明德工夫故此章但釋明明德之義如此而下工夫處却

詳其於五條目之傳非有它也

傳之二章檃銘日新發明愚按日新之蘊自仲虺發之湯采之
爲此銘輯釋亦引此說

湯檃銘仲虺誥其先後似難應度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章句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饒
氏謂極與至善二義不同此極字是已窮盡無去處爲極云云
若至善之至則是以無過不及爲至非窮極之義也又謂止於
至善是逐事逐物各各要止於至善無所不用其極是無一事
一物不止於至善止於至善是逐一事說是下手處無所不用
其極是該全體說是成就處

按經中章句云至善謂事理當然之極與此傳文用其極二
字皆是隨事指其十分盡善處爲極皆非指衆事窮盡
極字皆只是隨事指其十分盡善處爲極皆非指衆事窮盡
處爲極也自在止於至善處言之則凡事皆有善處善皆以
十分盡處爲至十分盡處非極而何又自用其極觀之則此
極字之義亦不過如此而已初未見其指窮盡無去處而言
也必連上文無所不三字說下來方見得窮盡無去處之意
耳雙峯因誤看了此極字之義遂謂經中章句極字之義亦
如此也可謂因誤致誤朱子嘗曰理有未明而不盡乎人言
之意眞雙峯之謂矣

饒氏又曰此章姑以釋新民之義亦未有下工夫處
此與論首章之意同推彼可以明此矣

傳之三章穆穆文王云云饒氏云但曰止於仁止於孝而不曰
止於至仁至孝以此見至善只是事物止一箇無過不及底道
理非極高極厚之謂

仁敬孝慈信便是爲君臣子父與人交者之至善若更曰至
仁至孝則又似乎言止於至善然者豈不重複矣乎若曰仁
非至仁孝非至孝則仁孝不必十分仁孝已是至善若十分
仁孝則又過於中而反不得爲至善也邪如此則雙峯不唯
不識至字之義亦未識中字之義也善十分盡善方可謂至
方是無過不及所在若善未至於十分便是不及乎中又何
可以言至乎雙峯每慮其過則仁孝皆不敢做到十分盡處
便自以爲至便自以爲中天下還有此理否殊不思但言止
於仁孝何嘗不要人十分仁孝觀其引文王爲法可見文王
仁孝豈有不十分全盡者邪只因雙峯平日以聖賢自居顧
經註之旨已皆有所未至慮世人以此覘其虛實故明經皆
說降一等求以自便故不得不誣朱子以欺世耳噫

瑟僩章句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發明嚴密在心武毅見於色

按傳釋瑟僩爲恂慄章句之解恂慄爲戰懼下文又以恂慄爲德爲表則所謂武毅者似未可指爲見於色者也語錄云僩武毅者能剛強卓立不如此怠惰榻撻詳此似亦當以在心言者未知然否（按纂疏引語錄作怠惰榻撻）

親賢樂利饒氏謂親賢樂利於此見君子小人分量不同所得各有淺深所謂新民之止於至善者非是要人人爲聖爲賢只是農安畝工安肆商安塗賈安市亦是新民之止於至善處

如此則比屋可封之俗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皆無實之空言後世如文景太宗之粗可以小康者皆足以爲新民極功而可與虞三代比隆矣識者豈宜無見於此

饒氏謂明德新民兩章釋得甚略又但言明新而不言明新之方此章所釋節目既詳工夫又備可見經首三句重在此一句輯釋諸編皆引之

篇首三句重在此一句上是固不爲無理但言上二章工夫皆在此一章則非也蓋前兩章不言其所以明新之方者明新之方自具於後六章釋條目工夫處非有他也若至善章所以詳於前二章而必貫明德新民二事言者蓋至善不是懸空物事不過只是明明德新民所當止之地耳故此章必貫明明德新民言之明德新民工夫既具於後六章之傳則前二章不容不簡至善雖便是明明德新民之所當止然其意則只寓於條目工夫中更無他處可以再詳其義故此章自不容不詳言至善之義以示人初非以前二章未言明新之方故如此詳言以補之也蓋綱領雖三事不過二非明德新民之外他有止善之事也故釋明德新民則止至善之意寓如曰無所不用其極是也釋止至善則明德新民之義存如引淇澳烈文之詩是也然亦不過皆言其概而已若謂新民之方盡具於是則切磋琢磨猶可指爲明之之功親賢樂利何以見得新之之工夫邪

章內五節次序發明輯釋引慮氏曰云云第三節言聖人之止皆至善以得所止言云云

按此節章句其末曰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止而無疑矣則朱子正以此節爲知所止之事蓋章句是就學者分上言慮氏是就文王分上言所以不同要之文王之所已行正是學者之所當知然則但當以章句爲是

傳之四章釋本末或問然則其不論夫終始何也曰古人釋經取其大略未必如是之屑屑也且此章之下有缺文焉又安知其非本有而失之也邪

愚聞之章淸所先生曰大學諸傳釋工夫而不釋效驗觀於知止能得與格物至天下平無傳可見蓋效驗只在工夫之中也知止爲始能得爲終終始正是以效驗言所以無傳固非屑屑不及釋亦非本有而幷失之

傳之五章饒氏謂朱子補傳似乎說得太汗漫學者未免望洋而驚如既謂卽凡天下之物則其爲物不勝其多又謂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表裏精粗全體大用亦是自立此八字經傳中元無此意

按卽凡天下之物非謂把天下之物一齊格了亦曰就凡衆

物之中隨其所遇而逐物格之耳求至乎極亦非謂求至乎凡物衆多之極亦只是求至此一物義理之盡處耳直至下文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則衆物表裏精粗無不到處方是合衆物之全而言以文勢詳之可見雙峯不詳下文有衆物二字遽以前節極字爲事物衆多之極眞所謂理有未明不盡乎人言之意者也此其說極字之誤正與前說至善處極字之誤同知彼則知此矣表裏精粗全體大用八字固是朱子之所自立然豈不切於格物致知之義邪朱子本不効傳體行文其所補之文便只是章句一般又何必以經傳所無而疵之乎至於汗漫望洋之疑則大學之道是教人學至乎聖人之方法格物致知一章正所謂始條理者之事始偏則終亦偏始全則終亦全觀於孟子論始終條理處可見道

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奈何患學者之不能而欲自貶以徇之乎況望洋之疑只因雙峯誤看極字之所致他人看得極字之義分曉又安有望洋之驚哉

語錄問先生所補致知章何不效其文體曰亦嘗效而爲之竟不能成

竊謂效傳體行文特文公餘事決無效不能成之理此特姑爲謙辭以答學者之問耳正意恐不止此也蓋若效其文體則必援引經傳文意簡古學者未必自能通曉須又爲之註解以曉之如此則自爲自註豈不爲好事者之所譏誚故不求其文之類但取其義之明所補便如章句一般庶乎人之易曉耳不知識者以爲然否

饒氏曰愚謂大學之要只在止於至善上格物是隨事隨物每必別爲之說

朱子之意何嘗以格致不是求知此至善但理是事物之實理至善又是狀此實理之體段說至善不如說理之實耳只因饒氏看得至善之至字有礙又疑補傳之太汗漫故如此見耳要之朱子亦是以致知爲知至善與雙峯無異觀於章句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之言可見但雙峯以至善之至爲無過不及之意而非極至之義與朱子不同故於此亦不合耳汗漫之疑殆亦起此讀者其試思之

饒氏謂或問云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謂聖人設教使之如此求之經傳卻無證據看或問所引只以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爲證然德性

是說心之理靈是說心之知覺有此不同況道問學是兼知行言此卻是專指致知而言似亦未甚親切

竊意古者八歲入小學使之收其放心養其德性以爲大學之基本此豈非聖人設教使之如此似不必它求經傳以爲證據也按語錄問格物補亡處不入敬意何也曰敬已就小學處說了此說處只據本章直說不必雜在這裏恐重了不潔淨詳此則朱子所據之意可見靈字只說知覺之處後第七章心不在焉處與孟子告子上篇牛山之木章詳之道問無餘及

解以曉之如此則自爲自註豈不爲好事者之所譏誚故不補傳通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良知之知得於天性理有未明知有不盡此致知之知得於學力

知只一般得於學力者即所以復其得於天性者耳分良知

與致知而言然則得於天性之外又他有得於學力知果由外鑠我邪

或問取程子格物致知之說十二條朱子取其意以爲補傳通謂補傳自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至故其知有不盡也是取程子第一條意程子曰致猶至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是以大學始教是取程子前二條意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又曰誠敬則不可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而行之者也自必使學者至以求至乎其極是取程子第五程子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皆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之表裏精粗至此謂知之至也是取程子第九程子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第十條之意也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

愚按通謂補傳自起首至故其知有不盡也是取程子第一條意是以大學始教是取程子前二條意自必使學者至以求至乎其極是取程子第五程子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皆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之表裏精粗至此謂知之至也是取程子第九程子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是取程子第十條之意也程子曰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舉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古今之變化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或曰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窮也第二節程子曰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然脫然有貫通處耳第三程子曰一物須自understand一物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第四條之意程子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自衆物之表裏精粗至此謂知之至也是取程子第九程子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第十條之意也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

愚按通謂補傳自起首至故其知有不盡也是取程子第一條意是以大學始教是取程子前二條意自必使學者至以求至乎其極是取程子第五程子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皆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之表裏精粗至此謂知之至也是取程子第九程子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第十條之意也程子曰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舉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古今之變化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或曰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窮也第二節程子曰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然脫然有貫通處耳第三程子曰一物須自understand一物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第四條之意程子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自衆物之表裏精粗至此謂知之至也是取程子第九程子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第十條之意也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

愚按通謂補傳自起首至故其知有不盡也是取程子第一條意是以大學始教是取程子前二條意自必使學者至以求至乎其極是取程子第五程子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皆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之表裏精粗至此謂知之至也是取程子第九程子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第十條之意也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

愚按通謂補傳自起首至故其知有不盡也是取程子第一條意是以大學始教是取程子前二條意自必使學者至以求至乎其極是取程子第五程子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皆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之表裏精粗至此謂知之至也是取程子第九程子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第十條之意也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

愚按通謂補傳自起首至故其知有不盡也是取程子第一條意是以大學始教是取程子前二條意自必使學者至以求至乎其極是取程子第五程子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皆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之表裏精粗至此謂知之至也是取程子第九程子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第十條之意也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

愚按通謂補傳自起首至故其知有不盡也是取程子第一條意是以大學始教是取程子前二條意自必使學者至以求至乎其極是取程子第五程子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皆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之表裏精粗至此謂知之至也是取程子第九程子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第十條之意也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

愚按通謂補傳自起首至故其知有不盡也是取程子第一條意是以大學始教是取程子前二條意自必使學者至以求至乎其極是取程子第五程子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皆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之表裏精粗至此謂知之至也是取程子第九程子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第十條之意也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

爲是補傳第三節後四句所取則此四句正是說效驗處以爲有取於彼是不察工夫效驗之有辨也愚則以爲此三條者補傳凡說工夫處如前二節與第三節用力之久一句皆在所取耳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此四條是合工夫效驗言者其實是補傳全章之所通取亦不可分節以配之也通以爲第五條是補傳第二節所取殊不思可推而無不通一句何嘗不就衆物上說貫通之理邪通又以爲第二第三第四條是補傳第三節起頭二句所取殊不思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與自一身以至萬物之理及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等語又何嘗不是說就一物上窮格以至於積累之多正是通言格致工夫之始終處而通皆指爲二句所取可乎況補傳第三節末後四句正是承豁然貫

通之意而言格致之效驗處如此則第二至第五條所謂貫通處覺處悟處與無不通之言是補傳第三節六句之所通取通乃獨以起頭二句當前三條之意後四句既曰不取此意則只得以第九第十條當之而不思二者有功夫效驗之不同可謂誤矣或問取此十條自有次第第一條說格致用功之法最爲詳備是就逐一物上說故居首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條皆通說工夫效驗之始終是就逐物上說至衆物上故次之第六第七條皆說就逐一物上當窮到極至處是串第一條之意故又次之第八條說衆物格之不可不周第九第十條皆說衆物之中格之又當有先後緩急之序三條皆是申第二至五條之意故以是終焉大抵說功夫處多說效驗處少有只說工夫而不說效驗處無只說效驗而不說功夫處通不察其次序之精密如此乃纔然取以紀之於說功夫處亦取五條意宜乎其致誤也

讀者詳之

矩堂董氏槐以經文自知止而后有定至則近道矣九句合傳之四章及五章結句共爲一章是說格物致知之傳謂朱子不當更作補亡

按經文自明明德以下三句是一節說工夫自知止而后有定以下五句是一節說效驗自物有本末以下四句是一節總結前二節之意此皆是以大學綱領言之者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至致知在格物一節是逆推工夫之所始自物格至天下平一節是順叙效驗之所極末後二節是結前兩節之意前節正說而工夫後節又說結效驗此皆是以大學

條目言之者其前後次序秩然不可紊亂如此今若撮此九句以爲格致之傳則綱領但說工夫不說效驗又無結意與後段說條目處不同矣況諸傳之體說功夫處多說效驗處少有只說工夫而不說效驗者無只說效驗而不說工夫者蓋以無工夫則無效驗效驗不在工夫之外也況格物爲大學始教之事而不詳言其功夫可乎今以經文九句推之則定靜安慮得五字不可謂之工夫明矣知止之知亦已知所止而非用工求知所止之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亦但言事物大概如此知所先后則近道矣亦不過欲知本末終始所當先后之序庶乎可至於道不遠而已亦不見格之致之所用之工當何如也更以第四章傳文推之亦不過但言聽訟之輕重欲人知明德之爲本而已初未見欲知明明德新民

之理則當如何下工夫也遽以爲物格遽以爲知之至可乎

董氏只見經傳二處有此幾个知字便欲牽合以爲格物致知之傳而不思格之致之工夫不止如此也觀於中庸以學問思辨爲擇善之事而皆屬乎知說知如彼其詳則格致之傳必如補亡之言而後備董氏蓋不足以知此也

傳之六章故君子必愼其獨也章句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饒氏謂謹獨只是審其善惡之幾而去取之如此則不自欺而自慊矣章句謹獨是審其實與不實之幾

詳章句之意此是指獨字而言幾是指好善惡惡之意而言審是審其幾之實與不實即好善惡惡之實與不實蓋有他人之意能如好好色惡惡臭之實與否也雙峯謂章句爲審其

實與不實之幾似未得章句之旨章句特欲審其幾之實與不實爾至其自謂只是審其惡善之幾而不及好之惡之之意又似與獨字之意不相關者不知如何

饒氏謂誠意正心脩身不是三事且如顏子問仁而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緊要只在四個勿字上仁屬心視聽言動屬身勿與不勿屬意若能勿時則身之視聽言動便合禮而此心之仁卽存以此見三事只是一串

引四勿爲證似矣但經言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雙峯謂若能勿時則身之視聽言動便合禮而此心之仁卽存則又似乎意誠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心正者恐不可得而強合要之承合傳會之言亦不足深辨也

問傳之諸章釋八條目處每章皆連兩事言獨此章單舉誠其

詳此三說皆不過固誠意自爲一章與前后五章皆兼釋二事者義例不同故此見耳饒氏知行當各用其力與脩齊治平當各用其力之言似矣

竊意知行當各用其力孰與脩已治人之當各用其力邪今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且以脩已治人之當各用其力之言之然則以致知合誠意爲一章又何爲不可哉饒氏此言恐未必然也若誠意不獨爲正心之要者恐亦未必然當於後章辨之

金氏知意皆統於心心上工夫不可截作三次之言亦是自立此說以經文論條目之功夫效驗處皆相因爲序之意推之何嘗無三節工夫邪且果如饒氏金氏之說則經文次第皆不若傳文之當邪金氏亦既自知之矣通者俊章句自脩之首四字以合於饒氏誠意不特爲正心之要之說亦似矣殊不思饒氏何嘗以朱子之說爲是邪觀其謂首字不若要

字之言可見章末潤身心廣之證亦本饒氏皆未得爲的論
也獨通者格物致知兩者實是一事故統作一傳之言近之
惜其不能推此以究其義也愚嘗以爲傳自五章釋八條目
八條目之中格物致知只是一事故經不曰欲致其知者先
格物而曰致知在格物便見此二者與正心脩身齊家
齊家治國治國平天下二事相因者不同格物卽所以致知
所謂才明彼卽曉此此合內外之道是已然則第五章釋格
物致知與第六章釋誠意皆是一章釋一事所以然者以二
事用工之不易也章句曰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
身之本詳此則此二章皆是一章釋一事之意可見語錄以
第五章爲夢覺關第六章爲人鬼關又爲善惡關詳此則此
二事用工皆不易之意又可見矣自正心以至於平天下皆

小人閒居爲不善通謂傳末章長國家而務財用之小人卽此
閒居爲不善之小人也輯釋亦引此說
小人固無二小人但此二章所言一爲自脩者之戒一爲用
人者之戒以爲彼小人卽此小人則非傳者之意也
傳之七章心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章句蓋是
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
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饒氏謂忿者怒之暴
懥者怒之留恐懼好樂憂患與忿懥爲類蓋亦指其情之偏重
者而言也問章句謂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如何饒
氏曰忿懥是不好的因此一件則知下面三件皆指不好底說
按章句云忿懥怒也夫怒所當怒亦未可便謂之不好惟雙
峯以怒之暴怒之留釋之然後二字之義乃不好耳愚嘗徧

攷字書並無以暴留之意釋忿懥之義者然則雙峯纂字增字之意得非本語錄忿又重於怒與忿懥是怒之甚者二句而言乎然暴留二字之義不同重與甚是因事有可怒之甚者怒之不得不重未害其爲心之用也若暴則至於虐物留則滯而不化皆過其則而不中其節非所宜有也雙峯若別無所據但因語錄而推之如此則不若但依章句平說爲怒之得也蓋四者皆心之用今因說忿懥一事作不好而幷與恐懼好樂憂患三者皆以爲不好底而又不能明說三者所以不好如忿懥二字之故則何以使讀者之無疑哉豈若朱子之輕說忿懥則四者皆不能無但不可有之於心之得乎況傳文不但曰有忿懥等而必曰有所以有所二字觀之則章句之旨似無可疑又按金氏祖儀氏意併以

恐懼好樂憂患三者皆連二字言之爲不好之證通亦從而和之然則中庸恐懼不聞孟子生於憂患亦連二字言之則何以分別其好不好邪

語錄大學七章看有所二字有所憂患是合當有若因此一事而在胸中便是有有所忿懥因人之有非而擬之繾擬了其心便平是不有若此心常又不平便是有恐懼好樂亦然

按七章四言有所八章五言之其所所之一字皆是指物之辭蓋人之一心未有事之前事已過之後皆當湛然虛明則不滯於一隅不偏於一事所以事至物來隨感而應無有不得其正者矣今乃於未有事之前或事既過之後 其實未有事之前又是前一件事既過之後非有二也 而有所忿懥等焉則是滯於一隅倚於一事當虛不虛當無而有而心之本體自有所累矣宜乎及有當應之事以此先有所主之心應之鮮有不失其正者也故語錄云然所字正指所憂患之事所忿懥之物而言以其滯而不化不當有而有故皆以有所言之耳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章句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饒氏謂此以心不在明心不正之害心不在未便是心不正視不見聽食不知味未便是身不脩傳者欲借粗以明精言心不在則無知覺以爲一身之主宰而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矣況心不正則無義理以爲一身之主宰亦何以視所當視聽所當聽食所當食而無不脩乎輯釋諸編皆引此說

案語錄問心不在只是說知覺之心却不及義理之心曰纔知覺義理便在此纔容便不見了此言可謂至矣讀者更以孟子告子上篇牛山之木章語錄及中庸章句序之意參之則朱子之意顯然可見矣況在之與正訓雖殊而歸則一朱子於孟子求放心處以昏昧放逸爲言昏昧是就知覺上說放逸是就義理上說昏昧則失其知覺而無以爲燭理之本放逸則徇物於外而不能爲應事之主必兼此四字而後可以盡心不在之義而心不正者亦不外是矣饒氏以釋氏常惺惺爲心在而不外之證則是但以昏昧爲不在而不知放逸之乃所以爲不在也汎而觀之昏昧放逸雖若二事合而言之則未嘗不相關也何則知覺雖昏昧然苟爲不在義理之中則一有可徇之欲必將徇之以

放逸於外而鄉所謂知覺之不昏昧者亦不過但能不昧於所之欲而於其它當應之事反皆昏昧而不知矣謂之在可乎蓋嘗合朱饒之說而觀之則知雙峯但以知覺不昧爲在却以義理無失爲正如此則正與在爲二而正又在乎在之外雖不正亦可以爲在矣碌碌不思義理有失便是徇物放逸於外又可以爲在乎朱子則以知覺既不昏昧又能居中役物常在義理之中而不徇物放逸於外者爲在如此則在外雖正不正不足以言在矣姑以世人之心言之彼其喻於利者雖刀錐之末亦皆毫分縷析無有或遺如此者不可謂其知覺之不在也然心不能以役物反爲物所役不免逐物於外謂之在可乎雙峯惑於知覺不昧之似乎在而許之乃不察其不免逐物於外之實不可以言在也遂疑在與正之有

二毋乃未得在字之意乎又自聖賢之心觀之聖賢之心湛然虛明則其知覺之不昧可知然其所以爲知覺者則唯見理而不見物也唯見理故常居中以役物不見物故不外馳眞在也知覺常在義理之中不與物欲俱往在外無正正不出於在也朱子不徒指其知覺不昧者爲在尤必取其不外馳者爲在又豈有不正者哉況此章爲釋正心脩身而設章首一節但言心之不得其正者耳至心不在焉以下方言心不正則身不脩之意正當直指其義以示人若以爲借粗以明精而卒不明言其本旨之爲借又遂以此謂脩身在正其心結之則人將認粗以爲精認欲以爲理幾何其不與告子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言無以異乎更以前後章傳例攷之未有如此之隱晦者

可見饒氏辨此極詳又摭朱子或問之言節節破之故辨之不得不詳然大意不過如此讀者攷焉可也

饒氏又以釋氏常惺惺爲心在而未可以爲心正見師曠爲聽聞易牙爲食知味而未可以爲身脩如此則心在未是心正視見聽聞食知味未是身脩不過是借粗以明精了傳本以心不在焉則一身無所主宰百體皆失其職而身以不脩亦猶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之意視聽食姑舉其槩以見例耳雙峯乃以釋氏離婁師曠易牙爲證殊不思傳文四句只就一人身心上言之有人於此心不外馳而耳目口鼻四體百骸皆稟命焉而不失其職可不謂之心正身脩乎雙峯乃以四人之事證其不然宜乎其不合也且釋氏廢心用形心雖惺惺而置之不用之地則其視聽食特猶狂妄行而已

固未必見聞而知味也是固不可以證此章之旨矣離婁之視見則心逐所視之物於外不可謂存與仰而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相去無幾則其聽未必聞食未必知味又可知矣師曠易牙亦然饒氏不知釋氏之心與離婁之目師曠之耳易牙之口本不相關而強合之以證一人之身心是猶使甲口食膾炙而責乙心不能知其味之美也不亦誣乎

在正其心不得其正通謂心之體無不正所謂正心者正其心之用耳在正其心此正字是說直內之工夫蓋謂正心之本體無不正而人自失之也曰正其曰不正不可不敬以直之也不得其正此正字是說直內之本體蓋謂心之本體無不正而人自失之也曰正其曰其正自分體用解釋亦引此說

陳公潛先生云正心功夫是兼動靜體用觀或問鑑空衡平

之體用可見通謂心之體無不正正其心者正其用耳夫心體無不正唯聖人爲然若衆人則或有偏倚矣正其心之用若獨於此用功則未應事時皆無工夫矣又謂心之用或有不正不可不敬以直之此固未爲的當而謂不得其正此正字是說本體謂心之本體無不正而人自失之章句分明言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而通謂本體之失其正豈好奇求異於朱子邪抑未悟朱子之旨邪何先後自相矛盾若此也愚按此辨當矣但傳謂在正其心此正字乃是兼體用而通以爲正其心之用既失之矣不得其正此正字乃是專指用而通以爲體失其正尤爲失之也何則蓋傳在正其心是總起下四句之意下四句每句皆兼體用而言心之本體未應事之時當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乃爲得其正今乃無事而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焉則如鑑未照而先已不空衡未稱而先已不平豈非體有所累而失其正乎所以至有當應之事以此先有所主之心以應之或當怒者倍怒當喜者不喜或當恐者倍恐當好者不好喜怒憂恐不重即輕如鑑先不空以照則妍醜不得而明衡先不平以稱則輕重不得而定豈非用有所偏而失其正乎由此觀之則有所忿懥四者是心之體失其正處四言則不得其正是心之用失其正處通不如此看而交差互失惑人甚矣讀者詳之

叢說前言心不正是心雖在此所應事上而情之用不當或以怒而應當喜者或以樂而應當哀者後言心不在是心不在所應事上謂身心全不相關通引方氏曰上一節說有心者之病此一節說無心者之病上一節說心不可有所主此一節說心不可以無所主不可有者私主也不可無者存主也心在則羣妄自然退聽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然則中虛而有所主宰者正心之藥方也

按二說極當深可以破饒氏之謬故錄之以備參考

饒氏謂七章章下 註文似可省

按饒氏自謂正心脩身二章工夫皆在誠意章故如此說然經言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意誠而后心正固與章句之意無異章句自援經文以貫傳義甚爲的當饒氏奈何教玉人雕琢玉而省此不可省乎

傳之八章饒氏謂此說皆是尋常人有此病痛似不必將敖惰做合當有底

因敖惰而廢親愛等四者與說忿懥不好之意同知彼則知此矣但雙峯此段議論極詳大抵皆是朱子之所已破讀者攷之或問語錄足矣正不在於後學之有辨也

章句之猶於也饒氏謂之者心之所之是向之意本不可訓於但於字相近故曰猶於也

雙峯唯如此說之字故以五者皆不可有窒意若改而辟焉而爲則乃可如此說耳

饒氏謂七章言心有所忿懥等則不得其正而不言所以正之之道八章言人之其所親愛等則流於辟而不言所以脩之方夫有是病必有是藥今詳此二章詳於論證而略於處方蓋心與身一物也而心爲之主意與心一事也而意爲之機故傳釋誠意一節首之以毋自欺申之以謹獨以明用工之要莫切

於此故終之曰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所以著意誠則心正身脩之要也雖然不特正心脩身爲然由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無往而不自愼獨出也故齊家治國章曰心誠求之平天下章曰必忠信以得之曰誠求曰忠信皆誠意愼獨之意也輯釋亦引此意

有心術之病有事爲之失心術之病惡也先儒所謂縱有善亦是黑地上一點白是也事爲之失過也先儒所謂縱有未善亦是白地上一點黑是也然則意不誠則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甚則至如小人陰惡陽善者之所爲此蓋心術之病非過也惡也惡則治之也難故必研自欺必謹其獨而後意可得而誠不能則陷於小人之域矣然意既誠矣固無爲惡之事然於善之中未可保其無所偏無所辟也

此所以雖曰實好善實惡惡至於心之應事猶或至於有所忿懥等而不得其正者亦有心雖已正至於身之接物猶或至於之其所親愛等而辟焉者然雖未免有所偏辟亦不過於善之中有偏辟耳未可謂惡也然不謂之過則不可過則改之而已所以知其偏則使不至於偏知其辟則不可使之辟足矣無所偏辟則善之至矣又何方之可 處哉蓋大學之教必須逐節用工隨地致力不可謂意既誠則心自正身自脩誠意之外他無正心脩身工夫而混然不爲之界限也若果如所說則大學只列六條目足矣又何必虛設正心脩身二條目於其間而實無所用之功哉心廣體胖之云亦所謂以明誠意爲自修之首之意非謂功夫止於如此也但誠意正心脩身三者析而言之則自當有序合而驗之則不可以爲截然不相入故曰用之間念慮之萌動處便須審其實與不實此便屬之誠意心之與事應處便須審其正與不正此便屬之正心身之與物接處便須審其辟與不辟此便屬之脩身其工夫並行而不可偏廢有似於無二致耳實則界限不相侵越而不可亂也何可因其似於無二致者遂謂愼獨一言足以盡三者之工夫而棄其不相侵越之界限哉況如其言以爲自正心至平天下皆無往不出於愼獨則謂正心以下論證而不處方可也自齊家以下諸傳又何爲既論證而兼處方也哉借曰誠求忠信即愼獨之意則正心脩身兩章獨不可一言及之如此乎此愚所以不能無疑於雙峯之說也雙峯之說近代四書通及陳氏發明皆引援而祖述之故辨之不得不致其詳云

傳之九章如保赤子語錄孝弟鮮能守而不失惟保赤子罕有失者故特即人所易曉者以訓示與孟子儒子入井之意同叢說前言孝弟慈而此獨就慈上言者蓋治國是上之撫下故專就愛民處言

案叢說雖於章句之旨有所未盡於語錄之論微有不合然亦似乎有理姑備一說竊意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若爲君者則誰爲忠乎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若爲長者則誰爲順乎故孝弟專爲臣與在下位者言之唯慈使衆可以通爲君臣言之故專以此爲訓耳未知然否

一家仁讓一人貪戾饒氏謂仁讓是本上文孝弟而言仁屬孝讓屬弟貪戾是本上文慈字而言貪戾者慈之反也

孝弟是專指事親事長而言仁讓則通主待人接物而言若

以爲仁屬孝讓屬弟則一家之人父兄亦自在其中爲父者誰爲孝爲兄者誰爲弟乎貪戾二字恐便是仁讓之反貪則不讓戾則不仁貪戾亦通主待人接物而言非如慈之專主慈下貪戾以爲慈之反恐亦未必然近見盧氏亦有貪則不讓戾則不仁之說乃知固有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非私言也

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通引王氏曰張子所謂以責人心責已則盡道是也

此意雖相似而所主則不同大學主治人者言張子主自治者言不可不辨也

傳之十章上恤孤而民不倍章句與背同

按章句不釋不倍之義說者皆以爲下民不倍在上者慈幼倍卻與恤孤之意不類又須轉折方通先師冰壺鄭先生嘗曰坊記有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偕與以此坊民民猶偕死而號無告之言鄭氏註云死者見偕其家之老弱號呼稱寃無所告而謂書背偕倍皆同書義則不偕正是恤孤之意豈卓句以其易曉故不釋之邪抑但如說者所云也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之心而已雖亦可通竊謂孝便是老老意弟便是長長意不倍卻與恤孤之意不類又須轉折方通先師冰壺鄭先生嘗曰坊記有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偕與以此坊民民猶偕死而號無告之言鄭氏註云死者見偕其家之老弱號呼稱寃無所告而謂書背偕倍皆同書義則不偕正是恤孤之意豈卓句以其易曉故不釋之邪抑但如說者所云也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絜矩通謂夫子十五志學即此所謂大學之道志學以下分知行到末節方言不踰矩是生知安行之極致格物以下亦分知得精絜矩字似說得粗要之只是一箇矩字但不踰矩矩字是體絜矩之矩是用輯釋亦引此說

絜矩通謂夫子十五志學即此所謂大學之道志學以下分知行到末節方言不踰矩是生知安行之極致格物以下亦分知得精絜矩字似說得粗要之只是一箇矩字但不踰矩矩字是體絜矩之矩是用輯釋亦引此說

竊意論語矩字是就德上言是義此矩字是就正上言是恕義與恕要之皆是用恕乃所以爲義也今以彼爲體此爲用似有可疑況彼章知行之分與此處分知行者不同彼處知行當於此知行上橫貫過夫子十五志學是知之始此便是於八條目一一攷究了不是只從事於格物致知二者而已立與不惑以下皆然若以爲只是一箇矩則夫子未七十時若爲政於天下猶未有絜矩之體邪蓋二矩字一言不踰一言絜便見聖人學者之分若以彼爲此體此爲彼用恐皆副湊不著又以不踰矩爲生知安行之極致既曰志學則下生知字不得覩集註於耳順處只說知之至而不說生而知之可見

絜矩通規矩皆法度之器此獨曰矩者規圓矩方圓者動而方者止不踰矩即是明明德之止至善絜矩即是新民之止至善

輯釋亦引此說

陳公潛先生曰通謂矩方而止以強附於至善之止尤爲無理矩取方義不取止義也

所惡於下云云章句則身之所處云云而無不方矣饒氏謂方字恐未安絜矩之喻取其平非取其方也

方字於矩字之義爲切方則天下自平恐亦無所謂不安也好惡通好惡二字已見誠意脩身二章特誠意是好惡其在已者脩身章推之以好惡其在人者此章又推之以好惡天下之人者也云云輯釋亦引之

好惡雖只一般然三章所言各有所指傳者初無相承之意通者強合以爲說不過只是蹈襲雙峯誠意爲下五者之要

之言無此皆所謂誠辭也自特誠意是好惡其在已者以下皆所謂通辭也雖若可通實非傳意亦不足深辨也

見賢不能舉云云饒氏謂過之罪小命之罪大如漢元帝知蕭望之賢而不能用知弘恭石顯之奸而不能去是也

舉賢退不善二事常相因能用賢必能去不善不能去不善必不能用賢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可見二事不可分輕重若以元帝事證則其不能用望之卻由其不能去恭顯況望之之死又出於恭顯之讒豈可以過之罪小於命哉

忠信以得之饒氏謂忠信只是謹獨以此觀之可見誠意不特爲正心脩身之要而又爲治國平天下之要輯釋亦引此

謂意既誠後下五者工夫自然易則可謂五者工夫皆不出於誠則不可且如忠信固不可不慎獨能慎獨固能忠信但

遂以忠信爲愼獨則愼獨恐該忠信不盡

君子有大道章句道謂居其位而脩已治人之術也饒氏謂大道乃絜矩之道

章句兼體用說饒氏只就用上言

孟獻子發明輯釋引盧氏曰獻子嘗師子思能知義利之分故能知絜矩之道

獻子在前子思在後以爲獻子嘗師子思不知所據豈轉寫之誤邪

必自小人矣金氏曰彼爲善之上下必有缺文當作彼爲不善之小人與下文雖有善者正相對通曰誠意章曰小人閒居爲不善故此章曰彼爲不善之小人前後正相對

陳公潛先生曰小人雖一般但誠意章爲不能愼獨言之以爲學者之戒此章爲理財言之以爲用人之戒初未嘗有意於相應且朱子謂疑有缺文誤字正不必添一不字以強合於爲不善之語也愚謂如金氏之言姑備一說猶未甚害通但不當蹈襲而質言之以牽合乎誠意章小人閒居爲不善之意爾此亦本雙峯誠意爲下五章之要之說而言也

全章之旨發明南山有臺詩好惡此言絜矩以用人之事節南山詩言不絜矩而所用非人又於或問申其說曰好惡宜專就用人說

按好惡所該甚廣用人亦其一事爾章句但言以民心爲已心固不直指所好惡者爲何事或問則以好其所好而與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而究其義蓋本孟子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之意爲說可謂至明白矣發明必以用人實之疑非

傳文本意竊詳此章除首二節發出絜矩之名義外其下三引詩姑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以起下文財用用人二者能絜矩與不能者之意末及以理財不當用小人而總結之下文既皆以二事分合言之不應南山有臺等三詩獨偏舉用人一事以發之也蓋用賢固是民之所好上不外本內末使民皆有以爲仰事俯育之資亦豈不是民之所好用小人固是民之所惡苛政重斂使民無以爲仰事俯育之資亦豈不是民之所惡然則正不當專指南山有臺節南山之好惡爲用人而言也讀者但當熟玩章句或問語錄之意則發明之說未易以　當可知矣

章末

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欲學大學者可須臾豪釐

之不敬哉

陳公潛先生曰按所謂忽恐學者以其書爲淺近而忽易讀過不加深體力行之功耳而通釋爲敬引聖學成始成終之語聖學之敬不但主於讀大學一書而已

中庸序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發明上文云道心原於性命之正可見天命謂性率性謂道即是道心之謂其曰喜怒哀樂亦人心之謂輯釋亦引之

專以喜怒哀樂爲人心竊恐未然愚謂喜怒哀樂原於性命之正者道心也發於形氣之私者人心也若只以喜怒哀樂爲人心則道心又於何處見得饒氏曰喜怒哀樂之發患其過不患其不及蓋正謂指此人心而言也發明之說殆亦有所本矣饒說於後辨之

中庸一書章句以首章自爲一節次十章說中庸次九章說費隱又次十二章說天道人道末章明首章而極言之輯講變其

節次分爲六大節首章說中和自君子中庸以下十章說道教費隱以下八章說費隱哀公問政以下八章說誠按本七章饒分八章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說大德小德末章復釋首章之意　輯釋　與發明備引其六節之分於各節之下通則剔爲已意

按章句三十三章饒氏析哀公問政章自天下之達道五以下又爲一章凡三十四章其間多有與章句背處今標出辨其得失如左

今鈔饒氏輯講同異節次

一以哀公問政以下至純亦不已作八章是一節曰此是第四節說誠

按此處章句只七章以哀公問政章終十一章之意自誠明以下至至誠經綸章皆說天道人道饒氏則分哀公問政章爲二章屬下節故曰八章其得失已於上篇居下位不獲乎上章辨之此不再述

二謂程子曰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於一理且是大綱說要之中間郤是兩次開闔自中和而費隱是放開說自費隱而誠是收斂說自誠而至道至德又是放開自至德至道而無聲無臭又是斂之以至於極

始言一理指天命之性言也中散萬事指中庸天道人道費隱之類而言也末復合爲一理指無聲無臭之天言也誠是天道誠之者是人道恐亦不過只是以聖人學者之事對言程子以爲中散爲萬事事便與始之所言者不同以爲誠是一次闔抑子思程子之意乎

三謂次章以下十章是專說道與教道以中庸爲主而氣質有

過不及其教在擇守矯

至此始言氣與教在矯與章句異當於各章辨之

四以費隱以下八章爲一節以哀公問政章屬下節

此與朱子以哀公問政章爲終十二章不同如朱子說則論費隱者九章有起有結如雙峯說則似乎欠結果費隱之義者未知如何

五以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爲一節是說至道至德與朱子不同朱子以自誠明以下十二章皆論天道人道已爲至當雙峯只因欲分前五章爲屬仁知勇至此議論已盡故只得分爲一節別起議論觀其於三十二章變天道人道之分爲賢希聖聖希天之事則可見章句之本無可議矣當於彼章辨之但自此已後天道人道之分以三章相間與前一章間

一章者次序微異則雖均之爲論天道人道不妨自有段落雙峯此分視前後分節不同處猶爲彼善於此未知然否當於第二十六章之末詳之

六言此一節說至道至德其教在道問學此是反身而誠以後事此與朱子以尊德性道問學爲存心致知之說不同其誤起於以此篇自誠者天之道以後皆起於存心爲力行之見而反身而誠以後事之說與朱子入德之方者亦不同其誤起於以此篇自誠者天之道以後皆以先仁後知爲序之見皆當於彼章辨之

七謂中庸是傳道之書如首章一則曰君子二則曰君子蓋戒懼愼獨亦成德之事非初學所易到

按大學言愼獨亦一則君子二則君子豈亦非初學所易到邪雙峯於論語灑掃應對章論程子只在謹獨之言亦以爲

灑掃應對者未能愼獨誤正如此已於彼章辨之且如此處所說則初學之士不睹不聞之時亦不能戒懼已所獨知之處又不能謹愼正恐不戒不愼習與性成自幼至長終無以爲道德之基矣又何由造於成德之域哉少成若天性古人之教禁於未發之謂豫殆不如此況卒章自下學爲已謹獨之事推之以剔致乎不顯篤恭之妙不知爲已謹獨而後德可成乎抑亦已成德而後能愼獨戒懼乎學者豈宜無見於此

饒氏輯講改章句爲釋義

按釋義與章句全背今標出其所改之意辨之凡云其意蓋曰者以下皆是饒氏自言其與章句同異處如此

第一章天命之謂性章句云云健順五常之德釋義去之其意蓋以健順五常之德爲論天道人道不妨自有段落雙峯或異之語以救之今以本章方言性而未及氣質欲除下文氣質之語則此語不容獨留

雙峯力謂首章未論氣質似矣但若不因氣質有異則只率性而已又何事於教乎教豈非爲不能自盡其性者設邪同具此性而有能有不能焉者謂不由於氣質之異不可也況既曰性則必備健順五常方可謂之物物各具一太極然而人物有不同者非性之異氣稟之不能不異爾若曰本章方言性未及氣質則是性之在人在物者自有不同故唯人則各具一太極物不能然邪非愚所能及也

道章句曰用事物之閒釋義除去事物二字

按雙峯又自曰二字除亦可不除亦可如此則不除不失爲

明備除之不免於遺闕孰若不除之愈也

脩道章句修品節之也聖人因人物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釋義改云脩裁制之也聖人因人所當行者而裁制之以爲品節使人由之以入道則謂之教其意蓋曰如人有一段子本來渾然須是裁之以爲衣而後人可服聖人因人所當行者而裁制之以爲品節則人由之以入道是猶人不識路寫個路程與他使他依這路程行去

輯釋亦引釋義之說大抵輯釋所引則通與發明皆引之

此因不說氣質有礙故不得不除去物字而如此改耳改品節爲裁制則是道之當行者全出於人爲豈率性之謂哉況既曰各有當行之路是就散殊處說了而又曰本來渾然須是裁制則又是就渾淪上說矣渾淪上可言以性不可以言

道豈若只說品節之爲順乎改法爲品節其是非得失必有能辨之者愚奚庸贅但既未說氣質則道是自有而人自由之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之順可矣何故有不識而待教者邪路程之喻恐未切當

脩道之謂教章句亦兼人物言釋義除去物字其意蓋謂下文觀之則教之爲人而設可乎

性原於天道本於性教因乎道此三句總括包造化聖人分上所成就所施爲者而言下文方說由教而入者之事卻只就人說豈可因由教而入者之只是人遂併指聖人之教亦專爲人而不及物乎設使教果不及物則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聖人亦任其自然不必驅放之矣周公之驅虎豹犀象與穿牛鼻絡馬首草木零落然後人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類皆聖人出分而爲之邪況至誠盡性又必兼盡人物之性子思既自言於後章章句教必兼物宜矣雙峯尚何疑乎

教章句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釋義改爲五典三物小學大學之法其意蓋謂刑政屬政而非教禮樂二字屬教而包括不盡此只因看得教字偏了看得禮樂字小了故如此見爾看得教字偏了故以政爲非教上文說脩道之教不兼物說其病根正在此看得禮樂字小了故以爲該教不盡而舉五典三物小學大學以該之耳其實政教二字分言之則政是政教是教而不可偏廢專言教則政亦教爾不然中庸但言脩道之教而不及政豈子思之言猶有所未備邪況禮樂二字若以六藝之禮樂言之所該固有所未盡若專言禮樂二字則五典三物何莫非禮樂中所該邪周因殷殷因夏之禮三綱五常文質三統與凡制度文爲皆是然則只禮之一字固已無不該矣況又兼之以樂何該不盡之有四書通辨此極詳讀者考焉可也每節所辨皆以饒說居前他編居後者蓋以他編多有祖饒說而言者故也

率性謂道章句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發明此路字恐當改作理字輯釋亦引其說

此日當行之路後道不可離處曰當行之理曰路曰理一字之變恐有深意未可以淺近之見輕改易也當於道不可離辨饒氏說併及之但文勢亦自不可改易蓋上文釋命字首曰命猶令也則卒以猶命令也應之故此處釋道字首曰道猶路也則卒以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應之改之則不相應矣況當行已含理意豈有非理而可以爲當行者哉然則

正不當改也

教章句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發明愚謂禮樂政是中和之教章首性道教三字兼人物說至戒懼謹獨致中和處方專爲學者設今以禮樂爲中和之教則擬出下文之意而教不可以兼物矣蓋禮樂雖可以包中和而中和郤該教字不盡故也

發明采饒氏說中庸要處不專在首章又采三山陳氏說此章蓋中庸之綱領此三句又一章之綱領也

按陳氏已是饒氏正與相反蓋爲病章句一篇之體要之言而發乃變亂章句之明也發明兼采而不折其衷何邪

章句結性道教之義二本不同發明力主祝氏所傳本以爲朱子晚年所改定視舊本淺深疎密大有閒矣諸編多存舊本唯

輯釋從發明主祝本

按發明所考當矣但言其淺深疎密有閒而不言其所以有閒爲如何愚爲明其引而不發之意以俟知者蓋舊本人之所以爲人以下二句每句自爲一義而未見其貫通之妙直至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其義方始貫耳下文自學者知之以後不過只是稱贊子思勸勉學者之言而不復再有所以發明於經旨矣祝本自人知己之有性以下六句句義理貫通已含舊本所謂無一不本於天之意況下文所引董子道之大原出於天之言又有包括無餘之妙殆非舊本所可及也合而較之淺深疎密之閒豈難知哉不知識者以爲然否

率性章句率循也通謂章句本古註率循也論語足蹈蹈如有循循謂足不離地此訓循謂道不離性離性卽非道

道不離性之言似切而實疎蓋足不離地則足爲一物地爲一物不離則以二物相依而不使離耳本非一物之謂也若道之與性則非道是一物性是一物二物相依而不離也特性之流行卽爲道率之爲循特曰順其自然流行之勢而非人爲之使然耳以足不離地爲喻似非所以言性道反若率字出於人爲適足以滋人之惑愚故謂其言似切而實疎也

天命之謂性章句舊本結句曰人之所以爲人通謂聖道教章句雖兼人物而言末則不曰性之所以爲性乃曰人之所以爲人殊有深意蓋天具於人人卽天也如之何可自棄其天而失其所以爲人哉 又引王氏曰章句以人字換性字極有力

章句以人換性而不言其故是固引而不發通與王氏又但言其淺深疎密有閒而不言其所以有閒爲如何愚爲明其引而不發之意以俟知者蓋舊本人之所以爲人以下二句每句自爲一義而未見其貫通之妙直至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其義方始貫耳下文自學者知之以後不過只是稱贊子思勸勉學者之言而不復再有所以發明於經旨矣祝本自人知己之有性以下六句句義理貫通已含舊本所謂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此所謂無一不本於天之意況下文所引董子道之大原出於天之言又有包括無餘之妙殆非舊本所可及也合而較之淺深疎密之閒豈難知哉不知識者以爲然否

率性章句率循也通謂章句本古註率循也論語足蹈蹈如有循循謂足不離地此訓循謂道不離性離性卽非道

道不離性之言似切而實疎蓋足不離地則足爲一物地爲一物不離則以二物相依而不使離耳本非一物之謂也若道之與性則非道是一物性是一物二物相依而不離也特性之流行卽爲道率之爲循特曰順其自然流行之勢而非人爲之使然耳以足不離地爲喻似非所以言性道反若率字出於人爲適足以滋人之惑愚故謂其言似切而實疎也

天命之謂性章句舊本結句曰人之所以爲人通謂聖道教章句雖兼人物而言末則不曰性之所以爲性乃曰人之所以爲人殊有深意蓋天具於人人卽天也如之何可自棄其天而失其所以爲人哉 又引王氏曰章句以人字換性字極有力

章句以人換性而不言其故是固引而不發通與王氏又但言其所以爲人以下二句每句自爲一義而未見其貫通之妙直至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其義方始貫耳下文自學者知之以後不過只是稱贊子思勸勉學者之言而不復再有所以發明於經旨矣祝本自人知己之有性以下六句句義理貫通已含舊本所謂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此所謂無一不本於天之意況下文所引董子道之大原出於天之言又有包括無餘之妙殆非舊本所可及也合而較之淺深疎密之閒豈難知哉不知識者以爲然否

率性章句率循也通謂章句本古註率循也論語足蹈蹈如有循循謂足不離地此訓循謂道不離性離性卽非道

道不離性之言似切而實疎蓋足不離地則足爲一物地爲一物不離則以二物相依而不使離耳本非一物之謂也若道之與性則非道是一物性是一物二物相依而不離也特性之流行卽爲道率之爲循特曰順其自然流行之勢而非人爲之使然耳以足不離地爲喻似非所以言性道反若率字出於人爲適足以滋人之惑愚故謂其言似切而實疎也

天命之謂性章句舊本結句曰人之所以爲人通謂聖道教章句雖兼人物而言末則不曰性之所以爲性乃曰人之所以爲人殊有深意蓋天具於人人卽天也如之何可自棄其天而失其所以爲人哉 又引王氏曰章句以人字換性字極有力

章句以人換性而不言其故是固引而不發通與王氏又但言其所以爲人以下二句每句自爲一義而未見其貫通之妙直至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其義方始貫耳下文自學者知之以後不過只是稱贊子思勸勉學者之言而不復再有所以發明於經旨矣祝本自人知己之有性以下六句句義理貫通已含舊本所謂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此所謂無一不本於天之意況下文所引董子道之大原出於天之言又有包括無餘之妙殆非舊本所可及也合而較之淺深疎密之閒豈難知哉不知識者以爲然否

率性章句率循也通謂章句本古註率循也論語足蹈蹈如有循循謂足不離地此訓循謂道不離性離性卽非道

道不離性之言似切而實疎蓋足不離地則足爲一物地爲一物不離則以二物相依而不使離耳本非一物之謂也若道之與性則非道是一物性是一物二物相依而不離也特性之流行卽爲道率之爲循特曰順其自然流行之勢而非人爲之使然耳以足不離地爲喻似非所以言性道反若率字出於人爲適足以滋人之惑愚故謂其言似切而實疎也

天命之謂性章句舊本結句曰人之所以爲人通謂聖道教章句雖兼人物而言末則不曰性之所以爲性乃曰人之所以爲人殊有深意蓋天具於人人卽天也如之何可自棄其天而失其所以爲人哉 又引王氏曰章句以人字換性字極有力

章句以人換性而不言其故是固引而不發通與王氏又但

理而已未可以路言也路則已發而各有所適可以言用不可以言體理則根於性而散於事無間乎已發未發可兼該乎體用矣或疑既曰當行則只可以言用者愚謂當行固是用當行之理則不偏於用也理卽性之所具當行之理獨非此性之理乎亦猶言愛之理愛固是情是用其理非性非體乎卽此推之則當行固是用當行之理非其用之本體而何哉發明欲改前章章句路字爲理字豈亦未知朱子之微意耶

章句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釋義改爲隨其動靜莫不有道只是無時不然之一句意其意蓋謂不可須臾離只是無時不然底意思到費隱章鳶飛魚躍方是無物不有意思章句此一句是攙先說了

此條通者之辨已詳但章句之所謂物是該君臣父子耳目四肢與凡飛潛動植之類而言考於或問可見雙峯則但以飛潛動植爲物而不知人倫身心之無非物而又至於切要也愚竊以爲唯其無物不有所以無時不然若但說無時不然則道卻是懸空常如此無着落物事須臾二字不在如此泥而後可通也

饒氏謂不睹不聞與獨睹獨聞皆是指裏面的說若以爲睹聞於外則與自家何干涉

此蓋只指意之萌爲睹言之微爲聞此二句亦雙峯自說故如此說耳竊意此須兼內外說方備且如非禮勿視聽亦何嘗不是睹聞於外者蓋或只是自動於中或因接於外而中乃動皆睹聞也其泛然過乎耳目而中不爲動者固與已不相干不必以之而戒懼若接於耳目而後中乃動者又豈可謂其在外不相干而不致其戒愼乎以此觀之睹聞專指內說又孰若兼內外之爲備乎或疑睹聞說裏於獨尤見 若外面則人所同睹同聞何以言獨爲此說者是求之太深知大庭廣衆之有獨而不知暗室屋漏之乃所以爲獨也若暗室屋漏之中耳目有所應接亦以爲人皆睹聞可乎況雖在衆中雖同過乎耳目而我心獨爲之動亦不害其爲接於外而獨睹獨聞也或又疑睹聞與視聽爲證恐未爲切當愚謂泛然過乎耳目與已不相干如前所辨者固不必論視之以目聽之以耳者亦不可但謂之睹聞其有接乎耳目而方起欲視欲聽之心者卽此欲之心便是睹聞之干於己又未可便屬之視聽者奈何遽欲以此欲視聽之心卽是已聽已視之事而 以爲不可但謂之睹聞乎如勿視勿聽亦是耳目方接而禁止使不視聽之耳若已視聽而後禁止又何及哉饒氏謂恐懼較之戒愼尤重意雖已萌猶未見於事尚可着救言一出口則駟不及舌矣故尤當加畏

睹聞須就耳目上說而皆根於意方備今但以睹屬之意而聞與意不相干則偏矣經言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初無輕重之異雙峯一以配之意與言便於其中分輕重要之若就耳目所接上說又何嘗有輕重更以四勿之旨參之則重莫重於目之所接而謂睹輕於聞可乎此皆由專以睹聞爲在內者之所致耳

章句曰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釋義改爲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當事物既往思慮未萌目無所

視耳無所聞暫爲之頃亦不敢忘其意蓋謂事物既往是指前面底說思慮未萌是指後面底說不睹不聞正在此二者之閒看上文道不可須臾離則此不睹不聞在事物既往之後看下文喜怒哀樂未發則此不睹不聞在思慮未萌之前緊要又在暫爲之頃四字於此見須臾之意又章句忽字不若忘字道不可須臾離只是常不可離須臾正是常之處不可須臾離則無時可離之意可見矣

經文正意不可須臾離雖就道體上說以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之意然觸類而長則動靜皆不須臾離者亦自可見靜時固不可須臾離故君子必當戒懼動時亦不可須臾離故君子尤當愼獨觀章句所以釋二節之旨可見雙峯強說不睹不聞爲須臾故以不睹不聞爲前事既往之後後事未至之前仍以暫爲之頃牽合上文須臾之旨但上文道不可須臾離只是言其無時可離而已何以因此見不睹不聞在事物既往之後下文喜怒哀樂未發既隔愼獨一節又何因而見不睹不聞在思慮未萌之前雙峯謂着此二句方說得上下文意貫串愚謂其上句不可貫上文固不待論雙峯以須臾爲不睹不聞暫爲之頃故如此說其實穿鑿附會若欲以下句貫串下文未發之意則除非刪了經文愼獨一節方可說合又聖賢論道有但言其體而用無不該者有但言用而體無不存者有以體用對待言之者體用對待言而各極其旨趣者必各隨其所指釋之意乃可得如此二節正是以體用對待言之者體則但言其本然者如此初不計其時之多少久近何如也唯雙峯先立靜時少動時多一見主之遂謂靜時只有暫爲之頃殊不思此節方就道體上論則道之本體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可以言常不可言暫豈可意其靜時之少遂以暫爲訓乎靜縱可以暫言體亦可以暫言邪況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人類之多中閒豈無無事而靜得久者豈可皆以暫爲之靜律之聖賢立教畢竟以爲人心有動不能無靜靜即道體所在體上工夫自合如此周匝則由教而入下工夫者暫靜亦得各動亦得皆只如此戒懼可也又何拘乎其曰忽字不若忘字者竊意忽字正與戒愼恐懼之意相反無以復加忘字縱好亦與戒愼不甚相應謂忽不若忘豈雙峯自忘戒懼之不可忽也邪要之以忘易忽亦起於暫爲一說而已按此節原文引說駁說分劃不清今爲審定

戒愼恐懼叢說故凡所主之思慮及接物時皆在戒懼限界裏如此看然後與不可須臾離一句意脈相接續

此蓋惑於雙峯謂章句以戒懼兼動靜而言故如此說愚但於輯講辨之則叢說之是非自見矣

通謂不睹不聞四字正是釋須臾二字輯釋亦引通說此即饒氏意而通取之爲已說也愚已辨之於前矣但通此段是兼戒懼愼獨二節之意辭語甚多往往皆是蹈襲饒氏緒論又一篇之中如此類甚多亦有援引饒氏說而不察其與章句相背者尤多發明殆又過之輯釋亦不免有之愚則但辨饒說不及此三編者治其本塞其源也觀者其自考焉

莫見乎隱止愼其獨也釋義改章句曰隱暗之地雖人所不睹微密之事雖人所不聞然其幾既動則必將呈露於外而不可掩昭晰於中而不可欺是道固不可須臾離而其形見明顯尤

莫有甚於此者其意蓋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程子皆主理言呂游楊皆主心言章句迹雖未形幾則已動程子意也人雖不知已獨知之呂游楊說也雖兼主二說仍把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作一滾說要之莫見乎隱主理言莫顯乎微主心言見字不可作著見乃形見之見此理雖隱將必形見於外一念方萌便自昭晰於中

按章句以二句作一滾說最精蓋迹雖未形幾則已動人雖不知已獨知之隱暗之處如此細微之事如此隱暗之地有此理則心必知之細微之事萌於心則必有此理固不可析而二之也況若隱暗之處專主理言而心無預焉則何以見其爲已獨知細微之事專主心言而理無所預則何嘗已獨知之而終不呈露於外耶以此見得章句之意觀之（按此處文有缺誤）

亦不過皆即章句之意而檃括變置之耳合而觀之初無甚異而自說與章句異非愚所能及也唯以隱暗主睹微密主聞與改著爲形有不同耳竊意雙峯前節既以意萌爲睹言出爲聞此又以有此理主睹萌一念主聞亦無定說未知子思之意果何如也形之與著亦不多爭但以致曲章形著明之序推之則形淺而著深今既以顯爲明則見不但形見而爲著見又可知矣讀者詳之

饒氏謂章句以愼獨專爲謹於方萌之時則其動察工夫有所不周魯則以爲謹獨工夫關不但是念慮初萌時雖應接事物顯顯處亦自有個獨

隱暗之處細微之事章句以爲幾已動已獨知者所以言其莫見莫顯也以爲迹未形人不知者以其猶隱猶微也必謹其獨章句以爲幾已動已獨知者所以言其而遏又何及哉或者猶疑人之意是作事之始便起今以爲

念慮無時不萌則是一事之中有萬動也其意蓋謂唯動之初是幾已動已獨知既動則迹形而人皆知之何嘗不承始焉所動之意乎愚謂此誤認立志爲起意蓋人之應事志雖一時立定意則隨幾旋起幾動之幾指意而非指志也可不辨哉

饒氏謂上節章句云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觀常字亦字則戒懼不睹不聞爲該動靜此節章句云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觀既常尤加之意則謹獨爲動之初然竊以上下文意求之所謂不睹不聞者卽下文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獨則已發之戒懼不睹不聞是靜時工夫謹獨是動時工夫

竊嘗反覆章句之意乃知雙峯分動與靜之說卻是朱子本旨謂上節該動靜此節爲動之初是章句意者卻是錯看了章句常字亦字與既常尤加四字之意而致誤耳愚又因此歷考或問語錄之說見朱子於戒懼一節只說個理未嘗一言及事直至愼獨處方說着事蓋前節是就體上用工未說到應事處故但言理以該之爾論道之本體則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聖賢於此固不能必其何時有事之可應何時無事之可應但常存此戒愼恐懼之心而已雖其時未有可應之事目無所睹耳無所聞亦不敢有一毫一息之忽則爲有以存夫天理之本然者矣章句曰常曰亦之意只如此看則不必以爲該動靜而後可以爲常也只就體上說又豈可意其不能無動而謂之常哉後節是用處工夫用則已動而各當乎一事既有當應之事便與常時不同又當加一分謹愼不可謂體上已常戒懼動時只如此應將去便了方如此見便是不能謹獨無以遏人欲於將萌矣蓋無事時既常戒懼則有事時自合加謹非謂動之初加謹動之極不加謹也雙峯疑章句只加謹於動之初則動察工夫有所不周其誤蓋本於此於前段辨之知彼則知此矣然則章句既常尤加四字之意又豈但可施於動之初而不足以貫動之始終言乎以此觀之則應事方是動體上工夫未說到應事處未可以言動也又何必以該動靜爲存天理乎朱子之意其不出此也必矣或疑體只說理用乃及事毋乃理自理而事自事乎曰天下無理外之事亦無事外之理故體則兼該乎衆理有是理必有是事但未有可應之事則不可攙說一事以實之耳用則各當乎一事有一事必有一理但應其事而無所失則

其事之理得矣如此又安有理自理事自事之患乎

饒氏合喜怒哀樂未發與致中和二節爲一節其意蓋謂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至萬物育焉蓋因上文靜存動察之功推其體立用行之效也今以上四句自爲一節以爲道不離之意疑非本旨

此章前後五節皆是以本然之道理與當然之工夫相間而言而二者之中又各以一體一用對待而發明之極爲詳整第一節是總言以起之性是體道是用天理之本然者也教卽脩道以復其性之謂人事之當然者也第二節第三節是由教而入以存天理遏人欲之事此是就體用上做工夫處第四節是以性情之德對言此又是申言本然之道理處以見道之體用自然而然故以見道之本不可離者如此雙峯

以爲疑非本旨何邪第五節是就性情之德上做工夫處又推其效驗而極言之此又是申言當然工夫與學問之極功也若合而一之則但詳於本然道理與效驗之極致而並無一言申說做工夫處又豈爲得其本旨哉雙峯只因欲與首章未說氣質與致是坐致之致意不相及故如此立異耳殆未必然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下饒氏謂魯嘗謂衆人有性而無中人以爲怪衆人之心紛紛擾擾無頃刻停息何由有中

人心合有動靜亦猶人心必有此性一般若以衆人之心紛擾爲無中則衆人汨於氣習而性鑿者亦豈可遂謂其無性也邪況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人類之衆其閒豈無不紛擾而有安息者邪何可據一己之見而盡誣天下爲無人哉衆人之亦安得怪人之以爲怪也哉要之此亦起於以不睹不聞爲暫焉之頃所見也

有性而無中子思所不敢言程朱所未嘗道而雙峯昌言然

饒氏謂中節之節有限止之義喜怒哀樂之發患其過不患其不及故以節言之輯釋亦引此說

此恐亦言之太快謂之中節便的一般過者固不可中不及者尤未易中喜怒哀樂出於人欲者固有過而難得不及出於天理雖亦有過而反易至於不及何則且如有一善人在此喜之者能有幾人能十分喜者又有幾人見惡而怒聞道而樂何莫不難至於過易至於不及邪又如三年之喪聖人爲之中制以節其哀戚之心使賢者俯就而不敢過不肖者企及而不敢不及也然而世之俯就者不一二企而及者常千百亦有不能企及者焉烏在其爲喜怒哀樂不患其不及邪

饒氏謂情無乖戾謂之和今章句曰應物之處無少差繆則是事之無過不及而得中之謂似亦非所以言和

情不徒發必有所應之事經文是但言其情之發章句是併推其情所爲發以示人不然天下豈有無可喜之事而徒喜無可怒之事而徒怒無可哀可樂之事而徒哀樂者邪使果無其事而喜怒哀樂之情自發其不如大學所謂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者幾希如是而可謂無乖戾之和者吾不信也

致中知天地位萬物育章句以致中知之致爲推而極之釋義改爲如可坐而致之致謂功深力到而自有以使之然也其意

蓋謂這個著力不得人但當於不睹不聞處戒懼於獨處加謹到得工夫純熟則自然中自然和

此已略於前段辨其合二節爲一節處及之辨此二節前是說本然之理如何更不說工夫而但極言其效驗也邪且坐致之致是我無所爲但坐而致彼之來此處是學者做到聖人地位不知亦可以自無所爲但坐而致彼聖人之地位自來否若曰中和是人心本然純粹之德則生來便當如此又何待於戒懼謹獨純熟而後然邪又豈必坐致而後至邪若曰戒懼慎獨是工夫致只是坐而致之著力不得如此則須今日做戒懼慎獨工夫明日到著力不得坐而致至之處邪將一邊做工夫一邊坐致邪若做工夫時便是坐致時則著力不得又當屬之何時況既無不做工夫時又安有時節可

得而坐致邪皆所未喻況中庸中不獨此處言致字如致曲致廣大之致皆是推極之義何獨致中和之致不得爲推極也邪非愚所敢知也

饒氏謂致中和而能使天地位萬物育者是有此理也譬如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使其湯文之有七十里百里則其朝諸侯有天下也必矣顏子居陋巷何緣使天下歸之然同門之人心悅誠服萬世之下皆崇仰之非天下歸仁而何輯釋亦引此歸仁之歸只是天下皆以仁稱之今雙峯以爲歸往之歸誤矣考之集註語錄可見

章句取楊氏之說以首章爲一篇之體要故於下十章云釋首章之義於費隱章云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饒氏皆不用其說其意蓋謂首章言中和下十章自言中庸首章言戒懼慎獨所以存養此道之體慎獨所以省察此道之用也唯道之體用無不該貫如此此所以不可須臾離也天下初無二道後章君子之道費而隱何嘗不便是首章不可離之道費者用之廣隱者體之微此所謂體何嘗不便是首章天命之性大本之中與夫戒懼致中所全之體此所謂用又何嘗不便是率性之道達道之和與夫慎獨致和所推之用乎至於近自夫婦居室之閒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無往而非斯道之用而其所以然者亦無往而非斯道之體然則道之不可離者於此尤爲易見朱子之言豈不深切著明雙峯只因謂首章未說氣質而後章有愚不肖聖人之不同難以遷就故如此離析之耳至曰道不可離自對莫見莫顯而言不專重在道不可離一句則此二節雖相對而言然道不可離一句又是大總腦處唯其道不可須臾離故靜時不可無存養之工動時尤不可無省察之工也朱子皆以不使言之其旨深矣此二節文勢正如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

學之言者也則其說之非是明矣至謂首章不專重在道不可離一句以其對微隱二句而言者尤爲未當雙峯亦嘗自言性道教三者道字重所以下文便說道也者則非不知道之爲重者特以說須臾二字爲不睹不聞所以看得不可離之意狹了故如此見爾其實道不可離之道雖便是上文率性之道然上文對性而言則道只是用此章專提道之一字起說則道字自兼體用了故以上文言之則天命之性即此道之體率性之道即此道之用以下文言之則大本之中即此道之體達道之和即此道之用也就此二節言之則戒懼所以存養此道之體慎獨所以省察此道之用也唯道之用無不該貫如此此所以不可須臾離也天下初無二道後章君子之道費而隱何嘗不便是首章不可離之道費者用之廣隱者體之微此所謂體何嘗不便是首章天命之性大本之中與夫戒懼致中所全之體此所謂用又何嘗不便是率性之道達道之和與夫慎獨致和所推之用乎至於近自夫婦居室之閒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無往而非斯道之用而其所以然者亦無往而非斯道之體然則道之不可離者於此尤爲易見朱子之言豈不深切著明雙峯只因謂首章未說氣質而後章有愚不肖聖人之不同難以遷就故如此離析之耳至曰道不可離自對莫見莫顯而言不專重在道不可離一句則此二節雖相對而言然道不可離一句又是大總腦處唯其道不可須臾離故靜時不可無存養之工動時尤不可無省察之工也朱子皆以不使言之其旨深矣此二節文勢正如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

人處相似皆是四句分作兩截則兩截自相對總說則以起首一句爲總腦者知彼則知此矣然則謂道不可離對莫見莫顯二句重言不在此一句者不詳文勢者也謂費隱章不申明道不可離意者不察道無二道者也姑俟知者爲折衷焉

饒氏改章句釋中和之義曰喜與怒對哀與樂對四者各偏於一其未發也則性本渾然四無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得其正者也一無乖戾故謂之和其意蓋謂四件如東西南北相似方其未發只在中閒故謂之中及其既發必件件中節方可謂之和下個四字見得於四者無所係著下個一字又見得皆字分曉

此雖與章句無大背馳然不若章句之渾融無不包也何則

人之性只有仁義禮智四者人之情郤不止於此四者子思亦舉其概以示人爾自喜怒哀樂之外若懼若恐若愛若惡若畏若鶩若憂患若好樂皆人之情也若曰但於喜怒哀樂四無偏倚奈何但於喜怒哀樂一無乖戾而於餘者或有乖戾奈何經文章句但舉其槩言之則餘皆可通變峯必限之以於喜怒哀樂四無偏倚必拘之於喜怒哀樂四者之中一無乖戾雖若親切不可移易而不知以類而推則不可通其餘矣不知識者以爲然否

饒氏謂章句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是以中屬心和屬氣然中性也和情也性情皆統於心恐不可以中爲心而和不爲心且曰天地之心待人而正亦似未安蓋中和皆屬心位育皆屬氣

朱子從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上說來則曰心曰氣而一體無不舉矣朱子不以心正氣順爲中和特曰能致中則在我之心正能致和則在我之氣順心正則天君安泰即一身之天地位也氣順則百體悅豫即一身之萬物育也在我者如此則在外者亦如此感應之理自然而然可見一體之實況不曰萬物氣順而曰天地氣順是萬物育了曰天地氣順則和是天地分上事氣順是萬物分上事矣推此則不以心正爲中而中則心正之意可見況以一體之意而觀則人便是天地之心吾心正則天地之心亦吾之心耳豈謂吾心之外天地別有可正之心哉若曰天地之心待人而立是二心也二心非一體之意一體則不當有二心矣雙峯此疑不得朱子之意也但其

曰中和皆屬心位育皆屬氣雖非章句本旨然亦無所謂背姑存之以俟知者

輯講問章句云極其中而天地位矣極其和而萬物育矣似太分裂饒氏曰是如此

疑其分裂朱子於或問中辨之已詳讀者考焉可也愚奚庸贅但雙峯釋義亦以天地萬物分而屬於中和今又費辭自辨而獨疑章句之分裂何哉抑又因此可以知朱子不以戒懼爲兼動靜慎獨爲動之初之意何則觀朱子於此且曰特據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自來而不可紊耳況於戒懼慎獨一體一用又爲致中和用工之要中爲未發方靜之時豈有兼動靜乃可爲致中之理和爲已發動時之事又豈有只演於動之初而可以致和之理效驗不可不推其從

來而不可紊工夫獨不可不分別其所從始而使之紊乎以此見得朱子只以一動一靜對說戒懼愼獨決無兼動靜與動之初意讀者豈宜無見于此

章句脩道之教亦在其中輯釋引陳氏曰致中即天命之性致和即率性之道及天地位萬物育則脩道之教亦在其中

編謂中和主道而言曰致則教在其中位育其極功耳

中和位育或問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發明聖神能事究極之惟大聖能與於此學問極功降聖人一等而論之由教而入者果能盡致中和工夫則其學問之極功亦可庶幾乎此亦可以爲賢人矣

孟子論聖神必本於善信曾謂學問極功之外他有所謂聖神之能事聖神能事猶非學問極功所可當乎發明蓋祖饒氏

氏生知安行之聖與大而化之之聖不同之言以爲說而不知子思朱子之意不如此也此一節承戒懼愼獨而推極之章句曰此學問之極功聖神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章句所言即或問之意曾謂學問極功聖人能事有二致乎

第二章君子中庸章句曰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也饒氏去其不偏不倚四字其意蓋謂下文擇守中庸等語觀之恐不是說未發底子思首章中和特推其所自來耳

按朱子嘗曰中庸之中本是說無過不及之中大旨在時中上若推其本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爲而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而言詳味此言則朱子豪不偏不倚釋中字之意可見殊不思擇守中庸固皆就

費處辨之

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時中輯講問章句云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窺意時中之中指已發者言非文意不若只言隨時取中要之章句自君子知其在我以下動靜說然施於此章畢竟多了不睹不聞四字且無時不中亦與本文之意不同

章句前釋中庸之中兼不偏不倚說故此處亦從戒懼不睹不聞處說起雙峯前既去其不睹不聞四字則於此亦不之從足矣又何必以戒懼愼獨爲朱子意以自明耶無時不中之意不若隨時取中似矣但朱子釋上文君子時中正意已曰又能隨時以處中也饒氏既不述上文正意又略其中無

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三句但自君子知其在我以下說起而謂自是一說可謂以文害辭以辭害意理有未明而不能乎人言之意矣發明亦謂君子知其在我以下爲又推其本而以知爲重云云蓋亦本饒說而言輯釋亦引其無時不中亦非文意不若只言隨時處中之言蓋因亦不通看章句全文而唯此三句求其意之過也讀者詳之

章句隨時處中又曰故能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叢說謂章句上既曰隨時處中是就應事處言其下却曰戒愼恐懼而無時不中則是以存心言也時中正愼獨致和之事而章句之言如此其偶然有脫略歟下而肆欲妄行却正就發處言此是剿襲峯意而小變之以求章句之疵者也愚已辨饒說則不辨此矣但章句前釋中庸之義既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矣章末又曰中庸之中兼中和之義矣中間不如此言則是戒懼皆無用之虛言而應事皆不以之爲本矣無時不中自應上文中無定體隨時而在言之正是應事之時其所以必先言戒懼者以見非存心無以爲應事之本也奈何以此爲但言存心而非應事乎要之叢說只因誤認章句無時不中之中爲在中之中故如此見爾讀者詳焉可也（按上文所引蓋說與今本不同今本謂戒懼是言不存中之體而無時不中則發處皆中庸矣正與先生說合）

章句曰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輯講中和以性情言人心本然純粹之德也中庸以事理言天下當然之則不可過亦不可不及者也二者雖同此中之理而所指各異故致中和者則欲其戒懼愼獨以涵養乎性情踐中庸者則欲擇善固執以求合乎事理二者內外交養之道也輯釋亦引此說中和與中庸存省與擇守雙峯謂其所指各異之說而申明之庶乎可見如朱子之說則內外有交養之益如雙峯之言則判內外離心迹不得爲交養矣蓋以性對理而言則性具於心而理散於事若有內外之分也然性卽理也天下萬事萬物莫不有理而此性足以該之故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性之所以無內外也性無內外故未發之前誠有存養之工則天理之本然者無所虧喪所以達之於用則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也以情對事而言則情發於心而事至乎外若有內外之分也然情未嘗無所感而徒發必因有可應之事非死灰其心者所可應必因喜怒哀樂之情發皆中節而後無省察之工則人欲必不可遏而所知爲徒知矣謂存省與擇守所指不同可乎朱子以中庸之中兼中和之義則存省之工皆有爲擇守之本擇守之工皆有致存省之實此內外所以有交養之益也雙峯既謂性情與事理所指各異又析存省與擇守之工而二之則存省時未暇擇守擇守時妨於存省正如前論坐致與戒懼愼獨時有相妨者相似此則不唯內自內外自外而旦至內外之交相爲病矣倘安得其相養乎抑愚又嘗反覆雙峯之說而知其所以致此差失之故有二謂首章不及氣質下章乃言氣質者其一也說中和以爲四無偏倚一無乖戾者其二也未及氣質之說愚已辨之

詳矣四無偏倚一無乖戾之說愚亦嘗辨其略也今請一并申二者未盡之蘊以明之蓋子思之意所重在乎未發已發中節不中節而不在於喜怒哀樂四者雙峯則限之以但於喜怒哀樂一無乖戾是所重不在於未發已發中節不中節而在於喜怒哀樂之四者也殊不知人之情豈止於四子思特舉此四者以爲凡例耳唯饒氏只以此四者發皆中節爲和故謂性之所具情之所發皆無與於擇守之工遂以情性與事理判而爲二而如此差失也且人性之目有仁義禮智四者之別姑以智仁兩端言之智之發爲是非之心仁之發爲惻隱之心是非惻隱之心非情乎非此心之用乎二者之心不察識擴充以盡其量又可得謂之中節之和乎於此可見情之發於性者不止

於喜怒哀樂之四者矣及其達之事理之閒則智主於知所以擇中庸者實本於是仁主於行所以守中庸者實本於是謂性情事理所指各異可乎謂存養之工與擇守之事所指各異又可乎況擇中庸者在於窮理以致其知苟不能擴充其是非之心以分別乎事物之理則善惡邪正莫得而辨則理必不明雖欲擇乎中庸不可得而擇也守中庸者在於固執而力行若不能擴充其惻隱之心以全其本心之德則心不能以無私事不能以當理雖欲守乎中庸不可得而守也謂性情事理所指各異可乎謂省察之工與擇守之事所指各異又可乎大抵析而言之則存養所以爲致和之本致知即擇中庸之事省察所以爲力行之助力行即守中庸之工

此意已於首章之下辨楊氏之說處詳之此不再述 合而言之則未發之性皆所以爲擇守之本故不可無存養之工已發之情皆所以爲擇守之用故不可無省察之力 此意即於上文辨之 朱子謂下章皆釋首章之意殆謂是夫雙峯限於四者之情而不知子思之所重在於未發已發中節不中節而不在於喜怒哀樂之四者其差失安得不如是哉若夫聖人設教政爲氣質不齊者設若曰首章未說氣質則性道人人之所同具但只循其性之自然則日用事物各有當行之路矣又何以脩道立教爲哉戒懼所以存天理若未說氣質則性即理也本然全具不待存之而自不亡可也又何待戒懼而後存邪愼獨所以遏人欲若方說性而未及氣質則性命純乎義理之正何故有私欲可遏私欲若不從形氣上發則無所自來矣若曰人性上自有私欲當遏則是不知人性之無

不善也知性無不善而猶以人欲爲遏則是防之過也唯以氣質爲說則自然旨意貫穿無許多窒礙也更以發皆中節之意推之尤見其說之不通矣饒氏既曰中和言人心本然純粹之德矣則子思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何不但曰既發謂之和而必更以而皆中節四字而言邪曰皆中節則見其亦有不能中節者矣中節謂之和不中節則乖戾而不和者不假言矣既以中和爲人心本然純粹之德則宜有中節而無不中節者矣今乃有不能皆中其節者焉謂不由乎氣質之不齊則吾不信也假如其說則除非刪去經文而皆中節四字乃可通耳饒氏唯如此說故又於第十一章之末詳辨首章與後章所指各異之意其閒有曰性者渾然太極之全體無所偏駁故其未發也則爲中已發也則爲和果刪經

文而皆中節四字爲說蓋欲成就其未說氣質之說則不得不然也但不知情之發還亦有不中節者否又不知中節不中節皆可以爲和乎子思之意政恐未必如此也雙峯又謂首章是聖賢不犯手底工夫但降聖人一等便有氣質之累只恁地平做不得所以下文又有擇守強矯之說信斯言也則唯堯舜性之之事乃無氣質之累乃可從事於首章工夫此外自湯武反之之事便不免有氣質之累則於首章工夫亦無預焉是則首章工夫子思專爲生知安行者設學者由教而入者全不可企而及也然則存養省察之工降聖人一等皆無預焉不知有是理否雙峯見識如此安得不與章句納鑿姑述其同異以俟明辨之

輯釋士毅按惟君子能因性情之自然而致中和是以能全德行之當然而踐中庸究其用工惟在主乎敬而已戒愼恐懼敬也擇善固執非主敬者能之乎若小人則全無主敬之功宜其無忌憚而反中庸也饒氏以中和中庸二者分析而論故今又以二者融會而論之云

倪氏此等折衷含糊籠罩之說也蓋以其於朱子饒氏之說互有疑信故不敢決斷取舍之耳饒氏病根全在首章未說氣質後章乃說氣質及性情事理所指各異存省擇守用工不同幾句上而倪氏並無一言斷置其是非則其於朱饒之說是孰非未能了然於心目之間明矣盱陳定宇胡雲峯猶不免爾倪氏又何責焉

第三章饒氏謂中庸其至矣乎是說道民鮮能是以氣質言非以世教言謂民能此中庸之道從古少矣論語是說德子思是

嘆括來說道故去了之爲德三字添一能字

此已於論語雍也篇之爲德也章辨之此不再述

中庸其至矣乎章句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發明此處釋中字只以無過不及之中言庸字已訓在前不復再出論語集註亦只言無過不及二處俱不言不偏不倚

此處暗主饒氏而引證以顯章句之不然也饒氏辨之已詳知彼則知此矣庸訓在前不再出是已愚亦曰中字之訓在前本亦不再出但爲欲顯至字之義故不得不如此說耳非再釋中而不及庸也論語本不言未發之中故但以無過不及釋之不可引彼以證此也

第四章鮮能知味也叢說道不行知之過與不及道不明行之過與不及是固然也然下文乃結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又是總於知蓋二者皆欠眞知耳若眞知理之極致則賢者固無過知者亦必篤於行不徒知之而已矣發明云云彼爲學之序知必在先此結語所以取譬於飲食知味蓋以知味喻知道能眞知之則必求以行而後道之中庶幾其能明之且能行之輯釋引晏氏曰鮮能知味以喻不能知道道既不明安能行乎末專言知味以見明道爲先惟不明故不行也

諸說皆不爲無理不知果得子思意否竊意以章句推之恐未必如此也章句曰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者鮮能知味之喻也何嘗專主知言哉蓋此章自起首至不肖者不及也皆是正說此二句乃是譬喻說以結上文之意奈何以譬喻之說爲正說乎若曰知味是眞知之意則是上文飲食亦直指飲食言邪飲食既爲譬喻之辭則知味之

知又豈眞爲知道之知乎不過亦譬喻之辭耳初不可以此
知字爲對行而言之知字也如此則人莫不飮食也是譬喻
道不可離之意鮮能知味是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譬
喻經中人字亦是但指飮食之人耳與章句人自不察之人
不同章句人字卻是指知愚賢不肖者而言察字亦非貼經
文知字言者不過是言知愚者不察在己所知之過不及賢
不肖者不察在己所行之過不及而已鮮能知味大槩是譬
喻知愚賢不肖所知所行無有不過不及者之意知字不必
泥也不知識者以爲然否

發明又引朱伸曰知者以爲不必行則失於仁賢者以爲不必
知則失於知飮食不知味則失於勇愚不肖又不及於知仁勇
所以民鮮能久矣發明又自於章下曰此章言知仁勇之失輯

釋獨引通後而欲說知仁勇此章爲此三者發端智者以道爲
不足行不仁賢者以道爲不足知不知愚不肖安於不及不能
勉而進不勇也

三者互相祖述亦皆因上文並言不明不行下但以不知味
承之故獨說從勇上去飮食不知味如何是失於勇發明前
既以爲知必在先而此又如此說可見所主不定彼此皆未
爲得之也按此數章何嘗有勇意勇意直至白刃可蹈處乃
發以引起下章子路問強之意正不當於此攙說勇也

第五章叢說引金氏曰自第二章以來小人反中庸民鮮中庸
賢知過中庸愚不肖不及中庸故至此總歎曰道其不行矣夫
故自六章以後開示擇守中庸之方在知仁勇之三德

此雖章句所不言亦自有理可備一說

第九章饒氏曰此是引起下章說勇處章句義精仁熟似欠勇
字之意

通者辨此已詳然但辨得義精仁熟不賴勇之意而於此欠
勇意之疑似猶未盡釋蓋章句此意只爲中庸不可能設此
章引起下章說勇意自在白刃可蹈一句上章句三者亦知
仁勇之事此一勇字已是引起下章說勇之意矣讀者詳之

第十章南方之強發明引三山陳氏曰南方之性既曰寬柔何
強之有蓋守其氣質而不變是亦強也輯釋亦引之

以含忍之力勝人章句所以明強之義者至矣守其氣質不
變似非經註之旨且不但可施於南方也

衽金革章句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通引倪氏曰衽
衣衽也金鐵也革皮也聯鐵爲鎧甲被之於身如衣衿然故曰

衽輯釋亦引之

以衽爲席卽請衽何趾之意況兵戈甲冑二者不可相無以
衽爲衿固可通然金革皆以爲甲不應身衣甲冑而手無可
執之具也章句衽席之說又與古人枕戈之意相類何疑之
有倪說刪之可也

強哉矯章句矯強貌詩矯矯虎臣是也饒氏謂此矯字當訓作
矯揉之義言強哉其爲矯揉也若以矯爲強貌則當曰矯哉強
又曰矯揉是用工處不應聖人只說強不說用工處發明備載
饒氏此說而又自曰愚按矯揉之說出於呂叔或問以爲未然
今饒氏又拈起言之輯釋亦引此二說

按此四句是應抑而強與而言雙峯謂聖人不應只說強何
也且如章句說則以強爲主而矯爲贊其強之辭如饒氏則

以矯爲主而強爲贊其矯之辭二章雖若皆通然子路則問強非問矯也雙峯但知反章句爲高而不知求之經文以審其是不足道矣發明若以饒氏說爲非則不當存存而不辨正愚所謂口雖非之心未嘗不是之者也於此見發明信朱子不如信饒氏之微意矣或問所辨不可不考

第十一章半途而廢章句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發明引饒氏曰冉有自謂說夫子之道自力不足正夫子所謂畫也

按論語集註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冉求以畫爲力不足誤矣故夫子辨其非是夫子非以力不足爲畫也今章句以力不足釋半途而廢之義正是倒用夫子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二句爲訓宜若與畫意不同而雙峯乃如此言者蓋自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者觀之雖是力之不足似未可遂指爲畫自夫子吾弗能已之意觀之則力不足又只是畫聖人亦人爾聖人於此不能已而學者乃以力不足中道而廢非畫而何

章句於此二節皆以知行強釋之於第三節則云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也饒氏以索隱爲知之過而非知行怪爲行之過而非仁半途而廢強之不足而非勇而依乎中庸爲知能擇仁能守遁世不見知爲勇能不變雙峯豈不以第一節索隱與行怪可見知與行意而不見勇意故但以爲知行之過而不言強殊不思只就隱怪二字上看便可見強意若是不強於當知當行事倘不能盡力又何暇於隱怪處著力耶今乃能索隱而行怪非不當強而強何以及此況強只就知行上見知行之外何處空懸用得強雙峯亦知賢知行之過過非不當強而強第二節自謂會得章句之意卻又病其不得經文之意實唯章句爲得之此改耳然章句之意實未易會經文之意實唯章句爲得之耳何則夫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如章句說既曰能擇乎善知足以及則似乎知之已到了但有力之不足行有不逮則似乎只是行上欠強者不應勇只強於行而知無預焉此雙峯所以疑也殊不思知行二字未嘗不相因強則成就結果此知行而已曰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又曰此其知雖足以及之經文此句只說行能遵道知意蓋於遵字上見此行因知而有始也曰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又曰行有不逮經文此句連上句意亦當帶知意說而章句卻全歸重於行者是又因其行之不至而所知亦爲徒知不假言矣則知又因行而無終也經文但言行而知意自寓章句則以知行互文見意以發經文引而不發之旨也豈非知行未嘗不相因之謂乎然知行所以有始無終如此者亦以其力不足而不能強耳故曰當強而不強者也若是能強則行之自無不力而所知亦不爲徒知矣又豈非強特成就結果此知行而已之謂乎雙峯於前第三節以依乎中庸爲能擇能守已見知仁之意則遁世不悔一語無著落處故只得以爲勇能不變殊不思章句曰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此句隱然與上節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之意相類皆是因其能行見其能知處此知行之始事因可爲知仁矣殆文言所謂知至知終之意乎不能半途而廢是以遁世不見知而不悔此句分明與上節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之意相反亦是因其行

可見其知處此知行之終事所以爲知之盡仁之至也始文言所謂至之終之之意乎知有不盡仁有不至如上節半途而廢者則不能無賴於勇知盡矣仁至矣尙何賴於勇乎故曰不賴勇而裕如章句此言蓋因上節吾弗能已矣之意而發上節章句曰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已耳此已含不賴勇而裕如之意矣故於此發之耳雙峯蓋不知也愚嘗合而言之則首章是知行之過處過蓋由於不當強而強者也次節是知行之有始無終處無終蓋由其當強而不強也末節是知行之有始有終處有終則強不足道矣故曰不賴勇而裕如也達此則經註之旨可證也或疑章句知盡仁至之上有中庸之成德一句正是應經文依乎中庸之意言之則知盡仁至亦是指依乎中庸而言乎中庸至於遁世不見知而猶不免於悔則亦與半途而廢者何異謂之成德可乎謂之知盡仁至又可乎以此見成德與知盡仁至皆指遁世不悔而言無疑矣或又疑上二節章句不當強而強當強而不強皆只就本節知行上見勇意則此節不賴勇而裕如亦只以爲承知盡仁至意說下不必以爲因上節吾不能已之意而發豈不免於侵過界分不如此之纏絆乎曰以辭面觀夫子於上二節但言知行不如他人之過不及而已於此知行之無過不及有始無終處又以不以自歸而歸之聖矣以實面論則上二節兩結句已豫及此節二句界分此節二句卻正是因上二節豫及界分而收拾之但其辭微婉　直致耳章句若不於此節明言之則常人之　案隱行怪卽是依乎中庸不能半途而廢之卽是遁世不悔哉然則不賴勇而裕如一句章句亦是於上節取所豫及界分之餘意以還補此節之正意耳何纏絆之有況亦有自反之身之以造聖域者則其知盡仁至卻初非勉焉而不敢廢者故其知之盡仁之至可以爲不賴勇而裕如耳雙峯以爲勇能不變不唯與聖人從容自然之意不類亦與夫子吾弗能已之言相背管見區區不知識者以爲然否

發明不爲索隱行怪而惟依乎中庸知之盡也遵道而行仁之至也弗能半途而廢遁世不見知而不悔不待勇而自裕如也

知盡仁至不賴勇之配上段已詳之矣但遵道而行一句卽是依乎中庸之意皆知行之始事但有淺深之不同耳只當據在半途而廢一畔上發明乃分章句不爲索隱行怪云云而不悔也二句配知之盡與不賴勇而裕如之意卻牽上節遵道而行一句配仁至之意然則依乎中庸反淺於遵道而行邪三句皆不勝纏絆而此句尤甚殊不思此章三節章句皆以此字言之如此節此字亦是此節自有此意又何必牽上節一句以說此節之言也

輯釋於此章之末引饒氏說又詳言首章與後章所指各異處大抵只反覆說首章未說氣質後十章乃說氣質之意今撮其辨者則更不再

述其間有曰云云唯性無不善無不中也故但戒懼愼獨之功則可以致中和云云

此亦已於彼處辨之矣

性者渾然太極之本體無所偏倚故其未發則爲中已發則爲和云云　此已於第二章章下辨之矣

存養省察一毫矯揉之意不加而體立用行自然各臻其妙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活潑潑地者也云云

存養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謂之無矯揉猶之可也省察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謂之皆自然則似有不可者也況

其有存省之工乃臻於妙便是使然而然如何皆以爲自然得以此見得不說氣質終費囘護而罅漏終不可掩竟何益哉雙峯唯所見如此故說聖德性而道問學之君子爲

先仁後智自誠而明之事費無限辭說而終於不合皆此類也且必有事焉而勿正活潑潑地者程子借此以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耳蓋洞見道體則自然知道之不可離矣若存省之工則是因道不可離故存天理遏人欲使不致離道矣

固非但欲爲此以見道也雖存省不至則體認不眞則存省不力（按不力當爲體認之誤）固非判然二事然戒懼愼獨則主存省而言程子此論則主體認而言亦不可不究其所主之異乃渾而言之也引彼證此似隔一膜然雙峯郤謂朱子或問之說少失程子之意而其所以自說則曰子思要人識此道又引觀川流而說謹獨之意爲證則是正如孟子本文意當以集義爲事而不可預期其效爲不自然則可若付之自然而不以集義爲事是卽忘其所有事矣而可乎若又以集義爲事是卽忘其所有事矣而可乎若又以集義爲自

然下工夫爲正助而不自然則學者兩無所據天下豈有集義而不下工夫者哉亦終歸於忘其所有事而已政恐以此爲自然而可以生氣可以致中和天下無此理也

第十二章輯講問章句云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則似乎費外別有個隱要之鳶魚飛躍則道體昭著又豈終隱而不可見也所以先生於鳶魚飛躍之下只云以此證用之費而隱之體在其中說得大段分曉饒氏曰章句所以然十三字已是　但於斡旋之語更少圓耳蓋章句不合謂章內兼說費而不及隱所以如此下語又曰此章前面說費未見得隱及引鳶魚來證方見

按或問有曰隱之爲言正以非言語指陳之可及耳故獨舉費而隱常默具乎其中若於費外別有隱之可言則已不得

爲隱詳味此意則問者所謂似乎費外別有個隱之疑此人自是不識所以然三字之旨者所以然是太極之本體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費卽不離乎陰陽之太極隱卽不雜乎陰陽之太極耳不雜者卽不離者之所以然初非有二致也但所以然者則無聲無臭故隱而不可見爾章句以爲不可見正以其無形像之可指陳雖鳶魚之飛躍亦但其飛其躍可見其所以飛躍則唯可心悟而已又何嘗果有形像之可指陳哉然則問者之所謂豈終不可見饒氏之所謂可見果能見有形像之何如否乎蓋朱子之所謂不可見正是目無可睹之謂饒氏師弟子則直以可以意會而無可目接者爲可見所主不同故如此誤耳又饒氏證用之費而體之所隱在其中之說何嘗不是朱子意問者是其師說而

疑朱子蓋亦逢雙峯平日好求加於朱子之意耳雙峯郤又謂章句章內不合說費而不及隱然則便以鳶飛魚躍爲隱可乎其不顧文義專務立異亦已甚矣

鳶飛魚躍發明理無形體之物上得見無形體之理此察字實對隱字體之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則隱不可見者察而可見矣而其所以然之妙則終非見聞所及雖察也而實隱也輯釋引之

發明蓋勷饒氏之意以爲己有以求合於章句之旨者也既辨饒則不必辨此矣但其曰察對隱字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者饒氏意也其曰而其所以然之妙則終非見聞所及者章句意也其曰雖察也而實隱也者推饒氏說以合於章句之旨者也然察之一字朱子是通指道之體用言以見隱在費中之意發明以爲專對隱言此則終不可得而強合者也讀者詳之

夫婦之愚不肖能知能行章句近自夫婦居室之閒又曰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發明姑舉其一事言如事親事長之類

意一事卽是夫婦居室之事章句明指事而言觀於或問亦以男女居室人道之常爲說可見不必外引事親事長爲證也或謂事親事長之極致處愚不肖固有所未盡其粗處 雖愚不肖亦豈不能知之行之邪居室之正所謂苟或褻慢則天命不行者又豈愚不肖之夫婦所能盡哉其所知所能者不過男女情欲之私耳然則雖以事親事長爲一事之證不必以居室爲拘可也愚則以爲此處言知言能皆是眞能知之行之者初非泛泛能所可當也若以泛知泛能可以當之則聖人於道之全體又豈有不能加愚不肖之能可以當之則聖人於道之全體又豈有不能加於朱子之意耳雙峯郤又謂章句章內不合說費而不及隱然則便以鳶飛魚躍爲隱可乎其不顧文義專務立異亦已甚矣

鳶飛魚躍發明理無形體之物上得見無形體之理此察字實對隱字體之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則隱不可見者察而可見矣而其所以然之妙則終非見聞所及雖察也而實隱也輯釋引之

發明蓋勷饒氏之意以爲己有以求合於章句之旨者也既辨饒則不必辨此矣但其曰察對隱字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者饒氏意也其曰而其所以然之妙則終非見聞所及者章句意也其曰雖察也而實隱也者推饒氏說以合於章句之旨者也然察之一字朱子是通指道之體用言以見隱在費中之意發明以爲專對隱言此則終不可得而強合者也讀者詳之

夫婦之愚不肖能知能行章句近自夫婦居室之閒又曰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發明姑舉其一事言如事親事長之類

意一事卽是夫婦居室之事章句明指事而言觀於或問亦以男女居室人道之常爲說可見不必外引事親事長爲證也或謂事親事長之極致處愚不肖固有所未盡其粗處 雖愚不肖亦豈不能知之行之邪居室之正所謂苟或褻慢則天命不行者又豈愚不肖之夫婦所能盡哉其所知所能者不過男女情欲之私耳然則雖以事親事長爲一事之證不必以居室爲拘可也愚則以爲此處言知言能皆是眞能知之行之者初非泛泛能所可當也若以泛知泛能可以當之則聖人於道之全體又豈有不能加愚不肖之能可以當之則聖人於道之全體又豈有不能加於朱子之意耳雙峯郤又謂章句章內不合說費而不及隱然則便以鳶飛魚躍爲隱可乎其不顧文義專務立異亦已甚矣

鳶飛魚躍發明理無形體之物上得見無形體之理此察字實對隱字體之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則隱不可見者察而可見矣而其所以然之妙則終非見聞所及雖察也而實隱也輯釋引之

發明蓋勷饒氏之意以爲己有以求合於章句之旨者也既辨饒則不必辨此矣但其曰察對隱字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者饒氏意也其曰而其所以然之妙則終非見聞所及者章句意也其曰雖察也而實隱也者推饒氏說以合於章句之旨者也然察之一字朱子是通指道之體用言以見隱在費中之意發明以爲專對隱言此則終不可得而強合者也讀者詳之

夫婦之愚不肖能知能行章句近自夫婦居室之閒又曰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發明姑舉其一事言如事親事長之類

意一事卽是夫婦居室之事章句明指事而言觀於或問亦以男女居室人道之常爲說可見不必外引事親事長爲證也或謂事親事長之極致處愚不肖固有所未盡其粗處 雖愚不肖亦豈不能知之行之邪居室之正所謂苟或褻慢則天命不行者又豈愚不肖之夫婦所能盡哉其所知所能者不過男女情欲之私耳然則雖以事親事長爲一事之證不必以居室爲拘可也愚則以爲此處言知言能皆是眞能知之行之者初非泛泛能所可當也若以泛知泛能可以當之則聖人於道之全體又豈有不能加愚不肖之能可以當之則聖人於道之全體又豈有不能加於朱子之意耳雙峯郤又謂章句章內不合說費而不及隱然則便以鳶飛魚躍爲隱可乎其不顧文義專務立異亦已甚矣

鳶飛魚躍發明理無形體之物上得見無形體之理此察字實對隱字體之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則隱不可見者察而可見矣而其所以然之妙則終非見聞所及雖察也而實隱也輯釋引之

發明蓋勷饒氏之意以爲己有以求合於章句之旨者也既辨饒則不必辨此矣但其曰察對隱字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者饒氏意也其曰而其所以然之妙則終非見聞所及者章句意也其曰雖察也而實隱也者推饒氏說以合於章句之旨者也然察之一字朱子是通指道之體用言以見隱在費中之意發明以爲專對隱言此則終不可得而強合者也讀者詳之

夫婦之愚不肖能知能行章句近自夫婦居室之閒又曰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發明姑舉其一事言如事親事長之類

意一事卽是夫婦居室之事章句明指事而言觀於或問亦以男女居室人道之常爲說可見不必外引事親事長爲證也或謂事親事長之極致處愚不肖固有所未盡其粗處 雖愚不肖亦豈不能知之行之邪居室之正所謂苟或褻慢則天命不行者又豈愚不肖之夫婦所能盡哉其所知所能者不過男女情欲之私耳然則雖以事親事長爲一事之證不必以居室爲拘可也愚則以爲此處言知言能皆是眞能知之行之者初非泛泛能所可當也若以泛知泛能可以當之則聖人於道之全體又豈有不能加愚不肖之能可以當之則聖人於道之全體又豈有不能加於朱子之意耳雙峯郤又謂章句章內不合說費而不及隱然則便以鳶飛魚躍爲隱可乎其不顧文義專務立異亦已甚矣

鳶飛魚躍發明理無形體之物上得見無形體之理此察字實對隱字體之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則隱不可見者察而可見矣而其所以然之妙則終非見聞所及雖察也而實隱也輯釋引之

發明蓋勷饒氏之意以爲己有以求合於章句之旨者也既辨饒則不必辨此矣但其曰察對隱字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者饒氏意也其曰而其所以然之妙則終非見聞所及者章句意也其曰雖察也而實隱也者推饒氏說以合於章句之旨者也然察之一字朱子是通指道之體用言以見隱在費中之意發明以爲專對隱言此則終不可得而強合者也讀者詳之

夫婦之愚不肖能知能行章句近自夫婦居室之閒又曰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發明姑舉其一事言如事親事長之類

意一事卽是夫婦居室之事章句明指事而言觀於或問亦以男女居室人道之常爲說可見不必外引事親事長爲證也或謂事親事長之極致處愚不肖固有所未盡其粗處 雖愚不肖亦豈不能知之行之邪居室之正所謂苟或褻慢則天命不行者又豈愚不肖之夫婦所能盡哉其所知所能者不過男女情欲之私耳然則雖以事親事長爲一事之證不必以居室爲拘可也愚則以爲此處言知言能皆是眞能知之行之者初非泛泛能所可當也若以泛知泛能可以當之則聖人於道之全體又豈有不能加愚不肖之能可以當之則聖人於道之全體又豈有不能加於朱子之意耳雙峯郤又謂章句章內不合說費而不及隱然則便以鳶飛魚躍爲隱可乎其不顧文義專務立異亦已甚矣

鳶飛魚躍發明理無形體之物上得見無形體之理此察字實對隱字體之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則隱不可見者察而可見矣而其所以然之妙則終非見聞所及雖察也而實隱也輯釋引之

發明蓋勷饒氏之意以爲己有以求合於章句之旨者也既辨饒則不必辨此矣但其曰察對隱字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者饒氏意也其曰而其所以然之妙則終非見聞所及者章句意也其曰雖察也而實隱也者推饒氏說以合於章句之旨者也然察之一字朱子是通指道之體用言以見隱在費中之意發明以爲專對隱言此則終不可得而強合者也讀者詳之

中非有二致也首章言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自第二章以至十章無非率性之道亦無非因其天命之性也詳此則朱子之意可明雙峯之誤可釋矣愚案庸贅

饒氏謂云知道之用費而無所不在則吾當有以致察乎其用而不可使有一毫之不盡知道之體隱而無所不在則吾當有以致養乎其體而不可使有一息之不存不然則是道雖不可離而私欲閒之吾實離乎道矣此君子所以戒懼而謹其獨也又謂章句云費隱是申道不可離之意然道不可離是無時不然此是無物不有恐不是以此申彼首章性道是說自家底此章費即道隱即性是萬物公共底

此說前段分明與章句無異後段又自背之合而觀之不唯可見自相矛盾之失抑亦可見是非得失之眞至若後段所言之差則已於前屢辨之矣唯自家公共之分別則異乎吾所聞也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詎容以此爲同異邪

連引熊氏曰此章有個大小費隱四字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輯釋亦引之

此意不　明且似有病若曰大處小處皆是費而隱而隱在費之中則庶乎可耳

第十三章以人治人通引袁氏曰不曰我治人而曰以人治人之身吾有此則人亦有我亦人耳人道不離吾身亦不離各人之身吾有此則以則取則天則自然非彼柯假此柯之比也輯釋亦引之此則以則取則天則自然非彼柯假此柯之比也輯釋亦引之

按章句曰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味此意正如程子說覺後覺後知以爲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與之彼皆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之意相類袁氏既謂不曰我治人又謂我亦人耳既謂人道不離吾身又謂吾有此則句句以已對人而言但以則取則之言繼之上則字分明指在已者言下則字分明指在人措辭不

瑩反若與彼柯假此柯之比者無異正與章句若相反然者讀者詳之

改而止饒氏謂言治之不過其則也又謂且如人不孝得他改而從孝便足矣如何便去十分責他便如堯舜之孝蓋其人去道已遠了得他改郤有漸進之理通謂以衆人望人不敢遽以聖人責人也輯釋亦引通

饒氏與通之意可以發明章句以人望人之說乎曰不可可以發明或問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之意乎曰亦不可何則蓋章句之所謂衆人非庸衆之衆雖堯舜之聖亦衆人中之人耳正如詩所謂烝民之意改非略改而不必至於至善之謂若但略改而即止則孝不必十分孝忠不必十分忠皆可止邪殊不思雖堯舜之孝亦不遠人之道爾孝未至堯舜便是爲子之道有所未盡改雖亦勝似不孝者又如何便自以爲足中道而止得所以雖夫子之聖猶自謂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夫子豈未能略改者也又豈可止而不止也邪雙峯每有此議論如說止至善說格物之類是已以此見得二說不可以發明章句之意也或問所謂先切身而後不急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與不可盡道以責於人者蓋以語道之全則有萬不同其閒有緩有急人倫日用之常行者其急也天地聖人之所不能盡者其緩也　爲道皆先急而後緩耳以饒氏說較之則譬如斯道之用當有十件每件之中又有十分以十件言之則有緩有急或問之意是欲人先其十件中之當急者非謂每件之中不必盡十分也以十分言之則盡得十分方是至善

方可謂之能改方可以言止饒氏之意是欲人於每件之中改得一二分亦可止改得三五分亦可止不必到十分然後可止也以漸而進圖有此理但說止字未得以此見得二說亦不可以發明或問之意也謂諸者詳之

饒氏謂施諸已而不願一何是恕之事君子之道四一段是忠之事庸德是孝悌忠信之類庸言即所責乎子臣弟友之類先言恕而後言忠語意尤有力輯釋亦引此說

雙峯以勿願勿施二句爲恕之事與章句意微異語錄辨此已詳通者兩存而不爲折衷何也蓋恕因忠出忠因恕行初無二致盡己之心在內本不可見善觀者郤於推己之際觀之則盡己之意可見矣且如施諸已而不願不願之心固非有不眞實者是則不願者已之眞心也此眞心非忠之未發

者乎及其推以及物亦卽以此不願之眞心而勿施之則發於己者豈有一毫之不盡乎此卽忠之因恕見者然也以已之不願者推之而勿施於人此則恕之由忠出也章句合忠恕而言至矣饒氏蓋未之思也饒氏又以君子之道四一段爲忠之事此則別有愚見當續論之庸德之說亦然若夫以庸言爲所責乎子臣弟友之類則恐未然章句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以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今曰庸言卽所謂責子臣弟友之言則是以已爲當然之道有所未能而遂不敢盡以當然之道責之子臣弟友此正是范氏以恕己之心恕人之誤曾謂聖人言之乎要之只是於當然之道有所未能則不敢易言之耳通者盡摭饒說以爲已意

既辨饒則不必辨通矣

饒氏謂此忠恕是夫子告曾子以一貫而曾子告門人以忠恕而已矣之意子思又得之曾子故於此發明之蓋忠恕二字說得闊做得徹便是一貫通者亦竊此意以爲己說

既辨饒則不必辨道矣

此已於論語一貫忠恕章辨言之此不再述

饒氏謂章句云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竊疑丘未能一孔子之謙辭也似與子思所謂聖人有所不能小異

按論語志學章集註有曰聖人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意皆倣此知此則雖謙辭亦不害其爲誠心

況如舜之孝猶以事親自知不足爲心夫子心卽舜之心也嘗謂聖人謙辭皆實無此心而虛有此言乎哉章句何可疑之有

饒氏謂此段是夫子責己勉人之意前四語是責己庸德之下是勉人

竊意此段皆是夫子責己自勉之辭而教人勉人之意在其中上曰四者未能責己之辭也此便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之意皆聖人不自聖之謙辭也苟未能而遂已焉則亦徒責而已故以庸德以下以見自勉之意便可見不以不能而遂已必求至於能而後可之意此便如抑爲之不厭之意皆聖人純亦不已之誠心也合而言之則可見聖人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意矣聖人尚爾況學者乎則其教人勉人之意亦豈必外此而他求哉

君子胡不慥慥爾章句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通云胡不二字卽盍字

按盍者何不之謂何不與章句豈不之意不同何不是未能如此而責其何不如此之辭豈不是既能如此而贊其能如此豈不爲美之意言行顧蓋是已能如此而非未能如此者故章句云然通者不詳文勢但欲章句之意以合於饒氏勉人之說殊不知實不得饒氏之意而徒失章句之旨也

全章之旨

按饒氏頗疑章句張子之說分作三截不相貫串故其所自爲說者多與章句不同其開顯然差失者愚已標出辨之於前矣其有與章句相似者則亦在所不抄（按不抄謂不殊出也）其有雖非章句正意而亦近人情若可備一說者則錄之於左仍采語錄與之相類者與相附近以備參考其有未備者則妄以愚見足之於末以求正於知道者云

子曰道不遠人云云不可以爲道

章句至矣

詩云伐柯伐柯 ㊀改而止

饒氏謂此引詩而說之以明道之不遠於人而人不可遠以爲道者如此又謂以此引頭緊要處只是說忠恕違道不遠又謂以人治人只是借此來證不可遠人以爲道而爲下文張本不須別作一條說中庸自首章至此皆言自治之事直至二十章以後方說爲天下治人之事按首章以衆人望人之說則以人治人之人字是指自治者之身言如人而言如饒說則以人治人之人字是指所治之人之義也此則饒雖非章句之意恐亦可備一說蓋上節人之爲道而遠人之人字亦是指自治者之身而言饒氏豈非有見於此乎又按語錄推以人治人之義有曰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也竊意道不遠人之人字只是以人對道而言道便是人之理人便是人之身初無以人對已之意下文人之爲道而遠人兩人字皆指爲道者言可見人即已爾故此節兩人字亦不必以爲對己而言可也只因性上有君子二字則似乎此人字對君子言之者故章句順文解義以此爲君子治人之事其實上人字是人之道下人字是人之身若只以爲君子自治恐亦可通君子以人治人猶曰君子以在已之道自治其身之意爾下文忠恕即是以人治人之工夫改是改其待人未能如待己者也至於待人能如其所以待己者則不遠人之道盡矣故當止而不可過有所治也若又不止則便是

爲道而遠人者之所爲反不可以爲道矣

忠恕違道不遠

章句至矣饒氏謂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而道之不遠於人者莫甚於此故下文即其事而詳言之竊意忠恕是盡己之心推以及人之事故己不欲而勿施於人固推己也己所欲而以施之於人亦推己也下文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二句是不欲而勿施於人者君子之道四至先施之未能一節是推己所欲以施於人者一反一正皆所以釋此一句之義也

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章句曰此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

按章句此節兼忠恕釋之至矣饒氏以此專爲恕之事者失之竊意此一節是不以己之所惡施之於人聖賢論忠恕皆就拂己處說如夫子之告子貢仲弓亦此意蓋取其易見也知己所惡者勿施則己所欲者自不容於不施矣非但不施己之所惡而已也然則章句自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以下似可以兼說下節之旨不但可施於此

君子之道四云云先施之未能

章句之句讀訓釋至矣

按饒氏以此通下文皆爲忠之事者失之忽之事是推己所欲者施之於人也所求乎子所求乎臣所

求乎弟所求乎朋友皆是求其待己如己之所欲也以事父以事君以事兄以先施皆是推己所欲求於子臣弟友者以及其父君兄友也四者皆曰未能可見子臣弟友之職未易盡聖人不自聖之心蓋與舜之事親自知不足同一意耳上文己之所惡則勿以施之於人足矣此欲推己所欲以及人者皆不害其爲聖人不自滿足之誠心也君子之道卽上文不遠人之道爾道不外乎人倫故以四者言之推己及人卽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忠恕之事無不盡則道不外是乃爲能改而可止矣故張子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蓋謂是也若移章句前節自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至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一段置於此節之下以總二節之旨更添而以己之所欲者施之於人一句於則勿以施之於人之下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上仍改亦字爲皆字則似極爲明備蓋二節皆忠恕節目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也或疑上節亦勿施於人之人不止指父臣兄友之四者此以已之所欲者施於人但及父君兄友而不他及得無施之有所不周乎曰所宜施而不可緩者亦止於此而已若不先於所急而泛施之其不如墨氏之兼愛者幾希況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四者猶曰未能又安敢泛然施於所不常接之外人乎如大學絜矩所惡於上毋以使下之類亦不過無妨害於彼故彼各得遂其所欲施於父兄之心耳非欲人皆待之如父君兄友也故此二節雖皆忠恕之事而聖賢言之亦不盡詳略於其間也殆以亦此也夫然則此四者章

句但以爲責己自脩之事今亦指爲忠恕之事抑亦有所本乎曰觀語錄嘗以大學絜矩爲此章之證則固亦以爲忠恕之意矣況以爲忠恕之事亦與章句自脩責己之意無所礙庶乎亦或可通云爾

庸德之行云云君子胡不慥慥爾

章句至矣饒氏謂庸德如孝忠悌信之類者近之以庸言爲責乎按饒氏說以庸德爲孝忠悌信之類者固非此蓋承上二節忠恕子臣弟友之類者亦當已於前段辨之此蓋承上二節忠恕之事而言既又推而極之以至於盡道之域也庸德以忠恕之事爲德也庸言以忠恕之事爲言也待人有一毫不如待己者便是不忠不恕故於庸德不可不踐其實於庸言不得不擇其可行忠恕之事難故有不足則不敢不自勉以盡其所難言忠恕之事易故多至有餘有餘則不敢不自反以節其所易至於言無不如其行行無不掩其言則言行於是乎相顧而忠恕之事畢矣至此則人事盡天理得由忠恕之不遠乎道者以至於不遠人之道而與之一矣此所以胡不慥慥之言而贊美之也歟或又以庸德言恕只當承上節四未能之意言庸德以四者之事爲德也庸言以四者之事爲言也四者猶有所未能故於德不得不踐其實言不得不擇其可行若上節已之所惡則勿施足矣故不復申言於此也此其德字之意正與雙峯之言有契恐亦可通愚也未能自信姑記臆見於此以求正於知道者云

第十四章素其位而行章句素猶見在也發明如今人云素來之意

按素來有從前之意似與見在之意不類見在乃是目今之事非從前意也今日富貴則今日行乎富貴明日貧賤則明日又行乎貧賤此之謂見在觀或問善游氏引舜飯糗被褐爲素貧賤富貴之證可見若以爲素來則昨日富貴今日貧賤反仍素來所行可乎章句唯如此說素字故以君子無入不自得屬上節爲素位而行之事讀者詳之

素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通引倪氏曰順居一逆居三以見人少有不經憂患者輯釋亦引之

逆順之說本饒氏但曰以見少有不經憂患者竊恐未然貧賤對富貴言雖逆順不同皆常事也患難卽對康寧言夷狄卽對中國言患難夷狄不唯是逆又且事之變者並言四者而常變相半者不過以處常處變皆無入不自得耳常變相半者不過以處常處變皆無入不自得耳奚暇言哉若曰以見人少有不經憂患者則是人亦少有不在患難夷狄者邪恐無此理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發明四素四行字正解首句無入不自得已涵不願乎外意唯自得於中故不願乎外

竊意無入字總上文四素意而言自得字總上文四行意而言此句是包括上文四句之意只當屬之素位而行但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二句是反覆相形而言故下句二節亦反覆相應而言耳然各有所屬又自不可紊也要之發明亦只因以見在爲素來故於無入之義有礙不得不如此分節

第十六章鬼神之爲德章句爲德猶言性情功效饒氏謂云云矣乎語意略一般所謂德者指鬼神而言若只說性情功效則鬼神與德爲兩物非所謂鬼神之德也

按此疑一以中庸之爲德爲證二謂德者指鬼神而言三疑鬼神與德爲兩物三者之疑朱子於或問語錄中辨侯氏等說皆已言其如此不應章句忘其所辨之意而析鬼神與德爲二也今性情功效之說又不免如雙峯之疑何也竊意使章句而曰德者性情功效也則性情功效正是德之訓釋誠如雙峯所疑矣今章句則曰爲德猶言性情功效上兼爲德二字言而不但爲德字下以猶言二字起之而不但曰性情功效可見鬼神之外別無性情功效便是爲德之意而非所以爲德字之訓釋也蓋集註章句凡曰猶言猶云皆非以彼訓此之謂如自道猶云謙辭亦猶是爾然則鬼神之爲德便如說鬼神性情功效相似雙峯疑鬼神與性情功效爲二恐於章句之旨有未詳也

饒氏謂道是形而上者鬼神是形而下者此章鬼神之費隱以明道之費隱是以形而下者之體用明形而上者之體用也子思以道體至微未易察識故以鬼神之事人所共知者曉人又謂鳶飛魚躍所以發明本章之意指物以形此理之體也鬼神之德又所以發明費隱之意引喻以明此理之實也又曰誠不可掩此理之實自然發見也

按語錄有曰前章論君子之道此章論鬼神之道鬼神之道便是君子之道非有二也詳此則饒氏謂以形而下者之體用明形而上者之體用者非也又按語錄曰此段上下章恁地

說蒿忽插一段鬼神在這裏也是魚躍鳶飛之意詳此則雙峯以鳶魚爲指物鬼神爲引喻者亦非也又按語錄問體物而不可遺曰只是一個陰陽有是理便有是氣便有是物無非實者詳此則饒氏形而上下之分別尤非也蓋鬼神是陰陽之靈處而所以體物如在者卻不可見聞便是體之隱處此費隱卽道之費隱耳何可以形而下者分哉且如鳶魚豈不是物鳶之飛魚之躍亦是只氣未可謂之道然鳶飛必戾天而不及淵魚躍必於淵而不上天這便見此道之用自然而然處卽此推之則鳶之戾天魚之躍淵既是道之費處鬼神之體物如在之不可見聞者何獨不得爲道之費處鳶魚飛躍之所以然而不可見者既是道之隱處鬼神體物如在之不可見聞者何獨不得爲道之隱處讀者豈無見於此況雙峯既以鬼神爲形而下者矣卻又以誠爲理之實理非形而上者乎此正如侯氏分鬼神與德而言之失已經朱子所辨者雙峯前以此疑章句既不審矣而不免躬自蹈之讀者合或問紀聞而觀之可也雙峯指物引喻之分別正與大學說心在是借粗以明精未便是心正者相似皆是穿鑿之見不可不察竊觀中庸一篇凡有引喻所在未有不明言之者如行遠自邇升高自卑與天地之持載覆幬四時日月之錯行代明一則曰譬如二則曰譬如豈有以形而下者喻形而上者乃不明言其取譬喻之意也邪不知識者以爲如何

饒氏謂章句以體物爲費者不然體物不遺言其實也齊明盛服以下方是說費

費是用隱是體體物不可遺正是鬼神之功用如何不是費

輯講問此章鬼神本是說隱章句卻引程子造化之迹而言既曰迹則不可言隱饒氏謂程子之言別有所指朱子引之於此則粗了

饒氏別有所指之說蓋謂以易有言鬼神處有言神處故如此分別然則所謂鬼神與易中所謂鬼神不同邪天地不知果有兩樣鬼神否只因雙峯以鬼神之德爲形而下者故無以答問者之疑只得歸咎於朱子之不當引耳卻不思問者所謂此章鬼神本是說隱者本非經旨蓋此章鬼神是兼費隱說然則爲造化之迹者便是體物如在處此固是費而所以爲造化之迹者便是不見不聞處豈不是隱雙峯不知以此答之而歸咎於朱子之不當引過矣

發明引饒氏曰子思似知後世有佛道空虛之禍故特地說出個誠之不可掩蓋佛老底亦微然只是虛空無誠之不可掩一節此其所以爲異端

子思不過以此明費隱無非實理之意未必逆知佛老之禍而預此而爲之防也自古聖賢格言何者不切中後世之弊不必如此臆度也

章句曰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饒氏謂此章貫前後六章之旨章句謂包大小管見謂包字似不若貫大小

朱子下一包字其意甚高蓋事事物物莫非斯道之用前後六章雖說費之大小而所該有限故此一章說費處初不分大小其言體物不可遺所該極廣凡天地間道之用處無小無大莫不包於其中固非專主前後六章而言也但前後六章費之小大亦包於其中爾若以貫字易之則狹矣

發明曰此章包大小者體物不可遺所該甚大以承祭祀士庶所祭亦是祭祀茲非小歟

按叢說於二十章亦如此說包字蓋不達包與兼之義不同也二子之失兼包之義皆當於彼章辨之

第十七章舜宗廟享之發明宗廟亦是舜子孫宗廟舜設爲神明享其中取盛德必百世祀是也又取眞氏曰舜以聖德居尊位其福祿上及宗廟下及子孫所以爲大孝

按宗廟之說發明與眞說不同以下章宗廟享之之下卽繼以追王上祀之言觀之眞說當矣如發明之說則夏孔甲商武乙周幽厲既沒之後何嘗不在宗廟中享祀邪亦以爲大孝可乎眞說正得廟馮而人鬼享之義又何疑乎

必得其壽章句舜年百有十歲發明引陳氏曰得壽不但百有

十歲宗廟享子孫保亦得壽之類

陳說求奇牽合非經註旨發明以其可與盛德百世祀之類相近故引之耳其實未必然也

章末章句曰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通謂庸行之常筆誤當作庸德之行蓋上章言庸德而此章言舜大德下章言文武周公之德皆由庸德推之以極其至也

筆誤之說將有所考也抑自意之邪朱子平日極精細不應於此有誤況後更定不一果誤豈有不知之理縱未及改亦安得無一言及之而及門高第亦皆不之覺何邪意者前言庸德之行緊結工夫在行字上下曰言顧行行顧言又可見行之爲重故此不曰庸德而曰庸行耳常字對下句至字又有意味通只因欲得德字以類相及故以朱子爲筆誤耳政恐未必然

章下章句曰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發明庸行之常孝也推之以極其至大孝也

庸行之常固指孝言恐亦是以十三章庸德之行與此對說以見費之小者推之以極其至卽所以爲費之大也故曰見道之用廣未知然否

第十八章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章句曰至於太王實始剪商節齋蔡氏曰太王雖未有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

蔡說與論語泰伯至德章集註相反饒氏以下蓋皆蹈襲其意以立異於朱子已於彼章辨之此不再述

武王末受命章句末猶老也叢說末猶後也蓋自太王王季文王累世積德累功最後至武王始受天命如此說末字則與上下文都相貫穿訓末爲老恐未安蓋武王之齡古書不一叢說固亦可通但章句所以訓末爲老者蓋以下文卽言周成文武之德追王上祀見得武王老不暇及殁後周公乃成其志也武王之齡古書雖不一然以金縢考之則武克商不多年卽崩亦自可見況叢說之意已該在上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處此所謂武王末受命一句不是結上節意只是引起下文周公追王上祀之意而言

耳然則末字從章句之訓何未安之有

第十九章達孝章句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輯講問於舜言大孝於武王周公言達孝何也饒氏曰舜之孝是指充極一家者言武王周公之孝是指有意味通只因欲得德字以類相及故以朱子爲筆誤耳政

其放乎四海者言達者是承上章三個達字而言舜郤只孝一家到武王也只做舜之孝到周公便推得闊能推吾愛親之心而致爲喪祭之禮以通乎上下使人人得致其孝故謂之達孝所謂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此天子之孝是也通於上章之末曰云云此章之末數達字所以有下章之首一達字叢說亦如此說達字輯釋亦引輯講及通之說

或疑雙峯言大孝之旨如此與孟子集註有異蓋中庸與孟子言舜之孝所以大處不同雙峯只以中庸之意言之是矣不必疑之　但其說達字之義與章句異則疑耳蓋此下文有夫孝也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一句若是他人善繼善述無大發動人耳目處天下安得通稱之哉唯武王周公善繼善述事功極盛如武王承前緒以有天下周公承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又制爲禮法以達天下傳之後世此其繼述皆非常人所及所以天下後世人人皆知其繼述之爲善故皆稱其孝而無異辭此所以謂之達孝耳章句訓釋無以加矣唯雙峯只以承上章三達字爲達故有舜郤只孝一家之言然則舜之孝反不及武王周公之孝邪惟只以制禮通上下爲達故又有武王也只做得舜之孝之言然則經以武王與周公並稱爲達孝者非歟至曰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之意說孟子大孝之旨則庶乎近之通與叢說皆是勦雙峯之意以爲己有輯釋引之而自無所言蓋亦以其說爲勝於章句而取之耳不知識者以爲然否

春秋脩其祖廟發明引朱伸曰此以下併前章論喪葬之禮皆脩道之教也

一篇之中無往而非脩道之教獨以此當之狹矣

郊社禘嘗通謂周公制爲禮法未嘗不通上下之情亦未嘗不嚴上下之分祀先之禮通上下可行事上帝唯天子得行之故特以先後言之明乎郊社之禮胡爲先郊而後社郊唯天子行之社則上下可通行也明乎禘嘗之義胡爲先禘而後嘗禘唯天子得行之嘗則上下可通行也但言周公制禮如此而不足於魯之意自見輯釋亦引之

此因河東侯氏之說而推廣之也侯說朱子不存於章句或問恐不當述之以爲說也且郊祭天社祭地天尊地卑故先郊而後社爾禘大祭嘗時祭禘大嘗小故先禘而後嘗爾此皆當然之序不得不如此不知有何可疑今既曰胡爲先郊而後社又曰胡爲先禘而後嘗疑問之意若可駭異然者及至說出所見不過如此今亦不在多辨不知假使聖人無不足於魯之意則又當以先社後郊先嘗後禘爲序也況既曰天子得行之然則禘非祀先之禮通上下皆可行又曰惟天子得行之嘗則禘非祀先之禮乎此皆措辭不瑩之故亦不足深辨也

通謂右自費隱章至此爲第四大節輯釋以此爲饒氏說亦引之於此

按章句以自第十二章至第二十章爲一節皆說費隱通乃于此分節截問政一章終十二章之意者于後而不之屬此豈朱子意也迹其說之所自來郤是饒氏之意通既勦爲已有又泯其所自來之迹而不之顯使讀者驟觀反若發明朱子之意而實則不然其誣先覺誤後學之罪又過於饒氏饒氏本以六節分全篇之旨通皆取爲已說前二節與章句無

甚異處故不之辨自此第五節皆與章句不同故不得不略言之其是非得失已於篇首辨饒處詳之此不再述

第二十章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章句曰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家語作爲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饒氏謂爲政在人此人字通上下包君臣而言取人以身之人字卻指在下之人作家語者不曉此便改云爲政在於得人不知上面人存政舉底人亦專指在下之人乎

按上文先曰人存後曰政舉此人字自是包君臣無疑此則先曰爲政後曰在人文勢政自不同爲政必有主其爲者非君而誰下文身字卽是指爲政者之身而言耳既曰爲政又曰取人蓋曰人君爲政在於得賢人而取人之則卻又是在君之身也然則此人字只指賢人而言可知況此節四句皆

粘一字相連成文取人之人便是在人之人脩身之身便是以身之身脩道之道便是以道之道以此推之則下文身字道字皆無二義不應此二人字頓有不同也然則此人字不包君臣又可知矣且朱子取家語之語意尤備而饒乃謂作家語者不曉此然則非謂家語不曉乃謂朱子不曉特微其辭耳饒氏輕於非議前哲如此多見其不知量也且於得二字安知非王肅作家語時別有據不但取之中庸而增損之耶但自家語既作之後而彼不復存耳推此則通天下達道五以下皆爲一時問答之辭亦未必皆無所據盡爲肅自附會如雙峯之所疑也且王肅去夫子之世已七八百年若本無此二字而肅自增之本非一時之言而肅自合之則後世固可欺罔當時之人必有非議之者而其書不得傳於後世矣何待雙峯而後能疑之也不知識者以爲如何

脩道以仁發明脩道以仁如志道據德而依於仁輯釋亦引之第二十章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章句曰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家語作爲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饒氏謂爲政在人此人字通上下包君臣而言取人以身之人字卻指在下之人作家語者不曉此便改云爲政在於得人不知上面人存政舉底人亦專指在下之人乎

按上文先曰人存後曰政舉此人字自是包君臣無疑此則先曰爲政後曰在人文勢政自不同爲政必有主其爲者非君而誰下文身字卽是指爲政者之身而言耳既曰爲政又曰取人蓋曰人君爲政在於得賢人而取人之則卻又是在君之身也然則此人字只指賢人而言可知況此節四句皆

爲鬼仁是生底道理所以訓人輯釋亦引之

以人對鬼之說然乎天下事豈必有對而後義可明乎道者極力稱贊以爲深得章句之意愚則以爲章句已極分明故不如此求奇可也

叢說此章朱子以爲皆孔子之言金仁山謂聖人之言簡自仁者人也皆子思之言雜引夫子之言反覆推明之

按此亦因饒氏說而小變之以爲說者也饒氏則以爲自天下達道五以下方是子思之言又未知其孰爲當也喙喙爭鳴將誰適從不如且以章句爲正其詳亦辨饒處見之

饒氏謂此章前賢截從知天斷固條暢然朱子合作一章亦有深意九經與爲政相應前面說脩身親親尊賢故後面九經節節發明之只是三者爲綱目達道便是脩身之道達德便是親

親之仁知天之知子思只添得一个勇字要之知天以上是孔子告君之辭天下達道五以下是子思推衍告學者之辭不若分作兩章之爲是也朱子引家語爲據以爲皆孔子告哀公之言家語是引中庸來附會其間極可笑輯釋亦引此說至子思只添勇字過要之以下亦於章末引之

不當分爲兩章之疑已於離婁上篇及中庸之首略辨之矣

家語不足信之意已於前段辨之矣至於斷然以家語引中庸來附會則愚又有說焉兩漢去周末遠古書尤多有存者考之載籍可見如何晏時齊古二論尚在趙岐亦及見逸禮而引之以證不孝有三之義今皆不復見矣又豈可因今日之不見而盡意當時之無有也哉王肅趙岐何晏世相先後則其纂成家語篇數不一豈特皆無所據而但自附會以成

書邪且雙峯能知其此言爲引中庸來附會亦能盡知其全書皆引何書以附會否但其人集書欠於簡擇雖司馬遷史記不免此病謂其皆出於附會全不足信則不可朱子豈不能揆之於理但務引援而有待於雙峯之補其闕即雙峯惟但信一己之耳目而一切不信古人之耳目故於趙岐所引亦謂其以意言之則其一切不信家語宜矣又況假如所言則一章之中首尾相應先後相承文意相發血脈相通縱是子思引孔子之言而自發明之亦何害其爲一章哉雙峯既自言之又必分之可見公論雖不可誣私意終不能克蓋其平日立異爲高之私害之故雖始終首尾判而不續文意血脈斷而不貫亦不暇顧必分爲二章以成其立異之高也讀者但以語錄論不當分之意參之則

雙峯之謬妄曉然矣

所以行之者一章句曰一則曰誠而已矣饒氏謂子思推衍告學者之辭不若一乃是引而不發要人自去思量章句一者誠而已矣似乎撓先說破意便不悠長

此意於後段論豫與前定處併辨之

章句以子曰二字爲衍文饒氏謂天下達道五以下皆是子思說唯三近爲孔子語故特以子曰表之非衍文也輯釋亦引之此其是否不可知已於前段辨之此不贅及

饒氏以九經懷諸侯爲尊賢之等與或問之說不同輯釋亦引之通亦竊饒氏說爲已意

親親是仁仁主於愛諸侯曰懷則愛之意多況諸侯亦有同姓豈不是親親之殺然則但當以或問之說爲正

三知三行章句既兼分與等而言又通三近分知仁勇饒氏門人疑章句之纏絆饒氏曰便是子思之意不應如此當看從上文來子思云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至及其成功一也亦末見知仁勇之分在輯釋亦引之

通已略辨之也蓋分字等字是從理氣上分別出來分是性分之分是性中所具之理有此三者之分所以見之於用則各有所屬知屬知一分行屬仁一分強於知行屬勇一分以分而言是平而分之如禮記分無求多之分相似此主理而言等是等級之等是所稟之氣不齊故資質有高下之等所以上則以知爲重而主知次等則以行爲重而主仁下等則以強於知行爲重而主勇以等而言是豎而分之如孟子凡五等四等之等此主氣而言也如此則三知屬知之分三行

屬仁之分無可疑者及其知之成功一也非強於知行者何以及此以此之分亦無可疑者今曰亦未見知仁勇之分在豈偶未之思耶自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則其等之高下並亦如此分別也但夫子專以知言子思兼以行言爲有詳略耳子朱子懼夫學者不知資質不同則用力之所當重者亦不同必將泛然知之行之而不能審己量力由所當重者致力以進道則終無由而入德矣故因其等之本有高下精別其所當重者而主之以定其高下之等則達德之旨無餘蘊矣雖然又豈朱子以意言之哉蓋亦因中庸本有此意而言之耳前舜以好問用中而明知乎用中非行乎知行具於一章之中而專主於知非即生知安行以知爲重而主知之意乎同以

能擇能守而明仁能擇非知乎能守非行乎知行亦具於一章之中而專主於知非即學知利行以行爲重而主仁之意乎然則以等而言章句蓋以前章之旨釋此章之義尙何疑乎此二者皆只就三知三行而分別則然爾若又以三近而通言之則三知主知三行主仁此二者依舊只是以分而言者蓋三知三行不同處只在生安學利困勉六字上至於知之行之則無不同矣所以只以知爲知行爲仁不復分其高下也三近爲勇之次此與及其知之成功一也之旨雖若有異而實無不同也蓋生知安行固已無不知之無不成功矣其曰知之成功之一者正以學知困行者能好學以求其知且如未能知之當恥而勇於用力則其知之亦當與生之者一利行勉行者能力行以求其功之成且如未能成功之當恥而勇於用力則其知之亦當與生之所謂不賴勇而裕如未嘗無勇而不全資於勇者也學利困勉知行既皆有所不逮則不能無資於勇而後知之盡行之至也然其勇已非自然之勇便只得爲勇之次如三近云云是已非三知三行之外別有三近之謂也何纏絆之有子思子此言是親下工夫故說得無滲漏如此饒氏師弟子疑其纏絆過矣餘於後段盡之

章句以等言發明如舜之大知以知爲主如顏子之克已復禮以行爲主

竊意只當以中庸證中庸爲易見舜好問知也用中行也而明知非生知安行以知爲主乎回能擇知也能守行也而明仁非學知利行以行爲重而主仁之意乎此說只章句意耳雙峯只因不詳章句通上文而言以下三句之意故疑朱子爲三知三行之外別有三近之事遂疑章句之纏絆耳殊不知章句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二句便是上文以分而言之意三近爲勇之次亦只是上文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之意但除生知安行已知之成功爲自然之勇在外獨自學利以下說去故曰勇之次耳或疑知之成功而一亦包學利困勉而言既爲勇而不言之次三近

正是學利困勉所以知之成功之由乃獨不得爲勇而爲勇之次何歟蓋三知三行不同處只在生安學利困勉六字上至於知之行之則皆無以異矣三近正是學利困勉求知求能處未可以言至也由此觀之則知之成功而一是就已至處言故卽可以爲勇好學力行知恥是就方求處言故但可爲勇之次尙何疑乎餘則愚前段之說詳矣

叢說子曰二字非衍文上知仁勇兩節子思自言此引孔子言足其意又謂知斯三者章句以爲三近此處是指三達德不獨指三近

二者皆蹈襲饒氏之意以爲已說既辨饒則不必辨此矣饒說見後

饒氏謂且知仁勇皆達德也而以知爲上仁爲次勇爲下恐

皆未安此正所謂理有未明而不盡乎人言之意者也使朱子而曰安行之仁不如生知之知聖人之勇不如安行之仁就次下二等之中亦各如此分別則誠有如所疑者今朱子自以生知安行者主知爲上學知利行者主仁爲次困知勉行者又必由困勉而後可比於學利又自學利而後可以上同於生安方其自困勉始進之時其所入之途固與學利者有遠近之異矣及其可比於學利猶與生安者有閒不謂之異可乎道譬如王者之都生安則居於王都者學利則自近郊進入於王都者困勉則自遐方進入於王都者也呂氏之意以此觀之則雙峯可無疑也

集成節齋蔡氏曰三知主知三行主仁三近主勇云云安行者仁之仁利行者知之仁

按仁之仁上仁字當作知知之仁此知字當作仁諸編皆誤讀者詳之

九經尊賢親親章句然必親師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於家故親親次之發明道之所進進字欠妥只當說推行之意輯釋亦引之

按進字卽是應上文則脩身之道進之進字而言乃進德進道之進亦未見謂欠妥處若但改爲推行之意政恐妥有餘而味不足耳

凡事饒氏謂章句云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愚謂凡事疑卽下文言行事道是也又謂云云又言凡事豫則立而每事皆欲其前定明萬事莫不有要也輯釋亦引之

按章句於下文言事道處云此承上文言凡事皆先立乎誠則饒氏愚謂之疑亦不出章句意爾至於凡事爲每事萬事則其意又以章句指達道達德九經爲不然也此則朱子已

於語錄中辨之讀者考焉可也愚奚庸贅況之屬二字於每事萬事之意已無不該尙何疑乎章句正要兄言行事道大綱不出達道達德九經之外則先後血脈貫通而雙峯反以爲病其亦異乎朱子之見矣

饒氏謂豫與前定朱子都把做先立乎誠說得太迫上面達道達德九經皆曰所以行之者一皆引而不發不說破是誠到前定處何嘗便以豫與前定爲誠只如在下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獲上便是前定如信友順親誠身明善皆是前定到末梢雖說個誠身又兼明善言之輯釋亦引此

按章句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知所推二字之旨則雙峯所疑可以渙然冰釋矣又況子思所謂一所謂豫所謂前定雖引而不發然須必有所指章句之作正欲指示學者不謂之誠則將謂之何哉若章句亦但引而不發則學者毋乃不得其門而入歟況學者因章句以誠言之便知子思何不言誠而言一言豫言前定則其引而不發之意又可想而見如何亦要章句與子思皆引而不發爲至耳明善亦所以求誠其身而已順親信友獲上皆誠身然後得兼之獲上信友順親皆是根本所在直推至於誠身然後之功効耳誠身之外又豈他有順親信友獲上之根本哉誠身非豫與前定而何章句凡事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者蓋謂是也雙峯尙何疑乎然雙峯異日亦云言而非誠則誕妄也云云道而非誠則無所根本故易窮又先以莫不先立乎誠一句發之詳其語意與章句又何異哉何其與此自相矛盾也合而觀之則其說不考自破矣

饒氏謂章句云此章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云云愚謂子思引孔子之言明費隱之意者至第十九章而極至此則語意更端恐不當遂謂其有發明傳授一致之意也輯釋亦引此

此一則欲成就其六節之分二則欲成就其天下達道五以下非孔子言之論耳要之一篇之中雖引夫子之言不一至此一章論脩己治人之道極爲詳備又承上三章方論問政之言繼堯舜禹湯文之次離婁下篇以孔子脩春秋繼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事盡心下篇以孔子繼堯舜湯之統者同一意耳今曰此則語意更端然則彼皆非歟讀者宜必有見於此許氏叢說第三十章所論甚當可考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云云通謂有弗學學之之字當句絕

蓋以上文博學之五之字下文人一能之四之字例當句絕也況五字句絕尤爲有力

按章句釋此節之意曰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然則不爲則已一句說有弗學意爲字說學之意則必要其成五字說弗能弗措也之意推此以例其餘則似當於學問思辨行五字句絕五之字著讀五也字句絕如斯而已通以五之字爲句不曉其說

章句此章引夫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發明按堯曰章歷敍堯舜湯武王之事而以孔子答子張問政繼之子思此章政此意也

發明既知如此而於饒氏六節之分以此章語意更端不當遂謂其有發明傳授一致之意五達道以下不是孔子之言發明按饒氏說與章句不同者亦宜知今載於下輯釋亦載饒說及發明此語

發明既自以勒爲一家之言則當存其說之善者其似是而非之說則當辯而闢之以曉後學若以其說爲優於章句則亦當明其如何是優之實乃可存耳苟得其實何畏於朱子何私於饒氏存之乃公心耳今皆不然而但兼存異論以眩學者依違兩可無所折衷豈不有愧於發明名書之義乎愚故謂其信朱子不如饒氏其於饒說每口非而心是之者此也如此等之存正是私於饒氏又畏朱子而不敢明言之者也至若所存饒說之是非得失愚已歷歷辨之此不再述

通謂章句云第十六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此章包費隱而言不言小大而包小大於其中此章則兼小大而言不言費隱而包費隱在其中

按此說似乎得之但語焉不詳猶未知其細辨兼包之義則又何如耳至曰此章不言費隱則似乎有礙此章不言費也愚竊以爲兼是本章自兼有二義包則本章可以包涵他章所有之義也且如九章之中十二章起首說費隱大小四字十三十四十五章但言費之小十七十八十九章但言費之大此七章皆只言費而不言隱在費之中也唯十六章說不見聞正是說隱體物如在又是說費是此章自兼有費隱二義也故謂此章兼費隱而言前三章言費之小則不兼大後三章言費之大則不兼小鬼神章又不分大小唯二十章首言文武之政後言治天下國家九經如此之類皆是費之大者前言脩身事親知人知天中言三知三行三近終言信友順親誠身明善擇善固執如此之類皆是費之小者是此章兼有大小二義也故謂此章兼大小而言然則謂本章自兼有二義者信矣然十六章體物如在雖是說費郤不分大小但前後六章說費之大費之小者此章郤可以包其所言之意蓋體物不遺之費所該極廣凡天地間道之用處無不包於其中則前後諸章所說費之小大亦在其中可知矣故謂此章包小大而言也二十章雖並言費之大小然郤但說費而不及隱雖隱在費之中不可謂之兼也但此章所以終十二章之義則已前諸章言隱者非此章無以結之是此章郤可以包前章所言之意故謂此章包費隱而言也然則謂本章可以包涵他章所有之意者信矣讀者小何也曰十六章則兼費隱而言不言小大而包小大於其中此章則兼小大而言不言費隱而包費隱在其中

但以隱之一義推之便可見夫九章之中自不見不聞之外他無說隱處唯十六章則不見不聞在本章之中故曰兼二十章則不見不聞爲在前章而不在本章矣故曰包推此則費隱小大之或包或兼者可見或疑自十六章兼費隱之外餘章皆只說費而隱在其中何以不皆謂之包費隱也曰費有小大小處大處皆有隱不見不聞之隱於大處小處之隱無所不該前後六章或但言小或但言大則包此不見不聞之隱不盡惟二十章兼言小大故可以包盡不見不聞之義耳況此章又終十二章之意乎或又疑此章包費隱不過便是隱在費之中耳不必更爲他說也是又不然果如所言則九章之中除鬼神章兼費隱之外其餘皆隱在費之中何以不皆言包費隱耶故曰包費隱是於大小之中包費隱也諸章皆費隱中遺事耶故曰包費隱是於大小之中包費隱也諸章皆費隱中

此是往年所見今思之二兼字之說無以易矣二包字之說則未也蓋兼有限包無窮兼是本章所有包不獨是包中庸一書所有之義是凡天地間道理此章無所不包雖他章所言亦在中矣固不可專指諸章而言也且如包天小大便是天地莫能載之大小便是天下莫能破之小大小皆是費費便是道之用道便是天地間之道特聖賢於中庸言之耳非中庸他有所謂道也十六章之可以包天小者正以鬼神爲物之體大而天地小而一物大小無非物也亦無非鬼神爲之體者故此章可以包大小也二章包費隱之義以此推之可也包費隱者是用之廣隱是體之微費隱即是天地間道之體用如此非中庸別有此道也特二十六章說天地事理最爲明備如知人知天達道達德天道人道之類體用無所不包故謂此章包費隱也至謂本章包他章之義者亦是此意蓋他章所言亦是言天地間之道但所言有限未得爲無窮耳

叢說兼者並舉之辭包者涵容之謂蓋十二章之後至十九章各舉費之小大而隱在其中十六章獨言鬼神直以隱者言之然所謂弗見弗聞是其隱者體物不遺則亦費矣故曰兼費隱體物不可遺是鬼神之大者下獨指祭祀而言是鬼神之小者故曰包大小是於費隱之中包大小也二十章達道達德九經凡事前皆一一言之是其小者後專言誠是其大者故曰兼小大前所指羣目亦費矣而隱固在其中至於誠一節全以理言豈非隱者然所謂聖人之天道學者之人道又豈駕空言理而遺事耶故曰包費隱是於大小之中包費隱也諸章皆費隱中有小大故兩費隱字皆在上十六章鬼神先言其大後言其小故曰大小二十章先言衆目而後言誠故曰小大

按兼包費隱小大之說人人不同唯四書通之說似覺優於衆說但語焉不詳又未知其詳言之則當如何也愚既因其說而詳言於前矣故未敢自謂必得朱子之旨故載許氏此說以俟觀者擇焉但許氏此說亦有可疑者請略辨之夫既曰兼並舉包涵容則兼包固有異矣及至釋包字之義又皆即是並舉之意不見所謂涵容之說何也其以體物爲大祭祀爲小然則章句以祭祀乃其體物不可遺之驗者非歟況祭祀天地亦祭祀也謂之爲小可乎發明祖述此說言于鬼神章下而知其有不通也故曰士庶所祭亦是祭祀茲非小然則此章所謂祭祀只是指士庶之祭而祭祀天地非所

指耶若祭祀天地與士庶所祭皆在所指但士庶所祭爲小
如此則體物不遺是專指大唯祭祀鬼神則並指小大邪非
愚所能達也且叢說既以體物祭祀分大小則大小皆只是
費矣而又曰於費隱之中包大小豈不見不聞之隱亦有所
包之大小邪二十章達道達德爲小可也九經是爲天下國
家之事亦謂之小可乎若欲分此章孰大孰小之義當以前
三章後三章例之與前三章同者小也三知三行三近之屬
是也九經則非此比矣與後三章同者大也舍九經將何以
當之而以此爲小邪以誠爲大似矣然則小處不可以誠言
也且既以誠爲大又以誠爲隱則大是費之大乃以隱當之
可乎意者誠之一字自可以該貫大小費隱之義而不可偏
主也叢說亦自覺有此病故又以天道人道又豈駕空言理

而遺事之言救之殆孟子所謂遁辭者乎凡此皆叢說所可
疑處識者必有辨之至此大小小大之序不同則章清所先
生以爲鬼神章是造化上言故先言大問政章是就人事言
故先言小姑記於此云

二十二章至誠盡性饒氏曰此與首章一般至誠便是致中和
贊化育便是天地位萬物育輯釋亦引之

此只因以致中和之致爲坐致之致故如此說其實致中和
之致與致曲之致何異前辨已明此不再述

或疑此章以後天道人道開見迭出集成永嘉陳氏曰道理縱
橫說之無盡如何立定樣範只合逐章體認方不費力處便是
天道著力處便是人道

或者之疑亦有理陳氏所答雖善而終未瑩徹恐必有說當
於第二十六章章下詳之但陳氏此說卻可以破饒氏大哉
聖人之道以下六章不說天道人道之誤可謂有功於章句
也已

第二十三章輯講問致曲章句謂曲一偏也就一偏推致如何
得有誠饒氏謂子思之意如舉隅絜矩相似隅有四角矩有四
方曲有四而曲字已有四偏形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各
是一偏自此一一推致則便可以會德之全

按章句既曰曲一偏也又曰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
之以各造其極也蓋人之氣質不同德性之發見有厚薄發
見之厚處便是一偏之曲致者推而極之之謂謂以此一偏
發見之厚處而推其餘悉使之一一如此一偏之厚所謂各
造其極也問者但就一偏推致如何得有誠蓋以章句爲但

就一偏推致而不察章句自字悉字各字極字之意也若達
則豈宜有此問哉雙峯之答固是但曰子思之意云云則隱
然似乎以章句爲未盡者蓋以若所言發明章句則當提起
章句無病之實以釋問者之疑今既不然則是亦不知已意
不出章句意也讀者詳之

饒氏又謂自首篇便見喜怒哀樂四件喜仁怒義樂禮哀知云
云

先儒謂七情不可分配四端又謂七情於四端處橫貫過推
此則饒氏說似有可疑況喜仁怒義樂禮三者猶有意思哀
知一說殊所未喻

第二十五章誠自成道自道章句曰言誠者物之所以成而道
則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饒氏謂如

爲子而實能孝其親便是成就自家做孝子云云又曰誠卽道也似不可分本與用

誠者自成是自然成就底道理未說到人力上下句道自道方是著力處語錄說此意極分曉雙峯爲子實能孝之說能字下得早了是把自然道理作人力說所以於下句當用力處意便重疊說去不得遂以爲誠卽是道不可分本與用言之以此見章句之未易看亦未易病也

饒氏又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兩句是解誠者自成之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此一句是解道自道一句

語錄有兩說一以不誠無物屬上句一以不誠無物屬下句其屬上句之說往往章句未定之時所言其屬下句之意蓋曰不是誰不他蓋人則有不誠而理則無不誠者故此下句

之意已是說道自道了雙峯因看上節誠字爲人力故看此不字亦不出而謂不誠無物爲解誠者自成殊不知此朱子未定之意也讀者詳之

輯講問章句又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竊疑上是實心下是實理看來都是體如何分體用饒氏曰眞个可疑此章頗難看章句反爲所纏蓋誠卽道也非是兩般如誠者天之道是也

按通云誠自成之誠卽是天命之性道自道之道是率性之道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專爲人之所當自行者而言如此分別儘佳愚往年每與同志如此說後來四書通板行其說果與管見有契達此則饒氏師弟子之疑可氷釋矣

或者猶因雙峯之疑而疵章句曰誠者自成章句既以爲兼人物而言則草木禽獸皆不外乎此矣又曰誠以心言然則草木亦有心耶是又不然章句之旨而妄肆瑕疵者也盍亦觀於章句上曰誠者物之所以自成下曰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上曰物而下曰人意便可見然則下文心字又豈指物而言哉不過指人之所當行者之心而言耳請因通者之意而申之夫性是本道是用性是本然之實理自人言之則舍人物而無以見性故朱子直以心言此節誠自成一句固兼人物而言似不可專主心說然道自道一句便是專指人說了觀章句下句變物言人之意可見人則能自行其道物豈可以行道責之觀於下節君子誠之之意又可見朱子此節章句凡四句上二句只順經文解盡經旨下二句卻專爲指示學者設則其專爲人之所當行者言尙何疑乎章句之意正以見

誠就人力上說是以心言心專主於一身故爲本道以理言理散於萬事如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皆是故爲用變誠言心有二意一則心有覺而道無爲心所以爲行道之本一則行道惟人爲能故以心爲在人之誠亦猶首章章句舊本不言性之所以爲性而言人之所以爲人之意皆是自此以後專爲學者言之也知彼則知此矣朱子嘗曰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事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蓋理具於心而散在事物心主乎身而管攝衆理問者謂實心實理看來都是體者蓋但就心主乎身理具於心處言殊不思理具於心者又只是性可以言誠不可以言道朱子謂誠以心言是就管攝衆理處說心道以理言是就散在事物處說理就管

本就散在事物處說理故曰用問者知其具於心者之爲理而不知散在事物者之所以爲理故如此疑耳雙峯所見正與問者相契故曰誠即道也非有兩般如誠者天之道是也蓋皆不達子思朱子之意而致誤耳其以誠者天之道爲證之誤後段辨之且饒氏謂此章頗難看則是矣謂章句反爲所纏則非也特饒氏自爲所纏耳

發明論道中誠之道也如云誠者天之道至誠之道自其眞實無妄言之則曰誠自其天下通行言之則曰道一而已矣

此其爲勦饒氏爲已意其跡甚顯但誠者天道至誠之道只是一句此以誠與道相對言之分明是一本一用而以彼爲證可乎以此觀之發明之不及通遠甚輯釋引通不取發明宜矣

成已成物發明引陳氏曰異端但知成已不知成物也

吾儒以誠爲成異端以空寂爲成彼之成已自我解之見其自壞而已天下豈有眞能成已而不成物者哉

發明愚嘗深繹此章誠本自成已也誠之爲道本自道於已也此爲已之學也天之性具此實理誠者實此者也實有諸已故曰自成率性之道躬自行之道者行此者也躬行於已故曰自道輯釋亦引之

按誠者自成是理之自然未說到人力上發明實此者也實有諸已之言則未免有擬說人力之病蓋未達說自成只是物物各具一太極之實理而已之意也惟其所見如此故於雙峯之說每惓惓而不能舍也已於辨饒說處及之其曰率性之道躬自行之亦非所以言率也其曰誠之爲道云者此則饒氏誠者天道之意爾前辨已明此不再述

第二十六章故至誠無息饒氏謂人之誠有至不至故可以說至誠若天地只是誠而無至不至輯釋亦引之

按論語集註一貫章有曰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則似不必拘也但此處言聖人配天地之意則是說聖人而非指天地耳

輯講問悠久悠遠有以異乎饒氏謂無異也不息則久云云博厚則高明此推其無息之効故其序如此下一截指其成德而言故先博厚高明而後悠久輯釋亦引此說

按章句於徵則悠遠之下以爲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於悠久成物處云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固宜亦有斟酌文但言其常於中而驗於外者如此耳非如此而後德始成也雙峯乃曰下一截指成德而言然則上一截非成德事耶此則所未喻者餘於後二段究其意以俟知者

輯講問不息則久與悠久兩个久字似無異義而朱子以久爲兼內以悠久爲兼內外是如何饒氏曰上面久字是在內下面悠久是指外面底 輯釋亦引之

按問者兩久字似無異義之疑是矣而謂朱子以悠久爲兼內外異乎上文以久爲內之指則未悉章句之意者也爲雙峯者宜告之曰悠久之悠即悠遠之悠此指驗於外者言悠久之久即久則徵之久此指常於中者言兼內外者外主悠

言內主久言爾如此則兩久字皆在內章句可無疑矣今不以此告之而曰上久字是在內下悠久是外面底則二久字果有不同矣不唯不足以釋問者之疑又且勇於背章句之旨亦獨何哉蓋朱子之意皆以久爲在內者其意若曰唯其常於中故驗於外者悠遠而博厚高明唯博厚高明故又如此之悠久悠久則驗於外者未嘗不常於中也首尾相應如此況同一久字不應頓有內外之異若以久亦可以外言則上文久與悠遠分內爲外又何爲而不可易耶以見朱子之精密似非雙峯所及

輯講問章句云天地山川非由積累而後大看來及其二字似解不去饒氏曰子思大意只是形容不息之義云云此見得人之德固以誠爲貴然非不息則亦不能博厚高明而與天地同

其功用須是無息始得 前段下段指其成德而言之說病根在此

至誠則自然無息無息則自然常於中驗於外而與天地同其體用非至誠之後猶有待於不息而後能與天地同其功用也或問力辨諸家之失皆爲其如此讀者考焉可也雙峯以此見人之德固以誠爲貴至須是無息始得一段議論皆似以爲至誠之後又須使之無息始得然者此則誠所未喻也章句既無虛假自無間斷自之一字豈非豫爲雙峯對證之藥也讀者其詳味之

章句云云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叢說帝堯克明俊德以至於黎民於變時雍豈無次第之序孔子自謂志學至不踰矩豈無造詣之漸則子思四及字之言豈亦無意

皆說爲先仁後知非人道不成人道乎叢說不辨其失而効其尤尙可自謂得朱子之傳乎噫甚矣雙峯之說易以惑人也豈特叢說爲然

自至誠盡性章至至誠無息章五章饒至誠盡性章以誠者之仁而言致曲章以誠之者之仁而言至誠前知章以誠者之知而言誠自成章以誠之者之知而言至誠無息章以誠者之勇而言或問前章論誠者之仁知卽繼以誠之者之仁知至誠無息章論誠者之勇而不復以誠之者之勇言之何也饒氏曰誠者不勉而仁不思而知若無以見其勇者故獨以悠久不息著其勇若夫誠之則非勉無以仁非思無以知而所謂勇者已存乎思勉之中而不復別以勇言也況誠之工至此則人道已盡而其至誠無息固將與天道爲一所謂誠則明明則誠也又

豈可以差等言哉此又以數章皆先仁後知而勇以終之成德之序然也

按此說似乎與章句不同然詳味之似亦不謂無理何則此五章以天道人道相開而言若無說以貫之則似乎雜亂無統紀者載於篇首言不明不行之意以下諸章所論三達德相承之次秩然如彼其有條也豈容於此處乃無一說以貫之邪愚竊以雙峯配此五章爲三達德不爲無理而此五章皆是以三達德發明天道人道之義與章句之意自不相妨卻又得相承之次有條不紊不爲無功於章句也但其爲說猶有未透徹處則不可不辨之耳夫誠者之三達德固以先仁後知爲序致曲之仁亦先成物之知何與此特承上章天道而言學者之事以爲進道之階梯固非以此亦爲先仁後知之序而亦不容改爲之序也尙何疑乎或又以爲盡性前知無息爲誠者之仁知勇無可疑也致曲章爲誠之者之仁則致爲推致之義似不可專主行而爲仁也曰盡性之盡致曲之致本皆兼知行言以爲不可專主行而爲仁疑之誠是也但章句釋誠明之義以德無不實爲誠以明無不照爲明誠卽仁也明卽知也盡性雖兼察之由之而言其只是德無不實之事故但當爲誠者之仁致曲之上既以其次二字發之章末又以至誠能化終之正是承上章言學者由敎而入以上同乎聖人盡性之事則亦但當承上章爲誠之者之仁耳前知章正是明無不照之事以爲誠者之知固無可疑獨誠自成章爲言誠之者之知乃不承上章之意而言似與致曲承盡性而言者不類爲可疑耳蓋誠明明誠二誠字雖有淺深然其皆爲德實於已之意則亦初無甚異故誠之者之仁可以承誠者之仁而言也二明字則一在誠前爲入德工夫先明乎善之明也一在誠後爲至誠之効驗明無不照之明也義全不同若亦欲誠之者之知承誠者之知而言則又只說得誠明之明而不說得明誠之明豈得爲誠之者之知哉故但主成物而言既可少異於入德明善之工又不害其爲學者致用之事其旨深矣或猶以爲誠自成章僅有成物知也一句又對成己仁也一句而言何以見得是誠之者之知曰中庸諸章言仁者未嘗截然不及知意言知者未嘗截然不及仁意顧其所主如何耳此章自君子誠之爲貴以上雖未及成物正是先言此以爲成物之本亦猶大學新民章先說自新以爲新民之本者相似自此以下郤全是說歸成物上去其曰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於成已則以非自字而已也字先後言之於成物則以所以字也字先後言之抑揚之意蓋可見矣又曰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四句雖以仁知對言郤正是恐人以成己爲內成物爲外則將但知成已而不知成物矣故以仁智對舉以見其皆爲性之德不可判內外爲二致而不復以成物爲事也成物可以外言知可以外言乎此仁知之所以合內外之道也內是成已外是成物所以合內外之道是仁知正以仁知皆性之德故耳詳此文勢全是解常人分內外輕成物之惑而專歸重於知故耳結之曰故時措之宜也時措之宜正是知周萬物道濟天下之事全是說成物之知分曉所以饒氏亦曰君子旣成已則便是時措之於物而無不各得其

宜也時措之宜是未說成物由是而觀則此五章皆是說三達德如雙峯之說無可疑矣餘於後段究之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饒氏又以哀公問政以下至至誠無息章八章爲第四大節皆主誠而言而分三達德以配之（哀公問政章）又以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爲第五大節皆言大德小德非對上文爲天道人道之分也

按中庸一篇朱子分爲三十三章而三十三章總爲五大節饒氏變章句之序分哀公問政章爲兩章故有三十四章而總爲六大節首節次節末節皆與章句無異唯析章句第三節第四節爲三節爲不同耳其析哀公問政章爲兩章與併以之屬下節之失已於前章及孟子離婁上篇辨之此不再述其以至誠盡性至至誠無息五章分配三達德則似不爲無理已於上段明之但以此諸章自爲一節分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亦自爲一節前後不相貫通後節非有天道人道之分又謂自誠明章以後至至誠經綸章皆以先仁後知爲序則皆未必然耳蓋就此十二章指至誠盡性至至誠無息五章分配三達德則可而欲分十二章爲兩節則不可何則觀中庸第二節十章皆論中庸即於極前提起中庸二字以發其端而統下諸章共爲一節而不可再分也第三節九章說費隱者亦如此至此十二章說天道人道亦於極前章以誠明明誠發明天道人道以發其端而統下諸章共爲一節不應又於中間畫作兩節與第二第三節不相類也況此三節皆以孔子終之（案此有此言前後如出一律如此）則只當以十二章共作一大節皆言天道人道但於一大節之中不妨前後自含兩意耳蓋此十二章前六章言天道人道則以一章問一章爲次先天道而後人道後六章言天道人道則以三章問三章爲次先人道而後天道則不容無少分別耳故愚既辨雙峯之失復取其是以補其闕僭爲臆說如左以俟明者之折衷焉其謂十二章皆以先仁後知爲序之誤後段及下章辨之

（忘妄意）以爲此十二章除誠明章總說起外自盡性以下五章此是申言三達德以發明天道人道之意自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此是申言大小費隱以發明天道人道之說此則雙峯之所已言愚既於上段詳之矣此不再述其以後六章爲一申言大小費隱以發明天道人道之義何以知其然邪曰此

亦因章句之意而推之耳章句以發育峻極爲極於至大而無外以三千三百爲入於至小而無間以存心爲極乎道體之大以致知而極乎道體之細所謂大小非即費之大小乎下二章皆承此章言之前章承上下不倍言則亦語小之意後章承居上不驕言則亦語大之意（雙峯有此說）則亦莫非費之大小而已然此皆言費而隱在其中亦猶前章之意爾繼此則仲尼祖述章發出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之言小德大德非隱乎川流敦化則費矣（敦化即發育峻極之一川流即三百三千之意）其下二章又承此章而言前章承小德川流而言即小也後章承大德敦化而言即大也若小若大亦不過皆斯道之體用耳何往而非費亦何往而非隱乎其詳於下章言之愚故以此十二章爲申言三達德費隱以發明天道人道但於一大節皆言天道人道之中不妨前後自含兩意耳蓋此十二章前六章言天道人道則以一章問一章爲次先天道而後人道後六章言天道人道則以三章問三章爲次先人道而後天道則不容無少分別耳故愚既辨雙峯之失復取其是以補其闕僭爲臆說如左以俟明者之折衷焉其謂十二章皆以先仁後知爲序之誤後段及下章辨之

（忘妄意）以爲此十二章除誠明章總說起外自盡性以下五章此是申言三達德以發明天道人道之意自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此是申言大小費隱以發明天道人道之說此則雙峯之所已言愚既於上段詳之矣此不再述其以後六章爲其以前五章爲申言三達德以發明天道人道之說此則雙峯之所已言愚既於上段詳之矣此不再述其以後六章爲一申言大小費隱以發明天道人道之義何以知其然邪曰此

道人道之義也至若此十二章中前五章先天道而後人道者是欲學者先知天道以爲造道準的然後由人道以至乎其極耳後六章先人道而後天道者是又欲學者先得人道以爲進道之階梯然後可以盡乎天道之極至耳前五章言天道人道以一章間一章爲序者因三達德而分也後六章言天道人道以三章間三章爲序者因費隱小大而分也不過皆是反覆發明天道人道之義而已而天道人道又不過皆所以發明中庸也抑愚又嘗因此一節十二章之旨以推前二節十九章之義則似乎有相合者何則中庸除首末二章始之終之外中間分三大節前十章是一節言中庸次九章是一節言費隱愚嘗合而觀之是自三達德說入費隱上去其實皆所以發明中庸之義也後十二章是一節皆言天

道人道析而辯之亦是三達德說入費隱前則析爲二節而詳言之後則合爲一節而統言之是後一節之中卻該前二節所言之意也前二節則主於立本用工以立其本故但言達三德與費隱以發明中庸後一節則主於致用成功以致其用故分別天道人道以發明中庸其實天道人道亦但於達德費隱上見之此其大略也其詳論之如左

一何以見得三節皆發明中庸

二何爲前後皆自知仁勇說入費隱上去

三三達德與費隱何故前析爲二節後統爲一節而言

四何故天道人道亦但於達德費隱上見

五何以見得前二節主於立本後一節主於致用

六中庸知仁勇費隱天道人道名目不同何以貫而通之

一第二節言中庸此章句成說無可疑矣第三節章句以爲言費隱第四節章句以爲言天道人道今皆以爲發明中庸何也曰自第二章以下十章章句以爲皆說中庸以釋首章之義費隱章章句亦以爲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下八章又皆以明此章之義者然則亦承前十章以發明中庸可知矣況下章即言庸德之行舜大孝章章句又以爲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致其極後二章亦此意然則此九章皆以爲費隱大小發明中庸又可知矣以此二節言三達德費隱皆爲發中庸之意推之則誠明以下十二章言天道人道處亦不過是申言三達德費隱而已又何獨不得爲發明中庸之意耶大抵三達德與費隱不外乎中庸而天道人道又不外乎達德費隱然則又豈中庸之外他有天道人道之分也哉則其皆爲明中庸之義倘何疑乎若以諸章不再說中庸二字爲疑則第二第三節朱子皆以爲釋首章之義與申言首章道不可離之意則此十九章何嘗再說出首章道不可離之意與戒懼愼獨大本達道中和位育之語乎蓋亦論其理而不拘其辭耳不知識者以爲然否

二知仁勇是德費隱是道其理雖無二致然德則存於夫人之心道則散在天下之事德是人所能知能行之器具道是人所當知當行之材料德譬如匠者之有繩墨斤斧一般道譬如匠者之有櫬楯豫章一般以此德而知行此道譬如匠者施繩墨斧斤於櫬楯豫章以爲宮室舟車一般所以前後皆自知仁勇說入費隱上去者蓋必先有能知能行之器具然後可以施之於當知當行之材料也今以前後所言推之

則自第二章以下十章論三達德處皆反覆言擇守知行之義蓋先以人所能知能行者言也直至第十二章言君子之道費而隱其下即以夫婦之所與知與能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與天地猶有憾者繼之此所謂知即達德知所能知之知此所謂行即達德仁所能行之行爾以見斯道之用自一事以極乎全體皆夫人之所當知當行者也故其下章言費之小或言費之大小大雖不同皆不過是全體中所該何莫非人所當知當行者乎末後至二十章所以終十二章之義者又彰彰然以達德所以行乎達道者言於章中其意尤爲易見自二十一章以下論三達德處亦皆反覆分別誠明明誠雖易淺深之不同蓋亦先以聖人學者所能知行言也直至二十七章說大哉聖人之道其下即以道體之大無外小

無間者繼之此節中言費隱之義所謂大小即費之大小耳然後言尊德性道問學以下五句爲學者脩德凝道之方其事不外乎知行兩端而已德性即知仁所以爲知行之體者問學即知行所以爲知仁之用也以見道之全體皆夫人之所當知當行者也故其下二章反覆乎不驕不悖之義又何莫非全體中之事亦行道所當知爾知行之至必如仲尼祖述章取譬之意與下二章所謂至誠非至聖不能知至聖非至誠不能爲之意而後於道之全體無所餘耳然則前後皆自知仁勇說入費隱上去者於此不難見矣

三三達德與費隱是道理之名目天道人道是聖賢之等級前欲指道理之名目以示人故不容不分達德與費隱爲二事處如誠明致曲道自道尊德性道問學至敦厚崇禮之類節而詳之後欲明聖賢之等級以示人故不容不致意於天

亦不過數處然皆不過是言此以引起致用之意故致曲自形著動變以下道自道自成已成物以下尊德性自居上不驕以下以盡乎下二章之旨亦皆以致用之効驗與致用之當否而言也 總面好自用章三節皆以致曲之當否而言故爲人道者是天道則致見當曲無不發其餘說天道處則皆全是聖人之功用亦不過皆愚所謂以爲學者致用之準的者也何莫非主於致用而言乎更以前後所言三達德費隱之義推之尤爲易見前二節惟主於立本故其論三達德處於學者事則言知 擇中庸 言仁 守中庸 而又言強 強中庸 以見學者非勇則無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也於聖人事則但言知 知之盡 言仁 仁之至 而不言勇 不賴勇而裕如 以見聖人雖未嘗無勇然不賴勇而裕如也其論費隱大小處則以君子之道發其端道雖只是聖人之道而君子則爲學者期之也非愚所謂於入德工夫爲詳於聖人之事爲略之意乎後一節惟主於致用故其論達德處於聖人事則言仁 盡性 則言知 前知 而又言勇 無息 以見聖人雖無所賴乎勇而亦未嘗無勇也於學者事則但言仁 致曲 言知 誠能自成 而不言勇以見學問之極功即是聖人之能事 至誠無息化時措之宜皆是自學者至聖人處 其勇亦統於至誠無息之中矣其論大小費隱處則以聖人之道發其端道雖無異於君子之道然聖人則非學者所可稱也非愚所謂於成德人之事亦是學者所可馴致不過主於立本皆以人道言之故但當以先知後仁爲序也後一節則分天道人道而言其

之體也中庸即仁勇費隱之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者也中庸之與天道人道亦皆有二哉天道特自然盡此中庸人道特用力盡此中庸者也達德費隱之與天道人道非有二致天道之與達德性焉安焉者也故其於費隱之體用自然與之一矣人道之於達德復焉執焉者也故其於費隱之體用始猶與之爲二終乃與之爲一矣又細分之則三達德與費隱亦皆有二哉三達德之具於性者體也非即體之費隱之見於事者用也非即用之費者乎如此則中庸一書似覺首尾貫通義理明白管見如此未敢自以爲是姑筆於此以求正於有道云爾

第二十七章饒氏以自此以下六章爲五大節說大德小德又以致廣大等爲充其大德靜精微等爲充其小德

以六章爲一節其得失已辨於前矣雙峯此意似以發育峻極極於至大而無外者卽爲大德以三百三千入於至小而無間者卽爲小德愚竊以爲得之而未盡請以管見陳之于左以俟明者之折衷焉

竊意此二節洋洋優優且就敦化川流上說皆是說費未說到隱處若小德大德則爲隱矣所以章句於下節但曰存心以極乎道體之大致知以盡乎道體之細也雙峯充大德小德之說所謂大德小德與經文大德小德不類似未可牽合以爲說也夫發育峻極便是敦化處發育即化育意峻極即敦意三百三千便是川流意此於川流意自易見皆只言費之小大雖費中庸有隱然未說出以示人也下文自尊德性道問學以盡乎下二章所言皆是但言費

而隱在其中直至仲尼祖述章方說出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二句小德大德正是隱川流敦化則費矣或疑大德爲萬殊之本以爲言隱可也小德爲全體之分亦以爲隱可乎曰萬殊之本卽萬物統體一太極全體之分卽物物各具一太極耳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萬物統體處與物物各具處皆如此不離乎陰陽者卽費也川流敦化是已不雜乎陰陽者非隱乎舍大德小德將何以當之蓋費有大小大處小處皆有隱大處之隱非卽敦化者之大德乎小處之隱非卽川流者之小德乎若但以大德爲隱小德不爲隱則是費之大處有隱費之小處郤無隱也造化本原上有隱事物各具上郤無隱也而可乎蓋亦以天道流行人性感通之理而驗之乎蓋以天道對人性言之則天道卽是全體處所謂萬殊之本也非大德而何人性卽是萬殊處所謂全體之分也非小德而何然天道之流行處便是敦化之意固費也人性感通處便是川流之意亦費也天道之冲漠無朕處固是費中之隱卽大德是已人性之寂然不動處亦豈非費中之隱乎不謂之小德不可也以此推之則費隱之義尤爲易見然則此三章亦只是說費而隱在其中雖三十二章有大本二字似乎說隱然主意只在立字上立大本是聖人之事亦只是費而已愚故以此六章申言費隱大小以明天道人道之義也但十二章以下諸章雖分費之大小而言至所謂隱郤不分大小於粲然者之中有渾然者寓此六章則合費之大小而言郤又指出隱之大小以示人於渾然之中有粲然者在蓋互相發明之意也或又疑小德爲全體之分大德爲萬殊之本正與一貫忽章集註以萬殊所以一本爲體一本所以萬殊爲用者相類今以小德大德皆爲隱則全體之分亦當爲體而不爲用與言一本所以萬殊爲用之意不合豈朱子意邪曰一貫章分體用主於一本萬殊中庸第二十章分體用主於費隱皆是以一體對一用言易曉唯此章分體用則當以二句相對見一本萬殊之義又以每句分爲兩截見費隱之義而不可偏主也是故主於一本萬殊而言則大德敦化皆是一本處體也然大德是一本中之隱敦化是一本中之費此皆以費隱之大者言也小德川流皆是萬殊處用也然小德是萬殊中之隱川流是萬殊中之費此皆是以費隱之小者言也主於

費隱而言則大德小德皆是隱體也然大德是隱中之一本小德是隱中之萬殊此時以一本萬殊之不可見者言也敦化川流皆是費用也然敦化是費中之一本川流是費中之萬殊此皆是一本萬殊之可見者言也合而言之則大德既是一本又是隱橫竪貫穿皆是體川流既是萬殊又是費橫竪貫穿皆是用唯敦化自一本觀之則爲體自萬殊觀之則爲用以此推之則章句全體之分四字自一本萬殊觀之雖與論語之貫一般是用自費隱觀之郤正是物物各具一太極而不雜陰陽者正是隱雖謂之體亦可也然則與論語集註之意亦庶乎並行而不相悖耳勉齋雙峯正如此交互分體用當於後段及之更以章句析小德大德川

流敦化爲四節而解之意推之亦自可見朱子雖未如此分析然如此分析亦非有悖於經註之旨不知明者以爲然否

尊德性至崇禮輯講此五句上一句爲綱下四句爲目乃脩德凝道之方也欲脩是德必先尊德性以爲之本既尊德性又必由問學之功以充極其大小之德致廣大至崇禮八者道問學之目也講義

此說與章句不同蓋由不達章句存心之義而以立行當之故致誤耳後段辨之

輯講致廣大以行言盡精微以知言極高明以知言道中庸以行言溫故知新皆以知言敦厚崇禮皆以行言問章句分存心致知之屬竊謂致廣大敦厚固屬存心盡精微知新固屬致知若以極高明溫故屬存心道中庸崇禮屬致知恐未安講義之分知行似爲親切饒氏曰如此似乎無病

如此分知行與章句異雖似可通然章句以存心對致知而言饒氏以行對知而言此則似是而非大有可辨蓋存心是且存其本然之心上主敬工夫行是身上踐履工夫存心是力行理力行則爲其事矣存心是該貫動靜工夫所以爲知行之本行是全屬動時工夫又是存心致知以後事行事時循理而不循欲可見存心之意然不可不精察遂謂力行爲存心也四書通謂讀者因陳氏謂存心是力行工夫遂疑高明溫故屬知通此言可謂切中雙峯致誤之由矣殊不知泛而言之則謂存心屬行猶言省察屬知者然亦未甚害若細分之則存心之義非行所可盡知行皆不可不

存心但此章章句以存心居致知之前則是以存心爲致知之本也觀朱子於大學或問引尊德性道問學爲主敬以格物致知之證而此章語錄又引程子存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言爲證則可見矣雙峯只因便以存心爲行故疑極高明溫故之不可爲行又因此疑行之事不當只有致廣敦厚二者遂併意下節道中庸崇禮之亦爲行而非致知故如此分知行耳愚謂請辨雙峯之誤然後發明章句之旨以究之夫雙峯之意豈不以高明有知之意知主於知極其高明非知而何故者舊所聞亦知之意溫故又非知而何殊不思高明與廣大皆吾心本然之體段非由外鑠我也但爲私意之所蔽私欲所累則失之耳致之極之非著力求之於外而得也但不以私意自蔽則爲有以致其廣大不以私欲自累

則爲有以極其高明矣故雖舊所聞然亦心之所已知者與厚爲所已能之意只一般溫之敦之亦非著力求加之謂但溝繹使之不忘則爲有以溫其故敦篤使之不失則爲有以敦其厚矣由是觀之則廣大也高明也皆吾心之所自有故也厚也皆吾心之所已得致之極之溫之敦之皆不過以其存心使其所固有所已得者無所於喪而已又何以極高明溫故獨不可爲存心而爲知乎雙峯之意又豈不以中庸乃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道則有行之意道乎中庸非行而何禮者天理之節文崇者增使之高之意非行何以崇其禮殊不思中庸與精微皆事物當然之理非學則無以知之盡精微固無可疑道中庸之道章句雖不之釋然上文道問學之道既以由字爲訓則道中庸之道亦但如其訓耳由不必遽

以爲行義猶曰爲小學者不由乎此爲大學者不由乎此而已由而已此所謂由其意蓋曰致其知者不可如知者之過愚者之不及而皆由乎中庸也新者今所得知新爲致知固無可疑禮雖理之節文然不學以明其理則節文之未謹者亦不知其爲當謹而致其謹矣將何以崇其禮乎況未崇之前則禮自禮我固未能眞知其節文之如何崇之之意又如何既崇之後然後體認親切實知其味耳由是觀之則精微也中庸也皆理之所當然新也禮也亦皆理之未得於我者盡之道之知之崇之皆所以求知其所當然求得其所未得何莫非致知之謂又何以道中庸崇禮獨不爲致知而爲行乎雙峯唯不思存心之未可爲行又不思此五句但以存心爲致知之本故致此誤耳若夫章句以上四句者皆爲存心之偏於知而不及行此所以不免諸家之論也意者於下截

謂乎或疑故是舊所聞乃得之於外者與廣大高明本自如此者不同何乃皆爲存心之事曰廣大高明是得於賦予之本然者故是所已知厚是所已能又是得於前日學力之已然者二者雖有不同然既皆爲吾心之所有則但皆爲存心之事而已況性無內外得於學力之已然者亦不過復其賦予之本然者而已又何不同之有往感雙峯之說方行學者翕然尊信雖清所章先生亦稱之愚獨疑其不然而辨析之如此數年後四書通刊行其說適與管見有契今併錄其與諸篇不同之見于後以俟明者擇焉

謹按章句存心致知之分固已無加愚竊以爲四句上半截皆屬存心已無可疑下半截皆屬致知則似聖賢之學偏於知而不及行此所以不免諸家之論也意者於下截

四者以盡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崇禮屬行如此則上句尊德性依舊只是存心道問學卻是兼知行統四句下半截亦與章句無大背馳蓋知所以造其理行所以履其事而心則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故致知而不先存其心則具衆理之體不立而無以爲造理之本矣力行而不先存其心則應萬事之用不行而無以履事之本矣故能存心則不以私意自蔽而後可以盡精微存心則能涵泳其所已知而後可以知新此皆存心以致知也存心則不以私欲自累而後可以崇禮此皆存心以力行也存心所以爲知行之本者固如此若以知行相對言之則盡精微與道中庸知新與崇禮又未嘗不先知而後行也其知行相對而言之

復者蓋以上截存心有以得於學力之已然者言故知行之工亦相對而兩言之耳其詳已於前段見之或疑下截四者以知行對言而兩偏言之何也蓋章句故曰已知即前日所盡之精微爾厚曰已能即前日所道之中庸耳知新便是故中猶有精微之當盡崇禮便是厚中猶有中庸之當道非判然不相關也盡精微譬如始讀之書皆爛熟一般溫故則已熟永不忘之意知新則就故之中又盡得無限精微意思道中庸譬如行始行之路無差錯相似敦厚則已行者愈無差錯且不退轉崇禮則就厚之中更無時不道中庸之意禮是節文節則無過文則無不及非中庸而何饒氏陳定宇唯不察此意故以知行互有先後爲說饒氏猶知其不可爲訓強說以爲先仁後知之序陳氏併不達饒氏之旨但直以知行先後交互爲言行先於知天下寧有是哉今以愚意質諸古訓則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以存心爲致知之本也孟子言存心養性以事天此以存心爲力行之事存心乃力行孟子蓋以存心爲力行之本但指其本以示人耳集註曰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觀所以二字則存心爲力行之本者可見矣又按章句於致廣大言私意私意所蔽則有害於知故不以私意自蔽則能盡精微而知之至矣於極高明言私欲私欲所累則有害於行故不以私欲自累則能道中庸而行之力矣於溫故言已知於敦厚言已能以知對能而言正與論語學而章或問之言有契何嘗不帶行意但曰已知已能則是心

所得非求知求能之事則溫之敦之但常屬之存心爲知行之本耳故已知者溫之則能日知所未知而致知之工愈密矣已能者敦之則能日謹所未謹而力行之工愈至矣觀其釋道中庸爲處事崇禮爲謹節文二者亦皆帶行意思此又見下截兼知行未必不合經註旨意管見區區未知當否姑記於此以求正於知道者云

通曰讀者往往因陳氏謂存心是力行工夫遂疑高明溫故知新屬知殊不知章句但曰存心致知未嘗曰力行致知朱子不曰尊德性所以力行而必曰存心何也大學或問取程子十二節即致知之事末後五節所以涵養本原之地即存心事也若謂存心便是力行下文有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謂非力行無以致知可乎道體至大心體亦本至大尊之則能

存此心之大所以能極乎此道之大恐未便說到力行處竊謂存心不過存其心之本然者致知是欲推極夫事理之當然者心體本自廣大不以私意蔽之即謂之致心體本自高明不以私欲累之即謂之極已知者溫之而涵泳之味深已厚者敦之而持守之力固此皆存心之本然者也然心之廣大自具精微之理不學則於理便有毫釐之差心之高明自有中庸之則不學則於事易有過不及之謬故之中有無限新意不學則不能知新雖溫故亦不能以盡精微敦厚之外有多少節文不學則不能崇禮雖敦厚亦不能以道中庸中庸即是精微之極致究其極則一而已凡此皆推極夫事理之當然者也蓋道體極於至大而無外非淺陋胸襟所能容所以不可不存夫心體之本然者道體極於至細而無閒非粗疎學問所能悉所以不可不極夫事理之當然者要之存心不必於中分知與行若致知工夫其中卻自兼行而言或曰書以中庸名自第二章以後提起中庸者凡七皆孔子之言也中庸之道在知與行子思於此以道中庸偏爲問學致知之事何也愚謂首章所言未發之中卽所謂德性是也戒慎恐懼卽所謂恭敬奉持之意其引孔子言中庸皆已發之中也擇而行之莫先於致知此以道中庸屬學問之事何疑尊德性已下皆有而字則重在下股謂存心不可以不致知末後敦厚崇禮不曰而曰以字則重在上股謂非存心無以致知也

按通此說正爲破雙峯分知行而發極爲精詳可謂度越諸編但以而字以字分配章句二句之義則未必然耳章句此二句通釋五句之旨耳何嘗專爲而字以字分哉非存心無以致知卽非尊德性何以道問學之謂存心又不可不致知即尊德性又不可不道問學之謂下四句皆當以此意推而說之嘗有問中庸溫故知新與論語所言如何於朱子者朱子答以中庸溫故重主於尊德性而言所謂得其本而末自順也今如通之說則溫故反爲輕耶況存心是本子思豈應前四句皆重下股邪末一句重上股則章句亦當先說存心不可不致知後說非存心無以致知今章句二句先後如此而通說如彼顯見非經註旨又謂引孔子言中庸皆已發之中則可謂孔子言中庸皆已發則未可朱子釋篇名中字之義何嘗不兼未發之中言哉子思又何嘗不取夫子所言以名篇哉讀者詳之

議說上節皆存心之屬體認自可見但下節皆致知之屬卻有兩道字與崇禮皆是行意蓋窮學問之功而欲道之極中庸之理而欲道之究盛德之則而欲崇之固致知之事與盡精微皆一類也然知之明而後能行之篤又不徒知也則與盡精微知新皆所以爲行之地則與道之崇之又豈非一類也耶故章句主於致知而言知至則行在其中其義精矣

此說大概得之然不及道之明白但直以道爲行未知果得章句道由也之旨否已於前辨饒氏說處及之此不再述

發明按章句分極高明以下爲兩類每每讀之不能無疑蓋道中庸難屬致知溫故知新一事耳不當分爲兩事意欲云致廣大所以尊德性也盡精微所以道問學也極高明言道問學之事道中庸又言一事覩以字可見尤不當爲兩事意欲云致廣大所以尊德性

尊德性之事也溫故知新所以道問學也敦厚崇禮所以尊德性也蓋尊德性屬力行道問學屬致知之與行交勉並進首言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先行而後知也繼言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知新而敦厚崇禮先知而後行也欲盡修德凝道之工夫知行二者不可舉一而廢一故先後交互言之也云云行下段按此文有缺誤

發明正是蹈襲雙峯之說而小變之以爲已有者也通者之言乃其對證之藥惜乎其不之取也且先知後行聖學不易之序發明以爲先行後知先後交互言之吾未見聖賢論爲學次序有如此紊亂無定序者饒氏知此說之有所不通也故以爲此皆是先仁後知成德之序蓋不得已之遁辭也發明祖其故習而不知出於此又併失其遁辭之旨則將何以

爲先行後知之說乎饒氏之失愚也辨之已詳知彼則知此矣惟發明所謂溫故知新而敦厚崇禮者乃是刪去二句中間而字以字郤自著而字連在二句之交以就其先知後行之說經文一字不可移易發明務欲已說之可通乃妄加筆削於其間則亦何所不至哉餘於後段究之

發明又曰久蘊此意未敢自決後閱呂芸閣記解曰 輯釋曰芝閣溫故知新將以進吾知也敦厚崇禮將以實吾行也則已言之矣最後見饒氏說亦以章句爲疑但饒氏純自致廣大以下皆爲道問學之事而溫故知新敦厚崇禮仍分爲四事亦未安但其分知行則不差云又引倪氏曰溫故知新博之以文敦厚崇禮約之以禮也按芸閣正文原作芝閣孫伸容先生按云詒誤安芝閣正文當作芸閣注校翼文作芝閣寫本正文與注同必誤芸閣呂大臨號今據改

方夫德也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也又能行道而有得於心斯可以凝聚此道於心但行而非知則爲冥行知而不行則爲徒知以先後言知固在先以輕重言行又爲重故二者必交勉並進然後可以修此德而凝此道耳若果未說到行處則蹤知之未能行之是與我猶二也何以爲脩德凝道之實哉況此章末一節以脩德凝道之効而言未有徒知未行而有此效者也先師嘗自謂願爲朱子之忠臣而不爲朱子佞臣即此亦可見矣

觀輯釋先謂通得朱子意其師得子思本意則是以朱子意爲非子思本意也末後引其師忠臣佞臣之說則是謂其師爲忠臣胡氏不得辭佞臣之名矣其中間一段議論自中庸本文五句未嘗不可分知與行至未有徒知未行而能有此

效之言不爲不是但乃師知行之分恐亦未必得子思本意耳欲得子思本意恐須如通所謂存心不必於中分知與行若致知工夫卻自兼行而言之說方爲的當政恐朱子所言大綱已得所失者不過下截四件欠出說一行字耳然以析理對處事知義理對謹節文雖不說破是先知後行而知行相對之意已隱然寓於其中通之言無以加矣朱子所以不直說爲行者政以問學二字可以知言不可以行言耳若發明上截五者之中說作力行此則決然不可非唯不識力行亦不識存心反自以爲忠臣可乎輯釋阿其所好政恐未免爲乃師之佞臣耳愚請申管見以明之蓋聖學之要有存心有致知有力行存心是涵養本原工夫所以爲致知力行之本者也中庸開卷便以戒懼愼獨爲言戒懼所以存天理愼獨所以遏人欲存天理固所以存心人欲不遏心可得而存乎二者皆所以爲知行之本者也故其下十章遂言擇守中庸之事正致知力行之謂也然則分而言之則曰戒懼愼獨專而言之則曰尊德性而已所以章句於下四者既曰不以私意私欲自蔽自累即遏人欲之意涵泳敦篤其所已知已能即存天理之意何莫非存心事乎存心乃所以爲知行之本下截四者兼知行意已於前段詳之此不再述發明輯釋但知力行之不可無而不知存心之尤不可無無則知行且無其本矣質以首章戒懼愼獨之旨豈爲得子思之本意乎輯釋謂本文五句未嘗不可分知與行也愚亦謂本文五句未嘗無存心意也今但說作力行而泯其存心之旨可乎朱子欠說出一行字處尚不免諸家紛紛之疑今知有力行而

不知存心且不知行之不可以先於知則是舉末而遺本未知而先行其不可也必矣

輯講謂中庸大抵以三達德爲體道之要始焉以入德之序言之則曰仁勇終焉以成德之序言之則曰知仁勇是以誠之一字揭於中庸以爲一書之樞紐而入德成德之界限於此焉分今以前章觀之皆先知後仁而篤之以勇入德之序然也以後章觀之皆先仁後知而勇以終之成德之序然也如博厚高明持載覆幬是已此章意亦猶是致廣大欲其仁如地之無所不容載也極高明欲知之如天無不照臨也故者溫之厚者篤之又欲其勇如天地之悠久無疆也溫故如天之循環敦厚如地之持重此所謂大德者也盡精微者仁中之知 精密 道中庸者知中之仁 天道高明而中庸 知新者勇中之知 地道廣大而

天道久而常新 崇禮者勇中之仁 地道貴而至文 此所謂小德者也 講義與前共篇

此亦不在多辨不過其誤起於存心爲行遂致泛濫支離旁引曲證張皇文飾其本不可通之說耳既差 按句有缺文 淫詖之辭皆在所不足辨也其以天道地道爲說正是因呂氏天德地德之意而推廣之呂說或問譏其失之愈遠雙峯何爲又述之耶先仁後知之序後段辨之

輯講君子者成德之稱學聖人之道而未至乎聖人者也成德之事非君子莫能及尊德性而道問學至敦厚以崇禮此皆先仁後智而勇以終之成德之序然也

此亦原於不知存心不可爲行之誤故強援君子成德之稱以合於先仁後知成德之序耳其實先仁後知即自誠而明

之事所謂性之德誠者天之道是也惟堯舜性之之德可以當之如湯文之身之反之顏子之博文約禮便亦只可以爲自明而誠先知後仁誠之者人之道耳況君子之爲成德亦不過大而未化之事去聖人地位固自有閒豈可便以此成德之稱爲先仁後知之事乎且既曰問學分明是由教而入之事遽以爲先仁後知竟所未喻雙峯亦自知其有所不通也故又以學聖人之道而未至乎聖人爲言學而未至者還以自誠而明者歸之則不勉不思從容中道不待學而已至其地者又將何以處之乎

竊意爲學之序皆當先知而後行其所以有先仁後知先行後知之序者則以聖人既生而知之則不復從事於致知工夫一有當爲之事但見其行之而已行之而無不當乃見其知之無不明耳雙峯謂君子德雖已成當益加問學之工以充之謂之當加問學即先致其知之謂強說以爲先行後知可乎

饒氏又謂章句云此章言人道也愚謂此章言君子德雖已成而當益加問學之工以充之使大德小德各極其至以起下五章之意非對上文爲天道人道之分也故自此以下四章皆不及誠至三十二章始以至誠爲言又與至聖爲對亦非爲誠而發

此章以問學爲言分明是誠之者之事只可以爲人道故章句以入德之方言之至矣若因君子是成德之稱而說爲先仁後知之事則決然不可前辨已詳此不再述唯雙峯以此爲先仁後知之事故忌朱子人道之說有妨於已遂謂此章非對上章爲天道人道之分又顧本章有問學二字未可遽以爲誠者性之之事故又曰德雖已成而當益加問學以充之曾謂自誠而明者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乃猶有所未充不能無待於學問之工者乎至謂自此以後皆不及誠爲不分天道人道之證此尤不然天道只是自然而然人道只是使然而然自然而然便是誠者之事仲尼祖述章及下二章不謂之自然而然不可也使然而然便是誠之者之事大哉聖人之道章及下之二章不謂之使然而然不可也要當揣其理而已何必以有誠字無誠字爲泥乎善乎永嘉陳氏之言曰只合逐章體認才不費力處便是天道著力處便是人道此可以證雙峯之誤矣其詳於三十二章之末聖希天賢希聖處辨之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發明愚謂引詩所以證無道默容子思其亦有感於所遘之時而言與

按語錄明哲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是見幾知微先占便宜楊雄說明哲煌煌旁燭無強遜於不處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被它這幾句誤然則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詳味此意正是爲豫破發明見識而設發明奈何既引語錄而又自爲此說邪愚竊以爲引詩是通證上文居上不驕至默足以容數句故結之曰其此之謂與今以爲但證默容誤矣況烝民之詩爲仲山甫作山甫乃宣王中興之佐豈但默容者邪

第二十八章輯釋引陳氏曰愚者無德賤者無位當聽上之所

爲生今世而欲反古道當必及身歎時不可爲自用自專皆非明哲保身之道承上章末意而引此

按如此者之此字是通指愚自用賤自專今反古三者言則災及身是三者之通戒陳氏之言似欠明潔兼之愚自用政是有位無德而欲作禮樂者亦以爲當聽上之所爲亦欠分曉但曰承上章末意而引郤可備一說

第二十九章章句呂氏三重之說饒氏謂以議禮制度爲重猶之可也考文何重之有徵指文獻而言其重一也尊指位而言其重二也善指德而言其重三也備是三者以王天下然後寡過夏商無徵孔子不尊時王有徵而未善自君子之道本諸身以下言必如是而後證善

竊意以此爲三重似亦有理可備一說蓋如呂說則寡過在人雖可宛轉說通終似費力如饒氏則寡過在王天下者文勢意義頗似皆順視經文但言其寡過蓋無在人之意可見但雙峯考文何重之言失之過當非天子不考文豈可謂之輕邪

知天知人義說上文四句下文兩句郤只說鬼神聖人二者蓋鬼神乃天地氣之靈者鬼神即該天地一句而以知天結先聖後聖皆一揆聖人即該三王一句而以知人結

竊意天地者鬼神幽幽者難知三王已然後聖未然未然者難知故二句但從難知者言之耳清所章先生嘗謂不繆不悖不是知意無疑無惑正是知意故以此結之者也二意皆不出叢說所言者但上文六句而此只言四句抑有說乎蓋本諸身而未徵諸庶民無以驗其德之可以通天下之志與

大德爲體敦化其用也又曰勉齋以大德爲體小德爲用是要人識得大總腦不當與之較文義

按勉齋雙峯二說相須方盡經註之意蓋勉齋只說大德小德而如此分體用雙峯併說川流敦化則又如此分體用勉齋是相對說雙峯是交互說不可以執一求熟玩經註可見試以性與天道言之則性便是小德便是天道便是大德便是性之本便是體此勉齋之意也　就天道之發育人性之感通處言之則天道固是大德是性之體其發育萬物於穆不已處便是敦化便是其用之所在人性固是小德是天道之用然對情而言則其寂然不動萬理全具處郤又是情之體其感而遂通喜怒哀樂各有條理處乃川流之義又是其用之所在此則雙峯之說其實子思朱子

之意則包二義讀者詳焉可也其詳已於二十六章及之此不再述

叢說中庸分四大節前三節皆以孔子結之第一節自性命之源言之次以大舜顏子子路三達德爲入道之門其後則曰吾弗爲之吾弗能也是以孔子折衷之也第二節言費隱其下歷序大舜文武周公而次以孔子論政繼羣聖之後也第三節言誠反覆於天道人道得時措之宜垂萬世之法非孔子不可也後二章至聖至誠亦就此章而言其極耳

此說深有助於章句顯見饒氏以哀公問政章爲不全是孔子之言且當屬下節不爲發明所傳一致之意者不然讀者詳之

自二十七章至三十二章章末章句人道天道之分饒氏皆不以爲然而又自曰前三章賢希聖之事後三章聖希天之事此已於二十七章略辨之但以賢希聖聖希天爲分別卻又出不得章句之意賢希聖便是未能眞實無妄所謂誠之者人之道是已聖希天便是眞實無妄之事誠者天之道是已人道與賢希聖者畢竟皆是使然而然之事天道與聖希天者畢竟同爲自然而然之事但天道人道是中庸之本文聖希天賢希聖是他書之語以他書解中庸孰若只因以中庸解中庸之爲明而易見又且貫穿之爲愈乎饒氏只因既以六章自爲一節故忌朱子天道人道之分與前諸章相接易至牽動其說故以賢希聖聖希天之語變易之耳是猶諱其名而呼其字之意也殊不思六章雖自爲一意自不妨與上六章皆爲發明天道人道之意耳此意已詳於前更不再述

第三十二章章下章句亦天道也輯釋引番陽李氏曰饒氏謂天道人道只到至誠無息章住可謂朱子忠臣也但饒氏謂大哉聖人之言以下六章皆是說小德大德竊意小德大德見於仲尼章朱子謂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若以愚好自用章言小德三事章言大德則未見其全體之分與萬殊之本也妄謂大哉聖人之道以下皆以至道至德言之蓋中庸前但言君子之道至此始言聖人之道前但言達德達道至此始言至德至道至德至聖之德也至道至誠之道也大抵修至德乃能凝至道尊德性而道問學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以下八者非至於成德之極不止也居上不驕至默容脩德凝道之効也此一章乃下五章之綱領二十八章首言愚賤者之不能脩以爲修至德凝至道之標的蓋必至德如夫子而後能凝至道也三十章舉仲尼與天地同其大也三十一章言至聖之德以配天結之三十二章言至誠之道以達天德結之修德凝道至此無以加矣以至聖爲至德至誠爲至道至聖之德至誠之道朱子既顯著之章句矣愚非敢爲是臆說也況始則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終則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脈絡貫通尤爲可考

按饒氏謂中庸說天道人道只到無息章住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不言天道人道之說前辨已明此不再述但李氏自謂此六章皆說至道至德者似矣而又謂前但言達德達道至此始言聖人之道之意耳此意已

道然則自十二章至二十章九章何以不說爲言達道達德而以爲言費隱也邪恐此十二章亦只當從朱子天道人道之分未可以忠臣稱饒氏也愚於二十六章章下言之已詳請申前意以明之蓋此十二章亦是自達德說入費隱上去皆所以明天道人道之難易淺深耳二十七章之首正是自達德說入費隱之交接處其於此言至德凝至道之意正如費隱章言與知與能有所不知不能之意一般彼章曰知曰能便是上節知仁勇之事此曰至德便是已前仁知勇之德便是前所謂至誠盡性至誠前知至誠無息之仁知勇耳觀至誠盡性章章句釋至誠之義曰唯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矣則至德爲即指此而言之意可見前十九章主於立本故以達德知仁勇而行達道此十二章主於致用故以至

德知仁勇而凝至道達德至道則指費隱而言但有淺深耳故必有知仁勇之至德則能凝洋洋優優之至道而欲有此至德於已者則又當以尊德性道問學之功自盡也故凡已有此至德者天道也已前之盡性前知無息已後之仲尼至聖至誠皆是已方脩此至德者人道也已前之致曲有誠成已成物已後之存心致知不悖不驕皆是已豈可謂此六章無人道天道之分別乎餘則前辨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讀說前章言表此章言裏章句則曰前章言至聖之德德主積於內者言之也此章言至誠之道道主行於外者言之也蓋聰明睿知之資仁義禮知之德雖見於外實溥博淵泉積之於中者之所發也知化育立大本雖主於中而經綸大經其仁其淵其天者亦自外而見之也前言德推其本而言之後言道致其用而言之蓋互相發明也

此於語錄表裏之言章句道德之論深有折衷第三十三章不愧屋漏叢說人居屋漏之中自視其身尚不分明以譬君子不但於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地而愼之於已所不知之地亦所當愼

發得已所不知意分曉

中庸四節引詩之旨章句云云饒氏謂奏假無言之詩以愼獨之効言也不顯惟德之詩以戒懼之効言也通云此兩引詩奏假無言不顯惟德承上文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而極其効也惟其不言亦信所以無言而人自信之有不待賞罰而化者惟其不動亦敬故篤恭不顯其敬而天下自平篤恭而天下平即首章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特首章是致其中而後致其和篤恭者已致其和而益致其中也爲已之功愈密則德愈深而效愈遠者如此輯釋亦引通說

按章句於此四節皆以承上文言之則似饒氏前節効驗承前節工夫後節効驗承後節工夫之說疑於兩兩隔越不見章章各自相承之意而通說似乎可取但章句於相爾在宅節云則其爲已之功益加密矣則是潛伏孔昭之詩爲已之功猶未如此之密也於不顯篤恭節云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則似奏假無言之詩德猶未如此之深效猶未如此之遠也其意若曰有前二節工夫則有後二節効驗工夫已密而加密戒懼故効驗已遠奏假無言而愈遠篤恭天下平惟通以爲已之功加密與德愈深効愈遠二句爲此章對首章而發故以此二節效驗皆承不動不言之意而分殊不思奏

假靡爭與篤恭平天下之效分明一淺一深不動不言同爲戒懼之事若如此分則不言之効淺不動之効深恐無此理況經文先不動後不言通乃倒置其序以爲此二節相承之次可乎天下固無能愼獨而不能戒懼有靡爭之効而不能致天下平之理但此章自下學爲已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則說工夫自當自疎而密說効驗自當自淺而深雖有漸次正不害其爲有則俱有也然則雙峯之說似乎得章句之旨通著分二節効驗承不言不動之意固支離而不可曉若以此章對首章爲工夫疎密効驗愈遠之說如所謂首章是致中而後致和篤恭已致和而益致中之云則是天下眞有兩等戒懼愼獨工夫首章末章互有先後果是二時做工夫先後如此不同邪殊不思戒懼只是一樣愼獨特君子無時不戒懼亦無時不愼獨謂先戒懼而後愼獨則戒懼之前又未嘗不愼獨愼獨之後亦未嘗不戒懼也故立言之序互有先後無所不可亦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意爾何嘗如通之見哉

上天之載章句上天之事發明云訓載爲事未爲的當新定邵氏曰載猶地載神氣之載言上天所載之道無聲無臭也亦有味然不如訓載爲始爲的當上天之始卽無極而太極之初也何聲之可聞何臭之可見哉

載之訓事事猶道也不過言天道之妙無聲無臭之可聽聞耳事豈有所作爲之謂哉唯定字以文害辭以辭害志故有未的當之疑耳如邵說則天未是道道是天之所載也不曰天專言之則道乎如發明之云則天道始然而終不然也不幾於道在太極之先之誤乎識者豈宜無見於此愚奚庸贅

中庸管窺終

致中和節章句自戒懼而約之云云（按原文大全引在致中和節下）

竊詳此段章句之旨戒懼二字是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二全句意對愼獨言之耳兩自字兩以至於字是推而極之之意所謂致也大凡靜是自外靜至內必耳目無所睹聞於外矣然後此心亦寂然不動於內內卽所謂至靜之中也動是自內動出外必一念萌動於內矣然後與事物應接於外外卽所謂應接之處也約是自外收斂入內之謂精是自內審察出外之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蓋曰自不睹不聞於外而戒懼之又收斂入內至於此心寂然不動之中無所不用其戒懼則致中之工至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蓋曰自一念萌動於內而愼之又審察出外至於所應接之事物無所不用其愼則致和之工至矣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是一時極其中和之意是自外至內自內至外無不全盡之謂先儒以爲橫致之致是也其守不失無適不然是無時不極其中和之意是從今至後從此至彼未嘗間斷之謂先儒以爲直致之致是也語錄有曰戒懼是由外言之以盡於內謹獨是由內言之以盡乎外

饒氏謂致中和而能使天地位萬物育者是有此理也（按原文大全引在致中和節下饒氏此說故標出之）

中和位育或問明以事言而謂彼以理言者言之不備有以啓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爲盡矣故陳氏亦曰此乃有位者之事功非泛就君子說詳此則饒氏是有此理之言正或問之所謂未備者讀者攷焉可也

第十一章下（按原文大全引見右第十一章章句下故揭立此標題後倣此）

右以前十章是第二大節大概發明知仁勇此後九章是一節皆是發明費隱蓋知仁勇是德費隱是道德是人所能知能行者道是人所當知當行者必有能知能行之德然後可以施於當知當行之道故既論知仁勇卽以費隱繼此二大節相承之次也

第十二章下

此已下九章是第三大節皆是發明費隱直至二十章始以三達德行五達道者爲言卻正是二大節相承之次或疑君子之道費而隱之道不止是五達道之道蓋道雖無或不有然君子所當知當行至切至要者惟在於五達道而已觀於十二章之末既以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者結之而下章遂以君子之道爲言謂費隱之道非卽五達道之道乎

哀公問政者問治人之事也夫子答以入存政舉以至於不可不知天凡五節皆所以明治人之本在於修身也下文自天下達道五至三近三節詳言修身之道修身之道盡則治人之本立矣知斯三者一節是結上起下之過接處下文九經四節是詳言治人之事卽哀公所問之政也凡此以上皆爲人君言之耳然治人之事非人君一己所可自爲也必在於取得其人而共治焉可也凡事豫則立一節又是結上起下一過接處下文在下位一節說人臣欲輔上以治人者其本亦在於修身而已明善誠身則身修而有可以獲上之實矣下之所以獲上者在是則君之所以取人者亦在是此一

節終章首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之意至此始露出誠身一誠字則知上文數節所謂一所謂豫所謂前定皆是指此而言耳如此則爲人君爲人臣凡有爲政治之任者皆當以修身爲本而修身皆當以誠爲要也故下節遂言誠與誠之者以見誠有二者之分誠者無工夫誠之者則有工夫章末三節正是誠之者之工夫凡欲修身以爲治人之本者皆當如此用力是固通君臣上下而言也

三十章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或疑經文祖述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本末而或問但言上律下襲二者不及祖述憲章之意蓋目雖有四事不過二堯舜之道文武之法不過即於上律下襲之中見之堯舜文武所以施於天下國家何者不是上律下

襲之事夫子遠宗近守亦在於上律下襲而已或又疑或問所言夫子上律下襲之實不知當以何者爲本爲內何者爲末爲外耶曰事理本不相離精粗初無二致若本自本末自末內自內外自外則理爲虛器事爲粗迹精粗皆不相干矣姑以得夏時贊易一端言之則是以建寅之月爲歲首與爻畫象數皆其粗者所謂末與外也至於正之所以當建寅爻畫象數之所以生生不窮則有至理存焉即其精者所謂本與內也推此一端餘可見矣

學而

首章不慍集註慍含怒意攷證何氏謂含怒固下得輕然終有怒字在惟訓悶字爲是如南風之詩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暑氣何可怒但令人悶耳薰風能解人之慍悶也程子不見是而無悶正此意

按以悶訓慍雖與集註微異然集註兼存程子之說而語錄亦有心不甘便是慍慍不是大故忿怒之言則何說亦未必不合朱子之意也

集註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集成輔氏謂順謂理之順逆謂理之逆處其順者易故樂猶可及處其逆者難故不見是而無悶非成德之士不能及

逆者難故不見是而無悶非成德之士不能及

竊意朋來與人不知二節皆承上節學習而說之意而言順是說而朋來其事順逆是說而人不知其事逆處順自然可樂故易處逆易至慍今乃不至於慍此其所以爲難樂是說之後善足以及人乃樂本不爲易但對不慍言之則易爲於彼耳

集註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叢說以文勢言之學習與朋來不慍是一截說樂君子是一截然君子成德之名德之成非獨不慍所能致若但不慍即爲成德則孤陋寡聞而人無可知異端邪說而人不是我乃悍然不顧囂囂自得其罪不亦大乎故文公曰惟成德者能之又曰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而程子亦曰云云須有上兩節工夫方可成德發明此以三節下三句發明餘意也說固淺然必由成己之說方可進於及人之樂而非造於樂之地步又不足以言成德君子也愚釋亦引發明之說

發明不如叢說之明備說淺樂深之說亦恐似是而非觀朱子以說之深爲德之所以成程子以樂由說而後得之言則說可以淺言乎哉學至於說則成己之事至矣朋來而樂人不知而不慍皆說之餘事耳且如所言則不知而不慍者雖說而未可以爲樂也又可以爲淺乎發明所云覩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孝弟爲仁章通謂一也字兩者字皆句絕蓋下文者字即上文人字通如此句取其中間兩句皆以而字界於其間句法整齊耳但舊點於兩而字上句絕兩者字下加讀則是承上起下而反之之辭意味深長句法亦未嘗不整齊也然則但以舊點爲正可也

攷證此章分二節前節以質言後節以學言中二句泛言承上生下以凡人質資言則孝弟者無犯上作亂之事以學者務本言則孝弟者爲行仁之本親親仁民愛物皆由此出而仁不可勝用矣何止不犯上作亂而已哉

集註雖無此意然此說亦自無背於集註故存之

曾子三省章集註傳謂受之於師攷證程伯子作傳之於人按與人交友俱爲及人之事則此傳字當從程子說傳與人而不習於己寧不誤人故必省而習之矣子謂此曾子晚年之說昔者孔子沒曾子年最少若晚年則非省師傳常業矣

集註傳字之訓雖似乎倒然不爲不通若習字則集註爲順

而攷證反爲倒矣晚年非有師傳常業之說恐不如此蓋曾子服膺師訓終身惟恐失墜不習之省豈但師存之時爲然但以三者皆爲及人之事或可備一說耳

輯釋引通曰曾子早悟一貫之旨晚加三省之功云云或以爲一唯在三省後非矣又引其師之說曰吾道一貫早及孟子時雨化之章朱子訓釋非不明白云云參二章以觀三省章正是隨事精察力行處其悟一貫之旨而一唯正是人力已盡而時雨化之之時如何反以一唯爲初年事三省爲晚年事乎

按語錄有曰三省是曾子晚年進德功夫蓋亦微有這些渣滓去未盡耳在學者則當隨事省察非但此三者而已詳此則通說未爲無據輯釋引其師說而不引此段語錄蓋亦阿其所好非至公之心也曾子初年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及其

將有所得乃能唯一貫之旨然終未至於化則不能無少渣滓故晚年猶有三者之當省初年隨事精察晚年唯三事尙有當省處陳氏又何必泥乎通說未見其不可也陳氏疑之過矣

道千乘國章通引齊氏曰敬事而信以身先之此道之說也古人未施敬而民敬未施信而民信以其平日所行有以表率於事之先也不傷財不害民以釋節用與愛蓋欲道之以儉與慈也齊氏之意似乎欲以道爲引導之意者豈因下篇道之以政之道而言之歟然彼曰道之則道可爲引導此曰道千乘之國以爲引道千乘之國可乎集註二章訓釋不同不可牽合以眩學者

入孝出弟章集註圈外引程子尹氏洪氏之說又以愚謂終之

發明引饒氏曰尹氏說得文字輕洪氏說得文字差重朱子發明文字甚重三說互相發明

竊意四條程子說得文字最輕尹洪愚謂三說皆爲補程說而設尹說文字平正的當不爲輕洪說文字差重愚謂文字甚重是已愚謂之說非爲尹說而發爲足程子意而發也

溫良恭儉讓章集註張氏曰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乘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通引馮氏謂是時政在大夫陪臣盤踞日久豈容夫子之進也時君知愛其德而不得用事世亦可知矣

馮氏此說以時世言之似乎可通而實非所以言聖人也蓋良心私欲勢不兩立苟時君能擴充其良心而不爲私欲所害則聖人設施期月而可大夫陪臣將俯首聽命之不暇又

孰能不容夫子之進哉惟時君不能自勝其私欲之害故終於不用夫子而無以去其大夫陪臣之盤踞耳如馮氏之言則似時君欲用而夫子不能進者張氏之意似不如此

發明引饒氏溫良而又恭儉而又讓與溫而厲威而不猛相似皆中和氣象

按四書通曰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此夫子中和氣象也子貢言溫而不言厲言恭而不言安言良儉讓則見不猛而不見所謂威皆未足以盡盛德之形容而謂此卽聖人中和氣象又謂集註過化存神未易窺測之語與謝氏三亦字皆微寓抑揚之意饒氏二說自相反不可不辨今觀發明取饒氏說而不取胡氏卓辨蓋發明於胡氏每有忘克之意故其說雖善亦多不取於饒氏每有意信之心故其言雖失亦不

忍去愚故備錄於此以俟明者自去取耳輯釋則取通說可
謂能不阿其所好矣

父在觀志章或問集註游尹之說如何饒氏曰似太費辭
雙峯本謂此章不改是不改父善且引孟莊子不改父臣父
政爲證故如此說竊意此上文有父沒觀行一語若其行惡
又安能無改於父之善若其行善又何其改父之善政謂父
沒其行雖善又必三年無改於父之未善乃見其不忍之心
耳餘則通者之辨已詳讀者攷爲可也

發明載南軒張氏說云云曰父之道則固非悖理亂常之事輯
釋亦引之

集註在所當改可以未改之言可謂善於斟酌矣又按語錄
道猶事也言道者尊父之辭蓋爲防如南軒所見者而發南

軒是主不改父善之意與集註肯發明存之而不與折衷惑
人甚矣

禮之用章攷證樂記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
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此章所謂禮蓋高下散殊之分也其所
謂和則合同交通之意也先王制禮尊卑貴賤上下之體截
然甚嚴然其用則常有交通和同之意行其間或但知和洽之
意而略上下名分尊卑隆殺男女內外之節此所以流而生禍
而亦不可行也集註但見行禮不拘迫之意不推先王制禮之
意然於其首取程子禮勝樂勝之說末有嚴泰和節之說則該
之矣

按語錄直卿言禮之用和爲貴今觀內則一篇則子事父母
之禮亦嚴矣然下氣怡色則和可知矣觀玉藻鄉黨所載則

臣事君之禮亦嚴矣然二尊而言言三爵而油油君在而與
與和可知矣先生曰如此則和與敬爲二物須見得禮便是
和方可如入公門鞠躬如一容可謂至嚴矣然而自肯甘心
爲之無厭倦之意乃所謂和也至嚴之中便是至和之處不
可分作兩截去看詳味此意則攷證之言朱子宜不以爲然
矣況攷證又引宗廟之禮有旅酬逮下等數事爲證正直卿
所問之意不知如何姑錄於此以俟明者之折衷焉

無求安飽章敏於事逮引馮氏曰事所從事謂學也或問學以
窮理爲先此章論好學何以但言敏事愼言饒氏曰敏事愼言
非特指行事而言凡學問思辨窮理盡性皆事也

馮氏正是祖述饒說而不如饒說之活如饒說則雖以事爲
學未嘗不可兼行事之事也如馮說則但可爲學而不可爲

行事之事矣殊不思尹氏以敏事愼言爲力行却正是指事
爲行事況語錄一則曰行二則曰行何嘗以爲非行事之事
耶又如首章集註說先覺之所爲通者力以所爲爲所學而
非事爲之爲引證雖詳終是說死煞了朱子之意亦何嘗令
學者只效先覺所學而不效先覺之事爲哉

語錄就有道而正其言行之是非發明愚謂不止正言行之是
非凡所志所學所知所行皆當就有道以正其是

就此章言不求安飽是篤志無可正者所當就正者唯言行
耳所學所知所行何莫非言行中事故語錄云然發明尚何
疑乎

無諂無驕章發明朱子所謂切已之實病似仍指驕諂讀者詳
之

詳集註語錄之意正要見切磋琢磨在貧富之外切已實病乃指不切不琢而言雖驕諂意亦在其中然不可謂專指此而言也若以爲專指此言則說告往知來不去而失朱子已言未言之旨矣

爲政

篇題下通引馮氏謂前篇論學學然後從政故爲政次焉馮氏每如此論篇次恐未必然朱子嘗曰篇名取篇首兩字初無意義然則記者又安得擇無意義之篇名以爲相承之次乎後此皆然不復再論也

首章爲政以德通本集註德之爲言得也得於心而不失也通按祝氏以刊於興國者爲定本如爲政以德舊本作行道而有得於身祝本作有得於心後本作得於心而不失祝未之見也

門人胡泳嘗侍坐文公手扇一柄曰便如此扇既得之而復失之如無此扇一般所以解德字用不失字發明本集註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發明按祝本如此它本作得於心而不失也或人指通膠於胡泳所執扇之說故力主它本愚謂此說縱使有之亦必非末後定本必行道而有得於心方可謂德今曰得於心而不失則得於心者何物乎方得於心何必遽慮其失之乎不比據於德註云據者執守之意得於心而不失之失又云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此兩不失字乃自據字上說下來況上文先云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其證尤明白輯釋亦引發明之說

按二說當以發明爲是其曰得於心者何物乎此說極是大學釋明德必曰所得乎天云云便見所得之實處今但曰得於心而不有味爲政以德無爲而天下歸之正是舜無爲而治之事此盛德自然之應不失不足以言之矣

北辰或問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旋

此本家之說而言也詩傳之說亦如此後來朱子本橫渠說以爲經緯皆左轉者見書傳中當以彼爲正或問蓋未定之書也但近世許益之著辨有疑於皆左轉之說其意蓋以右轉者爲是似亦有理讀者攷焉可也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集註蔽猶蓋也通引馮氏曰蔽斷也如官占惟先蔽志之蔽幏釋亦引之

蔽字之訓泛而觀之似乎蓋不如斷之易曉然思無邪三字若出於夫子之所自言則謂夫子言此三字以斷三百篇之

義可也今此三字乃是詩中全句然則謂此一句詩可斷三百篇之義不若謂此一句詩可蓋三百篇之義之爲長也蓋字有包涵之意一句可以包涵一經之義此其所以爲知要也集註可輕改哉

集註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攷證王文憲有詩辨其意蓋以爲秦火之後諸經多有亡失詩何以皆無恙禮紀左傳句子所引之詩多有善者如素絢唐棣孔門嘗舉而皆不見於詩鄭聲之淫夫子嘗欲放之而今鄭詩具在漢劉歆謂詩出非一人諸儒各以所能記會合以足三百篇之數以此觀之其間淫詩固孔子之所去而諸儒例以爲古詩也不然漆洧桑中諸詩幾於勸矣何懲創之有哉

此諸子所不敢道而考證昌然言之其必有以自信矣非後

學所敢知也但如所言三百篇初焉皆是正詩則大序所謂變風變雅者亦但爲刺風之詩而言而所謂思無邪者亦但爲作詩者之思無邪不必如朱子所謂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者矣不可知爲不易之論否但鄙意竊以爲桑間濮淫媟靡之言猶且爲之汗背辟顏之不非廉恥者一旦聞淫媟靡褻之言猶且爲之汗背辟顏之不暇況肯受其勸而爲其事乎古人之所以教固不專在於詩有小學以養其德性於前又有大學以明夫義理於後則其於善惡是非之辨了然在目所謂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者自不容已矣則其見夫桑間濮淫之詩聊將爲其所勸乎抑將重以爲戒乎自後世小學大學之教不明人不知是非妍醜之正然後疑其勸耳者亦反其本矣餘於子罕篇

自衛反魯章究之

思無邪集註程子曰思無邪誠也通謂每讀集註至此不能無疑程子曰思無邪誠也此是聖人之事夫子言詩之用不應遽以聖人望人集註引此蓋謂所思自然無邪誠也望人事也讀詩而可使之思無邪誠之也學者事也集註引此卽繼以學者必務知要可見

按朱子曰行無邪未是誠思無邪乃可爲誠云云何嘗分別誠與誠之者如通之見哉要之夫子言此正是示人以學詩之準的學詩者求至此準的則自當用功如集註所謂感發懲創之意直俟至此準的方是學詩之成功若未至此準的則是用功之未至也夫子雖不應遽以聖人望人又豈終不以聖人望人初學詩者固未可遽責其誠已學而成功者又豈終於不能誠耶但如所言三百篇初焉皆是正詩則大序所謂變風變雅者亦但爲刺風之詩而言而所謂思無邪者亦但爲作詩者之思無邪不必如朱子所謂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者矣不可知爲不易之論否但鄙意竊以爲桑間濮淫媟靡之言猶且爲之汗背辟顏之不非廉恥者一旦聞淫媟靡褻之言猶且爲之汗背辟顏之不暇況肯受其勸而爲其事乎古人之所以教固不專在於詩有小學以養其德性於前又有大學以明夫義理於後則其於善惡是非之辨了然在目所謂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者自不容已矣則其見夫桑間濮淫之詩聊將爲其所勸乎抑將重以爲戒乎自後世小學大學之教不明人不知是非妍醜之正然後疑其勸耳者亦反其本矣餘於子罕篇

按語錄雖如此分知行然又曰志學亦是要行而以知爲重立是本於知而以行爲重詳其語脈正如中庸生知安行主知學知利行主仁者相似初不截然分知與行爲說也蓋大學知行與此章知行微有不同此知行自於大學知行中橫貫過大學知行是用工條目此知行是進德次第不然十五志學知之始只做得格致工夫誠正以下工夫直待十五年後方做豈理也哉發明混而言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善乎許氏慎說之言曰此六節皆知行兼進不可分作兩說所以朱子於志學下便釋曰學即大學之道又念念在此爲之不厭正兼知行言之詳此則發明之言爲未盡善可見矣以其志學爲大本立不踰矩爲大用行似亦可疑聖人之道一以貫之本立用行猶目視而耳聽也豈有大本立於五六十

年之前大用乃行於五六十年之後邪饒氏以矩字立說亦是學子時文擩字立說之體說經不必爾也

孟懿子問孝章集註無違謂不背於理通引齊氏謂何忌孟僖子之子僖子使事夫子而學禮焉使懿子不違其親之命而悉以夫子所教生事而死葬祭之則僖子之心慰矣通自謂無違二字含蓄不露未便謂無違於理亦未便謂無違乎親之令姑以發懿子之問耳而懿子不能問於是以無違乎禮者言之輯釋亦引齊說

無違二字縱含蓄不露然所含蓄者畢竟是無違於理若無違乎親之令則非所含蓄矣齊說本非集註之旨通亦何必與之回護豈有聖人之言始則含蓄二意終則發出一意邪謂聖人之言含蓄二意與謂儀封人木鐸之喻兼二義者相

似此殆世俗所謂雙關二意之類以言偕人之姦曾謂聖賢言之乎況三家強僭所以命其子者多矣烏在其能不違乎理也僖子學禮之命固若有證但片言之間懿子何以知其爲無違是命也哉若夫子使之從親之令幾何不啓其陷親於惡邪然則齊氏之說刪之可也闕之可也存而不辯惑人甚矣

孟武伯問孝章攷證力主集註後說以爲切於武伯之身按諸家及語錄皆以前說爲勝況前說已包後說之意矣又何嘗不切於武伯之身哉以備一說可也攷證以爲切於前說過矣

疾通引馮氏曰說文疾加曰病夫子告之以疾而不及病其訓嚴矣通謂父母之於子無疾則憂其有以致疾疾則憂其成病分疾與病而言似矣然則集註唯恐其有疾病之言非歟曰以疾對病而言則不可不分輕重專言疾則不必泥也若但言疾亦以爲輕於病則伯牛有疾夫子與之訣先儒以爲癩疾垂死猶未得爲重邪曾子有疾啓手足以示門弟出將死之言以告孟孫猶可以爲輕於病邪要之此處唯主於欲人子以父母之心爲心疾病輕重未暇分也

溫故知新章通引范氏曰溫故者月無忘其所能知新者日知其所亡輯釋亦引之

以溫故爲月無忘其所能猶可以知新爲日知其所亡未可盡此所謂新便是故中所出彼謂所亡未便出於所能之中且如六經初間未曾讀是所亡今日讀得詩明日讀得書又明日讀得易此日知所亡之意日日讀得所未讀至於一月謂此所新得久亦不忘爲月無忘之意雖亦可通然非此章之本意也要之夫子之意是新不外乎故子夏之意是故不外乎新觀其言有先後可見

君子不器章通曰集註釋君子不特曰成德而且曰成德之士是當自其學問推之心之虛有以具衆理體無不具也心之靈足以應萬事是其用無不周也爲主者格物致知有以充此心之體誠正修齊治平有以擴此心之用所以不器輯釋亦引而改之却無病（按輯註在下文有詳）

按語錄云此章是說德出衆之君子德體也才用也詳此則集註體無不具之體正指成德而言德之所以成亦曰知行

兩認而後至耳通但以格物致知爲體之所以充然則物格知至而編中（按此有誤）則其元文不能無病可知矣

先行其言章通謂言之必行行在言後入德之事也言其所行行在言前成德之事也

如此則入德者皆不可先行之乎經文初無分入德成德之意似不必如此說通蓋因饒氏有成德之人凡其所言皆是言其平日所實踐之事非虛言也之意而如此分別之也饒氏未嘗以入德對言未害也通則併失饒氏之意矣

攻乎異端章饒氏謂異端不可便謂之邪道如楊氏爲我近於義墨氏兼愛近於仁其初也各是一面道理後來爲楊墨之學者只管於爲我兼愛上求工故其害遂至於無君無父佛學亦然感興詩云西方論緣業云云亦此類也

楊墨實爲我兼愛而跡則近乎仁義先儒又謂其疑於仁疑於義曰近曰疑蓋皆謂其非仁義而似乎仁義故惑人爲甚也彌近理大亂眞之歎意亦如此若謂其可爲一面道理則是以僞爲眞而可乎天下之道失正則入邪無非邪非正之理異端一偏之說既曰與聖人大中至正之道不同而又以爲未可便謂之邪則將謂之何哉況孟子論楊墨爲我兼愛之害即以無父無君之罪坐之論爲我兼愛之跡即以一毛不拔摩頂放踵者直歸之楊子墨子何嘗以爲學者之流弊哉先儒有說隘與不恭爲夷惠清和之流弊者朱子尚且不以爲然況於異端又何必與之回護乎雙峯只因集註有治知禮而不害爲異端者可見發明何必曲爲出脫也哉

木石金玉之工曰攻之說遂就工字上立論其意蓋謂楊墨本只偏於爲我兼愛後來爲其學者更就爲我兼愛上用工

故其弊至於無君父耳專以工爲工巧之工故其說如此殊不知集註專治欲精之言只是精於其道便有此害非謂精之而更加工巧方有此害佛氏之學背棄君父淪滅綱常立教之初便有此害感興詩特言初爲其害尚淺未足以惑賢智至流傳既久而後其說乃高妙耳非謂始未害而終乃害發明以孔子之時異端爲鄉原孔子問禮於老聃則聃在孔子時未可以異端目之也老子書先儒謂後人託爲之蒙莊出而宗老氏自此之後老氏之爲異端始不可辭矣輯釋亦引之鄉原孟子謂其似是而非則其爲聖人之道特陽順而陰背之非如異端之敢自異於聖人之道也其自以爲是特不自知其非眞有而自以爲亦是聖人之道耳亦非自是而非毀聖人之道也不可入堯舜之道乃是孟子指其無實處以示人亦非鄉原之所肯自言者發明引此言爲者故如此舛悉其未足以當異端之名也至於老聃墨翟楊朱皆與孔子同時雖洙泗之教方明而未得肆然贏豕孚蹢躅其奚固已不可遏矣聖人之明知微知彰豈不有以早見而預言之乎然則異端爲指此輩無疑矣眞氏亦既引之何必於此又以歸之鄉原也若夫老聃在孔子時未可以異端目之之言亦恐未然觀於序說問禮老聃之下語錄有曰老子曾爲柱下史故知禮節文所以孔子問之聃雖知禮然其意以爲不必盡行行之反爲多事故欲絕滅之詳此則聃雖知禮而不害其爲異端者可見發明何必曲爲出脫也哉

知之爲知之章集註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道謂毋自欺是誠意工夫此致知之事也而亦

曰毋自欺者固是知至而後意可得而誠然致知亦自不可不誠意故程子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

無是有無之無毋是禁止之毋二字義本不同毋自欺是誠意工夫今集註曰無自欺之毋也通者只因無而不言毋也通者只因程子語來說今觀集註曰無自欺之毋有小過哉亦愼重而不敢易言之爾更以程子修天爵之說參之可見朱子精約二字不爲太重不如此如何脩得天爵脩天爵卽明明德之謂致知非明明德之條目乎觀於孟子道則高矣美矣章經註之旨則聖門之學又豈有二乎哉

吾不知雙峯此言果何所據也

祿在其中矣叢說經中言在其中謂如此必如此順辭也圈外註言在其中謂如此却不如此反辭也蓋謹言行必得祿故曰祿在其中耕本欲得飽而値水旱之災則飢矣故曰餒在其中若謹言行而命不偶則亦老死而已須應接如此亦有不得祿一句看此與後篇夫子所言正文句意不同此是借來反用

一一至當故見之言行者僅能寡其尤悔而已未能保其盡善盡美也精約惟從事於格物以至於知至意誠者乃能及此非見聞之學所能與也

謂聖門之學有二自致知而入者吾於大學見之矣自見聞而入者亦有所據否且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其所以教之之法具在自見聞而入之學不知又施之於何所行之於何時竊意聞見致知不是二事且如聞時人之言見時人之行固聞見也或因議論講明或因誦詩讀書而多識前言往行亦豈不是見聞朱子語有此議論此其所以爲學之博也然則所謂致知者卽此在矣致知固不局於聞見天下又豈有遺聞棄見而可以致其知者乎況非致知則理不明如何知得疑殆當闕且言行所關甚重苟能謹之豈擇不精守不約者之所易及寡字之云猶鮮矣仁之鮮聖人辭不迫切非謂尙有少尤悔也如夫子自謂學易可無大過初豈尙有小過哉亦愼重而不敢易言之爾更以程子修天爵之說參之可見朱子精約二字不爲太重不如此如何脩得天爵脩天爵卽明明德之謂致知非明明德之條目乎觀於孟子道則高矣美矣章經註之旨則聖門之學又豈有二乎哉

吾不知雙峯此言果何所據也

祿在其中矣叢說經中言在其中謂如此必如此順辭也圈外註言在其中謂如此却不如此反辭也蓋謹言行必得祿故曰祿在其中耕本欲得飽而値水旱之災則飢矣故曰餒在其中若謹言行而命不偶則亦老死而已須應接如此亦有不得祿一句看此與後篇夫子所言正文句意不同此是借來反用

按集註不求而自至之辭恐便是程子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之意程子引夫子耕也餒在其中之言非以安或人之心正以或人不當以不得祿爲慮故如此曉之耳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言行自當謹祿之得不得不當計謹言行本不爲求祿而祿在其中耕本不求餒而餒在其中耕也謹言行也皆理可爲者則爲之耳若必以可得祿而謹言行則亦必以可得餒而耕邪世固無此理也程子蓋正以耕也餒在其中深明謹言行祿在其中皆爲不求而自至恐非有爲而爲之意耳叢說爲其借來反用恐未必如此

舉直錯枉章集註謝氏曰云云是以君子大居敬而窮理也通譬之於鏡非明不能照物垢敝故以窮理爲貴然先有一物在中則又不能照故以居敬爲大致證何氏曰居敬則無私心

而杜直無所蔽窮理則有眞見而杜直不難知

按語錄云若不居敬如何窮理如何識得人爲舉錯之本詳此則不過以窮理爲知人之本又以居敬爲窮理之本如程子所謂存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意耳通與考證之說固善但恐非上蔡本意耳

子奚不爲政章集註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發明孝友兄弟行於家者施於有政行於國者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書之本意不過如此朱子特發出推廣以爲家政之意輯釋亦引之

按語錄云緣下文有是亦爲政故知不是國政書之本意固如彼孔子引書之意則如此豈朱子強發之哉觀孟子引擇不處仁以證擇術而不妨爲一意則知夫子引書之意矣

集註要之至理亦不外是發明於其下引張氏曰孝友篤於家

則施於有政亦是心而已矣雖不爲政而爲政之道固在是矣

或人勉夫子以爲政之事夫子告以爲政之道也通與輯釋皆引之

按南軒說却是書之本意所謂道著爲政於國之道也集註所謂至理便依舊指夫子引書之意而言惟孝友以爲一家之政是卽理之至也引彼證此似不相着蓋發明主意如張氏意故耳

人而無信章通引齊氏謂立則見忠信之在前行則見忠信之在輗軏

此蓋隱括夫子答子張之語以爲說也集義楊氏亦嘗引彼釋此而不變其文未害也今則改輿爲行改衡爲輗軏以求合於夫子之言然夫子以信猶輗軏而齊則以忠信爲在輗軏其意又不相當也

八脩

篇題下集註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通引馮氏謂前篇論政政莫先於禮樂通前篇末二章皆禮樂之事

馮氏得失與前篇通下說同但曰前篇論政似乎一篇皆記政之事然者而實則不然蓋造語之欠瑩也況前篇末二章已論禮樂此篇特依前篇末之意耳非承爲政篇題意也若謂前篇篇末論禮樂者是承論政之意則彼在篇首此在篇末中間隔二十章皆論他事謂之相承可乎顯見附會讀者詳之

雍徹章集註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通以爲成王以矩冕命周公平王錫晉文侯矩冕書皆有之豈有以禮樂祭周公而

不書於書者

以書載不載爲有無之證恐未爲得之魯之受封書且不載況賜禮樂乎宣王中興賜予多矣謂書不載而不之信可乎又安知非本有其書而亡之邪

林放問禮章通引馮氏曰以喪之易戚明禮之奢儉也聖人之言借一明一大抵如此

按語錄不過吉凶二者上句泛以吉禮言下句專以凶禮言詳此則二句是平言以盡吉凶之禮耳以爲借一明一求奇穿鑿非經本旨

夷狄有君章集註引程子尹氏之說發明謂程說責在下之無君正說也尹說責在上之不君推說也通與輯釋皆引之

按語錄黃義剛問程子似專責在下者尹氏似專責在上者

如何朱子曰只是一意皆是說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
如無君也詳此則發明之言正是問者之意朱子不以爲然
者而發明主之何邪
或問禘章集註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云云蓋知禘之
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輯講某嘗疑集註
云云固是推崇得禘之說好然中庸却說明乎郊社之禮禘嘗
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郊社固是祭之大者嘗却是祭之小
者知郊社禘之說固能使治國如示諸掌知嘗之說亦能使治
國如示諸掌乎如此則集註專一推崇禘祭之說似未盡合聖
人之意某嘗謂中庸之說詳論語之說略不若只以中庸解論
語則辭不費而義明
饒氏此疑似矣然中庸而曰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苟明其一

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則集註專一推崇禘祭之說誠爲過當
而此疑爲是今中庸以明乎四者而兼言以結之然則合四
者皆明而後明於治國也必矣何嘗專舉嘗之一祭而謂國
可治哉如此則中庸自合大小欲人之皆明此則因或人所
問而專言其大記有詳略而理無餘欠非論語唯知禘而不
知郊社嘗之禮義也集註因此明彼深得舉大該小之體雙
奚此疑殆亦理有未明而不識乎人言之意者歟
攷證王氏謂論語約而難知中庸詳而易見不若以中庸解論
語辭不費而義明金氏按中庸是泛說論語是答或人之問亦
恐各是一出
王氏正是竊饒氏意此不再辨金氏理或然也
祭如在章竊說在當爲存在之在有事死如事生之意
按語錄引中庸洋洋如在爲證則不必作如在說可也且下
句祭神如神在之在亦作存在可乎亦作事死如事生之意
又可乎如此則但以語錄爲正
或問禘章集註引謝氏之說攷證王氏曰上蔡之說疑有病聖
人據理而言豈問其知不知禍不禍哉若畏禍而爲兩可之辭
所以爲心術之害大矣非所以言聖人況此答拒之者至矣初
非遜辭
謝氏所謂遜非以阿意諂曲爲遜特據理答之初不與辨而
不當媚之意自見又全若不領會其諷已者使彼亦不得以
怒已耳何兩可之有其曰據理而言則是矣謂不問其禍不
禍則未也觀於危行言遜之訓與異日答陽貨之言則聖人
亦未嘗以遜言爲非蓋可見矣要之則它人據理而言多不

足於遜聖人據理而言猶不失爲遜所以不可及耳若夫王
氏所謂兩可之辭爲心術之害大者却是至論胡雲峯唯不
知此故於無違之告木鐸之喻皆以爲含一意也但上蔡所
言則不可以此議之耳
周監二代章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語錄問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
相牴牾然以中庸吾從周之意觀之則夫子之從周特以當時
所用不得不從耳若答爲邦之問乃其素志也先生曰得之集
疏蔡氏云夫子蓋歎其文之盛非美也夫子周人也在禮則當
從周如其自用必損其文矣觀其從先進之意文質彬彬之語
答爲邦之問可見
集註既謂美其文而從之則語錄乃未定之語也蔡氏又是

集其所聞於師友爲疏其曰歎而非美者殆亦祖述語錄之意歟其曰觀其從先進之意文質彬彬之語答爲邦之問可見者則恐未然蓋所謂後進之君子與文勝質則史二者皆指周末繁文之弊而言非指文武周公盛時之文而言明矣先進則正指文武周公盛時言之者也蓋文武周公之文既曰視二代而損益之矣則其文之郁郁者初豈有勝質之弊與後進之不自知其過於文者哉特以時異事殊文武周公之文至於夫子之時如欲用之則又當損之益之與時宜之耳既曰有所益損則夏商之禮其可行於今者亦豈得不兼取之哉此所以因顏子爲邦之問又歷舉四代以告之也至於中庸從周之言則有上文今用之之語自不害其爲居下不倍之義與論語美其文而從之者自不相妨蓋非一日之

言上下文勢既異則旨自別文雖偶同不可引之以相證也

又按或問有曰設使夫子得位而有作焉竊意其從二代之禮者固不能多於從周也觀此則從周從先進之言舉四代告顏子之意皆不至於相戾矣

通曰從周又曰從先進何歟從周者非從周之末從周之初也從先進者周之末而有文質得宜者猶不能不失乎周之初也以先進後進皆爲周末但取其文質得宜亦自不妨蓋既曰先進則不拘於一時凡前乎後進者皆可以稱之獨謂先進爲周末而有文質得宜者猶不能不失乎周初之言爲可疑蓋既曰文質得宜又何失周之初則文質必不得其宜矣假如所言則失周初者文質得宜然則周之初文質反不得其宜耶豈通此段猶不能之不字恐傳書誤添一字

耶當更思之 按今四書通本無不字初下有者字史先王所據本訛

告朔餼羊章通引鄭氏曰子貢之意若曰夫禮有以舉朔于廟告焉可也餼羊不必用也夫子之意若曰四時各有祭廟之禮請之莫敢廢也告朔用羊其來已久魯也不稟命於天子非一事也去一餼羊於禮無損然彼固謂先王之禮皆可以隨時而廢之不已遂至正朔之不稟非小故也是所愛者一羊而於禮無所愛也識慮之遠近於此分矣

鄭氏此說自當時尚視朔者觀之則可通然魯當時則不視朔矣集註之旨甚明通正不當存此異說以眩學者

事君盡禮章通引齊氏謂孔子與弟子學禮於大樹下而宋人伐其樹其亦以爲諂歟

伐樹不知其故不可臆其爲此而引之以爲證也

關雎樂而不淫章輯謂謂關雎之詩一章是稱美后妃之德可以爲文王之配第二章是推原始焉文王未得之時求之如此其切也第三章是言今日文王始得后妃喜之如此其至也

哀不傷樂不淫皆指作詩而言蓋此詩是宮中之人所作其憂其樂皆作詩者之自憂樂攷於朱子詩傳可見雙峯皆以爲文王之憂樂則其與懷婚姻者又何異哉既非詩之本旨尤非所以言聖人也

哀公問社章集疏蔡虛軒謂哀公之問宰我蓋謀討三桓之瘦辭按或問嘗有以此爲蘇氏說而質之朱子者朱子曰昔嘗有以是問於尹子者尹子艴然不答既而曰說經而欲新奇則亦何所不至此言可畏也哉詳此則朱子不取其說可知不知覺軒又何爲以此爲說乎

發明引張氏曰以使民戰栗爲哀公之言成事不說三句爲夫子責宰我不正救之語發明自謂作責宰予失言說則成事遂事二句全無着落從南軒說則三句皆有情否則付之闕疑可也輯釋備引二說

按三句辭氣嚴正恐是責宰予之言成事遂事既往只是言已出之意不說不諫不咎皆只言責之無及於事之意夫子嘗以於予與何誅而責宰予矣辭氣略與此同皆是以不責之言語錄謂此三句蓋駟不及舌言豈可以輕發哉詳此則成事遂事二句固不爲無着落矣如南軒說則須添幾字讀方透恐未必然

集註古者立社各以土所宜木爲主通引馮氏謂王者立社取木之至堅且久者柏堅於松栗堅於柏周人存商之亳社而屋

之魯哀四年亳社災當時木燼於火而公欲求木以植之故有問也通謂春秋書郊者九書社者一識變也哀公豈非以亳社災而問歟明乎郊社之義治國如示諸掌惜乎哀公不能明此而宰我又不能爲公明之

集註既主土所宜木之說馮氏又以取木之堅且久者爲說政恐所宜者未必堅久堅久者或非所宜然則但當以集註爲據且馮氏謂柏堅於松栗堅於柏似矣然木之至久者莫若松而柏次之未聞栗能久於松柏也如此則堅者未必久久者不必堅馮說於此蓋有所不通矣毫社災而欲植之木此其是否不可知郊社之書與義亦不過拳合而附會之耳殊無意味無足辨者

管仲器小章通引或問舊說謂嫁曰歸三歸云者管仲一娶三姓而備九女如諸侯之制也發明亦引馮氏娶三姓女蓋僭諸侯三姓九女此則三女而已特著耳未爲僭也

按或問或舉此舊說以問朱子朱子曰若此則爲僭上失禮與塞門反坫同科矣今夫子但以爲不儉則亦但爲極臺觀之侈而未至於僭也朱子所以答或人者如此蓋不以舊說爲當也今通者唯引此問辭而不引此答辭反若舊說爲朱子所取然者豈亦采擇之未審與此正如洒掃應對章趙氏不詳集註有非謂二字便謂末節是本云云者相類胡氏標出趙氏之誤爲一通凡例而不免躬自蹈之信觀書之難而著述之尤不易也發明每不滿於胡氏而亦效其尤無足道者攷證援漢書三歸爲證又以顏氏之言明其爲三女而非

九女似矣但漢書曰三歸顏氏曰三姓女亦不甚明白三女九女之數要亦未可質也竊意夫子以此爲非儉集註以此爲言其侈或問以爲亦但爲極臺觀之侈經旨不過如此而已不知諸儒汲汲援此不可證信之言以爲說者何故

儀封人章集註前是得位設教之說後備周流設教之說纂疏輔氏謂註中本說意實而味長後說意巧而味短通謂木鐸如明堂位所謂振於朝天子得位之象也如適人所謂徇於路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之象也儀封人但言木鐸正自兼兩意所以集註亦兼兩說輔氏之論非矣

木鐸之喻若如通者兼兩意之說則封人之所譬極巧恐未必然況得位設教聖人之本心周流行教聖人之不得已觀於不仕無義之言與皇皇無君之意可見封人既非沮溺荷

蓀之倫則其所喻宜有以得聖賢之本心矣且上文有何患於喪與天下無道久矣之言若兼後說則是終不免於喪也夫子而終於喪則雖周流四方以行其教亦空言無施而已何以救天下之無道乎然則集註存兩說何也曰前說固無以易而舊說亦或可通故兼存耳然主前則不兼後主後則不兼前決無一言含兩意之理輔氏之言深有契於朱子前一說勝之旨通者又是述饒氏之意以爲說饒說今輯釋亦引之讀者攷焉可也

里仁

里仁爲美章通謂能擇乎是便是非之本心擇乎是不居焉則又失其本心矣況智者知而弗去今知其爲里之仁而復去之亦不得謂之智矣

經註擇字皆泛言擇里而已未說到能擇乎是之意通者欲配從知而弗去上說故於擇字之旨深了一分恐非經註之旨更詳之

富與貴章集疏蔡氏謂不以其富貴之道得之如干請求託巧於趨附之類

按或問君子而有非道以得富貴者何也朱子曰是亦一時不期而得之非語其平日素行也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之類耳然則蔡氏干請求託巧於趨附之類非所以言君子誠如或人之所疑矣但衛卿可得不以道而得貴者耳不以道而得富如齊王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之類是也

富貴貧賤不以道得之通引齊氏曰富貴貧賤孔子非對言也人欲去貧賤則必思欲處富貴而不處於仁也

夫子分明以富貴貧賤對言觀其皆曰不以其道得之可見富貴不以道得之是以有偶然可得之富貴但不以道得之故不處耳貧賤不以道得之是方在貧賤未見有富貴可得但不可獻貧賤而不安耳如齊氏之說則是皆主貧賤者言之然則經文何以不先言貧賤後言富貴邪齊說求奇非經註旨不可信也

我未見好仁章通引馮氏曰好仁惡不仁利行之事用力於仁勉行之事聖門如冉有自謂力不足而自畫則勉行者亦寡矣通自謂好仁惡不仁利仁者也有能一日用其力志於仁者也利仁者我未之見志於仁者我亦未之見此固聖人所深歎也發明引輔氏曰此章三言未見初言成德者之未見次言用力者之未見末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未見

按經言我未見力不足者此則所謂未見其用力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耳三說皆即以爲未見用力於仁者似隔一重叢說謂前後兩未見皆言無此人中未見謂無是事此節未見其人之意却在有能乎三字上詳此可見三說未盡

人之過也章發明引饒氏曰尹氏見上句各於其黨兼君子小人而言故下句亦作仁不仁說要之上句雖兼兩邊觀過知仁恐只說這一邊好底云云通引輔氏曰此章但謂仁者之過不仁之過又何觀焉又引蔡氏曰經但曰觀過而觀人自觀自不備但曰斯知仁而仁不仁皆在其中通則自謂人之過兼君子小人而言觀過獨指君子而言輯釋亦引饒蔡與通之說

蔡氏自視之說非經本旨朱子已於或問語錄破之矣無足論者但蔡氏斯知仁而仁不仁皆在其中之說正與輔說相

反通者既兼存之而不與折衷至其所自爲說則又專主輔氏蓋通是逃雙峯之意雙峯本不以集註尹說爲然通雖祖其意而又爲集註所礙不敢明言尹說之非故朦朧如此耳按諸家所以如此立論者蓋因視其所以章集註分視觀察之義而創爲此說也然此章只有一个觀字如諸家之說則須章首元更有一觀字或視字乃可通耳殊不思上曰人過各於其黨方是說過有君子小人之類不可混然不爲分別下曰觀過方是觀其所過何如事乃可分別其類類分而後仁不仁乃可知耳如此則厚薄愛忍必觀而後知非既知其孰爲厚愛孰爲薄忍而復觀他更以集註愚按以下意參之尤信通與發明所引諸說適所以亂集註而駭後學其亦不善於通不善於發明也矣

朝聞道章集註與圈外程子之說諸編之說皆只發明得集註之意竊意集註是以朝聞道爲夕死可也之事實程子是以夕死可也爲朝聞道之應效如集註說則可也二字是主朝聞道而言無復遺恨之意也如程子說則可也二字是主夕死而言然其原却自聞道上來當死而死雖死亦可之意也蓋道是事物當然之理人所不可不聞者也苟未聞之則生既不順死亦何安如是而終身焉豈得無遺恨哉今既得聞則可以無媿於爲人矣死期雖近亦可無遺恨矣此集註之意也事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雖死亦道中之一事耳未得聞道則無以知事理之當然行險僥倖無所不至死雖人所不免亦孰貪戀顧惜而不安於死矣故既得聞道則事皆合乎當然之理不假言矣雖死期近在今夕亦道之當然耳當

待夫子告之而後唯耳非曾子精察力行之時有用而無體也然則操存涵養精察力行何者不是下學人事今遽以精察力行屬之萬以操存涵養屬之一固是有此意若便以二者爲一以貫之之事則未可也蓋方下學之時萬事則未可也萬中各有此一之理則可謂一理已貫乎萬事則未可也輯講問集註於用處精察力行似兼知行而言於體上只說知而不及行恐亦有未備處否饒氏曰體用皆須知行且如物格知至是知此一意誠心正是體此一若能知而不能體則一依舊不是我的如何能貫又曰精察只說得當然處不曾說得所以然處力行只說得踐行處不曾說得存養處

體用之分無窮若以修己對治人而言則脩己是體治人是用若又合而言之

則修己治人皆是下學之事又皆只是用而所謂體者不過
即爲是事之理而已雙峯唯便以修己之體爲一理之體故
疑集註未知其體之一爲只說知而不及行殊不知集註於
其用處之用何嘗專指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言雖格致誠正
之事皆用也曾子於其用處精察而力行之精察便是格物
致知之事力行便是誠意以至於平天下之事雖皆是於用
處工夫然天下無理外之事亦無事外之理於用處精察力
行則體固在其中矣但理微而用著故曾子雖於用處着工
而猶未知其體之一不能無待於夫子之告耳一唯之後乃
悟向之所以精察而力行者皆此一理之所貫也此一知字
只是啓意初非對行言者以爲只說知而不及行誤矣此章
體用正與費隱體用相似皆非就人已上分者雙峯唯混而

言之此其所以不得經註之旨也其以當然對所以然說所
以然正是理之一處朱子安得言於曾子未唯之前乎踐行
對存養處說則愚前段之辨悉矣

輯講謂程子遺書於聖人教人各因其才一條引忠恕違道不
遠而其下繼之曰此下學上達之義與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同觀其語意正是以中庸之忠恕釋論語之忠恕言下學忠恕
可上達一貫亦猶孝弟可以盡性至命也集註以其與此與違
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之意不同故刪去與堯舜之道孝弟而
已矣之意同一句却恐非程子之本意蓋程子兩說自是兩意
而互相發明若以此忠恕爲夫子之道則與中庸之意誠異若
以此忠恕爲學者下學上達之事則與中庸之意正同集註主
一而廢一所以於曾子用功處又別說從一路去以老先生之

高明精密而於前人語意猶看得未盡如此
按朱子嘗曰忠恕二字是那一貫底註脚今若要做那忠恕
去湊成聖人忠恕做那忠恕去湊成一貫皆不是又曰一貫
譬是天然底花爲是天然底難說故把忠恕來說却如把做
底花形容那天然底花又曰曾子說忠恕當時門弟子想亦
未曉得惟孔子與曾子說得自後千餘載更無一人曉得惟
二程說得如此分明其門人便不曉得唯侯氏謝氏曉得今
詳此三條前二條則明一貫忠恕之同異後一條則言忠恕
一貫之難曉然朱子既如此說而雙峯猶議其未盡前人之
語意又不知朱子與侯氏果孰能爲曉者竊以前二段觀之
則雙峯於朱子體用知行之分猶有所未曉況望其能曉一
貫忠恕之義乎若其引遺書所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之

意同而朱子刪之若盡朱子之意則以爲忠恕却有聖人學
者之分孝弟則雖聖人亦無以異於學者若引彼證此則聖
人之忠恕亦無以異於學者之忠恕矣而可乎謂中庸之忠
恕爲下學上達之事則可論語忠恕爲下學上達之事則不
可何則論語忠恕自曾子所見言之則忠便是一恕便是貫
朱子忠恕是一貫註脚之言意蓋如此若曰下學此忠恕而
上達一貫是即下學一貫而上達一貫也蓋此忠恕已是上
達之事即一貫之異名耳朱子做那忠恕去湊成聖人忠恕
與一貫皆不是之言蓋謂此也夫子告曾子以一貫曾子告
門人以忠恕今朱子乃謂當時門人想亦未曉得者豈謂門
人未曉學者之忠恕哉特謂其未曉聖人之忠恕耳觀集註
曾子有見於此與欲人易曉之言 此曉字與論語曉字淺深

自又不同則知曾子所見者見其眞門人所曉者曉其似（異似二字本湖氏通中之言）集註正欲發明曾子所見之眞者以示人故力以忠恕爲聖人之忠恕耳至於門人之忠恕則又只得門人所曉之似者曾子所見之眞何由明不過盡己推己之事忠恕之正名正位卽中庸所謂違道不遠是也特一貫忠恕之似者本非曾子所見聖人之忠恕又何必於此言之乎若以爲論語之忠恕卽中庸違道不遠之忠恕則又只得門人所曉之似者曾子所見之眞何由明哉然則遺書之言非歟曰觀程子引大本達道天道人道之言皆不用中庸本文之旨則此言又何可以辭害意乎況朱子於程子之言有足其所未備者有缺其所未安者大抵務欲不失聖賢之旨而已固未嘗泥也雙峯謂其於前人語意猶省得未盡爲高明精察之累者愚謂其只欲學者尊已不

肯爲朱子下此之語也其實集註發明曾子所見以示人則遺書此語豈容於不刪哉

叢說謂程子天道人道大本達道之言大抵因曾子借忠恕形容一貫恐學者疑之所以多是借說以明義理固可借用非獨忠恕也

此雖未必是程子立言本意然以註證經均之爲借此意自發得好

事父母幾諫章發明引張氏說以幾諫爲諫於未著又引饒氏說以不違爲且順父母意思不可與之違逆發明自謂南軒雙峯不妨自爲一說

按二說皆語錄之所不取發明又引之何邪大凡說經貴得其旨得其旨則一說足矣兼存異說祇惑人耳若以爲有補於世教而取之則當自爲書不必附在聖經之後也

古者言之不出章通引齊氏曰出於口易有餘行於身易不足忠則盡已而不患於不及信則以實而不患其太深

觀齊氏意似以忠主行信主言者恐非經本旨此章元無說忠信意

公冶長

賜也何如章通謂讀集註者每以子貢未至於不器便是未至於子賤殊不知子賤之君子亦未便是不器之君子特子賤能有所取以成德可充之以至於不器子貢雖有用之成才有所局而未至於不器也輯釋亦引之

觀集註上文有子貢見夫子以君子許子賤之辭則所謂子貢雖未至不器者正對上文以君子許子賤者言之安得以

子賤爲非不器之君子乎觀或問有或有蔽其輕重誠與稱子賤者有差等之言則所謂子貢雖未至於不器者正對上文以君子許子賤也況通者又自謂子賤能有所取以成德則體無不具用無不周而所謂不器者不外是矣又何待於充之而後至哉參之上章集註下斯斯此德與何所取以成此德之言可見子賤之君子卽爲成德之君子尚何疑乎

雍仁不佞章通謂集註全體不息如眞蔡之說則仁之體本自渾全如陳饒之說則以人全體之愚玩朱子之意仁道至大是說仁全體而不息者是說仁者之人故著一者字云云輯釋引其師曰通主仁者之人說自是程子曰公而以仁體之則爲仁此體仁之說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仁以爲己任弘也死而後已毅也仁者本心之全德必欲身體而力行之全體此仁

即弘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不息卽毅也云云發明云若以全體爲仁之全體則人道至大一句已該之如何接得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是此人能當此至大之仁道也

按諸家說全體不息之旨多不同通與發明輯釋深有折衷故錄于此以備遺忘

子使漆雕開仕章集註斯指此理而言饒氏曰斯字恐指仕言就仕上說較分曉

聖人使開仕必其才可以仕矣若謂斯指仕言開於仕未能信是才未可以仕而使之仕是聖人知人不明賊夫人之子也尙何以責子路爲哉然則固當以集註爲正通引陳氏曰云其所見處已自高於世俗諸儒但其下工夫不到頭故止於見大意爾曾點亦然輯釋亦引陳說

按集註謝氏云他日所就其可量乎語錄既云開有向進之意又云開之進則未已然則陳氏謂其工夫不到頭此言何所據邪程子已見大意之言但據開與夫子答問之時言之耳固非以此爲開終身之斷也若以此言曾點則有他書可據謝氏既言開之學無可考而陳氏乃以之與點並言不亦誣乎通攷略語錄此等議論至其所以自爲說者亦蹈襲陳氏之意誤人甚矣

子謂子貢曰弗如也章子貢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集註與許也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俗說吾與女弗如也皆以爲夫子亦以子貢爲弗如顏子而已今觀集註故既然之一句是說上面弗如也一句又重許之一句是說吾與女弗如也一句又重許

居蔡章山節藻棁攷證按禮記管仲山節藻棁君子以爲濫以此例之則山節藻棁以指宮廟之僭侈與居蔡各是一事同歸不知爾當考

按語錄大夫不藏龜禮家乃因此立說未可盡信古說爲僭若是僭不止是不知便是不仁了詳此則以山節藻棁爲宮廟僭侈又似乎不仁以居蔡爲各是一事亦無以見其不知矣語錄又謂三不知皆是濱鬼神之事況春秋傳只說三不知若如攷證之言則不知之目不止於三矣豈夫子於彼有所遺邪唯以爲山節藻棁爲藏龜之室乃見諂瀆鬼神處與容樊遲問知敬鬼神而遠之之言有契可以爲不知之實耳攷證何必求異於集註乎

令尹子文章集註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纂疏胡氏曰夫全體

者無虧欠也不息者無間斷也若外無虧欠間斷而中之私意猶在亦不得謂之仁必見於事者當理發於心者無私然後可以爲仁

既曰全體又安有內外之異如胡說則全體不息四字只是當理二字之意恐未必然勉齋黃氏嘗謂全體二字已足以該當理無私心五字之義矣以此推之可見

纂疏陳氏謂仁道至大非可指一事言若三仁夷齊是於大變中做事見其當理而無私心若子張之問子文文子但以一事之小者而欲信其大者則不可也

其仁不仁在乎心之公私理之當否非關事小而不可謂之仁也朱子嘗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是它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做一事上必不能盡仁推此可見

季文子三思章集註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尚纂疏趙氏謂窮理是思時事發明窮理明也明於方思之初

按饒氏之窮理是思以前事此說至矣蓋窮理之思與臨事之思不同趙氏謂窮理是思時事則混而無別矣發明於方思之初方初二字亦與趙說不甚相遠皆不得雙峯前字之旨者也

寄武子知愚章集註程子曰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朱子曰比干於義却不當愚只得如此處攷證歷舉衛侯失道武子欠正救之功不爲無失諫之過者以是不當愚之意

按比干武子均爲貴戚之卿而比干不當愚者語錄辯此極詳然皆引而不發若如攷證所說則是集註引程子此條微有不滿武子之意今詳程子之說上句以亦有字者字發其端下句以是也字決其辭則是比干較之甯子自是不當愚者武子較之比干自是當愚者未嘗稱之比干以見武子之不當愚也況語錄並無不滿武子之意攷證毋乃不得程子之意乎唯四書通以爲衛成之患在外欲免之非沈晦不可紓之惡在已不諫而諉於沈晦不可也其言似爲切當四書發明亦不取之故錄於此以俟覩者釋焉今觀輯釋引通此說置編中可謂乃師之忠臣矣

巧言令色足恭章饒氏謂微生高是無心失理之過左邱明所恥是有心悖理之惡

微生高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可謂之無心失理既害於直則不得謂之過矣特與左邱明所恥者惡有淺深耳

見過內訟章通謂訟者欲勝人內自訟則能勝已

集註只以自咎責自訟之義而通乃以勝爲說侵過一重恐非經註之旨更詳之

維也

首章饒氏謂伯子不衣冠而處則非可使南面者夫子豈得遽以此許之恐不當以此爲說集註初依古註作兩章後合爲一章要之只作兩章爲是又謂使夫子果許仲弓伯子可使南面則兩箇可字不當以一爲適可一爲僅可以此觀之可也之可決非可使南面之謂

案仲弓以臨其民之言若不承南面之意則無所因然則謂可也決非可使南面之謂無乃不審仲弓所言之意乎上言南面下言臨民合爲一章何疑之有況可使可也詞氣之間

自有輕重正不害其爲不同也

通謂居敬是誠意正心脩身事行簡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

按朱子曰范氏謂敬以直內簡以臨民故堯舜脩己以敬而臨下以簡恐敬簡不可太分說居字只訓主字若以爲主於敬而行之簡則可以爲居則敬而行則簡則不可若分脩己臨下則恐分了敬簡不應於下文又總說以臨其民也今詳通說正如范氏之意恐與朱子所見不合不知如何

顏子不遷怒章攷證顏子未當事權有何可怒蓋是以諫曉哀公也哀公爲人躁妄故夫子舉顏子不遷怒貳過爲哀公對病之藥

七情人所必有唯怒最爲易發而難制曾謂未當事權者皆無可怒之事邪人之行莫大於改過成湯猶以改過不吝見過稱顏子之好學無以易矣攷證以爲未盡顏子好學之事非愚所敢知也攷證又歷舉顏子博文約禮欲罷不能克己復禮請事斯語亦足以發語之不惰爲夫子不舉彼而舉此全爲藥哀公之證竊恐亦未爲得之蓋此乃是言於顏子既死之後夫子正欲舉其克已效驗之所極以告君欲罷不能諸事皆是用工處未足以見其極致處故不舉耳初豈以箴君之故不當舉却舉當舉却不舉哉至曰爲哀公對病之藥恐或有之亦自與此不相妨也

未聞好學者也集註蓋深惜之又以見眞好學者之難得也攷證今也則亡惜辭也未聞好學待辭也

待辭之說雖與集註微異似亦可備一說

子華使齊章通引馮氏謂聖人以子華之富故不繼之以思之貧故多與之予華不繼富原思周急也

爲宰既有常祿則非因思之貧而多與之也設使子華爲宰常祿又可減乎以此爲周急之證似未切當若以救之以與隣里鄉黨爲周急之證則庶乎近之

子謂仲弓章集註犂雜文通引馮氏曰犂服耕也通謂馮氏未識無理姑存之

若以犂爲雜文則父賤惡之喻方不突兀若以犂爲服耕則可以爲賤而不可以爲行惡矣若行不惡則仲弓可用無疑又何爲有雖欲勿用之喻乎

輯講本文言且角不見有周正之意角疑取繭栗握尺之義騂喻其氣質之純粹角喻其德行之將成山川諸侯之所祭恐亦是可使南面之意

言騂則見有不騂者言角便見角有不如此者角不如此非不周不正而何周則兩角完具如鼷鼠食郊牛角則不周矣正則兩角端正今之牛有兩角不相似者多矣可以爲正乎言正則可以該繭栗握尺之度矣況繼以之中犧牲也中之一字則必合乎繭栗握尺之度不假言矣騂角以喻氣質德行似乎附會至曰山川諸侯所祭則騂角之牛特爲諸侯之所用者耳以爲亦可使南面意亦所未喻

周不違仁章集註或曰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語錄曰至一日一次至此月至是一月一次至此集成眞氏曰詳集註意謂一日全不違仁語錄以爲一日中一次不違仁一月全不違仁一月中一次不違仁二說不同當以集註爲正

按集註語錄之說似無以異至字與違字不同違是自內出外至是自外入內以張子內外賓主之意推之違是暫出故不害其爲主至是暫入故曰月至焉雖疎數不同皆只可以爲賓若經註皆改至爲違則眞說可通愚自見眞說只如此疑後來四書通板行果亦如此分別違至之義通雖不爲辨眞說而發然二字之義既明觀者可無惑矣

語錄三月只是言其久爾非謂三月後必違也通引馮氏謂三月之久而不違則不違矣但守之也非化之也

朱子之說最活蓋三月只是說久却非限定三月一度違亦非謂既久而不違馮以爲信不違矣其說死而不活非朱子意也詳尹氏既以聖人爲渾然無間斷而顏子未達一間卽未達處便是間confirm間斷非違而何夫子稱顏子亦曰不貳過爲學者切已省察則集註在所深省

有不善未嘗不知未嘗復行而已過與不善便是違處不違則何過何不善之有過而不貳不善而不行非守不能未能無過與不善可見未化程子守之也非化之也之論其意蓋亦如此馮氏用其辭而不知其意可乎更以雍也仁而不佞章集註參之可見

季康子問仲由章可使從政通引葉小蘊曰是必將進之與共圖國政齊氏曰季桓子遺言召孔子康子止召冉求然則其先問由賜意固在求而假之以發端耳

康子不過如孟武伯之問由求亦皆是欲知其人之如何爾

葉齊之說未必然也

集註從政謂爲大夫裒說在國爲政在家爲事季氏蓋以國政與家臣謀之以冉有退朝謂有政觀之可見季氏欲得家臣謀

國事故歷問之非謂卽欲使爲大夫也

彼章是冉有退季氏之私朝所謂政者實是國政而謀於家臣此章泛問可使爲政豈可以彼爲例而意其亦如此乎朱子以爲大夫釋之當矣況夫子於冉有之言分別政事名分極嚴此章果如叢說所料夫子宜以少正名分以微示季氏可也今皆不然則似未必如叢說所料者然則但如集註所釋以全聖人不逆不億之誠可也

君子儒章攷證謂集註程謝二說恐子夏不至此云云文公嘗言子夏太細密謹嚴又云其促狹於子游葉賀孫之問亦言其太緊小如此則君子小人只是以度量規模言若樊須小人之類蓋對大人君子言之特有小大之分耳非言善否之殊也至爲學者切已省察則集註在所深省

儒是學者之稱樊遲以學稼圃而見斥爲小人豈可援以爲例攷證不欲貶了子夏意固忠厚但異日夫子答其問政之言亦以無見小利戒之攷證恐子夏不至此夫子豈誣子夏者哉然則程謝之說自無可疑者

子游爲武城宰章集註恐謂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通謂苟賤之羞邪媚之惑八字與正大之情四字相反

通說是已苟賤是貼不由徑意說邪媚是貼不至偃室意說亦所當取也

不有祝鮀之佞章輯釋引齊氏曰世衰尙巧言雖有令色如朝亦必佞而後免又引其師之言曰自上蔡疑而字爲不字故齊氏亦因而字爲此說與註少異姑存之

按謝氏之意正防世儒有如齊氏之兒者設耳朱子以爲從伊川說云云則集註固自斟酌矣齊說可删

質勝文章集註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發明愚謂先有質而後有文文所以文其質也文得其中方與質稱文不及則爲野文太過則爲史故文可損益質無損益學者損史之有餘於文以補野之不足於文使文質相稱不爲史之文過亦不爲野之文不及則有彬彬之美矣輯釋亦引之

發明文可損益質無損益之言似矣但以集註誠之有餘於質在所當損者亦不可謂無矣竊意集註損有餘補不足是通說二句之旨主質勝文言之則損有餘之質補不足之文以就中主文勝質言之則損有餘之文補不足之質以就中

如此則以順文解義若如發明所言則損有餘一句專主文

勝質言補不足一句專主質勝文言先主下句而後主上句似非順文解義之體集註不應爾也不知如何況經所謂質勝文文勝質是泛說有此二等人耳非謂一人之身質既勝文文又勝質也集註損有餘補不足之云是通爲二等人言之各當有所損益云爾發明乃謂損史之有餘於文以補野之不足於文以之一字似主一人言者豈有一人之身既失於野又失於史者哉讀者其試思之

中人以上章攷證王元敬王剛仲謂以字似重蓋中人之質固多然能以之上則可以語上以之下則不可以語上矣集註本爲教者言此則併爲學者言

如集註說則當於上字下字加讀如攷證說則當於二人字著讀況以之上以之下皆承中人言之則只言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以下不可以語上矣文意方順不應中間再有中人二字今既不然則但當以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分資質之優劣以可以語上不可以語上爲施教之次第初不爲學者言也若以爲爲學者言又欲其以上而不欲其以下則學者自知不明妄意獵等何所不至哉吁說經求奇之害可不愼諸

樊遲問仁知章集註程子曰先難克已也饒氏曰以克已爲先難固善然克已乃求仁之事非仁者事也

按輔氏謂克已最難求仁之功莫先焉然則克已固求仁之事以克已爲先非仁人之心乎蓋克已是難先難亦曰以克已爲先耳觀程子以所難爲先之言可見其意矣程子非以克已而訓先難也

知者樂水章仁者壽叢說非必壽如堯舜然後謂之壽蓋受命於天其壽夭固一定而不可易人能知命而保其天之所以與我者全而歸之是壽已若立巖墻與梏梏而死則是我夭之非正命也由是觀之則雖顏子亦壽也

洪範福極分明以壽與凶短折對言則固不可以短爲壽也夫子之於顏子再言其不幸短命而叢說以爲亦壽可乎仁者壽與大德必得其位等皆是有此理而已顏子不得其壽與夫子不得其位何異然則亦強說夫子爲得其位又可乎蓋亦觀於語錄有曰仁自有壽之理不可以顏子揣來看如此則顏子亦不幸而不壽耳叢說所謂保其天之所以與我者全而歸之如顏子謂之得正命謂之順受其正可也何必強說以爲亦壽哉

齊一變章攷證王氏曰齊之盛時已不如魯魯之衰時尚勝於齊

不如魯下欠著之盛字勝於齊下欠著之衰字意不明白觀於或問則曰自其本言之則雖太公盛時已必一變而後可至周公伯禽之王道自其末言之則齊俗一壞之後又必一變而後可以及魯之衰也詳此則攷證之言爲欠字可知竊意攷證正是檃括或問而反不如或問之明白者也後儒立言往往不能出得或問語錄之意而重述一番反不明白者皆此類也何如但存朱子之說之爲愈乎噫

觚不觚章集註觚稜或曰木簡通引馮氏謂觚爲酒器見於禮經爲木簡見於漢急就章則謂爲簡屬者秦漢以後之稱非孔子所謂也輯釋亦引之

簡屬稱觚其名雖見於漢史其制則不知起於何代又安知夫子之時不已有之邪大抵經註之旨所重在稜其爲酒器爲木簡在所不必辨也嘗謂凡此等處集註皆兩存之而於先後上見其優劣者非唯疑事毋質亦恐或有所遺故爾馮氏蓋不足以知此也

君子博學於文章攷證顏子博約是知行並進此章所重在行按此是本集註程子之說而言也但程子之說集註置在圈外而集註所自爲說則是知行並進之意攷之經文亦未見決然偏重行處豈集註本說是正意與顏子博約只一般但行終是重集註恐人徒知不行故以程子之說防其弊邪

中庸之爲德章饒氏謂此章與中庸之文大同小異此以德言彼以道言此章民鮮是世教衰民不興行而然彼章民鮮能是

質有過不及而然此章久矣是自古而然輯釋亦引之

德與道之分別似矣然以德行言則曰中庸則彼章雖謂之德亦可也但集註章句所以訓釋民鮮能者皆以爲世教衰民不興行所致而饒氏云然豈非以彼下章知愚賢不肖皆是以生稟之異而言乎然朱子釋民鮮能則歸之世教衰釋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歸之生稟之異是二章所主不同矣而於或問則又以爲此亦承上章民鮮能久矣之意也豈章句或問之說自相戾邪意者氣質之異雖自古而然道之不明不行則不自古而然然則同此氣質之異而道之不行不明則古不如是至末世乃如是者豈非以古之世教盛後之世教衰而然與章句於民鮮能則歸咎於世教衰明不行也夫況若自古不明不行聖人又何必以我知之矣爲言乎詳我知之矣四字隱然若有所感者若自古而然則人所同知聖人之言必不如此若有所感者矣饒氏之說以是推之可也

博施濟衆章饒氏謂博施濟衆恐只是一事博施是推恩於四海九州濟衆是四海九州無一人不被其澤事不難於博施而難於濟衆故在博施之下發明采語錄云博施於民而又能所濟者衆濟衆難於博施有如博施而衆不皆被其澤者

饒氏謂博施濟衆只是一事亦有理似可備一說但謂不難於博施則恐未然如饒說則博施是本濟衆是效衆之所以

未盡濟者正以施之未極於博爾發明所引語錄之言攷之諸編語錄並無此意得非卽是饒說而誤作語錄出耶今觀輯釋不引饒說直以發明所引爲發明自說然則發明蓋亦以饒氏意爲己意也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集註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饒氏謂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是仁聖自有等級則仁不可通乎上賢如仲弓猶未得爲仁則仁不可通乎下以此推之則仁聖皆是以德言皆是以地位言非以理言也

以達德言之則三行主仁安行是聖人之仁利行是賢人之仁勉行是學者之仁謂不通乎上下可乎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聖人之仁亦不過如此而已亦是賢人學者所可馴致而與能所謂仁以理言之旨蓋如此若謂仁亦是以地位言非以理言則聖與仁爲二非唯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二句解撥不通而析聖仁地位而二之亦不成道理矣集註固不容不如此說也

何事於仁攷證何專程子說作何止朱子說作何消得何待豈但金氏按事字似重止字似輕當作必有事焉之事謂其用工爲仁也以博施濟衆爲仁愈難愈遠學者如何下手又曰子貢說博施濟衆可謂仁乎夫子謂如此則何以從事於仁此乃聖人事功之極雖堯舜亦猶有所不足於以求仁有何涯涘云云按程朱之說事字雖謂不甚切而文意已甚切如攷證事字之釋雖有孟子可據然全句意義說得費力不知孰爲得夫子之意也但如程朱之說微有抑仁揚聖之意與仁理聖地之旨有些礙姑表考證之說而出之俟明者之折衷焉

述而

首章集註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攷證老彭商大夫此古註之說然雜書本云彭祖商賢大夫恐古註之說或出於彼今按大戴禮虞戴德第七十曰公曰善哉子之察教我也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他人則何如子曰否丘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云云按仲傀即仲虺爲左相而云老彭及又云教大夫則老彭不止於大夫矣此雖不可攷然云大夫則恐古註誤認爲彭祖爾

案集註亦云見大戴禮而賢大夫之說則因古註而不改者

戴禮既不言老彭爲何官固不容不因古註而自爲說也意

者大夫亦有可通稱者如諸侯上大夫卿之類耳古註誤認爲彭祖之疑則今四書通證諸編皆即以爲彭祖又不知如何

子之燕居章集註燕居閒暇無事之時通引齊氏謂居設席於地兩膝著地而以足踦趺也故孔子嘗謂曾子曰居吾語女而下文言曾子避席

如此釋居字是以居爲跪坐也引證雖明但不知聖人閒暇無事之時終日跪坐否申申夭夭若立若行時亦申申夭夭否又經云士而懷居亦是懷跪坐否其居使之然也亦是其跪坐使之然否經史凡言居字又皆可以跪坐釋之否惜乎齊氏之不盡釋也愚奚庸贅

志道據德章集註先後輕重本末內外發明引胡氏曰道德仁藝可以少後志據依當重游可以少輕

按語錄論先後則藝爲先三者爲後論本末則三者爲本而藝爲末固不可徇末而忘本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詳此恐藝不可言後意者集註先後之序言志據依游輕重之倫言道德仁藝況序字言工夫倫字言事理於義尤明未知然否不然則但以志道據德依仁爲先爲重游藝爲後爲輕不必細分可也今輯釋兼引語錄及胡說合而觀之得失自見

子於是日哭章發明是日先歌或遇哭哀不能已也是日先哭或遇歌則不當歌樂可以已也可馬公之喪程子東坡舉此以辨亦所當察

發明之言似矣然又不可泥者隨時處中可也若是方歌而

卒然有家門親戚之大故哀固不可以已而不哭也程蘇所辨乃是方預朝廷大禮而東坡遽欲就此未散相率赴吊則是有輕視朝廷吉禮之意於此爲不敬於彼爲不專矣夫吊同僚之喪與親戚大故哀情不無緩急之辨以俟翌日亦未甚害而東坡克伐必行但知強辨而不酌輕重豈理也哉發明隱然有右蘇之意故折其衷如此以俟知者

用舍行藏章集註謝氏曰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饒氏謂用之不行是好遯底舍之不藏是好進的自有兩樣人謝氏只說得好進一邊輯釋亦取饒說

人固有兩樣然世之好遯者不一二好進者常千百謝氏自有欲心上說來故只說好進者爾蓋好進正是徇欲好遯者以理言之雖亦是欲然自好進者而觀則好遯反似無欲者

矣況子路以行軍爲問亦只是好進謝氏下文正說歸子路雖非有欲心者上去又安得不但就好進一邊說乎況下章設執轡之言亦只爲好進者之戒更以語錄常人用之則行乃所願舍之則藏非所欲之言參之則好進者多於好遯者益可見而謝氏專說好進者益爲有功於世教矣通與馮氏亦皆兼好遯者言通又自謂玩集註語錄而爲此說集註語錄何嘗有此意哉以愚觀之皆不過祖述饒氏之意而又不肯明言其所自來耳饒氏兼二等言不爲無理但參之經則不如謝氏之切存之以備一說可也

集註謝氏曰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發明此二句可略

竊意欲心重而固必輕孔顏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正所謂無固必者子路以行軍誰與爲問正是不用而求行者非固必而何然則二句固不可略也

子在齊聞韶章饒氏謂程子改三月爲音字朱先生又因史記添學之二字要之皆未見的實且據本文恐是聖人乍聞此樂見得妙絕古今心誠好之故三月不知肉味

程子以一日聞樂三月忘味似乎固滯故改三月爲音朱子據史記添學之二字則不煩改字而自不爲固滯矣史記是先漢近古文字朱子信而引之而雙峯以爲未見的實何邪程子恐似固滯而雙峯獨不爲固滯又何邪程子與雙峯所見孰淺孰深孰爲可信必有能辨之者愚奚庸贅

夫子爲衛君章通引吳氏曰輒之事子路以爲是而冉有子貢疑其爲非者也又引馮氏曰云云然則世子亡而立孫禮也此

冉有子貢之徒不能無疑也

吳馮所謂二子之疑意正相反然以集註證之則馮說爲近集註扣馬而諫發明箋輯釋通證皆引武王載主伐紂夷齊扣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

此漢儒無見附會不經之言以誣聖人箋與通證不能辭而闢之反援其事爲證陋矣叩馬諫餓死首陽事則有之載主伐紂夷齊諫辭皆附會耳豈可不分別而兼存之邪

集註與程子皆以逐國諫伐二事並言叢說子貢以爭國讓國相反以求聖人之心則集註亦但以夷語逃國之事明其無怨足矣而中間突入扣馬一事何邪蓋子貢之問止曰夷齊何人及怨乎而未嘗言逃國之事夫子答之亦止曰賢人與何怨亦未嘗專指逃國而言也聖人蓋以夷齊平生心事而答之而平生大事無大於逃國餓死二事者然則微諫伐餓死之事則何以必知其逃國之無怨乎安知夫子不併以此事斷之爲無怨乎故集註不得不入此段而唯以逃國事論此章之旨也

此段最發得集註意出諸編多不見到此故表而出之

飯疏飲水章叢說言不改樂而著顏子於上是簞瓢陋巷不改顏子之樂也言樂在其中而連食水曲肱之下是孔子之樂在食水曲肱之中也

曰簞瓢陋巷不改顏樂孔樂在食水曲肱之中造語不禁設若簞瓢陋巷不能改顏子之樂無異於疏食飲水不能改孔子之樂者孔子正樂疏食飲水異乎程子非樂疏食飲水之言者其實罔也不改其樂是罔不以至困而改其樂守之事內不以外而動也疏食曲肱樂在其中是至困而樂亦自

若化之事外不足以動乎內也叢說之言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學易章叢說無大過亦兼有於易道無過之義攷證按史記作我於易則彬彬矣似謂讀易無所差失集註首存此說學者當兼思之

按語錄答周謨之問已不取此說不必兼存以眩觀者可也況我於易則彬彬矣之言集註正引以爲證朱子正作已無過說了而攷證乃如此說詳我於易三字當以我爲主則彬彬屬我而不屬易明矣除非則下彬上更有易字則攷證之說乃可通耳

發明按伊川南軒加與五十字皆從舊夫子贊易時年七十耳與五十字不相妨也中年學易所以晚年能贊易也輯釋引此

說

按集註據劉氏所見爲證史說又明有年數奈何皆不足信乎竊意學易卽贊易耳不過兼言學之而已若但以習誦講說爲學則亦恐不待五十而後然也然則朱子固自有斟酌矣

集註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集成眞氏謂陽長則陰消自十一月復一陽生一陰消至四月乾純陽六陽盡消陰長則陽消自姤至坤亦然

陰陽消長恐不特指此十二卦言當以先天圓圖循環觀之須見六十四卦皆有消長之義始得

集註他論攷證舊來經書無印本太學博士兼立諸家之本學者所在傳寫自五代長興以來國子監始有板本然與開元本已微有不同開元本已與古本不同自來民間傳寫本猶有存者故劉忠定尙得見它論今書皆以監本爲定更不參攷然此五十字其來久矣

微子篇荷蓧丈人章集註所謂福州有國初時寫本亦此類也

發憤忘食章集註全體至極純亦不已叢說言聖人之學全體而又至於極以一事言未得則憤既得則樂是極而樂也以萬事言憤而樂樂而又憤憤而又樂必至全體也云云攷證聖人無所不致其極發憤忘食則無理之不可得樂以忘憂則無入而不自得故曰全體至極

按叢說攷證是本通釋第九篇出專事公卿章之說而言也唯饒氏說全體至極與此不同似於簞樂忘食忘憂之義切當

黃氏之說饒氏之義皆於第九篇述其說與中庸不見不聞者不可移易說純亦不已之義則皆無甚來去譜者攷焉可也

怪力亂神章集註鬼神造化之迹輯講問學者鬼神既是造化之迹則非微妙難知胡爲舉人不語學者未能對饒氏曰伊川說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是以鬼神爲顯者而神爲鬼神之微者故謂鬼神爲造化之迹其說與中庸不見不聞者少異集註引此爲說而復繼之曰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未能深喻其意

詳雙峯之意似欲以神爲妙用之神豈以經文專言神而不言鬼歟恐不必如此泥妙用之神固不易言鬼神之神亦豈易言姑以淺近言之後世釋老巫覡所以誑誘愚俗而舉世莫能辨詰者何者不依鬼神譸張爲幻邪使夫子而輕與理

有未窮之人言之亦安得不滋其惑哉若以造化之迹爲非微妙難知則恐不可如此言之容易大傳云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正是窮理之事謂鬼神之理不微妙不可也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謂鬼神之理不難知亦不可也我聖門高弟且不知其所謂鬼神之理不難知亦不可也觀明道與上蔡答問之旨與這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之言則雙峯謂未喻集註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之言尤非後學所敢知也若謂造化之迹與中庸不見不聞者少異恐亦不必如此說當於中庸辨之

此不贅

聖人吾不得見章集註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饒氏謂中間恐何不說君子吾不得而見得見善人

者斯可矣善人是說天質君子有恒是說學力夫子言生質而美者不可必得而學力所至者可勉也又謂此聖人是生知安行底非生而化之是反之之聖非性之之聖也

輯釋亦引饒說而爲之脩改以求合於集註然終不可合

按雙峯說聖人有恒與集註異說君子善人與集註同但其意隱然以君子爲反之之聖是就聖人中分出性之反之二等却以聖人君子當之則此所謂君子與集註才德出衆之說又自有高下之分也竊意此章本只歎世之衰自聖人至有恆者皆恐不得見之非謂聖人善人不可見而君子有恆者可見也中間所以不說君子吾不得見得見善人可矣者正以善人不及君子人所共曉善人猶不可見則君子不得見者不假言矣今曰聖人是天生底故不可見似矣但以忠信如丘好學不如之意觀之則知美質易得至道難聞而已未聞徒歎天生底之難得也曰有恒者是把捉得定底故可得見則下文無而爲有三者乃是難乎有恒之故有恒者又可得而見乎然則謂聖人爲天生有恒爲學力殆未必如此至於分性之反之之聖爲二亦有可疑若果如此則夫子何不曰性之之聖吾不得而見得見反之之聖斯可矣邪今不言反之之聖而但言君子則天下後世皆將以聖人爲不可學而至孰知君子即爲反之之聖而不爲聖人之次乎然則此章所謂聖人自當兼性之反之之聖而言不必以爲大而化之之聖可也饒氏既與集註不合則苌之可也辨之可也輯釋爲之脩飾而引用之過矣終於不合又何益哉

發明既引饒說又自以爲自有恒而入學而充之以至於極有以爲有恒可至於聖則聖人又可學而至信如集註聖人以學言之說也然則饒氏此聖是天生底是生知安行底非大至於聖人之理云云

饒氏刻畫求奇發明引其說而不辨其同異既失之矣又自而化之之謂等說又何必引邪

蓋有不知而作章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集註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攷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語錄聞是聞前言往行從之是擇其尤善者而從之見是泛泛見得雖未必都從他然也須着記它首尾得失輯講謂有格物之知有聞見之知格物窮理故爲知之至聞見一事只應得一事然聞見多則所知亦多故爲知之次又謂多聞是聞人之言亦難憑信故就裏面

擇其善多見是自家一一親自見的善惡皆當記以爲法爲戒朱子以聞爲聞前言往行故以爲見泛於聞雙峯以聞爲見須是目所親覩既非時人之言故以爲聞不如見娶之見須是目所親覩又何必拘於聞時人之言乎雖古昔言行非目所親覩凡得之師友方册所傳者皆聞耳然則固當以朱子爲正分格物之知與聞見之知而言亦因以聞爲非聞前言往行故如此說其實大學之道何嘗遺聞棄見而可格物乎其詳已於子張干祿章辨之矣其聞不言記見獨言記之說蓋以前言往行已具於方册不在我爲識之見則主時人之言行未有人記不可不識之也雙峯之說殆不其然至謂夫子不以格物之知自居恐亦未必如此夫子自言十五志學學何嘗不是致知格物等事且謂夫子不居格物之知則何以率人大學之道不幾於無用之虛器乎大抵聖人於成功之事則不居於用功之事則不讓如若聖與仁章於聖人之事既不居却又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之類是也此章亦是如此蓋所謂知者不但指格物致知之工夫而言乃是指物格知至之成功而言所謂多聞擇善多見而識者却便是格物致知之工夫非聞見自聞見格物自格物果有不同之知也

叢說世蓋有不知其理而妄作其事者我則無是也多聞則非不知擇善而從則非妄作此二句正反上二句而言然又自謙以爲於理未能盡知所以下文曰我於今人言行多博其見則善惡皆記于心以備參攷雖未足爲知之則是亦知之次

按攷證亦有分四句在上二句在下之意然引而不發以爲細玩集註自見且援班固溝洫志贊爲證叢說正是本此而發揮之耳愚竊以爲班固之言不足深信若曰細玩集註則集註似無此意奈何況語錄有曰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何嘗專以多見而識爲知之次哉然則叢說正不當立異以眩學者

互鄉童子章唯何甚集註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爲已甚之意而已固不謂孟子之意必本於此也要之此章却是不爲已甚之一事不爲已甚乃是唯何甚之通例馮說未必如此

攷證或云當是互鄉難與言之童子蓋與其潔等四其字是指孟子自論聖人平日大概所爲其意恐不專主於此集註亦但言唯何甚三字不過爲不爲已甚之意而已固不謂孟子不與其地也與其潔也不保其習也今存此說以備參攷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如或說須於言字下添之字方說得透今既不然則或說之不然可知大槩只是互鄉人既皆難與言而童子又蒙昧未通又難與言之中尤甚者故門人疑之耳若只是童子自難言則聖人有教無類正當有以藥之不知門人何惑之有說經正不在於求奇也

仁遠乎哉章語錄至者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至耳通謂日月至焉之至自外而至也斯仁至矣之至非自外至也故集註曰即此而在

通說已當但日月至焉是心至乎仁斯仁至矣是仁至乎心心有出入而仁無內外故彼爲自外而至此爲即此而在

陳司敗章謂之吳孟子通引吳氏謂謂者何人謂之春秋書孟子卒疑謂孟子者魯臣諱之謂之吳孟子者當時譏誚之語也葉少蘊曰其曰吳孟子則魯人固不以同姓爲諱矣輯釋亦引吳說

按通引此二說意自相反要之昭公習於禮文豈不知娶同姓爲非禮但既迫於事勢犯禮而娶之故只得諱之而謂吳孟子以自文耳謂之猶言稱之也故謂之吳則紀其實謂之孟子則隱其姓固皆昭公自爲而自諱之觀司敗上言君下言謂之則謂爲昭公自謂可知初豈魯之臣子與國人敢創爲如是之名以譏誚之隱諱之乎春秋所書却是諱惡之義但孟子之稱乃是固有此名而稱之亦非春秋之自創也其所以不書吳者蓋夫人魯之夫人若以吳字加其上則於文

義自有不順矣

文莫吾猶人章集註謝氏曰躬行君子斯可以人聖故不居以下章爲聖仁事不厭意觀之則躬行君子宜非夫子之所當讓蓋躬行君子而有得則造其域矣故不居三字正說未之有得意

若聖與仁章通引馮氏曰此章孟子蓋嘗述之孟子言夫子不居其聖故以智易聖爾

孟子所引分明是夫子與子貢問答之辭此章分明是與公西華答問不妨自爲非一日之言況此章有聖仁二字在上而下文以抑爲之三字承之所謂之字正是指聖仁而言孟子所引則但言我學不厭教不倦而已不過如前章學而不厭誨人不倦非以爲不厭誨不倦爲聖仁也孟子所引却直以學不厭教不倦爲智仁之事而非謂以智仁之事學不厭誨不倦也二書旨意固已不同如此又況彼章下文自有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之言則聖自是聖智自是智又何嘗以智易聖乎且以學不厭爲智教不倦爲仁又是子貢述夫子所言而釋之者今直以爲夫子自言而孟子述之皆所未喻假如所言則孟子既曰引夫子之言又何爲遽自改易其字以就己意乎

攷證集註於博施濟衆章既辨聖乃仁之極而此章又云爲是聖仁之事亦以此聖仁誨人則又似聖與仁爲對按此聖言其德仁言其及物夫子謙不敢自聖而所言爲之不厭即作聖之事誨人不倦即及人之仁爲不厭即學不厭之意學不厭教不

倦前章與子貢章凡兩出似不必異說

竊意夫子以與之一字介乎聖仁之間似不可以仁爲不是與聖對言者前章博施濟衆正是仁之功用而夫子乃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則仁外無聖聖即仁之極致可知兩章文勢既異似不相妨也集註所以不於此處但作學不厭誨不倦釋者正以爲之不厭此之字宜有所指捨上文聖仁則無以當之故爾如攷證之說則之字只是虛字未知如何但曰爲之不厭即作聖之事謂之作聖則未便是聖自與夫子聖吾豈敢之言不相妨猶之可也曰誨人不倦即及人之仁謂之即仁則仁宜不外是矣然則夫子又何以併言仁吾豈敢也哉姑存其說以俟明者之折衷焉

發明引饒氏曰前以學不厭誨不倦爲何有於我此却以二者

相任蓋前是泛說此是人以聖仁歸已既遜了第一第二等且承當第三等事也

按前章語錄亦以爲因人稱聖人有此聖人以謙承之然則二章固皆承人之謙辭特以人稱聖人者不同故所遜亦不同耳

子疾病章誄攷證古文論語元作譴說文引論語亦作譴亦作譴藁也累其事以求藁也其作誄者則是哀死而述行以諡之之辭同音而義不同必開元長興吏書之誤集註偶未之攷爾集成發明引胡氏曰哀死憂其不救也述其行恐行有未至也通引馮氏曰士有誄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則誄周官六辭六曰誄是也藁疾亦誄其功德故謂之誄云

按攷證明有左驗其說似不可廢集註失攷恐或有之但經文爾之一字則是對死者而追言之耳非對之神祇言也如此則古本今本又未知孰是而孰誤也集註之不從古本豈亦以此是對死者而言之辭亦猶孟子均是人也章此天之此舊本作比而集註但以此字義優而從今本釋之者邪然又彼章集註明以此字比字較其義之所當從而此則不然又不知如何唯饒氏以爲誄如今祭文之類似得經註之旨胡氏馮氏既不知攷證所據又不達集註之旨皆以爲集註即以誄爲藁辭蓋兩失之不可不辨

泰伯

首章集註太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強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太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輯講某嘗有疑史記雖云

祖甲時商道始衰帝乙時商道益衰然書稱祖甲迪哲帝乙畏相與湯文並稱不知商道何以至此反衰使太王於此而遽萌翦商之志則於以服事殷之意爲何如泰伯不從固善然遂逃之以成其父之私志求以自潔而委惡於弟姪又安得謂之以天下遜云云意者太王末年見商道寖衰人心之歸周者日盛季歷又有賢德而子昌孫發又皆仁聖於是始有傳位季歷以及昌發之意泰伯知之故不告而逃以成父志皆所以上順天命於幾微而下爲他日開拯民水火之地也云云此說與集註所引左氏之說小異

按雙峯此說自某嘗有疑至安得謂之以天下遜一段皆是破集註之言自意者太王末年至開拯民水火之地一段乃是雙峯己意然却又與集註之意無甚異處不知所謂與集

不相悖若如雙峯破集註之說則太王翦商之志爲私志泰伯成父私志爲未善傳位弟姪爲委惡皆不當如此及其所以自爲太王泰伯計者又不免皆使之如此其說自有所不通矣學者但以語錄或問之意參之則可見大王泰伯之志並行不悖而雙峯所疑朱子皆已言之矣然則雙峯引書以證祖甲帝乙之世商道宜未衰者如何曰太王末年見商寖衰雙峯亦自言矣太王末年非祖甲帝乙之世而何且三宗祖甲蔡傳雖以爲武丁之子然古註及諸家多以爲太甲蘇氏謂以享國久近爲序者似得之觀孟子但言由湯至于武丁而不及祖甲但言紂之去武丁未久而亦不及祖甲可見豈有祖甲預三宗之一爲周公所稱孟子正欲言紂時祖宗德澤未衰不應自湯言之則道祖甲於後自紂言之乃越祖湯甲（按疑當作帝甲）武乙豈皆有道之君邪而周公則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觀罔不二字則中間豈皆無失道之君邪其爲聖人忠厚之意明矣然則史記始衰益衰之言未爲全不可信雙峯力據書而疑史記毋乃於聖人忠厚之意史氏傳信之言兩失之歟

語錄問詩云太王實始翦商恐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朱子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翦商翦商自是周人說若無此事他豈肯自誣其祖左傳分明說泰伯不從不如是不從甚事書蔡氏傳太王肇基王迹傳曰詩云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盛實基於此攷證叢說皆祖蔡氏意以釋翦商之旨

按蔡氏正是推本語錄推本之問而朱子以爲不然者其意不爲不厚若但施於詩書固似可通參以論語以天下讓之言則恐不無可疑何則若泰伯自無可得天下之理則不過以固讓耳今夫子曰三以天下讓以之一字便見泰伯以已所可有者讓於弟姪不但讓國而已也所以集註必以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之言而發明之推此則詩所謂實始翦商書所謂肇基王迹不可但如諸儒推本之說矣雙峯非不欲直如此說其所以雖破集註而不敢大異於集註者亦以有見於此而不敢爾諸儒則不復顧此不（按不字衍）敢於雙峯所不敢者矣愚以其更相唱和易以滋人之惑故因語錄所辨以詳之以俟明者之折衷焉

輯講又謂三遜者謂其一遜王季再遜文王三遜武王也攷證亦援此說發明後漢和帝紀三讓者太王疾採藥不返一也不奔喪二也文身三也

按集註但以三讓爲固讓雖程子有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之目亦不之取而又述其意於或問曰古人辭讓以三爲節一爲禮讓再爲固讓三爲終讓故古註至是但言三讓而不解其目也今必求其事以實之則亦無所據矣朱子去取之意如此而雙峯又爲此說以實之然較之程說意義殆又不及跡其所以攙入孫發仁聖一脚於前者殆爲此說之張本也攷證叢說皆述其故智而攷證則又有不同當別辨之發明所引不過范曄以意度之耳要亦出於古註之

後亦何足信哉欲解其目則人人異論誰知烏雌雄集註或問以此爲防而諸儒尤不免此噫

攷證按禮書三讓之目或問亦嘗引之則集註固遜字當改爲讓而曰固讓豈朱子偶未之思也邪抑別有意邪不可知也但如集註說則以爲遜王季文王武王之說非朱子意矣今攷證乃以終遜蓋遜王季文王武王言之蓋之一字殆欲推已說以附於集註者其如或問之不欲實其目何餘則已於辨饒處詳之此不再述

昔者吾友章集註以爲顏淵攷證顏曾在聖門不同時但此章寫意唯其不同時所以曰昔者

士不可不弘毅章發明引陳氏曰云云伯夷是毅底然却不念舊惡是毅面能弘也

按語錄弘只是寬廣却被人只把做度量寬容看了便不得弘是事事着得有一個不得便不是弘人多做容字說了則裏面無用工夫處詳此則陳氏不念舊惡之證得毋近於語錄寬容之意乎饒民以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爲弘之義疑亦有此病當更詳之

民可使由章集註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輯講問由之知之兩之字共指一事面言今集註云由是由其所當然知是知其所以然似乎是兩事饒氏曰兩之字皆指此理而言不須分析可也又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以其無知故也若知得仁爲是暴爲非則帥之以暴而不從矣以此觀之民不特不曉其所以然於所當然者亦未易使之曉輯釋但引答辭于編詳集註於當然之上以是理二字加之於所以然之上以其之一字發之此其字卽指是理而言耳理豈有二乎哉其所以然者卽其所以當然之故是已朱子何嘗析而二之乎問者疑其爲二事蓋不達當然所以然之不出一事也雙峯不能明此以釋其疑亦以不須分析而疵集註殊不思若但曰可使由是理不可使之知是理依舊只與經文無異何取於訓傳乎況父使之慈子使之孝慈孝豈非爲父爲子者所當然之理乎使之由乎是則民亦可由乎是矣但其所以當慈

當孝之故原於父子之天性者則不可使之知耳又何可不如此分別乃欲渾而言之爲是理乎其曰若知得仁是暴非則帥之以暴不從者此則知在未使以前之說也集註何嘗謂民能知是非於未使之前哉其曰民不特不曉所以然於所當然亦未易使之曉此又析所以然所當然面二之之見也集註但曰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耳何嘗謂民能曉其所當然者哉至於析當然所以然面二之此則饒氏師弟子所見之誤而反歸咎於集註不亦異乎輯釋去其問辭而唯引答辭于編使若有所發明於集註然者而實則不然誤人甚矣

周公才美章集註程子曰驕氣盈吝氣歛愚謂驕吝雖有盈歛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

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語錄吝之所有乃驕之所恃故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而不驕無所用其吝集成永嘉陳氏曰朱子是主驕說故以吝爲本根驕爲枝葉若主吝說則驕亦吝之本根吝亦之枝葉如此看方着得下兩句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但吝是斂藏在內驕是發見在外立辭只可以吝爲本根驕爲枝葉到下兩句方見得相爲用叢說集註勢常相因及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是二者互根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是驕起於吝

竊詳程子以氣盈氣歉爲驕吝之分似乎驕自驕吝自吝不相關者故朱子言其勢常相因以足程子之意下文枝葉本根二句正是明其所以相因之勢如此自故常驗之天下之人以下又是驗其勢常相因之實處初非有二意也以文勢

詳之雖字然字是相反以足程子之意處蓋字故字是相應以明相因之實處熟讀初不難見而陳氏叢說皆以爲有二意焉非愚所能及也夫未有驕而不吝謂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枝葉未嘗不出於本根之意也未有吝而不驕謂吝而不驕無以用其吝本根未嘗不發於枝葉之意也主驕主吝不過如此而已不可出吝爲驕之枝葉陳氏自斂藏在內以下與叢說驕起於吞之說皆無以異但陳氏主吝之說與相爲用語及叢說所謂互根者則皆因看得集註勢常相因及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之旨未瑩故有此誤耳

大哉堯爲君章唯堯則之攷證集註作準則之則尹氏則之以治天下則又作法則之則其實自人觀堯言之則法乎天自人觀堯則與天齊準

按陳氏嘗謂尹說當與前合作一意看準則之以治天下亦是德裏而事而攷證乃如此說不知如何但孟子集註亦只訓則爲法豈彼處偶不及思而筆誤耶然不可攷矣

亂臣十人章攷證註疏治亂曰亂此甚不通之說今按古文尚書德惟亂否德爲二字正與集註合後人亂字加乙與亂字相似故遂誤以亂爲亂

按輔氏曰荀子治亂謂之亂猶治汚謂之汚亂訓治尚矣竊意荀子近古不應亦誤況諸書皆不作亂而作亂豈得爲皆誤耶治字之義當矣集註不過存此備一說耳前說爲勝固自有通例矣

唐虞之際於斯爲盛集註際謂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恐將舜有臣五人一句閑了曰寧可將上一句存在這裏若從元註說則是亂臣十人却多於前於今爲盛却是舜五人不得如後來盛輯講於字疑只是至字之義言向之盛於唐虞之際者至此爲尤盛也集註雖說得於字之義通然於下二句血脈不相貫兼之以五人比十人而謂之尤盛亦費說發明五人反盛于十人卽晉三卿爲主可謂衆矣之意盛不拘拘以人數多寡論也又曰舜卽位之初九官多堯舊臣可見唐虞交會間人才之盛叢說唐虞之際人才極多不止五人二典中可見所以可說盛于周

按饒氏欲訓于爲至之意其如經典皆無此例何集註於字之義既通夏商周莫及之意亦於下二句不爲無血脈矣五人盛於十人之疑發明三卿爲主之證意雖高而亦未盡事

惟舜初九官多堯臣與叢說之言似爲切當蓋此節自是以三節人才比較上言舜五人中言周十亂末言唐虞之際人才之盛則唐虞之際固不止指舜五臣言也唐之末世舜亦是人才一人之數八元八凱舉于舜攝位之初四岳九官十二牧皆命於舜卽位之始人才之盛爲何如哉五人不可及已若曰元凱伯夷夔龍以下功績不甚彰著不可謂其盛於十亂則周召太公固爲極盛榮公以下功績亦不甚著又何以知元凱夔龍皆不及之邪要之世代既久功績或著或否皆不足以定人品高下但聖人所舉所任類皆足以名世尙何疑乎

以服事殷攷證又力主周至德兼文武而言之說

此說或問取之而集註不用然則朱子固自有斟酌矣

禹無間章蔽冕集註蔽蔽膝也云云皆祭服攷證先言蔽後言冕蔽恐言韠蔽之服又致美蔽冕恐是五服五章以命有德之謂蔽冕朝服非獨祭服詩赤蔽會同可見先鬼神次尊賢次民事亦立言之序

按集註楊氏說有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則考證非獨祭服之疑亦不爲無所據矣蔽冕尊賢之說雖未必朱子意姑存之以備一說

子罕

首章集註命之理微通謂人多謂命不謂性故罕言命通似以罕言命與不謂命之說相似者其實此命字是兼理氣說夫子罕言命與孟子此命字指氣說君子不謂是防人之自棄二者不爲全異亦不爲盡同通引彼證此意有未備不可不察

集註命之理微發明集註言命之理微則此命字以理言不必以氣言輯釋亦引此

按程子曰命之理微言命之理而不言命之以理言者便可見此理字虛與對氣而言之理雖（按雖字誤）不同命之理微猶曰命之爲道理隱微而難見耳所以語錄有云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天而至於廢人事故罕言詳此則此命字爲兼理氣而言無疑發明正爲折衷集註語錄而言但恐未必然耳又如孟子莫之爲而爲者天也集註自理言之謂之天若亦以爲對氣言者則堯舜而有不肖之子亦理之當然邪亦不過以自然面然非人所能爲故謂之理耳此二理字雖亦不同要之皆非對氣而言者讀者詳焉可也

達巷黨人章集註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乎執射乎吾將執御矣語錄李時可問不若以爲夫子設辭爲順答曰黨人之稱夫子如此不知夫子當以嘗執賤事告之而辭其無所成名之大乎當故爲自屈之辭而顯其所稱之失耶二者氣象大小必有能辨之者

觀氣象大小之言似以前說爲大後說爲小者然集註再言吾將執御將之一字又若但爲設辭而主後說然者不知如何豈語錄乃集註未定之說耶

大宰問於子貢章君子多乎哉通馮氏謂所能之事未仕之時也君子既仕之稱治人者也治人則不可耕且爲也

如馮氏說則君子是以位言者豈非因夫子賤與不試之言而意之歟竊意此所謂君子是因太宰以夫子爲聖故承之以謙辭耳其實君子多乎哉便如說聖人多乎哉一般不言聖人而言君子抑亦以君子爲聖人之通稱歟是固不敢質言其意之所在但以君子爲以位而言則恐未必然爾

吾有知乎哉章通謂朱子釋兩端謂始終本末上下精粗及釋中庸兩端曰小大厚薄蓋此是夫子教人之言彼是大舜取人之言舜取人言執其兩端而用其一此則夫子言竭其兩端未嘗遺其一也

嘗有同志謂始終本末上下精粗與大小厚薄之義只一般愚應之曰然則朱子何不只以釋論語者釋中庸或只以釋中庸者釋論語耶

中庸者釋論語何爲一處自爲一說如此不同邪其人無以對窺意中庸兩端朱子本以衆論不同之極致釋之大小厚薄又是推其類例以示人如衆論在此有極大者有極小者有稍大者有稍小者小大各各不同今於不同之中執其極大者爲一端又執其極小者爲一端極大極小所謂不同之極致也執此兩端則凡稍大稍小而未至於極致者無不在其中矣厚薄之義亦然是中庸兩端必有所該也論語兩端則在乎本末始終上下精粗四者而已蓋此四者不過皆就一事而指其對待者言之如本與末對則本爲一端而末爲一端且以大學物有本末之義明之則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大學之道不過在乎明德新民之兩端而已兩端既竭則大學之道盡在是矣始終上下精粗之義莫不皆然是論語兩端之外無復餘蘊也譬之有木於此一幹十枝而枝幹之大小各各不同論語則但以幹爲本枝爲末相對而分兩端兩端既竭則一根之本盡在是矣中庸則以其枝幹之至大者與其至小者爲不同之極致相較而爲兩端執此兩端則其餘枝幹大小之未至於極者莫不該於其中此二書兩端同異之辨也愚因通者但舉二書之訓釋而不論其同異故以臆說附于此云

顏淵喟歎章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集註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已復禮也集成蔡覺軒曰謂之博文亦可見顏子次於生知而與學者用力於窮理格物者有間矣謂之約我亦可見顏子近於安行而與學者用力於隄防檢柅者又有間矣此所以唯顏子得聞而他人不與也

竊嘗編攷集註語錄諸說皆無以博文約禮爲顏子獨聞而他人不與者則蔡說固可疑矣又按覺軒於亦可弗畔章引師傳之旨曰此博約程子以爲只是淺近非顏子所學於夫子之謂以某觀之博約只是一個博約其所得淺深却在人如梓匠輪輿同是一樣斧斤拙者則只能斲削而已工者便自巧妙此言可謂至矣蔡氏於彼引之而於此又是此說豈以顏子亞聖不敢以學者視之故忘其前日所引之言而又爲此說耶要之二處所言自相牴牾但當以彼章所引師說爲正

如有所立卓爾集註卓立貌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語錄及夫既竭吾才如此精專方得見夫子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處皆是天理之流行卓然如此

分曉又曰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於此而酬酢萬變處通謂朱子以卓爾爲大本之中蓋仰鑽瞻忽顏子欲執其所謂中而未能及經夫子博約之誨而聖人大本之中如見於心目之間中庸曰立大本此立字卽中庸立字博文卽惟精約禮卽惟一舜教禹以精一而後禹能執中夫子教顏子以博約而後顏子始見中特禹行道所謂中者是已發之中顏子明道而有立卓爾卽是大本之中

大本之中是未發之中不知集註所謂日用行事語錄所謂動容周旋亦可謂之未發否且朱子但曰卓爾是聖人之大本不過謂卓爾是聖人酬酢萬變之本而已初不拘其爲已發未發之同異也通者乃以之中二字續爲大本之下然後足成大本之中四字則但可爲未發不可爲已發矣今觀通賈之言不爲無照應矣范說上下文勢相應如此而雙峯不便以湯文爲商賈而爲伊呂之所待則伊呂不待湯文禮至而自爲湯文出矣不待禮至而自爲之出不幾於枉道衒玉乎哉今成湯有三聘之勤文王有渭濱之載伊呂唯待湯文禮至則范氏不枉道從人衒玉求售之言不爲虛設而上文七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之言不爲無照矣范說上下文勢相應如此而雙峯不察眞所謂理有未明而不盡乎人言之意者也至謂孔子與伊呂不同一節范氏引此特以發明聖賢不枉道衒玉之意爾伊呂固無枉道衒玉之理夫子雖無可不可謂其枉道衒玉可乎不可乎此正與孟子答公孫丑有同之問相類其夫子與伊呂不同處却不在此若時君苟能致敬盡禮夫子固無不爲用之理然而轍環天下卒老于行終無致敬盡禮之時君又豈不以世無湯文之君而然歟又豈不以唯湯文之君爲能致敬盡禮歟范氏之說吾無閒然者矣

子欲居九夷章集註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饒氏謂此有些箇不同那箇是欺道之不行欲乘桴浮海或夷狄之君有能行其道者欲居九夷是見中國無君臣上下使人厭之故居夷以避之爾

雙峯此意豈非欲分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二句爲此二章之旨也邪但乘桴章猶有道不行三字可據如此說可也此章自是門人記孔子欲居夷之意下文或人問答又但以其陋而已不知舡中國無上下之分意思雙峯於何處見得意者二章意只一般彼曰道不行此則欲去中國而居夷便見諸夏之亡意思不然聲名文物之邦聖人何爲欲去之邪彼曰浮于海此欲居九夷便見夷狄有君意思不然被髮左衽之俗聖人何意欲居之耶以此見集註引彼證此之爲的當也

吾自衛反魯章發明引陳氏曰不及風者列國多不正之聲廟朝所不奏二南亦用之房中耳故正樂只言雅頌

按金氏攷證引王氏說力以桑間濮上等詩爲夫子所刪後

儒附會以足數者竊因陳氏此說推之恐王說未可爲不易之論也何則詩有六義風居其一謂之曰風則上之所以化下者不能皆正而無邪故下之所以從上者亦不能無風者正以見當時風正而不流於邪矣六義之所以不能皆出於正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也若如通釋之說則不甚如此親切未化之得失爲天下後世之勸戒如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者又知如何述而第二章却有何有於我哉一句豈集註所謂見豈容獨存其善而盡隱其惡邪但此等淫亂之詩則未必被於第七篇之說正指此句之說而言邪彼曰默而識學不厭之絃歌耳推此以例雅頌雅則亦有正變但此章四誨不倦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致而夫子猶不敢當以此章四之變者皆諷諫之辭爲有異耳雅亦有變豈非以政有廢興使之然歟雅事較之彼章三事則其事之愈卑可見事之愈卑如此而夫之變者皆諷風之變者多淫邪則以士夫所作與塗歌里子亦不敢當則其意之愈切又可知矣輔說意殆如此姑並存之以俟知者

詠之人有不同故耳頌則告於神明有正而無變固其理也何有於我哉攷證載語錄三說一以爲此數事我皆無有一謂此數事外我復何有一說於我何有然皆未安熹今闕之金氏合而言之則風雅頌體製各有不同未嘗紊亂如此若曰多按味二則字及不敢字當從第二說人必有言夫子道德之全漢儒之所附會則雅何爲無淫邪之辭頌何爲無錯雜之變

者而夫子不敢當曰云云如此而已外此何能有於我哉

按此章集註曰說見第七篇蓋以第七篇亦有何有於我哉一句也彼章集註曰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詳此正是主第一說意是至謙之辭然語錄以爲三說皆未安而集註主此一說者則語錄未定集註已定可知如金氏說則是自任非自謙矣雖宛轉說使自謙之意終是費力聖人謙辭若此類者何限奚獨於此而致疑乎況中庸君子之道四明以所求乎臣與子弟者以事君與父兄爲未能則此所謂事父兄公卿爲何有於我者正不足怪下文二句亦不害其爲愈謙固不可因下二句之爲太謙併與上二句皆說爲自任之辭也

逝者如斯夫章輯講集註似以逝者爲道體之往某看來者字指人而言斯字指川而言言人之勇往於道者其如此川水乎下云不舍晝夜所以明上句取譬之義言人之往水之往皆不舍晝夜也程子是發明聖人言表之意非解此章文義也

按集註謂自此以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意則雙峯言此章逝字與下章往字同意之說似亦有理者指人斯指川存之以備一說可也但如饒說則如字只是如似之義看來集註不以此如字爲如似之義當更詳之且程子謂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意則是以獨識此意自任也恐不可謂其言爲非解此章文意者不敢臆決姑志所疑以俟知者

集註道體也云云皆與道爲體攷證道體之本然程子曰此道體也云云權經亦當有辨語錄雖異乎經而實亦經也且如冬日合著綿向火此是經忽然一日暖則亦須使扇當風此便是權伊川謂權只是經意亦如

按通釋以此道體也之體與前道體之本然體字作一般說皆以爲道之體段往來不窮如此唯以與道爲體之體作體質之體說而金氏乃以後二體字作一樣說未知如何又按語錄雖不分三體字之同異但每獨提起與道爲體四字以爲這體字說得粗只是形體之體又云道體只是道之骨子但言道體不明指爲說那一句似兼集註程子二道體言者豈通釋之分別有得於朱子之緒論邪

子謂顏淵章叢說援何文定曰未見其止惜其不造於聖人之極也

按橫渠以爲止是止於中語錄不取其說而於或問深取胡氏之說以吾止吾往訓進止之義與前後諸章相類無以加矣叢說又何必引異說亂之乎

苗而不秀章集註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通引吳氏曰若冉有則病於畫顏子則厄於年通謂上章是於顏子已死而追惜之此章是言學者幸不至如顏子之早死然學而不至於成者往往有如此

按通釋云不秀不實或疑其如顏子早夭之類聖人立言所以戒人之自畫其中道而廢者不必言也觀此則吳氏以冉有爲證以顏子爲證可乎通者又牽上章而強合於此頗似附會要之正不必如此說

可與共學章集註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朱子謂云云權經亦當有辨語錄雖異乎經而實亦經也且如冬日合著綿向火此是經忽然一日暖則亦須使扇當風此便是權伊川謂權只是經意亦如

此但說經字太重若偏了漢儒反經合道之說却得經權兩字分曉他說權遂謂反經一向於變詐則非矣又曰程子說漢儒之誤固是如此要之反經合道一句細思之亦通畿說權便是變了那個經雖謂之反可也然雖是反那經却不悖於道雖與經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反經合道之言程子非之朱子既以爲非之是矣而又每於合道之言若有取之之意何也蓋經是萬世常行之道既是經則不可反反經則悖於道矣如何又能合道故以反經爲權則必流於變詐此程子所以不得不非之也然事有常變故處事不可無經權經是處常之道權是處變之道處常處變用各不同此權與經所以當有辨也而程子以爲權只是經則是以處變之道卽爲處常之道矣不幾於無辨乎此朱

子所以又不能無疑於其言也竊意事之常則經可行事之變則反乎經而經不可行矣經不可行則濟之以權然則非權之反經也事之變者反乎經耳漢儒不以事變之反經而以行權爲反經是不以病爲病而以論證命爲病也不亦誤乎飲食所以養生藥石所以伐病用各不同養生之譬則經藥石之譬則權也程子以爲權只是經是以伐病與養生爲無別也學者不幾於不知所辨乎若以伐病亦所以爲養生計則程子之言固是若以伐病與養生用各不同而觀則程子之言誠有所未備者朱子安得不補其所未備乎

集註於子在川上章謂此至篇終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通於三軍可奪帥章謂自逝川以下至此十章皆勉人爲學然學先立志有志則進必如川流之不已無志則止必如爲山之不成

輔氏於末章謂自子在川上章已後皆勉人進學之意此章雖不明言其所謂是亦勉人進學之意而已

按集註之言如此而通乃於三軍奪帥章如此說故於末章不引輔說蓋不盡以集註爲然而又不敢明言之也詳集註意但謂諸章皆勉人進學而已未嘗必其辭之同文之類而意之相承也通者則自逝川章以後至於奪帥章章章皆說從逝舍進止上去以見辭同文類而意相承之例自此以後逝舍等字無復可援遂皆不及勉學之意然熟玩此後五章之旨又何莫非勉學之言哉

鄉黨

首章便便言集註詳問極言發明在廟詳問在朝極言輯釋亦引之

詳問極言通釋便便之義則在廟在朝皆當如此可知發明分而言之豈非本入太廟每事問之意而爲此說乎然彼特始仕而入則然耳若每入每問則非誠心矣聖人固無在廟則但問無言在朝則但言無問之理經註之旨似不如此

使擯章左右手集成輔氏謂如賓自南而北則居東者在賓之右而賓在其左故用左手以揖賓居西者在賓之左而賓在其右故用右手以揖賓如此然後兩相向也

擯所以傳言或傳主言以達賓或傳賓言以達主故或左或右其手以揖其所與同爲擯者使之傳言出入以次致之賓主而已其制具於禮經註疏者甚詳集註及語錄集疏紀聞言之已備輔氏專主揖賓之說未知所據姑志之以俟知者入公門章立不中門集註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閾之間君出

入處也或問疏門中有閫兩旁有楹中門謂楹閫之中然則門之左右扉各有中所謂閫門左扉立於其中是也集成胡氏云右扉之中也輯講謂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爲左入則以西扉爲左士大夫則皆由右出以閫西爲右入以閫東爲右輯釋兼引或問及饒說

按語錄或問皆有閫左扉之說而胡氏又直以爲右扉之中今雙峯以爲二扉皆開無閫左之說也然朱子據疏而言不應有誤豈疏之說必如雙峯之言而後備邪疑不敢質姑闕之以俟知者

執圭章集註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輯講饒氏謂無朝聘往來豈史册記載亦有不盡者邪又謂史記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魯適衛晁氏十三年適齊之說不知何據通馮氏謂據左氏史遷所載恐不無缺事是書出於門人之親記烏得而疑之

饒氏據史記疑晁氏十三年適齊之說與朱子序說有合可備一說馮氏記載缺事之疑亦雙峯之緒論恐或有之但春秋魯史孔子所修果有其事固不當缺亦不當削恐不當疑史冊而意親記之必有也更詳之

君子不以紺緅飾當暑紵絺綌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通馮氏謂絺文從希言其細也綌文從谷言出谷所被乃其粗也舜之作服絺居其一蓋桑土未盡蠶此其貢於島夷之卉服故以爲貴至周而文矣故當暑但可爲褻服

馮氏此等辨別皆無益於註經之旨通者采之於編濫矣況又未必是乎以絺爲作服之一此說先儒既所不出則但當以鄭氏爲正何必索隱求奇以眩學者攷之書絺綌之絺鄭氏讀爲褫褫缺也缺音秩絺也缺以爲絺也絺之義引爲絺綌之證似欠詳審周禮司服春官上五冕中有希冕希鄭氏讀爲絺或作褫字之誤也豈馮氏以此故而致誤歟然其字之音義皆與書之絺綌之絺無異又却正是周制今曰至周但爲褻服則其說又自相牴牾殊不可曉又鹽絺正是青州所貢今曰貢於島夷亦欠詳審卉服特其一耳若所論絺綌偏旁之義似亦難信然非大義所關又何足辨

無所不佩攷證云集註觿礪之屬古之君子必佩玉恐不止觿礪若觿礪則止於用器非文飾也

按集註上文有君子無故玉不去身二句矣豈攷證偶失於點檢邪何其言之不可曉也

吉月集註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通引李氏曰周官云正月之吉又云月吉讀邦法皆因吉禮以別凶軍賓嘉爾所謂吉月也又引吳氏云吉月正月也凡事先吉而後凶故謂正月爲吉月輯釋亦引二說

吉月集註以爲月朔則雖致仕一年猶十二朝若以爲正月則朝止一朝而已毋乃太簡乎

衣服之制一節下集註取蘇氏曰此孔子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發明前註君子謂孔子此又謂非特孔子事愚謂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君子卽孔子吉月之朝右袂之短豈亦雜記曲禮乎輯釋亦引之

或問已疑及此矣其所以又取蘇氏說者正是疑不敢質之意況曰雜記曲禮雜之一字何嘗以爲皆曲禮事乎曰非特孔子事非特二字又何嘗以爲皆不是孔子事乎發明不必致疑可也

齊必變食章通引馮氏謂上半章衣服也下半章飲食也故記者係之衣服飲食之間以從其類云通云前一節兼用不字必字此一節純用必字後一節純用不字必如是則合乎理不如是則不徇乎欲

按通釋引或曰齊必有明衣布幷所脫寢衣一簡當屬上章齊必變食居必遷坐當屬下章則上章言衣服下章言飲食似有倫理當存之竊意如或說則衣服飲食雖得各從其類然謹齊正意則判而不續要不若自爲一章之善今觀馮說正是祖述或說而少變之然自爲一章既可以全謹齊之正意而首尾又不害其爲以類相從似比或說爲優但後半章有居必遷坐一句則又不純乎飲食矣要之正意只是謹齊自爲一章雖不必言前後以類相從亦可也通者必字不字之推似矣至謂後章純用不字而後章之末不免有兩必字其意與馮說此下半章言飲食而不純乎飲食者正相類恐皆未得爲切當也

末章山梁雌雉輯講饒氏謂山梁是山之高處雌陰類而居山梁猶小人而在高位得行其道時實使之然也夫子因見而有所感故發此歎子路不達而共之夫子以其非已意故不食而起上言色舉翔集以喻君子之去就此語小人之得時故門人以類記云

發明此說自起首至皆得其時也可備一說自子路不悟以下恐未爲的當蓋若略後二說則共爲供具之義雖可強通然子路不悟毋乃甚乎前段之辨已詳無可言者但發明所說又不同於饒氏疑不能缺喙喙爭鳴鳥之雌雄誰能知之嗚呼歎矣

先進

孝哉閔子騫章叢說此章本稱閔子騫之文爲多發明謂就兄弟而（原文下缺十五字）非孝兄弟既（原文此行缺下又缺十三行）

閔子侍

如尋常說死非正命

竊意死得其所便是正命便非不得其死學於聖門而粗厲之氣習不盡去者蓋以涵養之未熟察理之未精而不免有強其所不知以爲知之病此習不除又何望其臨死生之際能從容就義乎夫子之言蓋有見於此而

發若子路異日有死得其所之理則察理宜精涵養宜熟必不以行行之貌形於侍坐之頃矣

由之瑟章集註引家語爲證攷證按家語瑟作琴朱子借以證夫子之言也（按家語上云子路鼓瑟下云彼瑟之聲則言琴也攷證按此瑟字作琴蓋指此）

按集註引家語但作瑟豈朱子偶筆誤也考證以爲借特婉其辭耳

子貢問師商孰賢章集註道以中庸爲至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通謂集註非謂子夏之不及即中庸愚不肖之不及也姑借中庸之言以發明過不及之旨耳讀者不可以辭害意

按通此說得之但子張之過亦未便是中庸賢知之過蓋中庸知之異而然至于以道爲不皆失中處知愚賢不肖與師商之不同處自不必言愚前段或者猶疑以下之辨正爲防此等所見而設知彼則知此矣

但考證師未可謂賢知之言則似以賢知爲君子之賢知者竊恐未然觀中庸或問以知爲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賢爲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饒氏直以老莊佛氏仲子子噲當之則此賢知正索隱行怪者耳固未得爲正也攷證以爲師未可謂賢知毋乃於子張太貶之乎

論篤是與章集註言但以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發明引語錄問學者當論其篤實而與之則與君子者乎與色莊者乎君子有實者也色莊無實者也曰得之又引張氏說意與語錄同輯釋去語錄但引張說又引其師集註雜張說優之折衷于下

按集註以論篤爲言論篤實是論即所與者之論言與之而
未知其爲君子爲色莊是輕於與人而不知其實也語錄以
論篤爲論其篤實是論乃與之者之論言則與君子者乎色
莊者乎是但言當與君子不當與色莊者也主意不同豈語
錄乃集註未定之說歟發明引之而不辨其同異蓋其意欲
爲援張氏說張本也觀輯釋所引師說則發明之眞情發見
矣大抵發明有右張氏之意

子畏於匡章顏淵後通引馮氏謂夫子而在子淵何敢死夫子
而死子淵其得生乎又引吳氏謂子在何敢死則子不在何何
敢不死甚明讀者第於句內增二不字而反正互觀之則瞭然
矣通自謂子不在而不死非義也子在而死亦非義也輯釋亦
引吳說

夫子而不幸淵冏不可不死其難然亦在乎赴救復讎而非
徒死也幸而不死則又終有請討復讎之望如集註胡氏之
云不但已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哉此集註之所以爲盡
而非陋儒一偏之說所能及也

集註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饒氏及集成趙氏攷證王氏皆
以爲作孔子之於顏淵

陳公潛先生以爲主顏而言故說顏子於先耳

子路使子羔章通馮氏謂成人有有兄死而不爲衰聞子羔將
爲成宰遂爲衰蓋子羔重厚有德然學不足子路以費數畔季
氏而難治所以舉之又謂子羔雖重厚有德然學不足而短於
應變使之治數畔之邑非所以全之也

數畔之邑固不可以未學治不畔之邑未學又可治乎夫子
之言甚廣深可以爲未學而仕者之戒馮氏必引證而實之
則其意狹而味短惜哉

四子侍坐章方六七十集註小國也攷證春秋之時大國猶不
能自振則小國可知由求諸子皆欲自小國而爲之卽此可見
二子才具之高能爲人所難爲

攷證此言豈非本孟綽不可爲滕薛大夫之意而發乎而彼
章專爲短於才者言爾聖門學者固不患其短於才矣衆長
之中微有優劣則當以國之大小爲高下如位稱其德之意
其所以皆以小國自處者乃是自謙如此觀集註於求赤所
對皆以爲謙遜者可見然由則無所謂謙也若如考證之說
以小爲難見其才高則求小於由爲誇於由赤小於求爲夸
於求矣況夫子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二語亦未嘗以爲

其大爲易也考證惟所見如此故於孟子公孫丑上篇首章
疑集註楊氏之說爲未盡也讀者合其二章所說觀之則是
非不難見矣

宗廟之事通引齊氏謂宗廟於宗子之家者也古者支子不
祭而從祭於嫡長子之家曰大宗支子仕至大夫於禮自立廟
則承命自祭而其本支從之曰小宗

按通於鄉黨篇在宗廟朝廷下嘗引吳氏之說曰宗尊也尊
奉之故曰宗廟今又引齊說如此二說當以何者爲正但古
者宗子之法諸侯之嫡子則世世爲諸侯諸侯之別子則爲
祖繼別則爲宗所謂大宗也大宗則百世不遷其餘小宗則
有四有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之分此其法之大略也然
此皆自別子而分耳若繼世而爲諸侯者不知亦可謂大宗

否古者自天子至官師之廟皆謂之宗廟又不知皆可以宗子爲說否小宗有四不知皆是支子仕至大夫者否疑不敢質姑闕之以俟知者

浴乎沂集註浴盥濯也今上已祓除是也考證沿沂之說本之韓李或問已辨其非矣蓋彼但以浴爲裸浴而不知爲祓除也云云叢說集註浴盥浴也蓋於水上祭而盥手略濯濯其衣以寓潔清之意自古風俗如此非裸浴也

按攷證叢說釋盥濯祓除之義如此必有所據故表而出之曾晳後曾晳曰云攷證此亦好學切問呂成公曰終是有些矜意在夫子答之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乃是微抑其矜

此雖非集註意似亦有此理姑存之以備一說

章末問答考證觀此章者至與點而止而不觀下文辨論之詳

夫上文之與點所以激三子也下文之辨論所以實曾晳也由不知所哂之意故終死於孔悝求不知與點之意故聚斂於季氏點又不知體夫子辨論三子之意故志雖高而行不掩所以終於狂

此亦是發集註言外之意不爲無味故錄之

顏淵

首章爲仁集註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語錄多作謂之仁此說上爲仁字攷證金氏以爲上句重在克已復禮字上則爲字輕如詩錄意下爲字則包克已復禮在中故重又文公語錄中庸第十三章人之爲道如爲仁由已之爲不可以爲道如克已復禮爲仁之爲讀者細思之

按攷證先備何氏王氏二說不下金氏則本何說而言王氏則以集註爲據窺意克已復禮之主敬行恕與夫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則此爲得仁之易耳亦只是求仁之工夫是事若仁則是已得之效是德固未可便以求之之工爲已得之效而不分事與德之同異也且曰克已是尚有當克之已也曰復禮是尚有當復之禮也然則克已復禮非正所以全其心之德乎至於已已克禮已復然後乃可謂之仁耳今遽以克已復禮謂之仁則是便以事爲德便以工爲効也而可乎然則但當以集註爲正語錄皆以爲未定之說可也蓋集註是擬議而後言者語錄或有失於擬議而言者不可因彼而疑此也

一日克已復禮輯講謂一日之語見於論語者二一日用力於仁指用功之日而言也一日克已復禮指成功之日而言也何以知之克復皆用力而成功者故上文以此爲仁而下文許以天下歸仁以成功之效而言也然則欲克已復禮者果何所用其力邪曰爲仁由己用力之機要也又曰集註程子所謂克盡已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却做用工說孔子本意只做成功說

按集註語錄似皆以克已復禮爲用工之事天下歸仁爲用工之效由已不由人爲用工之機雙峯則以克復爲成功由已爲用工意正相反意者一日之語二處只是一意蓋惟一日用力於仁而力無不足故能一日克復而天下歸仁所以然者以爲仁由已而不由人也如此則正不必以彼爲用工此爲成功可也且夫子告人未有不言用工而遽言成功者其曰上文以此爲仁此正是上段金氏之見金氏蓋以祖饒說而言之耳已於上段辨之矣其曰而下文許以天下歸仁

以成功之効言者則似是而非也經言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亦但言一日之間誠能用夫克復之工則仁得於己天下之人無不許其仁耳一日克復則用力之有成天下歸仁是得効之甚大何必以二句皆爲成功之効而後可通也哉其曰爲仁由己是用力之機要者亦似是而非也蓋爲仁由己便是克己復禮之機在我而已非克己復禮之外他有爲仁所用之工也若上文但言成功之事則此所謂爲仁者果若何而爲之乎夫子之意其不出此也必矣況下文四勿正是克己之目若是成功則自然無非禮之視聽言動矣尙何待於勿乎識者豈宜無見於此雙峯只因顏是亞聖故不敢以學者用工之事待之殊不思顏子特用工易而得效速不如學者用工難而得効緩耳豈可因其得効之速而意其皆不必用工而自得其効哉又謂日克之前謂日日克之復之至於一日豁然欲盡理純則天下之人孰不謂之仁人哉

能記善讀者只一遍便記得人見其記得如此易將以爲未嘗讀而自能記也殊不思一遍亦是讀天下豈有不讀而自能記之理耑亦以是推之

集註日日克之考證日日字在一日之前若以爲日日克之復之至於一日豁然欲盡理純則天下之人孰不謂之仁人哉

按集註前已解一日克復天下歸仁爲効之甚速而至大又解爲仁由己爲機之在我而無難矣然後以日日克之不以爲難繼之則此日日字是接上文一日字說去恐其一日如此而日日不如此則爲仁之功有間斷耳況語錄亦曰今日克復是今日事明日克復是明日事克復有多少工夫須日日用工一日克復則天下歸仁明日若不克復天下又不歸其仁推此可見日日不在一日之前若以爲日日克復至於一日而後天下歸仁則與仲弓漸漸消磨之功何異何以爲乾道哉金氏唯如此見故以爲仁作輕說也讀者其試思之

四箴序由乎中而應乎外攷證云此聖人之事也中仁也外視聽言動自周旋中禮也

按語錄有曰由乎中而應乎外是勢之自然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是由中而出泛言其理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詳此則攷證之說似乎未當更詳之

視箴聽箴攷證視爲要聽爲重故視箴言中遷而聽箴言亡正性本善只爲非禮之言咻之而性之正亡矣叢說四箴平觀若視切而聽緩細玩其文義則視輕而聽重蓋目之所及者有限耳之所接者無窮凡得之於讀書爲學簡册傳聞者皆聽類也

按語錄四者唯視爲切所以先言視而視箴之戒尤重於聽也又曰看視箴說又較力視最在先開眼便是所以就心上說其次至聽又大綱說問視箴說心聽箴說性曰互換說也得詳味語錄如此則攷證叢說正與相反恐當且以語錄爲主叢說謂得之於讀書爲學簡册傳聞者皆聽也其以爲學傳聞屬聽類似矣以讀書簡册爲聽類則恐未然何則且說今有一件非禮之書如戲曲之類在此抑勿視之乎抑勿聽之乎蓋有不待辨而決者夫奚庸贅

仲弓問仁章集註敬以持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効言之使自攷也輯講謂夫子告仲弓其意只在恕而不在敬若說敬時須合動靜說如居處恭執事

今但就出門使民上說起則只是動時事蓋出門使民是與人交接時於此時而有謹畏之心則交接之間私意不存而得以盡其推己及人之道矣

詳玩集註語錄之旨何嘗以敬自恕自敬不如雙峯之意乎但謂夫子之意只在恕而不在敬如此則求仁本不在於主敬反因欲行恕之故然後乃主於敬乎敬合動靜之說似矣但夫子說敬亦有專就事言如敬而信之類何嘗必專靜而言夫子教人求仁多就動處著力如非禮勿視聽言動又何處討了靜來說似不必以居處恭一句爲泥也意者此章與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是皆兼持己及物言者但因仲弓樊遲資質有間故告之有詳略不同耳仲弓資質厚重不患其不忠不敬故持己接物皆只從用上說起 厚者必忠重者必恭樊遲資質疏易至於不恭不忠故持己接物皆直從體上說起 粗者少恭疎者少忠至於告遲而不及恕者蓋忠則不患其不恕矣不知識者然否

饒氏又謂集註以無怨爲敬恕之效要之只是恕之效敬則儼然人望而畏之與無怨不相類 恭則不侮敬之效也

不知不敬能得無怨之效否若以爲主敬而後能行恕則敬却是本又安可以無怨之效專歸之恕乎不敬則不能恕無怨之効何由可得若夫人望而畏恭則不侮此自專言敬之效者與主敬行恕之效誠有不同引彼證此毋乃辭勝於理明於彼而不明於此乎

饒氏又謂集註謂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行恕之事恐說心德全不得曰行恕則心公而理得然謂之心德全則未也

饒氏蓋以上章主心之德言此章主愛之理言故如此說耳如此分別固無不可但愛之理乃所以爲心之德若但以愛之理無所弗而於心之德不能全又何以爲仁乎雙峯知分而不知合過矣況心德之所以有不全者私欲害之耳私意無所容則心德之全不外是矣且心公理得即當理無私心之謂當理無私心則仁矣非心德全者何足以稱之更以集註亦將無已可克之言觀之可見無已可克謂之心德未全不可也但集註以亦將二字言之固自有斟酌矣雙峯力以爲恐說心德全不得然則仲弓欲心德之全又將何所用工也耶

饒氏又謂克已復禮反身而誠之事主敬行恕強恕而行之事也

雙峯以克已復禮爲成功故如此說其實反身而誠則固無已之可克矣若以反身而誠爲克已復禮之效則可耳集註程子曰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禾出門使民之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集成輔氏曰出門使民是與物接時獨是未與物接時即儼若思時也通謂未與物接時是獨及與物接時才萌一念亦是獨程子豈曰在暗室屋漏則慎獨在大庭廣衆則不慎獨哉發明儼若思靜時敬

儼若思是未與物接時獨非去與物接時儼若思是靜時主敬存養之事也謹獨是動時主敬省察之事也輔氏以獨爲未與物接即儼若思之時通者以爲未與物接時是獨皆非也通者又謂及與物接時才萌一念亦是獨此說却是蓋獨是已動輔氏以專主爲未動固全失之通者似以爲該動靜

亦得失相半要皆以儼若思卽爲謹獨之誤也蓋出門使民雖人所同知之地敬之至與不至則已之所獨知者也故程子以爲出門使民便有見賓承祀之敬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矣然此特人所同知者耳若不能謹之於已所獨知之地則人所同知者特像恭色莊者耳此謹獨所以爲動時主敬者然也至於儼若思又是未出門使民之前先有此敬之謂蓋出門使民是動時事則未出門使民之前非靜乎思則已動謂之若思是固非眞有所思也特內主於敬初無怠惰放肆之習雖未與物接常整齊嚴肅若有所思者耳非靜時主敬之謂乎若如輔氏謹獨卽儼若思時與通者未與物接時是獨之論則程子答或人之問何不卽以所謂謹獨者告之而又別立儼若思之論邪要之二者正與

中庸戒懼愼獨二節相類不知識者以爲然否

攷證程子於子在川上章及此段皆言謹獨然於此章却補得出門使民以前工夫下文儼若思一段又詳之

此亦如輔氏之見知彼則知此矣夫奚容贅

攷證取饒氏說以爲此章全說強恕又言使民如承大祭所謂無施勞也

饒說已辨於前矣但使民如承大祭不過敬於使民而已今曰無施勞然則民皆不可使與此蓋欲以此一句爲恕不爲敬併掃除集註主敬之迹以成就饒氏專言恕之說耳正恐出門如賓一句終是敬意雖欲強說作恕亦不可耳奈何竊意出門使民不過比二者爲持敬行恕之發例初不可泥此以爲說也惜乎諸儒不免於泥而失經註之旨也

棘子成章集註云云子貢爲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蓋說子貢之言亦夫子彬彬之意而集註謂其有失者未嘗以啟專主內和專主外之意可見矣

蓋二章皆以文質對舉而夫子有野字史字所以集註上言鄙略下言誠不足鄙略但少脩飾耳誠不足則亦虛浮之病語中自有輕重子貢則兩言無輕重之分而又力反子成之說故有失

按叢說之意亦自集註與其史也寧野之意而發寓意質與文其本末輕重之差人所共曉夫子但平言其不相勝之意自與本末輕重之差不相妨故無弊子貢唯再三以猶之一字言之然後本末輕重之差漫滅而不存耳況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二句又全重在文上攷於語錄可見其失矣集註之云不亦宜乎

哀公問於有若章集註稱有若者君臣之詞通引齊氏謂稱名曰有若庶人對君之禮耳孔子嘗爲大夫故止稱姓輯釋亦引之

若曰庶人對君禮必稱名則哀公問社於宰我何以又稱其字若曰爲大夫故止稱姓則君前臣名之禮非歟要之集註之說已當孔子非不當稱名特以此書門人所記孔子固當敬君門人又欲尊師故稱姓以異於常既可表敬君之禮稱子而不叱名又可寓尊師之意如此而已宰我之不書名則偶失之耳

年饑用不足攷證看得哀公之意本是兩下問年飢謂歲凶而百姓餒也用不足謂賦少而國用缺也年飢不可加賦用不足又不可不加賦有若對曰盍徹乎蓋且對年飢一句公曰二吾

猶不足如之何其徹是因盍徹之對而專憂國用之不足故有若再對曰云云觀有若君民相對之辭則知哀公亦是君民相對爲問集註似不首解年飢二字之意

攷證此說固似有理但曰年飢不可加賦用不足又不可不加賦是哀公所憂反發只在於賦之可加不可加而於民之飢餒全不介意然若尚何以此欠集註乎要之哀公非恤民之君年飢二字不過引起用不足之意所憂本不在民而專在已有若之對乃以君民對言若正所以規之耳要之足國裕民之道舉不外乎徹之一法非且圖裕民未議及足國也集註之意正是如此恐未可以不首解年飢欠之也

子張問政章通引陳用之曰孔子於子張簡無倦與忠而教之若子路則告之以無倦而已馮氏曰子路勇於有行慮其不能繼也子張多浮少實易於始勤終怠故竭兩端而告之大抵倦最害事莞倦于勤遂遜于舜爲此也輯釋引陳馮二說去其大抵以下數語

按馮氏所以發陳氏所言之蘊者是矣但夫子既以先之勞之告子路此卽是有諸已而後求諸人之意所藏乎身之恕也然則忠亦未嘗不在其中至若莞倦禪舜之說則恐未然蓋此所謂倦是志不能帥氣故始勤而終怠舜以耄期而倦于勤是氣衰不足以輔其志二者絕不相類若混而無別則世之以怠惰廢事者皆得以舜藉口矣

齊氏謂不欺而又不息之謂誠忠言其不欺無倦言其不息也子張少誠實非子夏之莒父沈諸梁之葉也而問政蓋有緣飾以干祿之意耳孔子教以剛健而篤實藥之也

先儒言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中庸言至誠無息不息則久齊氏合不欺不息爲誠不幾於學者聖人之事混而無別矣乎況經先言無倦而後言忠今則先曰不欺而又不息亦非本文之序奈何子張問政自是學者所當問豈可意其未有所施遂疑其有緣飾于祿之意乎若然則子貢之問政子淵之問爲邦亦皆非有葉與莒父也豈可亦意其爲緣飾也邪古者大學之教先脩已而後治人子張學於聖門平日所講者何事少仁無誠心亦克治有未盡耳又豈果如後世鈞名飾詐貪位慕祿之流哉齊氏遽以此加之無乃稱人之惡而損其眞乎若曰夫子因其如此而藥之則異日又以政爲問夫子乃以五美四惡之言歷歷告之豈當是時又有葉與莒父也邪

子張問達章色取仁僞氏謂色取之色與上面觀色之色不同觀色之色指顏色而言色取之色說得闊凡出外來可見處皆是色

固是如此但觀色之色是色之在人者色取之色是色之在已者

質直集註內主忠信攷證子張前問崇德夫子以主忠信徙義告之故此章又以質直好義告之文雖不同而意則一質則忠實之謂直則貞信之謂故集註於此章質直即以前章忠信訓之

引彼證此可謂切當

樊遲從遊章集註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僞氏言范氏謂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與先事後得成兩意

人唯不知以義爲上以利爲下是以未爲其事先計其所得耳知上義而下利則先事後得自有不能已者矣何兩意之有范氏慮學者誤認後字之義以爲先且爲其事而後求其得者則始於天理終於人欲失聖人之意矣故以上下言之其旨深哉

子貢問友章集註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道齊氏曰友以義合故當忠告友以輔仁故當善道

義合故當忠告然則忠告非以輔仁之故集註之說非歟齊氏唯如此說所以更說下文不可則止之意不去以此見集註之不可輕改也

子路

衛君待子爲政章通謂按集註胡氏之說以爲當立郢或曰使

蒯聵果欲殺其母則於義當絕春秋必以莊元年不書姜氏之例書之矣今晉納蒯聵春秋之書一則曰世子二則曰世子左氏之說未可盡信正名是欲正蒯聵爲世子之名也正蒯聵與輒父子之名也

公潛陳先生云左氏雖亦有難信處然以子見南子而子路不悅子貢以夷齊問夫子而知其不爲衛君觀之則蒯聵之出奔與輒之據國信如左氏所載者夫子之所謂正名蓋正輒之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之名耳若蒯聵則雖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其爲世子自若也何以正世子之名哉通此段當削去愚謂世儒務欲已說之介故於古書之有礙於已說者便誣古書爲不足信唯饒雙峯爲甚通特效其尤耳噫效其尤者豈特通爲然極本窮源則輯講之當削者何限通此

段何足削哉

樊遲請學稼章通馮氏謂周官閭師任農以耕事任圃以樹事稼圃亦各有業不通習也而謂聖人兼通之乎善乎韓退之之言曰聖人之能多農圃之志專故也

農圃之事聖人通與不通不足論矣子自謂農圃之不知特以深拒樊遲使之自喻焉耳假使樊遲能知農圃志專而就問焉又何足尚乎觀夫子以小人哉焉用稼之言繼之意固可見若曰聖人不專攻此故不以告則其意滯味淺眞如集註所謂懼其終不喻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者矣通釋貧而爲農圃未爲不可樊遲豈亦有爲許行之說而慕者歟故夫子以大人之事告之攷證觀章末四方民至焉用稼之語則樊遲所欲學蓋欲如許行爲神農之言者孟子闢許行章又此章之註疏也通謂此必有入以墨翟師禹稼穡之說者

此夫子所以小之

按集註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味斯言也則聖人所以拒須之意不假他求而可得矣蓋自洒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書數之爲小學以至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爲大學皆聖人教人之具也遊其門者自八歲而十有五自十有五以至於耳順不踰矩之際孜孜汲汲朝斯夕斯然後可庶幾耳所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者蓋謂此也尚安有餘力以從事於稼圃乎須以此問則其志之小可知聖人以此拒之又何足怪通釋意慕許行之說猶以爲豈亦有而未敢質焉未害也通者度其爲墨翟之說入之則直以爲此必有而決其辭則固而不通矣攷證又直援章內之語爲樊遲自欲爲神農許行之證且以孟子彼章爲此章之註疏是又因通釋之意而增益推廣以實之者也以愚觀之皆未見其必然也假如所料則遲自欲學爲農圃又安知聖人不如此拒之乎

誦詩三百章通引馮氏謂夫子刪詩在晚年而平日兩言詩三百則知夫子之刪去者無幾輯釋亦引之

刪詩固在晚年兩言詩三百又安知其皆在平日而不在刪詩之後邪況學詩有思無邪之用誦詩者責其達政專對之能又豈未芟之詩所能致邪且疑事毋質此等非大義所關不知馮氏每欲如此質之者何故

衛子荊章通引胡仁仲曰人之生於世用物以成其生耳其久能幾何世之馳騖不反也

其久能幾非儒者之論夢幻人世者其初皆因所見如此耳夫子之取子荊特以其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耳正不必如此說也

子適衛章集註彼二君者其能然乎攷證發明皆以爲當言三君而止言二君者文帝言行無過且不能教也

按集註此句自承上文未知所以教說下來與文帝初無相著何勞與之分析

苟有用我章集註朞月謂周一歲之月

按中庸章句釋期月謂匝一月也與此不同蓋此章言朞月而已可也非周一歲之月不可若以爲匝一月則太近而紀綱未易布中庸以擇善不能期月守爲不智必釋爲匝一月而後見其守不能久若以爲周一歲則亦可謂久而不可謂

不知矣不泥於辭之同而各隨其事之當此集註章句之所以爲集註章句也夫

如有王者章集註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効也輯講饒氏引堯舜之世必三苗既格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方見堯舜致治之仁輯釋亦引之

按集註引周事證者蓋以文武承大亂之後至成王興禮樂之時恰好與必世之言相應堯舜以治繼治唯見三十年爲世之迹引之於此未爲的當

苟正其身章從政饒氏曰爲政是人君事從政是大夫事此言蓋爲大夫發輯釋亦引之

冉子退朝章集註政國政事家事通引吳氏謂以夫子此語推

之意古者大夫雖致仕國有大政亦必與之共謀若小事則不然耳輯釋亦引之

按吳氏此說與集註主意全別如集註則侯國之事無大小皆謂之政必家事然後謂之事爾如吳說則侯國之大事方謂之政小事則但謂之事不必以家事爲事也吳氏平日與朱子好立異爲高本無足責獨通與輯釋引之於此不爲折衷使若與集註相發者而實則不然殊誤後學耳愚故表而出之以俟知者

集註引魏徵獻陵之對爲證攷證王氏曰夫子據理直言之然自足以正名分抑季氏教冉有矣以魏徵事比恐未安

按集成胡氏嘗疑徵對近譎發明謂然不離於正此取其語意略相似耳若夫子則雍容不迫隱然正名分抑強僭而教

行焉徵則婉辭諷諫優於而折廷爭而言聽焉庸何傷乎發明此言可謂至矣愚謂集註上有夫子爲不知者而言一句在前魏徵獻陵之對正亦是爲不知而言者朱子以其語意之略相似也故引以爲比謂之略相似則固未嘗以爲全無異也亦猶孟子集註引蕭何養民以致賢之言以證伯夷太公聞西伯善養老而歸焉之意至於以圖天下自不害其爲私則在學者當自察之耳此曰略相似彼曰暗合而有公私之辨其取之之意與不謀取之實皆可見矣不過皆是因其有相似處而引以爲比使學者易曉而已何未安之有況獻陵之對以臣告君有政之答以師誨弟子於彼猶爲似譎而不離乎正於此則爲警教之道語意雖略相似而所施不同是又所當辨也

定公問一言章四幾字集註皆訓爲期僩氏以爲終覺牽強當分作兩樣看其幾之幾訓期不幾之幾訓近則不煩辭說而意曉然矣攷證以爲集註引詩證乃時期之期非期必之期通釋皆訓爲近以言不可以若是爲句其近也則人之言云云不近於一言而興喪邦乎詳見通釋語意爲近陳與可曰依通釋訓近仍作一句謂言不可以如此責近效言不可如此必近禍亦通輯釋引僩氏說

按通釋一說云云即攷證所引而自云然彼以邦之興喪爲問而此乃特言其近則責難之義爲泛而不切矣詳此則勉齋固未嘗以此說爲勝於集註也金氏阿其所好乃引之以爲定說今亦不在多辨但即勉齋所謂泛而不切者以折其衷可也

陳用之說又於二近字上加責字必字說方可強通責字

必字又終不脫得集註期字之意而徒爲安頭上之頭架屋下之屋惑人甚矣雙峯分爲二訓誠易曉矣但朱子不欲其一章之中同字而異訓耳喙喙爭鳴吾誰適從不若且以集註爲斷無已則更存饒氏以備一說可也

葉公語孔子章發明引或問之說自徒徇私情而不要以公理引起

按此卽或問本言情與理不可偏主之意發明去其上截只從中間引起但見情不可偏主之意所以不明不可不攷

樊遲問仁章集註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通謂仁者徹上徹下初無二心故聖人語人徹上徹下亦無二語

徹上徹下語只是共此一語既可以徹上又可以徹下下卽

是初學之事上是成德之事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語夫子以告樊遲卽初學求仁者固當從事於此此語之徹下者然也然至於睟面盎背篤恭天下平之盛亦不過自此三語充之推而達之而已則德盛仁熟者亦豈能外此三語而成德哉又此語之徹上者也通所言似欠明白其餘當於子夏博學篤志章辨之

子貢問士章攷證恐此士非以學言是以職言者蓋以又問今之從政者故也

按攷證當因使於四方一句推出意爾恐未必然夫子嘗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使於四方爲言豈亦爲士之有職者言不在學邪況此下答其次二問又何以見其爲有職之士乎竊意子貢三問只可以知士之言行又欲知其措諸事業之實爲何如故以今之從政者爲問以觀其當得何等士爾非欲歷問士與大夫之職也若果欲問士之有職者何爲不亦以當今之爲士者問哉且子貢以可謂之士爲問益可見其學者之稱而不爲有職者

不得中行而與章集註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輔氏與發明皆以爲激厲主狷者之節言裁抑主狂者之志言

按雙峯嘗以志極高守有餘爲狂狷者之過以行不掩知未及爲狂狷者之不及於其不及而激厲之使之跂而及其中於其過而裁抑之使之俯而就中也推此則狂狷皆有當激厲裁抑處文意似完輔氏發明之說似欠完備且經註皆先狂者之志後狷者之節則激厲裁抑四字亦當順解如二家之說皆先言裁抑後言激厲似亦未順更詳之今觀輯釋但

引饒說而不引二說可見愚言之有契矣

集註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攷證孟子中道狂狷鄉原前後通爲一章而此章集註乃突入謹厚二字謹是不狂者厚是不狷者亦是善人但欠志節爾初註正作善人後改從謹厚蓋謹厚之人但據質止於此上不能進於中道亦不肯進於中道下不期爲鄉原而亦不覺爲鄉原

按語錄有云謹言厚者循規蹈矩則有餘責以任道則不足愚又記朱子議論謹厚者似指冉閔以下諸子而言今忘其所出矣竊意謹厚之士決然不至爲鄉原之歸蓋謹厚與鄉原自有誠僞之分謹厚非忠信廉潔之有實者不足以稱之鄉原立心全是惡僞特似乎忠信廉潔者耳謹厚者安得至此攷證因孟子之言而強欲配之不亦誣乎

鄉人皆好之章集註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通釋不以鄉人皆好皆惡而定其人之賢必取決於善者之好不善者之惡此其所以爲賢也至於善者好而惡者不惡惡者惡而善者不好則又推言之耳輯講謂集註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不惡以下說得好但謂一鄉之人宜有公論卻與下文相反蓋集註初解鄉人皆好作好君子皆惡作惡小人故曰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繼而解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則好惡兩字皆只就君子身上反覆說故曰善者好之云云而惡者不惡云云兩段首尾不相應所以不可曉唯通釋之說得見首尾皆是君子所以大段分曉

集註一鄉之人宜有公論之言方是泛說大槩道理宜如此而子貢初爲發問之意已寓其中蓋子貢但知一鄉有公論而未思鄉人有不善者耳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之言亦且泛說在此引起下文之意以見未可謂鄉人好惡皆是公論處而子貢二問之失夫子答之之旨皆寓其中至於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方是正說子貢鄉人皆好之之意以見未可者以其無可好之實未得爲君子也章子郤是未至於可惡而衆惡之者故孟子猶不忍絕之與夫子未可也之意正相反子貢兩問皆是欲知君子攷證誤認爲惡小人故如此引證耳

憲問

士而懷居章集註居謂意所安便處也通謂懷居與小人懷土相似與聖人安土相反懷居者即其身之所便以爲安輯釋亦引之

攷證一鄉皆稱原人衆皆悅之此鄉人皆好之者也匡章通國稱不孝此鄉人皆惡之者也然鄉原唯孔孟而後知其賊德章子唯孟子爲能辨其設心甚矣知人之難也

以鄉原證皆好當矣以匡章證皆惡則未也蓋皆惡之所以未可者以其無可好之實未得爲君子也章子郤是未至於可惡而衆惡之者故孟子猶不忍絕之與夫子未可也之意正相反子貢兩問皆是欲知君子攷證誤認爲惡小人故如此引證耳

憲問

士而懷居章集註居謂意所安便處也通謂懷居與小人懷土相似與聖人安土相反懷居者即其身之所便以爲安輯釋亦引之

按通是祖述饒氏之意但集註以居爲意所安便處則凡改過不速遷善不決聞義不徙以毛去就取舍之間有貪戀顧惜之意者皆懷居之所爲也通以爲身之所便易意爲身而又以懷土爲證則似專指爲居處之居而所該狹矣集註一字不可輕改如此哉

南宮适問章俱不得其死攷證句俗讀連然字者非十一篇言由也於未死之前故曰不得其死然期辭也此章連二人於既死之後故止曰不得其死斷辭也何氏王氏以然字喚下句便見尙德之意夫子不答攷證云以然字屬下句意自分明不待於答

然字屬下自如攷證之說夫子不答當以集註爲斷觀夫子答仲弓敬簡之問曰雍之言然此雖分明獨不可如此答之

乎今乃不然故知其因所比之意難答也

愛之能勿勞章饒氏謂愛是上愛其下忠是下忠其上

大綱如此說可也恐二字亦不可截然分主上下說更詳之

或問子產章駟邑三百集註駟邑地名通引馮氏謂駟邑伯氏食邑三百家也通自引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凡三百社集註伯氏齊大夫駟邑地名攷證人名地名它書無所見然玩本文又似伯氏駟是人姓名邑三百是食邑之數蓋春秋時以駟爲名者多有之如王子伯駟之類是也又如公與邑六十與之邑三十蓋采邑之數古者四非爲邑則三十二家食邑者收其公田之租邑三百則九千六百家所謂萬家之邑也傳稱城小穀以封管仲又曰桓公道管仲于穀無駟邑之名暢釋亦引馮氏與通說

按集註引荀子書社三百爲證則馮氏三百家之說不可通通者因集註社字而爲三百社攷證因經文邑字而以爲三百邑皆爲近之然又未知其孰爲的也攷證人名地名之疑未知如何當缺之以俟知者

伯氏通引馮氏謂伯氏敬仲之宗長通謂能使諸父昆弟不怨最難而仲能使其宗長不怨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尤難而仲能使齊之大夫不怨故下繼之曰貧而無怨難然貧而無怨其難在貧者能使伯氏貧而無怨其難在管仲

按集註但曰伯氏齊大夫而馮氏與通皆以爲仲之宗長抑有所據邪但以伯氏仲氏若兄弟之次然者而意之也邪且下章本與此章不相干通因此章有無怨字強一難字於此郤硬牽下章之意以合於此章至曰難在貧者難在管仲則騙易爾記者以夫子稱伯氏失邑而沒齒無怨言因次于此見伯氏亦賢也

亦知其有所不通矣然亦下章馮氏之說有以啓之也

夫子只本以貧富對言欲人處之而知其一難一易如此爾馮氏之說恐未必然

發明引輯講問貧而無怨即貧而樂否饒氏曰能安於命義則能無怨若樂則心廣體胖矣觀子貢以無驕對無諂而夫子以樂對好禮淺深可見

按或問取南軒之說曰云云故貧而無諂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漸進於樂矣詳此則無怨雖未便是樂亦非無諂可比況子貢以無諂無驕並言夫子則以無怨爲難無驕猶易則

無諂不如無怨信如南軒之言矣雙峯無怨與樂之分別是已然似以爲無諂便是無怨然者則欠斟酌要之無諂無怨與樂高下自有三等不可泥而言之也輯釋則兼引張饒二說而不與折衷在讀者自分別焉耳

子路問成人章輯講問集註曰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而先生講義云知足以揆事廉足以立本如何饒氏曰揆事力行汎應三者以才言未見所揆所行所應之當否立本是立此三者之本此亦正是以氣質言若窮理養心則以學言乃文之以禮樂中事此所以不全用其語也又問集註言才德全備中正和平是如何饒氏曰某疑集註稱贊太過於亦可之義似欠斟酌所以放下一等說

集註既以兼此四人之長言於前又於知廉勇藝四字之下皆用足以二字承之讀者知兼字足以字之旨則可與言集註矣通者有言集註下兼字與則字蓋能兼此四子所長則移其智亦足以窮理若獨用其知固未足道也推此可以例其餘矣愚竊以爲子路問成人夫子不告以他特以四子之長等事容之以中庸入德之序言之則窮理養心力行泛應之說豈不切當而欲改易其一二字面以汨亂之乎文之以禮樂固是學之事然不因上四等資質以爲窮理養心等用則禮樂文在何處大抵此章分明是有此四人之資質以爲學之本則德可以成至於見諸行事又須文之以禮樂方可以成至於見諸行事又須文之以禮樂方爲學之本則德可以成至於見諸行事又須文之以禮樂方質文不相勝耳且雙峯既易窮理養心爲揆事立本而力行尚依其舊則天下豈有未能窮理而可以力行者乎未窮理而力行其不爲妄行者幾希若曰窮理養心以學言則力行而言二說兼備至矣

桓公殺糾章攷證程子據漢史薄昭言桓公殺弟大約以兄弟爲斷然荀子又有桓公殺兄之說杜氏韋昭亦云但二者曲直不待爭兄弟而後明顧子糾名義已失不得爲正矣方齊之將亂也鮑叔奉小白奔莒及襄公被弒子糾在內乃不能赴難討賊而奔魯及雍糾殺無知桓公先入靖國人葬襄公正位君齊矣糾何爲者而管召方輔之用師以伐國是直以亡公子抗齊君耳前無正君討賊之義後有抗君爭國之非則是仲罪已自可誅桓公不誅而用之則仲安得而讎桓乎

按此說主意雖與集註不同然亦無悖於集註義理正大左驗明白蓋備一說以俟知者

九合集註九春秋傳作糾攷證齊桓亦不無兵車之合而云不

以兵車者按師能左右之曰以此云不以兵車雖有兵車而未
嘗用之大戰也

如此說以字似傷於巧姑存此以俟知者

如其仁集成蔡覺軒曰子路是召忽爲仁管仲爲未仁夫子答
以仲有仁之功如此忽豈能如仲之仁乎是以忽仲比而言之
非泛許仲以仁也下章匹夫匹婦之諒亦指忽而言輯釋亦引
之

按語錄葉賀孫問如其仁或說如召忽之仁朱子深破其不
然蔡氏又是因其說而反用之者其非夫子朱子之旨明矣
語錄又言夫子固非予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特以忽之功
無足稱而其死不爲過仲之不死亦未害義而其功有足褒
耳詳此則謂匹夫匹婦之諒爲指忽者亦豈爲得夫子之意

哉蔡氏不過以爲仁之道大恐管仲不足以稱故必以召忽
相形言之以見其義之輕耳殊不思集註以仁之功言之則
其意已備政不煩如此分析矣

管仲非仁者歟章集註程子以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
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
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愚按尹起莘發明綱目書法有疑於王魏不能死難之言大
略以爲太子秦王王魏皆高祖之臣子耳自王魏言之則高
祖其君也太子其長也高祖使之佐太子若太子失德則王
魏當受不能輔導之責若藩王交鬬則固有高祖在焉若其
僚屬必欲各死於所事者則大亂之道也大抵東宮與諸王
官屬皆出於朝廷之所擢用與人臣事君不同任是職者固

當以一人爲主不得以所事爲主若夫齊桓子糾均爲公子
亦既出奔于外齊襄既沒齊國無主故齊桓子糾若敵國然
各君其君各臣其臣非若唐祖在上制命於一人之比也然
則王魏非唯不能輔太宗亦不當雠太宗其失在於不能請
命高祖而已愚詳尹說如此自太宗有大功於天下建成失
德反害其功以致交鬬觀之則王魏固若不可私其所事以
輔有功之藩王也然凡爲東宮官屬既受天子之命以奉儲
君儲君若初無失德而藩王有奪嫡之心至於興兵搆禍以
少陵長以逆犯順倉皇急卒禍變不測當是之時勢有不可
以待於請一人之命者身爲東宮之屬亦將首鼠兩端顧望
而不救乎抑將奮身不顧致死以赴救乎況建成雖云失德
然其死也不出於高祖之命在太宗未爲盡善則王魏雖死
其難亦未爲過也尹氏但知一人在上則太子藩王均爲臣
子之義而不思太子國本君副其分有非藩王所可盡同者
則其所以處王魏者固未得爲確論也獨藩王之屬不論曲
直是非皆不可私與所事以雠儲君而但當請命於天子則
自如尹氏之說耳至於王魏既失於不死建成之難及太宗
正位儲貳君臨大寶乃欲違高祖太宗之命而不之事則亦
恐非所宜此亦當以尹說爲是觀於朱子功罪不相掩之言
可見矣姑述管見於此以俟知者

公叔文子大夫僎章通引馮氏謂夫子聞其與臣同升諸公則
是文子薦僎之時非身後也通謂是以謂之文是言於孔圉既
謚之後可以爲文矣是言於公孫枝未謚之先一則孔子所言
是明孔文子之所謚一則公叔文子之所謚卒如孔子之所言

先言於諗之說朱子無是言也集註無是意也意者不過文子既諗之後夫子聞其在時有與臣同升之事故如此說耳雙峯謂夫子所稱蓋謂文子所爲如此是亦無媿於文之諗矣意正如此今曰夫子聞其與臣同升則是文子薦僎之時非身後也若果如此則與臣同升之事洪氏以爲有知人忘已事君之三善以知人言之則曰可以爲明矣可也以忘已言之則曰可以爲公矣可也以事君言之則曰可以爲忠矣亦可也今不以此三者稱之而曰可以爲文矣夫聞其與臣同升之善而稱其可以爲文似亦未甚切當豈若但作聞於既諗之後爲平易邪若曰聞之二字須是同時方可則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仲叔于奚辭邑而請繁纓論語左氏亦皆以聞之爲言文子于奚之事皆在夫子未生之前亦以聞之爲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章發明按而改爲之字卽古者言之不

當其時可乎然則聞之二字固未足以左驗也聞之未足爲驗則通者言於諗後言於諗前之說宜亦未得爲確論也今輯釋亦引其師說破馮氏矣不可不攷

子言衛靈公無道章胡氏曰圉卽敏而好學者賈卽問奧竈者鮀卽以佞免於今世者如圉幾矣賈之竊權鮀之善佞治世之罪人也

此特以論語證論語耳若以左氏傳妻太叔疾之事觀之則圉亦若人之流耳獨得不爲治世之罪人乎

陳成子弒簡公章通引馮氏曰春秋之法弒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此以義言也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此以力言也天下之事常患乎勢有不行者力不足也以天下之大義誅天下之大賊而力又足以勝之此其所以爲可行也

按集註程子之意以魯衆加齊半之言爲非孔子之言今馮氏乃若深有取乎此言者何邪語錄或問辨此固已詳矣愚竊贅

古之學者爲已章儆氏謂此章當看者字言同此一個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若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已與古人背馳何必論其用心之同異通謂學無古今之異學之者有古今之異學無異用心有異此所以爲古今之異

陳公潛先生曰如雙峯之說則似古字上有一句通說學下文知通說古今學者用心之異然者愚按儆說本咎或者以德行道藝與刑名術數爲人爲已之別而發猶未爲失通者刪其問辭乃無頭耳讀者攷焉可也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章發明按而改爲之字卽古者言之不

出恥躬之不逮之意於恥字有味

輕改聖經字而以就已說則亦何所不至哉大凡改字爲說須是本字不通故不得已而從變例觀於大學章句改親作新而又於或問詳其不得不改之意可見愼重不敢輕易之志矣此處集註之說正合中庸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之旨與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者若出一律正不爲無味也發明亦既自知之矣乃又強欲改而作之以求其味但恐非夫子所言之味耳然發明亦是因舊有此說而言舊說纂疏胡氏嘗辨其不然矣讀者攷焉可也

君子道者三章自道集註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集成蔡覺軒曰以仁爲先猶自誠而明者也以智爲先猶自明而誠者也自誠而明夫子之事故子貢以爲夫子自道也上文我無能焉乃

是謙辭發明按覺軒解自道與集註異未必子貢一時聞夫子之言便把子罕篇語先後次第不同來比而答以此言也輯釋並引二說

愚嘗意覺軒只是發明集註自道猶云謙辭之意耳集註謂自道猶云謙辭非以謙辭爲自道之訓釋也蓋以自道便是謙辭之意云耳夫子自道也便如說夫子謙辭也一般故覺軒更不必改子貢自道之言但直依集註將自道作謙辭之意言之其意蓋曰先仁後智是自誠而明正夫子之事而夫子不以自居故子貢以爲夫子之謙辭也子貢所謂謙辭蓋指夫子我無能焉一句而言耳今發明如此病之則又非愚所能及也但恐發明亦未了集註猶云二字之意故如此見爾此却是自任非謙辭也意者夫子自道猶曰夫子自如此我無能焉叢說按通釋有是三者則非本心之正而易失其所守故君子以無之爲貴其意蓋曰仁知勇三達德固君子之道而聖人常自以爲無能焉而不有其德故子貢曰夫子自言之故如是他人則唯見聖人知仁勇而不知聖人之操心若此也如此恐於夫子自道也一句意順

意者我無能焉便如丘未能一焉之意皆作謙辭自直截易曉且既曰三者是君子之道不知有是三者又何故至於非本心之正而易失所守耶既是君子之道不知何故君子又以無之爲貴耶然則君子之道四君子何不亦以無之爲貴耶是謙辭之意何必如此求奇

迂晦哉往往亦只因不達集註之旨故如此見爾

愚政於夫子自道一句雖假當頗於我無能焉一句意反不順矣

以德報怨章以直報怨集註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又曰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饒氏謂直是直道當報則報不當報則不報是之謂直集註是就事上說要爭是就怨上說然集註可以該雙峯之意饒氏却不足以盡集註之意況雙峯又是蹈襲或問之意而言耳其實集註怨有不讎有之一字便見當讎而讎不當讎而不讎之意而或問雙舉之說皆已該於此一字之中矣所謂一字當百十字者即此是也

賢者避世章通引馮氏謂桀溺謂子路豈若從避世之士夫子爲之撫然至是乃賢避世則道不行而無仕志也又引吳氏謂若夫子則辟地辟色辟言而終不忍於辟世觀其論沮溺可見矣輯釋亦並引二說

馮吳二說意正相反而吳說猶未全背蓋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特以身老則衰故志有弗遂耳非天下事至此不可爲乃無仕志而賢辟世者也馮氏之說非是以吳說爲斷可也但辟世是天下無道則隱之謂非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未易及唯伯夷太公之流可以當之沮溺則果於忘世樂與鳥獸同羣而超然於斯人之徒與者也其以辟世之士自居蓋自知之不明耳馮吳即以避世之名歸之然則此所辟世乃汨溺之所自謂非夫子所謂賢者之辟世也沮溺特絕人逃世者之所爲耳

子路宿石門章集註胡氏曰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通謂晨門知其不可而已者也夫子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也

通者知其不可之言似與集註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者意背蓋造語不瑩不自覺其失集註之旨者也或疑以微子篇丈人章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語意推之則通所謂夫子知其不可而爲之言未爲無據叶是又不察可字之意也彼曰道之不行是人不行夫子之道耳若夫子之道則固未始不可行也今曰夫子知其不可而爲則是聖人亦有不可行處既自知之又強欲爲之邪殊不思在聖人無不可爲之時特無人用之是以不得有所爲耳引彼證此殆未爲切當也

子擊磬章集註以衣涉水曰厲褰說衣裏衣也古人不裸體涉水若水淺但提起衣而過若水深不可提既不可脫衣則和裏衣而過

按詩在彼淇厲傳云厲水深可厲處也帶所以申束衣也在厲則可以帶矣又按韻書褰褰渡水由膝以下曰揭褰褰涉水由帶以上曰厲然則雖不脫衣亦當束衣於帶也

衛靈公

多學而識章一貫集註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遍觀而盡識宜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而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輯講謂所謂天匪物物刻而雕之之語則是全不要人多學了恐不然若以此語施之吾道一貫章則可將來此章說知則不可中庸將無聲無臭來說篤恭而天下平也是說行之事亦不可將來此章說知謝氏全說此章不着不知集註何故載之

按夫子既以多學而識發子貢之問又以非也二字釋子貢之疑然後乃以予一以貫之之語明其所以聖之故則知夫子固未嘗不多學而其所以聖却不在於多學而在於一貫也謝氏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遍觀而盡識宜以爲多學而識之三句是統釋夫子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與子貢對曰然之意然聖人豈務博者哉一句是釋子貢非歟與夫子非也之意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二句是釋夫子予一以貫之之意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然而形無不賦者一以貫之而已然則謝氏此語固未嘗有不要多學之意而天匪物物刻而雕之之語亦未嘗但可施於行而不可施於知也德輶如毛以下四句中庸自以之贊不顯篤恭之妙謝氏引之又自以之贊聖人一貫之妙篤恭雖屬行此章雖屬知然其無聲無臭則一也無聲無臭固未嘗但可言行不可言知也不過皆是贊詠聖人所能所知之微妙無迹有非學者見聞思慮之所可到耳語錄有曰子貢先曰然又曰非與固有當多學而識之者又自有個一貫的道理但多學而識之則可說到一以貫之則不可說矣此正是答學者無聲無臭之問其所以發明謝氏之意可謂至明白矣或問中因論曾子子貢一貫主知行之同異而曰然所謂一者則理而已其所以貫則是理之行乎事物之間而無不通者也其所指而言者雖若不同然豈有二致哉詳此則饒氏亦無可疑於上蔡之言矣愚奚庸贅直哉史魚章集註如矢言直也饒氏以爲矢去不可復回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豈周道亦去而不可復回邪然則集註

固不可得而求加矣

志士仁人章通引鄭舜舉曰志士不可以死生爲懼仁人則明死生之理唯曰不懼或未免於徒死故以志士仁人兼言之辯釋亦引之

夫子兼志士仁人而言其所能如此可見此二等人各自能如此何嘗有志士未免徒死故以仁人兼言之之意乎若仁人獨明死生之理而志士未免徒死則是二事唯仁人能之志士或有殺身而不足以成仁者矣仁人雖明死生之理何補於義士之徒死哉夫子固當獨許仁人而不當兼許志士也如鄭說則志士當死生之際必得仁人與之同患以提撕而指示之而後可爾毋乃泥而不通乎蓋志士仁人不可謂其無淺深之間故輔氏曰志士於此二者勉之者也仁人於

此二者安之者也愚管又以大學之序推之必知止而志有定向者方可言志士必能得其所止者方可爲仁人是則明死生之理乃志士仁人之所同其所不同者特在乎處死生之際有意無意之間耳有意於成仁者志士也無意而自然成仁者仁人也若曰志士但能不懼而未必明死生之理則程子實理實見之說何嘗專爲仁人發哉鄭說未必然也

顏淵問爲邦章夏時集註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攷證此古曆也沈括曰今正月斗杓指丑矣蓋歲差也

歲差之說當矣但集註是以夫子時斗柄所詣釋夫子之言初未說到今日斗柄所指也

遠佞人通引葉少蘊曰舜命伯夷典禮夔典樂猶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佞人之能亂禮樂如此

舜命九官典禮典樂納言各一其職佞人既曰殄行震師又豈特亂禮樂而已不必如此牽合也

人無遠慮章通曰地有遠近時有遠近所謂慮遠者不可因循於目前苟且於一時攷證集註引蘇氏說似但說地之遠近不說時之遠近何文定曰蘇氏此說正是譬喻未必專以地言王文憲曰遠近以地言則周以時言則豫

按時地之說出於集疏集疏謂蘇氏之說遠近以地言若以時言恐亦可通今通者不采集疏自以地與時混而言之使若皆出於集註之意者不可不辨唯攷證何氏之說最爲盡善不知識者以爲如何

躬自厚章遠怨通謂告仲弓嘗以無怨爲怨之効此言已不自怨而待人以怨最寡怨之道也

自怨怨人之言與怨已之心怨人者相類彼說有病朱子嘗於大學或問中辨之矣觀通所謂怨只是寬意非如心推已之謂不可因一怨字偶同牽仲弓行怨爲證也

饒氏謂嘗疑此章上截只說自厚無个責字下截方說責字下截責字恐包上截不得竊意自厚者自家處已待人事事著厚到責人處卻薄如此則怨不期遠而自遠

上截厚字是對下截薄字而言薄是薄責則厚爲責已之厚無疑上曰自厚下曰薄責互文見義何包不盡之有但集註是兼自治治人而言饒說似是專就人交際處說似亦有理可備一說蓋如其說則責是責望之意南軒有此說猶所謂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云者盡歡以交人竭忠以待人躬自厚也不盡人之忠不竭人之歡薄責於人也厚施而薄責其報豈非遠怨之道歟

不曰如之何章集註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饒氏謂上言如之何是思而處之下言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也即再思可矣之意輯釋亦引之

如之何如之何是一時言之故集註亦合而釋之如雙峯說思而處之與思之熟而處之審是二時事又曰即再思可矣之意則是先曰如之何是思而處之此一思也先一時之言也再曰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此又一思也後一時之言也竊恐再思可矣分明是兩番思若兩曰如之何不過是一時之言耳況如之何如之何只是方思方處之時言雙峯乃以下言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思熟處審是既思既處已後之事與集註熟思審處之意自是不同唯其方熟思

而審處故曰如之何如之何既曰思之熟而處之審矣又何以言如之何爲哉此集註雙峯譏善於措辭不善於措辭之同異也讀者詳之

君子疾沒世章通引馮氏謂病之者病我也疾之者疾人也楫釋亦引之

詳集註范氏楊氏之說何嘗有病我疾人之分蓋沒世只是終身之意不拘其爲生前死後也馮氏往往因雙峯有蓋棺萬事定之說遂意疾之若爲自疾於義不通故以爲疾人耳殊不思此卽是警人欲其及時着力猶四十五十無聞不足畏之意正不必如此拘也若有可稱之實在人而人不稱焉君子又何疾乎

一言可以終身行之章馮氏謂曾子兼體用故曰忠恕子貢問

用而不及體故曰恕而已矣

如馮說則天下果有無忠之恕乎或問於雙峯雙峯曰曾子兼忠恕子貢問恕做工夫今子貢只問一言故只得以恕之一言答如何雙峯曰然但言恕則忠在其中此條問答之意可謂詳盡馮氏正是用其辭而失其意者惜乎道之不當去彼而取此也今

觀輯釋引饒說而去馮氏說善矣

人能弘道章通謂有大人有小人大人者人能大其道非道能大其人也

以大人爲證反似道能大其人者雙峯嘗問學者曰人得此道方爲大人是人待道而弘也如何反能弘道意正如此須知人能大其道方可謂之大人則無此疑矣

發明引饒氏曰四端甚微擴而充之則不可勝用此之謂人能弘道若說道體則道自際天蟠地者不待人弘輯釋亦引之

天下無二道道自際天蟠地者卽其斂之則退藏于密者也又如何不待人弘參天地贊化育豈不是人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道卽是指洋洋優優二節言之又何嘗不是際天蟠地之道

吾嘗終日不食章發明按此章之意又與思而不學者言無益則不同宜細思之

學思罔殆章是相對說此章是專爲思而不學者言無益則殆意在其中矣何不同之有叢說有云懸空思索必無益於

成輔氏謂不莊氣稟之偏不以禮學問之闕也輯釋亦引輔說輔氏如此分別固爲明白但集註於前節以不莊爲氣習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集偏至此乃變氣習爲氣稟而又益之以學問二字意者前所謂習已該學問之意蓋氣稟學問二者未嘗不相關學問正爲變化氣質設也氣稟所以尙有疵者正由學問所以變化之者有所未至學問之所以尙有疵者亦由氣稟極偏有不易爲變化耳若氣稟已無所偏則學問尙何缺之有學問既曰無缺氣稟安得尙有偏哉然則不莊固氣稟之偏也於分屬之中有之缺也不以禮固學問之缺亦氣稟之偏也於分屬之中有相關者寓此朱子所以但總言之也歟

輯講問集註氣稟學問之小疵似可疑既到仁守地位則純乎天理安有小疵饒氏曰集註不知如何偶然於文義上看得未

按集註於前節曰厚於內於此節曰大本立矣其於仁守地位已無所妨然不莊不以禮二者聖人既以爲未善則所以尙有未善者豈無所由而然不歸之氣稟學問不可也況謂之小疵亦由白地上一點黑相似正無傷於大體也集註所謂小疵正夫子所謂未善饒氏師弟子疑至仁守地位安有未善爲小疵爲集註之未瑩處然則亦謂至仁守地位安有未善爲夫子立言之未瑩可乎且雙峯既以小疵爲非是而又不明言所以尙有不莊不以禮者何故則後學將何以折衷歟竊意唯學至於聖則渾然無過乃可謂之無疵自聖人以下仁如顏氏子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但能不貳過而已卽其違處過處雖亦謂之小疵可也蓋亦以其學問未至於聖氣

稟未盡變化而已何獨於此而有疑於集註乎愚見如此未知者以爲然否

發明謂饒氏疑氣稟學問之小疵未瑩愚僭欲易學問字作設施字

輯講之謬愚已辨之於前矣發明不能明其不然反爲之改易字面以助其濶可謂無見也已且設施有疵何嘗不由乎學問學問盡善設施安得有疵

君子不可小知集註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通謂材之所成爲器德之所充爲量

君子方可以材德言小人只可以器量言若以器量言君子才德言小人則失言矣今如通說反若材德是未充未成之器量器量是已成之材德言小人只可以器量言若以器量言君子當仁不讓於師章集註當仁以仁爲已任也通引馮氏謂禮所當遜者莫如師而當爲仁之時必待師而爲之則有不及事者矣且以赤子入井觀之亟往救之可也雖師在前亦不暇讓以明當仁之在前必爲而無遜也

曰當爲仁之時曰當仁之在前與集註以仁爲已任之旨不相類語錄答學者之問有曰如公說當字謂值爲仁則不讓如此恐不值處煞多欲知馮氏之失者當以是觀之至其引赤子入井事證亦似切當而實疎如此則已與師易至於相妨與集註仁者我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之旨不類然則無赤子入井無仁可爲也邪須見得雖不讓於師而實與師無相妨之意如孝弟忠信仁民愛物之類皆仁之事以此自爲皆是以仁爲已任何遜於師亦何妨於師今必以入井一事爲說則反似乎就師手上奪一个仁做相似故曰似切而實疎也

季氏

篇題下集註此篇或以爲齊論攷證齊論章句頗多於魯論此篇首章句語頗多後章亦然故疑其爲齊論

此固是一說按集成胡氏又以皆稱孔子曰且三友三樂九思等條例與上下篇不同爲證又一說也

篇題下通引馮氏曰上篇首衛靈公以識諸侯之失此篇首季氏以識大夫之失下篇首陽貨以識陪臣之失也此篇季氏而後卽記禮樂征伐祿去公室之語乃記者以爲篇次之意輯釋亦引之

以篇首一章爲篇次相承之證其得失已於爲政篇辨之矣

其以禮樂征伐祿去公室之語爲篇次之意與里仁篇以前篇不仁如禮樂何之言爲篇次之意者正相類是皆營營於附會汲汲於牽合不顧是否但求一說之所爲竊意此二章雖在三篇八十餘章之中若記者欲以爲篇次之意何不表而出之以冠篇首使讀者得以明知之乎況此篇凡二十篇記者非一手如此三篇此篇說者又以爲齊論則三篇首章孰能相與謀而置之以爲相承之次又孰能相與共就此篇摭此一二章爲篇次之意乎皆不通之論也不知識者以爲如何

首章東蒙集註曰山名通引馮氏謂按禹貢有二蒙徐州蒙羽其藝東蒙蔡州蔡蒙底平西蒙也

禹貢梁州蔡蒙旅平此以梁爲蔡以旅爲底當是傳寫之誤但以此二蒙爲東西之證然乎

舍曰欲之通引胡梅巖曰求以爲夫子欲之孔子從欲字上發明切責之輯釋亦引胡說

按輯講或以舍曰欲之爲嚮上文夫子欲之之語雙峯答之曰兩個欲字文意不同上欲字是意欲之欲是說季氏之意自欲伐顓臾此欲字是貪欲之欲是說季氏貪顓臾土地今觀集註但於後欲之字釋作貪其利則雙峯之言信矣胡說正是雙峯之所已闢其非集註之意明矣通與輯釋不取饒氏通引趙氏曰魯哀公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十一年魯以幣召之乃歸子路從孔子反魯當在此時十四年小邾射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則季路尚在魯也必是此年復之衛。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集註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通引王氏曰夫子知異時爲魯與季氏之患者不在顓臾而在費也故曰蕭墻之內其後費宰公山不狃帥費人襲魯而顓臾不與焉

觀通前引趙氏以爲二子同仕季氏之證是不以集註哀公

欲以越伐魯之證爲然也按集註引哀公事證與前子路反魯之時前後相應且深得聖人不均不和之語脈熟玩經文可見而王氏輒主費說何也且冉有所謂爲子孫憂夫子所謂爲蕭墻憂皆主季氏言王氏皆併以魯言之何邪況通引趙說既以夫子反魯在哀公十一年矣又引王說以費事爲證則費人襲魯在定公十二年是則夫子此言言於哀公之時反謂定公時事爲其後哀公之事爲之乎不知通何故如此差謬姑記于此以俟知者更以或問蘇氏說參之可見

益者三友章集註三者損益正相反輯講三者恐不是相反則直自與柾相反諒自與虛誕者相反多聞自與寡聞相反若以三者爲相反終是說得不自在輯釋亦引饒說雙峯之所謂相反者其迹易見不足以惑人不能以損人者也三者損益之相反無相反之迹有相反之實迹足以惑人而實足以損人者也且以直與便辟相對言之直則表裏如一便辟則外之威儀有餘而內之誠實不足表裏不如一可以爲直乎推此一端餘可見矣

益者三樂章集註三者損益亦相反也輯講此章損益亦不是三者相反輯釋亦引此說

相反不相反之得失與前章同

君子有九思章集註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則無所不用其思不察也通引馮氏曰君子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但九者而已

謝氏無時不自省察之言便是就九者而思之耳九者非一端故曰無時九者無不思故曰無時不自省察馮氏不但九者之言意雖似廣恐非謝氏之意況聖人言此九者於人事已無不該不應尚有所遺也或疑如子張所謂祭思敬喪思哀喪祭非出於九者之外乎曰此章言事思敬喪祭何莫非事君子事無不敬豈有居喪不敬而能哀者乎

通齊氏謂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而今乃有九思彼爲思而不學者言此爲不思者而言也輯釋亦引之此章是專指臨事之思而言彼章是兼指窮理之思而言思而不學徒求諸心而不習其事者也九者之思各隨其事而反求諸心者也虛實固有間哉

邦君之妻章攷證吳氏曰此章不知何謂王文憲曰當在南子天厭之之下

王氏何以必見其當在彼章之下而欲強合之邪堯曰篇寬則得衆以下四句連在武王事後集註猶於武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朱子之愼重不敢牽合如此況南子章與此章相去十餘篇乃欲以臆見合之可乎惟攷證如此臆度故於寬則得衆四句亦意其爲周之逸書而斷以武王之事也噫但欲如此臆度則亦何者不可附會邪

集疏蔡覺軒曰當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家臣僭大夫以至婢妾亦僭夫人然正名定分當自諸侯始故夫子有志於古禮而嘗言之記者附見於衛靈公之篇末豈因南子而發歟

如此等處但曰不知何謂足矣蔡氏意其爲僭而發猶可謂其爲南子而發則亦王氏之見也且既曰當時上下皆僭則宜不獨一南子也又何以知其不爲他人乎至曰附見衛靈公篇末此則季氏篇末耳可謂急於附會而失於檢點者矣

不意親入朱門猶有此失他人尙何責乎噫

陽貨

性相近章集註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發明纔說性字則已寓氣質中矣非氣質則性安所寓乎天地之性非懸空不著乎氣質不具于人心而自爲一物也就氣質中指出天地本然賦予之理不雜乎氣質而言之耳然天地之性雖不雜乎氣質而實不離乎氣質孟子之言性善指其不雜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純言天地之性也孔子之言性相近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兼言氣質之性也兼云者本然之性夾帶言氣質之性也語錄有云孔子雜乎氣質而言雜卽兼也蔡輔饒推言集註兼氣質而言之說終欠透徹不得已而發此云輯釋亦引之

按不雜不離本朱子說太極之語也朱子本太極雖不離乎陰陽而亦未嘗雜乎陰陽也推此則天地之性雖不離乎氣質而亦未嘗雜乎氣質也如此則不離者便是不雜者不可歧而二之明矣發明惟倒用朱子之語先說天地之性雖不雜乎氣質後說而實不離乎氣質遂以性善爲不雜者性相近爲不離者析不雜不離而二之則似乎失朱子之意矣蓋朱子先說不離後說不雜正以言不離則易疑於雜故以不雜二字明其意耳發明先說不雜而後說不離末又引語錄雜乎氣質之說而云雜卽兼也分明是言不離便是雜了遂與上文不雜之言自相矛盾信乎立言之難瑩也其實不離不雜四字只可反覆發明孟子性善之旨蓋性善之性雖不離乎氣質而質不雜乎氣質所以氣質雖有不善而性則未嘗不善也至於孔子性相近與集註兼氣質之言則皆不可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通引馮氏謂城以武名乃嚴險用武之地以左傳攷之可見子游乃能以道化民變甲胄爲絃歌此夫子所以喜之輯釋亦引之集註言夫子所以喜之之意可謂至明白矣馮氏正不必如此引援可也以禮樂化民在先王盛世本是常事言武城嚴邑又何獨不絃歌但世至春秋教化陵夷雖非嚴邑亦未見其有絃歌者蓋絕無僅有之中不覺如此喜之深耳正不必援嚴邑以爲說也

公山弗擾章通引葉氏曰虎與不狃欲去三桓一也虎欲見子而不見弗狃召子而欲往其用心必有異乎虎者

弗擾名爲畔臣勢不得來見聖人故欲見而召不害其爲有懷慕之誠虎非不可來見乃欲聖人往見之則無尊德樂道

之誠矣既不得見又曏亡而歸之豚則其意愈議矣且二人雖皆欲去三桓豈弗擾則眞有意於欲張公室特不知非家臣之所宜舉耳虎則意本不在公室特欲假公室以制大夫爲自已之利而已觀於異日吳欲伐魯而弗擾止之虎乃勸齊三加於魯則可見其用心之不同矣夫子之不見虎而於弗擾之召則欲往殆謂是歟

攷證當時大夫畔諸侯而陪臣以張公室爲名此亦一名義也故欲往

按集註只以改過爲說而語錄則有聖人自不可測改過不過使臣順季氏而已此只是常法聖人須別有措置之語饒氏謂子路更欠一問聖人不曾說出難爲意度竊詳語錄饒氏皆引而不發攷證則盡發之如此然此事自常情觀之則

爲以亂易亂但以陪臣欲張公室爲大罪自是當時一種議論不知其合大公至正之道否聖人欲往必有所主但未見之行事不可臆度則學者只當以饒說爲斷語錄爲證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集註季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通引馮氏曰問仁無稱問仁於孔子者抑齊論歟輯釋亦引馮說

舉其文體之不類如季氏之言足矣然不可知其如何必如馮說指爲齊論則鑿矣末章亦有子張問於孔子前篇又有南宮适問於孔子較之此章特欠一仁字耳至若季康子問政於孔子之類又不過政字與仁字不同耳文體固無異也亦意其爲齊論可乎

小子學夫詩章可以觀集註攷見得失發明因美考見其得因刺攷見其失輯釋亦引之以變其語

按朱子詩傳三百篇非必皆美刺之作而莫不有得失焉皆爲美刺自是小序之繆定字偶未之思耳

予欲無言章集註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集成蔡覺軒謂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正所以發夫子之無隱也輔氏謂前篇所謂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而已未及夫無隱之事實也今舉四時行百物生則夫無隱與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益更明白

集註言與無隱之意相發而蔡輔二說但言此章發無隱之意似未盡相字之旨竊意以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之意觀之則可以知予欲無言之故是前章有發乎此章也以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之意觀之則又可以知所以無隱之實是此章有發乎前章也前章但言已之事此章但言天之理非前章無以見此章無言之故非此章無以見前章無隱之實茲其所以爲相發也歟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通引馮氏曰三年之喪迄今行之天下者宰我一問之功也

宰我失問而夫子斥之今乃不以三年之喪迄行爲夫子之力而歸之宰我是猶室不見燬不以其功歸之救焚者而歸之縱火者乃曰彼不縱火人安得有焚可救而不仁者反得以爲功也不亦誣乎

君子尙勇章蔑說此章君子子路問及夫子答以尙義皆以德言下以小人對言乃以位言

按集註不但曰君子小人皆以位言而必曰君子爲亂小人

爲盜皆以位言則農說之言當矣
君子亦有惡章通引鄭氏謂疑此與子路之問同時故答問雖切子貢方人之病而亦有諷子路之勇者稱惡訕上警子貢者也微訐子貢自警也至於勇而果敢則爲子路而發輯釋亦引之

鄭說之是否不可必朱子有言夫子所惡以警人子貢所惡以自警至哉斯言辭簡意足而又不穿鑿者也

通謂子貢所謂微訐因夫子所謂稱惡訕上者而推之所謂不遜因夫子無禮與窒而言也輯釋亦引之

通此說似矣但集註楊氏謂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然則子貢發問之初已有是三者之惡矣今曰皆因夫子所言而推言之則是既問之後因夫子所言而旋撰之

以對也毋乃非集註意乎

微子

首章集註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囚佯狂而受辱通謂按史記殷周紀宋世家所記此事先後不同惟殷紀以爲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乃佯狂爲奴爲紂所囚近是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爲重義當早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爲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爲悔箕子見比子之死則知已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去則知已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故佯狂爲奴而不以爲辱此可見三人之所當爲易地皆然然與夫子之言先後又不同史所書者事之實此所記者以事之難易爲先後也發明輯釋亦引或問之說正與此同

按通此段議論全是朱子或問中語不易一字僅於易地皆然之下然與夫子之言之上竄去十數句而已但集註謂箕子比干皆諫蓋本史記微子世家而言如通所說則是箕子未嘗一言諫也通釋因論此章集註或問言仁不同而曰集註者改本也推此則或問是未定之說無疑今觀語錄有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比干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偶然不衝著紂之怒不見殺身耳非有意於爲奴也使其先有殺身強諫之心則亦不得爲仁矣此言頗與集註箕子比干皆諫之意相發足見或問所言之未定語錄中如此類者亦多不知通者何故盡數刪去郤勦此未定之說爲已說也邪然與

夫子所言先後不同以下郤無所謂未定發明輯釋所引或問其得失與通相類亦欠折衷殊眩讀者耳

齊人歸女樂章攷證大意以爲始焉桓子以家臣僭畔之故捨已之權以聽孔子而墮其名都以強公室其中豈無介介者今紀綱已定外侮既郤魯既治矣桓子豈甘終於自絀者故終於不用孔子而簡賢棄禮如此聖人見幾安得不速去之

此其是否不可知姑存于此以俟知者

集註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攷證三仁下悳何以未得爲中庸曰微子遯去仁於清視夫子之去魯則知已之不必去且不忍夫子之去魯則爲過比干諫死仁於忠視夫子去齊爲不及箕子爲奴下悳三黜降志辱身視夫子去魯又爲過於和而不及於中矣抑三仁之於紂親則諸父師少師也其

始終力量止於如此若併問處之又必有道矣而況孔子聖人大用固非賢人所及故愚又推而索言之云

觀蕘末集註有三仁則無間然之言恐於此求三仁之過與不及似乎吹毛而求疵者其曰微子遯去視夫子去魯則爲過者豈非以其去之速而無遲遲之意耶觀書微子謀於父師少師之言其哀痛惻怛之意爲何如是豈恝然去其宗國者哉箕子以王子非去我乃顛隮爲對則微子之去又可少緩乎集註以出於惻怛之意不啻乎愛之理言之使微子之去可以遲遲而遽去之則集註爲失言矣其曰比干諫死視夫子去齊爲不及者豈非以比干不早去而失接淅之機耶夫子去齊爲不及者豈非以比干不早去而失接淅之機耶若曰長桀古無此姓然接輿之接又何嘗是古時所有之姓耶恐亦二人之號如接輿者亦未可知要亦不必深究也之之速宜矣比干在商爲貴戚之卿無可去之義君有過而不諫乃委之而去自謂見幾可乎使比干而效夫子去齊之速不知可以謂之出於至誠惻怛不昧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否其曰箕子爲奴視夫子去魯又爲過於和而不及中者豈非箕子既嘗諫紂而不見聽可謂有遲遲之意而終于不去以至爲奴則不及中耶殊不思微子既去則宗祀可存箕子亦去欲何爲乎先儒以其爲奴之意猶欲俟紂悔而復諫之雖未有以見其必然要亦有近似者易之明夷既言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又言箕子之明夷利貞則箕子之心唯周孔爲能知之耳可少訾乎愚故曰於此求三仁之過與不及似乎吹毛而求疵者此也其曰力量止此若伊尹必有道者豈非以其不能廢昏立明視孟子所論貴戚之卿有未盡之道耶觀於彼章集註委任權力不同不可執一而論之意則攷證小免執一之病而失中庸之道矣尙何以大用固非賢人所及故愚又推而索言之云

觀蕘末集註有三仁則無間然之言恐於此求三仁之過與不及似乎吹毛而求疵者其曰微子遯去視夫子去魯則爲過者豈非以其去之速而無遲遲之意耶觀書微子謀於父師少師之言其哀痛惻怛之意爲何如是豈恝然去其宗國者哉箕子以王子非去我乃顛隮爲對則微子之去又可少緩乎集註以出於惻怛之意不啻乎愛之理言之使微子之去可以遲遲而遽去之則集註爲失言矣其曰比干諫死視夫子去齊爲不及者豈非以比干不早去而失接淅之機耶若曰長桀古無此姓然接輿之接又何嘗是古時所有之姓耶恐亦二人之號如接輿者亦未可知要亦不必深究也之之速宜矣比干在商爲貴戚之卿無可去之義君有過而不諫乃委之而去自謂見幾可乎使比干而效夫子去齊之速不知可以謂之出於至誠惻怛不昧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否其曰箕子爲奴視夫子去魯又爲過於和而不及中者豈非箕子既嘗諫紂而不見聽可謂有遲遲之意而終于不去以至爲奴則不及中耶殊不思微子既去則宗祀可存箕子亦去欲何爲乎先儒以其爲奴之意猶欲俟紂悔而復諫之雖未有以見其必然要亦有近似者易之明夷既言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又言箕子之明夷利貞則箕子之心唯周孔爲能知之耳可少訾乎愚故曰於此求三仁之過與不及似乎吹毛而求疵者此也其曰力量止此若伊尹必有道者豈非以其不能廢昏立明視孟子所論貴戚之卿有未盡之道耶觀於彼章集註委任權力不同不可執一而論之意則攷證小免執一之病而失中庸之道矣尙何以大用固非賢人所及故愚又推而索言之云

觀蕘末集註有三仁則無間然之言恐於此求三仁之過與不及似乎吹毛而求疵者其曰微子遯去視夫子去魯則爲過者豈非以其去之速而無遲遲之意耶觀書微子謀於父師少師之言其哀痛惻怛之意爲何如是豈恝然去其宗國者哉箕子以王子非去我乃顛隮爲對則微子之去又可少緩乎集註以出於惻怛之意不啻乎愛之理言之使微子之去可以遲遲而遽去之則集註爲失言矣其曰比干諫死視夫子去齊爲不及者豈非以比干不早去而失接淅之機耶若曰長桀古無此姓然接輿之接又何嘗是古時所有之姓耶恐亦二人之號如接輿者亦未可知要亦不必深究也之之速宜矣比干在商爲貴戚之卿無可去之義君有過而不諫乃委之而去自謂見幾可乎使比干而效夫子去齊之速不知可以謂之出於至誠惻怛不昧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否其曰箕子爲奴視夫子去魯又爲過於和而不及中者豈非箕子既嘗諫紂而不見聽可謂有遲遲之意而終于不去以至爲奴則不及中耶殊不思微子既去則宗祀可存箕子亦去欲何爲乎先儒以其爲奴之意猶欲俟紂悔而復諫之雖未有以見其必然要亦有近似者易之明夷既言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又言箕子之明夷利貞則箕子之心唯周孔爲能知之耳可少訾乎愚故曰於此求三仁之過與不及似乎吹毛而求疵者此也其曰力量止此若伊尹必有道者豈非以其不能廢昏立明視孟子所論貴戚之卿有未盡之道耶觀於彼章集註委任權力不同不可執一而論之意則攷證小免執一之病而失中庸之道矣尙何以大用固非賢人所及故愚又推而索言之云

竊意接輿若不見於他書如諸儒之臆度未必不因其歌過車前夫子下車意其與孔子車與相接而行故亦因以其物色名之也吁但務臆度何所不至此愚所以不敢深信也

子路從而後章通謂接輿沮溺丈人皆楚人也章首冠以楚狂二字皆楚之狂者也狂者志行之過集註此篇之末謂夫子於此四人有惓惓接引之意在陳之歎蓋亦如此然魯之狂士何幸而得在聖人陶冶之中楚之狂士又何不幸而自棄於聖人造化之外也哉輯釋亦引此說

按通此段議論蓋因集註有在陳之歎意亦如此之言而發也今以篇末此段作註文勢詳之則以三仁逸民師摯八士與接輿沮溺丈人相對而言於三仁諸人之下則曰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數子之下則曰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

上曰既皆下曰又每正是相對之言故其下又總結之曰皆衰世之志也其所志者深矣皆之一字便可見總包上二節說了至此乃曰在陳之嘆蓋亦如此此字卽指上文衰世之志而言言在陳之嘆亦衰世之志耳何嘗以在陳之嘆蓋亦如惓惓接引楚狂之意哉況下文所謂數君子者亦但除三仁在外若逸民諸人亦皆在其中又未嘗獨指接輿數子而言也參以上下文勢則中間所謂意亦如此之此是指衰世之志言而非指惓惓接引壹邊而言明矣合而言之則稱贊品列三仁諸人惓惓接引接輿數子與在陳之嘆而思魯之狂簡三者皆聖人衰世之志也若是盛世則治教休明人材衆多自古中行之士可以傳道聖人亦不必遠稱既往之諸賢近接逃世之數子與思不知所以裁之之狂簡矣通者只

因誤以在陳之歎意亦如此爲亦如楚狂之狂與狂簡之狂皆合爲說且謂沮溺丈人亦皆楚狂是佯狂之狂佯狂是佯爲狂者之病如今之心恙者耳非佯爲狂簡之狂也史稱箕子被髮佯狂而爲奴夫被髮爲奴豈志極高行不掩者之所爲亦如惓惓接引諸人之意遂使人不疑云耳集註稱接輿佯狂避世蓋亦如此觀於後世司馬懿慕容翰之所爲可見今曰接輿以下四人皆楚之狂者則接輿固佯狂矣沮溺丈人豈皆佯狂者邪魯之狂士又不過皆只如接輿之佯狂邪夫子皆惓惓接引之如此亦是但欲造成此佯狂者而已邪說者其試思之

逸民章通謂孟子於此章獨取伯夷爲聖之清下惠爲聖之和以夫子爲聖之時且添入伊尹聖之任繼以夷惠之後孔子之前可謂深能會孔子此章之意

孔孟之言各有意義謂孟子取此章而損益之恐未必然集註夷逸朱張不見經傳攷證引邢疏云朱張王弼云字子弓卽荀卿所稱仲尼子弓者金氏謂恐卽周章周章仲雍之後武王求之而不及故亦謂之逸民今亦不敢爲一定之說發明亦引邢說且云荀卿以比孔子其言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姑存於此云

此皆臆度之說不可徵信者也而發明言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之說尤爲無義荀卿之言不足信觀其非十二子而子思孟子與焉豈得爲至公之論邪推彼可以明此矣

大師摯適齊章通引齊氏謂魯諸侯故止三飯然不言一飯豈

周公錫天子樂而魯僭之孔子正樂而去其一邪記者起數以亞其仍魯之舊以見其昔之僭皆是因或問之說之官不他適也輯釋亦引通說

按或問據白虎通王者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樂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今齊既意其僭天子而夫子正之又意其爲記者仍魯之舊以見其昔之僭皆是因或問之說而臆度增損之正恐未必然也且夫子正樂之時魯不見用不過私自正之以淑諸人以傳諸後而已夫子固未必得去其一魯未必因夫子之正而去其一況魯之郊禘季氏之八佾三家之雍徹何者非僭夫子不過形於慨歎而已若曰一飯可正而去則易不因定禮樂之時一齊正而去之而徒爲無益之慨歎哉臆而好自專聖人平日所自謂者爲何如今

乃於不仕之餘年敢於去其國君一飯之僭而不顧既又正其小而遺其大哉齊氏所言非愚所敢信也若曰記者起數以亞仍舊見僭則是既正之後干綵以下已非亞飯三飯之數而記者強自名之以見魯之嘗僭又豈爲國諱惡之義邪叢說所言雖與或問不同然不甚穿鑿視齊氏則爲優矣如或問自亞飯以下三飯之說似亦可疑然則大夫再飯又當自三飯以下耶姑闕所疑以俟知者

輯講賢者仕於伶官已是衰世之事到春秋時伶官亦不仕想是時專尙淫哇之樂正樂都不可用輯釋亦引之

按集註張子謂夫子治樂其後伶人樂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而之四方則伶官之去蓋不爲不用正樂而爲三桓之僭妄也

周有八士章通謂上數章述夫子衰世之志其有所傷也夫此兩章紀周魯盛時之事其於大師適齊章集註以爲未必夫子之言末章倣此則所謂有所傷有所思者亦記者之意未必皆夫子之意也但篇末集註以稱許八士亦是衰世之志通者獨以上數章當之而以此章爲紀盛世之事豈所謂上數章者又只是指楚狂三章而言而不知思盛世之事亦莫非衰世之志也邪其是非得必待後章辨之此不再述

金氏以爲不必與師摯同列言不曉所謂

子張

篇題下通釋曰論語一書記孔子師弟子之答問於其篇缺將終而特次門人高第之言自爲一篇亦以其學識足以明孔子之道也如周與由而不與乎此則豈亦以尊之而不在五子之列歟

顏曾皆得聖道之傳觀於首篇之首即以有子曾子之言次於聖人所言之後以至二十篇中曾子皆以子稱則其尊之之意可見今曾子既在五子之列則同由以尊不在之言似有可疑竊意此篇所記往往皆夫子既沒之後此五子者各以所得於夫子者授於其徒有師道焉臧於戴記載孔門高弟之言行往往亦於此五子發詳則可見矣故此一篇自五

子外不它及耳冉由之不與豈亦以其殁於夫子之前歟然有子平日言行儼聖人又嘗爲門人之所師而其殁亦在夫子之後乃亦不與其列者此則偶不之及或此篇皆五子門人之所記故不它及要亦不必深究也

集註以稱許八士亦是衰世之志通者獨以上數章當之而以此章爲紀盛世之事豈所謂上數章者又只是指楚狂三章而言而不知思盛世之事亦莫非衰世之志也邪其是非得必待後章辨之此不再述

集註總說自是謂諸章皆衰世之志所感縱是夫子所嘗言亦何害其爲記在此篇與諸章相連則亦皆爲衰世之志邪

八士攷證此段與周公曰章俱是夫子所嘗言集註總說處似不必與師摯章同列而言按此條今考說本無之蓋已缺佚

得失已於子路從而後章辨之此不再述

論君子九思以見得思義居其一夫子論成人以爲亦可則已非其至者矣下文所謂今之成人則又其次之次者耳見得可以語君子則見利所以語成人之又其次者未必優於

見得之語士者亦明矣楊氏之說朱子既不之取通固不當引之以眩學者

致命發明引饒氏曰上句重在致字那裏不消要思蓋危處纔思則利害之心生或恐反爲所惑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死生之際苟不思其義之可否則有不當死而死如子路之死於衛者矣如何不消要思但死是重事不比見得喪祭思其義敬便自能行死生之際若思得其當而不能委致其命則未免奪於利害或有當死而不死者矣故見危非不思既思則又當致下三者既能思則得之矣

其可已矣集註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或問其可已矣與前篇可也之說曰可則同然曰可也則其語抑曰其可已矣則其語揚通釋謂其可已矣若曰大節既得則爲人之道可以無恨矣然失之太快而不類乎聖人之言者集註以爲庶乎其可則固惡其言之太快然或問之意又不同兩存之可也輯講其可已矣集註與通釋之說不同可本僅可之可然下而有已矣二字便說煞了恐當以通釋之說爲是

通釋之所謂無憾卽或問語揚之意皆是從子張立言本意之說集註庶乎其可通釋以爲惡其言之太快者得之乃是教子張之失以爲教人之法非不達子張本意而誤釋之也通釋亦只是折衷集註或問之同異以曉學者非以集註爲未定而改爲之說也雙峯是通釋而疑集註毋乃於朱子黃氏之意兩失之與

小道可觀章君子不爲通謂不爲猶不學

爲字有不訓學字則不通者汝爲周南召南之爲是也故集註必以爲猶學也訓之如此章爲字集註既不加訓釋恐不可專訓爲學更詳之

博學篤志章集註程子曰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通謂樊遲問仁章所言者仁也言仁是徹下言睟而益背篤恭天下平是徹上此章末及爲仁之事學問思是徹下仁在其中是徹上輯釋亦引通說

徹上徹下之語程子兩章所言皆只是自始學至成德之謂前章已辨之矣如此章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四者本只是學者致知之事所謂徹下者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如集註所云故曰仁在其中此卽所謂徹上之道也雙峯嘗言仁有以性言者有以道言者有以德言者仁在其

中之仁旣爲心不外馳所存自熟之意則仁之性是本然之體仁人心也之類是也仁之道是當然之用仁之實事親之類是也皆未及心不外馳所存自熟之意唯以爲仁之德則可爾心不外馳所存自熟雖未可便以爲成德之事然成德之道理亦不過如此而已故曰程子兩章徹上徹下之語皆只是自始學至成德之謂也況程子前章曰徹上徹下初無二語此語字正指居恭三句而言耳此曰徹上徹下之道此道字正指博學等四事而言耳同此語同此道自初學至成德皆不外焉非徹上徹下而何通者前既以仁爲徹下此又以仁爲徹上仁亦有不同乎更合其前章所言觀之是非不難辨矣

君子三變章集註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

如良玉溫潤而粟然通云雷霆之威不能不變而爲天日之澄
霽春夏之和不能不變而爲秋冬之嚴厲善觀君子之變當自
天而觀之

此當自其迹與時觀之迹雖有變而可以同一時者則並行
不至於相悖迹既有變而不可同一時者則並行必至於相
悖且如雷霆與天日春夏與秋冬其迹不同則其時亦不同
矣此自然之勢也若三變則不然迹雖有異時固未嘗不同
也何則蓋方其望之之時固儼然也及其卽之之時雖若見
其儼然者變而爲溫而於方溫之時而望則其儼然者又自
若其卽之之時固溫矣及聽其言雖見其溫者變而爲厲然
於其方厲之時而望之卽之則其儼然與溫又各隨所接而
見焉此其所以並行而不相悖也並行蓋同時也假如同此

一時而使三人望之卽之聽之則望者自見其儼然卽者見
其溫聽其言者見其厲其並行不悖之實尤可於一時見之
謝氏良玉溫潤粟然之譬意亦猶此惜乎通之不知發明此
意而又以雷霆天日四時爲譬也鄉使雷霆與天日並行春
夏與秋冬並行迹異時同而不至相悖者未之有也要之盛
德之容人雖見其變而實則未嘗變也故集註以爲此非有
意於變如通之說反若聖人有意於變者觀通之上文有曰
人見其變聖人非有意於變也此却正是謝氏之意惜乎天
日雷霆等喻反失其旨而不自知也讀者詳之

亦自合聖人之教矣而又病其泥事而不說著理無以貫而
子夏之門人章攷證人字句謂子夏弟子於小子之學則可矣
集註前段已可見而後段豈可責之門人小子則似連小子爲
通之竊恐未然蓋事外無理理外無事但事著而理微著者
可見而微者不可見聖賢教人亦惟使之於其可見者致力
讀故點者多誤 按此與下條今攷證本皆倒之
至於事無不盡則理之不可見者自然不外乎此而可得所

謂下學上達之意亦只如此下學則自然上達非下學之外又別有上達之工夫也若不專務下學又使之別求上達其不至於馳心空妙陷於窈冥昏默之境者幾希然則子夏之言既曰合乎聖人之教使學者循其序而進焉則由小學而進於大學無陵躐之弊眞積力久而有所得則小學自然有以爲大學之基本大學自然可以收小學之成功學之所至理無不存何患其無以貫通之哉雙峯此段議論與一貫忠恕章論集註說一上工夫衛公孫朝章論集註說道者讀者攷焉小了道字皆是離了事實懸空說一說理說道者攷焉可也

發明謂子游之言似高大而可喜子夏之言實切實而可行

按發明既引饒氏子夏只言事而不及理無以貫通之之言於前而於此又如此說可謂主見不定自相牴牾誤人甚矣集註程子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愼獨輯講小兒未能愼獨且把個洒掃應對以維持其心輯釋引發明之言程子此處說謹獨與大學中庸之謹獨小異此只是謹小事無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意饒氏此語與程子所言不相妨非以解程子語也

按程子之意正是謂洒掃應對事雖小然便是形而上之理理則無大小皆然於此不愼獨則理便有所虧欠何嘗謂洒掃應對者未能愼獨如雙峯之見邪通者辨此甚當可攷雙峯於中庸論綱領第七條亦如此說合而觀之可也發明如此說謹獨蓋因語錄有不能謹獨只管理會大處小小的事便照管不到之言而發也然語錄是答學者此只是獨處小有不謹則形而上下便相閒斷否之朱子於其言既亦以是許之則獨之一字又豈得不爲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意而但爲小事哉饒氏之言謂與程子不相妨愚不信也饒氏又謂游夏說皆有病直至程子方說得好朱子把子夏與程子之意作一滾看了所以費解撥

子夏之言無病已於前段辨之知子夏之言無病則知程朱之意也知程朱之意知雙峯皆不得子夏程朱之意矣

饒氏又謂朱子以正心誠意爲本程子以所以然爲本所以不同

按通謂朱子解程子之言以本末皆爲事而不可分爲二事者是理饒氏解程子之言以末爲事而本爲理此言深得雙峯所以致誤之故請因其說而申之按程子以其然對所以然之然字指事而言所以然之所字指理而言事雖有形而理則無形事雖有粗而理則無粗曰本末曰洒掃應對精義入神皆只是事理則一而已程子所謂精義入神與朱子所謂正心誠意皆是事之大者精者皆所謂本也其所謂小者粗者與所謂末則皆指洒掃應對而言耳理則無間於大小精粗本末而無不在也精義入神固有此理洒掃應對亦未嘗無此理若於精義入神處用工而於洒掃應對處忽略則理便於小處粗處與事之末處虧欠了故程子既曰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蓋後段本字即指前段精義入神之事而言後段末字即指前段洒掃應對之事而言所以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者以其通貫只一理

故也洒掃應對雖粗精義入神雖精然理則無間於精粗故曰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本之爲精義入神末之爲洒掃應對皆是其然皆有所以然不可但謂事之本方有所以然者事之末則無所以然者故又曰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知洒掃應對必有所以然之意則知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之意則知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之說矣於此無不知則雙峯謂程子以所以然爲本者乃是誤看了程子之意又豈難知哉

攷證叢說皆謂程子第四條接所以然之意一事之中自有本末末是其然本是所以然

按此卽饒氏意發明亦引之饒氏所言已於前段辨之此章

經註之旨唯四書通說得瑩徹無憾非它編所及不可不攷

饒氏又謂朱子看程子之意不出程子後四條何嘗有循序漸進之意如說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又說洒掃應對便可到聖人事皆是說這一貫之理集註非謂末卽是本一語與程子意正相反

雙峯只因不得程子本字所指故又輾轉致誤至於如此耳

今按程子後四條皆只反覆論洒掃應對一事若以爲非謂末卽是本一句爲與程子之意相反則天下豈有但從事於洒掃應對之末於誠意正心精義入神等事皆不必用工而可以爲聖爲賢之理若程子之意果如雙峯所言則朱子必不取之矣蓋程子只因子游以洒掃應對爲事之末不足爲而發故四條之中只反覆發明洒掃應對亦有此理之不可忽者以示人曰只在謹獨曰便可到聖人事皆是欲人於小處致誨使理無所遁以爲進德之基本然後循序漸進以及乎遠大者耳何嘗如雙峯之見哉獨通者謂此四條皆矯子游之偏破其所謂抑末也本之則無之意可謂看得透徹度越諸編不可不玩也愚自讀集註卽如此見後爲諸說所混不敢自信近得通說適有契處乃知固自有先得我心所同然者遂極辨之以俟知者

饒氏謂集註以孰先孰後爲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教亦說孰字不出看來孰只訓何言何處一件是先而急於傳焉何處一件是後而倦於教焉但以人品不同所以有先後也攷證孰猶云何嘗也上句孰字因下孰字而發集註以非字詁之本程子

按本末二字自子游發之故子夏程朱皆因其言立論子夏先傳後倦二句正是應子游有末無本之意而分顯見雙峯以本爲所以然非程子意旨雙峯以本爲所以然故於此只得一件釋之可謂深得游夏言論之語脈矣程朱之本末指是以事之大小而言集註如此子游所言之本末指是以事之大小而分顯見雙峯以本爲字代本末字爲說然集註曰爲先爲後則先後是施教當然之次第非教者之所強爲饒氏曰是先是後則先後本無定序但隨人施之各自有先後也集註曰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則先其末而後其本是隨人學力所至有不可易之序饒氏謂但以人品不同所以有先後則因人品之下者固先末而後本及遇人品之高者則又先本而後末邪未知其孰爲得之也必有能折其衷者愚矣庸贅唯攷證以孰爲猶云何

嘗者近是朱子非以二字似亦是因何嘗之意反而發之使其意直易曉以喚起下文之正意者未知然否

仕優學優章語錄問仕優不學如原伯魯之不說學是也學優不仕如荷蓧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爲時而發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云云朱子曰此說亦佳舊亦疑兩句次序顚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或問仕優則學爲已仕者言也時必有仕而不學如原伯魯者故有是言學優則仕爲未仕者言也蓋未明脩己治人之道則未可以仕耳

按仕優則學語錄或問之說同學優則仕語錄或問之旨微異蓋語錄是兩平說或問是專重學說竊意集註校之則皆有所未備集註前曰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以及其餘此是上重言仕優而後可學學優而後可仕正意也

或問下句之意似之而上句之說則不類集註後曰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此是下重言仕優之不可不學學優又不可不仕餘意也或問說上句之意似之而下句則不類語錄正是主集註此段意說而未盡集註上段之意要之語錄以爲各有所指卻是集註已定之說但欠備耳或問專重學說是以二句相因而言正如語錄次序顚倒之疑恐是集註未定之意當更詳之

孟莊子之孝章饒氏謂莊子用父臣守父政亦是當然之事何處見得難能此章怕當來有些曲折設或其間有實有不實則這一個不肯改那一個又要改殆有迫於勢之難處者矣於難處之中而終不改非難能而何又曰見得三年無改正是不改父之善處發明亦引之

難能不是就聖賢分上說只是莊子分上說耳聖賢而能如此固不足爲難莊子而能如此豈不謂之難孔子曾子只以衆人望莊子故謂其能此之難雙峯便以望賢待莊子故謂其必有曲折而後可以爲難也集註莊子賢不及獻子之說豈不明白有證雙峯乃欲以臆度之說汩亂之乎又按語錄有曰這個便是難能處人固有用父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如唐太宗爲高宗擇褚遂良長孫無忌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之事便不能用又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古今似此者甚多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爲難能詳味此意則又何必如雙峯所疑然後爲難哉若夫三年無改爲不改父善之說已於彼章辨之此不再述

紂之不善章發明采張氏說謂天下之惡皆歸是爲通逃主飛廉惡來之徒皆集之意發明按天下之惡朱子以爲惡名張氏以爲惡人讀者宜辨

竊意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二句正是言紂身上事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二句是因紂以戒後人如張說則必於不善字下著其始二字說方稍通不然則於經文是以二字有礙讀者詳之

衛公孫朝章集註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饒氏謂此皆是道之粗者集註以此爲道似乎小了道字蓋形而上者謂之道自古及今道何嘗墜地文武之道所以未墜於地者以其在人故爾夫子收拾合湊方始

按或問文武之道爲周之禮樂朱子曰此固好高者之所不樂聞然其文意不過如此以未墜在人者放之則可見矣若曰道無適而非唯所取而得則又何時而墜地且何必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而後得師邪此所謂人正謂老聃萇弘郯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太廟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大率近世學者習於佛老之言皆有厭薄事實貪慕高遠之意故其說常如此不可以不戒也然彼所謂無適而非道者亦豈離於禮樂名物之間哉但子貢本意則正是指其事實而言不如是之虛空恍惚而無所據也詳味朱子所言丁寧懇切委曲詳盡其所以爲天下後世厭實慕虛者之戒可謂遠矣以此爲防不意再傳之後饒氏所疑集註之言果皆出於其所已辨而又自以爲是也嘻又何怪乎聖人之道一再傳後而有莊周之荒唐也饒氏此意正與楊氏說伊尹樂堯舜之道爲耕食鑿飲出作入息者相似朱子深非其說推彼可以明此矣雙峯唯如此見故其說一貫之一洒掃應對章病子夏不及理皆是此意合而觀之可也

末章集註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階而升輯講講者因謂人學只做到大處獨夫子由大而至於化此其所以不可階而升饒氏曰自可欲之謂善以至於大而化之之謂聖此是學以成聖者也卻有個階級可進夫子是生知安行底聖人合下便自化了只說著大而化之便不是

雙峯此說是破講者之論非駁集註也但其所言却自不免有病蓋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二句正是張子釋孟子大而化之之言顏子有見於所立卓爾而又欲從末由楊氏謂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夫顏子所以欲從末由者正以其非力行之所及爾力行可及便如有階可升一般非力行所及豈非不可階而升之意此化之所以不可爲者然也今雙峯曰自可欲之善以至於大而化之却有個階級可進然則張子釋孟子化不可爲之言未得爲當顏子欲從末由亦爲未善於用力也邪觀於聖人吾不得而見章雙峯分別性之反之聖則此說雖爲破講者設然疵集註之意亦在其中蓋雙峯平日每謂夫子不是大而化之聖故纔見以大對化言之便不以爲然政恐不必如此分別夫子亦不在於如此推崇也要之不問性之反之纔說化便不可階而升子貢所言朱子所註皆只如此看可也若說自大而化者有階可升合下自化者不可階而升此等分別決然有病先儒先後議論何嘗有此意邪

其死也哀通謂其死也哀而子貢哀慕之心倍於父母至廬墓六年則其晚年得於夫子者蓋益深矣

其死也哀註以爲如喪考妣自得邦家而言則如喪考妣是百姓同心思慕今專以子貢爲證則狹矣同志洪鑄元質有言若如此聖人只感動得一個子貢通因爲提此一事以發子貢晚年得於夫子者益深之意終是於經旨有滯豈曾子無六年廬墓之事則所得於夫子者未爲益深邪然則正不必如此說可也

發明引學者問於黃氏饒氏皆以子貢不言其德只言其功用

爲疑黃饒之答大意蓋以爲德難形容功用易曉因其功用如此則可以知其德矣

竊意只由天不可階而升一句形容聖德神妙語簡意足無以復加故下文但言其得邦家之功用如此非但說功用而不及德也此章答辭與夫子論堯之言略相似餘則黃饒之言備矣

堯曰

首章允執其中集註中者無過不及之名集成蔡覺軒謂先師釋執中專以無過不及言蓋以程子說書有允執厥中所以行之之語而又於執字之義爲順耳竊疑三聖傳心決不應遺其體而及其用故執中之中恐亦該未發已發言之乃盡詩言民之秉彝先儒亦以民所秉執之常性釋之大本之中謂之執恐

亦無害

執中之中不可該未發程朱辨之極爲明備覺軒背其師說立此異論不可信也讀者但以中庸或問等書攷之則是非不難辨矣

通謂舜之命禹者詳於堯大要亦不外執中二字姑以曆數觀之有中氣有節氣節也者抑其過而歸之中也使堯得舜而不傳即非中矣

此牽合曆數二字而曲爲之說者也殊無理致豈待辨而後知其妄哉

朕躬有罪集註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爲通引馮氏謂以天子伐有罪何罪之有然以諸侯伐天子是亦罪也故引之歸已

湯所謂在已在人之有罪者非實有已然之罪也不過以爲設或有罪則如此耳何必以諸侯伐天子爲朕躬有罪之證哉必欲有證則萬邦有罪又將何以爲證乎武王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未聞以奉天伐暴爲罪也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又未聞誅殘賊之亦有罪也馮氏急於附會至以順天應人爲聖人之罪則馮氏之罪不容誅矣

善人是富饒氏謂大賚是錫予普及四海其中善人則錫又自加厚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正人既得富則其爲善也篤故不泛然錫賚也

洪範正人是在官之人如宮正酒正之類若以爲正直之人亦富而後善則無恒產而有恒心士且能之曾謂正直之人未富則爲善不篤乎

子張問政章慢令致期謂之賊集註賊者切害之意攷證切當作竊 按此條今缺正本無之

致期是急切刻害之意故集註以賊爲切害之意攷證以爲當作竊豈以竊字於賊爲宜邪然則賊人之賊亦以竊字訓之可乎此二賊字雖不同其不必泥夫竊字之訓則一也讀者詳之

末章不知命叢說有天理之命有氣數之命此章命字蓋兼二者言之知天理之命則利害不可趨避知氣數之命則利害不必趨避 按此條今叢說本亦缺佚

按輔氏謂此命字指氣言語錄亦以爲此與五十知天命不同而叢說獨如此言殆不其然且曰利害不趨避亦只說得當然處未到所以當然之故處總說利害便以氣言了知天

理之命則於事物所以當然之故處無不明矣但知得當然處未足以言知天理之命者也知利害不可趨避亦不過所稟之氣有定當知此處不當趨避耳非知數氣之命而何

梁惠王上

首章仁義集註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發明或疑朱子仁字訓孟註先言心之德語註先言愛之理何也諸葛泰之曰語之爲仁猶曰行仁以仁之用言故先言愛之理孟子此章以仁之體言故先言心之德攷證此章從全體上說故首曰心之德論語是從孝弟上說故首曰愛之理

二說微異當以攷證爲優

萬乘千乘百乘集註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纂疏趙氏謂

古者方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五百十二家通出兵車一乘天子畿內方千里提封百萬井除山川溝壑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之屬定出賦六十四萬井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國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賦六萬四千井兵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家公侯之國大者亦不過百里出賦六萬四千井兵車千乘古稱千乘之國諸侯之大夫采地其大者亦出賦六千四百井兵車百乘故稱百乘之家

按論語道千乘之國章輔氏引古註馬氏之說曰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一爲通通十爲成 一甸之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故成方十里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 司馬法又有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十爲封之言此說略之其實千成即一封之地也 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包氏曰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井十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馬依周禮包依王制朱子或問謂二說疑馬氏可據且謂其與孟子王制不同疑孟子未嘗盡見班爵分土之籍特以傳聞言之故不能無少誤王制非三代之書亦不足據今按孟子集註自千乘以下似皆與包氏合者蓋孟子答北宮錡之言如此也集註但以孟子解孟子故不得不如此趙氏亦只因集註而發明之本無可疑但其計井出車又是馬氏之說故其說施於萬乘之國則可通施於千乘百乘則有所不通矣蓋計井出車如趙氏所推則一成之地定出賦六十四井兵車一乘唯方千里之國則方百里者百方十里者萬方出得兵車萬乘方百里之國則唯有方十

里者百定出賦只有六千四百井耳如趙說僅可爲諸侯大夫之采地而已趙氏乃謂百里出賦六萬四千井兵車千乘可謂誤矣不思六萬四千井乃是千成之地所出也愚嘗謂包氏馬氏二說雖不同然施於孟子則皆有所不通包說於百里之國雖可通於千里之國則有礙馬說於千里之國雖可通於百里之國則有礙何則包十井爲乘百里之國居地萬井故出車千乘然千里之國則方百里者百居地百萬井當出車十萬乘今郤千里止出萬乘是包說施於千里之國則出乘過多而不可通也馬以六十四井爲甸旁加一里爲成成方十里出車一乘千里之國則如前所推方千里者萬故出車萬乘然百里之國則止有方十里者百不過出得百乘今百里郤當出車千乘是馬說施於百里之國則出乘過

少而不可通也畢竟孟子百里出千乘之說不合於周禮正是朱子所謂不能無少誤處集註但以孟子之言解孟子更不泥於計車出乘之詳故亦不至牴牾趙氏不思百里出千乘之說爲包氏之言郤又以馬氏之說計井出車此所以不覺其誤也姑述所疑于此其里數同異之說更於告子下篇魯使愼子爲將軍章詳之

移民移粟章五畝百畝攷證古者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然尺有數等周尺以人中指中節爲寸人有上中下不同則以中人度一尺約當今浙尺八寸則百畝無多當自別有地尺若衣服針灸則以人尺爲度爾

竊嘗有疑於古今尺度長短之不同先儒之說有周尺又有古尺有浙尺又有今尺大抵莫短於古尺莫長於今尺謂古

尺當今尺五寸五分而周尺浙尺則又每加長焉此外又有不同之尺不可盡數但今所見者官尺民尺耳不知此二尺較之先儒所論又當屬何尺也竊意今尺卽官尺民尺或周尺耳蓋今之民尺亦可當官尺六寸許攷之經史所言似皆與民尺合者論語言六尺之孤家語言七尺之軀蓋人以七尺爲中則六尺乃是幼弱可知孟子言五尺之童又言文王十尺湯九尺漢史言項羽八尺二寸韓信八尺三寸皆是以長短相懸者言之然亦不過如此而已若以爲如今官尺則湯文安得有許長五尺六尺不得爲童幼矣若以古尺當今民尺五寸五分則湯文羽信反短於今人童幼又過於短矣古今器物有變不可爲據惟人身長短宜不相遠以此攷之則周尺宜與今民尺不多爭但雜書或有存古時尺樣者又

皆只有民尺五六寸許不知如何攷證疑地尺當長恐亦以雜書尺樣意之也若以古尺與民尺不多爭者言之則似不必如此疑矣今田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猶不滿民尺之數則百步之畝亦豈別有地尺哉其以中人中指中節爲寸正與今民尺寸合亦可見周尺之與民尺不甚相遠矣

寡人願安承教章作俑發明作俑者殺人徇葬之漸孔子惡之者以此輯釋亦引之

竊詳經註之意皆只以爲俑太似人而葬之爲不仁而可惡蓋以似人而葬之猶且見惡者以其使生民之飢死者之尤可惡耳若以爲殺人之漸而惡之則孟子之言爲無味矣檀弓曰不殆於用人乎哉亦以其太似人而用之以徇故云爾非以其爲徇之漸而惡之也

按柳宗元封建論亦如此見胡氏非之朱子采其言於綱目未嘗不以封建爲聖人制治要道孟子之見宜亦不當出此竊以孟子告子公孫丑愼子之言推之亦略可見其曰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而齊有其地矣地不改闢矣推此則謂其知統天下爲一家如秦漢殆不其然其曰周公之封於魯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推此則謂其知統天下爲一家非如三代之封建者恐亦未必然也況井田封建二法相因當時非田之法亦以漸壞孟子豈不能知其有開阡陌之勢然而孟

子之論王政未嘗不以經界爲急而不聽其自壞以此推之
使孟子得行其志又安得聽封建之自壞而因陋就簡僅爲
秦漢之自私而不復三代之公道哉然而孟子每言井田而
未嘗一言及封建者此恐別有所見當於離婁上篇首章辨
饒氏說處及之外則先儒之論已詳學者攷焉可也

齊宣王問桓文章方千里者九發明千里者九齊楚燕秦趙魏
韓宋中山之九國也輯釋亦引此說

千里者九意者只大槩說發明以九國爲證恐未必然七國
大小已自不等宋中山又安得有方千里邪若以九州爲證
謂齊只有青州之地則庶乎近之要亦不必如此說可也

盍亦反其本矣攷證王氏曰前本字指本心後本字指王天下
之本

按集註於前反本下曰反本說見下文遂於下文註曰發政
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又於後反本下註曰使民有常產
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可謂至明白矣而攷證乃於
前本字如此說蓋不以集註爲然也按孟子欲齊王反其本
心自篇首舉胡畏言以下至君子遠庖廚處反覆詳盡無餘
蘊矣故其下遂以親親仁民事告之欲其即此心而推之又
反覆詰其所以不能然之故而請王度之也前是體察後是
推廣所以發明本心者已盡此自因上文以若所爲求若所
欲必不可得說下來遂以反本開導其行仁政故下文遂言
發政施仁之效以實之集註之言斷然不可易矣

章末發明引張氏曰孟子如對鴻臚之問及對好樂好色好貨
皆徐引之當道何其辭氣不迫也至於利國之問則應之以何

必曰利桓文之問則對以無道無傳論管晏則曰管仲曾西之
所不爲言交兵之不利則曰號則不可又何其嚴也蓋前數章
者一病爲一事耳至於霸者功利之說則大體一差無非成病
故關之不可不嚴輯釋亦引此說

此說固爲有理竊意前數者齊梁之君已自知其事之未善
故孟子不必更關其事之不善但徐引之當道足矣後數者
則齊梁之君及公孫丑宋鈃輩皆不知其事之不善或反以
爲當然而責之孟子故孟子不得不正義明道以關其失

梁惠王下

首章樂樂集註下字音洛攷證俗讀皆然但以語意則上字當
音洛蓋娛好之也猶云獨娛聽樂音與人娛聽樂音孰爲歡樂
下二句同

如集註音則三樂字義與意皆同下句樂字又承上二句樂
字言之如攷證音則三樂字有二意雖亦可通不如依集註
之順

交隣國章集註字之事之攷證小事大大字小左傳凡兩出孟
子並作事而集註解事小爲字者本古語也然仁人之心既忘
已之強大人之弱小雖曰字之其交際往來與事大亦無異故
俱作事

雖若事之然與小事大之事不無分別則其實不過字之而
已

雪宮章孟子對曰有發明輔氏欲讀有字爲一句南軒有人不
得則非其上矣作一句

竊意當以輔說爲正孟子中以有字自爲句者有數處

晏子攷證此章純用晏子言後篇公孫丑並言管仲晏子而下
止言管仲不言晏子蓋孟子未嘗不重晏子也叢說後篇丑問
管晏孟子獨鄙管仲者晏子之事任才能功烈皆非仲比管仲
輔桓爲五霸首尤天下所共宗仰故孟子唯斥管仲
按二說不同當以叢說爲正竊意孟子亦未嘗有意於輕管
仲也觀其異日論天降大任於是人而以管仲與大舜傅說
並稱則固未嘗重管仲不如晏子也人徒見孔子之於管仲
既稱其仁又大其功而孟子則卑功烈以爲曾西之所不爲
遂以孟子之論每不同於孔子也殊不思孔子稱之是爲
由賜但知其有不死之罪而不數其匡合之功故言其有功
無罪者以釋二子之疑耳孟子鄙之是因公孫丑但知大其
功而不復知有聖賢之道反欲孟子效之故極卑其功烈以

破丑之惑耳聖賢氣象固有不同夫子亦未嘗不小管仲之
器也及或人意其儉與知禮則夫子斥其奢僭之失曾不少
恕又豈夫子先後所言自相戾哉亦不過因或人由賜所見
不同而告之亦不同耳意者孔氏之門若有欲學爲管仲之
事者夫子亦未必無以曉之況若望夫子自爲管仲之事則
夫子宜必有以斥其失矣不獨孟子爲然也蓋孔子之時人
心之義理猶明或人雖不知仲之失由賜之徒則知之矣孟
子之時功利之溺人也深門人如丑者猶不知之他人尚何
望乎不然孟子豈但知仲之過而不知仲之功哉

毀明堂章耕者九一集註九一者井田之制也云云是九分而
稅其一也饒氏謂耕者九一是以民之所得者言謂九百畝中
得百畝非說賦稅若說賦稅則是什一下文世祿亦是指士之
所得者言
九一是助法什一是貢法今集註釋九一爲井田之制則是
助而非貢明矣雙峯只因其與世祿對言遂以九一爲民之
所得殊不知孟子亦只以井田形體之大槩言則中百畝爲
公田者恰是九分中之一分若夫二十畝爲廬舍者則未暇
細論之耳且如雙峯所言則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
賦又當如何分別邪
澤梁無禁集註澤藪水梁漁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輔氏謂澤
梁不禁至周禮則山澤皆有厲禁亦禁其暴殄天物者而使取
之以時而已發明引陳潛室曰關市不征澤梁無禁乃王道之
始成周關門市廛皆有限守山林川澤悉有厲禁乃王道之成
按四書通於上篇移民易粟章辨陳氏之失曰殊不思集註
於此正以厲禁爲王道之始蓋所謂山林川澤與民共之卽
是澤梁無禁無禁者愛民之仁也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
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註每物有藩界也以是觀之澤梁無
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厲禁者禁民不以時取也竊詳通之
所以辨陳說者當矣而發明不免取之則通與發明之優劣
蓋有不待辨而決者若輔氏以澤梁無禁之禁與皆有厲禁
之禁混而言之亦欠分明愚則以爲無禁之而有厲禁王道
之始固如此王道之成亦未嘗不如此諸儒強欲以此分王
道之始王道之成此所以不得其說也讀者詳之
語錄孟子答梁惠王問利直掃之此處又如此開導之何也蓋
此處亦分義利人自不察耳發明對利國之問甚嚴而此諸章
甚婉者法語之言不嫌其嚴巽與之言不嫌其婉

前篇卒章之末張氏常辨及此愚亦附以臆度之見矣請申其說蓋惠王於見賢之初發何以利吾國之問是以利國之事責之孟子而不自知徇利之爲非也故孟子不得不直揭也宣王於言論之際自以好貨爲疾而無隱於孟子則非梁王不知徇利爲非者之比矣故孟子不可不有以開導之也梁王知有利而不知有義宣王非不知義之爲是利之爲非者特私欲之蔽未能自克耳餘則語錄精矣發明以法言巽言爲分別蓋本論語集註之意而言也論語法言巽言之義難分別故集註以孟子所言證之至矣爲發明者正當於此分別孟子何故以法言對利國之問郤以巽言對齊王諸章之言以曉學者可也今乃但援法言巽言之說則何以異於無星之秤無寸之尺乎

所謂故國章集成輔氏謂先儒皆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下文說言不得已則將使卑踰尊疏踰戚故不可不謹雖若可通云云且下文但言因國人之言自察其賢否而用舍之亦未嘗言其不得已之意故集註直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上文說云云故於下段結之云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道謂輔說甚善但曰下文言用舍處未嘗言其不得已之意則與集註下段結句又自相反耳

按先儒以如不得已連下文則如爲設或之義與如或知爾之如同而不得已爲眞有所不得已集註以不得已連上文則如爲如似之義與如切如磋之如同而不得已非眞有所不得已也輔氏謂下文未嘗言其不得已之意但言不得已而不言如蓋謂其無眞不得已意可見先儒之說不然耳集註下段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之言言不得已而又言如蓋謂其謹之之至如此耳非謂其眞有所不得已也通者謂其相反是不詳如字之義不同與有如字無如字之意亦不相似也

爲巨室章發明引饒氏曰前譬如說任賢不如任匠後譬如說愛國不如愛玉輯釋亦引是說

前是以大木譬賢人所學者大以匠人斲而小之譬王之欲學者舍所學而從我以此觀之前譬乃是用賢不如用木耳蓋孟子既曰以爲能勝其任又曰以爲不能勝其任不是說求得大木爲工師能勝其任斲而小之爲匠人不勝其任正是言大木則可以勝大屋之任猶賢人所學者大則可以勝治國家之大任斲而小之則不可以勝大屋之任猶賢人舍其所學則不可以勝國家之大任也雙峯正是以匠譬王工師得大木是譬王之求得賢人也匠人斲小是譬王不能用賢人之道也後譬則自如雙峯說

伐燕章攷證王氏曰取之勿取正論也言武王文王則贅矣

孟朱之言句句是事實武王文王之證自是以聖人爲準則以示齊王在於繹其微意之所在不以辭害意可也奈何以察識之不易遂以爲贅乎

鄒與魯鬨章集註范氏曰云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通謂歸罪於民是責子弟之不能衛父兄手足之不能捍頭目也殊不知父兄之愛子弟頭目之顧手足

者其常也子弟之衛手足之捍則於其時之變者見之穆公不能責已之失其常者而責民之不能應其變者有是理哉

穆公之歸罪於民是責民今日之待已不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之不能反已是不思已前日之待民未嘗如父兄之愛子弟頭目之顧手足然也通之意亦如此而措辭未瑩乃若父兄子弟手足頭目自相責然者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不然天下豈有不衛父兄之子弟不捍頭目之手足邪

公孫丑上

首章曾西或人問答集註引楊氏之說攷證楊氏說未盡此章之意夫曾西言子路則曰吾先子之所畏至論管仲則曰得君如彼其專行政如彼其久功烈如彼其卑此正以作用優劣言也以作用之優劣言則管仲功業還不可望子路何者仲之所以霸不過富國強兵而已夫治千乘之國夫子之許子路與子路之自許無異也且千乘之國又攝乎大國之間師旅飢饉貧弱垂亡子路起而爲之比及三年而能使之有勇則其於富強乎何有且知方也則加於富強一等矣使子路得乘千里之全齊其視管仲眞不足道矣大抵聖賢作用自是殊絕世衰道微聖賢不用世人但見霸者小小功業卽以爲大至論孔門諸子則或但以爲循良自守而已眞世道之不幸也

孟子答任人禮與食色輕重之分集註以爲聖賢於此錯綜斟酌以平其價也蓋聖賢之道盡其全體大用如孔顏孟氏者是乃所謂兼金而萬鎰者也子路之學固亦金矣然強其所不知爲知則知有未至也行詐欺天則意有未誠也以正名爲迂則於平治之道猶有所未盡也然則其金之分固未可以萬鎰許之也觀夫子於顏子則以治天下之道告之於仲弓則以南面許之於由求則不過許以可使治賦爲宰而已其分量固有不同如此奈何繇及聖門學者不問高下例以伊周事業期之與所以期孔顏者皆無異哉伯者之功誠鐵矣楚莊宋襄之輔功無足紀爲鐵固亦不多管仲九合一匡之功則其爲鐵既多且重價亦不貲未易以一鎰二鎰之金準其直也子路於其所爲固有不屑然管仲才知所就則亦恐非子路所能及也曾西卑其伯功烈亦是卑其伯功而非王道云爾若如攷證之論則曾西既自羞比管仲遂謂匡合之功亦西所易能可乎西亦不過自以仲尼之徒故羞比伯者之輔初亦不以作用優劣較也合而言之則曾西畏子路而羞比管仲者就金鐵大分而別貴賤也楊氏言子路於管仲之功有所不逮者因其金少鐵多而錯綜斟酌以平其價也夫子之許子路與子路之自許是量其所堪之才也攷證所謂子路乘千里之齊則視管仲爲不足道是論其所乘之勢也夫子不論其在已之才而論其所乘之勢則夫子用人爲不能盡子路之才而聖賢事業不由於已而由於外矣愚則以爲以學言則子路非管仲所可同日語以才言則管仲之功子路固有所不逮蓋子路之學出於正道猶仲之才優於伯術故也或者猶疑孟子言文王由方百里起是以

難孟子因齊有其地則王猶反手謂聖賢皆無所賴於所乘之勢不可也是不然自聖賢力量有餘者而言則所乘之勢有大小固不能無難易之異若力量未至乃但欲大其所乘之勢以幸其功之速成政恐用過其才勢大反爲所累如黃霸長於治郡及爲相功名反損者矣昔高祖韓信論用兵信以高祖不過將得十萬信則多多益辦自常情不知兵者之見未必不以爲信善用兵則雖少亦可制勝方見不可及處高祖用兵不如信非得兵多則不可以成功殊不知信善用兵則兵少兵多皆可以成功但得兵多則制勝爲尤易亦猶聖賢力量有餘又得所乘勢大則功成爲愈易耳高祖用兵不及信則用過十萬節制無法兵多適爲所累又豈能成功亦猶學者力量未至但欲大其所乘之勢則不勝任而敗事矣何成功之望哉不知識者以爲然否攷證於論語四子侍坐章亦如此見當參看

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集註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輯講本文無教化字恐只當接上文德字說蓋文王之時三分有二尙有一分未被其德所以猶云未洽於天下至武王有天下之後周公制禮作樂而殷頑亦率德改行然後無一人不歸是德之中是謂大行

德與教化初非判然不相關者德之推則爲教化教化之流行卽德之流行也若但說德行而不說教化則德之所以行者人孰曉其故哉聖賢亦何嘗塊然聽德之自行全不以教化爲務邪且雙峯既曰周公制禮作樂禮樂非教化而何又曰殷頑亦率德改行率德改行非教化之行亦何能得其如是哉然則集註無可疑矣

饒氏又曰文王何可當也一節當分作兩小節看由湯至於武丁以下言武丁所以中興之易紂之去武丁以下言文王所以崛起之難

分兩小節亦似是而實不然竊意但通作一節看皆只說文王興起之難自順孟子之意本只謂商家代有聖賢之君已自難變了後來又加之武丁中興故其德澤愈未易衰況紂去之未久故雖暴虐亦未遽至於亡所以文王興起之難耳更以上下文勢參之尤爲可見上言天下歸殷久矣下言紂之去武丁未久也正是言其盛久而衰未久上曰久則難變下曰久而後失亦是言其盛久故未易衰衰未久故久而後失皆是反覆發明始焉文王何可當也一句之意以歸重於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之意而已分爲兩節似乎隔斷了文勢不如統看之爲順也

地不改闢矣民不改聚矣叢說有兩意一說齊地廣民衆地不必更改已自辟民不必更改已自聚讀就改字略欵一說地不必再加廣辟民不必再加集聚五字一串讀

竊意如前說則二改字甚無意謂當以後爲正

夫子加齊之卿相章我四十不動心集註四十強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不惑亦不動心之謂通謂孔子四十而不惑在三十而立之後德立而道明誠而明者也孟子所以不動心者先知言而後養氣道明而德立明而誠者也輯釋亦引此說

按語錄黃幹問不動心恐是三十而立未到不惑處曰這便是不惑知言處可見然則不惑不動心理只一般不可因孔孟聖賢之分不同而求其異也蓋孔子雖是自誠而明之聖然志學一章自是爲學進德之序先儒以志學爲知之始立爲行之始不惑知命耳順爲知之至不踰矩爲行之至自始至終皆先知而後行何嘗不是自明而誠之事通者只因集註有德立二字便以而立之立牽合互說以爲誠明明誠之分殊不思自孔子分上言固當自誠而明自志學與立對言則未可便謂之自誠而明也況以立對不惑而言又是以行之始對知之至爲誠明之序亦恐不可且誠則明矣亦非誠而後至於明又安有十年之漸哉

無嚴諸侯發明引饒氏曰惡聲必反不專謂諸侯於褐寬博萬

乘皆然輯釋亦引此說

按上文不受挫與視刺皆以萬乘褐夫對言意本不在褐夫上但以其輕視萬乘無異褐夫見其勇爾下文無嚴諸侯惡聲必反只爲諸侯設蓋以諸侯人所嚴憚者而必反其惡聲則見其無嚴諸侯之實而褐夫不足道矣諸侯萬乘恐亦非有二義戰國七雄皆諸侯而萬乘者也

知言語錄向來以告子不得於言謂是自已之言非他人之言

此卽不得於言註意

然與知言之意不同此是告子聞他人之言言不得其義理又如讀古人之書有不得其言之義皆以爲無害於事但心不動足矣通謂此猶朱子未定之說也使以此說爲定則集註從之矣若曰人之言則惟於古人之言有所未達不可舍置而不求諸心若今人言之不達於理者不少雖舍置之可也爲非人言之證則非也孟子知言正是於人言之是非得失無不究極如因言之詖淫邪遁而知其心之蔽陷離窮却正是於人言之不達於理者而知之何嘗以其言不達於理而不究極其所以非與失哉輯釋於此段語錄及通皆不引之者蓋以通言爲定而遂去之也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集註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語錄向來只謂它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今看來不然乃是公孫丑會問處留得知言在後面問者蓋知言是後面合尖上事如大學說正心修身只合煞在致知在格物一句蓋用工夫起頭處通曰此段語錄亦與集註不同然不比前說知言處人已懸隔也故存之蓋謂公孫丑承上文言志氣故且問養氣而後及知言便如大學首章先言正心誠意而

後及致知在格物也輯釋亦引此段語錄而不引通
朱子以向來之說今看不然則是集註與語錄各主一意從
集註則語錄爲未定從語錄則集註爲當改無兩從皆可之
理通者以其不與集註懸隔而存之則兼備一說可也乃今
含糊其說兩可其論既主此而又欲兼從彼政恐未必朱子
之本意也輯釋之不引通蓋亦但依通言而存語錄則不必
更引通也
攷證孟子先言知言而丑乃先問養氣雖因論氣而遽及亦是
丑之學未能知所先後也叢說謂集註攷證不同竊意孟子亦
有此文法滕文公下篇孟子先言出疆必載質後言三月無君
則弔周霄乃先問無君後言載質正與此同
按攷證正與前段語錄之意相反恐當以語錄爲正蓋孟子

自著此書使果如攷證未能知所先後之疑則丑雖失問孟
子作書之時豈不能少易其序以開來學乃因其誤而不變
耶如此則語錄以大學爲證無足疑矣又其不然則但以集
註爲正而以叢說所引斷之亦可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集註此言養氣者必以集
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
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輯講必有事焉而勿
忘勿助長是集義工夫正而助長是要義襲而取集義義襲兩
句乃是一段骨子以集義爲無益而忘之者不耘苗者也以義
襲爲心預期其效而助長揠苗者也又謂是集義所生者故當
以直養非義襲而取之也故當無害惟其是集義所生者故當
心勿忘惟其非義襲而取之故當勿助長攷證必有事焉而勿

正是集義正而助長是義襲集義義襲是養氣一節大指通發
明皆全引饒氏說通自說見後段輯釋亦全引饒氏說
按前節是集義所生處集註之末云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
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爲事則必不能集義
以生浩然之氣矣此節集註末云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強
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于所謂浩然者蓋不惟
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此二條皆以告子爲證告子以義爲
外固不復以集義爲事矣則其正而助長又安肯以義襲而
取之哉然則以義襲爲正助與朱子之意不合一也語錄曰
助長者無不畏之心而強爲不畏之形又曰氣未至於浩然
便作起令張王謂已剛毅無所屈撓便要發揮去做事便是
助長此二條說助長皆只是氣未浩然便強悍做作自以爲

浩然了正與後節集註論告子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者相似
雖非集義自然生氣之比亦非靠義襲而取於外之謂不過
但就氣上做出浩然之形狀而已然則以義襲爲正助與朱
子之意不合二也前節集註釋義襲之旨曰非由只行一事
偶合於義便可揜襲於外而得之也此節語錄論正助之病
曰勿正與助長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件事不得此二條說
義襲助長意自不同義襲猶是知有資於義者但工夫不如
集義之有素故生之無術而不知非襲之可取耳若助長則
更無資於義但就氣之本體上強欲增益之而已然則以義
襲爲正助與朱子之意不合三也愚嘗有疑於雙峯之說而
無所取正於是徧求語錄或問及朱門高弟之所議論皆無
與之同者然後反復朱子之意乃能知其果不相侔如此通

與發明盡取其說固爲無見攷證則勵其說以爲已意尤無取而可鄙者也然則集義義襲與正助之形何以異曰請卽以孟子耘苗揠苗之說喻之蓋苗猶氣也芸猶義也譬之有苗於此時又耘之人力無有不至至於日至之時不期苗之長而自長者集義所生之意也未嘗耘之任其自生自長至於久而不長乃一加芸之之功便以爲可使苗之長者義襲而取之意也二者雖有常暫之不同然皆有賴於耘有資於義也若助長則更不復有資於義但正之不得便就氣上做出浩然之形狀而已如苗之不復有賴於耘若要其長則但揠之使似乎長而已也以是推之則義襲助長之本不相關者庶乎不難辨矣

集成輔氏曰云又無所作爲如正忘助長以爲之害攷證氣

本大而剛煩而行以養之勿令有所屈曲愧怍以害之通謂云云正忘助三字相因皆是爲害助之害愈甚大抵必有事是集義是以直養正忘助是義襲是害輯釋引通說

按輔氏以作爲爲忘以忘爲害攷證以屈曲愧怍爲害通以忘爲害以正忘助爲義襲皆非經旨蓋屈曲是不直愧怍是非義以爲忘則可以爲害則不可輔氏所謂作爲却是害而又不可言忘通以忘爲害亦猶攷證輔氏之病皆不可不察

輔氏是偶欠思耳攷證與通則皆因蹈襲雙峯義襲爲助長之意遂併以忘爲義襲與害則又病中之病也何則忘只是忘其所有事是以爲無益而舍之者此則全然無所事事了豈義襲之謂況孟子自謂助長以爲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分明謂忘但無益未至於害助長則又有所害矣今併以忘爲害可乎

集註釋我知言曰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蓋上文汎指天下之言故兼是非得失之此則似指告子之言故專於失者而知之也輯釋引通說集成蔡氏謂知言則善惡邪正皆當知之此獨知其失者何也蓋孟子時楊墨之言盈天下正人心閑邪說莫此爲急故也輯釋亦引之

按語錄論此有曰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而已既知得箇非便知箇是矣詳味此言則通與蔡說皆未必然且如聖賢論恕每從反處說論四端亦皆就心有所發處說皆此意耳亦皆意其何所爲而言之可乎況平正通達之言出於本心之義理義理則其致一也故易見詖淫邪遁之言由於心之有所蔽心之蔽固非一端氣稟物欲學術習俗皆所蔽之由也

欲因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豈不難哉然則既知其非之難知者又豈有不知其是而易知者乎通者但因集註末引告子爲證故如此意之耳殊不知集註但推告子自不免於如此者以見其不能知言之意耳何嘗謂孟子所言專指之哉蔡說雖若可通然不若語錄所該之廣恐非孟子本意嘗更詳之

通謂前此章則深斥告子閑異端也後則推尊孔子承聖道也直指告子爲異端充類至義之盡也但此章本因論不動心而及告子至章末又因公孫丑再問而及孔子皆是議論節次所及如此若以爲閑異端承聖道之證恐求之太深未必孟子本意讀者詳之

汙不至阿其所好集註汙下也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

譽之輯講汙字屬上句屬下句皆無意義恐決字之誤攷證
以文勢言汙字當作決字之誤
孟子既曰智足以知聖人又曰汙不至阿其所好詞氣之間
揚而若抑抑而復揚皆所以極明其言之可信蓋世間自有
明足以知人而不能無所阿私者則其猶未可信也故必如
集註之假使汙下之說然後下句足以備上句未盡之意意
味深長雙峯反以爲無意義何邪若以爲決文意固直政恐
知者之未可必其皆無私也攷證又勦之以爲已說陋矣
饒氏謂宰我謂觀夫子賢於堯舜不知他所觀在何處不可曉
看來程子不甚取宰我之言所以將事功來說集註引此說似
是朱子微意
詳孟子首以知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之言稱贊三

子以爲發端然後引其言如此使宰我之言未盡善則孟子
爲失言矣程朱亦但釋其賢於堯舜之所在不知雙峯如何
見得不取與微意之端的況朱子中庸序又自用其語意乎
雙峯此疑恐未必然
出類拔萃叢說類指衆人萃亦指衆人出類衆聖人也拔萃孔
子也按萃亦指衆人句今本證說作衆指聖人而言據此則所謂拔萃孔子者謂孔子拔乎衆聖人也先生所據本蓋誤
按上二類也之類謂麒麟與走獸同爲毛蟲之類鳳凰泰山
聖人獨於同類之中出類拔萃也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
子是又言自古以來未有出類拔萃如孔子之尤盛者也叢
說之言不曉所謂
尊賢使能章叢說廛無夫里之布之廛民居也周禮所謂上地
夫一廛百畝注五畝之宅是也叢師宅不毛者有里布宅即五
畝之宅布即泉也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
疏云二十五家之稅布也又曰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註云
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按
戴師之法是宅不毛無職事兩事之罰今孟子乃曰無夫里之
布則是居廛者使出二十五家之泉而又出百畝之稅也集註
言一家力役之征是因所引夫家之文而併釋之恐於夫里之
布無所當愚詳天下之民願爲之氓是境內田間之民皆使之
出是兩等之賦只是於一家田稅之外多出里布耳與上文市
廛之廛不相關蓋上既曰市廛而不征是居市者已征之孟子
固以爲過矣而又出此兩等不亦太繁重乎而集註上廛字既
釋爲市宅於下廛字乃曰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
之布二廛字合而爲一是不敢必知其果如此也

按此與集註微異姑備一說以俟知者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惻怛惻隱集註惻傷之切隱痛之深攷
證因上文怵惕惻隱以爲訓怵惕是驚動則惻隱作痛傷若以
下文三端例之皆是兩面獨惻隱是痛傷一面但稍有淺深耳
按仁貫四性則惻隱貫四端但曰痛傷不見貫四端意四端皆
從動處發惻隱之心兼怵惕言則怵惕爲驚動但舉惻隱言則
惻爲動隱爲痛惻者感於外而動於中隱者痛於中而發於外
惻則專言之仁之端隱則偏言之仁之端也
按惻隱二字卻貫四端得攷證如此發明儘佳但朱子嘗言
四端八個字每字是一意然則集註訓惻爲傷訓隱爲痛不
應只說得一面而已意者傷有傷於人痛有痛於已意思親
禮記知死者傷之傷分明有哀悼其人之意若痛則因傷後

而隱痛於心無可疑者更當思之

集註愚謂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饒氏曰謂之有亦得謂之無亦得以四方言之土固無定位以五方言之則中央屬土故河圖以五居中爲土亦有定位也云云不可執一說通謂饒氏之說云云愚見朱子之說是就五方看方看得試以河圖看之五土居中似有定位然三八木位乎東不可以西一六水位乎北不可以南如中間五點則自具五方而於東西南北無所不該似有定位而實無定位也輯釋亦引通說

按通之辨饒說如此亦不可謂之無見矣竊意五方之說猶有可疑蓋中可指外爲方外不可指中爲方故方之義可以四言不可以五言也夫方之形體必端正而後可分如方田

方千里方百里皆是從四外而度之地方則徑一圍四亦是此意若以五分之則參差不正而不可以言方矣或疑此所謂方乃方向之方方千里之類自是端方方正之方混而無別奈何是不然所謂方千里者豈端正千里之謂正以方向言之方必有四隨其所向各一千里合而度之則其形體自端正耳是故自中央而視四外則東一方也西又一方也南一方也北又一方也方向既定界而別之非東即西非南即北雖中央爲四方之交亦皆唯其方之所近而各有所屬無不東不西之處也自四外而覩中央則東之所極即屬於西南之所極即屬於北方特因四方交會之所極而得名固亦不能自有所分而與四方並立爲一方也然則中央之五亦但只在四方之中位乎東西南北之交而初無一定之位也又何可以五方言哉彼其以三方五方八方十方爲說者則

其方但爲方所之方而非方向之方也未知識者以爲然否伯夷非君不事章輯講才偏便非聖人中正之道其流必皆有弊故君子不由

按集註亦有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之言不知與雙峯其流必皆有弊之意同歟曰不同集註之所謂弊弊在二子之身雙峯之所謂流弊弊在學二子而不成者然則執爲正曰當以集註之說爲正曰何以知其然邪曰以朱子平日議論而知之也朱子之言有曰夷惠隘不恭不必言效之而不至者其弊乃如此只二子所爲已有弊矣非集註所謂弊在二子之身乎又曰諸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二子則多有欠缺處才有欠缺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

隘與不恭不曾說末流如此也非雙峯之所謂流弊弊在學二子而未至者乎合而觀之則集註之說爲正可見矣惜乎通者獨取饒說而於語錄此等議論皆莫之取使讀者無所取正也

公孫丑下

首章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集註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値天時之善者

按俞壽翁周官復古有曰周禮有兩環人亦離而二之者也司馬之環人掌致師釋者曰環猶卻也司寇之環人掌送迎邦國之通賓客釋者曰環猶圍也環一也而彼此義異何也在司馬者有師旅之事則附以郤之名在司寇者有令環之語則因之以圍之之說皆惑也按春官簭人九曰巫環巫簭

音也以巫環知吉凶也孟子曰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環居九籌之一蓋筮之名也故曰辨九籌之名釋九籌者曰籌環籌致師也此蓋本於周禮司馬之環人而言不然也環自籌名之一耳故孟子曰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今釋孟子者未得其說則曰圍而攻之夫圍而攻之遽曰得天時絕無意義蓋環者筮而用之軍師之名也環而攻之者筮而行也攻之則筮吉故曰必有得天時者矣故環人掌致師致師者賈勇而致敵非得吉卜不可也曰察軍慝環四方之故釋者曰却其以事謀來侵伐者若如註釋即環四方之故一句絕不可解蓋筮其故云爾至於司寇之環人曰云云舍則授館令聚擾有任器則令環之古者邦國之賓客蓋因卜測者楚人之衷甲苟息之假道若此類非

細故也使不占其吉凶而爲之備則非古人備不虞之意故聚擾令環皆以警備之也然則其於司馬環人之職非有異矣蓋司馬之環人至降圍邑而止未成章也以司寇之環人足之章始成若以環爲郤曰郤四方之故可乎以環爲圍曰賓客有任器則令圍之可乎賓客未有他也遽圍之亦非待賓客之禮矣壽翁此言非爲孟子環字設也但以環爲筮似於文意爲順不知識者以爲然否壽翁名庭椿朱子同時人

朱子嘗得其書深稱其書之攷索已當矣故錄之于此云

餽金章攷證按前章註二十兩爲鎰則一鎰已是一斤四兩但今古稱輕重不同且以漢稱較之漢一斤當今四兩三錢強叢說禮註及趙岐皆曰鎰二十兩國語二十四兩爲鎰字書曰鎰溢同數登於十則滿又益倍之爲鎰則二十兩爲有義

按如攷證說則是古今兩有輕重一斤雖皆十六兩然亦因兩而有輕重矣又先儒皆因國語而疑集註今得叢說如此考究則集註無可疑矣

孟子之平陸章攷證集註士戰士也去之殺之也此依古註按持戟止是階前庭下執戟之人應人在官者去之止是廢棄之按集註所以釋士爲戰士者以有失伍字在下文耳伍須作行列說方順不知庭下執戟之人亦可言伍否既是戰士失伍則去之是殺之無疑若庭下執戟之人亦可言伍則去之如攷證之說可也當更詳之

謂甿盡曰章集註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輯講或疑孔子不稅冕而行與孟子之說不同饒氏曰只是一般蓋孔子有去志久矣但去得不恁地逼迫後來膰

肉不至方不稅冕而行於衛亦然

孔子於魯爲司寇攝相事却正是有官守者與孟子位賓師不受祿者不同孔子久有去志猶待膰肉不至而後行若以受女樂而去則是顯進退有餘裕也蓋仕於父母之邦若以微罪行其君相之惡無忠厚之意也矣故膰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引以證孟子之事恐未的當若衛事則庶幾近之

自齊葬魯章得之爲有財攷證當於爲字讀謂禮制所得爲也集註作而恐不必改夫禮制所得爲者如棺槨衣衾之美也所不得爲者如棺槨重數之類此不可踰越而爲之者也

按集註改爲作而亦在疑似之間攷證之說未爲全背但之爲二字終覺牽強除非挑轉作爲之乃可耳不知如何

沈同私問章集註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

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饒氏謂惟天吏可以伐有罪之國諸侯如何擅相征伐沈氏但知人之可伐而不知己之不可伐人通謂燕雖有可伐之罪齊則非伐罪之君

集註之說活饒氏與通之說則死而不活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有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如此則天吏之所爲耳故曰何不可之有今曰諸侯如何擅相征伐曰齊非伐罪之君湯武何嘗不是諸侯孟子又何嘗不以湯武之事望齊王顧齊所爲如何耳豈可以無道必之哉語錄或問之意皆與集註相發不可不攷

燕人畔章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輯講看來當成王疑周公之時雖二公在成王之側也不敢措一辭止俟機會之來

直因天大雷電以風然後方引成王去啓金縢之書

二公俟機會引王啓金縢之說甚不正大當攷之書

去齊宿晝章輯釋士毅按孟子之於齊齊王既不能如繆公之待子思固無以安孟子矣況而齊之羣臣又無賢者爲之維持調護孟子亦豈能安其身哉

孟子既言繆公待子思之事又言泄柳申詳自處之事姑以二事並言以見賢者去就之義有此二等不同耳至於所以自處則唯在於子思一事若泄柳申詳則因帶言之非欲以其自處也觀其言曰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也然則繆公以待泄柳申詳者待子思必不能安子思矣孟子平日自知之明自任之重爲何如齊君若以待泄柳申詳者待之其不能安孟子明矣況其下文有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之言可證乎輯釋次焉以下議論恐未爲知孟子者當

非王者不能唯孟子時無王者興故無能尊德樂道者耳論語有美玉章饒氏說亦如此愚嘗辨之可與此章參看

叢說云苟有尊德樂道者則孟子必能與之竊意尊德樂道進退餘裕本全在此一受其祿則爲祿所縻是爲祿仕耳云云吾意戰國之世高節如許唯孟子一人而已庶幾焉者其魯連仕而不受祿章發明曰不受卿祿此孟子最高處其超然不屈乎

中庸以爵祿可辭與中庸不可能爲二事孟子不受齊祿是權其不當受而不受是義是中庸若但欲以此爲高使齊不得縻之而不受則是計較自私而不足以語孟子矣以是而稱魯連可也魯連却正是辭祿可辭而未必合乎中庸者孟子所爲豈魯連所可同日而語哉

滕文公上

首章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集註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耳通謂人不能皆堯舜者以其不知性之本善遂謂聖人不可幾及是以終不能自拔耳故孟子每每發明性之本善者以示人七篇之中歷歷可攷不獨告世子爲然第以道學不明人皆不知性之本善觀於當時告子公都子所問難及後來荀揚之論可見故孟子必稱堯舜以實之耳集註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此說道性善一句聖人可學而至此說稱堯舜一句可謂道理事實兩無所遺不知雙峯何爲疑之邪況謂意不在性善只在堯舜則是汎汎言性之善而不力乃遽以堯舜之事責望於人安得不啓人之疑若謂恐人以堯舜爲難及所以道了性善之爲勝乎如此則集註此節之說自無可疑通者之辨無以加矣饒氏又謂當以孟子所舉成覸顏子公明儀之說推之可知其意愚亦謂當以孟子所舉此三事推之可見集註之意已無可議蓋道一而已矣便是上節道性善之意所舉三事便是上節稱堯舜以實之之意耳尙何疑乎

公明儀攷證儀與孟子年輩相及

觀於孟子言羿有罪而儀以爲宜若無罪是相應答之辭可見

齊疏之服攷證按禮爲父斬衰爲母齊衰至若疏衰則又次於此今滕定公薨文公當爲斬衰而云齊疏似可疑豈古者天子

夫道一而已矣集註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通謂按饒氏謂道一而已矣與性一而已不同性以所稟言道以所由言集註此處說得性字稍重愚見集註豈不能曰同一道而必曰同一性者蓋推本而言欲自上文性善說來性外無道同此性即同此道又何疑乎

按通所以辨饒氏之說是矣但饒氏自上節性善說堯舜處已與集註不同此節又是承上節所說之意而言耳其於上節則曰孟子之意不在性善只在稱堯舜欲世子凡事學堯舜又恐其以堯舜爲難及所以先道性善惟其上節如此說故於此節則曰世子再見孟子已信孟子性善之說了但疑堯舜非人所及孟子說道一而已矣是就堯舜上說不是就

諸侯斬衰之布止用疏布爲之然又按魯穆公卒使人問於曾子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此數句與此正同蓋古語傳誦之訛孟子引之爾當作斬衰之服

恐孟子非不能察古語之訛而引之者此處但當缺疑若信已之耳目而反疑聖賢之不察則近於僭誕矣

問爲國章輯講謂語錄中說孟子誤引詩來證周家用助法按語錄但有云云通忌不曾識周禮只用詩書將去之言未見有如雙峯所舉者朱子之意只把徹做法了孟子之意不然徹則無分公私但周人是因助之田而行徹之法然周雖用徹法亦有用助處畢竟優於鄉遂

饒氏之意豈不曰徹不過因貢助之法而用之於鄉遂都鄙而已徹固自無法也然夏之貢商之助以五十七十畝爲限未嘗有百畝之制也貢助固是商夏之法貢助皆以百畝爲限非周之徹法乎夏用貢而不用助商用助而不用貢並用貢助而變易其制又非周之徹法乎至曰但周人是因助之田而行徹之法則非也七十百畝之法既異則井之大小廣狹固不同矣又如何因其田而行徹之法得此又不通之論也

或問三代授田之多少不同何也朱子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氏亦有說焉然皆若有可疑者云云陳氏曰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寖廣周而大備也徐氏曰古者民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授田之際隨時而加焉饒氏謂夏尚忠下缺

離婁上

首章先王之道仁政饒氏曰仁政第一是封建云云或問孟子不十分說封建何也曰當時大併小強併弱封建雖壞其迹尙存衆之封建王者之事孟子當時只爲諸侯言之所以不及此封建井田至戰國時其制同於廢壞謂封建其迹尙存故不言非也曰封建王者之事爲諸侯言所以不及此爲近之但欠發明耳蓋井田封建均之王者之事但井田雖一國亦可行封建非衆制天下不可舉孟子唯以井田學校告時君者是先其所可行者也若封建則必俟天下定于一之後乃可得而班爵分土耳若目下併與井田一齊告之則九服之內

方爲七雄所分據王政始行孰肯斂手聽一國宰制分割齊梁雖地大民衆亦不過僅足爲郊畿而已國內亦無可以分封也既未可行而先告之則時君將併與井田學校之可行皆一切視爲迂闊而莫之肯信矣豈告人之序也哉

規矩方圓之至章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集註幽暗厲虐皆惡謚苟得其實則雖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議而改之也饒氏謂改是要改其惡如何是改其惡經之上文有名之曰三字則下文不能改正是不能改其惡名耳況集註所謂不得廢公議而改之者正謂惡謚既得其實卽是公議所在公議則不可廢故孝子慈孫愛祖考之情不得信是以不能改也但發明引饒氏此言以爲改其惡謚與諸本不同豈發明知其不通故如此改

之邪蓋發明於凡例中嘗以竄節潤色三陳胡輔之說自任是以知之不然安得不與諸本不同邪不可不攷

三代之得天下章不保四體饒氏謂四海依舊在云云四體依舊在只是我不得有其身非無了此物他依舊在只是不是我個了

四體依舊在只是我不得有其身此句不可曉縱在亦不過一枯體耳非如宗廟社稷之眞依舊在而但爲他人所有之比也

爲政不難章集註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饒氏謂孔子墮三都便得罪於三家了云云豈可只要不得罪於巨室孟子之言亦是一說耳

罪惡逆悖理之名不是佛人私意之謂若巨室強僭而我治之却是巨室得罪於我至於我治之不得其宜與當治而不治此則我之罪也豈可謂才治之便是得罪於彼也雙峯謂孟子之言亦是一說耳愚謂孟子此說之外他無所謂得罪之說若如雙峯以治之爲得罪則非所謂罪矣

通謂三代以前上有德教下無巨室此曰得罪於巨室者爲戰國時言也輯釋亦引之

集註以巨室爲世臣大家三代以前何嘗無世臣大家邪小德役大德章斯二者天也集註天者理勢之當然也饒氏謂集註將理勢二字來說小德大德小賢大賢以理言小大強弱以勢言

按語錄問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亦曰天何也朱子曰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然則小德大德小賢大賢固

以理言有是理則有是勢小大強弱固以勢言有是勢必有是理輔氏謂有道則以德爲大小無道則以力爲強弱二者皆理勢之當然也斯言盡之矣

齊景公曰發明采汪氏曰齊景畏天者也畏天猶保其國輯釋亦引之

按畏天者須如太王句踐方可以當之觀於彼章或問云云然必自強於政治期於有以自立如獯鬻與吳之方強太王句踐外卑躬以事之內則治其國家和其人民終焉或興王業或刷其恥此智之明也使惟敵人之畏而終不能自強是無恥而苟安也又何取於智哉詳此則景公之罵言橫涕正是或問所謂不能自強無恥苟安者爾畏天者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使景公能盡此八字則命自我作雖復桓公九合一

匡之業可也何嫌於已何畏於是而出涕女之邪然則景公非畏天者將畏吳者耳汪氏以畏天許之過矣

居下位不獲上章饒氏謂中庸自天下之達道五以下恐只是子思之言子思當來只爲學者說所以說居下位起若孔子告哀公則未必說居下位及取友等事輯釋亦引此說

朱子以家語爲證且有見於此章終十二章之意彼豈不知家語之不足信而引之邪又豈自無所見而但據家語以爲說乎雙峯力詆家語之不足信遂分天下之達道五以下自爲一章且謂哀公問政章至至誠無息章皆論誠無殊不思既以哀公問政至不可不知天自爲一章則知天以上何嘗指出誠之一字直至達道達德九經處方再言所以行之者一猶是引而不發直至章末方露出一誠字今曰自哀公問政章以後皆言誠則其說自有所不通矣通者於中庸取其六節之分既已不審而又取此說于此可謂誤矣其曰告君未必說居下位及取友等事似矣但首章言爲政在人取人以身爲人君者若不知得士之實行如此則珉中玉表阿順逢迎者皆得以售其奸矣何由得人以爲政乎然則此雖學者之事爲人上而以取人爲職者亦所當知也雖夫子告哀公而及此亦何不可之有

集註見思誠爲脩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饒氏疑集註明善又爲思誠之本似明善之外又有箇思誠恐非本文之意蓋明善便是思誠愚觀集註無可疑者所謂思誠爲脩身之本是脩身以知行爲先明善又爲思誠之本是知行之中又當以知爲先也輯釋亦引此說

中庸以誠之者對誠者言孟子以思誠者對誠者言思誠與誠之者立言既異則誠之者固兼知行而言遂以思誠與之同義恐不得孟子之意愚往年因雙峯此說亦以已意辨之後來四書通板行正與契合甚以自信近因溫理四書再攷集註語錄之意乃疑前辨之未當豈雙峯所疑却是孟子朱子本意邪謹按語錄有曰明善自是明善思誠自是思誠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面更有工夫在此言正是答學者莫須明善否之問似與集註語脈相類又按論語九思章集註引謝氏之言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此意又與語錄思誠毋自欺慎獨之言相合豈朱子直以思誠爲省察之事故如此說耶通所謂知行之中又

當以知爲先者似矣所謂修身以知行爲先者則未順蓋修身卽是行之事先則對後面言曰脩身以知行爲先則修身又在知行之後是知行之後更有脩身之工夫邪殊不可曉當更詳之

集註游氏曰云云發明四者孟子言本有次序今總說其効見則皆見不假言次序此章之末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至誠卽誠身到極處動卽順親信友得君得民是也可不必言次序也

發明此說是矣但孟子是逆推其序游氏亦暗順言其序孟子自末而本游氏自本而末於總說之中有循序者寓亦所當知也

求爲季氏宰章連諸侯集註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攷證

按戰國游士合縱連衡司馬公曰合縱者六國之利也孟子嘗言交鄰國之道則合縱未必不然但連橫事秦不可爲國故孟子止定連諸侯者之罪集註併及蘇秦爾豈以蘇秦初亦說秦惠王以連諸侯爲策不用而後說六國以從所以舉儀秦並言歟

篇意連合本是虛字從橫乃是實字孟子言連諸侯則連猶合也未必以連爲連橫合從雖是六國之利然未必合也孟子交鄰國之道果如所言則連衡直是以小事大孟子又何爲不取之乎孟子平日絕口不言利觀其剴宋牼以利說罷兵之言可見從人所以說六國者何往非利謂孟子猶有取焉吾不信也蓋孟子交鄰國之道則固無往而非仁義矣從人軌轍亦在連諸侯之列服刑尙何疑乎

事孰爲大發說事親守身雖對說而守身又爲事親之本下文曾子只是事親之事則意謂事親固當如此然有曾子之守身則可爾通此章上並言事親守身下只言養親守身亦是養志之大者發明此章前以守身爲事親之本所以論其理及後實之以事則唯舉曾子之事親而守身不及焉然觀曾子養志如此唯恐一毫虧親之志欲人子不失其身尤父志之大者其能謹守此身以承親志不言可知矣南軒謂曾子能盡守身事親之道故舉其養志之事者最爲得其旨輯釋亦引發明之說

竊意此章專爲事親而言上節雖以事親守身對言正意只在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四句上是上節言事親者當以守身爲本也下節引曾子養親一事是言事親者當以養志爲要也故又結之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但言事親不言守身可見此章專爲事親而言矣蔡說發明皆言守身爲事親之本似得其旨惜乎又以下節曾子養志處皆欲說作守身之意則非本章之意矣發明與通推言守身亦是養志之大叢說又說事親固當如此然有曾子之守則可通若不爲不新但恐皆非孟子之意攷不必如此推耳

通又謂此章首以事親與守身對說末獨舉曾子之事親而言者前已言曾子之守故也

不知所謂前已言曾子之守此守字何所指也若以上節守身之守卽爲曾子之守則上節不過是泛言事親當以守身爲本下節卽引曾子事以證事親之意爾然曾子事親之事亦非一端酒肉養志特舉其一節以示人初非謂此章專爲

曾予而發曾子只有此事可與也若以前篇守約爲曾子之
守此則不可強合要亦不足深論矣
曾子養志集註曾子固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饒氏
謂曾哲不思其中體之養常有及人之心冠童舞詠有老安少
懷之氣象曾哲有這意曾子便承順他輯釋亦引饒說
雙峯此論固新恐亦求之太深竊意孟子此言不過如橫渠
所謂若親之故舊所喜當極力招致賓客之奉當極力營辦
務以悅親爲事者政不必求曾哲之志何如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章饒氏曰樂正是樂之正子孫遂以爲姓如
司馬亦是因官爲姓
樂正司馬皆是以官爲氏者非姓也姓與氏不同
樂正子見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

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
甚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通謂自當親之失身之罪大於不
早見長者集註以爲不早見長者之罪又甚於失身辭嚴而義
正凡從學者當知之
親集註於失身則曰其罪大矣於不早見長者則曰又不早
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兩言又之一言其意蓋曰失身
之罪既大而又不早見長者故其罪既大而又有甚焉者耳
非謂不早見長者之罪又甚於失身之罪也故其下文以姑
以此責之之言繼之姑之一字可見集註之意況於下章又
曰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此所謂姑彼所謂正輕重之意見
矣通又曰凡從學者當知之則其所主狹陋而非談經之體

無意味而反失其旨皆此類也
不孝有三章集註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云云饒氏曰趙
氏以意度說自好所以朱子不破其說通與輯釋皆引饒說
按輔氏云此又見於古傳記趙氏時其書尚存故引之今則
不復存矣此說得之況趙氏明說於禮有此三事必有所據
雙峯乃謂其以意度之說何也惟雙峯專以意度古人故於
史記家語等書朱子所引用者一切度其以意度說而不信
也噫古書尚不足信雙峯又足信乎
仁之實事親章集註有子以孝悌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語
錄問有子以孝悌爲爲行仁之本孟子以事親從兄爲仁義之實
何也蓋孔門論仁舉體以該用卽所謂專言之者也孟子言仁
必以義配所謂偏言之者也集疏蔡說與語錄同

清所章先生嘗謂愚曰朱子於論語嘗以孝悌爲仁之本作偏言之仁說矣今又以彼爲專言之仁朱子又以彼章下章鮮矣仁爲偏言專言之分則其爲偏言無疑矣豈此處所言猶是未定之說耶意者彼章專以愛言此章分愛敬言專以愛言者以其理一也分愛敬言者以其分之殊也父母兄長本同一氣非理一乎然親則生我之身兄則先我而生此其分又不能無殊者也二章同異殆以此夫今觀叢說亦如此分別但語焉不詳耳亦所當考（按叢說此條按說此條今佚）

仁義之實集註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義主於敬敬莫先於從兄饒氏謂仁義有以性言者有以德言者有以道言者此章當作道說集註仁主於愛義主於敬八字恐非本文之意若合符節一句譬其仁之道主於愛義之道主於敬可也

按雙峯分別性德道所言不同且謂此章當作道說是矣但曰仁主於愛義主於敬八字非本文之意未必然也蓋性也德也道也雖有三者之分然性固無以爲道又將何以爲德故道即循此性而行者也舍性固性也德則全得此性者也四書之言仁義雖或以德與道言然未有不本於性者也然則解釋其義若不從性上說來則道與德皆無其本矣而可乎如此章言仁義之實曰仁曰義何嘗不自性上說來至曰仁之實事親義之實從兄然後乃見性之發於用者此則所謂道也朱子曰仁主於愛義主於敬却正是本文之意若必欲釋爲仁義之道則本文何不曰仁道之實義道之實邪以此見得方爲仁義求見得是德是道道至說之實事親從兄是也方見得說仁義之道若於方說仁義二字便以道字攙

說之則下文之實事親從兄是也二句便說不去了便如天命之謂性性固專指理言然朱子釋天命則未嘗不兼理氣言之若攙先於天命處專主理言則便有所偏矣善讀者以類而推則朱饒之是非不難辨矣

離婁下

首章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集註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爲天子文王爲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饒氏謂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皆得志於中國便如符節兩處來相合一般集註解得志做得行其道說得道字太早得志是得遂其志留得個揆字在後面說揆正是說道

孟子上言舜文地之相去既遠世之相後又久可謂大段不同然得志行乎中國郤恰好相似故以若合符節一句譬其

得志行乎中國之同處饒氏必自上文言其東西相合於中國似乎符節兩處來相合然言者則粗淺而無味矣其曰皆得志於中國又曰集註解得志做得行其道又曰得志是得遂其志皆掉了行字說故病集註說得道字早了殊不思集註是提得志行乎中國一句起釋雙峯乃謂集註釋得志云云可謂不盡乎人言之意矣況集註若不說行其道則行乎中國是行箇甚麼豈雙峯之意但以自東西來中國行爲得志邪此尤粗淺而無味者也揆字之義後段詳之

其揆一也饒氏謂其字指舜文而言揆便是符這一箇揆是天與之此揆不是人做得集註言度之而道無不同又隔一皮了不當解得其字揆度也與權度一般但揆義較重

度有二音揆度也之度恐當從入聲今人言自揆言揆諸心

恐亦如此如雙峯說則度字似當從去聲者未知孰是若但當從入聲則集註已無可疑者至曰揆便是符是天與不是人做此則非愚所及姑缺之以俟知者

君視臣如手足章集註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通謂集註釋對定公之語一謂二者各當自盡其道一謂君不患臣不忠而患無禮臣不患君無禮而患不忠一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夫子之言含此三意不露孟子獨得末意

附

按聖賢之別先儒之言詳矣通謂孟子獨得夫子所言末意者固是愚竊以爲定公宣王爲君之事勢亦有不同使孔子而告宣王雖不至如孟子之有迹然亦未必無以警之孟子

而告定公縱不能如夫子之渾然亦未必無以喻之蓋定公魯之人君而不專問使臣之道乃兼以臣事君者問意者定公之時三桓擅命其所以事乎已者不忠甚矣定公此問其意固宜有在觀論語集疏王氏之言可以會意故夫子但告以各盡其道之意而已豈不以擅命之臣既未可以力服又莫可以義責則唯有盡其在我者以先之則庶乎其可耳宣王則制命在已與定公命在強臣者之事勢不同矣孟子不待其問而自以此告之是必宣王遇臣禮薄有如集註所云者觀其以爲舊君有服之禮而難孟子則其平日但知責臣忠已者又可見故孟子深言報施之道以救其失而警其心非汎然告時君者之比也安得盡同於夫子告定公之言乎讀者詳焉可也

君仁莫不仁章通謂集註引張氏之說蓋謂上篇爲正君而言故曰仁曰義又曰正此章爲君而言故但曰仁義而正在其中竊意上章若只又曰君正莫不正亦與此章無異何處見得臣正君意唯上章前有格君心之非之言後有一正君而國定之語方見主於臣當正君之意耳此章但言仁義而正在其中固是但謂直戒人君故不言正則未必然也

君子深造章通謂深造之以道是工夫安居至逢原是自得後功効大要在勿忘勿助集註謂有所持循與潛心積慮是勿忘以俟夫默識心通與優柔厭飫是勿助

按勿忘是不可忘其所有事勿助是不可有所作爲以助氣之正今集註欲其有所持循句上有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兩句正是爲欲進而不以道則無所持循者發若忘則併欲進之意亦忘之矣潛心積慮優柔厭飫八字是對下文急迫求之而言急迫求之乃是欲進而不以道亦非忘之謂也俟夫默識心通優柔厭飫亦是論工夫循循有序無淩節躐等之意與勿助亦不相似助則更不說工夫了通唯便以正助爲義襲故如此見此意已於前章辨之此不再述

博學詳說章輔氏謂博學詳說則是深造之意也反說約則是自得之意也但上章以行言此章以知言知與行互相發也叢說謂上章主於行而知在中其孟子意主於行者爲尤重也程子則專主於知故在圖外

按上章以道之道集註以爲進爲之法語錄又曰道是造道之方法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方行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然則上章固兼知行而言此章則承其意以言知之亦當

如此爾補說此章以知言是矣謂上章以行言則似未盡當
以叢說之言爲斷
禹惡旨酒章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集註民已安矣而
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饒氏謂平日視民
便如我著刀傷相似望道或以爲望治
雙峯如傷之說雖若深切但於文王民已治矣之意說不去
此意正如傷居爾體痛在朕躬之言相類若說民有未安視
之如我著刀傷却有意思民已安矣我何故自若刀傷如爾
體無傷則朕躬何故自痛雙峯本要說得深切而反無意思
不若集註之自然也以望道爲望治語錄或問辨之詳矣學
者攷焉可也
君子之澤章予私淑諸人也集註私猶竊也云云而私竊以善

其身發明私竊以善其身解諸人字不順不若云私竊其善於
人文意方順
按集註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淑以善其身二句通解私
淑諸人四字之意先解諸人字却後解私淑字取其易曉爾
況曰以善其身方見所以用其善處發明謂其解諸人字不
順豈不思其上有聞孔子之道於人一句邪抑病其句法解
得顛倒邪但發明私竊其善於人而不見所以用其善處信
乎造道之難如此
天下言性章集註程子曰此章專爲知而發輯講這一章本是
說性不是說智若把做智說則首尾不相類初說性中間又說
智後又說故若曰說智則中間足矣又何必兼首尾說又曰所
惡於智一段說故字　發明每讀此章不能無疑於程子之說

智之人何以自知穿鑿爲非理之正但因其故以求之可以
得其理哉雙峯能以性言程朱豈不能言其爲性說邪是固
未易以淺近知也發明信雙峯深於信朱子其言正不足爲
輕重也
君子所以異於人章集註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
也饒氏謂孟子只言以仁存心以禮存心集註乃言以是存於
心添个於字便與本文不同孟子之意是把箇仁禮來存我箇
心我之所主在於仁禮上
按語錄辨此已詳如雙峯說兩以字兩存字皆下得不順必
須變其語句方得蓋仁禮是心心是性之郛郭心能盡性性
不知檢心仁禮如何存得我個心雙峯此言不顧道理而肆
爲妄說者也明者活心詳玩蓋有不難見者矣

又何難焉集註言不足與之校也問難字不訓校字集註如何做校字解饒氏曰忠字接簡難字說下文君子不忠正是接於禽獸又何難焉

如疑難之難亦是與人比校是非之意此承上文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二句說下來則是以其橫逆非人所爲故不足與校耳校字雖非難之正訓然難亦校之意也蓋不校則患無由生故自無一朝之患不然則妄人所爲如禽獸傷人害物無所忌憚若但以爲不足患而不見校之意則是己非彼或以爲不足患而與之校則小人之鋒亦甚可畏政恐一朝之患有所不免矣古之人如東漢黨錮諸賢與閹寺小人同世至與之校而流毒無窮皆起於禽獸其人而以爲不足患之所見爾然則集註之意深矣

通謂君子待人者恕責己者嚴恕則不校彼之爲妄人嚴則唯恐已之爲常人

恕是推己之名以妄人與禽獸何異而不與校豈推己之謂乎通每如此說恕大抵只是寬意爾

王使人瞯夫子章發明孟子本意因有以異於人乎之問而對之云我何以異於人哉雖堯舜亦與人同耳集註曰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乃是謂堯舜豈異於人與孟子元文何以異於人哉所指不同矣

孟子以與人同耳四字明其何以異於人哉之意故集註就以豈有異於人哉釋與人同耳之意但言堯舜而不說孟子者見得堯舜尙與人同孟子無異於人不假言矣何所指不同之有

齊人有一妻一妾章集註首章當有孟子曰字攷證王氏曰此與上儲子章合是一章蓋因儲子有瞯夫子之問遂發瞯良人一段言求富貴利達者則作僞欺人如壒間者君子言行如一何必竊視也恐正是一章非瞯文也兼孟子別無瞯字獨此處連有之

王氏不過因二章皆有瞯字故推出此意耳但二章事與意皆不相著恐強合終是費力若以瞯之一字論之則瞯夫子是王欲竊視孟子之高處觀果有異於人乎一句可見瞯良人是妻欲竊視夫之短處觀未嘗有顯者來一句可見此其不可強合一也以全章論之則前章之意已足後章初無發明堯舜與人同之意此其不可強合二也以孟子一書通例觀之則一章首尾未嘗有不相照應者如答父不得而子之三也豈可因一瞯字偶同而強議以合之哉

萬章上

首章不若是恝止於我何哉攷證恝無情之貌我竭力耕田云云於我何哉此四句即是恝也蓋長息之意正謂舜往于田竭力以共子職足矣而號泣于旻天于父母此意則吾不知蓋謂何必如此號泣也孟子推公明高答之之意則謂孝子之心不如是恝然曰我但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至若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如哉蓋自謂無罪而不復憂也此所謂恝也若孝子之心則不若是故下文推舜之爲心云云此所以號泣怨慕

也此段集註恐於辭意有所未察試以此思之非惟而已矣何
哉文意不礙而前後章旨照應明白
以小弁小人之詩章所謂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愈疏
亦不孝也之意觀之則攷證釋恝字之意不爲無徵姑備一
說以俟知者
娶妻如之何章饒氏謂完廩捐階之事倘無則不告而娶亦焉
知其非無當時孟子但是不辨下章咸丘蒙之問孟子責之蓋
下章是舜身上事此章說象與瞽瞍身上事容或有之是以不
辨然堯不告舜之必告云云又況烝烝乂不格姦是瞽瞍已底
豫了瞽瞍見子如此富貴烏得不喜
謂不告而娶之事爲無固有補於世教但孟子又嘗自言舜
不告而娶爲無後也雙舉以爲不辨猶可使果無其事孟子

豈宜自言之乎饒氏此段議論大抵皆是朱子或問之所已
闕讀者攷焉可也愚案庸贅
捐階集註捐去也階梯也引史記爲證攷證捐階與出字相對
如捐館之捐謂下階去也完廩已下去浚井已出去而瞽瞍焚
之掩之蓋舜隨卽捐出不使父母有殺子之惡也史記不得其
意集註引之爲證似未審
史記因先秦古書而成其言必有所本恐未可以爲全不足
信也攷證捐階之說亦覺牽強自備一說可也豈可遂廢史
記之傳信哉
攷證帝之妻舜則克諧烝乂之後二象曰云云皆戰國時俗流
傳之謂孟子不區區辨其有無也後篇答桃應問亦然發明意
亦如此

其語又自曰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答以此非君子之言
齊東野人之語此言字語字皆是應咸丘蒙語云此語二語
字而言也是之謂父不得而子一句孟子特借其言而反釋
之猶夫子之求之也與伊尹要湯之意云爾初覺以其言本
如是哉集註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是之一字亦但指孟
子所言之旨如此爾如通說則假唯前三句是古語自舜南
面以下又是咸丘蒙自釋古語之辭未知然否姑存之以俟
知者
萬章下
首章夷惠言風伊尹不言風語錄或者以伊尹得行其道夷惠
不得施其志故有此論似不必然亦偶然耳發明亦以爲不可
謂之偶然力主得行其道不得施其志之說又引集註聞其風

則采范公嚴光祠堂記先生之風爲證且謂孔子如太極元氣之造風不足以言之故道不得行亦不言風司馬遷講業齊魯觀夫子遺風特於齊魯觀之所指有限故亦以風言

愚謂但當以語錄爲正若謂道行則不言風然則書四方風動詩十五國風風之所被亦皆不得行其道者邪集註聞其風則來此正爲答問政而言乃強說以爲遠人未被其澤卽是道不行於當時之證此其傅會尤爲無理且集註朱子所著語錄朱子所言朱子豈不能自引之而煩發明爲之引邪

太史公范文正之言皆是文人一時之筆何嘗有意如此分別引以爲證皆是遁辭而所論夫子之事救首救尾尤爲牽合要之皆無足辨者

聖人之淸和任時叢說此章聖字言夷惠伊尹處是以地言與

大而化之之聖不同只是淸任和到極處故謂之聖孔子則是大而化之之聖

以孟子平日議論推之何嘗以三子爲非大而化之之聖如答公孫丑則以伯夷伊尹孔子爲皆古聖人也論夷惠爲百世師則以聖人發之凡此何以見其與大而化之之聖不同處更以此章集註推之張子曰勉而淸者非聖人之淸勉而和者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思不勉而至焉者也竊謂化卽不思不勉而已不思不勉不謂之化不可也非不思不勉不足以言化非化不足以言聖三子之於孔子雖有偏全之不同然謂之聖則皆不可謂之非大而化之之聖矣

班爵祿章集註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攷證按孟子與王制無大異但周禮所言五等封疆大相懸絕意者王制孟子皆以田言周禮則以地言且如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則田方百里而山川附庸則方五百里也

恐不可如此臆度畢竟孟子言於諸侯毀籍之後王制成於漢儒之手不能無差謬處出車計乘皆以田計田方百里千乘之車從何而出周禮亦是未成之書又出河間女子之口先儒於所言互有所疑況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魯實侯爵如何引以爲證要不如缺疑之爲愈也

敢問友章集註此言朋友人倫之大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諂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通謂中庸五達道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不言交獨曰朋友之交集註云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諂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易之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卽中庸所謂朋友之交也

通既引中庸君臣不言交朋友言交爲證又引易上下交之說以證朋友之交殊不思易中所謂上下正是君臣不可牽一交字以合於朋友交之說也

交際何心章殷受夏止爲烈十四字集註謂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缺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然不可攷姑缺之可也或問引趙氏等三說欲擇從其一朱子又以爲如趙說則辭受二字與上文亦不相似攷證據其亡父桐陽散翁之說以趙說亦自可通

趙說既爲集註或問之所不取桐陽散翁乃以爲亦自可通何哉夫解經但求可通不願牽強豈朱子不能而有待於散翁邪考證正不當阿其所好存此發說以眩學者

集註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爲之說攷證此章初問交際

辭受孟子亦告以受而爲章以受繫爲喻因告以辭萬章因受繫之非而譏君子受諸侯之餽孟子又辨受繫之說因以獵較爲喻萬章遂問獵較之非而孟子又明簿正之禮因及孔子之仕有三其間問答一節生一節所以難看

按集註所謂不可曉實殷受夏十四字與獵較簿正祭器之類與攷證所謂難看不同

告子上

首章集註告子言人性木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輯講告子謂人性不可以爲仁義猶杞柳本不可以爲梏棬然不知性者人所稟之天理這仁義猶杞柳本不可以爲梏棬然不知性者人所稟之天理這天理卽是仁義是順此性做去便是自然不是矯揉譬如杞柳之可爲梏棬畢竟是木之曲直順杞柳之性以爲梏棬何嘗害

則是戕賊杞柳之性以爲梏棬

按雙峯此說自起首至便是自然不是矯揉一段皆是自譬於杞柳自孟子觀之則是順杞柳之性以爲梏棬自告子觀之猶杞柳以後皆失之其以曲直爲順杞柳之性爲梏棬者尤恐未然洪範木曰曲直蓋謂本之生也枝幹自然有曲有直何嘗以爲可以斬伐矯揉爲曲直哉斬伐矯揉則杞柳不得遂其生矣故曰戕賊雙峯謂順杞柳之性以爲梏棬何嘗害於杞柳此只是解曲直之義不同所致斬伐矯揉謂之無害有所謂善亦未有所謂不善善與不善直待既有所作爲之後乃分耳故集註以爲近於善惡混之說告子以梏棬比仁義以東西比善不善可見雙峯不提起仁義善不善之言但以梏棬東西對言其一般可謂不盡乎人言之意矣且雙峯謂善惡皆性之固有則告子前章若曰善爲性所固有則又子能順其性而告子不能邪至下文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

何必以爲仁義言哉爲之一字可見告子以性之本不是善矣告子後章若曰善惡皆爲性所固有則又何爲以無分於善不善言之無分二字可見告子以性之本無善不善矣雙峯此說却正說得楊子善惡混之正意而於集註前章如性也譲者詳之也譲者詳之

性無善不善章惻隱之心云云集註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通言云云前以辭譲爲禮之端辭譲皆以發於外者言此曰恭敬則兼以外與內而言故不必言端輯釋亦引通說

如通說則仁義智三者皆以禮故不得言端邪假如所言則孟子何爲不但言辭譲邪殊不思端只是性之發於情者辭譲均之爲情耳何獨辭譲可以言端而恭敬不可以言端哉然則此章不言端者不過如集註之說而已但通者分外與內爲說豈非因集註前章猶有物在中而端緒見於外與此章恭者敬之發於外敬者恭之主於中之言而推之歟殊不思前章如有物在中之中是指性之本體不可見者言端緒見於外之外是指情之發動有可見者言此章發於外之外主於中之中皆是指情之發動處說但以見於容存於心爲外與內之分耳對性而言則皆用也讀者宜自攷焉

恭敬之心攷證前篇云辭譲不若此篇云恭敬爲備且如一見人來便肅然恭敬及其交際然後辭譲之端發又恭之一字已該辭譲二字

竊意前章欲其擴充故言辭譲辭譲校之恭敬爲向外也此章主於體認故言恭敬恭敬校之辭譲爲近裏也向外則爲擴充爲校易近裏則於體認爲校切不然孟子豈不能兩章皆以恭敬言之而容其一備一不備邪

牛山之木章夜氣不足以存語錄有一段前言夜氣方與你存後言日間只管進夜間只管添添來添去這氣便盛

按或問謂說者誤謂氣有存亡而欲致養於氣惟程子以存良知良能言之竊詳此段語錄並提夜氣所存是良心意起恐是朱子未定之說正是或問所謂誤者不知如何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集註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輯講孟子說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則後面所引心之出入亦只指仁義之心而言集註云神明不測似又專說向知覺上去恐非孟子之意也蓋心者性與知覺之合

按朱子中庸序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云云詳味此意則仁義之心對知覺之知覺也蓋心只是共此一個知覺但知覺原於性命之正知覺從義理上來者即爲道心即爲仁義之心耳知覺生於形氣之私知覺從物欲上去者即爲人心即私心耳非知覺專主於形氣而無預於仁義也雙峯每以仁義之心而言如曰心者性與知覺之合固是但其承上意來則似以仁義之心爲性爲道心知覺之心自爲知覺爲人心然者殊不思知覺豈人心之所得專哉若曰知覺固人心之所得

專則仁義之心反頑然無所知覺邪若曰人心又自人心雙峯不以知覺之心當之則是人心道心之外又有一個知覺之心反成三心邪恐皆未安竊意心只有一個心舍知覺無以當之這知覺亦不可歧而二之只因放去收囘便有人心道心之辨及至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則又是原初一個知覺故朱子才說心之神明便欲人之不可失其養得其養便是道心爲主了又何可疑若如雙峯說知覺自爲知覺之心則此決然可疑者也況此章有存亡出入四字若謂孟子非指知覺只指仁義而言則方其亡而出時便是此心逐物去了曾謂仁義亦有逐物者乎以此見朱子神明不測四字與仁義之心既無所背於存亡出入之旨又無不通雙峯不必致疑可也載觀語錄有曰孔子正是直指心之體用而言其

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亡不是無只是走作逐物去了自人心而收囘便是道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云云讀者玩此而有得焉則雙峯所疑不待辨而自明矣愚於大學正心章所辨與此相發知道者宜必有以正之

魚我所欲章末集註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發明此章前一截反覆發明舍生取義是說人當託孤寄命之大節時事中截食羹不受是說一飲食之小節時事然其能判一死以全義則一也不食非禮之食是指出此等以證人皆有羞惡之心以實上文人能舍生取義之意朱子謂能決死生於危迫之節亦併前一截舍生取義處論之古

之君子當舍生取義時非徒感慨殺身實能從容就義如張巡顏眞卿皆從容就義以死所謂危迫乃事勢之危迫非謂舍生取義者之倉黃失措也

竊意集註章旨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二句是包括章首至賢者能勿喪耳五節之意蓋此五節只是反覆發明人皆有羞惡之心之意熟讀可見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一句是說一簞食至乞人弗屑也一節之意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一句是說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一節之意蓋孟子正是以二節相對言之觀下文鄉爲身死而不受以下意可見後一節以二事相形比較使人卽此思之以毋失其本心而已章旨所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一句正是指後一節之意而言發明唯泛看了此章言羞惡

之心人所固有二句不知其爲包括五節之意遂欲但以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二句該盡一章之旨故謂朱子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亦併前說舍生取義處論之可謂誤矣既看朱子意不出於是反隱然有不滿朱子決死生於危迫之言不可以言前截舍生取義之意如曰古君子當舍生取義時非徒感慨殺身實能從容就義數語可見其微意矣却又不敢明破朱子遂謂所謂危迫乃事勢之危迫非謂舍生取義者之倉皇失措也又引齊餓者不受嗟來之食等事以證不受�special之食者爲亦能舍生取義非倉皇失措之意詳其用意皆是又欲與朱子出脫危迫二字而發殊不思果如所言則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上曰而不免正是共指

此一人而言與經文鄉爲今爲之言正相應然則張巡顏眞卿於危迫之際雖能決死生如此設或至宴安之時亦不免於計豐約邪朱子之意其不出此也必矣發明只因看不親切便欲立論遂致汎濫支離因誤致誤良可爲觀書鹵莽便戒云

務著述者之戒因書以自警云

仁人心義人路章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集註云云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亦終不能有所發明矣輯講孟子上而說仁人心也是把這心做義理之心若把求放心做收攝精神不令昏昧放逸則又只說從知覺上去恐與上面仁人心也不相接了輯釋亦引輯講發明之說但皆與輯講原文小異參看自見

發明既引饒氏說又自爲說繼之大槩不出此意

雙峯此說有不滿於集註之意但謂又只說從知覺上去之疑又與前牛山之木章所論無異且如放心是馳騖以徇欲於外之謂若不說知覺但說義理則天下豈有謂之義理而亦徇欲放逸於外者邪以此見得雖說從知覺上去却於義理放逸之意兩無所妨其詳已於前章見之此不再述按此章四節皆有心字初焉仁心之心固不待論第二節放其心不知求之心是承人心也之心言亦皆指仁而言無疑第三節有放心不知求集註謂上並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則此句是合三者說故下文又以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二句承之上下既皆兼論三者不應中間一句獨舉一而遺二也雙峯豈未之思邪

饒氏又謂集註不曾把思做立其大者却謂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如此則又先要做立底功夫又做敬上去了然此章在思而不在敬箴中敬字是范氏意非孟子意之言知知覺非人心之所得專則此章集註之旨較然矣發

雙峯唯以此天之所以與我一句不須合三者說故如此見
爾殊不思集註之意不過以爲不從耳目而從心便是立其
大者便是事無不思孟子之意雖在思不在敬然能思則敬
在其中集註亦只順孟子之意釋之耳蓋非敬則不能思孟
子雖不說學者則不可不知也范氏之意又豈有悖孟子之
意者哉愚按雙峯之說釋止於此篇觀其於四書之中所見
不同於朱子者十居其九豈朱子無一得雙峯十無一失如
是其懸絕邪不過雙峯平日務欲自立門戶不肯爲朱子下
故其門人 其 旨往往皆曲逢其師之私心以求集註之
瑕疵以啓雙峯之立異雙峯亦是騎虎之勢不肯默然自謂
無說所以雖無可說處亦千方百計尋一異說以高於朱子
其意未必自謂可以取信於來世不過但得門人一時尊已

過於朱子足矣但其門人率皆無見不能辨別唯有翕然尊
信輯而錄之以傳於後遂爲聖經賢註無窮之窒礙誠可痛
也愚每於其似而非之所在雖不能洞見而盡識然亦有灼
然知其不然者未嘗不與朱子憤惋而不能自已也是亦不
顧僭妄而特與之別白知我罪我所不顧也唯知道者其財
正之

仁勝不仁章與於不仁終亦必亡集註與猶助也終亦併與其
所爲而亡之發明采張氏曰云云是則同於不仁之甚者其淪
胥以亡也必矣

按張氏釋與字亡字之義與集註異集註與猶助也之說與
大舜與人爲善之與相類甚有意味若訓以爲同則爲仁雖
不力又安得便同於不仁而又甚也亡字之義猶未說不仁
者亡而反說爲仁不力者亡恐亦不是滅亡之亡宜集註但
以爲亡其所爲也發明兼存而不之辨何哉

告子下

首章以禮食攷證如典禮所載進食之禮與飲食之節其變則
如不食嗟來之食者曾子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以禮食只當以進食之禮飲食之節爲證若嗟來之食不謝
則終無可食之禮寧死而已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觀於
上篇鄉爲身死而不受之意可見矣

章末集註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
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豪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
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覩於理而已通謂錯綜
者分經緯不差豪髮故不宜枉尺而直尋斟酌者量淺深不差
豪髮故未嘗膠柱無調瑟

分錯綜與斟酌而釋之如此然乎竊意集註之意只是錯綜
與斟酌之耳未知然否請因此段集註而釋之以明其義其
曰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者蓋義理指禮而言事物指
食色而言以義理對事物言之則義理重而事物輕此其大
分然也曰然於其中又各有輕重之別者謂二者之中重者
之爲義理又自有輕有重如禮食親迎其輕也紾臂踰牆其
重也輕者之爲事物亦自有輕有重如尋常食色不涉利害
不待論者其輕也飢而死不得其妻其重也曰錯綜斟酌豪
髮不差者謂以其輕重大分之中各有輕重者交互總挈以
斟酌裁度而從其宜不使有豪髮之差也如既以禮之輕者
對食色之重者言又以食色之重者對禮之重者言此錯綜

之意也以禮輕者對食色重者言則禮有時而不可拘以食色重者對禮重者言則禮無時而不當守此則錯綜而斟酌之意也如此則自無毫髮之差矣曰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者所以明其不差毫髮之實也不然如任人但知食色有重於禮者遂謂禮皆可輕而昧於重者之大分則其失必至於枉尺而直尋如屠鷹子但知食色之爲輕禮之爲重而不免爲各有輕重者之蔽則又無以處之此其失必至於膠柱而調瑟二者皆不能錯綜斟酌之過也聖賢豈爲之哉然雖如此又豈率意妄作之謂所以斷之亦唯一視夫理之當然者而已管見如此未知視通孰是也

先名實者爲人也章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集註云云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矣通謂明知也勇決也忠厚仁也夫子一舉而三德存焉豈衆中所能識也

非見幾明決之難識乃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爲難識也後世如穆生以醴酒不設而去亦可謂見幾之明且決也若於此難知哉夫子以女樂而有去志此見幾之明決也矣然亦豈時而遽去則雖衆人亦豈不識唯夫子不欲顯其君相之惡又不欲無罪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猶俟膰肉不至而後行此其用意之忠厚也唯如此是以爲女樂去之迹終於不露而見幾之明決者人亦終莫能識至於以爲爲肉以爲爲無禮者幷與用意之忠且厚者亦莫之識矣所謂衆人不識者如此而已通謂一舉而三德存故衆人不識集註正意似不在此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章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今魯爲方百里者五語錄問王制與孟子同而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鄭氏以王制爲夏商制云云朱子曰鄭氏只文字上說得好看然甚不曉事情云云

愚竊謂萬乘千乘之國分明是一個萬乘之國當十個千乘之國孟子首章集註亦有每十分取其一之言到孟子說班爵祿處却說方千里方百里漢儒以開方法計之則方千里有方百里者百誠若可疑竊意孟子平日說話不甚著相只舉大綱以見意爾初未說到開方法上曰千曰百不過亦是十分取一之意而已如此則所謂方百里者五亦是五倍初封之時半於千里之國而已觀春秋之魯其地豈不半於千里之國想孟子當初亦只以方千里之國十個初不計開方法之何如也朱子嘗謂其疏通簡易自成一家卽此言耳兼古人說地之里數恐亦自有不拘方法者如蘇秦說楚地方六千里者又說魏地方千里若以開方法計之則方六千里中間當有方千里者三十六楚在荊揚之間魏與之爲敵國安得許多地又如何當得三十六個魏若以意逆之則楚地不過方千里者六當得六個魏而已秦不拘開方法言之而似過於多孟子不拘開方法言之而似過於小其意却正相類學者亦不以開方法爲拘而說之則庶乎可通矣愚也未敢自信姑記臆說於此以俟明者之財正焉

今之事君者曰章約與國戰必克攻證從橫攻戰之臣

考證前以連諸侯爲事指連衡之人不言合從者今又兼從橫之臣爲約國之語可見自相抵牾

君子不亮惡乎執章連語此若與若字貞而不諒意同須看孟

子一執字貞者正而固也固字已有諒之意已包執持之意合孔孟之言觀之不貞不諒不可執也諒而可執可知其貞矣

竊意對貞而言則爲信之小者雖信亦未必正故曰貞而不諒專言亮則但爲信而已不信則無所執故曰不亮惡乎執泰之一字大學以之與驕並言則其泰爲侈肆論語以之與驕對言則其泰又爲安舒所對不同則不害其爲字雖同而義之善惡自不同也況諒字在論語三言之貞而不諒匹夫匹婦爲諒此二者固皆未得爲善友諒之諒則已善矣孟子之言又何爲而不可哉

舜發於畎畝章動心忍性道謂孟子嘗曰不動心曰養性此曰動心忍性何也曰彼言不動心是處富貴而富貴不能動其心譬之水動心是浚得源活滾滾出來不動心是水之流不爲泥

沙所溷不爲波流所汨云云輯釋亦引此說

此段說不動心處似未當朱子嘗曰公孫丑非謂孟子以卿相富貴動其心謂霸王事大恐孟子懼當不過有所疑懼而動其心也集註意亦如此蓋謂不以富貴動心不唯說低了孟子亦與後面知言養氣之意不相當今曰富貴不能動其心不爲泥沙所溷不爲波流所汨正與朱子意相背愚謂從而改之曰不動心是道明德立則自然當大任而無所疑懼譬之水不動心如水積也極厚故其負大舟也不患於無力

爲之語錄又有一條如此說盡字集疏亦以盡心爲誠意

按集註曰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格物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又曰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語錄亦曰孟子說知性是知得性中物事既知得須盡知得方始是盡心存其心養其性方始是做工夫處如大學既物格而后知至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性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盡心也至於意誠則存其心養其性也其餘語錄集註議論極詳大抵皆與此合然則此段語錄以盡心爲誠意以盡爲盡心力之盡殆朱子未定之說歟集疏又是祖述此意恐亦未得爲當也但曰初間亦只謂知得盡則初間之說又正是集註之意豈朱子晚年所見如此集註未及改邪疑不敢質姑記于此以俟明者

立命集註壽夭命之長短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命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也發明謂集註三命字上二字以氣言下一字兼理氣言（按此節順語缺）求則得之章考證兩是求字作一讀其上二句皆古語常言孟子指其所求斷之也

竊意二節每節四句中下二句是解上二句之意下二句求字得字便是上二句求字得字以其在我求則可得得繫於求故曰求故曰求有益於得以其在外求未必得得不繫於求故曰求無益於得是字是該上二句意言非專指求字說未知與考證所說孰爲是也當更詳之

恥之於人大矣章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集註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

事於義亦通發明前說以不恥爲無恥不如後說之明順不費解

按輔氏謂前說指機變之人而言後說則泛言人不可以無恥之意前說痛切後說較緩詳輔氏不唯有契於本章集註其義亦通之微旨又且無背於朱子二說兼存則前一說勝之凡例且訓不爲無之費解孰若上下文意不相承之費說

發明不取輔說而自爲異論惑人甚矣

霸者之民章集註首節引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以釋皞皞之義後節引舜耕歷山田者遜畔陶河濱器不苦窳以證過化義發明皆以爲帝者之事集註借之以證王者之政

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者初無二道何莫非王政邪觀孟子離婁首章以堯舜之道與仁政對言又以仁心仁聞與先王之道對言可見帝王之無二道發明帝事王政之分別異乎吾所聞也矣

過化存神發明所存主者謂其體也所過者化以其所存者神猶忠爲體恕爲用

按孟子先言過化後言存神集註以身所經歷處即人無不化釋過化之義而以舜事爲證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釋存神之義而以孔子事爲證經註皆不見二者相爲體用之意蓋過化屬身是無心於使人化而物自從之化者存神屬心是心已有所存主矣但其應甚速乃見其神耳故過化才說以存神爲體則便是有所存主只當屬之心不可以言過化矣以此見得過化自是過化存神是自存神分明二事不可以忠恕相爲體用待比也此孟子所以先言過化而後言存神集註所以一主身一主心而以舜孔子二聖分主之也果如發明之分體用則孟子何以不先體而後用集註何爲分身與心舜與孔子而言乎或疑如此則舜能過化而不能存神孔子能存神而不能過化邪非是之謂也聖人固非能以證存神集註亦只以二聖人偶有此事引爲此二句之證此而不能彼但舜此事却只可以證過化孔子此事却只可非謂二聖人平生只有此二事也尙何疑乎明道謂存神在已過化及物朱子於或問謂其曰在已者蓋以化者無意而及物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但其感應之速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所謂神耳詳此二者不無有意無意之辨矣發明引明道或問此說於編而自爲說乃如彼殆亦未之思耶

良知良能章發明引張氏曰上言良知良能下獨曰知者蓋良知在先故也

無不知愛親敬兄固是良知無不知愛親敬兄即是良能蓋因孩提之童無有不能愛其親敬其兄者乃見其知耳非但知而未能也故集註統而言之

有事君人者章發明張氏說謂能全天生此民之理謂之天民以其在下而未達故謂之民大人即天民之得時得位者也若伊尹在莘野則爲天民出佐商即爲大人也

天民大人皆以德言而不無高下集註語錄辨之詳矣如張說則是二者只以位而分德固無優劣也殊不思容悅安社稷二者何嘗以位言哉發明悉去語錄獨采張說而不與別白誤人甚矣至於發明後段所自爲悅者又不免分其優劣

可謂主見不定自相牴牾其亦不善於發明也夫
發明容悅以富貴累其心者也安社稷爲悅則以功名爲重矣
若天民者以道德爲重然猶未能無意於功名也若大人者則
純以道德爲重功名不足以動其心矣輯釋亦引此說
此是因靳氏有三品之說而敷演以配之也其言容悅者是
矣言安社稷者則近似而有所未盡志富貴爲利志功名
是爲名程子所謂爲名爲利雖有清濁不同然利心則一也
善以有爲而爲便是私意故耳以安社稷爲悅者爲所當爲
初無所爲所以章旨斷以爲忠若欲以安社稷爲功而得名
則是有爲而爲不足以爲忠矣疑似之間毫釐之辨不可不
察況以未能無意於功名與功名不足動其心雖配天民大
人則其不合明甚曾謂伊呂亦爲立功名之故而出哉靳氏

士有三品孟子臣有四等發明欲強析三品以配四等空自
費力無補經傳之旨不必發明可也
廣土衆民章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通謂前章君
子三樂所樂在所性之中君子樂之所樂在所性之外何也曰
中天下而立達而在上者事君子之所性固不以達而在上有
所加也故君子雖樂乎此而其所得乎天者不在此也或曰集
註前謂斯道傳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此謂其道
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皆曰道曰澤而此所性不存何也曰斯
道傳之者衆萬世之澤也其道大行一時之澤也況其道大行
必中天下而立者能之是道有得於位而後行不如是則不能
行此君子雖樂乎此而其樂自是性外之樂若夫盡得一世明
睿之才而以其樂乎已者教而育之以已之天覺彼之天聖人
之心深樂乎此而其樂即是性中之樂且孟子於三樂則曰王
天下不與存於中天下而立則曰所性不存分而言之固自大
有間哉輯釋亦引此說
通此一段議論反覆二三百字首尾只用意分別樂在性中
樂在性外而卒不見要領至末乃曰孟子於三樂則曰王天
下不與存於中天下而立則曰所性不存分而言之固自大
有間哉觀此數語則知其不過以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至
中天下而立正是王天下者之事而君子却又樂之被其纏
擾解撥不開故費許多辭說耳殊不知三樂而王天下不與
者不以位爲樂也至於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則樂者自
是樂無一夫不被其澤耳亦非以位爲樂也非以位爲樂則
與王天下不與存之意又何異乎蓋非以得中天下而立爲
可樂是以得定四海之民爲可樂耳然欲定四海之民非中

天下而立則無以致之故孟子不得不如此說也若但曰中
天下而立君子樂之而不及定四海之民之意則是全以位
爲樂正與王天下不與存之意相悖失孟子之意矣通所謂
中天下而立達而在上者之事君子雖樂乎此數語並不及
定四海之民之意正坐此病所以不得其旨殊不知此所謂
樂却全在定四海之民一句上觀集註其道大行無一夫不
被其澤之言可見此樂與前所謂得英才教育之樂皆是及
物之樂特因窮達而所及有異非此淺而彼深也若如通說
以萬世一時爲淺深則孔孟之汲汲皇皇去齊去魯適齊適
梁固未嘗不欲其道之大行也胡爲先一時之澤性外之樂
而後萬世之澤性內之樂如此哉以此觀之通又何必強援

前章三樂入此章所性之中邪所性固不以窮達而加損三樂又何加於所性之全體乎

睟然見於面集註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益豐厚盈溢之意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曉吾意也通謂清和潤澤有天象豐厚盈溢有地象四體不待吾言而自曉吾意有天不言而四時自行象所以程子曰惟有德者能之

天象地象與天不言四時自行象似乎附會程子所言豈必如此而後可通也耶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章集註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通謂人皆知夷齊之清而不知夷齊之清而有量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其和而不流孔孟之言皆闡幽意微顯是帶過說

夷齊之清柳下惠之和人皆知之此便是顯處此二章皆不及之非微顯而何夷齊之不念舊惡下惠之不易其介人皆莫知此便是幽處此二章特與表而出之非闡幽而何通謂微顯是帶過說豈其然乎

王子墊問章尚志通謂孟子兩尚字皆爲士言然尚友之尚又自尚志之尚而來

正不必如此牽合字面以通所不必通也

仲子不義章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攷證孟子本意當以仲子不義爲句與下文舍簞食豆羹之義相反對謂仲子不義設若與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然此特義之小者與舍簞食豆羹之義何異惟君臣上下此乃義之大者而彼皆無之此不義之大者也以其小義而信其大義奚可哉此斷其爲不義之辭也

可無若以君子爲賢者則又嫌於賢者不宜以幣帛爲輕重故只得如此說耳以此觀之則虛拘二字張說不如集註之順當更詳之

形色天性章集成陳潛室曰孟子形色爲性是引形氣入道理中來告子食色爲性是逐道理出形氣外去霄壤之分

形色是吾身所有如貌言視聽之類此便是物則之物有物必有則則便是天性食色是外誘之私如飲食男女之類此便是物欲之物我但甘之悅之而已甘之悅之只是欲遽以此爲性則將認人欲爲天理人心愈危而道心愈微矣要之告子所言便如孟子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爲性者相似皆是氣稟之性但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則是斷制人心而不敢過之意況下文又自以仁義禮智天道言本然

之性乎告子但以此爲性知有氣而不知有理必將謂欲是
吾性所有若必求得之而不知檢制則人欲肆天理滅其害
有不可勝言者矣所以孟子力辨之

道則高矣美矣章章末集註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
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發明道有定體謂中道而
立教有成法謂繩墨彀率卑不可抗高不可貶申言道之有定
體也雖語有不能顯者謂引而不發躍如有不能藏者謂躍如
意者道有定體教有成法二句是正公孫丑所言之失以明
終則言梁惠王之不仁孟子其有意哉

軻書本七篇每篇分爲上下自趙氏始耳若不分此章在盡
心諸章之中而已通以爲終言梁惠之不仁抑孟子意乎

盡信書章流杵集註杵舂杵也或作鹵楯也攷證金氏按鹵乃
濕鹵之鹵謂血流地成鹵爾

果如所言則孟子何爲不信之邪

有人曰我善爲陳章王曰無畏云云集註書泰誓文與此小異
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云云四書通本無當字謂孟子之
意下諸本皆有當字剩宜去之

按孟子所引與泰誓本文小異故集註曰孟子之意當云蓋
謂泰誓本文自如彼若順孟子所引文意解之則當如此爾

通以爲剩而去之抑朱子意乎

殺人親章攷證散翁曰詳此章文意似於兩人字讀謂殺人父
兄之人是亦殺其父兄亦字如猶字於本文爲通

古人於父兄之讎無不報復者觀於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禮
可見集註之言盡矣不知有何不通而散翁欲如此通之邪

且如所說則於章首吾今而後知章末然則非自殺也一間

耳之言又如何通之邪

通謂梁惠王深痛其長子之死不知糜爛其民而戰其殺人子亦多矣使梁王聞孟子之言可不反而思哉

通此段與經註皆不相當且泛而無味皆欲通所不必通之咎也

好名之人章集註好名之人矯情于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眞情之發見矣蓋觀人者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輔氏謂矯情者務勉於大而難久至誠者不忽於小而有常是故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人之誠僞見矣所安卽誠也

所安恐只是承上文眞情而言輔氏以爲卽誠也當更詳之

不仁而得國章輔氏謂不仁而得天下如曹操司馬氏及五代之君皆是也鄒氏斷以得天下必如三代而後可者得孟子之旨矣

得天下當以綱目有正統處爲是曹魏五代要亦不過得國之大者耳讀者更以見梁襄王章集註蘇氏之說參之則鄒氏之意可見矣

民爲貴章集註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不過爲諸侯是爲民貴也發明得乎諸侯爲大夫集註不及之者以上包之君總天子諸侯而言

天子至尊貴也且不重於民諸侯不假言也

稽大不理於口章憂心悄悄慍于羣小集註詩邶風柏舟篇本言衛之仁人見怒于羣小孟子以孔子之事可以當之

按今詩傳朱子以柏舟爲婦人不得於夫而作羣小衆妾也此則本小序以爲仁人見怒之詩章集註乃詩傳未定之說

煦疑不敢質姑闕之以俟知者

齊飢發棠章發明勸王發倉賑飢仁也知時不可言而不言知也

按集註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然則此時不言者義不當復言耳

性也有命命也有性章攷證有命焉之命是氣之理命也之命是理之氣則與語錄此命字專指氣無疑攷證強欲牽帶下面性字之理上來說此命字故曰理之氣只要與前節氣之理作對其實此命字中本無兼理之意以此觀之則氣之理理之氣六字皆是闕訂字面其實不必如此說只以語錄爲斷可也

章末集註世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發明前重在命後重在性伸後之重性抑前之重命

伸此便是語錄所謂充滿道心欲其無不及之意此是世人所不復致力者故不謂命而以爲有性所以伸之也抑彼便

是語錄所謂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之意彼是世人所必欲得之者故不謂性而以爲有命所以抑之也

語錄直卿云云下面命字是理論智愚賢不肖

智愚賢不肖亦是氣質有清濁美惡而然若論性則一而已豈有不同之理觀中庸章句曰智愚賢不肖則生稟之異可知此賢智雖與中庸所言微異然由於氣之不同則一也故朱子於此但曰此命字專指氣言攷證前所謂理之氣者其原始出於直卿之言矣

曾晳嗜羊棗章

讀者多疑此章前只言羊棗而公孫丑乃以膾炙爲言不知膾炙與曾晳有何相干蓋丑意以爲膾炙美於羊棗曾晳宜亦嗜之是膾炙羊棗二者皆爲曾晳所嗜今曾子乃食此而

不食彼故疑而問也

狂獧鄉原章邪慝集註如鄉原之屬是也攷證凡異端皆邪慝也而獨於鄉原章言者蓋楊墨學仁義而差其初猶以善意爲之未必有爲惡之意也若鄉原之志行態度取媚求容欺世盜譽欲自附於中行之眞是眞所謂邪慝也已發明邪慝不止鄉原如楊墨皆是以此章言則指鄉原故云鄉原之屬

發明是解釋集註之意攷證是發揮孟子之旨二說皆不可無而考證指出鄉原情狀以之獨當邪慝之名亦甚痛切有理然則論語不得中行而與章攷證謂謹厚者不覺爲鄉原之歸者過矣

由堯舜至於湯見知或問禹皐之徒本皆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湯文孔子又生知之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曾思之徒正是見夫子而後知之者耳愚故謂其未可以當見知之列也孟子之意正不以親相授受而後有見而知者則五百餘歲之後又何所授受而有聞知者乎禹咎之於堯舜伊呂之於湯文雖則同世然非有資於君而知其道也不過偶然契合而知之耳若武王周公之聖而不與見知之列者亦以其與文王事同一家未免有親相授受之迹故耳然則曾思之於夫子事同一門實出於親相授受者宜亦不得爲見而知之者也如此則夫子在時既無偶然契合如禹皐伊呂之於堯舜湯文者矣五百餘歲之後又安有偶然契合如湯之於堯舜夫子之於文王者乎孟子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者此也孟子與集註之意皆以爲當時無見知者其意未嘗以曾

思諸人爲見知者攷證毋乃不得經註之意乎先儒亦有以見知爲易於聞知之說蓋亦攷證之見也知此則知彼矣陸象山有言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此可以爲同時偶然契合之證矣又言千古之前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此可以爲異世偶相契合之證矣象山此言雖則有所指然孟子所謂見聞而知之者正以其心同理同而契合而初非有賴於親相授受遠相祖述而後知也然則中庸序所謂見而知之者唯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者非歟曰朱子不過以顏曾得夫子之傳故引孟子此言以發已之意耳初不與聞知者對舉自無所妨又何疑乎

孟子管窺終

陳高序聖賢之言夫豈徒言而已哉道所存也故凡求道者不可不得於其言不得其言而欲以明道譬之適國而不由其途未有能至焉者矣然聖賢之於言也或近而旨遠或約而義微大而無乎不周細而無乎不貫載諸方册宏深簡奥而其理實具於吾心學者不可以易而觀之亦不可以僻而求之也夫以易而觀則鹵莽而疎略以僻而求則穿鑿而牽附若是則日誦其言而不達其意其於求道也不亦遠乎孔曾思孟之書載道之言也自朱子爲集註章句釋其義理要其指歸而其說大明於世其辭詳以密其趣悠以長天下學士所共尊信至於受業私淑之徒又爲之發其緒餘演繹增廣紛然間見而層出背而違者亦有焉文日繁而辨日起歧門人各自記錄潤色增減或失其本眞者故文集語錄之內愈多而道愈幽使讀之者不舍源而尋流則棄同而即異君異同矛盾不一而足即四書章句集註與或問亦時有牴牾乖戾者折而閒之隱昧者引而伸之旁通曲暢著於簡牘名曰管窺抑可謂有功於朱子也已嗚呼立異以爲高好奇以爲尚爲學之大弊也管窺之作蓋爲是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學者由是以明朱子之說然後自詳而反約以究聖賢之言則其爲道也庶幾矣 不緣舟漁集十

四庫全書總目三十六四書管窺八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史伯璿撰伯璿字文璣溫州平陽人據所作管窺外篇成於至元丁未即元亡之年計其人當已入明 孫詒讓謹案考管窺外篇於至正丁未時成已十七年矣此蓋偶據跋文也 然始末不可考矣是編見於秘閣書目者五册楊士奇東里集則稱有四册刻板在永嘉郡學永嘉葉琛知黃州府又刊置府學是明初所行已有二本然刊本皆散佚不傳故朱彝尊經義考註云未見此本乃毛晉汲古閣舊鈔大學中庸孟子尚全惟論語闕先進篇以下蓋傳寫有所佚脫然量其篇頁釐而折之已成八卷經義考乃作五卷或誤以五册爲五卷歟其書引趙順孫四書纂疏吳眞子四書集成胡炳文四書通許謙四書叢說陳櫟四書發明及饒氏張氏諸說取其與集註異同者各加論辨於下諸說之自相矛盾者亦爲條列而釐訂之凡三十年而後成於朱子之學頗有所闡發考朱子著述最多辨說亦最夥其間有偶然問答未及審核者有後來考正未及追改者亦有門人各自記錄潤色增減或失其本眞者故文集語錄之內異同矛盾不一而足即四書章句集註與或問亦時有牴牾四出而朱子之本旨轉爲尊信者所淆矣夫載籍而朝論南宮者有故越境乃免惜趙盾者原誣述孔子之言者尚不免於舛異況於朱門弟子斷不及七十二賢又安能據其所傳漫無釐正伯璿此書大旨與劉因四書集義精要同而因但爲之刊除伯璿更加以別白昔朱子嘗憾孔門弟子留家語作病痛如伯璿者可不謂深得朱子之心歟

原書具在可一一覆按也當時門人編次既不敢有所別擇後來讀朱子書者遂一字一句奉爲經典不復究其傳述之眞僞與年月之先後但執所見一條即據以詆排衆論紛紜四出而朱子之本旨轉爲尊信者所淆矣夫載籍而朝論南宮者有故越境乃免惜趙盾者原誣述孔子之言者尚不免於舛異況於朱門弟子斷不及七十二賢又安能據其所傳漫無釐正伯璿此書大旨與劉因四書集義精要同而因但爲之刊除伯璿更加以別白昔朱子嘗憾孔門弟子留家語作病痛如伯璿者可不謂深得朱子之心歟

溫州經籍志六案牖嚴史先生伯璿雍正浙江通志儒林傳萬歷溫州府志乾隆平陽縣志理學傳並有傳四書管窺明刊本流傳絕少儲藏家所傳鈔本亦多殘缺不完家仲父始

從邑中項氏假得見舊鈔足本五册錄副奉之卷首有大意十二條自明著書之旨以下皆依經繫論撮舉大要不錄全文凡學庸孟子各一册論語二册先進以下無缺佚蓋罕覯之祕籍也牖巖講學墨守洛閩此書之作意在辨正宋元間四書說之異於集註者而駁饒魯輯講胡炳文四書通者爲尤夥蓋雙峯之學本喜與朱子立異雲峯雖亦服膺朱學而不能不爲異說所惑故此編平議獨詳也惟於集註一編校文義於錙銖析語氣於分寸立論不免繁碎而釋疴起廢不怵於新奇之論猶不失先儒恪遵家法之遺陳子上序所謂篤信堅守者殆無愧焉

吾鄉史文璞先生篤信堅守朱子之學全謝山宋元學案列之木鐘案內最爲得之先生管窺大學篇雖有先師鄭冰壺先生又稱洪鑄元賀爲同志元質公潛弟子公潛學於永康胡石塘石塘之學源出葉文修謝山以文修與潛宅同列一案以見永嘉之學折入閩派是二公實爲領袖先生於公潛元質在師友之間是亦源出文修其篤信堅守於朱學固有由然者宜所著四書管窺最所抨擊者爲雙峯饒氏之輯講謂趙格庵之纂疏尚善勦饒氏之說至胡雲峯陳定宇則惑於饒之異說或襲取以附合朱子或陰主以畔離朱子皆爲失之道川倪氏合雲峯定宇之書以作輯釋又不能精擇明辨於是管窺之編始出乃明永樂時纂四書大全即據倪氏輯釋以爲藍本於雲峯定宇之言爲先生所已指摘者大都存而不捨又兼採先生之言以附之有兩說互異而刪去指摘之語使讀之若不覺然者或有

益繁經旨益晦厭薄之者遂起而一切擯廢之卒至洛閩緒言亦束高閣是豈先生著書時之所及料者哉邑後學劉紹寬謹跋

史牖巖先生四書管窺明秘閣書目作五册東里集作四册經義考作五卷四庫書目提要釐爲八卷錢大昕元史藝文志作八卷即據四庫本也今得玉海樓鈔本正是五卷量其篇頁惟中庸一卷特多因祈中庸爲三卷論語上下析爲四卷孟子二卷合大學一卷爲十卷是書明刻本既散佚鈔本輾轉遂寫譌奪滋多攷編中所辨正者饒氏輯講金氏攷證許氏叢說趙氏纂疏吳氏集成胡氏通陳氏發明倪氏輯釋間及黃氏通釋蔡氏集疏等書其集疏攷證叢說纂疏四書通余皆有藏本輯釋即明永樂大全

所據修之本中間多採及發明自大全踵修後並採及管窺余因據此諸書與本編參互攷校字句譌奪多可是正且有攷證叢說今本所無而賴是編所引以存者至大全中屢引是編亦有爲此本所無者且有文理互異者據先生自序是編纂輯已非一次又據東里集所言明刻亦非一本容有彼此異文者今採擇大全所引佚文審其意義爲是編所無者補附於中庸卷末其僅文字有詳略異同而意義無異者或零章斷句經後人割截改竄無甚意義者悉置不錄平陽乾隆志謂陳高爲之序而是編卷首無其文今據不繫舟漁集錄置篇末云民國二十年九月黃鑒記

是編原注本皆小字單行注於本文之下間有迻寫誤作雙行者茲悉仍其舊至校勘所加之注則悉小字雙行加一按字以別之鑒又記

四書通旨經疑

丙辰冬
月朱
手幸昌
漢盧

四書經疑貫通八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元王充耘撰充耘有讀書管見已著錄是編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謂其已佚此本爲明范欽天一閣舊鈔尚首尾完具惟第二卷中脫一頁第八卷中脫一頁無從校補則亦僅存之笈矣其書以四書同異參互比較各設問答以明之蓋延祐科舉經義之外有經疑此與袁俊翁書皆程試之式也其間辨別疑似頗有發明非經義之備題術設可以影響揣摩者比故有元一代

士猶篤志於研經明洪武三年初行科舉其四書疑問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與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爲一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大指同異案此題見日知錄蓋猶沿元制至十七年改定格式而經疑之法遂廢錄此二書猶可以見宋元以來明經取士之舊制也

大學一書言明明德新民經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先儒謂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爾然考之傳文意既誠矣猶不能無欲動情勝之失心既正矣猶不能無五者之偏身既修家既齊國既治又不能無務財用任小人之害何歟

既治又不能無務財用任小人之害何歟

以修身治人對言則修身以上皆所以修已齊家以下皆所以治人未有治人不本乎修已者故自天子

至於庶人凡有國家天下者一切皆以修身爲本然身之所以修由於誠意正心身既修然後能齊家治國平天下故經曰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國治天下平者亦曰意既誠矣然後可以正其心心既正矣然後可以修其身此身既修然後可以及國家天下初非謂意誠則心不待存養而自正心正則身不待檢束而自修身修則家不待教而自齊國不待治而自治天下不待平而自平也使修其一其餘不必用力焉則一格物而修已治人之事畢矣又何待節目之詳有八耶

大學曰國治而後天下平孟子曰脩身而後天下平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後天下平中庸言篤恭而後天下平天下平一也其致之功不同何歟

語其序則始於治國論其本則在於修身脩身論其道則在於愛親敬長語其要則篤恭足以盡之蓋君子修已以敬修已以安人安百姓所謂篤恭也安人安百姓所謂天下平也

大學齊家治國章言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與夫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同否

大學爲治人者言之故不能不求諸人而非諸人夫子爲修已者言則寧不薄責於人無攻人之惡然大學亦言有諸已而後求無諸已而後非則亦未嘗不以自治爲急也

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與論語之博文約禮孟子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中庸言明善誠身其旨同歟

聖賢之學惟致知存養二者兼致其力而已蓋物理有所未明則存養之功固無所施踐履有所不力則

所明又非已有故聖賢設教於知行不可以偏廢焉
論語之博文約禮卽大學之格致誠正中庸之明善
誠身卽孟子之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也
大學齊家一章以孝弟慈爲修身立教之本下
文引康誥如保赤子以慈愛之義而不及乎孝
弟何歟
自君子事長使衆言之則三者不可偏廢引書以明
慈愛之義則舉一足以見其餘
大學釋明明德章引書曰顧諟天之明命新民
章引詩曰其命維新平天下章引詩曰惟命不
于常明德新民皆以命言何歟
釋明德而引天命蓋得天之賦予以爲德也於新民
而言天命蓋受天命以有天下也一以天理言一以
天眷言其言天命則同其所指則不無少異也
大學末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又言善則
得之不善則失之末言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
得之驕泰以失之章內三言得失所指固不同
矣先儒乃謂之語益加切何歟
首言得衆得國失衆失國而未嘗言何爲而得何爲
而失也次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已切於前矣而
未嘗言何者爲善何者爲不善也末言忠信以得驕
泰以失則所謂善不善者豈不昭然而可見哉謂之
語益加切信矣
大學九章言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
者所以使衆而終之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
諸人者未之有也十章言上老老而民興孝上
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而繼之曰是
以君子有絜矩之道其旨果有異歟
國家天下雖有大小之不同其治之之道則一而已
故孝弟慈所以修於身而教於家者也而施之國與
天下亦同此道焉上章終之以恕是以責人之恕言
後章繼之以絜矩之道是以愛人之恕言
大學誠意一章兩言愼獨中庸首末兩章亦兩
言愼獨一主誠而言一主隱微而言其旨同歟
程子於論語子在川上章言其要只在愼獨仲
弓問仁章言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洒掃應對章
言君子只在愼獨程子之言於二書本旨將奚
取歟
聖賢之言愼獨雖各有爲而言然其欲學者致謹於
閑居獨處之地則一也是故大學於誠意章兩言愼

獨而中庸首末二章亦於愼獨而言之皆以致其丁寧之意耳蓋閒居爲不善則意不可得而誠於隱微處而縱恣焉則體道之工亦爲間斷人欲肆而天理滅矣道之在天地間如川流之運乎晝夜何常有毫髮之間學者能脩身愼行勉强於人之所見而不免縱弛怠惰於人之所不見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故其要只在愼獨爲仁者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其執事之敬如此私意固無所容矣然使其居處而不恭恪焉則天理安能以嘗存故曰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惟其於閒居獨處而恭謹焉故其出門使民

之時自不至於懈怠也洒掃應對事之粗而小人之所易忽者也脩身治平事之大人之所致意者也然事有小大而理無精粗於小者而不加謹焉則大者亦有時而虧廢矣故君子只在愼獨要不可以爲近且小而忽之也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曰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所謂本末始終

本末始終先後其名義無不同而大學論語所指則異物有本末指明德新民事有終始指知止能得而言之謂本始在所當先末終在所當後子游以洒掃應對爲末以窮理盡性正心誠意爲本而所謂先後所謂始卒不出此二者而已此其所以有不同歟

大學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而其事有不終者也與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之旨同否

孟子所言固本諸大學然大學以好仁屬之君而好義屬之臣民故以下好義爲上好仁之效孟子以仁義望梁惠王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故言仁義各有其效此爲小不同耳然孟子之言亦大學之餘意也

大學曰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孟子言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或先言得而後言安或先言安而後言得其言不同何歟

大學之知止與孟子之自得爲對能得與孟子之左右逢其原爲對故大學之知止而後至於能安卽孟子自得而後居安也孟子居安而後取之左右逢其

原卽大學之安而後能慮以至於能得也其言若先後而不相對值而其意則未始不同

大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先儒何以曰但立誠意以格之

以大學之序言之則先格物致知然後能誠意蓋用意有不實皆由所知有未透徹故也先知後行理固如此然以用工言之凡有動作未有不關於心者意固心之所發也使格物而用意不專一則鹵莽滅裂豈能反覆究極使事物之精粗表裏無所不到乎此欲格物者所以亦必立誠意以終之而後可也

大學三章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仁敬孝慈信五者爲人當俱有之缺一不可爲君臣父子國人所止何爲只止於斯耶

此因言文王緝熙敬止而歷數其行事以實之言文王兼備此五者之德可見其所止無非至善而非謂人各止於一事也文王之爲君也發政先窮民可見其止於仁其爲人臣也三分天下有二而能服事殷可見其止於敬其爲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可見其止於孝百齡而以其三與子推此可見其止於慈故又摠其要則明明德足以該蓋明明德固所以修已

大學綱領有三摠而言之不過明德新民二者而已

新又何歟

大學言明德新民固以內外相對爲言矣至言

至於新民亦不過使人各明其明德而已是新民亦明德也故人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引盤銘以釋新民蓋自新者新民之首也釋明德而先之以明命所以推此德之原釋新民而終之以其命維新所以著新民之效

大學經言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言本亂末治不言終始至平天下之傳言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其旨同歟

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承上文而總結兩段故以本末始終並言章末承上文備列八條目而總結之故以身爲本而在所當脩家爲要而在所當厚蓋脩身爲明明德之終而齊家乃脩身之首也故於八者之中摘取二者而以本末厚薄反復論之其不及於終始宜矣德者本也德卽所謂明德但以與理財對言則德又爲本而財爲末耳大抵其言本末雖各有所指然其爲本則一而已

大學條目有八以脩身爲明明德之終而中庸首論語克已復禮之目有四而大學論語正言之故語其詳中庸後出故摘其要

大學致知工夫在誠意正心之先中庸尊德性道問學一節朱子又以致知居存心之後何言之不同歟

以知行分先後則格物致知在先而誠意正心之功在後以大小分先後則先存心盡乎道體之大然後致知以盡乎道體之細

四書經疑貫通卷一終

論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末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首末之言果亦相貫通歟且夫子既曰不慍不知爲君子而中庸則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何歟

德成於己而人知之命也其不知之亦命也人不知而不慍是能安於命者矣故足以爲君子苟不知命則必怨天尤人亦何以爲君子哉首末兩章之言實相貫通者也且論語以不慍不知爲君子而中庸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爲聖人蓋君子通上下而言成德之君子是亦聖人而已

曾子一貫章先儒曰忠者天道恕者人道中庸二十一章先儒曰自誠而明聖人之德所性而有天道也自明而誠賢人之學由教而入人道也二書之言不同先儒皆分屬天人何歟自誠明之與忠恕抑有同歟

凡事之出於天者皆自然出於人者皆用力故中庸以誠者爲天道誠之者爲人道蓋誠者自誠而明聖人之德所性而有出乎自然故以之屬天道自明而誠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出於用力故以之屬人道

程子以忠恕分屬天人蓋亦倣中庸而立言者也忠者盡己而無少僞妄不假人力出於自然故曰天道恕者以己度人而推以及物不能不用乎人力故曰人道初非以誠明忠恕爲有同也

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顏淵問仁又曰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又稱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又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仁一也其歲月功效遲速之不同何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歟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者言用力於仁則其效爲甚速顏淵之三月不違是能用力於仁者也諸子之日月至焉者是用力而未至者也論仁之爲道則不可違於終食之間天理周流無間可容息也論王者易姓受命則必一世而後仁蓋教化浹洽非積久不能致也歲月之久近功效之遲速所以有不同歟

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夫子自十五志學以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此固足以見聖人始終之學矣至謂可與共學可與適道可與

立而未可與權豈學者終不可語聖人之終事乎借使學者而至於可與權不知與聖人之不踰矩果可同乎二章所謂學與立抑又有異乎

他日孟子以善人信人許樂正子則有始有卒又非特聖人爲然何歟且不踰矩爲聖不可知之神抑又有所似歟

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是雖應變而不失其常學者可與立而未可與權是能守常而猶未能應變夫以聖人而猶必七十而後從心所欲豈學者驟然可至之地乎使學而至於可與權則與聖人從心所欲者無以異矣然則始焉之可與共學與聖人之十五志學無有不同其可與立與聖人之三十而立亦無以大相遠矣聖人不輕以行權許學者而孟子望樂正子以爲聖爲神蓋以聖神地位不出乎善信之間充極與否則存乎其人而已人皆可以爲堯舜聖學之所至亦豈非人所可至哉但患不爲耳聖而至神則非聖人所能測識也然其道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與從心所欲似不可以法度拘而實未嘗踰越乎規矩之外者本無以異也

夫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於放勛之勞來匡直輔翼振德與孟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同否

勞來匡直輔翼振德此堯命契以施教之方惟如此故有以鼓舞天下之民同趍於變時雍之域夫子之得邦家或立之或道之或綏之或動之其鼓舞羣動亦若此而已立之無不立也道之無不行綏之來而動之和其效捷於桴鼓影響豈非所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之謂歟

夫子言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而申庸言雖愚必明雖柔必强何歟

上智與下愚不移此以生稟論愚必明柔必强此以學問言自生稟論之則智者爲智愚者爲愚愚之不肯爲智猶智之不肯爲愚是固一定而不移也以學問言之愚者知擇善則亦有時而通柔者能固執則亦有時而立此學問之所以能變化氣質也愚者豈眞不可移哉人自不肯移耳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又曰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或言義禮信而不及仁智禮而不及信義何歟

仁義禮智信五者其所施用雖各不同然其道蓋未始相離也是故君子未有能以義爲質行之以禮而有不仁不智者亦未有知及仁守動之以禮而有不信不義者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愼言多見愼行問達曰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問行曰言忠信行篤敬三章問答固不同也先儒於問行章言猶答干祿問達之意何也

子張務外而好高故夫子因其請問每教以反求諸己其言不必盡同而欲其反己自脩而無慕乎外之意則未始不同也

論語言脩己以安百姓亦中庸篤恭而天下平之類耳然中庸首章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而此章亦言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且推其極至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而以此祀天享帝何歟

天下平本於篤恭而安百姓由於脩己以恭爲敬一而已致中和即所以爲篤恭故天地位萬物育一本於恭敬且推其極則聰明睿知皆由此而出蓋人持敬則此心無欲而靜虛動直聰明睿知安得不由此而出以之郊則天神格以之廟則人鬼享豈不足以祀天享帝敬之功用如此夫

子曰下學而上達又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曾子忠恕章先儒曰中庸忠恕達道不遠者斯乃下學上達之義孟子求放心章先儒謂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梓匠輪輿章先儒謂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其說同歟

上故也下學忠恕而可以上達一貫此下學而上達從事於求放心者此下學之工夫然此心常存則可以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非上達而何然人事有可指陳以示人者故言下學可以言傳天理無形而難知非默識於言意之表者不可故云上達必由心悟三章所指不必盡同然其所謂下學上達則一而已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可三年有成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孟子曰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

下矣歲月遲速何以不同若此

先儒謂此類當知其作爲如何夫其作爲不同故其歲月之久近功效之遲速亦不同此蓋無足疑者聖人有聖人之作爲善人有善人之作爲聖人作爲如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天下孟子所論王政是以聖人之一年而紀綱布三載考績故三年而有成積至三十年則耕者有九年之積而可以興禮樂矣故必世而後仁若善人所爲則未能如聖人故必百年而後可以勝殘去殺其教民亦必七年而後可以即戎比之子路爲國三年而使民有勇知方已不及矣況

聖人乎至於孟子論行王政則大國小國所乘之勢不同均之爲師文王也然以大國爲之則其成功易如齊方千里有其地生聚樂多而有其民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以小國爲之則其勢有所不及故其成功也難此所以七年而後可以爲政於天下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季康子問政曰先之勞之子路問政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子夏問政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樊遲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仲弓問政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哀公問政曰近者說遠者來子張問政曰尊五美屏四惡諸子之問政一也何所答之各異歟

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或救其失或隨其才或就其所能或輔其所不足故其問雖同而所答各不同然其切於問者之身則一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既愛之又欲其死既惡之又欲其生是惑也誠子曰先事後得非崇德歟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二子之問一也其答之不同何也

各因二子之所不足而答之故有不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原憲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何也

仁者何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是以爲仁者能克去己私以復還天理是故足以爲仁若但禁制其克伐怨欲之私而使不行方之衆人固已爲難然其病根終存遇事有時而發見其與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自然無克伐怨欲者相去遠矣此夫子所以謂其難而不許其爲仁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仲弓問仁曰出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
人司馬牛問仁曰其言也訒子張問仁曰恭寬
信敏惠樊遲問仁者三夫子一則曰居處恭執
事敬與人忠二則曰仁者先難而後獲三則曰
愛人問仁一也夫子答之各異何耶
夫子之言因人而變化隨問而答其言雖若有不同
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足以入德則固無異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又曰仁者
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或先言知或先言仁
何歟又曰君子不憂不懼內省不疚夫何憂何

懼內省不疚似未足以該仁勇而曰不憂不懼
又何歟
不惑而後不憂不憂而後不懼此入德之序也不憂
則自然不惑不惑則自然不懼此成德之驗也成德
故以仁爲先進學固以知爲先也君子反求諸已則
動皆天理而無一毫有慊於中是卽所以爲仁矣仁
者必有勇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且有所不避外患
之至豈有可動其中者哉此非踐履之純存養之熟
者不足以與於此故惟君子能之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孟子曰原
泉混混不舍晝夜又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其
旨同乎
夫子於川流而發明道之全體不息者以示人孟子
因徐子而取其有本一節以爲說主於觀瀾則亦所
以驗其有本而已皆未足以盡夫子之意也
子曰吾無隱乎耳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
丘也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又不可謂之無隱矣然則果何意歟
聖人之誨人語默動靜皆所以爲教而學者不察惟
於言語上求故聖人曉之以無隱而又欲警之以無

言曉之以無隱使知聖人日用動靜之理卽所以爲
精深初未嘗有深微不可測度而不以示人者警之
以無言所以使學者學爲聖人惟於其行事觀之不
必求之於言語之末也兩章之意所以爲相發而聖
人之教學者豈以無言而隱有言而顯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是主德言又
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主文言
又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
公伯寮其如命何又主道而言三者不同何也
兩言其如予何一言其如命何又何也

公伯寮欲沮夫子之行道宋桓魋則妬夫子之有德故夫子一以道言而一以德言匡人以疑似而致圍非有意於害夫子者也故夫子雖以道自任必其不能爲已害然以已繼文王之後故爲謙退之語不直曰道而曰文桓魋匡人皆欲害夫子之身故以身之死生歸之天而曰如予何伯寮之愬不能爲聖道之行廢故因曉景伯安子路而云如命何在衆人則須聽命於天在聖人則天命在我此其所以有不同也

樊遲問仁子曰先難後獲司馬牛問仁曰爲之難原憲問仁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夫子謂可爲仁之方也

難仁則不知何也

仁者固先難而後獲仁者固以爲之難而言之訒要未可以難爲仁也知難自難而仁自仁則知所以用力於仁矣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又曰守約而施博四言博約其旨有同歟是以知行對言而以行爲重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下闕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後篇樊遲問知子曰知人所答何以不同

聖人之教學者或就其所明而通之或因其所失而救之故雖以一人每問而聖人每答有不同者此也故先儒有曰樊遲問仁者三恭敬忠之說當在先先難後獲次之愛人其最後乎即此可以推其餘矣是故告之以恭敬忠欲其知所以用力也次告以先難後獲使之黽勉從事而無欲速計功也最後告以愛人則德成於已而推以及物之事也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問仁則曰愛仁者先難後獲十三篇樊遲問仁則曰愛人知則曰知人所答雖有不同其語以仁智之道則無以異也

論語言志二章夫子之老安少懷先儒謂分明天地氣象曾哲之浴沂詠歸謂有堯舜氣象夫堯舜之氣象與天地之氣象何以分歟子路之車馬輕裘其弊無憾其事微矣謂之亞於浴沂何歟後篇志於爲國固夫子哂之矣而謂之若達便是這氣象何歟且子路兩言志何以不同夫子曾皙言志不同何以謂點知夫子之志

天地氣象謂其廣大而無所不包堯舜氣象謂其治平之極而人皆熙熙曃曃而自得曾點浴沂詠歸其胷次悠然有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子路車馬輕裘共弊而無憾其事雖微而其心有與物大同而不私一已之志氣象豈不亞於浴沂堯舜在上禮教大行而貴賤有章上下有等故萬物莫不遂其性使子路而達爲國以禮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氣象果何以異於堯舜之時子路車馬輕裘之言是直言已志有勇知方之語是因夫子有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之問故遂有得國而治之言其先後不

同以此童冠浴沂詠歸長者幼者皆樂而得其所是即夫子老安少懷之意謂點非知夫子之志而何

三子言志子路之車馬輕裘弊之無憾顏淵之無伐善施勞夫子之老者安朋友信少者懷先儒何以有安仁利仁不違仁之分

聖賢所言之志其心皆與物共而其氣象有大小不同夫子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譬之天地化工物各付物而已不勞初未嘗有意於其間也非安仁而何顏淵之無伐善施勞是不自私已子路之共弊無憾是知同於人是欲推已以及人未若顏子之不自私已者則不知有已之爲高不知有已又未若夫子之物我兩忘者之爲至以是求之則其高下豈不昭然而可見乎

子貢稱夫子文章可得而聞夫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子思稱文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三聖之文未易言矣而孔文子之好學下問公叔文子與臣同升亦可以爲文何也夫子帝堯文王之所以爲文者皆其和順積中英華發外爲全體之文子文文子之得謚爲文則特取其一節而皆未可與聖人同日語也

夫子告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子告子貢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曾子學聖人之道於道有所未達故夫子語以道之一貫子貢學聖人而未能測識乎聖人故夫子語以已之所得其言一貫則同而一言道一不言道此也借學者之忠恕以明夫子之一貫則忠恕即所以爲道聖人之忠恕也下學忠恕而上達聖人之道則忠恕與道猶爲二學者之忠恕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又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與子罕篇言于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者同歟

聖人之所以無適無莫無可無不可者以其無意必固我故也其心旣純乎天理而無一毫較計私已之偏故其見於行事自然無所適莫一循夫義理之所宜而已使不能如聖人之絶四乃欲效聖人之無可不可其不流於猖狂自恣者幾希

論語以君子小人對言者十三章曰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易事而難悅小人難事而易悅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其旨同歟異歟

君子小人所爲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

分則惟在用心之公私故其行事自然若薰蕕氷炭之不相入聖人每以君子小人並言政欲學者於此察識其所不同而以君子自期小人自警也

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二章之言固若相戾矣顏淵問爲邦則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武又何歟

從周者尊時王之制損益四代禮樂者立萬世常行之道二者自不同夫子之欲從先進卽所以從周也蓋以周而比夏商則周之文盛而可觀故夫子羨而

從之從其盛時之制作非以周末文勝爲可從也夫論其可觀則質固不如文要其可以常行則文質固當兼采故以文取周冕又以質取殷輅時之正則取之夏樂之善則取諸韶各擇其善者而從之要不特從周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已以敬問君子一也所答各異何歟

子貢能言而行不逮故夫子告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司馬牛憂於難故告以不憂不懼子路好勇剛直

有餘則敬或不足故告以脩己以敬蓋各取其切於身者教之或以長其善或以救其失所以有不同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武伯問孝子曰惟其疾之憂子游問孝子曰能養不敬何以別乎子夏問孝子曰色難問孝一也所答各異何歟

孟氏僭禮則事親或有違於禮孟武伯不能謹身則或貽其親之憂子游能養而或不足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温潤之色各因其才質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論語言五十而知天命異天命皆合天命言子

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孟子亦曰所以事天也所以立命也又曰莫之爲而爲者天莫之致而致者命天與命何以分

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命析而言之則天與命對而各有所重合而言之則曰天命而所重者在命蓋命者天之命也夫天譬則君也命譬則令也分而言之則君自君而令自令合而言之則曰君令而已非有二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積而至於從心所欲

不踰矩又言可與共學至可與權孟子言善人信人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中庸言其次致曲至於至誠能化四章所入之門既異所歷之序亦殊而所造之域將有異乎

論語中庸皆論其學之所至孟子論德之所極蓋志學共學致曲皆以用工言而可欲之善則專以德言也學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是即可與行權德至於神妙不測則以之感人而人無不化矣是則論語二章所造之域固無有不同而中庸孟子之言其極亦實相通其蓋充之而造乎其極末有非聖人地位者

子貢問博施濟衆爲仁子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

已至問終身可以行者則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若與前篇之言無異矣及其以我不欲人之加於我吾亦欲無加諸人者爲問則又曰賜也非爾所及何歟

欲立而立人欲達而達人此自然及物故爲仁者之事能近取譬而推以及物則恕之事而仁之方恕則子貢或能勉之故因其問而告以勿施於人仁則非子貢所及故言無加諸人則夫子之不許蓋無者自

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

四書經疑貫通卷二終

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章先儒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子張曰令尹子文章先儒曰令尹子文盡忠而不知爲仁之理未是皆先言理而後言仁者愛之理心之德子張曰令尹子文章先儒曰仁者心之德孟子亦有仁義而已矣章先儒曰仁者無私心則仁矣是皆先言理而後言仁愛之理孟子曰其趨一也章先儒曰仁者心之德若聖與仁章又曰仁以理言人而心而當於理是皆先言心而後言理及三月不違與仁人心也章則先儒言心而不言理博施濟衆與人而不仁章又曰仁者天下之正理或專言心或專言理又何歟

仁主於愛故爲愛之理仁該全體故又爲心之德汎言仁義皆以心之德爲先自孝弟而言則以愛之理爲切此所以有先後之不同子文文子自其行事而論必其事既合理心又無私二者交盡然後得爲仁人故云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合心與理而言仁此其故也仁遠乎哉仁人心章專言心之德者蓋仁主於愛故爲愛之理仁該義禮智故又爲心之德

仁此其故也仁遠乎哉仁人心章專言心之德子文文子是自求仁者言之仁爲本心之德非有待於外也而豈必遠求哉以仁與聖並言則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位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以禮樂待仁者而後行則仁爲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不和而不足以興禮樂是蓋所從言之意各有不同故訓釋之者亦隨以異然仁之爲道初無二也

夫子言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未嘗言所樂爲何有所切耳非以求異也

事又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又曰未若貧而樂所謂樂者與顏子之不改其樂夫子之樂在其中同歟孟子言君子有三樂又言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夫子之所不明言者孟子皆顯言之又何歟

聖賢之所樂者不過道有諸身故人欲淨盡天理充周其心泰然無入而不自得到此地位者極難惟顏子可以庶幾於夫子耳未到此境者皆學有未至者也故曰好之不如樂之貧而樂樂乎此也朋來而樂樂其善及人也君子三樂其仰不愧俯不怍者即孔顏之樂也樂得英才而教育之即朋來之樂之意也反心而誠即俯仰無愧矣夫焉有不樂者乎是樂也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夫子之所不明言者欲學者自得之而孟子之發以示人其言益切著矣

論語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是皆以仁與聖配孟子智譬則巧聖譬則力又以智與聖配及曰仁且智夫子聖矣乎則聖又足以與仁與智何歟

聖者德造其極之名仁與智皆其中條目也然仁又爲心之全德而次於聖者也故以仁與聖配是以德之高下對言言上而聖次而仁也以智與聖配即以知與行對言知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造也

夫子以不遷怒不貳過稱顏子爲好學又自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學而未嘗自言所好爲何學不識聖人之所好可得聞乎

夫子雖生知而亦未嘗不好學觀其所謂好古敏以求之所謂加我數年以學易所謂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則夫子之所學從可知矣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學文所以求其理

於書脩行所以體是理於身而忠信所以裁是理而爲之質者也即其以此教人即知其以此自學矣學豈有在於博文約禮之外者乎

宋桓魋欲害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子何伯牛有疾子曰亡之命矣夫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曰公伯寮其如命何魯臧倉毀隔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一以身之死生歸之天而一以歸之命一以道之行廢歸之命而一以歸之天何歟

賢者則聽命於天聖人則天命在我故死生窮通在

衆人則言命在聖人則言天命不足言也孟子欲學孔子者也故亦以天言之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又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一以言自學一以言教人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有同歟

志學之與共學可立之與三十而立異歟法度之器學者之所當守而聖人乃自謂不踰矩權非聖人不能用而乃欲學者可與權何歟

一則自言其終身積學故其積累爲甚詳一則言其教人有序不可躐等而其始之所發端皆在於學其終之所至極皆在於權蓋可與立即所謂守矩而從心所欲即所謂權在聖人則應變而不失其常在學者則能守常又須能應變故聖人自言不踰矩而欲學者可與權

夫子言大哉堯之爲君也君哉舜也禹吾無間然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而獨不稱湯武豈應有說乎

堯舜禹文之事所以行之萬世而無弊夫子所以稱之者以垂訓後世使人有以企慕而冀及之湯武之事事雖日順天應人然要爲以臣易君禮不可以爲訓於天下後世以湯武行之則可以他人效之便不可夫子欲明君臣之義存萬世之防此所以絕口不及湯武之事不特此也觀其美夷齊稱太伯以讓者則其於爭者不言可知矣

論語記諸子言志者二而子路皆在焉其所言不同何歟夫子何不哂之於其先而哂之於後何不與顏淵而與曾點何一則自言已志而一則不言是必有說

子路顏淵夫子之志皆與物共其量雖有小大之差而用志一般故夫子不與顏淵若子路冉有公西赤皆規規事爲之末而曾點獨超然異乎三子者之撰夫子所以與之蓋優此而劣彼不得不爾也二章固非一時之言又各有意味不可謂顏淵不及曾點而夫子不與之

子以四教章先儒謂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忠信本也於志道據德依仁游藝章又以本末兼該言是以道德仁爲本而藝爲末也道德仁與忠信同歟至於興詩立禮成樂云者特游

藝之事未嘗及於忠信道德仁也而先儒謂爲
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何歟游藝之
與興詩等語果何歟過庭之訓不惟無一語及
於忠信道德仁藝而樂亦不之及果何意歟他
日又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不惟略於禮樂而
一經之中止及二南又何歟
學文修行而存忠信者此總論聖人教人爲學之大
方也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此以學文修行對言與於
詩立於禮成於樂此言於學文而有得者也詩禮樂
爲六藝之一但謂之游則與興立成之意不同過庭
之訓自初學之所急者言之故專言學詩學禮就學
詩而論之則又以二南爲先蓋論聖人教人雖不出
乎文行忠信至於施教則又未嘗無緩急先後之序
也

曾子獨得聖人之學者也其自修宜有異乎衆
人至於自省其身惟三事耳傳習固爲入德之
方而孝悌大節乃不之省獨於爲人謀交朋友
切切焉且忠信爲存心制行之本而獨二者省
之其亦有意耶
曾子以孝行稱其於孝親弟長蓋有不待言者矣且
其以三者省身必非爲子弟時事足以見其進學之
功老而彌篤耳何以明之古者四十方物出謀發慮
爲人謀豈年少不更事者所能乎且方其從師受學
則在己固有所嚴憚苟或怠惰則有師之鞭辟雖不
習而不可及其年長而學成離羣而索居於是昔之
所傳乃或忘荒而不加習則所得易以忽忘故當此
時尤不可不時加省察推此而觀則必其爲父兄之
時而非復昔者爲子弟以事親事長之歲月矣不言
孝弟者此其故歟忠信固爲存心制行之本然忠見
於爲人信施於交友則固其節目之大者於此二者

而忠且信焉則其他可知矣
性與天道子貢親炙且未易得聞孟子去聖遠矣
何自而知性善達如賜也方有不可得聞之嘆
而未嘗學問如滕世子者乃遽與道性善何耶
孔子教人使之下學人事而自然上達故性與天道
不易以語人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文武固未嘗親
承於堯舜孟子亦豈必親炙於夫子其私淑諸人是
即夫子教誨之所及也觀子思中庸具言性命之蘊
則性善之理豈待孟子而後發哉且孟子時去聖遠
而異端起人之爲不善者咸以爲其性本然而不思

所以變化克治以歸於善故孟子與滕世子言輒與道性善且稱堯舜以實之使知聖賢可學而能而不爲流俗之所惑蓋其時世不同故其施教不得不異而非求異於孔子也

夫子自言三十而立其教學者則曰可與立不學禮無以立其所立者何事中庸言中立而不倚顏子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曰中道而立其所立也者執守之堅操持之固卓然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蓋立乎義理之中卽所謂中立而不倚者也自他

人觀之則見其如有所立卓爾目君子觀之則亦不過中道而立爾其爲立又焉有不同哉

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又曰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何也夫子旣常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又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何歟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者是其常君子而不仁者間有之耳非其常也未見蹈仁而死者是其常殺身以成仁者亦間有之耳非其常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既常曰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以言之不同歟

子王於是邦也必聞其政夫子自以其政就而問之非不至是邦必聞其政者君大夫自以其政就而問之夫子之求之也若其居魯而爲大夫固執政之人也雖已告老猶當與聞國政故云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固非欲出位以謀其政也

子張問仁而答以恭寬信敏惠終篇言帝王之道有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而不及於恭惠者何歟

夫子告子張或因其所不足故備言之蓋能行五者則心公理得而仁不遠若泛言帝王之道則不必備言且上文因論武王而及此其於武王之事無所見而與上下文勢皆不相蒙其爲錯簡複出亦未可知也

閔子騫仲弓皆列德行科閔子於季氏之召則辭而仲弓則季氏宰其出處何以不同宰我子貢俱在言語科夫子於宰我有聽言觀行之戒於子貢有屢中之言又何歟

閔子以德行稱亞於顏淵而仲弓最居其末意必次

於閔子者宰我子貢俱在言語之科然非有德有言者故夫子於宰我有聽言觀行之戒於子貢亦僅言其億則屢中耳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又稱回也不改其樂孟子稱伊尹樂堯舜之道聖賢所樂果何事歟其樂有同異之分歟

聖賢所樂者無他道充乎身故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入而不自得然處順境其樂不可見惟於逆境觀之而後知聖賢心胷非外物所能爲之欣戚也故蔬食水飲簞瓢陋巷足以見孔顏之樂處畎畝之中而

囂囂然足以見伊尹之所樂聖人所造地位雖有不同然其所樂則不可以同異分也

子貢有無諂無驕之論而夫子進之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及子貢引詩言切磋琢磨以明之夫子乃又有可與言詩之許夫子嘗言子路衣敝縕袍不恥而引詩之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以美之及子路終身誦之則夫子有何足以臧之譬之語則自足其能而不復求進矣故夫子警之夫道無終窮學無止法聖人所以與其進而不與其畫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夫子顏淵季路之言志何者爲同何者爲異乎子路曾皙有公西華侍坐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曾皙所對何以異於三子者之撰乎子路兩言志又何以不同乎先儒謂子路之志所謂知所謂亞何所指乎

子路顏淵夫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此其所以爲同

但有小大之差爾此其所以爲異三子言志皆規規事爲之末而曾點獨怡然不爲事物所役此其所以異乎三子者之撰子路車馬輕裘之說蓋泛焉自言其志有勇知方之言則因夫子有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之問故欲得國而治之其言之先後不同以此曾點之志固非勢利所能拘而子路共弊無憾之心亦豈拘於勢利者耶其亞於浴沂明矣夫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各得遂其性而曾點童冠風雩之氣象固亦物各付物之氣象也豈非能知夫子之志者歟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集註謂讓者禮之實也及至子路言志之對則又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然則所謂禮之實者惟於言語之間見之歟抑有勇知方固爲禮之實特其言不讓故少之歟

國之不治起於爭爭起於不讓而無禮使有禮則上下之分截然亂何從起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爭何所生故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然讓於下今子路有志於治千乘之國而率爾而對其言不讓爲民上者如此將何以化其下乎夫

子所以哂之蓋禮之實雖不專在言語之間而禮之有無固可於其言語動作之間覘之矣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蓋謂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强而至則巧易而力難也孟子以伯夷伊尹柳下惠與夫子並言而譬之於射乃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則又各有所主不可以一概論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孔子自言其好學又言惟顏子好學而孔文子亦得爲好學五章之言好學同歟異歟

古之學者從事乎脩己治人之道而已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者非不衆也而好學者爲難蓋好也者用力之專而志之篤之謂也是故於安飽則不暇求而惟知敏事愼言就正有道其用心於學爲何如所未知者日知之而有日新之功所已能者月無忘之而能拳拳服膺而勿失其篤志於學者爲何如怒則不遷過則不貳其嚴於自治勇於克己如此非眞好學者能如是乎夫子好古而敏求發憤而忘食此衆人所以不如聖人之好學也孔文子學之所至雖不敢與孔顏同科然夫子稱其好學亦必異於衆人者矣

子貢問博施濟衆夫子以爲何事於仁必也聖

藝之工拙存乎人而力之强弱係乎天故中可學力不可强者以在人者可以容其力而在天者無所容其力也然中可學而學不至焉則力餘而巧不足亦未免所知偏於一而所就亦偏於一矣蓋自巧者而論之則以力爲難自有力者言之則又以巧爲貴言各有所主不可以一概論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孔子自言其好學又言惟顏子好學而孔文子亦得爲好學五章之言好學同歟異歟

古之學者從事乎脩己治人之道而已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者非不衆也而好學者爲難蓋好也者用力之專而志之篤之謂也是故於安飽則不暇求而惟知敏事愼言就正有道其用心於學爲何如所未知者日知之而有日新之功所已能者月無忘之而能拳拳服膺而勿失其篤志於學者爲何如怒則不遷過則不貳其嚴於自治勇於克己如此非眞好學者能如是乎夫子好古而敏求發憤而忘食此衆人所以不如聖人之好學也孔文子學之所至雖不敢與孔顏同科然夫子稱其好學亦必異於衆人者矣

子貢問博施濟衆夫子以爲何事於仁必也聖

乎堯舜其猶病諸而其自言則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所謂吾豈敢者其卽堯舜病諸者歟抑聖仁地位終未易及歟

聖如堯舜未嘗有自足之心故博施濟衆其心猶以爲病聖如孔子亦未嘗自謂其德已造乎其極故於聖人則有所不敢當然必如堯舜孔子而後足以當聖人之名亦惟堯舜孔子而後足以稱仁人之名其所以不自居者乃其心不自以爲足也而豈以聖人地位終不可及歟使孔子而不得爲聖爲仁則天下無復有聖且仁者矣

回也聞一以知十子貢之稱顏子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之稱其友先儒以友爲顏子一顏子也二子之言各有所主何耶

聞一知十所以見其生稟之高惟知義理無窮而不見物我有間所以見其好學之篤二子之稱顏子各有所主蓋以此歟

孔子言少壯血氣不同當隨時知戒孟子言浩然之氣當集義以養之血氣與浩然之氣其有同乎孟子既以塞乎天地者爲氣而又以配義與道者爲氣又果有不同乎

人之所生者血氣也故當隨時知戒以保養之語其本體則曰血氣其充塞無間則曰浩然之氣人之身豈有二氣哉能隨時知戒則所行自無不義能以集義爲事豈有貪色好鬬貪得之失哉然血氣有時而衰浩然之氣善養之則雖老而不懾也塞乎天地者氣之本體蹶者趨者乃吾身之氣爲蹶趨所動其爲氣又寧有不同乎

子曰事父母幾諫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而孟子答公孫丑之問乃謂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何以不同歟且君子之不教子而伯魚之過庭夫子教之學詩學禮又教之以爲周南召南非教其子之謂歟且聖賢之教子而於詩教獨詳焉又何歟

父母有過而委宛諷諫非責善之謂也中養不中才養不才非必親教其子弟也過庭之訓問其曾學詩學禮與否又問其爲周南召南與否卽非親教其子明矣聖賢之教子而獨詳於詩自小學所急者言之

耳非有所厚薄也

中庸言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先儒謂待之誠養之厚夫敬其事而後其食者士君子之道食焉而忘其事君子恥之必徵待重祿而後勸尙足以言士耶中庸九經何以言之

自爲士者言之則仕非爲貧本求所以行道自待士者而言之則必富之以廩祿而後責之以事功聖人之法貴乎通人情使衣食不給則其於救死且不贍奚暇責其治禮義哉故庶人在官者且必使祿足以代其耕況爲士者旣勞心以治人而不得食於人豈

養賢之道哉

論語言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夫仁已分事造次顚沛之所不可違者豈爲成名而後爲之一有爲名之心則好仁之心必不誠矣然孟子亦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以榮辱論仁不仁亦似有爲名之意何耶

爲仁者固不可有求名之心然名者實之賓名之有無亦足以見其實之修廢況利而行之聖門所則因其好榮惡辱之心而進之以強仁之事亦豈爲過哉

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以仁聖並言不及智

孟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以智聖並言而不及仁何歟子夏曰夫子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且智未易言夫子旣聖矣乎是又合仁智而言聖又何歟

子貢有博施濟衆爲仁之問故夫子言此何止於仁雖聖人猶有所病所以卽仁與聖並言而不及智智者知之所及故爲始條理之事聖者德之所就故爲終條理之事因論始終條理此所以以聖知並言而不及仁要之知與仁爲定名聖與仁爲虛位仁智而各造乎其極皆可以言聖所謂聖於知聖於仁是也

智以成已而學不厭仁以成物而教不倦二者兼備非聖人其孰能之

夫子以達果藝稱賜由求三子至論成人之道則臧武仲之知卞莊子之勇而繼之以冉求之藝焉夫知卽達勇卽果乃不取賜由而獨取求之藝何耶

夫子以達果藝稱賜由求者蓋因季康子之問而言三子各有所長皆可以從政其答子路成人之問亦泛就其耳目之所覩記者言之故取臧武仲之知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焉而非專取羣弟子之所長語

之也且子路之勇夫子嘗有以抑之今焉答其問而就以由之果語之豈聖人之教人之方耶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以者用也夫子之意止欲於其用處觀之而三子之志政就用處言之也若曾點則出於用世之外似非夫子問意而夫子乃不與三子而獨與點何耶

三子規規事爲之末其爲用也獨曾點超然事物之外若無所用其力者然有萬物各遂其性之意其爲用也大故曰便是堯舜氣象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力哉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
人集註謂無者自然而然此仁者之事不待勉
強故夫子以爲非爾所及顏淵言志曰無施勞
集註謂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以施之於人又
謂知同於人故無施勞正無加之旨然乃曰其
志可謂大矣未免出於有意一以爲自然一以
爲有意何歟

以無加諸人與勿施於人並觀之則無者自然而然
勿者用力禁止以願無伐善無施勞與老者安之朋
友信之少者懷之對觀則夫子之志出於自然而顏
子之願無伐善施勞猶未免出於有意當各自其羣
隊求之

論語鄰里鄉黨二十五家爲里蓋因周禮遂人
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之說也孟子則又以八家
同井方里爲井都鄙爲里何言數之不同如此
授民居與授民田異民居以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
里授田以方里爲井而八家同井

夫子欲無言章先儒謂其與前篇無隱之意
相發請言其所以相發

子欲無言謂學者以言語窺聖人故夫子言吾平日
動作無非道不必專就言語上求無隱乎爾謂學者
疑聖人示人以其粗而高遠者或有隱而不發故夫
子謂凡吾動靜語默無非妙道精義則無高深精微
而不以示人者兩章各是一意然無非警省學者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先儒謂其與六言六蔽五
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請言所
以不相似

聖人語約而事該言近而指遠蓋有德有言未嘗有
費辭者卽論語一書首尾熟觀可見而獨此數章提
其綱於先而條其目於下辭煩不殺蓋自別爲一體
較之夫子平時答問之言含蓄從容而自然親切者
大段不侔此李氏所以謂其文體與前後大不相似
也況欲仁得仁又焉貪施之從政似亦不甚親切

先儒曰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中庸言
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章句引愛已之心
愛人釋之則是以仁言恕孟子言仁民愛物集
註以推已及物釋之則是以恕言仁何歟子貢
博施濟衆之問子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
達人終身行之之問子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至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
人則又曰非爾所及何歟
自然者爲仁勉强者爲恕仁與恕但有生熟之分初
非薰蕕冰炭之相反故先儒或因恕而言仁或因仁
而言恕所以明仁與恕非二物也但學者未至於從
容中道則凡其推擴此心以及物者僅可以言恕而
未可以言仁故子貢有博施濟衆之問夫子既告以
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必繼之以能近
取譬可謂仁之方及其終身行之之問亦告之以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皆示之以仁而及之以恕者蓋勉

强而爲恕者子貢能之自然而爲仁者非子貢所及
也此其所以於無加諸人之問夫子以非爾所及答
之

有子言孝弟爲仁之本則曰本立而道生中庸
言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則曰禮所生也孟子曰
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則又曰樂則生矣所謂
生者同歟異歟有子既以孝弟專屬乎仁孟子
又以事親從兄分屬仁義中庸既以尊賢爲義
之大孟子又以從兄爲義之實抑有說歟
本立而道生言從事孝弟則仁道自此而生禮所生
也言親親尊賢而有等級隆殺乃禮之所生樂則生
言事親從兄出於和順從容無所勉强則愛敬之心
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其爲生則同其所指各
異孟子以事親從兄分屬仁義自其大分言之仁與
義爲對者也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蓋仁該全體
舉仁而義在其中者也論良心之發切近而精實則
義莫先於從兄論仁義之施見於事爲則莫大於尊
賢是故各有所指而從兄尊賢皆所以爲義也

南宮适問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稷播百穀固
躬耕矣而禹未嘗躬稼也孟子曰禹稷當平世

三過其門而不入禹治水固三過其門而不入
稷未嘗三過其門而不入二書之旨何以背歟
堯憂洪水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禹疏九河稷降播種
益烈山澤三人者皆同功一體之人也治水之役勢
必偕行故禹明言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則暨益奏庶
艱食子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則暨稷播奏庶
艱食鮮食夫暨稷播艱食則禹固嘗躬稼矣蓋當疏
導之餘相其便宜有可播種以爲民食者稷授其方
稷與禹未始相離也禹過門不入稷獨得從容暇逸
乎雖謂稷亦過門不暇入可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又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又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求爲可知也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已知也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反若又有如好名者何歟

君子雖不患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名者實之賓有其實固不患人之不見知至死而不比數於人是無其實也君子安得不惡之然則疾名不稱者非患無名患無實也

論語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中庸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孟子小德役大德其小德與大德同歟

論語中庸之言大德小德指德言孟子小德役大德指人言

有子曰孝弟爲仁之本孟子言事親從兄爲仁義之實實與本何所辨歟言本則以孝弟專乎仁言實則以事親從兄分屬仁義其說不同何歟先儒謂有專言偏言之異而於四實之卒章以爲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意亦猶此抑有說歟

兼仁義爲同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又稱有顏回者好學孔文子敏而好學聖賢所好果何學歟其學果有同異之分歟

古之所以從事於學者以全其天之所付以造夫聖賢之域而已非記誦詞章之謂學也是所以子夏以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交朋友能盡信爲有學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夫子以食不求飽居不求安而所急者惟敏事慎言就正有道爲好即顏子之不遷怒不貳過以明其能好即古人

之所謂好學者又可知矣聖賢之所學無異同而其所造有深淺者蓋各隨其力之所至耳學之至則如夫子可以爲聖人其次亦不失爲大賢如顏子是已又其次亦必有以見稱於世如孔文子是已

毋我者聖人大同於物不私於已也曾子以能問於不能集註曰非幾於毋我者不能也子路問終身行之章集註曰推而極之雖聖人之言不見人之不足不知已之有餘然後以能問於不能言之何歟

毋我不出乎此二章之旨不同先儒皆以毋我隨寓而見本非可以言語形容者也然或以無息言其體或以無過不及名其體或以高堅前後不可爲象狀其體夫豈有形質之可言哉亦各隨所見而形容之耳

是故幾於無我者矣始焉則已所不欲强勉禁制而勿以施之於人及其久也則自然不以施之於人是固聖人之無我矣

曾子一貫之忠先儒曰至誠無息道之體也中庸首章先儒曰中者天命之性道之體也子在川上章此道之體也又曰與道爲體顏淵喟然嘆仰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可以爲聖人其次亦不失爲大賢如顏子是已又其次亦必有以見稱於世如孔文子是已言已發者其用而未發者其體也顏子聖人之道不可以方所求不可以思勉及故發爲高堅前後之語所以歎其道體之妙舜好察邇言蓋以事而見道之有精粗而道無精粗也鳶飛魚躍則即物以見道其飛其躍者在物而所以飛所以躍者道也道本無形隨寓而見本非可以言語形容者也然或以無息言其體或以無過不及名其體或以高堅前後不可爲象狀其體夫豈有形質之可言哉亦各隨所見而形容之耳

仲弓問仁章先儒曰克已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孟子樂正子何人也章先儒曰乾聖人之分也有人之分也可欲之謂善屬焉坤賢人之分也有諸已之謂信屬焉二書之言不同先儒皆以屬乾坤何歟克已復禮與可欲之善主敬行恕與有諸已之信抑有說歟

乾道奮發而有爲坤道靜重而持守克已復禮工夫果決故以之屬乎乾道言其氣象有同乎乾之剛果體同歟異歟

也主敬行恕以漸成功故以之屬乎坤道言其氣象有同乎坤之柔順也聖人之剛健奮發同乎乾賢人之靜重持守同乎坤可欲之謂善陽類也故以之屬乎乾善有諸己一定不移陰類也故以之屬乎坤大概言其氣象各有似耳初非其理之同也

夫子答樊遲問仁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與子貢仁在其中之言不同先儒同謂之徹上徹下何也程子於前章曰推之則篤恭而天下平朱子於後章又曰未及力行而爲仁何也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其言雖若淺近所謂即其近

衆人皆可與知而能行極其至雖聖人亦不過如此但有自然勉强之不同而其理初不異也此所謂徹上徹下語謂其言通乎上下無所施而不可也子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言爲學者當如此而已未嘗有意於求仁也然能如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仁固不求而自至矣蓋所謂學者爲仁而已矣故爲學與求仁事雖不同而道理實相貫通初無間隔故曰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謂其理不可以上下分也篤恭而天下平蓋推之以造乎其極則其效如此也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則據其所言不過學問思辨之事耳言蓋各有所指也

先儒曰論理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理不明孔子言性相近也集註謂兼氣質而言抑有不明歟孟子道性善集註謂性卽理也抑有不備歟

告子生之謂性食色性也孟子闢之詳矣至動心忍性性也有命焉又指食色氣稟而言何歟

氣理並論此自後世註釋者言之聖賢隨學者之通塞而施教各隨所見而立言要不必盡同也孔子言性相近自夫子之所見而立言後世因其相近二字推之則以爲兼氣質孟子道性善自子所見言之也後世因其專言性善則爲專指理言而在當時初無理氣之分也且夫子雖言性相近而於大傳言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何嘗不專指理言孟子雖道性善然於動心忍性性也有命何嘗不兼氣質但如告子生之謂性食色性也專指氣爲性而不復知有理則有所不可耳此孟子所以闢之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詞忠恕學者之事果足以盡聖人之道歟中庸言忠恕違道不遠則忠恕與道爲二何歟曾子於吾日三省章言爲人謀而不忠而不

及恕於大學之九章言所藏乎身不恕而不及
忠又何歟
聖人內盡諸心則表裏如一是之謂忠外焉及物則
人已如一是之謂恕聖人之道惟此二者而已但在
聖人則出於自然在學者則必須用力此其所以有
不同而非聖人與學者有異道也出於自然者與道
爲一所以爲聖人出於用力者猶未能自然此其所
以去道不遠爲人謀而不忠是愛人不如愛己卽所
以爲不恕藏乎身不恕是無以有諸己矣卽所以不
忠蓋忠與恕猶形影然二者初未嘗相離也

顏淵季路言志章先儒曰先觀二子之言後觀
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理會
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予路曾晳冉有公西
華言志章先儒曰曾點之學視三子規規於事
爲之末者氣象不侔矣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
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又曰子路不達爲
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所謂氣象同歟
異歟
子路顏淵雖皆與物共而其氣象小所以爲賢者夫
子之老安少懷朋友信之其氣象同乎天地所以爲

孟子首言亦有仁義而已矣一書之中以義配仁義二者固人道之大端仁而非義則傷於流義而非仁則傷於忍然世之人能卓然自立者不一二而隨俗雅化者常千百以其不知有義故也故君子之行也則義以方外其施於事也義以爲質而不敢須臾離焉然後能不爲世利之所搖動不爲嗜欲之所驅役而動容周旋泛應酬酢自然不出乎規矩準繩之外孟子之言所以或以義配仁或以義配道或以配理所以見義之爲道無所不在而君子之於義當不可須臾舍也

豫章叢書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辭孝弟之心人所同有果足以盡堯舜之道歟夫子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又以爲士之次何歟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孟子又以事親從兄爲仁義之實是指仁性之發見而切近精實者

孟子言詖淫邪遁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其闢揚墨則曰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而後政何歟或先之以詖淫邪遁之辭或終之以邪說詖行淫辭又何歟

孟子所論詖淫邪遁於知言好辨章凡兩見之其實皆爲楊墨異端而發也孟子有意於著書以明道故先後復出錯綜以成文非有它義也或者見其先後顛倒而謂其各有所謂者錯矣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與博學詳說反之安約之旨同歟

深造自得本乎體認之精博學詳說本乎講貫之熟體認透徹故不假言語而自然默會其理於心講貫該洽故可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所謂反說約者昔也千言萬語無以盡其形容及其貫通則一言足以得其要領猶夫子告曾子以吾道一以貫之之類是也兩章各自發明一義亦以互相足也

墨氏兼愛孟子闢之詳矣觀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又曰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非兼愛而何

墨氏兼愛者謂視其至親無以異於衆人仁者以所

親而及於仁民仁民而及於愛物雖同一愛之心而其間自有輕重厚薄是未可以爲墨氏之兼愛也夫愛而施之於人則有所擇無所擇則謂之兼愛若其施之於身則豈有所擇哉而何惡於兼愛也

孟子曰仁之端曰惻隱義之端曰羞惡禮之端曰辭讓智之端曰是非仁義禮知並立而爲四也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惟仁義並而爲二禮之實則曰節文斯二者言知之實則曰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其對待不同何

敝一則言端一則言實又何敝

人之性細分之則有四觀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發而可見究其大分則不出乎仁義二者即其孩提之童皆知愛親敬長而可知自其萌動之初言之則謂之端就其行事之切實言之則謂之實

孟子言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爲善又言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莫之能禦取諸人以爲善中庸稱舜好問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旨同否

舜之所以爲大而不可及者以其能取諸人以爲善耳好問好察邇言執兩端而用其中可以見其取人爲善之實問善言見善行沛然莫能禦可以見其取人爲善之容三者而並觀則舜之善與人同者可識矣

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又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九一專舉文王十一合三代言之何敝

之何敝又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則又以野與國爲九一十一之分何敝

九一者井田之制什一者三代取民之常井田大備

於周故於文王言九一至於計其取民之實則三代皆不過什賦其一耳故夏之貢商之助周之徹其實皆十一焉然周人之徹合貢助而用之貢法用於國中故云國中十一使自賦助法施之於野故云請野九一而助夫自井田形體觀之則公取百畝而八家各私百畝是爲九賦其一自一夫受田百畝通實耕公田十畝計之則又何常非十取其一哉故曰夏之貢商之助其實皆十一也

孟子稱伯夷聖之清而夫子以不念舊惡許之孟子稱柳下惠聖之和而又以不以三公易其介言之何歟

伯夷不念舊惡而不害其爲聖之清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而不害其爲聖之和

孟子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謂大丈夫又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一則以仁義禮並言一則言行義而不及禮豈大人與大丈夫有間歟

仁義爲人道之大端禮特節文斯二者而已世固未有居仁由義而所處有非禮亦未有能備大人之德而不足稱大丈夫者但謂之大丈夫則對妾婦而言謂之大人對衆人而言耳

其間所叙羣聖或詳或略則亦彼此互見而非有所去取於其間也

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又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又曰是乃仁術也其所言如何

仁心謂有愛人之心仁聞謂愛人之聲聞於人仁言則仁厚之言仁術則行仁之術是蓋有所指不可比而同至於仁聲即所謂仁聞也

孟子以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爲舜之大孝中庸以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

之子孫保之爲舜之大孝其不同何歟

常人之孝則悅於親而已而舜之孝能使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其爲孝豈衆人所能及哉謂之大孝宜矣然孝者百行之原非特順乎親而已舜之德爲聖人是能不虧其行以辱其親尊爲天子富有四海是能以天下養其親上則宗廟享之是能推愛親之心以追崇乎其先下則子孫保之是能廣愛親之心以垂裕乎其後不謂之大孝可乎觀夫子以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戰陳無勇爲非孝則所謂孝者豈其飲食供養父母爲哉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與孔子所謂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將無同歟

無不善者性也無善者非性也可以爲善者性也而不可以爲善者非性也蓋凡爲不善者皆汩於氣稟濁惡而然非性之本然也告子不知性之本然又不知其混於氣質但見人之所爲有善有惡故以爲皆出於性非也孔子言性相近亦非言性之本然但指其雜於氣質者言之故云相近如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謂其相近可也及其長也有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者習使然也然就其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所能移者上智下愚是也此皆性爲氣稟所拘而然故云氣質之性若告子則既不知性亦不識所謂氣但暗想而臆度之耳豈可以夫子之言性者例論哉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曰性猶湍水也曰生之謂性也曰食色性也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是固荀揚佛氏蘇胡言性之說矣而先儒或謂之近或謂之略相似抑有說歟

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脩故云楊子善惡混之說佛氏以作用爲性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持足之趨走即所以爲性告子生之謂性指人之活動而能知覺運動者爲性言未嘗直指作用爲性故云與佛氏之說大略相似

有天民者有大人者先儒謂天民猶有意大人則無意無必論語之惟我與爾有是夫先儒謂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子路雖非有欲心者未能無固必也其說同歟

天民必達可行之天下而後行不肯小用故未能無

意大人則正己而物正隨其所遇無不可行故無意無必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豈有意必於其間哉亦隨所遇而已是卽所謂大人者固非子路之所能及也

孟子人心人路章以仁義並言至章末惟言求放心而不及義不爲章以仁義並言至章末惟言無受爾汝以言餂人以不言餂人而不及仁矣人函人章言不仁不知無禮無義四者章末止言莫如爲仁而不及義禮知何歟

仁義禮智四者性之德也而仁義二者又其中對立之關鍵其分雖則不同其理實亦未嘗不相關涉故世之人未有此心放失而能處事適宜亦未有多行不義而不足以戕其心之德者故言仁足以該義而言義亦足以該仁此孟子所以每以仁義並言也若論其極則仁又爲萬善之長而義禮智皆統於其間此所以又或專言仁而不及義禮智也

孟子言君子過化存神可與天地同流中庸言至誠贊化育可與天地參又言至聖之如天如淵至誠之如天如淵其配諸天地者將無間歟

君子誠聖亦有間歟

人品而言堯舜之於仁義出乎天性者也湯武之於仁義躬行實踐而有之者也五伯之於仁義則假借其名而已非眞有也此三之字所謂指仁義而言性者反之指之義果異歟

舜之爲聖人不假脩爲所謂自明誠謂之性者湯武之爲聖人則既失而復得脩爲以復其性者也此二者所以爲論人品

孟子兩言四端仁皆曰惻隱之心義皆曰羞惡之心智皆曰是非之心獨於禮一則曰辭讓之心一則曰恭敬之心其言禮不同何歟或言端或不言端何歟

人心感物而動大約有此四者故孟子取而言之以明人心有仁義禮智耳然細求之豈特四者而已哉故均之爲發於禮也而或爲辭讓或爲恭敬其形於外者雖不同然要其根於禮則一則恭敬與辭讓故同一類而非猶水火之相反也豈獨禮而然哉仁之發爲惻隱矣然又有所謂怵惕惻隱之心矣蓋惕者於其情其心其才戰動之貌惻隱則有傷痛之意焉二者未始盡同而其根於仁則一也夫寧有不同哉欲人因其發見之始而擴充之故以端言若直因其用之見於外以明其體之有於中則雖不言端可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一以義爲從兄一以義爲尊賢一以禮爲事親從兄之節文一以禮爲親親尊賢之所生何以不同

仁主於愛而愛莫先於愛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敬兄然敬兄亦此敬也敬賢亦此敬也論其切實則以從兄爲先論其施於政事則以尊賢爲大親親尊賢而有等殺即事親從兄之有節文者其爲理一也

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則以才對情及言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則以才對心言者何歟

性不可見所可見者情耳孟子論性善故反覆心與情與才言之以明人性之本善者於其情其心其才見之而非以才對情對心言之也

孟子言性或以善或兼心或言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或又以性命命性互言其理氣稟之分別

性即實理無形而難明故孟子道性善必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言之且云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其已然之迹皆即其可名之粗以明其不可名言之妙至於命性性命反覆互言則又欲人於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耳非正論性也

孟子論禹周公而繼之以孔子春秋敘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而亦繼之以春秋前章終之以距楊墨後章終之以予私淑諸人何歟

前章論聖人之功故終之距楊墨以見已之所以有功於世後章敘羣聖之統故終之以予私淑諸人以見已之所以接道統之傳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又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義皆言路而言仁若殊何歟

又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而不及義又何歟

仁與義對然專言仁則義在其中仁就所存言之故或曰人心或曰安宅義就所行言之故皆曰人路此以仁與義對言者也又言仁爲尊爵安宅而不及義此舉仁而義在其中也

孟子曰存其心卽孔子所謂操則存矣而又曰君子以仁存心者同歟又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將所存各異歟

存其心者謂操而不舍以仁禮存心謂存此仁禮於心存乎人者猶言在人豈無仁義之心存非用力之謂君子存之言君子所以異於庶民者以其能存此心也存者操存之稱是則存之字雖同而其所指之義則不能無少異也

孟子言七八月之閒旱集註謂周七八月夏五六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集註謂夏九月十月此主於改月數之說矣而論語言莫春浴沂則曰今上已祓除是也此又不改正朔不改月數可以證諸詩書周禮獨於春秋改之然非春秋則無以見周正建子朱子於孟子初取夏令十月成梁爲據而以爲周正晚年又欲改從夏正然孟子出於春秋之後則其所言指周之子正無疑論語浴沂但言莫春而不言三月亦不見月數之改與否

孟子既以仁爲人心矣至言失其本心則又指義言之既以義爲人路矣又曰夫道若大路然則又指道言之何歟

仁爲人心所以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舍然道亦人所共由者也獨非大路乎大抵專言義指其親切者言之至於道則概言之而義固在其中矣

孟子道性善故言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也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者以理言也夫子言性相近是固以氣言之也然告子杞柳湍水以喻食色

無善無不善之說孟子辭而闢之何歟至其言
動心忍性性也有命則又若以氣質言之又何
歟

孟子道性善是固專主理言夫子性相近則固兼以
氣言而孟子動心忍性性也有命未嘗不兼氣質之
性若告子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則
但知有氣而不復知有理此孟子所以辭而闢之也

四書經疑貫通卷五終

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程子曰仁推
已及人也論語一貫忠恕章程子又謂以已及
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何以言之不同

以仁與恕對言則以已及物爲仁推已及物爲恕以
仁民與愛物對言則仁謂推已及人如親親以及人
之親長長以及人之長故但可施之於民而不可施
之於物所謂推已則一而其所施之則有不同故其
義亦不能無小異在細體認之而已

孟子言存心養心盡心求放心不動心存其心
養其性則一而已矣是充其形何歟

失其本心立言不同將何所用力歟

自其心之已失者言之則以求放心爲先自心之已
收者言之則以存養爲急蓋能存能養則此心必不
至於放逸能寡欲以養之則此心自無時而不存心
既存而不爲欲所昏則義理昭著而有以盡乎此心
之量知之明而守之固則外物之至又豈足以動其
心

孟子言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知禮
人不答反其敬與自反而仁自反而有禮自反
而忠之旨同否

性則知天所以事天也四者之義何以分

天者理而已矣自然循之則爲樂勉強而行之則爲
畏究極其所以則爲知奉順而不違則爲事而天之

一言行有不得而反已益務自脩一言人以橫逆相
加而反求諸身恐禍自已至其所因雖各不同然其
爲責已而不責人一也

孟子言四端曰知皆擴而充之矣是充其性形
色天性章惟聖人可以踐形是充其形何歟

四者皆在其中矣至離婁篇首有曰天下之言
性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程子謂此專爲
不備充而滿之在踐其理

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是言性則
知而發何歟

孟子論君子所性而下言仁義禮智根於心則固兼
四者而備言之至謂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而
其下申言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若智者如禹之行
水則無惡於智此豈非專爲知而發乎不然何以舍
仁義禮而不言也

孟子言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又言知
天所以事天也四者之義何以分

天者理而已矣自然循之則爲樂勉強而行之則爲
畏究極其所以則爲知奉順而不違則爲事而天之

所爲天則一也但樂天畏天因事大惕小而言所指者在事之理知天事天從心性上言直指性分之理此爲小不同耳然事物之理卽性分之理亦豈有二致哉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梏之反覆則夜氣不足存旦氣夜氣浩然之氣其同歟

浩然者氣之本體其充周乎吾身卽其充塞於天地而無所間者也夜氣則此氣之息而復生旦氣則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時也雖各有所指而其爲氣則未始不同但養浩然之氣所以爲不動心之本夜氣旦氣可以驗良心之發見而爲收放心之機故於浩然之氣有養之之工夫而夜氣旦氣則無所用其力矣

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又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者然後能服天下何以言之相戾耶

以德均之爲服人則以力不如以德均之爲以善則服人又不如養人蓋王者雖曰以德服人然初未嘗有所取勝於人之心究其所歸政所謂以善養人者也何相戾之有哉

孟子將朝王王欲就見則辭以疾明日乃出弔於東郭氏先儒謂正與夫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竊謂孺悲與夫子有師友之誼齊王於孟子有君臣之分孟子安得以待孺悲者待齊王哉

孟子以道自任雖仕於齊而未嘗卑諂以徇其君齊王亦稍知尊孟子如所謂寡人如就見則是未敢純以臣禮待孟子故孟子明言將大有爲之君則必有所不召之臣是未可以尋常君臣之分例論也辭疾而出弔使之自反而於尊德樂道爲有加於其前此孟子之心也孟子之敬王豈衆人所能及哉

孟子言仁義禮知之端又言仁義禮智之實端與實何所別歟言端則具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之目而言實則止於事親從兄二者之推其目不同何歟先儒謂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四實又益之以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安抑有說歟

端是指良心萌動發見之初而言實則指其行事之

切近而精實者言論此心發見則感物而動其端有四論其見於行事之切實則不出乎事親從兄之兩端善端之萌動非有所計較而僞爲是卽所以爲信事親從兄皆出乎自然而不待於强爲是又所以爲樂前章論心之發見故其曰止於四後章論天下之道皆原於事親從兄故又推而及於樂各有所因而言不可一概論也

孟子仁人心章以人心人路言仁義而已章末獨言求放心不及義人皆有所不忍章以充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言仁義章末獨言無

爾汝與言餂人而不及仁何歟

能求放心則心不違仁而所行自無非義矣故章末專論求放心而不及義仁爲制隱充之則止是愛人一路義爲羞惡充其所不爲則精明曲折有非一端故孟子於人皆有所不忍不爲章末獨詳於義而略於仁也

孟子不動心章言持其志無暴其氣下文詳言養氣而不及於志又言其爲氣也配義與道下文詳言集義而不及道何歟

持志之工夫簡而易知養氣之工夫密而難明故孟子因公孫丑之問獨詳於養氣而不復更言持志道者事之理義者理之宜合乎道者容有不適其宜合乎其宜者未有不中夫道此孟子所以言氣配義與道而其下文詳言集義而不及道也

孟子嘗並言伯夷柳下惠伊尹孔子而於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一章言不及於柳下惠其趣一也一節言不及於孔子聖人百世之師一章言不及伊尹抑有說歟

孟子嘗以夷惠伊尹孔子並言者所以明均之爲聖人而其知行不必盡同其德之偏全亦異要必如孔子然後爲至也其他或言不言則各有意焉論得百里之地君之而不及柳下惠以公孫丑問伯夷伊尹何如而不及柳下惠故孟子亦就其所問而答之言三子道不同趣則一以曉滔于髡則三子之所爲如水火之不相入故可以見行事之不同若夫子則有仕有止有久有速兼三子之所爲而不可與三子並論矣故不及孔子論聖人之所行是以聳動百世則夷偏於清足使閭其風者頑廉而懦立惠偏於和聞其風者使薄敦而鄙寬以其偏於一而可學也若伊尹則治亦進五就湯有似乎伯夷之非其君不事非

其民不使其亂亦進而五就桀又有似乎柳下惠之何事非君何使非民百世之下欲學者而無由此所以論百世之師而不及伊尹也

孟子言詖淫邪遁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或先政而後事或先事而後政何歟或先之以詖淫邪遁之辭或終之以邪說詖辭又何歟

孟子之時楊墨爲害其說爲邪說其行爲詖行其辭爲淫辭使人惑於其言而喪所守故孟子力排之其所謂知言者知此而已其所拒絶而放之者亦放此而已其言生於心害於政事者凡兩見於其書而其先後有不同者蓋錯綜以爲文耳非有異同之意於其間也猶其首章先言何必曰利末乃云亦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皆反覆以成文初未嘗膠於一定也學者何可以此而疑其先後有異哉

仁義禮智道德中條目也而孟子言尊德樂義義固道德之一物也然義與利相爲消長孟子欲正人心莫先於明義利之辨故每以義對道德言之蓋取其切於救時也

孟子言仁人心也而夫子稱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心與仁果二乎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中庸言忠恕違道不遠忠恕與道果一乎

人之本心莫不有天理而無人欲故心與仁本不可判而爲二孟子所謂仁人心是也自其爲私意之所隔絶然後其心有時而不仁顏子能克己私此其所

以心不違仁也道者天理自然大公而無我忠恕人事蓋勉强推已以及人聖人之忠恕不待用力而自然及物是卽所以爲道學者必勉强行恕庶幾可以造乎自然此忠恕所以與道相去不遠而未可以爲道也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孟子告以不可往見之意而正其枉尺直尋之非公孫丑問不見諸侯何義則答問尤爲詳悉孟子所以告二子者不同何歟先儒欲學者合而觀之其說乃盡敢問合此二章而觀之若之何而其說乃盡

以該之歟

道然則義又居道德之外而所謂道與德不足

答陳代但因其問而析之故其辭略答公孫丑者合而觀之因其反覆詰難故說之詳合二章觀無餘蘊矣

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志氣必交相養也又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不言持志而言知言何歟且既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矣又曰是集義所生者一則以氣爲道義之配一則以氣爲集義所生又何歟

以志氣並言則當交致其力專言養氣則持志固在其中蓋念慮之發聽其所如往而無以主之必有不合於義而無以集義生浩然之氣矣養成此氣則可以配道義而爲之助而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而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是義道以氣而助而氣以義而生也

孟子稱堯舜而有性之性者之異稱湯武而有身之反之之殊

前章帝王伯之不同以堯舜湯武對五伯而言則堯舜由仁義行湯武身履仁義而五伯假仁義以濟其貪欲之私耳此之字指仁義而言也後章言生知學而知之分以堯舜方之湯武則堯舜所性有者也湯武

子於季氏伐顓臾之下則曰顓臾在魯地七百里之中朱子之說必有所據矣然百里七百里皆與周禮王制不合將安所折衷歟

大國地方百里者古制也然詩云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則其地豈直百里而已哉孟子於班爵之制皆不能語其詳直據古制以爲言耳而朱子之說則本諸戴記所謂封周公以曲阜之地七百里爲說耳王制成於漢儒固未可以爲據周禮亦周公未成之書夫禹會諸侯玉帛萬國至商而僅千七百國則其土地并吞非復其舊矣武王革商亦因而授之

未必能損强大之國使之悉就古制也諸侯之多强大而使周公太公以百里新造之齊魯厠於其間其能久乎以此推之則二國始封必已不止百里矣

四書經疑貫通卷六終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所言若不同何歟

中言五者天下之達道末言至誠立天下之大本所謂大本達道者同歟且或言達道達德而不言大本或言大本大經而不言達道又何歟

中庸首章言中爲大本和爲達道其後言達道大本皆以申明首章之意而已言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詳言道之條目然達道可以條目言未發之大本未可以條目言也此所以不言大本三十二章言經綸大經立大本而不言達道然大經爲五品之人倫是卽所謂天下之達道果何嘗不言也哉

中庸首章言致中和二章又言君子中庸其說同歟六章言用其中於民而不言庸十三章言庸德庸言而不言中十章又言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又先言和而後言中其說異歟

以情性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然中節者未有不可久行可常行者未有不中節是用中可以不言庸而庸德亦可以不言中也先中後和自體以及用先和後中自易而之難

中庸十二章曰君子之道費而隱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十六章言鬼神之德先儒曰此前三章以費之小者言此後三章以費之大者言何以有大小之殊歟又曰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何以有包與兼之異歟哀公問政章又曰此一章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曰包曰兼又何以互言之歟

道無不該而無迹可見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費就事而隱就理言也雖一致而事有不同言動纔笑事

之小者也施之天下國家事之大者也而莫不有理存焉中庸自十三至十五章卽其近且小者言之則爲費之小自十七章至十九章極其遠且大者言之則爲費之大至於鬼神章以費隱並言而不言小大所以爲兼費隱而包小大哀公問政章以小大並言而不言費隱所以爲包費隱而兼小大蓋無非所以發明十二章之意也

中庸以好問用中爲舜之大知以德爲聖人至大孝德曰大德言其至大而無以復加也春秋傳所謂德至矣大矣如天地之無不覆載者此之謂也

中庸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孟子曰行法以俟命又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其說對行險而言則曰居易由反身而言則曰行法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卽所謂居易卽所謂行法俟命者聽命於天立命者全天所付

中庸言君子之道凡七其旨果有同異之分歟

二十四章言至誠之道二十七章言大哉聖人之道至誠聖人君子其道果有大小之殊歟

道者事理之當然唯君子爲能體之故曰君子之道道有體道而造乎其極者爲聖人故又曰聖人之道諸身皆眞實無妄則又謂之至誠之道至誠之道其名雖有不同然其爲道則一而已

中庸六章言知八章言仁十章言勇正以中庸不外乎三者之中至九章言知仁勇之事可能而中庸之道非知無以知之非仁無以守之非勇無以

子孫保之爲舜之大孝至言得其祿位名壽則又歸之大德其說同歟

强之故舍知仁勇則不足以行此道非以爲知仁勇
即中庸也使所行合乎知仁勇之事然非適可而平
常則亦豈足爲中庸哉故天下可均曾祿可辭白刃
可蹈而中庸不可能蓋亦姑借三者之難以形容中
庸之尤難耳

中庸言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
大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契教人倫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言仁若無異
也其言義則各有所主何歟
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者此

人道之大端也若孟子以從兄爲義之實蓋以君臣
之敬始於敬兄而中庸以尊賢爲義之大則自爲政
者言之而皆義之正也

中庸言君子之道者六其旨亦有殊歟二十七
章大哉聖人之道其與君子之道亦有同歟
中庸爲傳道而作故一書所言無非道前半篇自人
德而言則多言君子之道蓋自其分共者言之人人
皆可與知而能行也後半篇自成德而言故皆言聖
人之道蓋能體此道者聖人所獨也此所以有君子
聖人之分而其爲道則一也其言君子之道凡六雖

所從言之不同要皆反覆推明此道而已道固未嘗
有異也

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章言極其至聖人有所
不知不能是雖聖人亦未至於造其至也然其
後言至聖至誠至德至道皆聖人也何歟
自道而言之則天惟道爲大故極其至雖聖有所不
知不能自聖人言之則體道如聖人可謂造乎其極
矣故皆可以言至也

中庸自致曲至能化即繼之以至誠如神孟子
自可欲之謂善至於大而化之之謂聖即終之
以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其曰化曰神意旨異

矣而皆由化以至神請言其次第之所以同
致曲而至於能化其化屬乎人自可欲之善積至大
而化之其化屬乎已至誠如神以其鬼神之能前知
聖不可知之謂神以其神妙不測其所謂人固不同
其所謂神亦異其間次第不可强同但其論積累擴
充以造乎其極則一而已

中庸一書言道者多矣而言君子之道者凡六
其指亦有同異之分歟二十七章言大哉聖人
之道聖人君子其有大小之殊歟朱子章句謂

二十二章以下承上章天道人道之意以立言
二十七章既言大哉聖人之道則是言天道矣
章句謂其言人道何歟
中庸憂道學失傳而作故一書專言道前言君子之道以道爲衆人之所同雖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也復言聖人之道以體道爲聖人之所獨行道而造乎其極非聖人莫之能也且所謂君子通上下言之雖聖人亦在其中也其所謂道一而已果何嘗有小大之分歟二十二章以下承上章天道人道以立言其言自然者皆天道用力者皆人道二十七章首言聖

人之道似乎言天道矣然其中間言尊德性而道問學備言脩德凝道之大端示人以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則謂其言人道不亦宜乎
中庸有曰不誠無物攷之魯論主忠信章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居敬行簡章程子曰居敬則心中無物也居敬則心中無物者欲其不誠無物者恐其無物也居敬則心中無物攷之根柢言而不誠則爲妄言行無物也蓋誠爲事物之根柢言而不誠則爲妄言行而不誠則爲妄行矣故曰不誠則無物而物不可無則誠不可已也人之一心所以酬酢萬變然使外物紛擾乎其中則酬應必顛倒乎其外惟主於敬則整齊嚴肅而外物不得以入其間其所行自徑捷而不擾矣故曰居敬則心中無物物不有於心則敬不可已矣
篤恭而天下平者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
中庸之極功也樊遲問仁章謂推而達之天下則篤恭而天下平子路問君子章謂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何也

篤恭而天下平故爲中庸之極功然其原起於恭敬執事敬推而極之則篤恭而天下平脩己以敬而至於安人安百姓是亦篤恭而天下平中庸要其終論語言其始故程子有推而極之之言而引中庸以實之也
中庸言脩道以仁而繼之以仁者人也孟子言仁也者人也而繼之以合而言之道也二書之所謂仁者人也仁也者人也其亦有不同乎道人所共由之路即五典之達道或以人脩之或以人合而言之學者之用功其亦有不同乎中庸言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孟子言仁爲理而

人爲物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言之則謂之道是孟子之言雖本於中庸以下文推之所指各異然以外國本於仁也者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等語推之則與中庸所言固無以異蓋中庸因論脩道而下文析之爲仁義禮知孟子條列仁義禮智而總之所以爲道其實一而已道卽五典之達道脩之所以得名者如此而非學若以合而言則推原道之所從出至於忍性則又指氣稟食色之性者用功之謂也

中庸言君子之道費而隱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十三章至十五章言費之小十七章至十九章言費之大二十章又言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下文申言天地之所爲大而不言小何歟抑中庸之三言大小同歟異歟

自衆人所公共言之謂之道自道有諸身言之謂之德大莫能載小莫能破所以見道之大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所以見聖人之德與天地同其大兩章雖兼大小言之其實皆所以形容其大也此其所以言天地之大而不言小歟

中庸之言率性盡性尊德性孟子言知性養性忍性其亦有不同者乎盡性聖人之事忍性又聖賢之事知之與率尊之與養學者之用功其亦有同乎

性爲實理賦予於天盡之尊之知之養之則存乎其人盡兼知行而言謂知之盡而行之至也知性專以知言尊德性與養性專以存養言若率性謂道則言道之所以得名者循其性之自然而各有條理之謂率非用力之謂也至於忍性則又指氣稟食色之性言非性善之性也

中庸言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中庸以能化爲至誠之功孟子以能動爲至誠之功何歟

中庸論至誠之效語其詳孟子述至誠之效摘其要然動者化之漸化者動之極未有動而不至於化化而不本於動者

中庸言率性盡性尊德性孟子言知性養性忍性而後盡心存心養性事天而後知性知性則先知性孟子盡性知性則先知性而後盡心存心養性事天性則先心後性

盡心之盡非用力之謂乃平時功夫已至到此方盡性聖人亦有不同者乎盡性聖人

故必先知性而能盡心性得所養以能操持此心不爲外物所誘然後吾心之理不爲物欲所蔽故必先存心而後能養性

中庸譬如行遠必自邇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論語仁遠乎哉又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如何

中庸行遠自邇之言使循序而進由近以趍於遠孟子之言戒人躐等而進勿舍近而慕遠論語之言以爲道本至近恐人苦其遠

中庸言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

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下言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又先博厚而後悠久何歟

厚而後悠久何歟先儒以久爲內以悠久兼內外又何歟

悠遠而後高厚高厚而後悠久其先後不同以此久者常於中悠遠者驗於外故合悠久言之則爲兼內外

中庸言仲尼祖述堯舜是夫子之道卽堯舜之道也而曾子稱夫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孟子稱堯舜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其何以不同

孝弟就事言忠恕就心言忠恕與孝弟非二物是故愛親敬長表裏如一是卽所以爲忠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視人已如一是卽所以爲恕夫子之道果何以異於堯舜且人道莫大於愛敬愛親所以爲仁敬長所以爲義二者根於天性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性分之外哉夫子所以體諸身者曰入則孝出則弟其於仁義諄諄然不釋諸口孰謂夫子之道非祖述堯舜者哉

中庸言惟天下至誠爲能化又言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能盡其性以至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贊化育又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而終於知化育其言至誠之能若異何歟其於化育一則曰贊一則曰知又何歟

化非至誠不能盡性以至於贊化育經綸大經以至於知化育非至誠亦莫之能也其所能雖異其爲至誠則同贊化育猶以人助天知化育則賅合默契而聖人卽天矣

中庸言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程子謂五者

廢其一非學也論語謂學而不思思而不學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則遺其三子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遺其二何歟夫子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專言學而遺其四又何歟

論其節目之詳則學問思辨行五者不容廢其一摘其要則有三學者習諸已行在其中矣問者資諸人辨在其中矣思則反求其理於心又學問之根柢也故子夏以博學切問近思言夫子學而不思思而不學以心與事對言中庸道問學以人已對言至於思不如學則又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論其詳則有五舉其要則或三或二又約而言之則學之一字足以該之

中庸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子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即好學近知之事也未及乎力行爲仁在其中何歟

中庸以生而知之者爲知則學知者爲近乎知以安而行之者爲仁則力行者足以近乎仁子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雖未及乎力行爲仁然能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

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孟子曰忠者天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程子曰忠者天道而程子以忠道恕者人道思孟以誠者言天道而程子以恕言之以誠之思誠言人道而程子又以恕言之何也程子又曰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兼忠恕以言天道何也

天道人道之言本於中庸孟子述中庸之言而程子又倣中庸以立言者也蓋天者出於自然人者由於用力以誠者與誠之者對言則誠者自然故爲天道誠之者用力故爲人道以忠恕對言則忠者盡己而無妄故爲天道恕者推己以及物故爲人道以聖人之忠恕與學者之忠恕對言則聖人之忠恕出於自然故云動以天學者之忠恕本於用力故云動以人大抵自然者皆可以言天道用力者皆可以言人道

中庸曰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也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言生知學知困知曰及其知之一也言安行利行勉强而行曰及其成功一也所謂一者同歟異歟

前言所以行之者一則所謂一者誠一之義後言及其成功及其知之一也則一又爲齊同之義其言一也雖同而所謂一之旨則異

中庸曰力行近乎仁論語曰剛毅木訥近仁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其言近不同何歟

力行以爲學言剛毅木訥以質言强恕而行以事言其所指雖不同其近仁則一也

中庸二十章言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二十九章又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知天知人思知人則專指天人之理而言爾

因事親而言知人則所謂人者指賢者言因知人而言知天則所謂天者專指親親尊賢隆殺之理言後章所謂知天知人則專指天人之理而言爾

中庸二十章首言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章末反身不誠不順乎親而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或言修身必先事親或言順親必先誠身其先後不同何歟或派而至於知天知人或派而至於明善其言各異又何歟

誠身與修身不同順親與事親亦異修與事自用功處言順與誠自效驗處言究用力之始則必先盡親親之仁而後足以修其身沂成功之由則凡已之愛敬一出於眞實無妄而後足以順乎親事親沂而至於知天知人所以知其理誠身沂而至於明善亦沂以明其理蓋理出於天而具於人無非至善所謂明者明乎此而已所謂知者亦知乎此而已

中庸言知者過之賢者過之先儒謂知者知之過賢者行之過論語言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先儒曰狂者知之過狷者行之過然則其不及豈終爲賢知愚不肖者哉

狂者其知者歟狷者其賢者歟

道以中庸爲至而知者過之以其深求隱僻之理務欲知人之所不必知傷於鑿而非所以爲中庸也賢者過之以其過爲詭異之行欲行人之不能行淪於怪而亦非所以爲中庸也若狂狷者則異於是狂者志願大高而行不揜是其所行不及乎其所知故以爲知之過然非知者之過也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是其所知不及乎其所行故以爲行之過然非賢者之過也然聖賢之取狷者亦取其能有所不爲蓋能守者耳非過於行者也

中庸言知者過之愚者不及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論語言師也過商也不及先儒謂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一也然則師其賢知商其愚不肖歟

道以中庸爲至而人之資稟鮮有不偏賢知者必失之太過愚不肖者必失之不及子張之在聖門每好爲過高是固賢知者之流子夏每失於不及是固愚不肖者之類然中庸泛言人品有此三等自未嘗學問者而言若子張子夏得聖人爲之依歸抑其過引

中庸言脩身以道則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曰仁人心也所謂仁者同歟異歟中庸則以仁者人也對義者宜也言孟子又以人心對人路言中庸既曰脩道以仁而孟子又曰合而言之道也抑有說歟

仁即所以爲道道即所以爲仁但謂之仁者人也則以人爲仁之訓謂之仁也者人也則以人之身對仁之理此爲小不同耳以人訓仁見仁即人所以爲人之理以心言仁又以見此理不外乎心而其所以爲

仁則固未嘗有異也中庸訓其名義則以仁訓人而宜訓義孟子論其切於人身則以義爲人路而仁爲人心言有所主也孟子泛論其理則人與仁合而爲道中庸論其行事則脩道必始於行仁要之仁與道其名義雖各不同貫而通之其理未嘗不一

篤恭而天下平者乃聖德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焚遲問仁章謂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子路問君子章謂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二章之旨不同先儒皆以篤恭而天下平言何也

篤恭本乎吾身而治平之效見於天下此固非聖人不能然論其本則居處之恭脩己之敬其與篤恭之恭亦何以異哉能推而達之固可以平天下

中庸言君子之道費而隱章內專言費而不及隱正以隱在費之中至十六章又兼費隱而言然則費之外別有所謂隱歟

賦曰兼曰包其義復不同又何歟

道無不在而無形聲之可驗故云君子之道費而隱而又引鬼神以明之鬼神視不見而聽不聞謂之隱可也然體物如在所以見其爲費雖體物而不可遺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實未嘗有聲之可聞有形之可覩則固未嘗不隱也謂之費而隱者蓋如此而何嘗謂費之外別有隱乎

中庸曰成已仁也成物智也孟子曰學不厭智也不倦仁也先儒謂學不厭所以成已教不倦所以成物一則成已屬仁而成物屬智不同何歟

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智爲先然二者又各有所重而有賓主之分不但爲成德之殊而已

中庸首言性道教其下卽以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言而遺性教至二十一章則上言性教而

不及道何歟十六章之章句則曰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言此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至二十章則曰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小大費隱以道之體用言也性之與教豈無小大費隱而何以不言歟曰兼曰包其義復不同又何歟

中庸爲傳道之書故一篇之中專以道爲主性爲道之大原本於天者也教爲道之形著成於人者也故首章言性道教而其下專言道性教不外乎道也二十二章言性教而不言道以道不外乎性教也蓋性

而有此道者聖人也由教而入道者賢人也道無不
包語大語小無不在而不可以形跡求故曰費而隱
性妙於無形不可以言費教著於有跡不可以言隱
此道所以言費隱小大而性教不可以費隱小大言
也對舉而並言之則曰兼舉此以該彼則曰包十六
章言費言隱而不言小大故曰兼費隱包小大二十
章言小大而不言費隱故曰包費隱兼小大

中庸二十章言三知三行三近先儒曰生知安
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
又言三知爲知三行爲仁三近者勇之次也三
知爲知困知亦知也三行爲仁勉行亦仁也於
好學止言近知力行止言近仁困知勉行何以
異於力行敏既曰困知勉行者勇也又言三近
爲勇之次好學力行果不及於困知勉行者敏
困知爲知勉行爲仁而又謂之勇何也且好學
既近知力行既近仁又皆以爲勇之次又何歟

中庸十二章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
察也先儒謂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
地又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同活潑潑地何歟
謝氏又引夫子與點之意何歟

道無不包而無迹可見然因其有形之粗足以得其
無形之妙是故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其飛其躍是孰
使之然哉飛與躍可見而所以飛所以躍者不可見
而言則知者屬知行者屬仁所以造乎知行之極者
爲勇又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既爲生知自能

譬之孟子之論氣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第言用力之方而不言氣得其養之效然其所不言者已躍然於心目之間矣夫子與點亦以點之所言者童冠風零詠歸之樂耳而其曾次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其與子思鳶飛魚躍之意何以異哉不必泥其言之異同但能卽其所已言而得其所不言則思過半矣

中庸二十一章曰誠者天之道是誠與道爲一二十五章曰誠者自成道自道又分誠與道爲二何歟十六章鬼神之德曰誠之不可揜是誠與鬼神爲一至二十四章曰至誠如神又分誠

有道之比也是故汎言道在天下無不有則聖人或有所不能盡若聖人以身體道大小各極其至則君子亦可以企而及之蓋賢學聖之事也故繼以君子尊德性道問學之條目

詳味此書之旨前章汎以道之在天下者言之乃衆人所公共故云君子之道明中庸而後能中庸小人則反之矣後章則自成德而言乃君子能體此道於身大無不包小無不備而可以爲聖人矣故云聖人之道是故極其遠大而言則發育萬物以聖人體道之至而能使萬物遂其生其峻極于天以聖人有道而能使天地安其所也是其大也何所不至自其近小言之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充足有餘蓋聖人動容周旋中禮無少欠缺是其小也何莫不有此所謂大小皆自道有於身者言非前章汎言大小莫不有道之比也是故汎言道在天下無不有則聖人或

有所不能盡若聖人以身體道大小各極其至則君子亦可以企而及之蓋賢學聖之事也故繼以君子尊德性道問學之條目

卷一

三頁十九行末原脫兩爲字原皆作謂　四頁六行章下原衍猶字八行挈原作潔十六行謹原作愼五頁五行免原誤勉　六頁十一行效原闕　七頁十四行兩止字原皆作指十九行末其字原脫　九頁首行是下新字原作親

卷二

一頁十九行乎下自字原闕　四頁三行堯原誤充十四行知原作智　五頁七行同原誤問　六頁一行在天二字原闕　十四頁十八行衆人二字原闕　十六頁十九行上與字原誤以　十七頁五行耶原誤卽　十八頁十五行勇下原脫卽字

卷四

一頁六行謂原作爲　三頁十七行屬原誤原十九行實原誤賢　六頁十六行是字疑衍十九行敏均原脫　七頁二行所原誤可十三行固原作故十六行章下疑脫先儒曰三字　八頁九行無原脫　九頁三行陽原闕　十頁十一行則下疑脫以字十二行廟原誤廣十二行此原誤也　八頁十行答原闕十二頁四行上所字原誤問十八行哂之二字原倒　十三頁十九行仁原誤知　十六頁首行用原誤周十四行擇原誤釋末行以原脫　十七頁六行伯上原脫武字九行故字原闕十六行也下命字原誤作敬　十九頁首行別原作用

卷三

八頁十二行遠原脫十九行而原誤所　九頁七行道原誤庸　十頁六行已原誤以當原誤存　十一頁二行上於字原作語　十二頁十八行各得二字

行廟原誤廣十二行此原誤也　八頁十行答原闕十二頁四行上所字原誤問十八行哂之二字原倒　十三頁十九行仁原誤知　十六頁首行用原誤周十四行擇原誤釋末行以原脫　十七頁六行伯上原脫武字九行故字原闕十六行也下命字原誤作敬　十九頁首行別原作用

卷五

七頁十八行木原脫末行譯原誤驛　十頁十八行贊原誤聖聖原誤誠　十一頁五行獨原誤猶

卷六

一頁八行施原作從　四頁十八行樂之二字原脫六頁六行柳原脫　九頁首二行合而觀之句疑衍二行無上疑脫之字

卷七

一頁六行名原誤明　四頁二行至原誤志七行身

原誤之十五行下至誠之道四字疑衍　五頁首行道下原衍爲字　十三頁十八行夏原誤貢

卷八

二頁十三行隆原誤降　九頁十三行禪語關三字原無

南昌魏元曠校

四書經疑貫通校勘續記

卷一

首葉九行首句修身二字玩下文當作修已

五葉首行而言當作兩言

八葉末行該下當補之字

九葉二行不誤人

卷二

三葉十七行所疑當作未

四葉六行行下當補也字

八葉十四行以當作已

卷三

七葉三行何當作同

十七葉十八行所下有脫字

十九葉八行也下脫小字

卷四

首葉六行乃當作又

八葉四行子下當補以字

卷五

首葉十一行世利當作勢利

十八葉五行工當作功　末行之不二字疑倒

六葉十行相似誤因似
十二葉十四行正字疑是止字之譌
卷七
二葉首行所下玩上文當有以字
十葉十八行盡性當作盡心
卷八
三葉五行末句泝字當作所字
末葉首行明中庸當作明君子

丁巳三月胡思敬覆校

右王與耕經疑貫通八卷鈔自江南圖書局局本得之錢塘丁氏丁氏又得之袁氏卧雪廬其與天一閣本有無異同未暇校也乾隆開四庫時已稱爲僅存之笈今去乾隆又百餘年其珍祕可知雖當時所設之問不盡可疑亦間有複出之處然其大旨宗朱而不背古訓持論明通未可輕議也丁巳閏二月胡思敬跋

書經講義

卷一

吾十有五章

這章書是夫子一生年譜亦是千古作聖妙訣試看入手一箇學得手一箇矩中間特點出天命二字直是血脈準繩一齊俱到曰志曰立曰不惑修境也曰知天命悟境也曰耳順曰從心證境也卽入道次第亦纖毫不容躐矣提這學字乃與人指出一大路以爲由此雖愚者可進而明柔者可進而强但一念克奮自途人而上個個做得聖人夫子所以啟成萬物而不遺也提這矩字乃與人指出一定準則以爲到此雖明者不得自用其明强者不得自用小人之情推勘到纖毫含糊不得一則將時君之情推勘到纖毫矯强不得其指精矣

富與貴章

此章是孔門勘法蓋吾人有平居無事之時有富貴貧賤造次顚沛之時有富貴貧賤坐臥卽聖人與衆人無異至遇富貴貧賤造次顚沛不爲之動矣到此四關直令人肺腑俱呈手足盡露非能勉强支吾者故就源頭上看必其無終食之間違仁然後能於四者處之如一就關頭上看必其徹於四者處之如一然後算得無終食之間違仁子謂平居無事一切行住坐臥常人與聖人同就大概言耳究其所以卻又不同蓋此等處在聖人都從一團天理中流出是爲眞心在常人則所謂日用而不知者也是爲習心指當下之習心泥當下

其强但一絲稍歧總猶是門外漢夫子所以範圍萬世於無窮也

溫故而知新章

這溫字最好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極盡此一字形容忘則冷助則熱惟溫乃是一團生意千紅萬紫都向這裏醞釀出來所謂新也

舉直錯諸枉章

直明明是君子枉明明是小人只覺下個直字枉字更有力何以言之謂之直必然是曰是非曰非獨立自信略無依違此等人下面公論極歸向他上面人卻最容易怪他所以舉之爲難謂之枉必然是可爲非非可爲是曲意求

之眞心不免毫釐而千里矣

回也其心章

孔門設教原有二科一是爲初發心者設但據其現在一念遂與誘掖絕不苛求此接引法也故曰與其進不與其退所以成就互鄉童子一項人一是爲久發心者設必逈照其平時細加檢點略不假借此磨鍊法也故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所以成就及門諸大弟子一項人自三月不違而上則爲於穆不已惟聖人有此境界自日至而下則爲時至雖塗人亦有此境界就仁之於人言時至者卽其日至者卽其月至者月至者卽其日至者卽其月至者卽其三月不違仁者只是一箇血脈有何毫髮差池所以要用接引法就人之於仁言時至者自與日至者別日至者自與月至者別月至者自與三月不違仁者別卻有多少等級不容毫髮混冒所以要用磨鍊法用接引法使人一朝鼓舞而有餘可與入聖人之門用磨鍊法使人終身勉勉而無盡可與入聖人之室

泰伯其可章

伊川曰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此解最精泰伯爲太王長子一旦去之荆蠻這事最奇當時人必定推求緣故亦安有不知卽註所謂季歷生子昌有聖德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亦是當時相傳下來的話何以云民無得而稱只是據這話頭一似在太王季身上起念一似在王季身上起念爲太王是以父子讓也爲王季是以兄弟讓也這也十分好了乃泰伯更有大焉是在天下起念以天下讓也以父子讓以兄弟讓是將文王做一家公共的文王泰伯已是至公而無私然就天下看來猶未離乎私也以天下讓是將文王做天下公共的文王爲傳道起見卽太王王季不得而私之矣這是何等心腸非惟尋常人不能知雖賢人君子亦未必能知也故夫子特表而出之以爲民無得而稱至伊川直將天下點破千載而下有知已矣

樊遲問仁章

樊遲問仁是向夫子求本體夫子卻教他做工夫凡人於日用間那箇離得居處執事與人境界第居處時易於舒肆若任其自然只四肢安逸此心都放逸了恭則惺然不昧吾心自沒有放逸的病痛這不是仁是恭執事時易於苟安若任其自然只苟且忽略此心都雜亂了敬則主一無適吾心自沒有雜亂的病痛這不是仁是敬與人時易生爾我若任其自然只瞞人昧己此心都詐僞了忠則竭盡己心自沒有詐僞的病痛這不是仁是忠故統體是仁居處便恭執事便敬與人便忠此本體卽工夫學者求仁居處而恭仁在居處執事而敬仁在執事與人而忠仁在與人此工夫卽本體是仁與恭敬忠原是一體如何分得

開且工夫全要在關頭上得力今人居常處順也能恭敬自持推誠相與及到利害生死關頭便都差了則平常恭敬忠都是假的故夫子指點不處不去的仁體卻從富貴貧賤的關頭孟子指點不受不屑的本心卻從得失生死的關頭不處不去欲惡都不見了不受不屑生死都不見了故富貴不淫貧賤不移造次顛沛必於是舍生取義殺身成仁都是關頭上打破故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夷狄是關頭盡處此處不去他處決不走作纔是眞工夫纔是眞本體

行己有恥章

夫子於子貢問士獨提出一恥字這恥字極有精神極有氣力人若動了這念眞是無堅不入無銳不破只看所恥何在耳恥道德不如人究不到聖賢不肯干休其處心積慮便只知有是非那一切利害如何遏捺得他此是長養天理種子也生路也恥榮華不如人究不至富貴不肯干休其處心積慮便只知有利害那一切是非如何管束得他此是長養人欲種子也死路也中庸曰知恥近乎勇正謂兩下所恥不容並立知恥者於此辨得清楚只有不賢不聖之恥更無不富不貴之恥也

性相近也章

性相近近字對遠字而言只當作同異二字看如中庸曰道不遠人試思人與道是一是二而第曰不遠可無泥於

相近之說矣假令性果有善與不善對這習字何處放著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性耶習耶氣質耶若以性言卽上智下愚原不曾多卻些子卽下愚原不曾少卻些子移箇俙麼若以習言生於齊則齊語如何移不得若以氣質言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愚必明柔必强矣如何移不得王文成曰只是不肯移耳此言最是何以見之只看下箇移字便可見就人分上說下箇不字更好是故上智之不移上智不也下愚之不移下愚不也非有或使之或尼之也或曰註云美惡一定非習能移如何曰此恐未安謂之上智正以其不必習於惡非曰習於惡猶不移於惡也謂之下愚正以其不必習於善非曰習於善猶不移於善也曰下愚亦有善端發露何如曰此是他本來面目澌滅不盡處畢竟少間便消散了何曾移得曰有言孟子道性善偏了惟孔子這三句說得渾全然否曰孔子既言性相近又言習相遠正恐人誤認相遠者爲性也又言上智下愚正恐人誤認不移者爲性也如此看來下句正是發明上句孔孟之旨同歸於道性善有何偏全可言

天何言哉節

天何言哉是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四時行百物生到發處依舊是未發氣象也故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陽明所謂原有箇已發未發在觀其以鐘聲爲喻曰未扣時旣扣時明明點出兩箇了

君子戒愼五句

或問戒懼愼獨是一段事是兩段事曰謂之戒愼乎其所不睹則無所不戒愼謂之恐懼乎其所不聞則無所不恐懼已包卻愼獨在其中矣而又言愼獨者乃就中點出一箇動靜關也如論語言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已包卻造次顚沛必於是者乃就中點出一箇闊忙關順逆關也須透過這動靜關然後戒得個戒愼不睹恐懼不聞

君子中庸節

中庸標箇中字是合知愚賢不肖都招而入其範圍加箇庸字卻專爲賢知而發此無他誠以能寄吾道惟在賢知能亂吾道亦惟在賢知故等其過於不及而並匡之欲其知已之地分僅在愚不肖之列必將爽然退而矯其偏甚其過子不及而特匡之欲其知已之隳落反在愚不肖之下必將悚然進而求其中也聖人之爲野知計卻此記雅言所以立的記罕言不語所以示防其記罕言也本欲表夫子之罕言命與仁也至子罕言利凡稍有識者皆能之何待夫子卻將個利來與命與仁配列而爲三其記不語也本欲表夫子之不語神也卻將個怪力亂衣與神配列而爲四記者之意蓋曰世之好言命好言仁者方自以爲識貫天人怎知恰與好人利者等世之好語神者方自以爲心通造化怎知恰與好語怪力亂者等於以見吾夫子之不忍是提掇他曰牛羊何擇是折難他曰無傷是安慰

何强得勘明落脈方好駐腳不然縱能不思不勉亦有何用試看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分明是箇不思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分明是箇不勉然而證之性體天地懸隔何也緣他只認得不思不勉是性不認得善是性竟作空頭帳耳由此觀之所以不思不勉何可不加推敲

齊桓晉文章

孟子於齊宣滕文是兩樁公案觀其可得聞乎一問隱然有且驚且慕惟恐不聞之意其時通身倒入功利中純是一副妄念孟子卻舉易牛一事反覆與之磨勘曰是心足王是欵動他曰百姓皆以王爲愛是挑激他曰臣固知王之不忍是提掇他曰牛羊何擇是折難他曰無傷是安慰

他曰仁術是誘掖他曰見牛未見羊是開發他一抑一揚一收一放悉中竅竅齊宣始而茫然沒箇話兒打發他自家也忍笑不住既而如醉得覺先時堂下光景恍然再呈目前因向孟子具箇實供曰於我心有戚戚焉此是將他過去的善端宛轉點破抹煞他當下一副妄念也滕文見孟子得聞性善堯舜之論自楚反又來見這其時通身倒入道義中純是一副好念孟子卻慮其看得自家低有所疑也喻之勿疑慮其看得聖人高有所畏也喻之勿畏又慮其以已之言爲欺也證之成覸顏子周公以明其不欺末引瞑眩二語尤妙試看異時行三年喪便有父兄百官來梗行井田便有許行陳相來梗到那所在誰不手忙脚亂只因預先道過知世間事原有許多難所以竟不疑不畏而毅然直任曰是誠在我此是將他未來的變態明白抄破堅固他當下一副好念也然則孟子之言過去非言過去也正爲當下提出箇源頭其言未來非言未來也正爲當下提出箇關頭

孟子道性善節

道性善是說本體稱堯舜是說工夫性箇箇是善何嘗負人入不能箇箇做堯舜卻負了性此孟子所以深責成於人也曰註云稱堯舜以實之是否曰要實性善當於作見孺子入井之怵惕惻隱呼蹴之弗屑弗受人人同然處徵之如以堯舜實性善則亦可以桀紂實性惡矣曰自楚反至末云何曰都是發明這二句夫道一而已矣這道字要仔細看孟子生平論性只說得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推而上之只說得仁義禮智並不曾說源頭下二條一言疑畏不可有一言暝眩不可無道一是就發脈處尋出一箇來歷使人識取本體以竟道性善之指疑畏暝眩是就下手處剖出兩箇機緘使人識取工夫以竟稱堯舜之指

人之所以異章

天地之性人爲貴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人爲貴則物爲賤人爲大則物爲小此判人與禽獸相遠之詞也孟子獨言幾希卻是表人與禽獸相近之詞也知其相遠則爲人可喜知其相近則爲人可懼

告子曰性六章

古之言性也出於一今之言性也出於二出於一純乎太極而爲言出於二雜乎陰陽五行而爲言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蓋皆就陰陽五行中拈出主宰所謂太極也以其渾然不偏曰衷以其確然不易曰則試於此體味可謂之有善有惡乎可謂之無善無惡乎可謂之能爲善亦能爲惡乎是故以四端言性猶云是用非體即以四德言性猶云是條件非統體惟知降衷物則之爲性不言善而其爲善也昭昭矣問論性者或以理言或以氣言或兼理氣言何如曰厥初一氣也孰主宰是理也所謂性蓋自其主宰言之也曰如此得毋遺

氣曰既曰自其主宰言便就氣上點出理來何嘗遺氣吾儕要識性須從主宰處認性方有下落

曹交問曰章

此章乃孟子指點當下最親切處人皆可以爲堯舜一語孟子一生精神命脈所注曹交卻舉以爲問是恁麼樣見識恆情只于儕輩間爭長論短曹交卻與千古來聖人對較是恁麼樣志趣孟子從未曾遇此等人不覺喜之特甚遂語之曰爾既覩著個堯舜只立定主意去做不須費許多閒計較又見他來時執禮謙恭因示之曰卽此便是堯舜所以撥動他一團生機使之懽天喜地亦不枉他這一見也更有妙者世人指點當下只說聖人是現成的孟子

拈出一箇爲字卻說聖人是做成的試思徐行是誰做成的試思徐行是誰徐行後長是誰後長服是誰服誦是誰誦行是誰行歸而求之是誰去求於此見不容諉之別人此爲之一字尤是提醒曹交最喫緊處也

堯以天下章

萬章此問大奇二典三謨經孔子親手刪定這件事書中載得明明白白何須要問但從來傳天下有世有及無與人之理今堯授舜而不戚舜受堯而不辭其中必有一定緣故孟子答他卻又大奇竟將堯舜放在一邊不說只說箇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恰打著萬章心上事於是萬章支離去故就中間點出一恆字孟子言恆知文成恐人認識爲知便走入這箇知作光景玩弄便走入元虛去故就上面點出一致

分剖直透到頭然後知聖人心事眞如青天白日非惟不以天下爲重愛而戀之抑且不以天下爲輕藐而棄之天下公器幽有百神管著明有百姓管著非惟天子欲與人而不敢抑且欲與人而不能一切奸雄亦可消卻多少痴夢矣

人之所不學章

孟子以不學而能點出人心之良能以不慮而知點出人心之良知非謂學能障人卻把良能來掃之也非謂慮能障人卻把良知來掃之也不慮而知良知也不知而慮亦良知也不學而能良能也不能而學亦良能也微良知良能彼其有不知不能也安于不知不能已耳孰啓之而使

慮孰啓之而使學也論本體卽凡人亦不學不慮卽聖人亦學且慮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仁也是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也豈不在在圓滿孟子卻與他拈箇充字出來謂之充卽不免學且慮矣嘻爾弗受蹴爾弗屑義也豈不在在分曉孟子卻與他拈箇辨字出來謂之辨卽不免學且慮矣何也良能不學而能良知不辨而知天命之謂性也孩提知愛其親及長知敬其兄率性之謂道也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修道之謂教也夫何疑焉　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爲知便走入支離去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

字其意最爲精密

雞鳴而起章

凡做人須於起頭處著精神有一生之起頭則一生之吉凶悔吝係焉有一日之起頭則一日之吉凶悔吝係焉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一生之起頭也雞鳴而起一日之起頭也孟子嘗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就一生之起頭處推出一箇源頭令人認取原初固有的心至此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是就一日之起頭處推出兩箇路頭令人勘破後來攙上的心誠能認取原初固有的心那後來攙上的自然無所掛搭誠能勘破兩途既曰孳孳爲善應曰孳孳爲惡舍曰惡而曰利反覺放寬一步何也人本有善而無惡惡亦本好善而惡惡只緣他起了一點利心凡事但問就是利吾者遂向前就是不利吾者遂退後更不暇問善惡自然善一邊少惡一邊多故爲惡者爲利之標末爲利者爲惡之本根也與其禁之於標末不若禁之本根故不曰惡而曰利詞若寬而意更切矣提善字與利對言是就本心開發他提命字與利對言是就造化攔截他提害字與利對言是就人心得毋著相陽明曰此相如何不著快哉斯言足以破之矣

形色天性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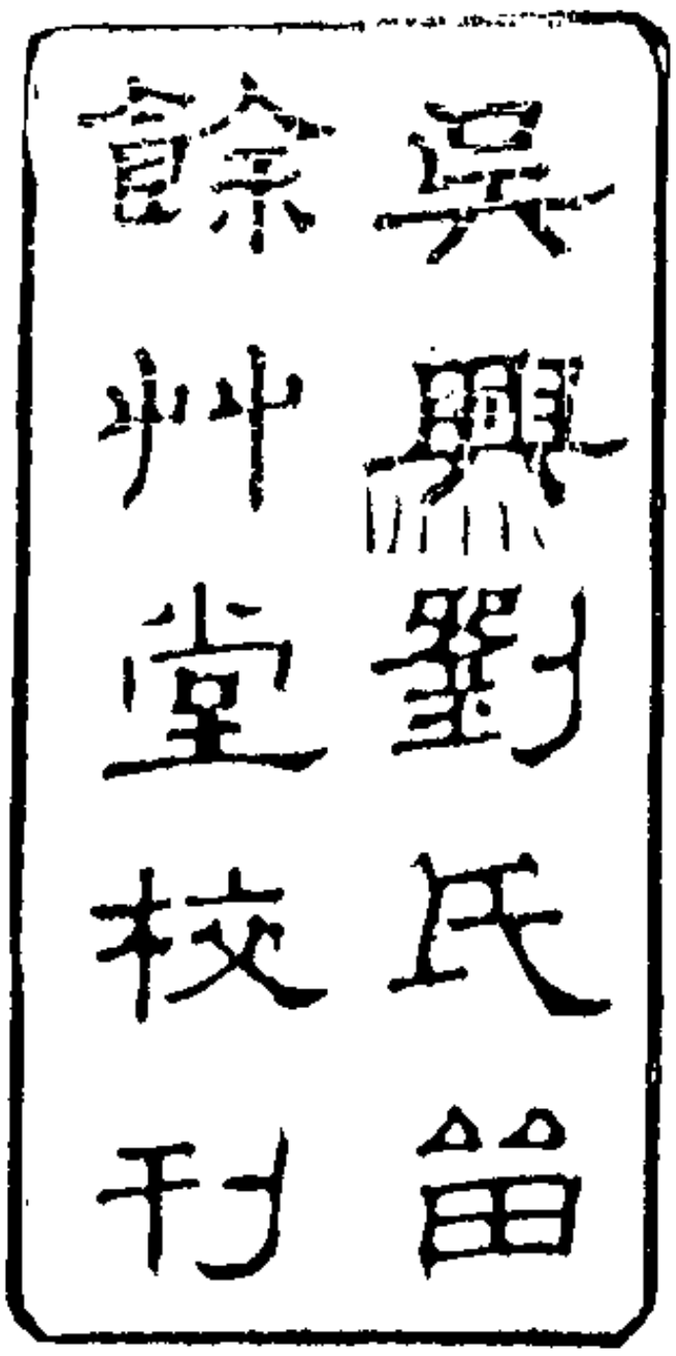
孟子不特道性善且道形善所謂形色天性是也性之虛明湛寂不待言形則不免重滯矣由孟子言之卻是虛明湛寂的何者以肉眼觀通身皆肉以道眼觀通身皆道也然則知性者尙不必掃去形別求虛明湛寂乃反掃去善別求虛明湛寂乎蓋善卽性之本色說箸不著如明是目之本色還說得不著於明否聰是耳之本色還說得不著於聰否又如孝子悅在得親還說得不著於孝否昔陽明公遭宸濠之變日夕念其祖母岑與父龍山公不置門人問曰得毋著相陽明曰此相如何不著快哉斯言足以破之矣

四書講義終

四書說約

辛酉秋八月

南海黎湛枝題端


吳興劉氏
嘉業堂
校刊

古無所謂讀書講學也各事其事以卽乎心之所安而已泉陶曰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蓋其時無性命之說惟行事而得其心之所安斯謂之德故稱其德必指某某事以實之未有離事言心者也古者君卽爲師朝野一體其名則民也其實皆弟子也而其所以爲教不過使之自力於農桑樹畜以遂其生孝友睦婣任卹以厚其俗故其時道一風同無文字之繁而奸僞不生無他歧之惑而心志自靜人人遊於道之中而忘乎其爲道猶魚之在水而忘乎其爲水也逮周之衰君失其道舉世貿貿焉莫知所從天惟斯道之遂泯而人將

失其所以爲人也於是篤生孔子以爲人極而君師之統分矣何者君以政教者也事從政出君所職之政皆民所自力之事政統於一故異學無自而萌事麗於實故空言不得而託師以言教者也言從事出聖人不得已而有言皆人生一日不可缺之事然而身不任其事則言之而不能行政不於此出又無以禁人之異言自春秋時各家之說已不勝其紛紛矣此世道一大升降也然自孔子刪定六經羣言盡息數千年來一遵吾夫子之教而莫之敢異者則以言必指夫事事必軌於道道必本乎天雖一時未之能行而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天意所留以繫萬古之綱常者歷觀前世其一時政事風俗有合於吾夫子之所言則其國必興合之多則盛合之少則衰雖極昏亂之世而但有一二端之合則其國猶不遽亡是以政教者在一時而以言教者在萬世也天不能常生堯舜文武而特生一孔子以明堯舜文武之道於萬世是堯舜文武常接踵於天下也讀書講學之功豈不遠且大哉四子書聖人之言之精者也實則人人心中之所欲言而人人不能言聖人言之而人人仍莫之喻蓋自有宋諸大儒講明以後淩夷迄於明世而學益多歧矣於是忠節鹿先生慨然興曰嗚呼是失其本心也離心言事則無體是刑名法術之流弊也離事言心則無用是清淨寂滅之餘毒也豈聖人立

言之本意哉於是以書證心凡書中所言之事皆吾心中所有之理也以心證事凡心之所不安皆事之所不順也於是返而證之此心凡書中之所已言者循之而行則理得事順而於心無弗安也卽凡書中之所未言者而借此事以例他事就一理以衡衆理順之則心安反是則未有能安焉者也而後知聖人之書乃天理民彝之記載字字句句無不可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事之不體卽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無物之不普卽人人之心也溯厥由來卽以現在卽事卽心卽心卽道約莫約於此矣而實無所不有取之左右逢其源且若日見其新溥博淵泉而時出此聖門一貫之旨也質諸前

後聖而無不合放之南北海而無不準此心同此理同也特藉先生一申之耳此天意也或乃高視聖人而卑視己身夫不視先生之爲人乎讀其書而不識其人又安識聖人則雖窮年繼晷亦書自書我自我耳其不爲天之所棄者幾希道光甲辰八月喜化賀長齡述

鹿忠節說約序

予友鹿子說約久已梓行其旨蓋取子輿氏博學詳說將以反約之意夫博與約非二也博原自約由非約不能博約原自博具非博不能約是義也孔子固嘗言之顏子亦身承之故曾子之修齊治平一本於誠意子思之中和位育一歸於愼獨迨至堯放勳舜重華禹平成博矣而一廷授受執中而已矣不獨帝王四時行百物生博莫博於天矣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萬古此行生也萬古此於穆也一越其宗即爲畔道即諸儒繙起各以所見爲發明如周之無欲程之主敬朱之窮理陸之本心王之良知皆從浩博中體認精微所謂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正此說約之旨耳今王子天錫復刻此編於楚竟謂伯順之說得之陽明最深而說最相合苻子謂由陽明而子靜而周程張朱豈有不符者哉由孔子而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俟後聖亦豈有不符者哉總之本諸身者是則言無不合言合而本諸身者非即合亦離也切願學者因伯順之說而觀伯順之行子自丁酉交伯順至丙子殉義之年蓋四十載深知其爲渾成虧齊得喪一死生之人故其所說皆躬之所行未可以語言文字觀也伯順生平極服膺朱子晚年定論謂王子爲朱子功臣又何有朱陸之異而約之不合一哉

時順治十二年歲次乙未嘉平月上浣金谿愚弟孫奇逢

逢拜撰

四書說約引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夫使博約可分爲兩項則不約自無害爲博又何必約故約者約其博也約其博者博原自約出也聖賢有成法事理有當然好古敏求惡得廢博而聖賢成法皆出於活法成法其當然活法其所以然如不得其所以然則成法皆死法且以博學而成畔中庸論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所以云者約之義也博有文約無文博有字約無字聖賢欲傳其無文無字者不得不藉之有文有字學者就其有文有字者以求其所無文無字故聖賢往而聖賢之心至今在特患不反求耳說約而曰反者反其所自始千載上千載下此心同此理同也孟子之說本於孔子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禮者理也心外無理是所以約之也孔子以博文約禮鑄顏淵顏淵亦就顏淵自有之理鑄之特自有者不能自現不無待於循循之誘因誘而自得其顏淵原不借理於孔子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之認我即孟之所謂反也吾懼學者不味反之義而止以論說當之則不約滋甚夫讀聖賢書而不反求之心延平所此之於玩物喪志者可汗人背也即云反求之心而一切着落不以身實踐之徒以天倪之頓現虛爲承當陽明所栩將本體只作一番光景玩弄者更何汗人背也故反約之道無他於聖賢之言

隨其所指居上爲下在邦在家利害死生辭受去就無不提本來之心按當下之身一一質對如涉水者之淺深自酌如飲水者之冷煖自知決不敢以實未了然之心含糊歸依尤不敢以實未湊泊之身將就冒認則聖經賢傳總會歸於無言之地不求約而約在焉顏子復禮其目在視聽言動約之實際固如此然多談名理到身便難入字著脚眞實理會做工夫者晦翁於已與子靜之外不再許人顏子之克已也已之不克禮於何約願與學者反而求之勿徒以口說者以身謗也夫約而出於旁門且甚於徒博矣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識

認理提綱

吾輩讀有字的書却要識沒字的理理豈在語言文字哉只就此日此時此事求一個此心過的去便是理也仁義忠孝名色萬千皆隨所在而强爲指稱也奈何執指稱者求理乎指稱種種原爲人觀而相違不得不隨在指點求以省悟而人復就指點處成執滯談玄說妙較量一字之間何啻千里之差也故知理本無名畫前有易孔子曰默而識之又曰予欲無言無字眞經要人識得

此理不是人做作的天生萬物而人得其生物者以爲心四海一天萬里一天人得以生此心與天並大只就乍見孺子一端推而論之上下四方往古來今觸無不覺叩無不應偌大字宙都呼吸一氣之中故曰宇宙中物皆性中物宇宙內事皆分內事也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性論語之仁皆是物也乃合下生成本來面目也此理不是涉元空的子臣弟友是他着落故學以爲己也而說個己就在人上學以盡心也而說個心就在事上此知仁與莊禮不得分也修己與治人不得分也博文與約禮不得分也文章與性道不得分也不然曰新顧諟成湯且爲枯禪矣

此理不是粧看象的中心自盡是其底本戒欺求慊內省無惡全在人所不見處討個心安此閻然之所以異

於的然也若微涉體面便與本來性命不相干涉縱鴻勳偉伐籠蓋一時而那塊地方終未着底如何摸得快活如何熬得劫數故萬變中人火不燒萬古中歷劫不化全在閒然二字上得力

此理不是落畦徑的只要主以無私之心事不論常變見不論偏全事不論成敗名不論污潔清可也任可也和可也去可也死可也四可也故曰君子仁而已矣何必同

此理不是有等待的隨時隨處自有當盡的職分自小至老無顯無晦只求個件件不虧本分時時不虧本心便了故天地造化天地之尋常帝王經綸帝王之日用吾人心中有趣纔得樂而趣從何生從不愧不怍而生善度身世的法門故樂自有眞不是逍遙閒曠的生活

那有學術功業之分窮養達施之異乎是亦爲政吾與點也其理自明

此理不是有終窮的就此事只了得此事不得遮掩他端就此時只了得此時不得帶攜後日總此事體去而復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孔子不足者必勉然非敢保既勉之後永無不足有餘者不盡然非敢定不盡之後更無有餘學如不及猶恐失之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孔顏一道也不勘到此則何有於我祇爲捲謙而堯舜猶病望道未見併爲誣聖矣

人人求艮方孔子有極效的方曰能近取譬人人求諸法孔子有極簡的法曰不欲勿施這個方法眞個能破

愧怍何由去從自盡本分而去如不奮發做起只一味隨俗浮沉則本來之面目不開世俗之纏縛漸固因無用力處遂無得意處畢世戚戚那有出頭日子故須把自家萬物一體的本性提起用十分力量保護之於隨時隨處實實求盡一棒一痕一摑一血這樣喫緊功夫纔得本性常伸與天地萬物共呼吸於一氣通融活動廣大高明塵世之冰炭入不到靈臺妙府中來孔子自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蓋憤處就是樂處常憤便常樂憤樂無窮並行不悖故仁爲己任即工夫已到難忘猶病之懷而內省不疚即恂慄無慮自有心逸之妙君子以眾寡小大無敢慢爲泰名教中樂地固若此也人不

於此處求樂而求於境豈知待境而樂已在難必之天且人心無足孰是開眉之日孔顏疏水曲肱簞瓢陋巷一曰樂在其中一曰不改其樂彼原自有橛柄也萬物皆備一章樂之本體工夫皆盡矣此理之妙享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識

四書說約

大學一

大學之道章

四書中學字總以此章爲頭腦說個大學之道要着人擡起頭來認認生來性命莫把原大的家當自家小了卽緊說個近道之方要着人尋着棚柄一一脚踏實地莫把有定的路數自家差了曉得從本上做而道自得矣通章只修身爲本一句可以盡之

孔子眼見治天下國家的都徑在治人上做全不治己縱才情驅駕成個小康而到不得至善去處人自有個虛靈一竅萬物同體是天命之爲人性乃至善之理只爲人於此處不曾透現千思百慮只在天下上搜求便民風主德總不到家舍已而求民兩失之也教人兩得之道是個修身而修身爲本之所以然在知止一節惟其知止而後能得故須以修身爲本也

至善是明德之本體其着落在天下而非有一定格式之可執卽聖人欲得至善亦須要慮而此慮如不從明善來便非定中境界靜中精神安中意緒怎得至善可見治天下的算計都從本來面目上生出離却治身徑去治人便是以昏鏡照物安得不以修身爲本

物有本末四字開舉世之迷事卽跟物來處物卽是

事惟有本末故有終始知所先後非做了本再做末只一味在本上做也亦非遺末不做做本原在末上做也所謂修身爲本言我只事事自修而天下已平了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原在一處偶舉其一事而各標齊到不然八件可先幹那一件身處天下國家之中與相感應物感此身此心便起一意以應之應物者失其理便是身不修而不修不管身事還是心失其正心原無不正至於不正者因所起之意未得誠意卽未誠却非本心果然不知爲欺爲慊良知自在也良知既在而不得致者又不是在知上有不能解之物乃在物上有不實盡之知也總之人在天下國家之中以身應物而心動一意意有誠僞而難昧獨知物以知爲提衡而知以物爲着落致知者隨其物之感而實依本然之知以應之使物無不妥所謂知之明處之當也此之謂格物此之謂誠正修而齊治均平一通在內

大人之學大人之事也天下何事最大曰在明明德見不明明德不可以爲大學也又曰在新民見不新民不可以爲明明德也又曰在止於至善見不止至

留餘草堂叢書
范陽鹿善繼著
吳興劉承幹校

善不可以爲新民卽不可以爲明明德也止於至善
以新民而明其明德大人之學其道如此然民事不
易言矣要把民事做到至善非尋常思慮可得天下
無窮之計算出於有定之心體不可向民上求安排
只從德上求透悟不知止而能得者天下烏有蓋物
原有本末事自有終始道固并舉德民近道則須知
所先後古人之平天下何嘗向天下上求平只是修
其身耳彼以身應物之時不肯使心之本意略涉於
欺而必直以本心之知實達於物此兢兢然只是個
修其身也而天下已平矣天地間天子有天下諸侯
有國大夫有家庶人乃僅有身人以爲修身只是庶
人之事豈知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爲本乎

康誥曰克章

世上萬般都不爲緊要惟有自己事緊要這點良心炯
炯瑩瑩洞天地照古今千變萬化無不具足此是天與
人的一個本來面目奈何平白地都自家蒙蔽了終日
終身役役憧憧聖賢看不過忍不住特特說破這件事
情恐人不信歷數幾個聖人說他都是了當自己的生
活皆自明也自字最有意

三聖明德是後人從旁總其一生事體而定之曰克
明德非謂這明德只論心而不論事論已而不論民
也天下人止有這一場大事干古大人止幹這一場大
事畢世勤劬無一物不在其經綸之中非爲天下爲
自己也這塊痛癢各人自搔不許的然者參入
德原是明的而拘蔽之後有許多掣肘吾人自體驗
於接人待物之際本心之不能卽達其間有許多病
痛故須要拿出拚命的心腸來一刀割斷極力推出
本來面目方得撥雲見日無論顧諟者數大精神卽
克明者亦不知多少翼翼兢兢也看起來這個自字
極有趣這本體是自己完全這功夫是自己策勵古
之學者爲已此物此志也

歷數三聖結以自明令大家一時同首自認只此是
人的眞面目帝王賢聖總從此成再莫要糊塗混過
却大怕聖賢以爲不從人間來陽明詩有云長安有
路極分明何事幽人曠不行遂使蓁茅成閒塞儘教
塵鹿自縱橫徒聞絕境勞玄想指與迷途却浪驚字
字可味

湯之盤銘章

嘗見人情說個與人幹事便有幾分懶散卽偶爲經理
終須當有作無那有罄盡精神以爲之所者此民生三
代之後再不得自耀於光明也夫人當其情之所不急
卽强爲鼓動而神已不禁其自槁其略略塗抹淡淡鋪
張卽自以爲盛德之至竟把同胞之民視爲秦越此聖

賢特於千古來等幾個癡心漢爲斯民喔血的事情立個榜樣見長民君子須要滿拚心力以爲之留一毫餘剩不得無所不用其極六字極其模寫

極不是有窮盡的機緘與日俱新閱歷終身無止足之處而用極却不是求天下的把柄修身爲本經綸盡世皆在蘊雪之中

三個聖人勾當都在民上工夫都在己上且莫分新之本新之驗等話蓋他各人都是於治民之時盡其心豈合三人而始完一事之始末耶

天下之民衆矣把他勾當都靠在君子身上精神有一處不到卽一處受其病一日不到卽一日受其病故論古人欲明明德於天下而曰以修身爲本陽明之言曰止於至善以新民而明其明德此之謂大人之學最醒

歷引詩書是通融取義非各爲工夫也止敬敬跟緝熙而熙亦跟緝蓋明德在人原自光明只一念有斷續便一念不光明卽一念生懈肆而德不盛善不至矣精益精密益密便是緝便是熙便自敬便自止恂慄卽敬這一路勾當從無言之地自爲摩對要把明德本體全無虧欠不肯將就冒認以小善成名如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傳者文法加意提掇要人發大志願攬全盤生活同遊仙侶須乘興共探花源莫厭深

人情出身加民除了自外於善的也都成個局段只是不至善總爲工夫粗疎本體夾雜不當止而止耳此章口氣緊接無所不用其極來蓋話不得不陸續說而事原分不得以邦畿與止以黃鳥與人以文王作人榜樣而以精益精密益密工夫爲主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這樣做法纔把私欲刷得淨本體纔透得出來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政爲切磋琢磨在治民上做也親賢樂利是學修所着落處不可以盛德至善單屬明德而另指後節屬新民本文自明

至善是明德本體原只在己天下國家是德所涵蓋故論古人欲明明德於天下而曰以修身爲本陽明之言曰止於至善以新民而明其明德此之謂大人之學最醒

歷引詩書是通融取義非各爲工夫也止敬敬跟緝熙而熙亦跟緝蓋明德在人原自光明只一念有斷續便一念不光明卽一念生懈肆而德不盛善不至矣精益精密益密便是緝便是熙便自敬便自止恂慄卽敬這一路勾當從無言之地自爲摩對要把明德本體全無虧欠不肯將就冒認以小善成名如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傳者文法加意提掇要人發大志願攬全盤生活同遊仙侶須乘興共探花源莫厭深

邦畿千里章

兩不忘原相應是自下註解

賢賢是世世聖賢相傳親親是世世骨肉相愛蓋水木本源原是君子的大事以爲基業者不貽且無味

聽訟吾猶章

聽斷神君負豪傑之氣者皆以自喜然不知待他盡其無情之辭而後折之已是被他輕侮了則以其徒特英斷折民之口而不能憑我明德畏民之志也大畏民志全在平日治民時曲盡此心天覆地載日照月臨民所意不敢過望的一一拖出卽民所口不能自言的亦一一體到此原只是求慊本念初非有意降伏而民當是時身家性命都在我掌中過活縱神奸巨猾也被這聖賢從無言之地攝住精魂那敢別具肚腸另生伎倆耶看起來我之德明而民各自新若此者所謂知本也

秉彝好德雖是良心而不嚮其利不爲有德況人君之德舍治民在何處明耶

不求之民而求之德此謂知本

所謂誠其章

誠其意愼其獨不是兩事誠意是主意愼獨是工夫兩個愼獨又不是兩事前愼是議論後愼是發明中間兩愼獨相連以申說求痛快首尾兩誠意相應以推究求懇切聖賢不以板樣道理正襟論是非也全以自在不自在上動人

人情畏外不畏中以其獨知之地指視所不到也故外面事體還求做模做樣責以誠意一段生活絕沒肯上這船的夫誠其意是毋自欺毋自欺是能自慊此境不對一人此幾不容半錯人關鬼關自出自入小人只是個不省的獨字他爲不善於閑居而揜著故君子愼獨下一必字煞有力量對君子下一小人空勞肺肝如見則誠中形外原是不易之理而君子卽欲不愼獨敢乎哉十目十手有味乎曾子之戒心於獨也誰謂獨可不愼而任其意之不誠也素爲不善者心忙手亂莫揜其中之惡身誠有德者心廣體胖莫遏其中之善中外原是相因苦樂皆人自取從誠中而形外也安得不

長計議意不誠可乎君子知誠中形外上振說得極微入人肺腑通章精神在誠中形外上振說得極嚴慄人毛骨厭然情狀躍身光輝比得極明醒人心目

戒欺而求慊也

通章境界在戒欺求慊上討說得極嚴慄人毛骨厭然曾子萬人必往是極大膽的人提起個獨來却十分害怕只爲他眼明手快在獨對處大用戒嚴遂落得在大衆前異樣舒展此書千載下玩之若新有志者試試誠形之理至今還靈不

這一章誠意是題目君子愼獨政爲要誠其意也故尾以故君子必誠其意結之必誠其意就指着必愼自在上動人

其獨說

范陽鹿善繼著
吳興劉承幹校

大學二

所謂修身章

心不正便身不修傳者看破老脚極力刻畫煞甚痛快此等文字就人情上實落發揮自非千古文人所能辦也

就人心所以不得其正的緣故一一指出總因於有所我輩須以身體驗方見眞實蓋忿懥恐懼憂患好樂也是此心應物自然有的但此心本體未感則廓然大公有感則物來順應原是不曾有的今曰有所則一物偏據於中把我虛靈眞宰逼得失位了心不得其正便說是心不在此語極確當心不在則視聽食息誰爲之主不見不聞不知味把此身作踐到極不堪處傳者橫覽宇內個個都沒了心遂個個摧殘其身至不可言則除了正心那有修身之法耶

不見不聞不知味指失其是非之正說他這等人全在此處曉的精細以爲會奉承軀殼還是我輩邪不知他當香的都是臭當美的都是惡自以爲聰明的都是聾瞽自以爲奉承的都是踐踏細玩語意言語妙天下矣

所謂齊家章

齊家者使家之人改惡以就美也然家人之手足視吾身之好惡以爲措家中那得全美的人亦那得全惡的人所恃以提挈而齊一者政憑主人好惡不偏美中惡惡中美都一一不使相掩則家之心志自一耳目不亂而齊在是已今用情既辟一成不返所謂猶豚當家人怎服事傳者模寫曲盡矣這樣個身家怎得齊故以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結之

美中有惡惡中有美自是常事鼓舞機權全在捐我成心以肖物之品使當吾好惡者激勸並承觀吾好惡者不得不爾分題發論耳蓋將以互見而非貼定死板不相通也

傳者每說人情曲盡微曖莫逃每論事體的確應違不爽這幾是眞學問

所謂治國章

此章論治國純以興行說夫國與天下原非兩事此又就題分論以互見其意全要善看

教國者教一國之人承上接下都相愛相敬一團和氣全不因財動念以氣相加也使教民的勾當民皆有而我偏無則便只以號令硬使他有何不可然人有上下理無異同我所教民的此身椿椿皆備我但說他他就肯我不言之中其心全不難見他大眾一齊睜眼瞧住一人仁讓貪戾如形之於影堯舜之民仁桀紂之民暴皆一人為帥而天下從之也上之教民雖以令而民之從上則以好令與好反雖令不從

是故君子求非也不能廢而有無先考諸己知道藏身不恕斷無喻人之理也治國者安得不在齊家乎古來治國的作家風雅具在慿數三詩他那個不是要教國的人而只於自家夫婦兄弟父子兢兢求宜政為教了家而后可以教國經文所謂治國在齊家以此耳

孝也者三句是我與民同一勾當專責民不得如保赤子一節是說民的情狀無甚難見設身以處自然洞曉心誠求之政與恕字相投着盡知道民之為仁為暴從好不從令也仁讓作亂總視一人堯舜桀紂是極明的證見這些人不可以令驅直慿如此

此章痛快在把民情說的透極可以掃以令令人者之興而先把家國勾當關在一處亦極得力故達治體者是達民情者也而達民情者是醒人事者也

至暴之君令民亦必以仁反字從此出

所謂平天章

一人為天下之主天下有不遂之心則不平然天下之大何處去查點聖賢從人心同處討出提法只一個將心比心蔫不失一絜矩二字所謂尋根本會源流袖褪乾坤的手段也這個道理明明白白在天地間為君者行之不是屈尊為天下計還是從長計議以自為計天下人心都聽着人主合着他心便是他的父母失了他心便是得眾而一連說到盡人君絜矩便是有德也有人即是有財有用復大發聚財之不可者人君所以不與民同好惡其大端專為愛財自奉重遂為民輕也不知財跟着人人跟着德慎德者有人有財而貪財者爭民施奪本來非倒持之衡財民豈兩聚之物顧財遂不能顧民而失民豈能有財一句話傷人且不肯受奪了人家過活有不悖出乎到了悖出天命可知有味乎康誥之言靡常也然則財物原是末事奈何以為珍寶古來有識

見的英雄那個把他看在眼裏就財用說當絜矩已極
透朗而民的好惡遵有一件在財用之外也與財用相
干則用人是也賢人保子孫而其作用在利黎民奸人
不能保我子孫而其作用先殆黎民如必說到着底輔
君愼德黎民便利輔君聚財黎民便殆總此勾當非別
有騰那用人與聚財不聚財原在一搭雖此處不必一
一饒舌而至末二節復通在一處其意自明矣夫賢人
必要利民奸人必要殆民所以未從人主發落民心已
先有算計切切指望愛民的仁者去奸用賢全是雷劈
斧斷的生活迸絕在一人而萬民之生意方得同春不
然如命如過隱忍遷延這其間極不便於賢者而極便

於不賢者天下人眼巴巴望在上的與他痛快出氣却
這樣行徑是明與人之好惡相反矣拂人之性災必不
遠蓋天下人吃盡他好惡乖張的虧到熬不將去時何
事做不出來廿一史上影樣兒不知多少曾予這個扑
十分准也大要一通看來人同此心乖張者只是自不
盡心全要忠信全忌驕泰忠信者不忍使己一念負人
也所以能絜矩也驕泰者不欲使人一事逆己也所以
不能絜矩也此節總推絜矩之得失關鎖之中煞甚慨
嘆通章說大道發揮已盡而又念財原罪國必需說煞
了財不可聚非通論也因接上結文用一轉語曰生財
有大道開源節流財自常足生者對聚而言也自此至

以利爲利大不利耳要圖利的還跟我來
仁者就是忠信不仁者就是驕泰

范陽鹿善繼著
吳興劉承幹校

中庸一

天命之謂章

人之所以與天地萬物相酌酢者喜怒哀樂也而喜怒哀樂所以不中和者不依着天命之性也天地萬物之命者不中不和也喜怒哀樂所以不中和者不依着天命之性也人所以不依着天命之性者自私自利之心也而自私自利之所以奪天性之權者在不睹不聞之地也人之不戒慎恐懼者以爲隱微也皆爲一體者天命之性也天地萬物之命者不傷萬物之和也喜怒哀樂所以中和者天命之性也人所以不依着天命之性者自私自利之心也而自私自利之所以奪天性之權者在不睹不聞之地也人之不戒慎恐懼者以爲隱微也

君子之必愼者知其見顯也愼之者去其自私自利之念以復吾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也累性者去而性爲主所以喜怒哀樂未發而不偏倚既發而不乖戾也不偏倚故可爲千變萬化之根原不乖戾故可爲六通四闢之作用也所以極其中和而天地萬物聯成一氣以位以育也

人生來都抱着一點天地萬物一體的良心不離方寸函蓋乾坤這便是現在生成不費一毫人爲的本體順而行之莫攙上後天意思便是道攙上意思便把道壞了故君子爲天下教主只是修道原不是嚴相反之辨把這假道學說破而眞聖賢之本色始見須臾可離的東西而人之離道不是在見顯上纔離極有意思

其失着處全在不睹不聞之中蓋人心與天性爭權處全在此此處不着實下手容賊在內我以爲隱微而容之渠得我一容遂其志天下之潰決汎濫不可收拾者即是此物君子眼明手快拚死力與他鏖戰務要斬盡殺絕者誠知道十分利害而不得不如此小心也人在見顯上怕君子在隱微上怕虧他具眼有這等會下手的人纔把私心掃淨扶起原有的天命坐了主位喜怒哀樂未發時那得偏倚既發時那得乖戾來夫未發難得的是不偏倚既發難得的是不乖戾不乖戾則恰好之宜無應不妙再沒有隔洞之宇無感不通再沒有剩下的生活既發難得的住的去處故說個天地萬物恁樣寥廓恁樣煩夥憑有神通也難照管而致中和的君子邦位之肖之遊刃有餘看來道原是生成的修道只是還他生成本體而得手處妙不過愼獨人不可不省的本來面目把這樣天大的良心自己不認尤不可不省的扼要工夫把這樣天塌的處所自己不怕

君子中庸章

中庸是率性的字號子思就孔子之言而揭以名書首章既把道的家當說了入手即緊提仲尼之論中庸而嚴相反之辨把這假道學說破而眞聖賢之本色始見

這小人他也自謂君子自謂中庸只是仲尼從旁以道眼看破纔說他是小人是反中庸此反字全從相似上分出觀時中無忌憚可見矣中庸原非鐵板死格頁心在我隨感而應感無定形則應無定法執定法以馭之心便不安心不安處即理未得也君子知中原無定在故隨時以處之變化雖有萬千總求個頁心上過的去明白有個定盤針在那裏小人錯認了照依其不拘之用而不得其定盤之針遂做成個無忌憚這其間非眞聖人怎能辨得且莫詩一雙道眼試想他辨別兩種是爲甚麼更念他一片苦心率性之謂道原不是尋行數墨生活故學道者全要學時中而千變萬化原不是神出鬼沒心腸故學時

中者全要防無忌憚

君子時中倒還有形迹難解之處小人無忌憚倒似道理爛熟之時其所以差處只在心上君子求本心之安小人求私心之便

孔子週着假中庸圖轉反覆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把這無方所的妙道反賓他不肖之心下一個三字考語曰無忌憚妙哉

中庸其至章

上節提破中庸名目趕出假道學扶起眞宗主即接次發揮這個中庸是個不可不能的東西從旁咨嗟慨嘆說盡世人所以不能的毛病挑選出幾個作家以現能字的本相直至惟聖者能之反覆說完能字是一小歇氣

至字不可說成難字上去是方圓之至人倫之至至意言其極好再不容增減也即大學之至善也此是天生成造就的一個恰好之理把家數做絕了然也只是孔夫子識得此貨此貨本身具足現前就是而人人違於覩面失於交臂個個賭聰明賽力量以爲能盡了世間好事而放着一個極好的命根反無人啾採先師橫眼一看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沒一個摸得着的可惜頁田永爲荒地煞甚慨嘆

道理原是天生成的不要人爲却要人能

道之不行章

中庸雖至非孔子不認得他至民雖鮮能非孔子不識他鮮能爲過爲不及這便是鮮能的去處

知者就其所見以爲道却不知是過了愚者就其所見以爲道却不知是不及了註中以道爲不足行等語要諦看

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乃就過不及模樣而讚嘆之非又探一層也盡過者不及者道原未曾離他只是偏錯認了

此等語純是要驚醒人反已一覩通身汗透有幾候

一生之悔纔是得這消息纔不負孔子激勸至意

道其不行章

天下事無非各行所知茫茫宇宙盡混當了如何得道之行來夫子此語口裏嘆的是不行眼裏愍的是不明尋了個大智來與列位看重華一雙眼界也須得夫子認出

舜其大知章

當初舜之治民作用隱端無不深中事的肯綮是個行道的眞祖而其所以能用中者緣他善看出中來中原在民只是民自不會舜就口用尋常裏討出此中妙處全在執其兩端盡問察所得惡的隱了而善的也還有

講如靠就那一個用便又非中故會在一處提衡斟酌討出中來而用之於民也却須得這樣總裁仲尼就賢不賢上尋文武之道便是這個活法

皆曰予知章

天下事雖說能知纔能行尤須能行纔算知知字兒不是無着對的怎憑口說憑說時個個智落天地把守來一考便說不去了故夫子話頭似說他不能守而主意是說他不能知要是眞知自然能守緜不得珍重子淵

同之爲人章

守江山易守寸心難吾輩也明白有個眞知在內而猛量三者故說不可能然說不可能意欲着人知此是天地間第一個難題目做得此題纔是天地間第一個好手段別的都不打緊做了來也不算强

中庸不可能能了中庸纔見好漢因子路問强畫出一個要强的眞男子

四個矯字跟四個不字來衆人皆然我獨不看人之不流的須是不和有倚的必不能立有道不勞失已而塞字難言無道亦知仗節而死字難言吾人本來一點天性非不明明見在然身世之交極難全而護之於心直以達之於事四個不字有多少力量在到這去處一個人也靠不得一句話也說不得默默無言自爲張主傍人也不曉得他的深淺他也不管人知與不知好强的向此處尋

素隱行怪章

吾輩爲人一生着底尋個老脚只有天與的這一點本心是我家當自己牢牢跟住如行船掌舵直直到底如射箭離弦我自顧自家性命除了這個縱奇奇怪怪足博好異者之紹述而於我性命毫不相干這一路是情不肯爲的卽遵道而中廢者亦不知其何解我的性命我自奉持一點眞精翩翩獨往卽艱難險阻怎容半點退怯單看君子上場依字極妙如人着衣同起同止遯字極妙名姓鄉貫雖在世間而一片精神竟跳出聲塵之外我儒家也有遯法不悔悔字極妙血肉之身名心難冷初間雖不出口然實大聲宏人就知他則落得做

范陽鹿善繼著
吳興劉承幹校

中庸二

君子之道章

中庸屬了君子把來算做君子之道一向人以道爲杳冥子思說破此道蟠天際地無處不是惟其所以然則非有形聲安得當做冥杳的東西也費字極妙夫婦聖人天地總合上來發這個費字

道者率性之謂也人或不能滿性之量性原是無所不包的學者莫把有字的道混猜只就當下睜開眼何嘗不通特不似本文面目耳一章之中三提君子豈是無善落的

打總一看夫婦之所知能者何物道也不得謂此處爲淺近而不足知能也聖人天地之所不知不能有憾者何物道也不得謂此處爲迂緩而不必知能也以本性點檢起來宇宙間何物非性中物則何事非分內事何處可不知可不能可有憾乎求一處無道而不可得大莫載小莫破語妙天下矣

講道之費極透了因引鳶魚之詩言此道之上下察而以君子造端夫婦察乎天地結之察乎天地與上下察的都是君子修道處

道不遠人章

吁衡字內有聰明有力量自負爲吾道中人者不可勝數然按他下手處却不於自己身上求一求不把自己之所充滿也做起直到至處天以下地以上無一處非君子經綸

聖人不知不能天地有憾雖於聖人天地無害然此處話頭却不是無害之說如曰無害便是道所不在了

從君子中庸至唯聖能之是責備人幹這一段生活此章即緊接把這道的體段說破見是無所不包的造端夫婦察乎天地便是以後各章的總話看後面把天下事無鉅無細一一說到都是心上放不過去的都是君子修道處

道不遠人章

吁衡字內有聰明有力量自負爲吾道中人者不可勝數然按他下手處却不於自已身上求一求不把自已之所充滿也做起直到至處天以下地以上無一處非君子經綸

差處改一改子臣弟友之間無非瞞心昧已之處寧着
我負人不着人負我口裏講的極高身子行的全欠全
不老實着底一味浮誇到頭甚麼道兒跟着你尼山老
子把自己行藏底本說與大衆勸他莫把道字錯認了
各按自己身上求來一齊回首當下便摸着道了道原
就在人遠人不是道伐柯不遠舉竟彼此之分猶有二
形道不遠人卽人是道原非二物治人以人改非卽是
忠恕就是良方不願勿施道卽在我而忠恕之難也則
以責人意多責已則少愛已意多愛人則少子臣弟友
之問四個所求四個未能你看此處是受了那家病痛
的脚跟不有這樣脚踏實地的生活怎堵攔外面萬般
可願之物耶故這四個行乎是滿拚心力在本分上無
止惟求本分無虧自具海濶天空境界甚麼外兒能拐
他看一眼兒不願外是極大的眼界素位而行是極眞
痛只是個願外特與他一個跳苦海的法兒回頭有岸
只是個行素只爲願外外由不得我遂受了他節制一
生不得自在盡外無底止得隴望蜀隨處有個外能有
多少心力勾他張皇只一個行素便隨在是素當時卽
人生陷在苦海裏天尤人履危蹈險夫子看破他病

眞氣當時百骨皆靈入荒我闢仙丹也

君子素位章

精神交付在這庸德庸言上兩不敢兩相顧朴實頭幹
將去念念聚住自家絕沒分毫走作這纔是爲道的家
數如今不從此下手嫌庸德無奇另幹些起眼的物事
於自己着底處有甚相干怎算做道

此章纔指破道之着落有尼悟道偈云盡日尋春不
見春芒鞋踏遍隴頭雲歸來試拈梅花嗅春在枝頭
已十分字字堪味

孔子秘傳的忠恕爲人打開吾輩於人倫日用中試
一試看貫得去不

下學上達此章卽其註脚

忠恕一味服在腹中消去許多不長進的凡心透出

些子虧欠內省不疚何憂何懼故不管到甚樣所在他
都一齊超脫自有得意爲陵爲拔的情狀那得到此把
人生最不能無的這個怨字他以正已無求之法徑自
免了上下天人化衆生愁慘之象爲快活之景看來命
也原不是可力爭之物倖也原不是可嘗徼之事徼倖
的不免弄險怎如盡其在我聽其在天者之便宜也小
人也是求受享的君子也是求受享的相提而論君子
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君子爲逍遙遊小人爲
迷魂陣則會受享的還是君子末引射來一比可見天
下快活之境定從本分無歉中得之行有不得皆求諸
已似乎好自刻苦而俯仰無愧順逆可齊實是會自受

用人生難必者感遇愁帽兒從有知識便戴上了他那
受苦的根繇都從求樂上來不知本分之外無樂地也
孔子特特說破尋孔顏樂處從此下手

君子之道章

厭薄倫常不肯當事做的都是要爲高遠的人物以爲
我輩雄壓一世另尋奇異生活纔得過人倫常戚卑戚
遹豈是上達之人所可措手却不知除了日用倫常再
無聖賢豪傑誰道不是卑邇而就其中着底做來貼心
帖意自證自修務使最初元氣淋漓將去不許攙一分
假鈔偷半點鬆閑便把自謂高焜的好漢都遞了降書
你看孔夫子這般高遠的人物庸德庸言兩不敢兩相

顧自愧未能是甚樣緣繇故今與諸公從長計議天地
間甚麼高惟卑是高甚麼遠惟邇是遠眞要有高遠
之志的只得把全力交付在庸行上君子一生只是卑
邇便是會登高行遠的作家所謂下學而上達也以刑
于友愛而順父母目前便是高遠之實底莫另補高遠

鬼神之爲章

鬼神者陰陽也陰陽非二氣就此氣之伸爲陽就此氣
之屈爲陰也伸者伸其屈屈者所以伸有伸無屈併無
可伸此一靜觀而自得者也故屈伸者即呼吸也在一
歲爲寒暑在一日爲晦明在一息爲呼吸一氣呼吸如
環無端所以不窮也一理爲二氣二氣爲五行窮天罄
地無一物非陰陽之所鼓鑄其貌其情其作其止其生
其死皆非物所能自爲也此陰陽之理無形故視不見
無聲故聽不聞而萬形萬聲惟所棄籠萬物未有離陰
陽而自爲一物即一物未有離陰陽而自爲終始故曰
體物而不可遺也大要天地間原無者自不能使之有
鬼神不見不聞似淪於無却原是極實的一段至理默
默之中自爲運用故發皇昭著直恁如此所謂誠之不
可掩也

鬼神何心而曰誠者指其理之純然無貳言也獨陰
不生獨陽不長一氣呼吸純是一團生意爲主無半
星兒不生之意攙和遂上下四方往古來今總呼吸

於一氣之中全沒滲漏所謂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
不測也

莫盛祭祀之鬼神鬼神指陰陽說纔體物不遺如各
家當祭之鬼神怎做得此事又安能使天下之人皆
祭祀也

此章論鬼神何意也寧直欲人知鬼神情狀耶鬼神
者天也天命爲性率性爲道一而已矣天的無邊本
領只從不貳中出人的廣大神通必從一誠中得莫
要離方寸眞根而求作用也誠字是中庸筋骨前
論忠恕慨慨已露其端因論天地間大作用都自此
立命遹鬼神之德發揮源流把誠字明點出來后論

舜文周孔經綸制作自孝親以達於治國精布神流
無處不到所謂體物不遺也而莫非其眞性所不能
自已所謂誠不可掩也其後把覆物載物歸諸
至誠之配天地而以天所以爲天聖所以爲聖總結
之明是此章註疏故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

舜其大孝章

第一節總德尊富享保占盡人間盛美說他是個大孝
把這事情做一個案而下斷之拿出德來立起爲祿位
名壽之主都用必得二字說這福分不是偶逢倖值之
物蓋非人之能必於天乃天之原自有必也因材而篤
栽培傾覆天原有個必然此嘉樂之詩咏君子宜民宜

人之德而即繼以申命自天也繫此看來莫道天不可
問如有大德無不受命之理篇中幾個必字說的堅確
此是孔夫子的算數
要知孔子說這段話是甚麼意思不止瞻格局推命
運乃教人宇宙在手的消息重瞳子也無四目兩口
一般是個人兒只憑着一點足色的心腸遂把天叫
的應撥的轉祿位名壽即拱揖辭之而不能乃知人
此時天下有了不爲過不然何以爲述之也將把文
王說不妙了武王已是能述而末受命未及制禮又
有周公一總把文武之德發揮曲盡看他追王上祀
以至達爲祭禮喪服使天下無一人不得遂其心却
都是從體貼先人之意做來的夫子按本朝掌故一
其底本
三槐堂銘翻弄可必不可必從此章必字中出必字
豈是輕易下的聖人自無誣語
大德之必受命者非獨和氣致祥感應陰隲之說也
德是何物大是何境德者性也萬物一體者也天好
生必欲舉其所生之物底於各遂而人有好生如天
者天安得不命之此常理也特思德不大耳小善小
補攬不起全盤勾當而亦欲受命便不可必觀詩論
令德以宜民宜人說其着底可見

無憂者其章

此章意從武周起見他兩位事體幹得好因步步推上

去說把他先人之心一一體到雖規模制作與先人大
不同而其實是先人之所必不容已者特未至此時不
容先設是心耳作意不重特署伴起無憂二字想其受
用是孔子從後看他說他便宜而非文王自以爲無憂
也視民如傷望道未見何嘗弛然自釋乎要諸君看
武王有天下而曰不失顯名好處全在此便見得到
此時天下有了不爲過不然何以爲述之也將把文
王說不妙了武王已是能述而末受命未及制禮又
有周公一總把文武之德發揮曲盡看他追王上祀
以至達爲祭禮喪服使天下無一人不得遂其心却
都是從體貼先人之意做來的夫子按本朝掌故一
人孔子生平最得意的一個聖賢從好古敏求中得

一玩味見得是善成先德特此說破

如武如周人以爲幹各人之事孔子以爲體先人之心此便是時中消息今把文武周公名色諸侯天子規模後先世數先景一總化却不立通融一看妙哉此性干變萬化而不可窮大哉此性達天貫地而不可遺人只要把這點地方令他足色便是會萬古於一息合六合爲同堂的一個宇宙大總管切莫把自家看的小了

武王周公章

第一節起個關目却是就後面事起的第二節把孝字義理講明極有機括第三節說敬其所尊第四節說愛其所親第五節總摸寫其意收完孝字第六節因宗廟談郊祀而論其義之可以治國最有意味

孝而曰達卽以兩善字作解蓋孝先人者便只在先人一身上已然之志事求便不叫做達便不得爲孝之至今武周之孝却在祖宗與子孫臣庶上着精神卽先王當時未必有此志事而到今日則必不能已因一一體到而爲之措處修也陳也設也薦也皆先人之所必欲修陳設薦也序昭穆辨貴賤辨賢逮賤序齒皆先人之所必欲序辨欲逮也曲折條理無一處不到無一混淆之事體鬱抑之人心一通看來位禮樂在武周者卽猶然其先人者也念念在先人

哀公問政章

哀公問的是爲政孔子告的是做人說爲政便撲在天下國家上求治說做人便撲在己身上求修文武治成周人以爲治天下國家也識老脚的只說他是修身也治不在修外也修身只是誠身也誠身不在人外也治不在修外也修身只是修身蓋在於明善也這生活不靠天的稟賦只盡己的擇執以千百當十一自化愚柔爲明強莫謂文武之政爲可徒舉亦莫謂文武之人爲難再做也有了這道卽有這人有了這人卽有這政看來誠之一字原是籠天蓋地眞消息擇執之功原是脫胎換骨眞路數孔子此章直欲把哀公活活的變成文武

哀公剛開口求個治人的法夫子就把他祖宗之法說起叫他須做祖宗般一個人如無那般人那政只好終日扮演套數耳前兩節是通章肯綮人存政舉四字大意已盡一連說到知人知天總在哀公身上緊緊搜尋教他急把此身放在名教中而親親尊賢爲等爲殺上心着意莫當做可緩可急的生活是下手先把哀公帖身幫住不許躲閃然啟其端未竟其說指其大未究其全因欵段從頭臚列件件套在身上又知他氣稟愚柔說破做人老脚打起精神轉凡爲聖文武只在覿面間矣五達道是不容自外的規矩三達德是行道的本領一誠是達德的實際以實際的本領去做那天建地設的規矩卽資稟異難易殊而到得成時同登聖果故不患不能智仁勇只患不好學力行知恥耳知此三近則達德實際在我而吾身規矩何難實踐此原止叫做知所以修身而身於何憑修於何傳治人勾當一通在此天下國家裝入囊中矣那有爲政不在做人上的道理試把九經一一列開效皆實效事皆實事離了一誠何處討九

經下落故只要實能了三德便自活拉出九經天下事如沒有個先停當的把柄臨時彀急求幹得去那有此理治民獲上信友順親遞相迴來全要個反身之誠誠之爲物雖肫然一點不見甚麼多端而達天貫地無處不透天下事最當前定的莫過此一着而人之不誠非是好爲詐僞只是不醒吾性的本體性命於天粹然至善原不容僞誠者天之道未能不思而以擇善未能不勉而以固執弗能弗措已百已千此道果能愚柔自破活活的一個文武出來何政之不舉哉每說氣質可變處精神抖擻末用兩個必字豈是誑語

先說政舉在人存次說人存的道理不有孔子之言誰知爲政在修身又誰知聖人可學而至

前邊所以行之者一也與後邊相呼應許多所以字亦相吞吐中間九個是前三個之花名後一個之實地非於九之外另有所謂一也

此章字眼繁人苦其太雜階級多人苦其不貫然融會其意則一篇文勢有呼有應或行或轉若斷實續或撇或總若離實合精神極鼓舞步驟極跌宕只活看便得若執煞字義狃定畦徑便不能通

天下之達道五究然發論不順接上節而其細開五三一實遠接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脉來修道之要一

言之曰仁三言之曰智仁勇一不少三非多也三莫非一也又復歸智仁勇於誠誠非加於智仁勇不誠不成其爲智仁勇也誠即智仁勇之實地智仁勇即誠之花名也近三德即近所謂一也一眞爲主萬境皆通身即於此修而天下國家即於此治也歷指九經之事何莫非一眞之所貫徹也蓋天下事未有主宰不前定而可應用者言事行道莫不皆然彼不誠者自困之術也故誠之爲物最爲要緊即天道不可及而人道當自盡若盡其所以求誠者而誠自在也

明即智也强即勇也明且强即仁也三近與博學五也博學五椿亦不在九經外也倫外無事也事外無

學也

吾人內照原有個現成文武在此只爲自誣愚柔把自己面目埋沒了若忽然奮迅用擇執百倍之功本來文武面目頓露可想孔子當日對君神采滿座飛花矣

親親有殺尊賢有等豈是人爲原是天然自有的分別吾輩就中看出自然而然之故便信道之大原出於天

達道達德俱用達字都是天下同有的規矩同具的才情君雖尊跳不出道去質雖庸減不了性根

所以行之者一也言此達德之所以行達道者眞實而無僞也註解自明

凡事豫一節泛爲統論以起下文獲上信友順親都以誠爲主非獨順親也論誠而以順親起手此有至意不可不察蓋人之不誠先被於親故天下無一箇能順親的人也至卑而高遠誰及之者不誠由不明善者蓋不誠者詐爲善也詐爲善者不知善爲性體原極眞而不容僞也

自誠明章

意原接上章重明誠一邊說自然誠者既不可多得終不然爲資稟所制把這件事便讓他罷我自有一條路

數做將去直令斗轉星迴是這個明字着實明起來自
無不誠之理雖比自誠明者費些力氣到得能誠與彼
何別他也是誠明兩字我也是誠明兩字只是自法兒
略有後先耳但得全會何論後先子思此語吹起普天
下做聖人的精神從今後再不乞靈造物了

人只爲不誠便弄出許多糊塗勾當又只爲不明便
安了許多詐僞心腸看從來神奸巨猾萬樣機變也
是個從不明白上起

唯天下至誠章

性者人所得於天而以爲心者也天地萬物通爲一體
本來面目原如此特人被私欲夾雜不能盡耳性之體
偶露之明人所皆有只是自不保認都錯過了下個致
字有許多力氣在就一隙中透出天光即奮力務要達
出機動則引而日長竅開則迎而輒解莫小看這個曲
此曲實實的能有誠也一腔實意出身加民推準達化
便把天地間萬民萬物無不呼吸於一氣之中到得能
化至誠何以加焉現有這條路數快快來尋

曲在人物應感時露故致在接人待物上致發越光
輝感動變化都從一隙之明擴充出來

至誠之道章

前知兩字要看到中用處蓋經世理物的人日日都有
當行當止爲甚麼至誠當事其所行所止偏與人別從
旁看來一向都把禍福歸在數上以爲鬼神所操人無

奈何偏週着至誠之手轉禍爲福恰似鬼神聽他驅使的則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故也禎祥妖孽蓍龜四體似亦禍福之先幾而已居其後矣至誠不俟此而後知也直於其善不善先知之耳當善不善時絕未有禍福消息而至誠於初分之界洞見其徵預先下手禍福之權不爲鬼神用而爲至誠用矣謂曰如神眞個不誣

善不善若寫在紙上誰不曉得只在當身起念時便有許多情識齊來遮蔽不繇人對面成迷了故須是一點雜念沒有的纖徹底照見除了至誠何處討這雙慧眼

天下萬事都屬後着只一個善字居先人之性也天之所以爲天也依之則吉悖之則凶使此理或爽則天地亦壞矣黃山谷大算數從此套出

誠者自成章

此章就誠之一字譯其闔攝按其着落說這東西是人之所以自成的而自之作用一總在物上那自成不是自成己而已所以成物也人把物我分了內外遂欲離成物以爲自成夫形有外內而性無外內誠者出來性體全現把外內合了故干感萬應無處不宜看通章意味重成物說怕人不醒的自成又怕人把自成當做成己而已把柄在己着落在物離却一體萬物再沒有自成的法兒

自成字下得極懇說形色全備算不得人一點眞心是自家完結的東西自道字卽跟自成下出自家勾當爲誰勤渠待誰央涴少不得自家上緊

自之爲自原備萬物一物置於度外則己一處有缺而物之徹始徹終都要這一點寶心如無寶心則都是虛套了故曰無物我旣不可使一物不備安得不盡求誠的工夫

至公至明原是本性只爲不誠遂不公不明了不公不明故以己爲內與物不相干以物爲外與己不相干外內不合所以自私自利而不顧萬物之安危幹出來都是沒天理的事怎麼得好今說個誠者便仁了智了仁智現而外內合不肯以己爲與物不相干物與己不相干隨處泛應都是一體萬物的心腸怎得有一措不宜

仁智是一個仁的心卽是智的心子思說仁也智也是把歸一處話故緊頂性之德三句時措之宜專在成物上說智處正是仁處也後儒乃當作分開看遂把成己成物也分了豈不大差然仁也智也二句不合上下文看鮮不當做分開的話

樊遲問知人一章機可參觀

至誠無息章

上章說誠者非自成己所以成物此發揮成物之詳直

比天地見得誠字是天地之根無邊作用總不外此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君子求誠者求其與天地相似也

先從至誠說他博厚高明悠久之業舉萬物載之覆之成之直與天地相配一誠所致自然如此因接論天地之道以不貳爲不測博厚高明悠久而萬物覆載功用無邊可見要覆載萬物須得博厚高明悠久要博厚高明悠久須得一誠此不易之根宗也意既已明復以詩論天命文王者合攏束之兩個所以字明點訣竅純亦不已亦字明會根源人人自有個同天的路數在反求之耳

天下事是眞的不滅是假的易息應接萬物誰沒些恩情只爲念頭有了攙和不是眞實惻怛的精神便半公半私時作時止怎得純常縱然極力支撐着意照管滋味兒只見薄邊幅兒只見窄氣宇兒只見卑光景兒只見暗條理兒只見忙亂氣脈兒只見短促如何載得物覆得物成得物怎麽比得天地只一個至誠出來滿腔眞意隨處淋漓普天蓋地總歸大冶之中容執敬別血氣尊親便是此節的條件子思每說至誠必到配天不嫌重復見理之常然原非誇大也吾輩須於這一步消息要當眞認一認便見吾心非小具足天地只辦一片至誠心把萬物都覆載成於此中豈非妙事

不貳者一也天地好生徹頭徹尾只是好生再沒有不好生的一毫來隔斷則本來如何到底只如何沒有別箇更端故曰其爲物不貳人雖稟天命以爲心而不能不攙別念一攙便貳了誠者還其不貳之體也人只說天地功用不可比擬不知只患根本不如天的根本天的功用從根本中出我有了他那根本便有他那功用

范陽鹿善繼著
吳興劉承幹校

中庸四

大哉聖人章

聖人之道就指禮儀威儀說發育峻極就是這禮盡禮者世教也所謂名教也如無此禮則三綱不立九法不斁欠求高明越不高明了故極高明要道中庸於倫常中椿椿件件都要平實不使一處放蹶此便是極高明的法兒溫故便指致盡極道的工夫說這工夫終身以之終日去幹那有遍數體驗既熟識見日進把道之根原漸漸看的親切了這便是知新既看破道之根原禮儀威儀上一些粉飾也用不着只是盡這一點極誠實的心這便是敦厚以崇禮崇者有這實心纔成了禮了把禮纔掀起來使立於天地之間不如一向之淩夷衰微也這便是德至了便就做道凝了是故為上不驕為下不倍有道足興無道足容何也人不能行聖人之道都是好逞意見不知尊德性的人凡事只要上達邦不便技癢不能忍有道時不能欺世無道時偏足招災君子以問學尊德性凡事都不是憑意見的廣大以精微而致高明以中庸而極識見生於溫故之餘經曲振於眞實之內怎的得驕怎的得倍怎不足興怎不足容詩上說明理省事的人能保其身上而驕也下而倍也見棄於有道也不免於無道也都是不能保身君子以問

學尊德性便是明哲上下治亂無處不可便是保身

愚而好自章

爲下不倍是倒題此便是做此題文字以仲尼之言立案中間發揮極透還以仲尼之事爲證

三端指之曰禮度文二字包之曰禮樂一字總之曰禮

此等文字極有吞吐大凡爲下而倍的都是恃這自家本領足以制作不知制禮作樂雖本於德而這個權柄非無位者所敢也不是天子議不得禮制不得度考不得文今天下那有一個自己行事的則作禮樂不止有德全要有位任你通天本領位不在我不理一統歸在仲尼身上教萬世下其來認這個全會的

敢作也試觀孔子是何等抱負豈不能掛酌千古另立規矩只爲無位只得束手

王天下有章

重在善上善自然是從的除了無徵不尊兩樣那有不從之理故君子之道從自家德性章爲庶民功令是極善的三王后聖天地鬼神都是可通的此四句特說他制作之善鬼神后聖疑於不可知然以理通之原可不疑不惑非虛詞也這樣的善制作如何不能使民信從乎萬世取法何況當時可見人心之信從不是可強的只要個善耍不是這樣善民斷不從未有不如此單指善說

三王后聖天地鬼神都是一個理天下外不了一個理理外不了一個心你看一點良心之以爲自然而然不得不然的便是天地之所以爲天地鬼神之所以爲鬼神三王之所以爲三王后聖之所以爲后聖然文法吞吐不爲三王后聖天地鬼神只爲民從說看通章要認的主不然一句一個理不成中庸

仲尼祖述章

中庸一書講法天象地學術於首章之下提出仲尼以後種種雜引其言發揮妙旨把帝王天地一一說到歸一處以發明莫載莫破察乎天地之旨隨後總這些道理一統歸在仲尼身上教萬世下其來認這個全會的

教主

總此命於天率於性的東西堯舜立其宗文武憲其指與天時同慘舒與水土同流止仲尼生來全全領會眞是堯舜嫡傳文武護法闔闢在手行止生心論他這一點神通眞是廣大除了天地誰可譬他然看譬如字則無不覆載錯行代明都就天子妙處而一比擬非窮論也並育不相害並行不相悖就指這四句說他妙用而却歸在德上曰天地之所以爲大者即此物此志也故看聖人要在道上看便無邊岸無方體神出鬼沒不可踪跡在德上尊便塊念而得德只是一個小處是支派大處是本原從支派看他

分明却是本原中原無窮嵩大德不可見天根在此末節口氣緊頂譬如說則明是指仲尼並育不相害並行不相悖要看出時中來二句亦一事非板開者須想道並行必相悖的緣故夫子本領全於此見奇只是個活道非死道耳這個活道從大德生聖人這提法便是天地的提法玩所以爲字與此字則末節原是說仲尼的所以大非徒於言外見意

唯天下至聖章

從來說本領縱極廣大到天字跟前不免畧讓一頭地子思開口動說配天也知道信不及的必以爲言大而誇遂把天下至聖的本領一一詳細刻畫出來眞眞配得過

天以下凡有血氣無一個不靠至聖作主這南面的所在不是容易坐的有一處不厭民心便臨他不起聰明睿知的資格纔做得這臨字的生活容執敬別總是臨的物料幾個足以有極耐咀嚼蓋誰不知容執敬別是臨民必用只爲天下或大都靠一人只就容一邊試看無近無遠無寡無衆無久無暫順者逆者善者惡者都要我容不管好容不好容這其間縱是大慈悲的也喫萬般情狀刺激極了看看的容不將去全於這處看本領寬裕溫柔四個字極力畫出容人的體段恁

惟天下至誠章

中庸到此將完總把至誠能事收一收括天下大事於你多少寥廓境界沒有包不過來的恁你多少長短悟形沒有耐不過去的發强剛毅齋莊中正文理密察字字勘磨何等趣味眞眞的足執足被足別至誠的本領只在此節最重有了這些足以眞是無涯際無窮竭從天淵爲時出把萬民的身家性命算計云爲都綽綽有餘的包在裏面你且看個個受其容執敬別之作用是何等恩澤自非病狂豈有不敬信悅之理窮天罄地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說個配天端的不誣

把天下總呼吸於一氣之中纔得受用而呼吸之法不越本性此章是天下之大本的花名配天的註脚眞心實意之中因把他本體刻畫一番而歸其知於達天德者隱隱遥下章衣錦尚絅便可接的去下章論入德工夫至於與無聲無臭之天載同體便是達天德者德是天命之性容不得一毫人心攙和故曰天德入德者從閫然措手把人心去盡便與天同體故曰達天德大經原不是該有差錯的大本原不是該着倒塌的化育原不是該無關攝的自有倫常自不去料理自有寶藏自不去培植自有干涉自不去知會想起來喫了那般的病痛只是個心田不眞實而已唯天下

至誠能得此事須把良心提起就天地間事物一一實落體驗便見此消息倚字借力之謂至誠者一點生意淋漓布護函天蓋地作用無邊自然如此焉有所倚這生活越有倚越做不得

知化育乃指他經濟盡人盡物實事而名之曰知如知孝知弟之知未有不就已能之事而虛加以知者也

人以虛名係藉聖賢者也都各有些恩情所謂其仁特實意不至算不得肫肫也都各有些抱負所謂其淵淵也都各有個乾坤所謂其天特實意不至算不得浩浩今至誠經綸立本知化再沒有看的透將處使的露底處撐的破邊處故曰肫肫淵淵浩浩

苟不固口氣緊接其仁其淵其天此原是不可不知的然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誰能知分明以達天德望人

中庸每論知字都活猶言所謂省的也如此看此知字纔中用若止說個非聖人不能知聖人便把其次資性的都拒住了大非語意矣死誇上智作甚麼用

中庸或言性或言天或言德德即天之所以爲天而命之爲人性者故又曰天德仲尼本領說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緊頂此二章原有相跟互見之意德只是一個容執敬別總是一德而異名經綸立本是一樁事而兩名之大德無名名之曰天德惟至誠爲能盡性而非明善何以誠身達天德只是明善不達德何以入德德是天命之性其功用在天下其本體在獨知天的本領也是無聲無臭故達天德者在人所不見處着意這是聰明聖知的人大凡的然者都是糊塗

前章聰明睿知聯仁義禮智就是這句話至誠外無至聖也

衣錦尚絅章

大凡臨民出治的也都講德但把德望着顯上去做表暴了許多好腔調到底民越不理夫德全不在顯上越顯起來越與德遠了衣錦尚絅正是不欲往外炫耀只求美在其中也往裏斂的闇然日章往外炫的的然日亡蓋內斂的是實外炫的是假也君子純是內實全不外假外若淡泊而趣味在其中外若朴畧而經緯在其中外若混沌而辨別在其中知遠必由於近知風必有所自遂知微即是顯而德於是可入矣知微之顯便圖顯於微不去外邊彌縫專向自家簡點默默內省只要個本心自慊君子所不可及全在這人所不見之地夫動也言也人所見也在人所見上塗抹便待動纔飾敬待言纔飾信萬民之前色莊屋漏之處負愧在人所不

見處修持其敬不待動其信不待言離萬民而若對願屋漏以何慚夫動而后敬的那個敬敬非眞心動是故事言而后信的那個信信非實意言是虛聲是一味粧點一味牢籠卽賞與怒而民之不勸不威自若不動而敬的這個敬敬是眞心動是實事不言而信的這個信信是實意言非虛聲是何等德意何等恩澤卽不賞與怒而民之勸威自神若是乎從徵入德者之能化民也惟德不顯百辟其刑詩人知德者也是故君子平天下全在不顯上幹只篤恭而天下平矣德只是要不顯不顯之德方能化民暑暑顯些德便不至故聲色不大遺是顯德輸如毛猶是顯須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德方至大約天之日章者以天之闇然也無聲無臭便是天的闇然修德者到無聲無臭地位與天一般其德方是至則化民者安得就顯上求德哉

論語一

學而時習章

范陽鹿善繼著
吳興劉承幹校

論語開卷這一個學字是學個甚麼時習是甚麼事尋常論學動以博文爲解記誦考究便是工夫却不知博文離不得約禮離禮言文便不是學到不如依註中明善復初還是其實孔子原有正經註脚則大學之道是也以明德爲頭腦以天下國家爲着落以誠意爲樞柄誠意只是愼獨此外無學也中庸天命之性即明德也命生活得吾徒而大塊天壤之間何樂可以代此不知不愠更是別有天地非人間誰不知學原爲己非爲人知然名根未斷人不知時縱強支持終有慍意只幾微舍怒則學便不足色試把千古英雄勘到屋漏無言之地要說十分中全無一分爲名的意思恐

天地萬物即天下國家也而戒謹恐懼同此愼獨孔子之所謂學即子思之所謂教也論語動言仁即性也即德也孟子動言心即性也即德也說德說性說天命不似說心更易醒人而又恐人據當下之人心以爲心故又曰良心又曰本心乃性也乃德也故虞廷不能不以人心爲心而必曰道心正見人之所自以爲心多非本心須用精一乃執厥中精一何處用所謂愼獨也故問見莫非學之功而不實用愼獨之功則考究記誦延平以爲玩物喪志謂其於本心實際無干也只這時習章曰悅曰樂曰不慍此何等滋味向非於人所不見之地有內省不疚之功怎得這樣眞切這樣超脫豈是

考究記誦莫得着

所學何事自當明白而夫子此章全重時習蓋本心雖昧未嘗不自修持只轉念易乖學而易厭夫理義悅心原自傷永只爲工夫間斷眾妙之門不開時習則工夫無間本體流行深造自得欲罷不能悅可知已遠朋就正一脈道氣生民面目當吾世而重開性命生活得吾徒而大塊天壤之間何樂可以代此不知不愠更是別有天地非人間誰不知學原爲己非爲人知然名根未斷人不知時縱強支持終有慍意只幾微舍怒則學便不足色試把千古英雄勘到屋漏無言之地要說十分中全無一分爲名的意思恐

文王孔子之外未敢多許也夫子論依乎中庸便說遯世不悔又自謂不怨不尤知我其天可見這個地位是聖人是君子註解成德二字德者性也不加不損性分如此性不虧便是德成玩不亦君子乎揣量骨法自己也愛此章孔子自寫生面三個不亦却跟一個時習討出弟子不能學者政此時習人自生後日被惑憂懼三盤細倒落得個窮也戚戚達也戚戚若海無邊回頭宜早就世出世名教中自有樂地周茂叔教兩程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政是延平以爲玩物喪志謂其於本心實際無干也只這時習章曰悅曰樂曰不慍此何等滋味向非於人所不見之地有內省不疚之功怎得這樣眞切這樣超脫豈是在世界上着落而非逃之虛也時習二字因在世界

上習動中煉性原難所以人多熬不過每每半途不
如逃在世外較易脫灑所謂儒門淡泊收拾不住皆
歸禪氏也聖人強處政在難熬處超然纔得眞性命
完全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案隱行怪與道不遠
人兩章政好參看樂從苦中生莫落俗塵尤忌玄徑
這個學一生只一件生活做不盡默識此也不厭
不倦皆此也志學此也其學其此也下學上達即
此是下卽此是上也朝聞夕死聞此也吾斯未信信
此也自其在物上應的曲當謂之格物自其德行了
所知謂之致知自其不欺了初念謂之誠意自其還
復了本心謂之正心自其成了個人品謂之修身隨

其居處有高下作用有廣狹如在家上學便謂之齊
家如在國上學便謂之治國如在天下上學便謂之
平天下心正身修卽是中和國治天下平卽是位育
先看學庸再看論語便醒
仁人心也第二章緊點出仁來又提出孝弟爲本煞
有意思

其爲人也章

仁者萬物一體之本心也人而實一物於度外便非爲
仁然這個一體之心其通其塞全從事親從兄上起盡
一本之親尤是生意結聚處此處能忍再不消講別人
了故親親者自然仁民愛物而所厚者薄無有不薄堯

舜之道只算做孝弟論語發爲仁條件種種臚列而說
爲仁的根本提出孝弟當頭煞有深意

本字最妙如樹之有根只從此處培養則生意自然
淋漓塞天地橫四海仁覆宇宙祇叫做個孝子悌弟
故此處說個爲本是全付精神都灌在上面非直比

別事先幹而已

要明孝弟爲仁之本須放下別念獨自個澄心靜觀
討出孩提稍長的知能來不學不慮天根自露人爲
甚憧憧忽忽把自家本根一向埋沒的幾盡本旣不
立道自何生又何怪做不出好事

中庸論達孝而言明禮之可以治國卽此意論語每
提孝弟作學者功課孟子以人孝出弟爲守先待後
孩提之童一章點破眞面目仁之實一章總天下之
道而歸之於事親從兄合而觀之旨趣極明不必又
添註脚

巧言令色章

仁者極眞懇的一點生意自運自行與於穆之命同無
聲臭巧令二字畫出的然的眞相卽此外炫心腸便把
自然生意燒斷了

此不是詔諛人乃是粧有道氣象所謂色取仁也吾
人自把無言之地拍一拍逐日言色可觀處是怎樣
來闇然乎的然乎爲已乎爲人乎卽成象成文悅萬

耳而愜萬目眞本來性命有甚干涉

吾日三省章

此纔是眞仁者嫡派三省字全是人所不見處用功忠也信也習也有甚麼一定分數若論人之耳目儘足打點將去如不就無言之地自爲省勘誰曉得他欠了多少三復此章令人忽然驚覺汗透濕衣

省字是直入底裏一毫躲不過隱不下然却又是與日俱新窮無窮極無極會之日省湯之日新一樣生活

除了接人處事何處討本性着落除了戒懼內省何處討復性工夫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總發此理

道千乘之章

五椿兒件件詳來都是求一個心上過的去爲國這樣用心所謂天德王道也盡千乘在握無一民無一事不在主心上寄命我一處不盡心國必有受其敝者敬信節愛時使那椿事不在心上撫算斟酌怎肯任已之便而不恤國事此卽修已以安百姓

眞經濟極平常只是個實心做事與人異大凡有國者日用職掌那個少了一件而逐端查考處處不妥

高談心性者付以國事便不理天下那有世事外的心性省身之下續以治國亦似有情

弟子入則章

此是孔子教條畏心人所自具而得力全在實踐上孝弟敬信愛衆親仁總是力行而學文者亦非枝葉閒見也蓋此心此理今古所同合千古聖賢之議論注措始發揮詳盡學文所以爲語行也印其行之所已合開其行之所未到孟子倘論古人孔子好古敏求同此路數餘力字活看隨時有空閑處使是不然畢世難盡何以有餘

孔子論學强半指着落處說依他做去纔是實地蓋畏心之着落全在事上實事不盡更何言學一會說總數一會說撒數各有攸當然除了撒數沒總數聖賢經傳原是發人心性之理以爲力行之助而後世記誦之學把所載的話頭根原主意全不理會與自己身上了無干涉只在口裏講面前說這樣學文算不得學文先儒謂之玩物喪志

賢賢易色章

此節說破學字的眞解看易色竭力致身有信此於人生來眞職分毫無愧色便是天地間一個眞學者學而不在人倫上討實際要學作甚麼用

這四椿每靜言思之着實不敢亂道口學者須要輸心拚死向這上面求足色纔不枉稱學生二字孔廟從祀該用古來忠臣孝子纔接得這條脈

君子不重章

四段是一套生活反而思之字字中膏肓也戚重不是色莊乃精神內守不如此固不得學固字有趣一念之忠信人求必無本領全在主字上友不如己過而憚改是人不能自禁的毛病然這一友這一憚却是了不得的下場兩個勿字是自己救命的靈符要緊生活盡於此劈空點破待有心者上手

慎終追遠章

風俗薄惡原以無所觀感把本厚的德性出亡在外全在爲上者以身提醒歸宇有景

夫子至于章

溫良恭儉讓是太和之氣孔子學而時習把天與的一點生意葆養渾全根心生色自然如此凡在應接軌不心醉卽後來未必能用而領盞之間一觸卽動天爲主而人不與焉許多不濟念頭此時都未及萌

夫子之求之也是孟子以堯舜之道要湯文法從來無無文法的經傳

父在觀其章

意重觀行邊三年卽指父沒說道字便是善而不可改的何必斡旋別意聖人一處話祇單對一個症

禮之用和章

意爲後節抑揚說起和原是禮中趣味然豈是外禮而成趣味者知和知字極可惱他自以爲得禮之意遂致棄禮夫禮和是一件怎生離得不和則不成禮無禮何處討和晉人放曠都從清談莊老中來便是他知和處他甚據大道理以濟其自便之私天下人借爲口實大壞綱常此章早已先罵倒深心許語有關世教

信近於義章

信也恭也因也原是好意而往往喪厥似乎天下事未來如漆意外者只得聽之而非也事越不過理去理原是可預操的教與免後悔的方兒只在愼始議之所在卽未嘗言亦當從事禮之所在敬人處便是起人敬處可親之賢卽無因者亦宜以爲宗也

此爲有意思做好人的說

君子食無章

學字兒影占身子而已說不得好畫一個好學的出來兩無求把人間妄身立命的巢穴折了拚性命在事言上下手帕未協於道就正大方何等功夫眞實是好

人生天地原有當盡的性分見得這一路着急心裏念頭再沒別個可以攙得不緊他不如此故論語一書全要曉得頭腦則觸處洞然不然爲甚麼

貧而無諂章

處貧富是聖門大關頭超出一世全在此而工夫却是無窮無諂無驕已自有趣樂與好禮更自會心學者拚一生精神狠求進益細一層覺一層之粗深一步覺一

步之淺乎貢切磋琢磨之磨破的矣與此等人言詩字都中用看來咕嗶之學執滯死板全無靈氣不足與言

言貧富便是往未言詩便是來告往知來往中原自有來特人未能知知來繹是醒的往如於本題外徑無端杜撰一篇議論來却不好而從前反欲於處富貧外另求一學的道理甚繆

不患人之章

人不知已所失何在豈不自明而人之患却倒用了夫子與他掉個過

名心着實難冷也不管他中用不中用便盡力患起至於不知人原自不覺從何用患然要曉得關係於已幾肯患

論語二

范陽鹿善繼著

吳興劉承幹校

為政以德章

德是天命之性民物同體而聲臭俱無者也為政者以之默焉自運便把天下人心都提在手裏

本文明明為字而從來說無為口不煩言手不煩指天下自化可是瞞瞞以德兩字無限拮据只說他主意是以德耳

看取譬話頭是不下堂而天下治的意思治天下原不待下堂

日應萬幾何嘗不勞其心是為天下而非自為其功是閟然而非的然

人自各具一微天微地的靈根只是自不提起非民之難化也中庸一書總發此消息

詩三百一章

從來經書千百其言使亦千百其理則不成經矣作者之意只是一路總向人性命處下手如用兵者正道坦道左犄右角或分或合長兵短兵無非合力以破敵人耳夫子此章喝破六經消息提起萬世窮經者之心持此法看去覺千言萬語都攢歸我心誰想這片無言之地被古人弔拷沒躲處註中感發懲創二語自確

道之以政章

人人都有良心雖汨沒之餘不能滅盡只是有樣子在面前便油然感動自愧其非而自即於善如只迫以政刑彼目中原不曾見心中自不得動徒以規避成頑鈍耳民生三代後不得睹有道聖人遂使本心無自見之期可隕涕矣

德禮非廢政刑政刑亦是德禮但一則文告是憑一則躬修為主

此章即為政以德意

吾十有五章

此是學而時習實錄吾人天命一個至善從起初歸依於此而中間功夫淺深有日異月不同之妙蓋體驗愈久本體愈親自然之理也

不惑指學之似是而非毫釐千里說到此處惡的已沒了只怕善有難認處蓋天命之性雖極正大又極精微非功深力到那其間有老大歧路容易涸人批頭原在天命上用功只是知字兒到五十時纔敢自許此理原命於天自然而然不是人做作的須還他個自然纔是學

慈湖論不惑極是陸象山以乾坤易簡為學的規矩便是知天命註疏

耳順者無處非天命也言者不一而聞者能一言者有得失而聞者無疑悟是話到跟前無不立破

從心不踰只是爛熟然歷過多少學力纔全全的天命流行了夫子自描一生所得畢竟有描不出處執定字義揣摩如隔板猜枚水中撈月有甚相干啞子喫黃柏這苦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爾自喫

孟懿子問章

不是夫子自解幾乎把奉命當孝了三個以禮乃對症之說言踰分奉親不得爲孝然此是俗心通病亦不特懿子爲然

孟武伯問章

不言如何爲孝而以親心告之極有機趣然此必是武伯對症彼寬說者未足語道也

子游問孝章

養自是不可少的特不可不敬犬馬之喻狠絕教人當不住

子夏問孝章

色難二字從虛處下此一拳把人不自覺而不能自强的一條線索兜底提起

吾與回言章

喜他之極撰此文勢然亦見露聰明的是不聰明此道非才鋒智穎所可語也

私要活看只是既講之後自爲運用處以其屬於回之自用故曰私畢竟是視聽言動孔子看的見處

發字全在踐徑之外人看着亦無甚意孔子覺他是發我之言

退後去省孔子只恁有心久除回外聰明伶俐的都被他看破本領去

視其所以章

以字易知由字便不理了安字那有於此留心者然這一個字是人不自覺處不自藏處也須得這雙道眼是弟子不能學的

察字有別樣眼力從冷處入不用多端便把他本色判定如守一生纔知之算不得察安了過後神相誰不會

溫故而知章

溫故知新是尊德性的學問廣大高明精微中庸良知所包原無盡藏向此處用時習之功無處非故物所攝入無時非新機所迸出愈溫愈知愈故愈新故故無窮新新不已可以爲師者有本之學纔能提醒蒙也糊糊俗學駑牟故我全無一些靈氣來動得人爲不得師

君子不器章

與上章相連亦似連類器是憑才質的故有能者便有不能君子從本性超經綸左右逢原那有拘而不能通

之處

敎天下人幹天下事還須自得者能無窮有本者能妙用

先行其言章

曰說到天邊身還坐家裏普天下學者大病孔子把這個先後替他掉了過有味哉子貢面上徵汗

註中二語原非對待

君子周而章

公私二字極確細體乃見萬物一體原是本性沒來緣就其中尋幾個偏用其情是甚麼意思君子淡小人濃淡的寬濃的窄君子不可得見矣遍天地間都是結私比尋常向以爲祿須是朝家所予豈知吾身現在

緣耳

學而不思章

千經萬典都是爲人心發揮心體無窮境界被他一一道盡學而思則合古人於我而以體驗自得思而學則合我於古人而以印證自安夫子說罔殆兩樣斷盡學者病痛

攻乎異端

天地間原只有個同然是不可不攻是越攻越好的提本來之面目範一世於平康既謂之異端從毫釐差千里容易混人認賊作子全在此奉此念以往彼假念的神通與正念的神通一般燒天攪地都從這攻之一字上起

由誨女知章

世間事原是知不盡的雖聖人亦然爲甚麼不肯自認一個不知即此便是自欺了把知的本體全然失了知字原自有正解只在不昧其心聖人於此喝破雖對證子路而理原如此學者把知字錯解了遂欲知聖人之所不知問見愈多覺性益錮豈是小關係

子謂學干章

干祿兩字說盡天下萬世學者的心腸聖人與了他在中之祿把自己一生樞機做成寡尤寡悔性中受享不比尋常向以爲祿須是朝家所予豈知吾身現在

患者見好學好以恩報恩也舉善教不能蓄激揚爲
鼓舞原是提醒人心妙法

或曰子奚章

會得人生道理無學術政事之分只是個素位而行把
帝王賢聖都作一路生活看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做
語最可會心

人而無信章

要行得去須人信我要人信我須我可信信字見不是
才能然其爲行之要領比才能更喫緊這個消息古今
不易

細驗來耳曰曳都是活字東西憑甚麼令人信我
夫未至其間而敢保其必如何只緣着平生不扯謊
耳扯過謊的即偶然是實人亦不信做人至此寸步
難行

子張問十章

綱常是永易不得的即革命之際而此亦必因其有損
益不同政爲因此禮耳故損益是因字上逼出來的不
可作兩般看

張也每求難事夫子都說歸場處見天下妙道都是
平常的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可久此敢即消息不是人的本
領人遊其中爲所用耳

非其鬼而章

各用一句考語是眼看這人下出的想是一個人遠鬼
神務民義一條勾當

諂字品格低無勇字本領不濟這都是人不肯甘受
的而惱其名却居其實要不是諂非所當祭羞也難
上爲甚寧前要不是無勇明見大義挽也難止爲甚

退後

論語三

范陽鹿善繼著

孔子謂季章

吳興劉承幹校

君子於其不可爲處斷乎不爲不只是不敢全是不忍

夫子下一忍字極有意大夫舞八佾是把天地朋頭一

等不該的做了從此再無不可做之事孰不二字有來

歷的緊

天下莫大於王王的且猶更不好僭誰

三家者以章

也不說他可不可只就其中點出奚取二字極掊人與

人而不仁章

此仁字便從忍字作對人只爲這點惻然生意難以欺

滅遂做出禮樂來其有聲有色可觀可聽的儀節都是

摸寫他心之不能自已處人而不仁誠哉如禮何如樂

何也夫子此語道破禮樂的本象令人來認

林放問禮章

天下事實意爲本苟無其實繁文愈盛祇增其僞耳老

子以爲忠信之薄亂之首也政指繁文之禮說夫禮安

得爲薄特無本則薄耳

人心淳漓世運升降全係於禮人涉世末流以爲禮

固然耳獨有起而問本者別具眼界大是有心人關

係世教不小故夫子大之而告以本

范氏註極好

夷狄之有章

春秋所以作也語甚傷神不堪重誦

請觀今日之域中竟是何等之世界自諸侯出自大

夫出陪臣執國命總因不自天子出來

季氏旅於章

諸祭非鬼的人心十分勝若只以僭論那裏顧得夫子

只就泰山講他一定知禮則旅者之興掃矣然不止掃

一個季氏并掃天下萬世之爲季氏者所謂片言足以

解紛也泰岱有聯來者無福不來者無禍從此出

君子無所

原是觀君子之射起得與來射是爭的勾當而尚雍容

若此就爭上還帶着君子故以君子無所爭領起從射

起意而意在射外

味此意夫子之惡爭也甚矣想君子也切矣

巧笑倩分章

誰識得禮是後此語極駭末流此見極透本始學者不

可無此眼睛

從一後字洩露天機超超玄著一段清談然非清談

所可比者彼欲蠲禮教而此則探禮原也彼壞世教

其心曠而誕此維世教其心眞而苦夫子每徘徊二
代而夢寐東周就是此一段話說

夏禮吾能章

此章意全在言外觀末句可想蓋此二代乃周禮所從
出也不然要徵他做甚

暗末流之日盛悵本意之盡失無限情思

禘自既灌章

儀文具而質意衰夫子平生最好觀禮最惱此禮只照
白文看自通似不必慕儒蓋論儒自是儒此處話且就
不誠說何指東說西這樣實解

或問禘之章

講在中庸達孝章不知也原爲非或人所及然指掌以
言其可以治天下已是說了

禘只是個報本然要報起本來步步推去把天下眾
生都關在本裏故曰孝之爲道塞天地橫四海漠家
帝號都帶孝字極有理

祭如在祭章

兩如在是爲禮之敬卽自言其意可想夫子以此自盡
故每以此觀人天下之不爲既灌者寡矣當因之深省

王孫賈問章

媚字入士大夫之肺腑深矣覽夫子之言如頂門一灌
兩目忽開許多路數若干精神都一時丟了

謝上蔡謂命字知得眞少了多少閑思量省了多少
閑氣力此以數言就人一步的話夫子說天只以理
言

周監於二章

人見夫子古板說他不從時王之制不知夫子却正是
從周先把周字解明是從二代中來的極得法

郁郁是彬彬話頭見文中其實有滋味也

觀於此從周的時賢已與周不相合還讓行古道的
是從周不認的周何以講從也

子入太廟章

問卽是禮極其妙解人論禮只以度數夫子却從心上
說所謂無體之禮也試自反於所不知悍然不問這其
問情狀如何是禮非禮

夫子那得無不知卽素學禮而考其文獻未若親炙
其法物也安得不問雖知亦問之註過於尊聖而失
其實矣疑問謂與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語意直截相同誠然

射不主皮章

替他譯一句而跡諸古道見得今不復然無限感慨意
不在一射也全於言外會之

夫子極惱的是力字這一咳歎便是不講之意惡爭
惡力都就射上見妙趣

子貢欲去章

只說羊無用了誰知大中用人誰似孔子見的深長吾輩於此等處該進些識見

天下好事不常行而常不亡大抵皆空名所留當其虛有實之用

事君盡禮章

最可惱處莫大於以禮爲諂成何人心而世道可知矣

春秋所以作也

衰周時天下大勢只是個無君而其無君病原只是個不認的禮夫子抗住波瀾只是個守住木等

盡禮指儀節說若論其精人安得見之而以爲諂吾

定冠古樂今亦加不得一毫意氣從來大聖賢躬居說

管仲之器章

心體如太虛應萬物而無迹受萬事而不盈即勤勤篤篤個不損大行說個不加性分原是如此管大夫功儘蓋世夫子嘗極口揄揚而就其間看破他局量以器小二字定之此全得於色相之外即管大夫亦不自知器大的即無功亦大器小的人即大功亦小這一路學問從天命之性來王佐之外便講不得

儉與知禮之疑只爲不識低看管子故就器小二字轉爲損擬夫子雖破他的疑惑而所指事實却又是器小的影神只爲消煞不得生平功勞遂如此

子語魯太章

太師是樂的專門夫子却如何弄盞樂的度數算不得樂樂自有一段眞消息所謂元聲也此元聲不在度

求配望他爲風化根原故不可不得有德者今無以關雎之憂樂爲憂樂者緣他不省的這關係

哀公問社章

論社以木已非解周社尤杜撰之甚其意或亦欲勸之立威然事體既未易言而謬解尤非正理故夫子深絕之

就有該陳的大義亦當以正出之如宰予所言純是滑稽家數聖人所極不喜

管仲之器章

太師是樂的專門夫子却如何弄盞樂的度數算不得樂樂自有一段眞消息所謂元聲也此元聲不在度

數外而却不在度數中從人心太和生來胸中沒有太和的難取定準須孔子纔自負知音而陳其來歷云云幾個如字是樂經所不識的孔子以已意授他如是如是全於踐徑之哥之

論樂而如是那樂官是也不知

儀封人請章

從來明王賢相爲世間幹功業的不乏然既有位幹事自無暇發揮大道以開來學人在世間一場事如何得個個分曉就四書中看夫子微言妙語把人自有而不自知的事體宛轉說盡做人生活纔得透露所謂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也却須得他無位纔得爲此是豈偶然儀封人何姓何名有此眼說是木鐸說是天意原不差

夫子不失人極青賜教從者見之此時說了許多透心涼的話封人忽然覺他是天差的一個老人人之心卽天也孔子發透人心知天命也乞里馬赤之喻堪與木鐸作對

天下無道指人自失其性說非泛嘗治亂

子謂韶盡章

兩個聖人的本色全寫在這幾上夫子此語是從筆墨蹊徑之外看出又不實發如何緣故只以微語點出雍容揖遜發揚蹈厲各看都極盛美合觀便有些不

論語四

范陽鹿善繼著

吳興劉承幹校

里仁爲美章

魯無君子斯焉取斯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此自是至理

然孟子去世最近而另作一解豈無所受

孔子看得仁字十分要緊以爲天下除此外再無安

身之處故言語決煞乃爾

不仁者不章

約樂之處出此入彼是少不下的而既已處之曰長曰

久又是辭不得的今說個不可却怎生了此便把不可

不仁的意說透了故仁者安此智者利此都在這塊天

理上爲活計

以身入世約在約上弄倒樂在樂上弄倒這境界專

能撮弄人個個都走樣了人自有一個入水不溺入

火不焚的故物天命之性是也此物不失一心常惺

萬境超然便是孔顏樂處

這塊天理原超脫於約樂之外故處之自不相干又

原着落於約樂之中故處之益能自得安之者不容

思議矣利之者亦儘透脫

惟仁者能章

萬物一體原是無不愛的惡字兒是好字兒逼出來的

好字兒是惡字兒形出來的惟其本意一樣看承而人

不一樣就合故不得不兩樣施行

仁者固看不見人是張三李四亦不覺已是爲張爲

李只一個大公爲主因迫而應故並世而賢好不相

涉即一人而堪瑜不相掩乃天理之自爲淑淪非爲

己亦非爲人也纔算得個能者

好惡是持世的作用原非小關係人人各自以爲能

夫子下個惟仁者妙哉最可玩味

苟志於仁章

惡之一字其根深其緒多其勢悍滅於東而已生於西

強爲忍而終橫爲決怎奈何得他無了有道於此只在

志仁蓋私欲熾時萬難禁御只提起本來天性照一照

便泠然自醒狂興索然了故惡非自起乃從本性不現

而有之一性當權萬妄瓦解

千萬之惡只是個自私自利志於仁一點生意胞民

與物便把惡的根緣絕了

富與貴人章

富貴貧賤是身世大關頭超凡入聖全在此處所欲

惡人情不遠不處不去只爲天理良心上過不去耳靠

此一點良心抵住兩般俗念死拚個君子出來然說個

不去仁是無時可去的生活趁富貴貧賤之交我雖打

發過去然非一往而不再來之物則我之欲惡非一滅而不再生之情終身擾擾無時無處非其所乘我一打疎懈抵隙而入從前功行盡成灰矣故君子於仁是終食無違的即造次顚沛一針不錯

看這般用功纔跳出樊籠之外靜若山動若水造化爲徒好個君子孔之浮雲富貴顏之簞瓢陋巷孟子大罵受非義萬鍾爲失其本心是一脈學問過不得此關休講人品

我未見好章

好惡便是用力於仁無以尙不使加便是用力有力不用而言不足不足固用而後見未見用者故未見不足道何物聞之者便怎樣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還須親自孔子爲人不聞道虛生虛死出此盡頭話漏盡天機是不能載手不能授口不能傳反而求之必有光景大要抱此而往不聞道者死眞死也生之理已滅也死又枉死也生之事未畢也知道者但論何時聞不論何時死本性得現大事已畢生順沒寧說甚朝暮此個消息紙打開門去看

糊塗過百年不如明白過一日明白纔覺是我

士志於道章

不處富貴不去貧賤以爲君子存仁實際蓋道心與俗念不容並立普天下心不能存道只是俗根爲祟此根未除所稱志道祇依傍名目耳入字着脚質下工夫處全來不得何足與議

范文正貧鑿賦忠武侯淡泊語王曾志非溫飽纔是家數孔疏水顏簞瓢豈止是要做守貧節義而已受享係其所遭本富者不必強爲哥只是本貧者却不可恥其陋貧者士之常所恥當賤所志

人疑既是志道何爲又恥惡衣惡食然天下却眞有

這等事且都是這等事一把凡火從裏面隱隱燒起
把天與靈根已自燒斷而却猶貌上粧口裏講儼然
自以爲有道不悟其質之已非也學者影神被孔子
總描在此
君子之於章
一氣說不可作兩截以天下還天下何等自然沒來繇
着適莫做甚
義不是無主張的但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其或可或
否聽其自現不容先以己意安排
議字行許多解特於此章却就無成心一邊講
天下事可否原自現成大半爲成心先主遂覩面而
其間則朝野臣民共忻嚬於太和之字爲國何有不然

相違故本領在兩無上這兩個字越是擔當天下的
豪傑越不能無
庖丁解牛篇該看天下原有窾會適莫的刃便要折
君子懷德章
德是天理刑是王法德之所棄刑之所取原是一條脈
路懷德德無限量便要尋向上去土則戀戀雞栖全無
超然之意矣懷刑刑有規矩便要尺寸不失惠則紛然
蝘逐全無自守之意矣
天地間兩般大綱條目孔子家法
高皇功令其即德與刑之謂也
放於利而章
放利的人只顧望前走全不回頭看畧一回頭毛骨悚
然便也不敢多怨二字怎禁得起
利原是天下公物放的人便只見是一己的物夫利
既是眾人的生活放利只得礙着人我從人的性命
處礙着怎不傷心
放字須是奸須是狠須是盡把天下東西歸於我到
此間誰甘得我過
能以禮讓章
指爲國的說禮之節文度數尺寸難假而其實原從讓
心生出大綱小紀三百三千都以一脞眞實謙和泯於
其間則朝野臣民共忻嚬於太和之字爲國何有不然

讓之意既無則禮反爲長傲之具無論國倒禮亦不相
干矣純爲據禮以爭者發
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與此相發
其實當依左傳解纔於白文合
不患無位章
就人之患下一轉語便成聖學故聖凡原不相遠
既是患無位却不思位是做甚麼既患不已知却不
思知是知甚麼懵懂可笑
此處且莫提不必有位不必人知的公案提便是腐
儒
參乎吾道章

此等書自問自解不必川註人能忠恕何之不可天地萬物只憑這點心一齊穿透試一驗之如有不能貫之處再來嫌忠恕不遲

一言可行便是此意或以爲彼單解恕也夫聖人言語全要活看尋行數墨毫釐千里矣忠恕二字有時當兩個有時當一個此處政當一個中庸施諸己而不願勿施於人不在忠恕道不遠下乎

聖人恁的直截說後儒猶婉轉不已只是把聖學看的太高不敢在常行中討他那不知聖人高處政爲生活在常行中眞實着脚不比懸空解悟你試爲之好容易理學大儒個個於此字費力果其能之一點忠恕也揚武反之忠恕也從心不踰自然忠恕也三月不違庶幾忠恕也

君子喻於章

此是分關掐總的話聖狂之界原只於此最當先辨君子小人各極其意之所欲做了一生各有無限條款不盡情形夫子却從旁總斷一句一壁是喻義一壁是喻利字是無言之地自爲認取卽各人亦不自覺賴先覺的喝破

君子一生何嘗自外名教而已卽不肖之子亦必知之註中愛日字最得

古者言之章

說起來實是可恥從今後不敢大日說話了

此語眼看今人心想古人口說古人意在今人着曰
在提出助字加上恥字明說今不知恥
夫子也不撰甚新奇之語往往就人身上勾當令發
一語語甚現成全非杜撰而意自靈透偏能使人負
愧於無言之中

以約失之章

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極確
切莫學大家手段凡事收斂自鮮過失

君子欲訥章

言易行難原是大病孔子一生栝栝便只爲此
此有一片眞精神所謂闇然也四書中此語大同小
異數見不厭其重亦爲是要緊事耳

德不孤必章

德雖是不易成的然却是人同有的要緊起多便難說
要說他孤亦非也天下之大豈無知己聲應氣求自有
其人必字決定不誣註中必以類應極確當世豪傑幾
人未有不求相知者此應乃天爲之
識度足以相當不必造詣一一脗體
天地間少此隣不得輦此隣不小

事君數斯章

註中當去當止有意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亦
確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著
吳興劉承幹校

論語五

子謂公冶章

嫁女只當擇壻壻又只論爲人品格普天下婚姻爲財爲勢請看孔門家法

縲紲非罪尤見道眼他人之賢者能全無嫌耶

子謂子賤章

脫凡近入高明原非易事一朝之所開悟終身之所組修有言之所警發無言之所薰漸不知方寸中歷多少世用而開獨向性命處着力此與曾點以春風沂水對知爾之問者一樣機括故曰已見大意

信字要看如人飲水冷煖自知峯隔一指如隔萬山

未能不是謙言一生求信一生未能此處工夫極費心地極虛

道不行乘章

用世之志出遯世之言情極無聊意則多風子路不悅公山之往所以喜豈知孔子而桴海也則一沮溺之流耳

孟武伯問章

仁人心也十分昧心之人幹不得國家之事故經濟時務者自是吾儒作用而事心工夫則難言矣一息有間一念有愧便非本來之體縱於世事一般做得去而按

其隱微未稱足色不容以仁許也千古來立功業者代不乏人只論到仁字便覺氣歉

仁非遺棄事業只是粹然之地不以事業論耳如其仁兵食禮樂即爲仁有餘如其不然縱旋乾轉坤亦爲仁不足

子貢章

回從本原處下手得其一萬事畢賜從枝葉處下手學識愈多靈覺反蔽故賜不如回非天資不及乃用功之路差耳夫子故把來點他極有機括賜自知其不如則撥轉有機矣孔子極喜的是人自知

道一而已矣使一之中原未有十則知十者乃穿鑿而近幻故知十者只是知一知二者亦其於一未透也賜於此思其知二知十之故反本窮原不既躍如於言下乎

宰予晝寢章

志氣昏惰教無所施有味

子也當初說了些刺骨退坏的話來

吾未見剛章

種種嗜好便是自絆的繩鎖畧一點染即做不得好漢外面越硬處正是裏面越軟處悻悻血氣全從受了私欲降伏而爲之奉命耳故剛字是天地間第一等好漢生活而人不識此貨久矣申棖定是個不讓人的他自

夫子一向不言性與天道只就日用間隨時隨處隨事隨物應付出來威儀文辭燦然臚列人皆聞之却不知此政是言性與天道只是人不問耳

除了人何處是天除了事何處是性使人事之外有天性則天性爲無用之理矣此章與無行不與子欲無言同機聞木犀香者便可就文章間天性

子路有聞章

妙在唯恐有聞一句若不是有聞必行便遲年月何妨做人須得要這樣貪心纔有猛力

兜攬的多因此落忙兼人兩字原如此

孔文子何章

夫子取人不遺一節勤學好問也合着文字原亦是難得的只不必論其所學所問合於聖賢否耳

切莫大口貶駁先輩虛心看來自有難處夫子大聖人而用功若此不可不深省

子謂子產章

君子之道豈肯輕易許人眼見他實實好處恭敬惠義亦平常之理而把來考人都有愧色剛剛得個子產

率性之謂道子產未必是徹性學問只人氣稟清明底本體每每遍露便合道處多隨所用工夫無不得力三代以下名臣往往如此故道原不遠莫把聖人

君子看太高了

晏平仲善章

久字有無限事情在人在已踪跡之升沈作用之迓合千態萬狀初問之敬不知不覺暗中消滅晏大夫乃於此處擅長

敬字不是論人只論已之所以自盡亦不是論貌只論心之所以自盡久則在人原未可必在禮數原自從簡也

臧文仲居章

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斷得確

當時以文仲爲知故云然從天下第一件不明的事說他

其實今人家家都有個居蔡的意

但知行好事不必問前程求神問卜的都請來聽講此章

令尹子文章

夫子不曾說忠清不是仁題眼在未知二字如可知即忠清便是仁了

仁豈是不着落事跡只要於做事時粹然一念全無攙和自表徹裏自始徹終貫元運之中超聲臭之表便是本體全現即形跡之間亦必完美却政是仁的足色則論仁者論之此而已如此處未可知縱比子

文文子事再難些亦不敢許

殷三仁忠便是仁伯夷清便是仁爲其可知耳齊楚兩賢於做此事時那塊地方光景果足色與否

夫子說未知與由求諸賢之不知同一旨趣難道夫子不知即此便是知處與仁同功不若與仁同過此等處宜與觀過知仁參看夫子是識此貨的經紀

千古來許多名臣義士儘足照耀乾坤說到可知與否便未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直恁的確

季文子三章

私意起而反惑極確再斯可矣宜活看是就文子說他事必三思而幹的多不顧人心則病痛是多思中得來

故云然如斡的好便不如此說周公仰而思之豈止三
乎願其人何如耳
文子不妙處豈不知其不可身家之念重耳春秋罪
其簒逆論語記其過思意微而顯最耐咀嚼
從來史書多載此樣理欲交戰不亟制斷則理必輸
欲必勝矣
甯武子邦章
國家事禁不得知士多蓋國賴臣子全在無道時最爲
緊要利害當前聰明的都袖手了此時不得濟要他何
用而此時來出力誠非愚不肯夫子特標題起這個愚
字爲萬世人臣之準無道時去之者無罪任之者有罪
古來爲於不可爲之時若晦若閙而心兩不自解泣
笑未嘗示人一點苦腸自信自勉婉轉徘徊於不可
知之間而色不變堅決忍耐於無所望之境而意不
灰狄梁公是一個後身
生子癡了公事夫子咨嗟歎賞於甯武下一個不可
及三字且以智比而發之無限意思夫子也有些愚
氣了能致其身卽是愚
子在陳曰章
觀此可見聖門諸賢大率多有狂意蓋脫凡近遊高明

矩那里覺得
玩語氣有懼意恐不裁之有大病也夫子從不惑處
經過來知道工力深時提坊魔境
伯夷叔齊章
念舊二字人之通病其實沒理彼既無望且有詞矣非
人好怨我自爲可怨耳只一個不念舊惡把前邊惡惡
的本心顯揭於天下矣且慨且感何自生不止能改
過者不怨卽未改者亦不怨知我原非私惡也味此節
洽然消人卽客夷齊妙境虧夫子道出
夷齊也不是要遠怨故不念舊惡只是他清體原自
如此妍媸不怨鏡鏡豈有心解之清至此不着一點

塵故曰聖之清
人原共有不滅之良難道惡惡即招怨也
孰謂微生章
曲意狥物掠美市恩八字彈文刻畫宛然正與直字相反近乃謂其過深何也
巧言令色章
立心以直四字最堪玩味這兩般情狀都是當世所稱極如意之人狐媚陰柔容容焉常翼人憐竊竊焉常恐人覺不光明之極矣孔子等閑不下聊字覷破肺腸極力掃他
好個宦奴

顏淵季路章
一隅形骸遂分爾我損人利己滔滔皆是把二賢一聖之志猛焉阻喪是那樣襟懷何等境界油然生意勃發於中隨時隨處淋漓動盪這是天地間不容滅盡的生機人生來未遭薄觸的面目誦之數過覺和氣春風從簾隙入且不必論分量大小
安信懷是我去安他信他懷他非曰彼自安信懷也
程氏註極妙
即此章便見孔門大意
已矣乎吾章
訟者極力搜索以求必勝不肯留餘力以相寬見過而能自訟過自無容身之地所謂日月之更風雷之勇政是這消息已矣乎未見誠然
文過者無論即所稱引咎者亦祇是門面生活
十室之邑章
忠信之質自是為善之資然要得入聖達天須緣好學討出頭腦着底用功所在學而時習之也
學也一般學只是好字來不得夫子自謂好古敏求則好字豈只是就聖經賢傳講究其穿而已哉以精一還堯舜以咸應還孔子以無生還佛以良知還陽明之論甚得

論語六

范陽鹿善繼著
吳興劉承幹校

雍也可使章

治民全在不擾而省事本於勞心居敬者眾寡小大總無敢慢此心日行天下幾遍洞察情形而挈其綱領所行處精神在焉即所不行處精神亦無不在所謂意到筆不到也這樣簡民安可知居簡之簡一切放下全無關攝廢事事生弊可勝言哉

註中有主無主極爲破的但不宜把行又當一層耳

所居既別則所行之簡亦判於星淵未可謂居異而行同也即此見天德王道只是一事

哀公問弟章

此書講也沒用只自體驗於怒與過之際是甚光景遷也貳也不是有心要如此日裏一般也講只是不覺的就混了遷貳之時還不覺是遷貳則天下第一起難做的事政看學者的本領

不遷不貳誰能助力大奮精神從無言之地死戰求勝剛剛的得個眞性出頭

觀此可見聖門之所謂學

子華使於章

於此合攏看見得聖人用財幾個與字着精神此是學者當用眼力看聖人實際處

程氏註極明白

不與強與此處都有天則亦非聖人所能爲只聖人能不失之耳下聖人一等便以意見參之一個過於慷慨一個過爲貞介意氣一着天則遂遠天地間看起來能有幾處合着孔子大哉何等活動純乎天而人不與細細參詳介人受用

子謂仲弓章

雖欲勿用山川其舍句意甚活山川豈能自言人豈能默體只以見意耳不即不離極是說法

回也其心章

一點生意從天賦來物欲入一分則生意塞一分入之深則塞之重遂至痿痺而不自覺仁者人也人而不仁失其人矣聖人惻然深憫從昏夢中拍他使醒靈性原是自有一提便醒然外物其實染重方醒忽迷故孔子論君子不去仁說個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顛沛必於是爲仁是破死工夫曾子所謂仁爲己任死而後已也顏子請事斯語服膺弗失其心幾與仁一諸子本體雖經耀露工夫每多澗疎外物時常竄入此心醒時少昏時多存時少放時多三月不違日月至焉關不得先師道眼

子華使於章

季康子問章

諸賢仁便不可許而從政則優果達藝都是政之實用果則壹不下達則做不錯藝則困不住

季氏使閔章

諸賢仕夫子不與且每向主者薦拔而就中邶有不爲費宰的閔子聖門眞有人也味其對語鴻飛冥冥戈人何慕焉

學者全要曉這段滋味桐江一絲繫漢九鼎不止廉頑立懦已也

伯牛有疾章

一通玩來不止得伯牛之爲人胆中宛宛然君得見個活夫子於周旋嘆息之閒

賢哉回也章

程註三段妙之極矣論斯道原不盡在處貧而邶於能處貧纔見得實際人不堪其憂一句提開機竅自心中討得過活身外物總不入念這光景過得幾日勝活百年所謂極樂世界也

自己靈性原極有滋味與着只他甜蹈着只他穩睡着只他安大行何加窮居何損此外別無樂地矣

非不說子章

非謂果有中道而廢的只以見他原未嘗用力耳畫之一字寫盡了空說道的神情

力不足無論此端不可開天下原無此事故夫子只就此處解也不究他果眞說不說否

說道也是實話只爲勝不過外物只成了一段虛光景到此際亦自覺的似是力不足特未知其未嘗用力耳夫子說個力不足的模樣出來而斷其爲自畫再求自想曾到半路否可以悟矣此最善點化處

女爲君子章

爲己爲人解極的確說在中庸之末章若就子夏對證則小人指拘曲說與徑徑然小人同解謝註遠大二字好

子游爲武章

窮視其所不爲不爲卽爲也滅明眞是高品子游眞是道眼舉此二節而其正大光明概可想見爲宰者重這樣人一邑風教有裨不淺亦是爲治的第一着不止結同心之知己也

自圓通世套觀之滅明通是個惰物

孟之反不章

之反策馬二言也是他心裏一念好處夫子標題出來大有關係足爲伐善矜能者火心上澆一盂清冷之漿

有謂之反原是馬不進特實說不肯昧中以獵功耳如此又何以言不伐

不有祝鮀章

好諛悅色寧直舂秋之世哉工日說飾儀容是人之技世至於非此不免則世遂驅人矣此等諸意全在言外

世能轉人人亦能轉世

誰能出不章

人看戶是須得由的夫子看道亦是須得由的故以由戶比與而惟嘆之洪氏註有味

如知其緊要只由

質勝文則章

彬彬非質七文三之說文也有該多時候此則有個活法不落畦徑爲文爲質意象兩忘貴多貴少抽添無定

總是一個機緘原非截然兩樣物而强揉一處也

渾脫實意淋漓宣鬯絕無不傳貌之情亦絕無不根情之貌此須會畫前之易方得把文質看成兩物再

彬彬不得

人之生也章

指破本來面目從今日醒得生了因醒得生非生了行尸走肉滔滔皆是

赤子之心不失則生者嘗生夜氣之心不失則罔者

可復生

罔字指機智人說神出鬼沒的本領都是自己斷送

生機盡滅猶自得意如行習之眾聖人說不着

知之者不章

天地間極好過活莫如此道造詣愈深趣味愈舊夫子受用於其中而歷指其階級令人探虎穴得虎子也

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話如不先領大意之者是甚麼

中人以上章

道原無上下有迹可據有名可循的其實卽是無迹無名者之所着落而脫名迹以語性命便是語上了資學兩到超越中人的不可不語以爲點化使他一口千里如中人以下者不就着落引他便驟談天載祇增其惑耳故教人者隨其分限所及漸漸引進如澆花木只得用水者驟也

張敬夫註甚明

樊遲問知章

陸續添水萌芽時就灌一桶水須溺死了非水之罪也

人情之所極要徼者福卻不知民生自有當做的本分人情之所最覬覦者獲卻不知本來原沒有爲的性眞舍民而問鬼則滿盤皆成混帳有事而冀獲則逐場皆不足色

各段具有兩層一搭兒意不得截開尤不得輕帶

知者樂水章

世界茫茫人生碌碌就其中不另具胸襟獨尋意味枉

儀豪傑最得意的是智仁之士故問水壽山個個自謂
登臨有興而尼山不許專以樂山樂水歸之仁智爲他
一點靈襟超然物外就其活潑潑心盡化誰似他動就
其寧一雜念盡銷誰似他靜人生之福唯樂與壽而無
執心自無煩惱無雜念自無斲喪也還是仁智得了就
世出世的消息此章說破

看來以山水起頭極有意趣非無意而漫言也在川
上登太山處處意思與人別

齊一變至章

留心經世的所到之處便看他得濟處何在受病處何
在取彼較此孰淺孰深全在世俗眼目之外尋討脈絡
是一點良心鑄出就此天然的總規矩謂之曰禮文禮
是一理萬約是一事

思其所以下手轉變之方

當時看國勢孰不以爲齊比魯強而夫子論志道却
以爲魯比齊近道要變他須弱下來弱則先
王遺意猶在特因循廢弛無人振刷耳

策士治國只求富強夫子經綸却只講天理盡國家
根本係於人心也去兵去食而不去信亦此意

博不可以知行分不可以先後言

子見南子章

南子求見仰聖人耳小君原有見禮何必堅避子路不
識聖人境界故不悅聖人又難自爲詮解故以天誓之
使思而得焉

仁者雖告章

宰我意謂欲爲仁須不免喫虧豈知喫虧的何以救人
越是救人的心越自己站在勝處誰道仁人是個癡子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知政是仁說個仁不必再言智

故不愛物非仁也不能成物可謂愛物乎他日又以
舉錯論仁留意自明而中庸乃猶以成己成物分爲
二事把仁智解作兩個可乎

君子博學章

五常百行各載當然燦列字內謂之文而千萬當然總
是一點良心鑄出就此天然的總規矩謂之曰禮文禮
是一理萬約是一事

畔

道原散見於文博文是少不了的然博時無攔柄全
在博上便畔道蓋道原廣大不從無文處會歸只這
博遂繇歧路入旁門矣故博約是一時事約是約其
博不可以知行分不可以先後言

子見南子章

南子求見仰聖人耳小君原有見禮何必堅避子路不
識聖人境界故不悅聖人又難自爲詮解故以天誓之
使思而得焉

原只當不喜之意何必說絕

子路不悅以爲有委曲行道意

中庸之爲德

中庸之爲德天生地成着落倫常之中超脫聲臭之外畧差一毫便有過憾原是做絕了的妙東西再不容思議者而今來古往鮮見於民鮮人農世儘不乏却只是看起來不中庸

要說鮮能先儘力贊一句極有機鋒

如有博施章

論仁在心豈其在事以事論則堯舜猶病以心論則人人可爲俱立俱達便是仁者能近取譬即爲良方

必也聖乎非聖高於仁也觀堯舜二字便知是仁人在天子之位蓋就有位的說纔見得力無不得爲而心終不得滿甚矣爲仁之不可就事上求也子貢錯認了特爲正之

萬物一體原是本心爲甚漠然不相關了呼不覺叩不應自就痿痺雖然陽和之根尚在特未撥動耳近取一譬陽氣勃發照舊還是一體此經驗良方也溯怨而行求仁莫近孟子後誰試此方要用孔子的方須發學孔子的願

四書說約

論語七

范陽鹿善繼著

吳興劉承幹校

逝而不作章

夫子焉不學原從古字上着精神信好二字是他自爲模寫千經萬典現在世間誰不涉獵然未博古時是如此人既博古時還是如此人全不見得力處則不信不好之故好生於信古人往矣躬所不逢聆其遺言而卽能信者憑着一點透徹千古的靈根耳這點靈根所謂堯舜雖千年其心至今在也不從此着手卽淪質乎史志於道據章

天地間總此道耳得之則爲德全之則爲仁而散見於萬事萬物則爲藝志據依游一生功課看起來此外原無可用心處此內原無可住足處而今人精神力量可惜都妄花費了到頭中甚用

自行束修章

來者不拒這樣寬路徑繇其有這樣好心腸

天下萬世都在孔子薄裏他幹了這一宗勾當

不憤不啟章

教人要中用故資學未至不容强聒夫子說破機緣極有作用如不活看恰似到底棄之了

子食於有喪者章

註中不能甘不能歌兩不能極味

點良心偏向聖賢赶趁

子之燕居章

程註極有味

此處夫子亦不自覺特高足弟子着眼看來傳一張寫意影

總是個仁字的氣

甚矣吾衰章

於此見孔子一生志在用世甚字久字無限情思卽其不夢之歎更迫切於夢時矣如果灰心則無此語

志於道據章

必用之物則爲藝志據依游一生功課看起來此外原無可用心處此內原無可住足處而今人精神力量可惜都妄花費了到頭中甚用

自行束修章

來者不拒這樣寬路徑繇其有這樣好心腸

天下萬世都在孔子薄裏他幹了這一宗勾當

不憤不啟章

教人要中用故資學未至不容强聒夫子說破機緣極有作用如不活看恰似到底棄之了

子食於有喪者章

註中不能甘不能歌兩不能極味

要眞做人安得讀此輕放過聖人不能的我偏能是
怎麼說契那家的病
吾於是而知七十子之善學也眞仲尼被他認了不
專在法堂前聽誦
用之則行章
得道於己用則以之善天下舍則以之善一身實本領
在身無往而非至味則行則藏原有東西也不然行甚
麼藏甚麼這本領惟顏淵具體孔子援他一把若比肩
然
有是字堪味
子路所云眞門外漢夫子之告頂門一針

必也二句指平時說這樣事還得若兩若愚的人去
做滿臉殺氣全用不着
富而可求章
聖人老婆心切設此必窮之勢以曉舉世之迷今人開
口執定富不當求殊不知聖人語意政不爾
從吾所好是甚麼似此無頭柄的活甚多註以義理
字塡之未爲不可蓋從孟子心所同然來但亦不必
爾
子之所愼章
愼字不止是心裏謙愼而已其間有事體作用在
子在齊聞章
舜原是天地間第一個好人把他爲人盡刻畫在韶上
夫子從韶上把舜之所以爲人盡會出來當是時不覺
在春秋之世海岱之邦一片精神直與九宮四岳同趨
蹌鳳儀獸舞同游泳那裏覺甚肉味不圖至此神情何
限
還得他這聰明如俗耳聞之倦而欲臥
夫子是古來第一賞鑒
夫子爲衛章
輒與父爭國只是個看得國爲重以夷齊之讓相形彼
賢此不肖矣子貢善問又以怨乎審一審蓋事罷與關
或因國之各竟不得而生怨此亦豪傑之所不免及夫

子以求仁得仁論則彼方以不得國爲遂其初心又何
怨可見賢人以得仁爲急只看見仁看不見國也而輒
之不宜爲大彰矣
飯疏食飲章
人之看富貴做性命不管義不義者只爲貧難打熬夫
子疏水曲肱而樂亦在要富貴做甚浮雲二字好不相
干這一雙眼何處有蟬脫泥滓之中浮游塵埃之外
如以爲樂在疏水則非夫子自得極樂把柄雖疏水
而樂亦在耳孔顏樂處只在心頭不用外尋萬物皆
備若乎三樂自堪自慊指註疏也
人不可不尋着樂處日用閒無言之地自爲過活不

比功名富貴只在外邊幫貼解不得這塊兒饑寒

加我數年章

易者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夫子爲聖之時政是易理

大過之有從有意見者執定名理銳欲成大功而不覺反成了大過易之爲理政治此病

子所雅言章

精神皆在雅言上蓋人身極切要之事不可不常發揮之也其言亦非一定條煩條簡或淺或深或離或合隨時不同隨事不同只是總以此爲譚柄耳如反覆只是做就的幾句成語卽雅言有甚精神亦安能提醒人心也

葉公問孔章

不是憤了後只是樂一生是樂一生是憤一生是樂也

夫子自畫爲人宛然的配天行健

細看來世間人個個自家覺解惟夫子終身有放不下的心腸個個自家蕭索惟夫子終身有享不盡的快活天下原無眞切外之活潑也

王汝止樂學歌可看

我非生而章

尹註可看夫子非謙也

說個好說個敏求大有工夫不是尋行數墨生活只

語常不語怪語德不語力語治不語亂語人不語神極確

四椿卻是人極好語的

不語雅言偏與人日相拘

須要想所以不語之意於人心世道寧直無益且有害焉

三人行必章

嘵冷兒用功那得這樣着心人夫子自用得力而以示人也人再莫說儘欲做人恨無明師善不善全要活看不必全是全非盡在各人之身也

當下光景原眞誠哉不宜錯過

天生德於章

此語似有茫實是的確自己揣量不特人而特天也然還是特人而非特天等閑德行說此話不起王莽會引用一次貽笑萬世

與其匪章同

二三子以章

孔子之所以爲孔子者儻他百般說是是說不盡卻於日用間接人待物處盡情傾倒無行不與妙哉

與天何言章同

子以四教章

步步踏實一套生活莫當做板板四件任舉一處而四字俱在少一個不得試自體驗

聖人吾不章

思聖而遽及有恆只從着底一脉尋來全不理有才有智的蓋人生眞面目纔做得眞根基也而播弄炫燿之習已把眞根燒斷了得見斯可難乎有恆可慨的緊

亡而爲有三句刻畫盡當世學者精神

舊謂思恆所以思聖蓋有恆者進而修之可以入聖也自是至理然孔子之意其實也未必是望他爲聖只是聖人既不可得卽君子亦可善人不可得卽見有恆亦可蓋雖去聖尚遠而於人之本眞尚存還算做個人耳所謂行廣莫之野見似人者而喜矣亡而爲有是假粧的人慨歎至此聖人心忧痴眼忧乖

子釣而不綱章

於殺之中行生之意可想茂對之恨大要孔子是一個仁字鑄成的

蓋有不知章

夫子往嘗說學而知之者次也此處政是學知的實功知原是稟於天的要觸發他原在間見然間見越多而於知猶隔者緣他不向此心上着底用功耳擇字從字識字是何等着力見見聞聞到他跟前都與本心通融了爲得有不知之理而妄作從何來

從原該擇識則不該擇各有用處

世上的善惡都是此心的是非故陽明良知以聞見爲用只是要識得主腦則無俗學之弊

互鄉難與章

門人之惑大要保往論退之意耳看夫子說來何等透脫何等妥帖

不止待物之洪也理亦原如是彼已甚者皆無端自生執滯耳

平心讀過覺宇宙平坦應酬紛利一涉已見游於大通

仁遠乎哉章

仁字是本來面目卽極力斲喪而根難盡滅不拘何時一提便在卽政當斲伐之時一提亦無不卽在而尙以爲遠耶夫子此語直洩盡天機喚醒人夢

純之使無間卽大賢亦難提之使卽醒卽恆人亦易

夫子原是這個字的專門低樣曉得消息

仁至欲仁欲便是有心做不比夜氣之自復乍見之偶動也故曰月至亦須是知用工夫的纔有

陳司敗問章

這樁事甚難處手腳畧重便有所傷細看孔子始末何

等中平天則看無行不與的此處着眼

此豈有成法可案只是性體之妙耳時中哉

吳氏註明悉

子與人歌章

樂取人善一歌亦然註謂讀者宜細味之極趣

此歌必是有題目關世教者不然何以譜爲

文莫吾猶章

個個談聖賢講仁義津津有味但只是躬行不能有文

焉用夫子此語大警醒人

道理原是自己性命躬上不得濟筆下祇雕蟲耳夫

子一語抹倒千古文人

若聖與仁章

如不是把自家之所以爲修持者看的十分有關係怎

的不厭如不是把人家之迷悟看得於自家無分別怎

的不倦公西華不是虛詞政是自己討到實底處

子路請禱章

看此節不是着人學禱不必請之禮要見士君子平時

行事無一事可苟故天下古今出了個孔仲尼省的禱

法

每夜告天者得此傳矣

奢則不孫章

此是與奢寧儉的註疏

不孫字極惡成何世道以吝論之奢字焉可與儉同

也

春秋時世道之不可爲只在不孫二字

君子坦蕩章

君子求在我者我可必故無入而不自得小人求在外

外不可必故上怨天而下尤人一苦一樂自家尋的

人以君子爲好自苦小人爲諂行樂今看來誰苦誰

樂

以受享論君子小人又是一機括

子温而厲章

只全是一個天性用事了故然

温也威也恭也都是好的只是温便少嚴肅威便露

驚悍恭便費安排要似聖人自然難

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極妙

四書說約

論語八

泰伯其可章

泰伯之讓爲文王也昌有聖德豈以泰伯眼力而不知然以已傳侄則事有痕跡且人心難忖或以生亂故已去而使季立以及昌則事爻且已卽去而露讓之意則季何以受之故托採藥以往荆蠻已去而仲不去季亦難受故挈仲與俱卽去而或有可來之意畢竟未乾淨故斷髮文身自放於廢棄自卽於沈冥以絕其望其形則自外禮法示不可用其意又似自遊方外不欲以爵位自汚也周家直恁厚根生了許多聖人又生個世外異人到此時絕不顯有讓之迹太王之傳季歷之受若當然固然不得不然絕無一毫不安之意卽太王季歷且遊於中而不知民安得稱之德而曰至全在無德而稱上此事明白做不得須混混沌沌方妙然夫子稱之則不可少虧他眼力要是天理不容不現耳原是讓國而言天下者以周后來有天下而遡其前則讓國時卽讓天下也

三字活看極言固讓不一而足也

恭而無禮章

恭愼勇直俱是好字然太過反成不好要人明禮此與六言六蔽同機單爲有心要做好人的說

君子篤於章

仁也厚也民原有同然特不見樣子則不得現故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曾子有疾章

一場大事到此做完不知費多少心力字字有味大家回頭一想一向手足視初生於父母時有損傷否毋汚汗沾衣矣故聖人只算得個踐形

今而後方知免在世一日一日不敢保無恙也

引詩處亮非誑語守身二字是題目做此題者須得成仁者豈不保身乎臨難不勇非孝也

用此功

范註蛇足此言守身純以行止言非指軀殼也殺身

語必對症觀末二句尤可見

斯字有功夫在

容貌顏色辭氣就是居上出身加民的設施非容止而已細體自見

暴慢信鄙倍註解俱確

大凡無體段的上官定是瑣碎被此段話返照的透

衣汗出

以能問於章
人最難克的是己己不能克一種凡火傍理議借才學
而橫溢四出盛氣加於天下矧肯受人之犯乎故此事
勉強謙虛不得
謝註有意
可以託六章
春秋時主少國疑的極多當國者往往弄倒曾子傍邊
扶策說只是少個君子因道此數句
三句是一連事不可分才節一不可不在兩可外程
註極得
當是時多少事體都以一肩擔起安危利害無日不
交咎有身家之念怎做得去
君子人與一句活躍欲飛說到此得意的緊
此君子有弘毅氣味
一點赤心當此大事精金在冶越煉越精此處不論
成敗只論本人不走樣
士不可以章
倒提起看士之所任者仁只為此一宗事體莫重於此
莫遠於此小局面綿力量如何做得只得弘毅
仁者天命之性萬物一體上下四方往古來今總呼
吸於一氣人所同然只為不以為己任遂
把宇宙內事皆屬分外藩籬既立情識橫生自私自
利的心腸朝不及夕的作用原也擔兒輕道兒近用
弘毅不着然有一分士氣的怎肯
發個大願擔起此擔當時天清地寧鳶飛魚躍光景
齊現一個人全挑宇宙如暑有呼不覺叩不應處便
是不曾任眞個重而自從擔起無歇肩時候一日不
死便一日不許與宇宙相隔眞個遠
興於詩立章
人秉天命各有良心但要得出頭非有所觸發不可要
得站定非有所憑據不可要得圓熟非有所銷鎔不可
聖人做下詩禮樂就是觸發憑據銷鎔的家活夫子指
破消息教人下手觀此纔見窮經的主意如爛熟三經
而眞心猶然不得分毫之力可憐死可憐死陽明尊經
閣記宜味之
詩是心之機括禮是心之條目樂是心之意味
民可使由章
治民者要把民的資格看明我本意要與他做便宜
便宜之事無不費力氣要先說知他便是難躲閃沮格
生矣故有個法兒使之由於其中而不知則事無不成
矣非好意不使知也夫子說不可要詳其意
好勇疾貧章
夫子是個制治於未亂的人說此兩項豈是汎談從來
天下多事其原都有消息特人自不識到得決裂悔無

及耳見好勇而貧的人急以一官半職束之見不仁之人慢以綠閒一路覽之自不至亂也卽此是天地心經綸乎

如有周公章

驕是自以爲能幹人莫我及吝是不肯與人幹恐或我及這兩個字是有才者一定毛病夫子特設如有周公之說而以其餘不足觀掃之眞是鐵筆

吾輩饒無多才儘也驕吝良心自考不許日强光景是如何則已把肺腸綱在孔夫子不足觀三字內

三年學不章

三年字當體認不易得從此見

還是孔子時學者自身分若今則不爲穀便不學

白鹿洞講義利原能冬日汗人

篤信好學章

眞正學者一棒一痕一捆一血說個信便不攙一分假說個守便不放一分鬆然如不好學則任其偏見以高天下之肝腸而自墮孤禪不善道則執其癡心以高天下之力量而祗資魔障這八個字說破學者的行徑所學如此此身與世相乘時便自有與人適用的消息有可展布之期則見不然則隱蓋仕原以行道濟時非圖富貴也貧賤於有道是何緣故富貴於無道是甚意思兩恥字發明甚愷切竦人毛骨此章大意爲無道富貴

之徒起興見得他只一片心要仕不管有道無道卽危亂之邦亦依依不去只是富貴之念爲主耳胸中沒有學問少不得如此故求論出處先以八字講學

飯疏飲水一節似與此章同與

近世談學且推溝道而不足於尼山蓋爲富貴之徒開此便門而甘心與尼父操戈矣

不在其位章

此對侵官者而言天下事各止其所便太平矣就職掌程功能儘有可幹彼越俎者大概皆不幹實事者故反多事以自覆耳那謀亦必非石畫

求所以立匹夫而壯帝王之猷又當別論

局以外自無繇得局以內之詳且議事者徒足以壞

任事者之肘

師摯之始章

當時摯已適齊故着一始字亂猶洋洋則自始至終極盛可知亂獨取關雎者以周家王業成於關雎舉用周家大武之樂終必歸於文王修齊之化故樂之將終皆歌關雎以諷其類

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此註堪味見樂之興廢在人也

夫子追思彷徨可想天地開有這般器物便有這般精神特不遇其人則猶中之味不現耳這樂作者一

場趣味至孔子正之而再復露一遍豈偶然哉

狂而不直章

不直不愿不信總是壞心術曰狂曰侗曰悾悾者政惟其不弄心也不弄心之質而反成壞心之叢今天下果然多此輩也

蘇氏註堪味

夫子此語刻畫欲生而憫恨欲死

學如不及章

曰如曰猶一連念摹畫學者心腸然如此方是學字的足色盡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緊緊提撕猶忽走作這個去處怎放的一點緊閑彼敢放鬆者不知利害者也

尹註所可名者一段儻吾夫子豈亦民哉名以則天此道原無永不失之時特常操如是之心便是不失的法

又是無頭柄的話

巍巍乎舜章

天下大矣匹夫有之而能不與我輩要細招出不能不與的情緣見得不與的本領又要看到原可不與的理緣見得不與的境界天下與我原不相干必於不有者有而遂與者皆天下大而我小也舜禹原不曾把天下當一個大物事看其禪其受其官其家是何等心腸何等眼界學者不可不參此一步學問

巍巍者超然自立無物出其上也然人本來性體原是如此不遇舜禹則此象不現一官半職得失若驚忒不巍巍

大哉堯之章

成功事業也文章制作也皆堯爲君實處巍巍煥乎皆所以則天之實而爲大哉也堯的大處在則天而則天在成功文章上當時爲天下不知費多少精力觀命五臣可見切莫講無爲而成反與白文相背了

夫子起千載下誦詩讀書按堯之成功文章而見其巍乎煥乎直與天爲則而以大哉贊之

尹註所可名者一段儻吾夫子豈亦民哉名以則天

眞善名者

舜有臣五章

此章大意爲周說才稍不及舜而德則不啻過之然這個至德須虧夫子拈出

不以文武字而只言周有味

意不在誇處只在周周亦不在誇才只在德涵抑揚於無迹寫褒彈於互見妙文妙文

禹吾無間章

不自爲而爲天下吹毛求之無得疵處楊註則簡有味

萬世爲君者只是自奉之外無他事細看神禹原也無間

自堯至舜禹文武一連都勘他獨到之處所謂好古敏求尙友之學也

四書說約

范陽盧善繼著
吳興劉承幹校

論語九

子罕言利章

爲甚罕言只要看出言之有病來

利之一字深入膏肓不提他猶自欲起那可火上添

炭罕言自有深意命仁雖是造化消息人生面目然

惟實用工夫者始親嘗其味知命原非玄虛仁不容

假合步步踏着頭頭拈來無非此物而非言語所能

形容也彼不到此而日事稱說祇爲捕風撈月益重

支離耳

達巷黨人章

孔子之所以爲孔子畢竟不曾自爲臚列只就人言而

混淪幾句此所謂莫我知也夫學者不可强事穿鑿也

意在言外體之自見

黨人所指博學便是指藝能說觀夫子射御之執可

見與太宰章同看夫子最惱是這博字天下沒有個

眞正學者而以藝能成名故執御之說明是笑語觀

謂門弟子可想

孔聖人直恁謙致全不作道學榜樣

麻冕禮也章

一從一違不是並重人以孔子純好執古禮與衆相違

不知理上如通何曾執古只爲拜上求不出好解註來

教我如何去從

儉字泰字尼山眼中看出來此纔是兩間眞正的禮

意千古論禮的作家故曰敦厚以崇禮若不得這個

活法只硬執着死教條則此禮眞芻狗耳

這一章義理極活肩臂極硬至今讀之令人心目開

明毛骨振聳

子絕四毋章

此心得之天命爲萬應之宗而還以無心寂中動動中

寂原與太虛同體故來繇參以有心而意必固我纔成

一片遂把太虛的本相隱了這四個字隨人材質以爲

淺深不止富貴的因此苦自煎熬低了品格功名的亦

因此太自執着祇成伎倆卽道德的發念更細受病更

深帝王聖賢之統且多閒位故四個毋字一塊好田地

眞眞太虛之體省多少事而却把萬事應得的天則都

穿透於玲瓏寶藏中矣

四箇是錮身鎖受了這鎖許多受苦處却誤認爲得

意係籍聖賢的個個談精說一而通身作用只是個

意必固我而已

四箇來的不惡不覺入其中而益入益甘永無反而

子畏於匡章

此言似涉茫而自信如是聖人無誣語想是實理斯文是何物而文王之後敢以已受這其間不是可勝就圖認的吾輩要於此處討個消息

文王之所以爲文王孔子如不眞眞認的那敢自附驥尾孔子之所以爲孔子吾輩如不眞眞認的不許

妄坐虎皮

太宰問於章

人極喜的是多而作聖之功全恳此字夫子特爲點破非小闕係至於君子所以不多則從前已說得詳盡

立天下之大本我一物不容而萬物皆備若在伎能上下手縱貫穿百家越無靈氣鄙事二字極有斤兩

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是揭開千聖嫡傳判斷百家小技如龍躍天門萬方回首

吾有知乎章

人最喜有知而世界上禁不得這有知極聰明意見之所到極奇極妙驗自慊心的赤幟頡半是原未有不必有不當有者天地不得還清寧之體民物不得安性命之情都是有知二字做成禍倆夫子無知也非是謙辭夫子原未有知即其兩端而竭焉就鄙夫自具之是非與他剖斷何曾另有別知以應之

叩字妙會叩的纔得使他天機自動竭者不留餘也直剝根兜底說破使再無舍糊不徹處

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門大公案不可草次看

鳳鳥不至章

如鐵板看之只兩句禁歎語有甚機趣要想老安少懷是那樣的心腸綏來動和是那樣的本領栖栖皇皇是那樣的指望是豈可已者耶這一已豈小關係吾已矣夫四個字即千載下猶令人悽愴黯澹不能已已

子見齊衰章

於兩個必字上看出當下心腸來活活的一個夫子宛宛見在

想聖門記者斷是曾子等輩人從無行不與上用功故模寫孔子處生動如此

顏淵喟然章

人倫日用滿天地間皆性中物皆分內事而欲窺一斑於度外不可然萬事的當然却是一個總規矩所由如月滿千江只是一月中肅論道歸之率性性無二性道安有二道乎如脫落倫常以求道則涉於虛寂即循執迹象以求道又涉於支離博文約禮是修道眞訣博約非二事乃兩句話說一個工夫也

初間總觀夫子千變萬化倏忽無定不可捉摸及循

爾之誘纔如用雖無方而體則有定定盤星在這裏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有了路數自然入虎穴探虎子
怎留得半分氣力所立卓爾便非高堅前後景象矣
欲從末由與從心不踰者畧別未達一間之說起於
此

陽明先生博約說宜玩

子疾病子章

子路誠是俗兒而大率如是者多可因自省此似無甚
大事而夫子直恁大動聲色又不可不以自省天下事
混做者誠多如眞做人則一點一畫毫不可假借曾子
易簀與此同意范註大約好

極本分極平常而聖人以爲何有吾謂以身體驗之自

有美玉於章

沽自是沽求賈則不可夫子換一待字妙絕從來逐世
之人大約謂龍鼠不可別無出路只得用求豈知有個
待字在

旋乾轉坤之手段類從待價中來這一個字中有出
世的神情纔是經世的當家

已重而物輕者眞體段也已正而物正者眞作用也

欲居九夷章

只是心能自得無不可居之處所居則化誠不必然

東坡超然臺記荊川大觀堂記宜玩

吾自衛反章

樂自是天地間一段至理而傳習久作者之意漸湮遂
至序次淆而太和之音不現則正樂一事眞有取曰歲
淵之手不是過着夫子以本具之元聲細爲查考從何
處討定所出來

各得字宜玩竟直雅不亂於頌頌不亂於雅即各就
雅頌之中何時何事必各有恰當不可移易者一矢
其所便不相宜此處有個天則在

其所既明樂官恍然悟樂之本義而洋洋盈耳者此
也非所處便難似前日泗爲承應適齊適楚者此也

出則事公章

極本分極平常而聖人以爲何有吾謂以身體驗之自

謂何如方悟下學上達之旨

神通併妙用運水及搬柴炁康齋命白沙編籬廠菜
爲字則磨墨客至則捧茶全不與談妙義會得此種
因緣此書自不必講

子在川上章

時行物生天命原自不已何論晝夜人的本心便是天
命而每每斷續不仁之小人無論即君子且有不仁一
息少懈便與天命不相似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
息便是此書老脚

指道指水指心紛紛聚訟皆是也而執之則皆非程
註極透

天命不息無處不是而本元明顯適在川上故云景物是指水機括是指道意思是指心向使於已不切也不發興

吾未見好章

不好的無論就好的說來非不自以為極其心悅而自孔子看來却都有空那似好色者此言揭人肺腑隱微之病只要體驗之乃見其言之至

好色口裏不肯承應卽心裏亦不曾設心去好而好之懇至乃直到無所不好好德者滿口承當提心趙赴而眞眞十分落不出二分是怎麼說

譬如為山章

學者發心直證無上勝果一生只是進一刻不可止而進止之權總是自已司之不管別人事要止就止了卽未成一簣而已欲止時其誰強之要進就進了卽虧覆一簣而已欲進時其誰攔之故兩吾字機括全各在一簣上撥

一連數章似相貫串大概當進不當止之義

語之而不章

為甚不惰顏子境界惰不得了自已性命得夫子發譬何處得以自匿何時得以自已扯動消息曰為奔命不管夫子事了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刻畫不悔極眞至

子謂顏淵章

不惰二字便是有進無止追思兩句無限神情

顏子用功不曾自已標題只是夫子眼裏

未到田地者亦只見他無甚異處知孔者其天知顏者其孔

苗而不秀章

都是學之自止或淺或深然未到成熟則一也夫子眼中見了這樣許多

大要出事入事勉喪戒酒便是徹上徹下之功不舍晝夜之機就在此止也惰也不秀不實所繇來矣死而後已這生活原如此

後生可畏章

不必退而不足畏只不進便不足畏了益其可畏者原為將來非見在也無間二字試以自省有間與否可不愧死

卽此見人都從後生過便人皆可以為堯舜乾把後生過了後生非可閉之光陰惜寸惜分蓄急為此自沙云白頭孤負垂暮志猶憾城南就館時同心之言一字一淚

法語之言章

此章刻畫入微楊氏註可看

不悅不繹不從不改猶可望也悅而不繹不從不改的心了便安定不繹不改之故

了天下事只一個明知故犯者難治
玩兩能無與末如之何句見得非我不盡心我的權
力止於使之從悅而已改繹還得本人本人不肯我
怎有別法

三軍可奪章

人做不起概以爲非無其志爲外所奪耳不知志在於
已不倚傍人如何奪得特以三軍之帥形匹夫之志極
妙談鋒令座間雄風頓起倘使千魔萬難折他不倒且因
孔夫子志於學志於道便千魔萬難折他不倒且因
折挫益壯益堅特吐此一則因緣度脫學者
吏冊中凜凜生氣不乏此輩吾黨一一尚友纔信他

都在孔子此句中
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處不可以奪志向非孔子點
出誰知可奪者之原未嘗有志也從今再不敢冒認
有志了

衣敝縕袍章

惡衣惡食之恥未足與議學者第一不濟心腸全在此
處再做不得上達事情了妓求兩不誠有味乎詩之言
藏也然就此乾淨心腸用以求進原無不造之境若止
於不忮不求而已則畫限自域去性靈本體尚遠故夫
子下一轉語極有趣只與貧無諂富無驕章參看子貢
之所以當聖心者何故則此終身誦之原有病

聖人固無窮者也性靈原無窮耳不離日用自與造
化爲徒執一境而駐焉便非吾性本相

歲寒然後章

謝註字字有味
不惑不憂不懼便是人中松柏政於難打熬處見本
領隨境皆然不可純以濁世論即生堯舜之世不妨
自有歲寒夫子此語一唱三歎樂山樂水樂松柏趣
在象亦
周子愛蓮說猶川竹溪記芳洲記吳伯與遊砥柱記
可爲山川花木吐氣

知者不惑章

惑憂懼三個字從有生時把人細住愈入愈深受盡苦
楚無論窮通貴賤總隨身帶似乎既生在世便陷此窟
永無可脫之法亦無能脫之人豈知世有至人超然盡
解一點靈性爲主萬魔退聽

三個者總就一個心描畫

可與共學章

權方是性之本體性原不可以方隅求也程註極是
此是入道階級言其必至乎權而後已吾人自有最
上妙義不可不參證也

學道者要一點一證都是道又須到橫三豎四無非
道纔是故到了權上全無道的脚踪

唐棣之華章

詩原是思人夫子翻案一言註以爲仁遠乎哉之意則指思理矣思能通微作聖那有思而不得的原是至理然其實就指思人說亦未爲不通考德問業漸相識不可不結舊相識不可不會同心聚首不是小事要是眾然思他則山陰之舟可剡南州之榻可設何遠之有

四書說約

論語十

范陽鹿善繼著

吳興劉承幹校

孔子於鄉章

孔子豈是不能言的而恂恂於鄉黨細玩之令人意奪鄉黨恂恂而廟廷便便更令人心折露賴於杖履之前結舌於建白之地是甚麼漢子

朝與下大章

侃侃闇闇何以大同小異也踧踖與與何以並行不悖也有天則於其間矣

君召使擯章

承使而色也足也揖立而手也衣也盡己敬於趨進紓君敬於賓退眞眞成象成爻

入公門鞠章

自入門過位升堂君愈近而敬愈至出降稍掩復位又對君矣故怡怡未幾而踧踖未寧總之天威咫尺不敢狎逸

執圭色勃章

執君命圭以通鄰好圭不重而命則重那得當有作無享禮也私覿也漸和將來原使不得執圭情狀聖人渾是天鑄的一派靈機着着中節不比於臨摹古帖者之無神也

君子不以章

衣服之制那裏也帶着聖人氣味也有與人同的也有與人異的與人異的不可不謂之有心即與人同的亦比人別有靈氣在不以字必字一一有味

齊必有明章

明衣寢衣變食遷坐都用必字便是孔子特意安心非偶然爲之此之謂愼齊今驟看之亦平平而身體之誰能盡也聖人一生着底做人處只是事事當眞而已

食不厭精章

吾輩飲食亦有與聖人同處只是偶而不常耳許多不字便有主張在

節調飲食所以康濟其身也人都說此是小事却皆莫能自制總是個無主意的人不以饑渴之害爲心害者有幾

席不正不章

謝註自明與割不正不食堪作一對

鄉人飲酒章

心裏眞把杖者當做該敬之人眞把難者當做該敬之事聖賢這樣高品却在這卑近瑣瑣的上邊用心如今有才氣的怎肯如此小心如此老氣

問人於他章

如親見之四字極妙今誰見有此禮者拜受不嘗而明告之直恁眞實相交如此再無不可亮之心不可說之話

廐焚子退章

一問廐焚只問傷人乎倉卒之際如此中節記者拙一句不問馬眼裏有心

只頼後加三毛便覺精神異常會得此法纔來倣鄉黨篇

君賜食必章

事君之禮這樣用心直是滿身皆敬所傳不自知其至此也字字體味孔夫子看着君眞如手足之護腹心呼

吸畢應無怪乎人以爲諂也

朋友死無章

攬他大事儘是高誼所謂巨卿死友受他重餽更有深意所謂鮑叔非難管仲爲難

寢不尸居章

尸是惰慢容是矜莊不尸不容是寢居之常隨以此二句轉下許多變來式亦變也必字有力

升居必正章

一必三不亦無甚奇只是人偏不能耳內顧疾言親指總是不端莊然在車者通病皆如此

色斯舉矣章

斯矣而後呼吸甚緊吾身處世眞消息盡於此二句卽所謂時也舉的怕遲集的怕早不遲不早時哉時哉孔子之歎如川上之歎意在筆先也子路共之問言有省改容以承也與共而立共字同解三嗅而作非謂子路有殺機也彼山梁居高見遠別有所窺耳亦以見色斯舉矣之意葢使常居一處而不遷卽甚高甚險之處人力且及之矣

楊尹兩註說透大旨吾輩須於此討出個活孔子來

論語十一

范陽鹿善繼著
吳興劉承幹校

先進於禮章

野人也君子也不是止述時論這個批語有許大力量
卽有些見識的也被他迷了卽有些骨力的也被他降了從風而靡逝波不返而先師的本領纔顯
前列開如此而以吾從先進接住鐵脊梁中有無限情腸直欲反出人生之始與大家看

從我於陳章

不可爲三字無窮趣味誠能體驗之歷歷光景原來不爽卽懸河之口只得貼上封皮金人銘當參看

季康子問五章

三千徒中單推個好學此際可想總在喟然一歎章描寫曲盡死而不能具槨高風可想此是慶空證佐而賢哉貧際然夫子恁樣愛他恁樣惜他喪予之噫夫人之慟這其間來歷最微而顯顏亡而孔之道有不盡傳者誠非虛語而請車爲槨則不予門人厚葬則不可豈其以心上人而薄於死後此處誠有天則在焉賢自是賢慟自是慟厚葬則不可乃見聖人純乎天而人不與彼二三子從厚者之未遊其天也猶父猶子從鯉比來到這事窮情迫處言言歎恨往復回環煙雲萬頃合攏看之不可草草

顏淵問仁章

註中實字極當益人之行誼骨肉間或相容掩而旁人則無不苛求人不問言原也是實

南容三復章

言原是大事信口說者壞事壞品許多不可辭的勾當都從此來南容三復者蓋因讀之而警醒遂無時敢忘耳不是誦讀全在體驗中討出此詩的實光景來也好古敏求只是個三復吾謂讀論語後還似未讀論語前之人便是不曾讀序中程子三段極可玩不然卽萬遍不算三復

不可爲三字無窮趣味誠能體驗之歷歷光景原來不爽卽懸河之口只得貼上封皮金人銘當參看

季康子問五章

三千徒中單推個好學此際可想總在喟然一歎章描寫曲盡死而不能具槨高風可想此是慶空證佐而賢哉貧際然夫子恁樣愛他恁樣惜他喪予之噫夫人之慟這其間來歷最微而顯顏亡而孔之道有不盡傳者誠非虛語而請車爲槨則不予門人厚葬則不可豈其以心上人而薄於死後此處誠有天則在焉賢自是賢慟自是慟厚葬則不可乃見聖人純乎天而人不與彼二三子從厚者之未遊其天也猶父猶子從鯉比來到這事窮情迫處言言歎恨往復回環煙雲萬頃合攏看之不可草草

季路問事章

文法極妙就問翻跌卽得老脚程註極透

人之非卽鬼之責故子臣弟友慥慥自盡事人卽所以事鬼也直爲生悶爲死故踐形盡性惺惺嘗存知生卽所以知死也

閔子侍側章

總是剛的意思不剛者便非骨格故夫子樂諸子之可教也然剛可貴而不可露至於太露者便有些沒回轉夫子極是剛的而章編三絕五十學易便有許多妙處柔弱者生之徒剛強者死之徒這卦原准

魯人爲長府章

觀閔子之言便見原是可仍的土本一興所關非細從來以此敗國者甚多閔子欲寢這番舉動言有盡而意無窮故夫子深爲擊節

爲字對改作字看可見不是舊臺址而更爲闊大以壯觀美也功不使鬼必且役人財非天降必繇人出國家多事往往繇此

由之瑟奚章

孔子鼓鑄羣賢各還本性由之氣質淘汰未到中和之體未得躍露因其瑟而警之由之瑟正之門有味言這門裏不曾教這樣生活也要著他認認門兒益警醒之故不嫌峻厲門人不敬則聽銕釋矣以爲果非門中人也豈知其已爲堂上人特非室中人耳彼門人者政門外人還夢不見子路脚底

堂室如註解借字形容從門字連類來

子貢問師章

何名爲過何名爲不及須曉得道是如何纔好據以爲評此章根脚具在中庸至於過猶不及一語尤爲此章適主吾謹向喜怒哀樂未發前求一求氣象如何則知聰明才幹籠蓋人上的與天命之性曾有一毫相干否此際甚微未易語言形容

季氏富於章

孔子東周之志全要扶公室抑私門而門徒中乃有爲私門羽翼者可恨之甚非吾徒也一句煞甚利害

魯之政季氏專之孔子亦算做仕於季相子但一面借季氏之用而陰以扶公抑私爲作用如三都之隳便是反周爲唐的師範冉求乃死心塌地爲季氏着實該赶出門去

柴也愚參章

人之用功各從偏處對症而各人受病苦不自知全借明眼指破只指出病在何處則所以用功各人自討不待言矣

愚魯辟瘖是氣稟帶來變化之權全藉學力佩韋佩弦各自去尋

回也其庶章

安貧亦是一節而回之安貧則比別人不同內重外輕全於性分上討得過活卽一節便是全體故庶乎之下接以屢空這塊光景細參之不是顏回處此必定動盪一番正坐此病並舉終有深意

子張問善章

天命之性廣大精微高明中庸須苦用學問工夫纔得透大區區天資縱多暗合終與先天之竅覿面相隔故善人以不學處見長而卽此成短

不曾徹悟根原脚踏眞境縱不爲惡於善之滋味何

曾嘗着

論篤是與章

往嘗以厚不厚分好歹豈知人之巧也更以所與在篤因而爲篤其歹乃滋甚須別具眼

子路問聞章

夫子隨處答問一言止對一證非活套通用的如此章幸得湊在一處遂被人詰問發出老脚其餘的都該類推勿以無赤之惑而遂徇徉過去也

有父兄在是見該與長者商量恐怕行的錯了非稟命儀節

註中兩不患有來歷不然似少了一段

孚曷於匪章

註謂夫子遇難回必捐生一段儘有意思然夫子何以在乎則回蓋知之子在二語似謂夫子一定不死回怎敢死如遇難無方只硬去死者非聖賢也

季子然問章

先失驚以掃其興說出大臣是如何則一向季氏勾當二子所以事之者何如口不言而心自省矣嗣因從之一字又說弒逆不從話頭更怪陰折其不臣之心一抑一揚都是故意

子路使子章

治民事神原是學的實際然亦須先參透消息方好下手

註中子路之言非其本意數句極得

子路曾哲章

夫子志於經世故以知爾問然點之所對却似與題目無干夫子何反喟然與之三子以才技爲用點以性天爲用天命之性隨處而在隨時而在週不論顯晦境不論廣狹只是個素位而行活潑潑地絕無道德事功之分此便超脫了三子却又總包了三子彌綸天地只是等閑生活故夫子與之政對得本題

天地造化天地之尋常帝王經綸帝王之日用會得此消息則許多分別執着爭持擬議都用不着

時方葬春故如此說如在夏則言夏秋則言秋頭頭

是道不煩揀擇
素位而行原總括了天德王道而素位亦不易言矣
彼天性原不離時物如死着時物便不空靈時物雖有形色而莫不有不見不聞者以主於其內故死套曾哲祇說夢耳白沙云小勝江山大勝詩斬關直出兩重關自家眞樂如無地傍花隨柳也屬疑
前與撰之言是他病夫子欲得其大意故慰以爲何傷后評論不已必欲夫子說三子一句不是又是他病夫子故不肯說只鵝突答他一塊妙趣曾之長處短處俱不可掩

四書說約

池陽鹿善繼著

吳興劉承幹校

論語十二

顏淵問仁章

萬物一體之心原是我的性命自私自利之意就是害我性命的對頭性命出亡只因對頭得勝如今爲仁時要恢復性命只得和對頭儘力鏖戰求個你死我活即禮是仁非二物也即克是復非兩功也一日克復即一日天下歸仁非兩候也爲甚麼把個八荒我闊的家當自家隔開這勾當我不自家拚死力去做待誰提調故要復我的性命須索尋仕對頭費盡十分力斬盡殺絕我那闊八荒的家當纔即時出現而着手處就在視聽言動上看非禮勿字捧住天根力勦私欲是何等力氣不如此做不得仁者請事斯語投訣而起千載下讀之便見作聖的在行先儒乾道之說亦妙

克己二字道破根原而由己二字提醒機括吾輩一向浮沉恰似不由己的四個勿字全是由己

顏子自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就是此說

萬物一體之心仁也而謂之禮者就其爲萬事規矩天然條理而名之也

害仁的是己克己的還是己猛虎項下金鈴誰能解得繫者解得

仲弓問仁章

把此心以無敢慢持住匹夫匹婦亦能勝予己所不欲斷不以施此是一套事敬恕之分不可吾輩簡點待人之時那得這樣小心怪不的家也怨邦也怨

修己以敬一句便該盡此章彼以不施爲恕者是安百姓果在修己之外也

司馬牛問章

其言也訒下字自有意思牛只當做訒言便小看了夫子點出爲之難三字則言有所以訒就是訒有所以調着豈緘默之可偷也

論仁而曰先難爲之中原有無限不易的光景只是爲者自己營着便自然不得不訒了可見易言的人原未曾爲

子古神聖亦只個爲之難便了一段活精神在裏面提子臣弟友爲之着落有餘不足難之境界不敢不勉不敢盡爲之難而言自訒的本相

司馬牛問章

機括與前篇同不憂不懼豈是粗心大膽內省不疚四字豈止君子而已也

有疚則無得意處而憂且有負愧處而懼他強托

自在矜鎮從容而憂懼乃愈甚看來惟心最靈自己亦不能掩會算計的大用工夫不使留半星兒疚惡便占了天下第一等好漢討便宜的緊

不憂不懼是受用而內省不疚儘不容易中庸大學只此四字括盡咬定精鑿寂寂寞寞冷冷淡淡萬古千辛纔掛的出來

司馬牛憂章

無意思的人同堂即胡越有意思的人四海皆同胞四海兄弟之言眞是宇宙間一段眞消息豁開心胸展放眼界註乃深爲駁正非矣不知此言是呈過稿的

無失纔是眞敬有禮纔是眞恭

子張問明章

註解字字的確一辭莫贊矣不行字是安心加察改能察字宜玩特以爲明在前邊似非夫子益謂於此處不使得行纔算做明教他莫放過也不是推原至於窺說

一遍加一遠字分外精神不可草草蓋見這眼前吾底咫尺之間隱伏遼杳千山萬水不足盡之能於此處破得眞眞是遠故視遠惟明而極遠在極近處

子貢問政章

極妙文機要單表信之爲重先三捨並列次搜尋可去者到得與食相較還要去食無食則死是豈可去之物因發揮兩句言死是免不了的死何足怕只一個無信便無所以立了民至於心不可知何以爲國故國以民心爲根本

兩個去字有生活是指爲政者下手着力時於此處且不顧也終日要三般齊幹不得已且拋下兵又不得已且拋下食至於所以使民信者却拋不下夫民豈有能自信者全在上邊鼓鑄不去信是上不失信自古二句人生眞面目有國大根本故學術經濟二而一者也

棘子成曰章

文質原是離不得的離質而文不成個文不止害質離文而質不成個質不止害文不離者文質之本體强離勝故子成之說君子存質去文其意亦好特未識文質的本體依他說時亦自有病文猶質也質是文之質非文無由見質子貢之說是彬彬之旨何云背失

子成說君子恐亦未必純以居上論註泥之而云君子小人無以辨非不亦迂實恐未然

哀公問於章

有若見哀公既既要加派百姓特與開解一體之意百姓者君所取足也他不足了問誰去取反正二語極其透徹萬世不易有若之言似夫子也

哀公如再問行徵之法必以節用告矣提起徹字時已隱然見先公實以此足用不反其本純議增加到得民不聊生事不可言

子張問崇章

主者終身不遷徙者隨時變易似爲兩樣工夫却是一套事情忠信與義原是合併的主忠信在徙義內主徙義在主忠信內徙勿二勿三之內而因應者自神千變萬化之中而眞常者自若

欲生欲死在兩人已可笑在一人尤可笑人情之偏往往如此夫子每指出令人懍然驚醒想夫子於人情中磨勘理欲境界眞無處不到好着己的工夫然本領這句話會之覺春風從簾外入而斗柄自掌中迴夫子得邦家章子貢頗能摸寫

子張問政章

爲政者初間亦多振厲而久則未必然外面亦儘張皇而內則未必然無倦以忠二語平平耳却把豪傑個個考住吾輩細體驗之亦欲無倦亦欲以忠而由不得不齊了若有鬼物揄揄者綫知孔夫子原是作家

君子成人章

泠泠的提出這一款極有關係一個人的美惡既關於本人之休咎復關於他人之禍福有一個君子出來所成所不成合攏算來多少好處小人反是多少不好處大凡人的善惡初間未定全係所成所不成這個機緣不是小可投在君子前與投在小人前門宗各向人鬼遂分君子眞是福星小人眞是妖魅故此章不止刻畫

必是子張有些

齊景公問章

往常論政還說些通用經綸到此只把個人還其人就算爲政極新而極不可易原是對症立法却也萬世通行的景公反發幾句極是感動到得有粟難食自己立下個卦

片言可以章

片言折獄單指信在言前說故記者緊附無宿諾於後尹氏註可看

吾輩看此要覺言出人不信是甚根由而思量無宿諾是何等境界偏我們指天畫地累牘連篇人只當

兩樣人心腸乃痛指兩樣人的作用以見君子所以爲好小人所以爲歹非止就其本身論也

此是孔子道眼看破故如此說人知誰是君子誰是小人而避就之哉人豈有知小人是成我惡敗我美而甘隨之者君子所成所不成反覺難親小人所成反覺易入故自遠於君子而近小人耳小人作用他把美惡來顚倒一番使人既便於私情而復得托於名理怎不去從到此令人深恨那小人

季康子問三章

三章同一說法康子都是貴諸民夫子却都要他求諸己要着民正須子先正要着民不竊須子先不欲要着民善須子欲善非苛求之也民之不道原上有以倡之除了身先原無別法

政者正也顧名思義責將誰諉少不得帥之以正康子一向果不干正否夫子此語最善醒他

竊者欲也則欲卽是竊上以欲倡夫子看他卽是盜且以一盜而起衆盜語微而顯

殺字是不得已而用的爲政者自有化民之法怎用此字君子小人指分言根爲政二字來蓋上行下效萬世不易之理也二德字活看

子長子短明說他不正多欲不善康子不敢作聲也只是理勝耳

大學齊治章便是此註道之以政章可參看民固各有良心又各有私心唯上所鑄耳故天地間有位是一樁大道理孔子三提子字原有理孔子聖德而民不從化只是個不爲上耳康子苟有二分德行民卽景從矣

子張問士章

丈夫生世以宇宙爲同堂蓬宇原是本等而不識達字與他正過名來講個達是如何聞是如何一眞一僞洞然在前求達者可不錯認矣

程註名實之論破的

聞者亦知天下人心惟名理可以聯絡不知名理非可色取之物人心非盡可愚之場須索着底做來從無言之地自爲翕張實意旁皇可貫金石原無論邦家隨處皆順境不然我欺世世終不爲我欺就其炫耀聲名亦可得之而聞則有之達則未也

兩節字義相對一個惟恐已有差池一個惟恐人看出破綻一個望內搜尋一個望外粧飾實修的原當若不足假粧的原常若有餘情也亦理也

樊遲從遊章

說先事贊個後得說攻其惡贊個無攻人惡妙在這一贊上偏從人的通病盡力下一鍼精神結聚於此仔細

參之惑大概在忽上全不反顧故以一剌字身字親字輕重較來點他使醒不言辨而辨在文法與告子張同

遲粗鄙想犯此

蓋世英雄本仁祖義不敢保他無得字意在內天下凡事各有所得只參一念在事時使把事成有為而為非天性本色

自己有惡自己儘力搜索猶恐其根之難拔有甚來由去攻人大要是非不容兩立攻人的意思原只是要寬己夫子只恁通行

樊遲問仁章

聖人本意原只是愛天下非好專求知天下然愛的機權却在知字裏就人求舉避錯的俗念上轉動他有直無枉的良心故旋乾轉坤的手段全在一雙眼

遲之未達只在知人二字他把知人當不該幹的夫子說出舉直錯枉能使枉直所以明知人是該幹的遲又不解舉直錯枉何以能使枉直觀他退見子夏述問知兩字則非疑知妨於仁明矣如其疑此則夫子二語已剖斷了然何未達之有即夫子亦非誤認遲疑知之妨仁也遲以知人疑夫子以知人解而已

即子夏解出言富之意亦見夫子言智而實非智所能盡只就白文看首尾自有呼吸

愛人知人雖指本體而工夫在此要人着意去幹

予貢問友章

忠告善道字字尷味那有這等盡心朋友不可則止更有味盡至於忠告善道而猶不可永無可之望矣如其不止取辱何益

君子以文章

仁之理在交非二物也友字承上轉下可見不然何不曰以友會文耶不可對

會友者多而以文者少惟其不欲為仁耳欲為仁須求輔欲求輔須以文會友

提醒夾持俱於會字上得力文之載仁原無所不盡以此會友自有無限光景

范陽鹿善繼著
吳興劉承幹校

論語十三

子路問政章

論政而以身先不是好爲責備身不先人自不從此是天地間不易的機竅無倦不在先勞外先勞之所以難者政以易倦也說個先勞豈是一二日可報最的請益二字原自己不思耳程註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妙解

請益是他勇處然降得倒倦字纔是男這塊地方實難打熬如不從本原上透出不容己的消息饒有拔山之力也要倒褪故曰有天德斯可語王道

仲弓問政章

首三句舊以大體二字解之極中窾天下事原自有提挈的綱領使精神呼動不用自己搜索細瑣也焉知賢才愁的有理觀夫子之告自有諳知的法只在自舉所知也是大體

人人都有個好賢的心腸只自己無罹柄耳得一個舉賢的在上扯動消息呼吸踴躍轉相汲引即南山南北山北深藏遠隱的豪傑也都到我耳邊來此一定之機括上人只要撥機

衛君待子章

發名不正之害悚心戰骨此必然事勢不可中挽只聖人打頭便看到底這樣是通達政體

名言事禮樂刑罰都在一處看既以此自爲即以此加民一人睞了本心遂強萬人從其亂命只就輒拒父上看他禮樂如何刑罰如何原也難措手足

正名作用陽明先生之言甚得

樊遲學稼章

稼圃之學定上小人二字當一猛省兩不如辭氣甚嚴孔子原不是幹這事的人大學之道明德新民禮義信之好在我而四方萬姓總聯絡於一體此是吾性體生活放着提督宇宙的生活不做而却問稼穡甚小甚小要學孔子須參透這性體不是故意說大話禮義信不是到臨民時纔有涕泗從遊日用尋常便是眞境界要他打開這門

誦詩三百章

註以人情物理爲政温柔敦厚屬言太執泥反無靈趣人之情事之理詩中摸寫盡矣如有得於詩的就詩自考就已驗詩古來此人情古來此事理便一一俱是眞境界自能用世

此言純爲不以身體詩只吟呻佔畢的人說然舉世皆此病遂若經術自經術而世務自世務不通世務

的人不許說通經

其身正不章

解在大學齊治章夫子看破此機竅永不可易正已而物正天德王道一事也

使令而即從則聖賢祇爲好自苦耳

魯衛之政章

本兄弟之國其初尊尊而親親明德而愼刑煞甚有道今也君臣父子之間綱紀淪沒夫子此歎意微而顯作文只宜籠罩渾說

衛公子荆章

玩三曰口氣俱是知足無外慕之意人心大病只是不知足再無足時入子荆室中便覺心凉意靜別具乾坤熙熙攘攘的自討巴結

子適衛冉章

孔子轍環列國那樣心腸其所以施爲次第千熟萬鍊不得見諸行事而於冉有之問畧露提綱天下事人皆以爲不可爲不知遇大手段的即能措置

曰富曰教厚其生正其德纔是爲生民造命當春秋時那復講此無惑乎以爲迂而不用也

善人爲邦章

人以爲殺是必不可去的說個善人又是人以爲不風力的故此言雖傳至今而誰其信之夫子却特地提起來着實信他一句此間意境最可咀嚼既估量善人資格又忖量百年時候是如何施爲如何浸灌如何潛移默奪端的不枉

殺字提起聖人便墮淚人以爲去不得聖人以爲去得而究其所以去得要在善人百年之化善人忒柔忒和悶悶之政其不以殺見奇也有時令人不痛快然其短處就是長處全無風采饒有醞釀天地間自有條去殺眞脈

如有王者章

此仁字指天下言元氣通徹無一處不到此全在火候幾千年仁不得一次

自己仁可以一日得天下仁則以必世成

卽未至三十年亦稱治矣特略有滲漏畧涉形跡便不可謂仁中庸中悠久所以成物卽此意

苟正其身章

指從政者說當時大夫越職犯分啟人效尤故云然季氏無君而南蒯陽虎反戈以中光弼不朝而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甚矣身之不可不正也益人所覩也

冉子退朝章

分明知其是政而故爲此言註解極其明當魏鄭公獻陵之對原從此脫出

觀此則求之附益季氏原大失孔子之心

定公問一章

一言足以興喪原不可於條件中尋須從總會處討

知爲君難之所以興樂莫予違之所以喪孔子不曾細解然意已了然矣作者按情求形要得玲瓏趣味

人君那個知爲君難而孔子以爲此足興令定公猛醒那個不樂莫予違而孔子以爲此足喪更令定公失驚兩般兒都傍得甚緊然不知爲君之難正以樂莫予違實是一事

葉公問政章

聖人答問或就根說或就梢說然卽梢可以驗根如此章是也近不悅非政也遠不來非政也悅來二字俱是強不得的

無欲速無章

葉不得天下事病原在此夫子自說自解極其透徹不必又添註脚

政原求達而欲速則草率緊急循不得事的節候所謂越忙越在後也至於大事一成不得事的節候所謂越忙越在後也至於大事一成勝小補萬倍而天下無全利全害之事只擇其利多害少者爲之見小利則大利當興大害當革者皆以小有所不能割而坐壞其成矣此千古之通患也

吾黨有直章

認直之差至取證父求理而不求諸心只在形跡上比擬遂落在此夫子以隱爲直喝出天理的眞而目來然父爲子子爲父字要認政破他原題蓋隱非直而在父子上是直也

樊遲問仁章

居處執事與人便把日用盡了恭敬忠隨在異名總是提良心作主非三樣生活也雖之夷狄見無可棄之時

子貢問曰章

聖人論士只論品格行已有恥極是高品使不辱命亦

根品來似不宜截開作本風采取重不獨在專對時也
次之孝弟又次之信果其品遞降而於子貢身上愈難
者蓋剛盡才華只以行已根基論也至於硜硜小人而
猶爲次則士之所重愈明矣子貢從政之問想打頭即
有此意歷歷究來說不起他因指出問之難當夫子一
噫無限褒彈

所以斗筲只是個行已恥無恥耳孔子往常心裏十
分不自在他故因問遂頂喉嚨噴出利害話

不得中行章

狂者千聖在握猖者一塵不染俱出世法之外人人不
喜然一個是中行之神一個是中行之骨去俗俱遠於
也兩邊說話各就所見人品苟眞原無皆好皆惡之理

鄉愿章

性俱近孔子特意取他以道眼觀之也此處不曾提起
鄉愿而所以深惡鄉愿之意亦隱然在內

生斯世爲斯世大率多講媚世之術狂狷却另行事
只管自家所見不願世眼非笑雖其自期古人處未
必卽如古人不屑不潔處有時拘滯太過然終須望
良心上尋路得去子造就之便是中行矣第一件不
可入堯舜之道者是閙然二字傳習錄中我在南都
前尙有些子鄉愿的意思在一段極可玩

南人有言章

人至於一事不可作羞孰甚焉一串下不可截對

善夫二字一無恆百無成有味其言

承字可惱七尺之軀甘爲承當具耶

不占字根易辭用山其語冷而善入想起來不恆的
喫虧如此爲甚甘之眞是不曾占一占

君子和而章

和是以理相投故中全有相劑而不肯雷同同是以情
相暱故中止有相黨而不能和衷兩不字不宜寥落

晏子之論極透和同兩字相似而實相反士大夫於
此辨心術天下事於此分治亂

鄉人皆好章

論其好之惡之之人尤妙在合攏參看此所謂眞人品
也兩邊說話各就所見人品苟眞原無皆好皆惡之理

君子易事章

君子之心只要以幹天下公事爲主小人之心只要以
奉一己私情爲主主於天下事故非道不悅而有寸長
一得皆收爲用主於一己情故非道極悅而有幹事之
才者偏好苛求

求備非求全才只苛責其如吾意耳彼全不以天下
事介意故如此兜搭

此所以君子在上天下人悉入於事之一途而治不
必言矣小人在上天下人悉入於悅之一途而亂不可
言矣天下人孰不避止所難趨上所易寧直壞士習

遂壞世道關係不小

君子泰而章

循理中之坦舒十分不驕欲中之恣肆十分不泰故眞正脫灑惟君子能之小人即極快樂時無言之地却全無受用此須細磨勘不然鮮不以驕爲泰矣

周比和同驕泰爲其相似故辨之其根原一也

剛毅木訥章

四者俱於世情不相入却於天性相近就此看來便知世俗之外自有吾人的本相

楊註不屈於物欲不至於外馳解的當

自已一點眞性自從出沒於世局之中圓活巧合日習日熟而本性不可復識矣玩此章愕然猛省

子路問曰章

切切偲偲怡怡俱是一團宛轉纏結之意不是徑情一撇兩開的此全與子路對證朋友兄弟之各施亦舉重意非全不相兼也

善人教民章

善人教民原不是爲即戎而言可以即戎者即孟子王如施仁政於民可捷秦楚之意見善字中全有本領培元氣者即所以壯神氣也聖門兵書不離善字所謂三以不教民章

當時只管驅民以戰那裏等教戰是何事而可不教那教字解在上註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而兵凶戰危必先以教孔夫子自謂戰必克特此教耳

七年二字原有估量程註極妙先儒這樣看書可法句不離本行

四書說約

論語十四

憲問恥子章

夫子把人看作爲世間有用的有道無道全不做些生活一味喫飯便是個盛穀的布袋原可恥

註中抑揚非不有理然有道該保泰無道該撥亂都有事幹似非以有爲獨善意論觀第四節有道無道之說可想

克伐怨欲章

除根便是爲仁功夫今曰不行則蓄而忍之仍留根在陽明病瘧之喻甚妙

時文以勉强自然分難仁非也顏淵克己也是勉强只是從根上下手且仁亦非專論自然堯兢舜業是何光景圈外註自明

難在此非仁亦即在此

私欲橫來怎能克得日還稟起良心來扶他作主而後私欲可退顏淵四勿稟禮爲君孔論無惡在於志仁不如此怎得他去

士而懷居章

千秋結契六合同堂是士的生活而曰懷居是奚足哉

象山語錄中雜雜終日榮榮無超然之意一段可味

要大開眼界

邦有道危章

危字本領可想是人所以爲太激的有道時原自可歌詠太平而清時之佚事遂爲衰世之濫觴故憂治危明有一雙眼一片心與人迥別如但以爲不諱之朝可直行已志淺矣也算不得危到無道時擔子越重正色立朝更用着危字言孫者只是善藏其用的意思非止謂免禍也如止謂免禍連行也不該危了幽燕老將氣韻沈雄自有話說

有德者必章

因爲相生遂令有力者負之而走夫子兩必兩不必說盡老脚中間光景自認之

意重不必邊恐人誤認做德仁也就是他本人亦不自知其非有虧夫子照破

南宮适問章

何力不尚德已不成了世界南宮乃有此說神情無限不答而即出南宮原非懷疑而實自不必答自當出也夫子贊他二句亦無限神情然皆只是泛論天下道理非以禹稷比孔子亦非孔子避嫌不便明言之意

君子而不章

本心安心提醒何不知不覺有昏迷之時豈其安心欺

蔽而反誤打誤撞有清明之會君子小人一串說下意
重小人邊
萬念眞中不敢保無一念假萬念假內不敢保有一
念眞
仁字是念頭全眞足色處
愛之能勿章
玩註意是指教爲父爲臣的意言不如是非愛非忠也
點破忠愛的眞面目令人自省自勉
爲命裨諶章
各盡所長有和衷意夫子取之在此
舊程文重子產就左傳看出亦有理
或謂子產章
當時鄭之保國賴此辭命原是大事
此處論人品語甚冷有得於象外的來歷聖人別有主
張不隨人口吻
須想子產極猛何以一惠字概之子西儘有可稱何
以兩彼哉外之管仲何如人而以伯氏無怨實之一
個原是惠人一個原是功人
子西可惱全在仍僭此處一差便非吾道中人夫子
看得民無二王道理極重
寬猛之論是子產自家註脚
管大夫實是當時不可少的一個人

貧而無怨章
就人倚立論夫子眞不迂闊若自養定后兩處都不難
又當別論
此語要人有咬定精鐵的功行此處撩不倒便是大
道眞根基孔子自述疏水之樂稱顏淵陋巷之樂又
謂不處富貴不去貧賤爲君子不去仁的實際消息
可想
陳白沙爲一蜂作誌也只敘他瓶粟竭矣
孟公綽爲章
公綽之不欲夫子眼裏數得着而却知其非大夫之才
爲家老趙魏有餘爲大夫縻薛不足則魯用爲大夫得
失自見柱才而用則爲棄人楊註有味
子路問成章
禮樂是性之中和乃天則也才具鑄以中和則全是天
性作用非智廉勇藝之可名矣此見成人全在涵養時
其才質物而不化只是凡胎
天則在我眞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此個老卿要實
實討出
有了禮樂二字便成聖人矣中和之極一團涵養得
來夫子說到此語豈不是人的足色而忽上心來深
有慨於今之士習全無行誼却只一味圓熟把人的
本色全然喪盡因只舉行已的根基且不消細論涵

養而曰云云

見利三句吾輩當於實際處討求這義着實難思這

命着實難授這平生着實易忘當下光景慣熟亦不

自知其不思難授易忘也求一個兩端交戰的也不

可得

聖人論成人如此都是着骨的生活這人難做怪不

得士大夫之逃禪也

子問公叔章

三不厭是解不言不笑不取之告所由來註中不覺其

有是句極有味然三個然後做成三個不厭純乎天而

人不與此至聖景界文子爲人斷未至此

臧武仲以章

楊註極好以防二字是書法

仲尼眼利害

晉文公譎章

就二公較量耳非對王道言也

二公皆顯伯夫子就中發其隱則文自難與桓並

桓在前如此序者蓋看到文公而有桓公之思也

語意可想

觀下邊相桓的批語則桓自難得

子路曰桓二章

由嘆他在不死夫子說不死的功賜嘆他在相桓夫子說相桓的功大要仲原是可以無死的而天下又必不可以無仲故云然道理當如此看使是不可不死的亦必不如此說

當時事勢已屬岌岌手挽天河全賴仲父看到關係處纔說話不肯虧人

九合諸侯是幹尊攘之事楚之跳梁向非有人攖之則其主難保守府而天下胥俛首以聽僭王之夷狄待之被髮左衽根此

仲可無死與魏徵事文皇同若異姓爲仇怎說得

公叔文子章

文子盜文指修班制以交四鄰社稷不孚原不曾議及

升僎夫子從此處着眼見他心事光明負異俗委亟曰與之須要設身處地能於此處無嫌忌否纔覺文子眞可爲文

可爲文只指心事處要活看夫子論斯文原與世間別有境界註順理成章死泥强合便無靈氣

子言衛靈章

無道而不喪見用人關係的緊要

三子長處輕只重靈公用當其才

其言之不章

就他輕言便知不爲註解精當無必爲之志妙哉與言之不出對看自明

不到爲時便知其難這梅花數最准

陳成子弒章

春秋時大病在亂賊公行孔子撥亂的手段從此處下手卽謝政家居而此心未歇就魯振魯以正天下適有陳成子之事沐浴之告意謂行此一節可以制三子且謂名目甚大哀公可就此一事以硬使三子事固貴有義理而尤貴有機括此個機括夫子眼裏聰佳分明以收太阿之會引調哀公而公乃曰告夫三子只此一句事不可爲矣既自已要聽命於三子三子安得不反操行止之權哉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二語多少意思一出而自言無限感歎一面對三子無限諷刺

夫子不是好兜攬其心誠有不容自已者此時春秋已絕筆矣東周之志卽衰甚不滅也

子路問事章

戴天履地無半點爲私的心而遇有差失却不可依阿須要犯顏一諫說無軒輊

君子上達章

同處乾坤共此日月而一個往上走一個往下做本人都不自覺

達字無盡頭非日走至何處而后止

上下原無盡一生也無窮極故總天下萬世之君子發揮此止字不盡總天下萬世之小人發揮此下字不盡不到爲時便知其難這梅花數最准

陳成子弒章

春秋時大病在亂賊公行孔子撥亂的手段從此處下手卽謝政家居而此心未歇就魯振魯以正天下適有陳成子之事沐浴之告意謂行此一節可以制三子且謂名目甚大哀公可就此一事以硬使三子事固貴有義理而尤貴有機括此個機括夫子眼裏聰佳分明以收太阿之會引調哀公而公乃曰告夫三子只此一句事不可爲矣既自已要聽命於三子三子安得不反操行止之權哉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二語多少意思一出而自言無限感歎一面對三子無限諷刺

夫子不是好兜攬其心誠有不容自已者此時春秋已絕筆矣東周之志卽衰甚不滅也

子路問事章

戴天履地無半點爲私的心而遇有差失却不可依阿須要犯顏一諫說無軒輊

君子上達章

同處乾坤共此日月而一個往上走一個往下做本人都不自覺

達字無盡頭非日走至何處而后止

上下原無盡一生也無窮極故總天下萬世之君子發揮此止字不盡總天下萬世之小人發揮此下字不盡

算過也怕低了名頭矧又曰未能乎使者言似謙婉質把眞正學者的實際道破眞使乎這主人心事非這樣使難傳

吾輩終日該有所爲觀此章那可散撒

君子恥其章

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有味思極是易蕩的不出二字有力在天下事以侵成曠今日之思止能辦的今日的位不出位纔可算得清把得定

君子恥其章

往嘗論言行已是矯偏字眼此處恥字過字更爲加意

有餘不足之勢須操這樣低昂不平乃所以平也

饒恥着尙不少饒過着尙不及

君子道者章

自道言夫子道君子者卽所以自道非謂誰也

非夫子自能之何以說得寶際出來

子貢方人章

爲學自治原無方人之理註中雖亦窮理之事專務爲此等句把方人不肯說倒泥於暇字賢字意耳不知孔夫子一生原是自治無暇的此言固以點他悞處亦分明示以爲學的本色

不患人之章

知便指能說患不能便要求所以能看起來己不能而患人不知知是個甚麼不可解

不逆詐不章

此專爲逆億的人說他自負明察不受人欺以爲好手夫子却說不用逆億自然覺之纔是本領

逆億二字最不端用不着固自爲小人用的着亦共逆億二字雖無自兎之術耶吾人生爲小人豈是除了此兩字遂無感則不爲先有感則不爲來原帶得一個覺體來無感則不覺後賢者能之

逆億是未見彼如此而預設以待此處一片機關不成心體先覺是彼既有詐僞而我自覺纔虧不了人的心纔成個已的心實哉

疾固固字卽果哉果字

敢以道理格眼繩夫子豈知眞正道理無格眼

與石隱之人下鍼處

驥不稱其章

力德原是兼有的而世俗取驥專以千里夫子特爲校正言在驥中意在驥外尹註是

或曰以德章

看此章乃知處事自有個天則不容人加意其間一爲加意卽好意也不停當何以報德一句極靈足破此關把德還將去報德如報怨只以直罷何等天然

受德於人只得留意去報儻值可報之時卽委曲些不爲私加厚些不爲過怨如何比得

一直字論其事之如何既不可挾私以往又不可曲意以為

莫我知也章

聖人無聲無臭與天載同體原是人不知的自是無意人知然却要把這段不受人知的消息傳與門下故發揮如此

我這一點靈明乃天之所命即天之所以為天也於子臣弟友中實落去盡也不管造化的順逆也不管遇合的窮通只管默默無言滿盡此心不離日用修持直與天命相對此時就平地便上了天人只認的東家丘而已那知他精神已出風塵之外翩翩羽化

耶下學上達知我其天虧他自傳影神

不怨不尤要着眼下學難處政在此有多少屈情多少厭償的滋味要打熬纔算學人不能知政為此

人自有一天人各有一天孔子只知了已便為天之知已吾輩只知了我便為孔之知已天不在天孔不在孔萬古此下學萬古此上達只要寂寂寞寞苦自進修毋以天不看顧人不做美稍灰此心耳

公伯寮愬章

分明管公伯事而夫子以為不管人事還是管自已命事說到此處眞令人懸悶樂易灑然悟冷然覺萬緣不平化一道清風而去

兩命也原是實理匪祇自寬寬人也

賢者辟世章

遇合未偶有意思者大率引去其辟有四或以世或以地或以色或以言鴻飛冥冥世事可知矣

作者七人章

天地閉賢人隱作至七人成何世道意與上章相承

子路宿於章

晨門何人而為此語可當七人中之一矣

知其不可而為即是諷語然却把夫子為人心事一句道盡

如人病即甚不可為而治者不忍坐視須要用藥直至無可奈何而已此是聖人菩提心

子擊磬於章

荷蕢者聆音察理終是異人姓名不著而神采如生

彼講當已之理意極懇至蓋以夫子為不能如此果也豈知政於莫知不已見君子竿頭進步不忍忘世處斯為難耳如只一味果有甚麼難

彼亦不是全無心於世只講無道則隱者觀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如有知已亮不甘心於已可見此等處要着眼時文混講一套高尚語便成說夢

書云高宗章

何謂之疑謂一日萬幾不容不言也此專疑高宗一人事而怪其不可信想也是相緣於文宣莫行之後的話說夫子說何必高宗古人皆然此語有意政對他發問的意思總已以聽以解三年不言全只在發明喪必三年之旨有這一着付托便說不得古喪禮難行了

上好禮則章

好禮是自納其身於軌物再沒一毫便安放肆之意彼民見天子崇高尚爾兢兢吾儕小人何敢自跳法紀之外而不奉令唯謹耶

使民亦是指轉移他說好禮之君原無亂使

子路問君章

說個己原就有人在說個修原就有安在特止叫做己叫做修耳子路以爲止於一己既問安人又以爲止於一人而不知無離人與百姓之已無離安之修也覩兩以字可見非二事矣已不成已者害着人也已而害人者味其人已一體之心也人已一體原是本心而自私自利遂宴大而爭勝儻不亟爲提醒兢業以操之鮮不昏昧放逸而損人以利已矣故曰修已以敬敬者常惺惺法也所以常提一體之心爲主而不使自私自利得以乘也即此以修已而人與百姓皆安也故修已最難也堯舜之所猶病者病已之未易修非病人不安也修已以敬原不是易看的天下再無此外事禮聖賢再無

此外工夫

原壤夷俟章

記載此章只在聖人數語見得人生而無善可稱便是世間一害聖人所痛惡者

童子將命章

居位並行亟以成人自列原是後生一大病痛夫子欲挫之故使他供使令之役見聖人造就深意

論語十五

范陽鹿善繼著
吳興劉承幹校

衛靈公問章

強兵二字是春秋列辟的命根策士求用的勝着而以當孔子之前遂成冰炭孔子別有一道救世的靈符在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一句內明日遂行話不投機半句多也連日子記上煞有意

孟子我善爲陣一章君不志仁爲之強戰一章眞孔子嫡派便是此書註疏

俎豆之事活看只是廟堂上雍容禮樂話頭所謂文德也富之教之好禮好義好信便是

眞俎豆原帶着折衝如全無神氣只一味樽俎便是叔孫通的下脚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教民卽戎孔子所訓我戰必克且以自道如文武問陳孔子必聚米借箸矣只爲靈公所問便是死戰陣全無靈氣故不告而去如不活看執泥章句把聖人看成一家貨了

在陳絕糧章

道道事人自取其窮是君子的本色固窮固字活看惟其君子窮有固然小人等濫怎肯受窮故天下無窮小人告必是相干註云爲慍見發想不誣

無爲而治章

任人者逸是舜得勝着處紹堯意似未必恭已南面正是無爲之象而必欲穿鑿道理作篤恭說亦未然

子張問行章

聰明伶俐人以爲非此行不去而仔細思之至誠未有不動不誠未有能動人心原是不可欺的忠信篤敬之外別無可行之法然忠信篤敬不是操三歐五的生活參前倚衡極諳刻畫夫然後三字要玩蓋偶然敬信人亦有之只爲不勻遂不足色而遽以爲此非可行之道這是人的通病

敬信時也有哭虧處然所謂鑽貊可行者就到頭算帳也故行有不得不責人只求已至於哭盡虧時而金石可貫矣故夫然後三字極爲要緊蓋妨操三歐五的生活至此以寧死而不忍去仁說一番直窮到無可加處五者之以不足色之敬信而來破壞此公案也

參倚不可泥全要活看

直哉史魚章

二子兩稱之直哉君子哉就其品而摹畫不可着低昂意總此有道無道而其行不同人或以爲一是則一非而不知其皆足稱也何見道理原是活的尋行數墨其謬矣奇千里

谷在無道邊着精神後節可字非無謂

可與言而章

主盟斯文者提醒人心自是要言而言之得力全在知人失人失言兩失字有惋惜悔歎不能已已之意然二句一連說來末二句復加一亦字極有意蓋人才難遇覿面而失豈是小關係然恐怕失人遂至失言者勢也兩格病是一個根只是不識人耳故智者得之斷不錯過面關紫氣亦不至對爰居奏鐘鼓也這一節是生旦比的須知

志士仁人章

夫子單提仁字喝破人生大事從富貴處發揮一番造次顛沛皆必於是已喫緊痛切矣然猶未說到死生至此以寧死而不忍去仁說一番直窮到無可加處何等精神妙哉仁乎信得及者便可以脫離生死怪不得史書上視死如歸者接踵而起初以爲是他膽大輕生不知其爲不忍害仁也

害字成字宜玩不然使生而不害仁則輕死與仁何干

傳習錄中龍逢比干一段宜看

子貢問爲章

事賢友仁二句要看得善事利器意出蓋以友輔仁自是不易之理就如制事之必有器而使其所事之大夫非賢所友之士非仁就是鈍家火如何善得事觀二其字二者字分明有擇擇意賢大夫仁士是踏實地算清

帳的人我事之友之他自然不肯棄我我自然不肯自棄

事他友他須要辦一片受約束的心腸不然爲甚立人朕下子貢悅不若已的病須得這劑藥對證

顏淵問爲章

只以制度文爲論根本話原在前有了陽明之言最確莫當做天大事而强穿鑿道理也

都是就人所易忽處說一番鄭聲佞人是令人極受用的又且無甚可慮之狀不着夫子透底眼目誰知他令人受用處伏着戈戟也

莫說爲邦只一士庶也陷此兩般雲霧中與盡了他

虧也不埋怨他

人無遠慮章

無遠慮有遠憂宜也而曰有近憂妙哉始知長慮却顧的是爲眼下

蘇註極妙最有機括該一字百圈

天下事勢原是有端有委委復爲端的雖極邇遠然可以廬窮之孔聖人原是補天之手

必字是不世識的

已矣乎吾章

此語見前矣特加已矣乎三字便有無限煙波又是一重公案

臧文仲其章

自古權臣無不蔽賢匪獨量隘實是持位保祿之心勝耳知惠之賢而不與立是何心腸竊位二字化工之筆大凡偷來的原怕人奪去

此當與升僎參觀同一文也誰假誰眞

天下第一件中用的是賢人臣第一件當爲的是薦賢而第一件可慚的是蔽賢孟子以爲不祥之實眞不誣也

當初無人看破他虧夫子燃犀照之

躬自厚而章

聖賢道理原是責已的而人倒用以責人人既不服又不能堪自多其怨耳孔子特爲他掉過來何等的確

躬的事迹着落在人故厚薄不宜平對觀怨字豈有於人無干而人遂怨者

要換過這脾胃來須得痛痛的一場悔悟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緊說着自厚不覺的已責人了

不曰如之章

人只說孔夫子會爲人如之何誰知還得本人自已如之何

天下之事雖言矣有在理中者有在理外者故變態萬千須要其算總然算有不到而人始得從旁佐

之如自己一味冥行旁人何處下手

一連兩個如之何纔見熟思審處之意

羣居終日章

言行二句刻畫沒意思的會友曲盡矣不必用註解只拍心自想是如此否難矣哉三字包含無限最可深思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似乎强填而其實不差先賢用功實着於此可見

君子義以章

人的品格就在人的作用上造出而昕衡宇宙人之作用大率可見單提出君子哉來做個標準

義是主張禮孫信是斡旋個個字如天建地設最宜

各味俱有而無跡可尋特知味者咀嚼之覺道是如此如此耳

義字兒從先天一竅來爲萬事定盤星而埋沒於重陰積蔽之下不得出頭久矣以爲質的君子外破了習俗內被了意見義之本相始露極不容易然亦有事既當爲而爲之或過其應得之分數或失其運用之機宜又或體段不差而着實處有空總是豪傑通病故禮孫信其湊於義纔是純乎天而人不與纔枉不了名君子

君子病無章

知是知所能也此言特喚醒人迷惑病

君子疾沒章

名者實之賓也丈夫生世一場無善可稱媿死媿死赶未沒須亟亟監起

君子求諸章

人生在世感應作用千態萬狀然論其樞柄原止有自己可求人如何求得

君子之求處處都討落着底小人可是捕空

君子矜而章

不矜非名節而爭則爲矜累不羣非度量而黨則爲羣累此是好人易犯的病痛世道受其獘有不可言者夫子拈出此語這纔是眞名理直則當世以斯文自任者心寫

履仁蹈義原是本分豈以爲憤激之場胞民與物原是本體豈以爲阿狗之地此處只要看得破

君子不以章

孟辰玉以公於聽言一句爲此書開光明

其言是其人非以此法行之庶不喫他虧而可得他言是其人非以此法行之庶不喫他虧而可得他濟聽言者之所須知也舊作用人取言者原不是上句話原不曾完奈何板對乎

子貢問曰章

何處討此捷法孔聖人除此再無家當將心比心一點

陽氣順布將去天地變化草木蕃

吾之於人章

毀譽兩字原是人之通病而他毀譽的私心以爲也足係重輕耳孔子以斯民直道一句提起天根遂把好毀譽的與揣盡

直道人卽不能自盡而無不以之論人夫子冷眼看出此消息特爲點破

吾猶及史章

此二事似小而關係於人心世道者不小夫子所以感慨及猶及今亡日月幾何江河愈下

大要穿鑿與刻薄病亦同根嘗見聰明極了的人便是半毛不拔的人天地元氣剝蝕殆盡春秋時之生孔子其貞盡元復乎於霜落水涸之餘天根密返此全是造物的妙處

巧言亂德章

巧言小不忍註解俱確不可易

衆惡之必章

衆字兒有許大氣力而夫子以一人抵住益謂之衆固非小人亦非仁人其好惡或未必有私心但難保無俗見故須得一一過目夫子當初隻眼自許

必察還得孔聖人他自家有境界纔遇物能識

人能弘道章

道得人而現其大人亦得道而成其大然其實人之能也雖說弘道之時道若弘人而非也道能爲可盡耳人不盡道奈人何

道聽弘於人人不聽弘於道

過而不改章

不改始爲過似乎權論而實正言

人之不改者政以爲既過矣何以改爲又以爲改則自認過矣文之爲便使其知過非卽爲過其爲過在不改上亦何樂乎不改哉

吾嘗終日章

學指實踐說飲食之美必親飲食之而後知徒思者縱於謀不謀食的也有忍饑之日謀道的也有食祿之時故君子之所憂者在道不在貧

君子謀道章

食亦要緊奈何只謀道不謀食蓋食之得不得不全係眼前活現亦鏡花水月耳

知及之仁章

知及原少不得仁守仁守自是爲重而莊涖動禮何莫非天眞散見之處其不可疎畧總此仁之全功也文公總註原有此意

君子不可章

用違其才不止虧了君子之長并且棄了小人之用可不可兩邊都有此便是聖人治天下的手段

民之於仁章

人以水火爲切要者賴以生也然水火止是形生仁則民所賴以神生形神孰甚焉且賴水火以生復有蹈水火而死者仁則蹈之不死其於水火相提而論豈不甚及萬世

教門不廣的每以類拒人豈知要論起類來教何必原贊化育木鐸此句春風萬里不止可使一時無類并

弊病故君子堅確在透脫中

不諒就在貞上不可分經權

事君敬其章

此語平平耳然吾謹事君莫瞞心說如不爲食便事不成了雖口談做事而其實第一件是爲食然後知聖人之言有味也

有教無類章

類原是不能無的而有教便可無之點鐵成金教之權

欲集謀者須從同道中求之蓋人之心思知慮各從其趣向不可强也經世者不可不知不然行且有哭處

辭達而已章

有意非詞何以達然詞苟達意便可止達之一字乃辭之義也夫子眼裏極看不得浮辭

達字儘不容易彼富麗者政不能達者也然達也不是專主簡短

古今談文那似此一字訣

師堯見及章

與矜而不爭章

與矜而不爭法同丈夫原要鐵骨肺貞白不可少而却怕成了固執天理原是活物一味死執則仁義皆成

之

君子貞而章

乎

這個比法極巧

當仁不讓章

這一路生活原是自己承攬滿捧心力容不得半分兒躲閃豈止不讓師也即堯舜禹湯亦不讓他

師字活看是人所遜謝的意思

天地間惟此不是中讓的有不讓師之徒師必深喜

道字要活不可當做古有此儀註如古有儀注則張不
問矣道之本色全不論成規只心所不容已處便是師
冕見彼於階席坐客位次固不得知而我聽其張倀周
章錯亂此心容已乎不容已乎從此處求道而道可知
已

率性之謂道聖人渾是性

要識眞聖人須知活道理

論語十六

季氏將伐章

范陽鹿善繼著

吳興劉承幹校

伐顓臾是患貧寡所謂欲也冉有被夫子詰責先曰欲之而後復回護夫子硬釘住欲字而極言其欲之不可有國有家二節天下眞經濟原從看透事理出來人心原無足時故患貧患寡越多越嫌少却不知大家各有當得分數均勻則和而相安喫獨食則爭而相傾讓着的有餘爭着的不足此定理也故沒個該指望人的所保富貴簪前雨點點不差

天下有道章 玩二節文氣當另爲一章其義更長

政在大夫庶人議是當時見在的事體人不知所以到此來由總爲個天下無道

祿去公室章

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與陵其上無以令其下註俱確當

故夫二字語氣緊快甚妙

益者三友章

近朱近墨之說原不可易友中損益令人不覺一壁難親一壁易入旁觀則清當局則迷向非本人大有意思知得此處關係不小鮮不自遠於方正而自即於狐羣矣註語俱確

與前三位相處日受繩束與後三位相處日受奉承

有之埋貪圖於外的必然起禍於內到得事急誰忍的誰史書上似此影樣不知多少

均與安雖連說當得其意不可尋行數墨當做並重觀均無貧三句錯落說來不死踐蹊徑聖人的妙處可想

夫如是故跟上議論惟其如此故不指望遠人的所有也不服是犯邊境來只是納款非襁負而至也安之者如其土俗各相守不科派他也

肅墻之內以事理推之不謂果有哀公之謀這卦爻註語俱確

臣見君至屏而加肅故曰肅墻

繩束則只見已有不是處奉承則只見無不是處

益者三樂章

言雖雙舉夫子却是眼看常情之所自以爲樂者個個喫了大虧因言樂上有三益三損一一刻畫出來上邊三般冷落寂寞除了涘泗師徒其誰過而問焉節禮樂道人善多賢友其境微其趣冷乃天命之性從此透現下邊三般無明無夜自在王迷魂陣下坡車

禮樂不是鐘鼓玉帛節不是聲容制度全在日用間應事接物上討求應接中其當然而然極其中的去處叫做禮其自然而然極其和的去處叫做樂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此之謂也兩個字又却是一

個理未有不合禮而得成樂不合樂而得成禮者吾人細體之自見然禮樂雖自有個規矩然却不可以方體定在求也只是以良心爲主而因時因勢隨處求個妥貼便是這個禮樂看起來原是範圍天地曲成萬物的大道理然明明白白在世上現現成成在心中而無人能與之合者蓋此非冥行者之所能個合亦非襲取者之所能附會吾人自已個點內有萬不能割斷之私欲外有萬不能抵撲之習俗縱幾希天性一毫孤懸如何做得出來故學者眞實得力處全在這個節字節者如馭馬者之轡如行舟者之篙操縱疾徐起伏輕重煞有一段深心在其總論之有

大大主張其碎論之有細細分疏纔能妙合規矩之中跳出風塵之外這纔結果了性分而範圍曲成宇宙在手所謂名教中莫大之樂地也

六損六益聖人老婆心切喫緊爲人說破關節拔趙幟立漢幟令人猛省回首

侍於君子章

詞旨明白不用解釋而聖人說此却不是教人宦套侍長者言不中節自是非理此學問實際處豈可漫不經意

君子有三章

好色好鬬貪得描寫一生情態盡矣看來一場都是血

氣用事耳夫血氣原自有少長老之殊以性爲主者柄在手却不聽盛衰於他故人皆未定我獨定人皆方剛我獨柔人皆既衰我不衰不分老少纔是君子

戒字兒有力量在只是以眞性爲主而因時因勢隨處戒字兒有力量在只是以眞性爲主腦便是降龍伏虎手段

三般實不論老少俱有聖人隨時指其甚者

君子有三章

天命大人聖言宇宙間惟此三樣爲紀綱原是當畏的吾輩於無言之地自已討出下落爲得不畏小人不畏原不曾自覺有個天命耳天命者大人聖言所從出原無二理

夫子提不知二字極有光景茫茫蕩蕩誰知有天性在中庸一書批頭論天命吾輩自思之本來面目急宜認識莫醉生夢死

刻畫小人處是據日前見有的說來夫子也惱他也譬他

莫道糞草小人敢無禮全是胸蟠千古口倒三峽的呵佛罵祖無所不至他自以為見徹先天其實政是魔境於正經天命分毫未解

生而知之章

純為困而不學的說蓋學者所以知之路而困者所以學之門因窮窘而立志折節下學證成上果者儘可雁行於上次天下只有生而上原沒生而下的所謂下者惟困而不學耳因心衝慮畧有人氣的無不向學至此不學眞下品

君子有九章

一一點簡處都要着底思字有力氣在不是等閑小可謝註好

吾輩就此逐段自考着實不是原因少這思字

一身一生千感萬應盡於九段然九段亦非截然不見

聖人教人隨其資質學力有時淺言有時深言原無一定而眞非有心異也唯詩禮之訓徹上徹下是雅言者人皆聞之想伯魚材力亦止此告此耳向使魚有顏曾之學得聞一貫四勿之訓以告於亢而實亢

夫子論貧富處不一而足單瓢疏水遂以相賞蓋此是學問到家處於此畧有分毫粘滯便是見不透也

吾輩莫信眼看過信口講過以已體採一番看有幾

所未聞也將遂信爲有異聞乎

邦君之妻章

首二句一頭下抑揚作兩脚是正名重嫡意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著

吳興劉承幹校

論語十七

陽貨欲見章

待小人處處有意因物付物非弄智也不見時其亡明示不受他機教之意相遇據理以答而竟不仕於貨明示已非不仁不智特不仕貨之意貨奸人儘是聰明布置一番竟成畫餅未必不竊鴟尼父爲乖滑也

註中貨語皆譏孔子至若不愉其意者甚得

未見時以禮致既遇時以理講莫道聖賢無威望饒以有此絃歌之聲者其雍然之意可知太和在宇宙間矣

性相近也章

就人品倍蓰千萬不勝其遠却似照依各人本性做成者天命一點眞原受誣久矣夫子特追出性原是近的所以相遠乃其習耳特爲性字辨明究枉

近字從遠字生眞以辭害意此節卽孟子性善章題目的作家如何攏得着一下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章

程註極得下愚原不是凡常人

上智下愚亦似以習成之後說純論當初氣稟似猶未盡

子之武城章

夫子一點元氣貫徹羣生夢寐東周卒成虛願間絃歌於武城油然感動平生之願春秋中獨於此處露出生人之趣這一笑有多少活潑在牛刀之戲蓋喜極也故因子游述所聞而自實其戲以示二三子恐癡人前說夢誤以爲少陵眞可殺也

禮樂不是度數夫子以仁教羣賢卽此便是禮樂觀愛人易使字則道字可知絃歌豈是以度數論哉所以有此絃歌之聲者其雍然之意可知太和在宇宙間矣

公山弗擾章

孔子用世與人不同只是要借人權行己意其意可以對天下萬世而不以明語當事之人這個機竅極微妙觀其仕季桓子可見東周二字悵然可思尼山技癢的緊程註宜玩

子張問仁章

仁者元氣通天下爲一體也而天下之所以與我隔者非天下隔我我自隔天下也恭寬信敏惠天下有一處不應若呼吸者哉詳數不侮得衆人任有功足使非止談效也見提掇天下血脈處不外吾心也政與於天下

字相關

佛肸召子章

張敬夫曰有味

夫子事只夫子可做不可學他却又不可議他地位至夫子一片天命之性活潑眞切無跡可尋故下聖人一等便有尋行數墨意繫字宜玩君子仁而已矣天命之性原全無繫一有繫即非矣

道無轍跡只看各人本領然此段消息又恐被人窠去爲害不淺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由也女聞章

仁智信直勇剛非負拔俗之志者不好然六者既是好學以破之好學者於人倫物理之間討求天理的眞境界費多少參証多少體認纔得除一隅之見游大通之途不然害德者即好德之人也

學是無窮的勾當虛心以觀之實體以証之漸闢漸開自參自悟孔夫子自許個好學他日呼由曰知德者鮮知字與蔽字相映

小子何莫章

詩的實用如此可見當學然如學而不得其用則算不得學矣試一反勘那個說得起個治詩經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多識盡乎一身之實事聖人作

經的的爲人處辦下神術慣能吹死灰中之火通枯槁中之靈一針立起

子謂伯魚章

二南修齊之事天下事篤近舉遠只是一個機括刑寡妻至兄弟御家邦不過舉此心加彼而已總此人情總此事理强行則一步不能去只就中從眞意淋漓便足透銅山鐵壁縮千形萬態汝濱江漢麟趾騶虞天人協應無非此太和脈絡故除庭除日用之中別無長鴛遠覯之客

爲字要看不是誦讀就實境上體認實理如水之冷煖飲者乃知教伯魚自家嘗之

禮云禮云章

玉帛云禮鐘鼓云樂已成定案夫子爲此冷語令人自省既是禮如何是玉帛祇可云玉帛爾

人即執定玉帛鐘鼓是禮樂然當實意不繼之時即循習其迹則味自索然不待賢者始覺也可見禮樂之眞塗人亦具特自爲末流所蔽不能透現耳

人而不仁如禮何便是此章關柄

程註解禮樂好

色厲而內章

夫子照膽鏡把天下第一等硬漢都識破是第一等軟漢字字刻畫令人骨寒外面粧喬心裏忐忑最恐最怕

穿窬之盜活像

壁立巖巖的影神一筆傳出

鄉原德之章

明在德外的無害於德鄉原可惡全在似德認他爲德

把德之眞嫡派反爲所篡故曰賊

聖人一眼看到骨髓裏唯其認的德之眞故認的德

之賊

今天下盛德長者只是個鄉原路數孟子以閹然媚

世刻畫他可謂得髓此便是孔門的嫡傳

註便依孟子解最好

一盜一賊當世豪傑少不下個盜字聖賢少不下個

賊字聖人律例嚴哉

道聽而塗章

這等談道理的人也是齊人中之巨擘然講道論德全

不中用惟其入耳出口只是個供談柄而已棄字甚妙

然此段話又利害把坐絳帳的師儒沒了下落一連三

節都是破僞學榜樣與下等庸人無干

鄙夫可與章

鄙夫最能容悅君以爲善事君者唯此人那知他不是

爲君只是爲保名位哄得主上喜悅就是他自爲處未

得患得既得患失心腸盡於此然失原是不可保的既

患失則計算越多無不可做之事其間情狀就是自己

初念亦不及此事到頭來遂不自由極貪的是心極低

的是品極巧的是術極毒的是手把君的事直壞到不

可言處人君莫謂此人諳事我也

李林甫盧杞蔡京的影神

古者民有章

眼看着蕩詐忿戾的人以狂矜愚自托明以偏鋒自任

實是巧占題目以文飾其不肖之心夫子特說出古之

狂矜愚的本色如何則蕩也忿戾也詐也可以古疾自

冒否

註解三段字字的確

惡紫之奪章

一利口耳便看得出覆邦家此有緣故由上兩的比來

大概是從人所不言之隱有以深中其私非以似亂眞

之說范氏詳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極有意

味

此如詩之比體

好蘇意是怎麼說人情類然無關邦家者猶可邦家

之遇利口極如魚水却喫他斷送了誰想三寸舌尖

上有攪亂乾坤的本領仔細識認

孔誅少正卯的主意

予欲無言章

學聖人者只在言上求所謂千里之差夫子特以予欲

無言四字喚他其語最冷及乎貢何述之疑而以天示之妙境躍如最堪玩味註謂與無隱之意相發盡之矣

本領無處不在而却無一言原只有天如此虧他尊

得樣子然知我其天原是天的路數

就天觀聖自已點破

活聖人原不在言上如以言則不言時便是隱時而

聖人反晦唯就其日用觀之筆筆自描不曾留半星

兒秘密

孺悲欲見章

不屑之教誨數語描得精神活現何等筆力孔夫子直

恁盛心

宰我問三章

子亦人而有此問夫子一聞神若驚腸若刺不暇別講

以安字問他此從各人根原之地打他使醒而直應曰

安只此一字人心滅矣因把所以不安的根由講開而

驅他使爲眞是鞭心拷魄的手段予無言而出更甚朽

木糞墻矣夫子以爲無三年之愛於父母又是就人子

必不忍安的去處泳歎感發字字色飛聲聲腸斷

註中三節各點不忍之本心極得

雖然宰我之鑿稻猶在期外以視今人何如也則今

所稱三年足當宰予一盼否

飽食終日章

難矣哉蓋甚褒彈然飽食者眾用心者誰天下並紳士

九在難字中出沒博弈之說更盡人愧人李註是

夫子眼看人替他悶出此危語雜以設詞語爲人使醒

飽煖逸居所近何物天與人以此心參三才靈萬物

何不用用

君子尚勇章

義以爲尚其勇也大此語極有會故不可講在柔和上

去

連說兩個無義爲亂爲盜語甚利害精神生動處在

此甚足掃行行之氣

君子亦有章

前四段白白橫做后三段則托之名理做得極有興大

要皆心地不端血氣用事攪亂風俗的人晚近此讐所

稱極負風節者那知爲聖賢所通惡耶

唯女子小章

此如畫策者知道情獘自得肯綮不然天下果有不可

爲之事矣聖人說他做甚

大要夫子無處不留心

年四十而章

四十見惡大概可知這卦十中八九然如其舊發朝瞻

暮夷爲告之四十者

自有知識至四十原非一朝一夕之故畧有片長無

不表見
見惡不止無善併且有惡這等人原也不消指望

范陽施善繼著
吳興劉承幹校

論語十八

一卷總論

孔子木鐸單提仁字喝破人生面目而此仁字却全不是尋行數墨的東西先天一點活機只就各人極眞切處淋漓故特歷指不同之出處以見意孟子先名實論仁便是嫡傳大要聖賢無忘世之心只是無枉已從人之理於心不容已處討消息若止成就一個潔身固非仁字本色這一卷以孔子之仁爲主其餘俱以幹旋有此關紛紜異同之辨都聽不過

道兒無道隱夫子口中語則接輿丈人識趣夫子不啻燭熟直道枉道判就定案夫子亦擊節而何故去父母之邦之齊之楚栖栖皇皇也故知孔子不是踏人腳踪的學者一點活精神至今有生氣這纔是仁字的足色到得沒奈何處只得罷手然不到是安忍罷手斯道也亦夫子自揣本領做得起不然何素在敎下之樂宦飄然遠舉而不一止之也天地閉賢人隱有一孔子恁樣婆心而終於不用此周公之夢成虛而回首命魯公之詞日星爲昭八士翊周雲龍風虎徒令人浩歎追思不能已已

無可無不可莫只當不執一而已這其間有個權柄

涇陽三仁論有趣

柳下惠爲章

四語圓轉透徹發揮不必去盡矣精神生動不可磨滅此柳下之仁也而尼山却要去父母之邦豈無見於此雖到底出不得這話起頭却不肯

齊景公待章

不係待之輕重特以不知而去破的

齊人歸女章

三日不朝便是不用了兩個孔子行也是直道事人兩句的道理特不依何必去父母之邦一段

楚狂接輿章

接輿講了他的理夫子的理要與他講而趨避自絕孔子之講在後下欲與之言不可忽於此處見得聖人別有理

長沮桀溺章

兩天下相對沮溺謂天下無道誰以易孔子謂政以天下無道我當與易如有道不必然了辟字不忍聞鳥獸二語惻然可想此仁字証見

子路從而章

乾坤不毀全靠君臣之義此是兩間大提綱故即道難行也須盡到跟前夫子此見何等長何等大隱者只曉得個潔身便小許多

註中然謂之義數句斡旋有意然不必待如此斡旋也仕以行義只就自盡臣事君之義說非謂不可一日不列仕籍也不然孔子何以異於貪位慕祿者

逸民伯夷章

孔子周流到底不遇也成了個逸民樣子孔子却怕人錯認行徑故歷數逸民而以已異結之逸民自以逸各成其是而我則另有道理只無可無不可五字便包盡了許多英雄

不降志不辱身是塵垢世界全不交涉惠連則與人交涉特自有意味降辱要活看中清中權也是孔子就他極偏處看出來歷刻畫七人字字生動是化工

范陽鹿善繼著
吳興劉承幹校

論語十九

子張曰士章

四者立身大節註解是此處倒塌小廉曲謹濟得甚事故做士須要識大題目

執德不弘章

此已是上場的人而不能爲有無四句字字警醒不弘者執支節而昧全體不篤者傍門戶而鮮實修今天下宿儒大概是這樣道德原也爲不得有無

此要自己體證方見得出

子夏之門章

子張所論自是大人胸襟合當如此怎說過高容字矜字自有斟酌乃納之於覆載非寄之以腹心也

雖小道必章

發君子所以不爲小道之意蓋君子原是要旋轉乾坤的人故生活只得從大處做

孔門個個都學袖裏乾坤

學庸首章原是致遠本領

日知其所章

日新不失極確

此知字不必聞見不離聞見蓋聞見非良知之用只要識得主腦

所亡字要活看原是固有的只一向提不起便成亡了

博學而篤章

學志問思是一路生活曰博曰篤曰切曰近一步步攏將來所謂去皮見肉去肉見骨去骨見髓也不如此終身只是依傍題目影占身子而已仁在其中者木體至是始現也此四項以一言蔽之曰爲己

層層搜進直到當下實地全不隔靴搔癢本來面目自然相親

註以爲未及乎力行不免泥文害義了豈知行字已在學字內

百工居肆章

文公註是尹不必用

學字原是無空閒無了當生活似乎太苦然不如是則無以致道致字有味道者本性何勞致而人心走作多強捉來強貼上終非我有致字可與孟子深造自得章參看

東坡論寫字之法了然於心口手等語可見天下事無一不以學而致

小人之過章

此非等閑小人文字有許多名理在只爲不能自克遂
硬講出道理聖經賢經祇供其藏匿之用
必字亦有景惲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有味
君子有三章
謝註好
我輩去聖人遠矣望之卽之兩不可得而言固在也
卽不得於聽固可得於讀也須於讀時若聽把厲字
滋味覺出蓋聖人之言一棒一痕一摑一血純能提
醒昏夢拷掠肺肝若讀不出厲的滋味可是枉然
至今腐儒還只說聖人之言渾厚
君子信而章

自說自解不用註脚
勞民諫君原是少不得的然兩般原難受故不可驟
用信字就平日說除了勞也還有該先盡的職業此是用力處到得既信
了諫也還有該先布的恩澤除了勞也還有該先布的恩澤此是用力處到得既信
而勞不爲厲諫不爲謗是得力處
大德不踰章
此言不是爲寬小節乃是重大節之意吳註欠活
子游曰子章
誣字破的
程註五段及朱註總斷俱可玩
中人以上節卽此意教人原是因人如躲倦字便蹈
誣字
子夏曰仕章
往嘗單舉學字則仕之理不在學外今與仕對舉則學
且屬明理仕且屬做事儻字卽行有餘力之意
資仕益深驗學益廣亦妥確
喪致乎哀章
楊註好何言過高也
天下事只要從着底處做這塊無言之地有許多蘊
蔽只是個飾於外貌爲病根夫子居上不寬一節總
以探本之論點醒人受病之根門弟子往往宗之以
爲談柄

吾友張也章
觀此可見仁字的眞根脚爲仁的眞路數
素裘先生謂王汝止言動炫耀非學庸本旨卽此意
也
吾聞諸夫章
眞情不能自已自是的確然豈人人皆能如是乎此言
婉而多風當於言外會之
吾聞諸夫章

不改臣政是他實際處須要看出所以難能來

獻子有賢德句非無謂

苟於此處變動卽祭享儀節塗飾周匝有甚相干

孟氏使陽章

上失其道二句是所以得情當勿喜之由最重

惰字是犯罪之情至於犯罪定有一段極傷心害理

處然所以至此極者誰之過歟故哀矜勿喜

喜字兒當不得古稱祥刑殊可深味有此一念則仁

行法外無限生機矣不然明白饒不過哀矜何益

哀矜勿喜不是平對人皆以此爲喜我獨以爲當哀

也勿字有多少鍼砭在

紂之不善章

註極明切意不重紂蓋因紂而深有省也生機活潑愈

玩愈長

此是實理然非明眼人拈不出

君子之過章

於過處見本領君子哉余甚喜此條之無註

人爲甚麼被過支使的不成模樣請觀君子因敗爲

功會做好漢

衞公孫朝章

焉不學要活看蓋文武之道雖有人識然分領而非統

承且糟粕而非神理道亦不出所識之外而實不盡所

識之中特遇夫子因象會神從無言之地討出下落謂

非學於人不可謂曾師於人却不可總此記載一入夫

子心中便活活的尋着眞文武彼賢不賢不過借用他

那裏曉得這機關

叔孫武叔章

往嘗子貢有何爲莫知之問至此則知夫子之所以莫

知矣孔子隔墻看不得須從門入得門或寘此語極確

饒子貢說過至今誰曉得門朝何處

叔孫武叔章

何傷於日月甚警策怪不得居言語之科大凡毀人者

都將以傷之如其傷不着可不枉費力

陳子禽謂章

夫子未曾得邦家却就得邦家說一番此非持域外之

觀者未足語此

夫子處辦的原是範圍天地精神一個仁字乃其主

腦從此處提挈如一陽初動萬物回春原沒有阻隔

原不必積久此實理實事要信得過

夫子是未得邦家的堯舜禹湯文武堯舜禹湯文武

是旣得邦家的孔子編論語卽係以堯曰非無意味

孔子未得一時之邦家却得了萬世之邦家

論語二十

范陽鹿善繼著
吳興劉承幹校

堯曰咨爾章

道統肇於唐虞中是何物執在何處觀四海困窮句則知其着落矣中者天命之性萬物一體者也然人已之形骸既分尊卑之地位復隔誰能以元初性體流行於其間乎此處須費大功夫大力戰於天人爭勝之關務使本性尺寸不失而萬物得所矣此即修己安百姓之說也故此章帝王相傳只是個以萬民爲一體而已曰四海曰萬方曰大賚曰百姓曰四方之政曰天下之民曰民食喪祭總是一個着落而末以寬信敏公四句總之見得把天下提在手裏此帝王之脈絡而孔子之祖述憲章者也

得衆民任有功說即是立立道行綏來動和榜樣鼓舞

尼山布衣卒老於行把提掇天下本領成了素王你看他一心心一念念都在萬民萬物上商量此便是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繼往聖絕學開萬世太平原起一病隨誰似尼山從泥水中討乾淨五段說得何等

四惡描盡今之從政者

不知命無章

爲善不勇只是趨避之念亂之然趨避原是枉用知命者自然省却

因性作儀禮原是人的憑據即如服官者之遵祖制也有所憑據任他搖撼站立愈堅神色自然

各人底裏原各自獻於其言誰不據一段義理然惟知言者能辨之孟子知言就是此嫡派此是經世者不可少的一條識見緊甚關係

美從難兩全上看出惠勞欲泰威自是不能無的一事與二氏迥別

子張問於章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著
吳興劉承幹校

孟子一

孟子見梁章

戰國策士專講利害仁義原也迂濶然求利者得害仁義固所以利之也此天地間易不得的事理還是仲尼之徒醒的利害

說到弒君危莫甚矣又宕一宕不爲不多不尊不暱這樣消息怎敢踏着那緊接未有倒戈亦曰要透此事理須得此文法

爲民父母兩提最有意

晉國天下章

爲他要洒耻教他無敵之道要以仁政得民心而彼奪民時一段最要緊所謂識時務也不識此機便生疑孟子以齊王猶反手云惟此時爲然便是此章意

見梁襄王章

橫眼一看天下皆嗜殺之君而因得混一大略故天下莫不與純從今夫上尋韓信登壇謂三秦可傳檄而定即此機也

齊桓晉文章

王天下原在保民保民原以不忍之心是心人所皆有而不能自認即偶有所及而不能善推孟子於此大用

臺池鳥獸也偕樂獨樂另有事情

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最有機鋒

寡人之於章

移民移粟當做盡心再看王道次第撙節愛養輔相裁成無處不想的到無事不處的妥這纔是盡心民自有餘天不能災比移民移粟算甚麼盡心惠王當下已自無趣又緊把害民實事說出令無躲處妙

寡人願安章

承上章來單爲庖廐二有起名率獸食人又以獸相食與象人而用來襯極妙文法

爲民父母兩提最有意

晉國天下章

爲他要洒耻教他無敵之道要以仁政得民心而彼奪民時一段最要緊所謂識時務也不識此機便生疑孟子以齊王猶反手云惟此時爲然便是此章意

見梁襄王章

橫眼一看天下皆嗜殺之君而因得混一大略故天下莫不與純從今夫上尋韓信登壇謂三秦可傳檄而定即此機也

齊桓晉文章

王天下原在保民保民原以不忍之心是心人所皆有而不能自認即偶有所及而不能善推孟子於此大用

機鋒以愛財攙上使之從迷而後悟則此心纔得有於已又以民與禽獸較量使之善推其所爲則此心纔得及於人

設愛字與乍見章三非字同機愛便不足王

推先及人便是善推禽獸百姓比量甚明纔見得是不爲非不能心爲甚最冷令他汗背

則王矣應庶幾

興甲兵是不保百姓的緣故求大欲是興甲兵的緣故

文王之囿章

說了民以爲小的緣故則以爲大之故了然矣爲阱字

故孟子不嗔他求大欲只指他不是求法以已力與

絕倒齊宣比故事欲怪民而比了個凝着自己的來此

天下爭則一斷不能服人以仁政施已之民則天下

查故事不詳之過

之民皆歸王業原離不得保民

交隣國有章

保民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不越富教二

兩事字都是柔道理柔的恰似不英發而以樂天畏天

保天下保國揚之見得交隣原當修睦事小是仁事大

字仲尼嫡傳非黜富强也乃所以富强也

是智同謂之道也齊宣客氣自揣不能事人而以好勇

人都有心而都不覺有偶然觸着纔露一端而隨露自脫謂做不得仁者的勾當蓋齊大國也孟子却就勇

隨迷全不得濟孟子設此微心之法使人各覺有本字拉在仁上

心卽此爲天德卽此爲王道陸象山以楊慈湖斷扇

事人者原是不自去尋非作歹爲人之害如有横行

訟是非明人本心與此同機齊宣既因逆而悟得其

害人者政要處他仁者愛人故惡其害之也大勇卽

本心矣而卒不能推以保民蓋推難言矣有多少阻

大仁

隔的在不大用功夫如何擴充得去故尊德性而道

齊宣王見章

問學

雪宮定是個遊賞所在觀樂字可見引晏子之語字字

莊暴見孟章

對鍼

與沼上論樂同機好貨好色皆借以引君陽明諫迎佛

今也不然一段想雪宮盤桓多日供給煩費民受虧

疏倣此

不過之朕與此無異只論說憂對而齊宣面上怪怩
矣復以齊景風之作君臣相悅畜卽爲好收拾似卽
似離絕妙機鋒
無非事者有趣想雪宮之遊無一個錢的事
人皆謂我章
因事納忠莫一着錯過此章只就明堂起意
治岐之政無一處不是保民四者必先更見篤至蕩
蕩平平如天如地只是個與民同體而已齊宣託好
貨好色以爲既有此好遂不能顧百姓而不知不拘
何好只要與百姓同之便自去行王道
同字是僊丹不問是淨是垢的東西有此一味點鐵
成金何也人之所好未有不便於己者人人各遂其
便王道在此矣然同字亦是論機括不是論事件若
論事件則君民怎得同
王之臣有章
單爲四境不治做兩個賺坑果無可對願左右而言他
化工之筆
所謂故國章
偌大齊國不見有人都是朝三暮四過路的鷹紳只爲
他用舍由人左右用事全不曾從自己眼裏端詳自己
心裏斟酌故流水落花如此不知此何等事體而草草
輕易使國中無一個同休戚共安危之人怎麼使得王

無親臣極力醒他
末段承左右大夫文法帶出想是輕易殺人故順便
捎到妙
湯放桀武章
君字上加弒字不安只用幾個轉身把君字丟了只剩
下一夫一夫非君何嫌於誅
爲巨室則章
大意是說王自已不會治國須靠會治的人兩比俱妙
而末節雖字更有不識輕重之意
齊人伐燕章
宣王稱天意可謂說鬼孟子以民情說踏着實地只說
民迎的情是避水火則取之不悅可知
齊人伐燕章
前章只說民亦運此章更說動天下之兵既從何處動
還從何處止
鄒與魯鬨章
一篇精神在今而後得反之一句上把滿腔尤民之意
倒捲回去
滕小國也章
事人求免乃自盡之術也只要自已做個鐵桶家當城
池不可少更要緊在民守玩效死而民弗去何以得此
於民哉可爲二字着他自討分曉國有金湯非城池之

謂也此章意便在上章中

齊人將築章

遷都避難有這典故後來雖至興王起初原是避難爲
善二字要看不當專指去邪說生平爲善縱然自甘退
避到頭終是綿長觀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似乎無
奈何却原是正理

滕小國也章

復就前兩說而並陳之請他自擇各忖自己身分

春秋之意以國君死社稷爲正出奔者猶有與復之
望便是此兩項意

魯平公將章

從頭曲折做出個的是臧倉阻住魯侯而忽地拈出天
字來全不干臧倉事使心頭之火頓平聖賢者實本領
全不與庸何等撇脫

此豈亦章惇哉參看

孟子二

夫子當路章

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孟子手段從眼力來前與梁之惠襄兩陳此意而此復曾言之曰今時則易然曰未有甚於此時曰當今之時又曰惟此時爲然有惟恐失時急當趁之之意

時字易飲易食形容曲盡莫令勢對文法原有襯墊此章文法吞吐頓挫曲盡其妙先以文王之德撥動

大見精神

紂失天下故於武丁多用盤桓此鍼線細處

夫子加齊章

做天下事要個不動心此眞老脚千古聖賢衣鉢而不動心要從工夫中得之說個四十便見由工夫也告子先我先字原不消工夫若消工夫則先不得曾子聞大勇於孔子只論自反就是不動心的主柄人好勇只是憑氣聖賢却憑理後邊集義不使行有不慊於心即此意也

入門伴告子便就告子此到底知言養氣政對告子生活尋來告子怕言與氣動了心故任其不得而俱

無求孟子却就道言與氣上尋勾當都求之於心而使無不得更爲不動心之法

直養無害害字與又害之呼應塞天地就在配道義上天地間若無道義便天塌地陷了而道義在而前非有浩然之氣的人便廢然而返氣之不可不養如此而何以養之還從義生義又要集非可襲襲就是助的心腸行有有字要看一樁不義也禁不得集字原不放一點空政爲不如此則餒告子兩無求就是外義

正便要助勿忘只墊說哭蔚原多在助較論處自明知言精神在兩害上而生心二字是悟頭尋出言的知口舌中偌大干係夫子不知言無以知人就是杜禍本塞亂源的本領不動心眞少此學問不得奈何說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養氣離不了心知言離不了心萬法固從心生根源綫照出言的下落天下大害只在言上定奪誰此章前邊尋不動心檃栝拿的原隱以告子視自已檃帶勦舍後邊定願學宗主聽的原准以夷尹堯舜視孔子檃帶孽賢

以力假仁章

不待大是此章機括伯也是仁只是假力字心字最刻畫

仁則榮不章
辱字惡字是激將法自求禍三字最醒誰知他受用處
就是禍患
尊賢使能章
無敵手是混一大略只在得人心各就本國做天下消
息一齊扯動
人皆有不章
上章是不忍人之政運天下於掌此即接發人人可能
推出不忍人之心來人皆有三字最着力便是道性善
供停當人皆有則謂兩不能的覺無理了
乍見微心尤妙在三非由是觀之該猛然警醒

乃所願則學孔子政爲兩聖人各有偏耳偏而爲聖
者以成色言也成色以無一點塵爲足兩人偏處就
是他聖處故其風皆能興起後人孟子說個不由是
就孟子願力說不可矮人觀場
天時不如章
天時地利是當時談兵的定論孟子却以得人心爲戰
勝之本是大兵法
孫吳傳中亦以得士心爲緊要然只是就所統之戰
士而與同甘苦設法鼓舞之使戰不旋踵乃一將之
事而非總統天下之大道也故此用天下順之字而
曰得道者多助孫吳只是術不可謂道
矢人豈不章
從耻人役起意而布此文勢
反求諸已提人使醒
子路人告章
重與人爲善大字到此句纔實填上
事是取而機是與大爐大冶陶鑄乾坤只是已字成
難舍舍不得便不肯取何以與乎誇舜之大而標他
舍已便是立言苦心
伯夷非其章
各就其事推其心畫出個隘與不恭神來兩不屑定的
有力

孟子將朝章
以將朝反不朝生出義意只爲破召字許多波瀾然非
泛概眾人單爲有輔世長民之德者說達尊三見君之
外還有兩尊如無有德者輔佐只要自尊尊不將去比
論古今尊德者與自尊者誰尊誰卑召字全使不得
陳臻問曰章
問之意話雖雙舉實爲不受於齊致疑是貨之從無處
看出聖賢這樣着眼貨取字極狠極着吾輩遇餽只說
是人敬我那知是取我七尺之軀冲天之氣竟被人以
幾文錢買了去
孟子之平章

眼看流離心中暗嘆是誰罪過設法開談遂使沒處躲閃

孟子謂蚔章

蚔大夫是客要發主須用客引

要說無官守的綽然須說有官守者

孟子爲卿章

以位以路未嘗與言分明着意而應的何等無心待小人要着他心裏嚴憚口裏怨不得當與簡驩喜看

孟子自齊章

兩個人心要味自天子達庶人非泛談兒諸事有限制獨此無等級

士大夫出處不爽利只是個欲富貴懼然縮紳分明是市井賤丈夫三字爲的利害

孟子去齊章

絕字利害客自愚勸那曉的無王命而自爲王留便低看了孟子道理要仔細理會莫只憑好意世間好人多犯此病

孟子去齊章

王猶足用爲善一句是頭腦而用齊便可安天下是算計十步九回頭原是大人心腸賤丈夫固賤小丈夫亦小此道原要活看

孟子去齊章

聖賢處世原非怨尤謂當此時而豫色非情也謂當此時而實實不豫尤非理也故略以彼此不同時點過即驗古酌今發無不豫之意氣甚振揚若只爲齊字故留下機竅以燕伐燕語妙是聖賢

五百年二句是案據此論事過五百年是王者當興舍我其誰是名世見在據已之生與世之時合攏來意氣有餘那得不豫

孟子去齊章

去齊爽利是辭十萬爲根腳而辭十萬之故卻是初見即有去志此志未嘗要執定不變所云不欲變者不見可變之時也大要聖賢救世的心腸但得可望便不忍何住足

遽絕擇主的服力不見可變終不肯苟就也

孟子三

滕文公爲章

范陽鹿善繼著

吳興劉承幹校

道性善二句非兩層言堯舜只是個盡其性也人性皆善人不能自認便把堯舜看做天上人如自認一認則個個人心有個聖人在離了性那裏再會有道只是習俗埋沒既久忽聽此言那能自信這個疑是天下古今人同病不獨世子也道一而已矣寸鐵殺人的本領信得此言則成覿顏淵公明儀三段話都是做人的榜樣再不怕聖賢只要下狠手做末二句十分激發他

陸象山此心此理一段便是此頭腦故陽明以爲簡易直捷直接孟氏之傳討落着這消息下工夫日用學問都從無言之地關痛癢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掴一掌血如這頭腦不會摸着而却言學問縱沉酣聖經貫穿賢傳只是個玩物喪志

滕定公薨章

大凡習俗沉溺既深自己天光不得透露固做不起人來即天光偶露而習俗遮攔以爲怪異又主張不起來然只要認得眞把得定不止認吾性之善又要認人性之皆善其習爲不善是沒有眞榜樣觸他榜樣若眞一觸便動上下感應原是不爽所可慮者只怕當眾論紛紜之時自己軟了便大家做成糊塗帳舉世界無一處得現人生本相此章極力摸寫把生人之初透出固所自盡不可他求是在世子是誠在我緊關在此而言於宋心不忘是根苗

惱人處是父兄百官皆不欲一段而通場透切政藉此可謂曰知妙在言表

觀此便見要做人明知俗眼不喜切莫和他商量越商量越悞事只硬做將來他們自然歸依

滕文公問章

論爲國便從民事着手此國之本也而民之爲道一段痛切淋漓得力在此識治民不知民之爲道便做出罔民的事民無恆産自無恆心而所以無恆産只是君橫取以不儉奪人耳恭儉也不是截然兩段看古文要得其意

兩仁字相應賢即是仁三代取民都是爲仁不當就中又推敲出助來世祿一墊與以禮下墊取民同法教養並重都是爲民而通章之意養民較重蓋有恆産者有恆心禮義生於富足從善也輕易爲教耳事理文義俱自了然

井地大略不止說制度俱譯出義意來節節有味君

子小人不可相無治小人須分田養君子須制祿野原可助國中只得貢世祿外原宜有圭田一夫外原宜有餘夫鄉田同井原自親睦先公後私原別野人椿椿咀嚼其意自見說個潤澤更見孟子不腐人情士俗眞聖賢須從此經綸帝王之世其所稱良法如執定點畫而行之必亂天下張子之講求幸未施行

有爲神農章

並耕而食是許子談柄要破地這一句百般調弄而大斷案在有大人之事一段歷舉聖人治天下勾當而追他用心之處抹倒耕字耕且爲與與雖欲耕得乎而暇耕乎但不用於耕耳越噴越醒

許子扳君並耕是以不耕而食爲無事忒自在了豈知人有不同事自不同天下最難的事是不耕的夫做有大人之事一段是提綱竟以不得舜爲已憂二節是摩勘憂字與勞心相照從既得後設兩未得下兩爲憂是空中一拳難字滋味從此取文人筆力到不得

堯舜之憂人看不見舜與禹皐從干戚後看事業冠絕便知他是可任的人當未見事業之先亦與尋常人一樣面貌如何就知是後來能治天下的禹皐而拔於眾人之中則物色塵埃端詳審諦眞是艮工心獨苦以惠忠較論下易難二語開天闢地大議論

許子之論有神農二字當頭也是太古時原有的不肯屬民意思也好只是並耕治不得天下齊價之說亦是古意而物情豈有齊者孟子論事之理物之情眞有用之學率天下而路相率而僞爲剖得粉碎

墨者夷之章

大凡教人先就明處引更要就本人身上尋出案宗乃易入而引到上場却要狠下手從直命處放倒他纔可回頭以所賤事親明知此是他心不能已處就此引入而彼有此心不能自認是好反用支吾故以二本爲倒無差等之說而復就拖親者之是以醒之夫就也二句就他心上動之憮然可想

夷子厚葬是墨而儒却自認不出本心來還在墨家住孟子就此艮心動處許他是而卽以見一向從墨之非教他跳出來非直厚葬一樁而已命之兩字得於言外若只指厚葬是夷子已能的事何消說

陳代曰不章

發揮義理全要頓挫善重處不必多說文字實主原不以說多說少論如此章枉尺直尋宜若可爲發起難端以取非其招不往形不待招而往又以御者與射比形枉道而從彼則枉尺直尋只以士節論斷不可爲矣而末二句打開後門再莫講了位置極妙

景春曰公章

喜怒關天下似好漢子然使動諸侯處無非以順爲法
順字有無限曲折蓋不有以深中諸侯之心諸侯那肯
信他巧以狐媚借人虎威甚麼丈夫妾婦二字不廣情
然亦眼毒

此之謂大丈夫是做自己的漢子頂天立地全不借

人

周霄問曰章

孟子英氣泰山巖巖以順爲正是妾婦仕不由道是鑽
穴隙這兩般人都是自謂有本領有道理生被駡倒似
太刻薄然不如此則自己沒了眼界撐持不住

彭更問曰章

快論與食人食於人章同機通功易事原是天地間大
道理而食功食志推勘更微
人看士是無事的只標出士的事來食自非泰然這
段事非具道眼人看不出

萬章問曰章

齊楚惡宋不足論無端冒認行王政不得不辯歷舉古
人行王政的樣子則今所少者政是王政以四海對齊
楚以欲爲君對畏

孟子謂戴章

設喻最醒薛居州原好只一薛居州奈何說個獨如宋
王何連居州站不住了

不見諸侯章

今無不見諸侯者反疑不見爲怪來問根據比兩個故
事明古不見之義不迫不可見也固不先不可見也
寫見的而孔而以兩賢之所言明君子之所養無限烟
波則要見諸侯除非面皮做壬

只爲難抹臉因此難折腰千古留下這一點士氣莫
被巧宦的鬪盡

君子之所養可知已最耐咀嚼這君子便說自己意
若再指兩賢其味反淺

就莫寫可恥之狀則不見諸侯原是心裏去不得所
養亦是就自心養之非只據古人高尚舊制也

戴盈之曰章

比喻絕倒把待字一段套數折盡從來誤事都是這個
字好題目當前不便於硬推只說容日識者便知是沒
指望的話

公都子曰章

稱好辯指闢楊墨說孟子不辭辯字只緊好字以爲好
辯者不知楊墨之亂天下也世到大亂須要人撥而害
人之事有有形有無形洪水虎狄猛獸人知其害即亂
臣賊子之害人亦知之爲其明叛道外也惟楊墨則講
仁講義以道術害人心無亂之形而亂更大世人不知
究竟只以爲不過一家之言無甚大是非若與他爭似

乎好辯若知他這樣利害須掉三寸之舌替聖人把住關口

兩懼字相承政與好字對照以筆舌撥亂孟原從孔出

匡章曰陳章

廉是醫貪的良藥持此道者最患不近人情行不將去人爲貪夫借口孟子最愛此字怕被不通人跌倒故爲此辯非好惱陳仲子

仲子差處是原有居食而故意躲開且兄之居母之食尚避且離是以不居不食爲廉矣邦又不能不居不食口已出題目已做不來了故前曰惡能廉後曰尚爲能充其類也乎兩能字相應比蚓更妙非要他若蚓言人做不得蚓此如仲子原無這樣兄之居母之食則於陵自是高節墻餘亦足千古

孟子四

離婁之明章

范陽鹿善繼著
吳興劉承幹校

孟子對時君開口便講先王之道人必謂强君以難能是迂濶不切於事情處不知治天下離不得先王之道先王原費盡心思制此不可更易之道因之何等省力不因便要播惡上無道揆下便照樣俗所謂上梁不正底梁歪也此是喪國之象誰爲臣子尙得泄泄視之謂之賊三字極厲然不枉時君自認不得賊特爲點破綫表出開口講先王之道的似乎强君政是蒸敬通篇只一個主意無多支節

規矩方圓章

卽上章意不許人讓聖人一步一讓便全非無可中立的去處臣不法舜便是不敬君君不法堯便是賊民只爲堯舜是人倫之至至是一毫那不得規矩之於方圓略離他使得

臣不敬君君便賊民民受賊不過何事不有當身遭橫事身後遷留罹名說到此處那可不鑒

三代之得章

卽古以論今與上章意同見不仁二字忒不吉利有甚

麼就不保甚麼

愛人不親章

卽上章不許人讓聖人一步一讓便全非無可中立的去處臣不法舜便是不敬君君不法堯便是賊民只爲堯舜是人倫之至至是一毫那不得規矩之於方圓略離他使得

臣不敬君君便賊民民受賊不過何事不有當身遭橫事身後遷留罹名說到此處那可不鑒

三代之得章

卽古以論今與上章意同見不仁二字忒不吉利有甚麼就不保甚麼

愛人不親章

莫說人難服事若一味自反天下皆歸大學之道治天下國家不向天下國家上求只是修身此不易之理也而有字皆字是甚分數莫草看過三反在三不之後若易而三不在愛治禮之後有禮在前反招笑落便把好心灰了於此不灰只是反求最難然纔得身正天下歸者實受我無限大恩非比寬德行只空讚嘆也

好人難做四字是大概嘆世非正理

人有恆言章

卽上章意只在補出身字見趣序意不重爲政不難章

推論情理又在尋常論政之外見得聖賢不迂腐不得罪三字有作用在要借他撥動天下全以機括論

天下有道章

文法頓挫要尋主意何在此章從此字發動就他恥心教他不怕强大的道理拈仁不可爲眾一句作主與小大强弱字相應如不善着前邊恰似要他受命者書要總通章看意之所在一句一章者意固一點百句一章者意更一點

不仁者可章

自字爲主謂人自好敗亡似不情然他走的是敗亡之路非自取而何自家尋死拉不住他單爲左說不醒右說不依的發嘆

桀紂之失章

眼見人家殿將民來無人爲湯武卻只要自得天下到底只落個大家一齊溺耳七國都亡祇濟得漢高祖孟子眞眼力

七年病三年艾喻妙極艾要覓病時用而既病便等不得三年故須無病時畜艾

自暴者不章

專責自棄自暴爲陪耳自謂不能謙虛躲閃人皆憐而怨之孟子定了這個罪名辣的緊

將要說他不居由之罪把仁義各起個最切要的名目然後不由者眞是可哀吾輩味哀哉二字無限凄涼還要自以謙虛躲閃爲得計乎

道在邇而章

天下雖大總是有親有長之人人孝弟眞是太平則道之所在了然矣求道者須向所在處求孝弟外更有何事事道非對語

謂道在孝弟人信不及以爲道大包舉天下也只把人人孝弟想天下何如而天下無孝弟外之道矣最善喻人

居下位而章

人於行不去處覺動人之難不知還是自己之善尚未眞眞無不動之理

不誠是假善善原無假假便非善思誠就是明善

末語煞的沒出路從今後不動處再冥尤人

伯夷辟紂章

天下第一流收了去便是收天下的機括此孟子搜冷的眼目然第一流非王政收不得

求也爲季章

單治善戰者之罪前邊用引後邊用墊

善戰原是大功卻摸寫殺人慘處教人滴淚遂教人切齒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

存乎人者章

此着更冷孟子忒煞有心

能言以後咳嗽也有假誰想睟子還是父母生時原物

觀察跟聽有意義在言無不有故無不成理就隨觀聲音笑兒爲恭儉的說妙在指恭儉實跡列出而爲恭儉者不待言矣文章之妙

註僞爲於外尚隔侮奪豈在內乎

恭者不侮章

男女授受章

天下溺援之以道二句妙解與上章兩者文法同註解好

君子之不章

此心處事以事父爲理故凡有舊典都推詳意義如易子而教之事然亦大概論不可執定死煞圖外註便多事

事孰爲大章

單爲借口事親廿於失身者說不失其身四句斷定又引曾家父子立養志養口體之說富貴只養的口體修身纔養的志此躍如之旨卽就飲食一事論亦不專以爲此特善人平易不曾想子放不可從耳

不孝有三章

養口體爲是

或謂親如志在富貴奈何夫志者論人初念執今之爲人父者而問之曰爾子爲聖賢孰與爲富貴看他如何應

人不足與章

爲甚兩不足只因三莫不

有不虞之章

不虞者念未及是而忽以是加之求全者意欲自免而卽就是誣之毀譽之不足憑至此極矣二有字堪咏蓋據常理論得譽者多是人自巧鈎得毀者多是人不自覺的父母徑化了所以曉然感動天下不止自己一家

孝不止於無不是的父母而已要把父母轉到是處此處曲盡心思妙用纔叫做盡事親之道到得把這樣頑

受用而已大字全在天下上取
不得乎親四句是認題的眼不認到此那肯盡事親之道

舜生於諸章

睜開一雙眼討出千聖眞消息南海北海千載上下此心同此理同也透得這消息當下大了許多

借舜文見地與世都隔不住非以舜文爲主也

子產聽鄭章

聽鄭國之政是書法不是聽政即此事自屬美談孟子駁他不知爲政最確爲政不須如此且萬無能濟之理張羅不過來

辟人可也帶此遠致見聖賢眼界莫道說貴賤不分是盛德事

君之視臣章

言自明悉特寇讐之言註費周旋然戰國君臣另有不同此國不合便往他國非天下一君率土皆臨之義事既不同義自殊焉

無罪而殺章

註自明當避禍者須預避一層莫說尙未到我

君仁莫不章

本原之地清作用自無不善故治國先正其心非禮之禮章

大人對硜硜小人說禮義原無方體知有禮義便非禮義天下太山喬岳的豪傑多半是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孟子特揭此端大有功於禮義

、可立不可權政是此等

中也養不章

子弟的品賴父兄成父兄的品也因子弟定先說明養的是賢則棄的自見養有工夫要耐煩棄子弟的只是耐不得

人有不爲章

世見遇事便爲的以爲有爲不知有爲當從有不爲中尋有不爲有字要味非一概不爲也註解知所擇似未盡此必世所共爲且不得不爲的事而不肯爲也寧直憑眼力看得破尤須憑骨力把得定天下大事舍斯人誰可爲

言人之不章

言人不善取快己口大傷人心當驚醒

仲尼不爲章

此對賢知之病說已甚都從加意來仲尼渾是天性性原高明而中庸怎有已甚之爲

大人者言章

與非禮之禮節同義對硜硜小人說兩必字不好圈外註俱有味

大人者不章

此眼對赤子起出妙義赤子是孩提心就無僞說盡情誠未朋不知有機械也非指天命之性赤子無僞時其性雖蒙而不傷到成立後情僞出而性體傷矣大人本領盡民物參天地只是個盡其性而性禁不得一毫詐僞赤子非知存誠只憑他不知有僞故其性在大人至誠只是不失赤子之心此語要善看

不忍人之心說得擴充赤子之心只取無僞意故云不失乃見世人長大多僞沒一個似其爲赤子時的心遂揭此醒之

赤子離初生未遠其無僞是混沌境界蓋人初生即

天地之始

養生者不章

舍是無用其力透極

君子深造章

進而不已進爲之方有所持循都切當蓋本體在人略用工夫無不呈露然天倪頓見少縱即亡不爲我有故住不穩當不着須是自得乃爲我有應用不窮而非深造以道不能自得

得曰自得自字有境界乃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意如看晉帖儘覺去來輕重畫畫有理拿起筆來偏腕中有鬼由不得我爲非自得也若使筆隨心須曰曰

臨池

博學而詳章

博學是學者本等勾當然討不出本原來便是玩物喪志故須詳說以求得約

觀此可見不到約處成不得博博約分對不得

以善服人章

欲以取勝於人欲其同歸於善解得當要服人的服不得人倒是養人的服人此教人服人之法

言無實不章

論不祥而祗以言言上能有多大利害只言而蔽賢則天下大禍造於舌端單表此義觔人使覺廿一史明註

在焉

仲尼亟稱章

取字有趣聖賢眼別耳別隨處領妙聽滄浪取原泉種種會心

妙在以無本對照令盧名者汗顏

人之所以異章

以人僞分處持論懇切極矣這樣去處而可不存乎去之祇落人形

幾希以一字言之曰仁以兩字言之曰仁義着落在庶物人倫上

庶物人倫不曾有理以幾希遇之而理始出此理不

是一定格式舜神明變化無不曲盡纔許得明察就
是他存幾希處
禹惡旨酒章
憂勤惕厲天理所以常存人心所以不死解得當推各
舉其一事尙可商量幾希是性存性以戒愼恐懼列聖
皆舉其戒愼之意非指事件也孟子爲列聖傳神是白
描手
王者之迹章
天下無王而幾希不見矣孔子以春秋存王迹而曰其
義則丘竊取之義卽幾希之理故卽史成經以存人道
君子之澤章

孔子之後便見孟子統接舜禹以來自己許的這樣老
成萬世果然宗之不以爲異言大非誇只是從眞血脈
上認的明白
可以取可章
兩可以非先後乃決言之見取與死須是一定不可那
移纔無傷但屬兩可便不宜做
逢蒙學射章
素不識面之人便知他不殺我親手教射之人不知他
要殺我只說子濯孺子事一遍不用把羿比論而羿之
魂已自稱有罪矣
西子蒙不章
純爲不患橫逆說蓋橫逆原是難堪的那得不患只爲
自己有個終身之憂在故除此患
人笑胯夫無丈夫氣那知他意要登壇

解紛撥亂都有個因而行之的機括在挑逗幫扶總
成個因故曰上治貴因庖丁解牛全不費刀同此意
故字照註解不重故而重利然後面荷求其故卻無
利字則前邊以利爲本只當做解故者亦儘通
公行子有章
其意倨其詞平待小人當如此合出弔章看莫道眞人
無假話
君子所以章

禹稷當平章

禹稷誰不服他熱心便把陋巷見得腸冷卻知有個當平世三字那得不忙顏子當亂世雖有禹稷之心怎上得前此章專爲陋巷辨是以如是其急註禹稷所以忙也卽註顏子所以閒也故於顏子不再解末二節文氣自明

平世以堯舜在上用人圖治論

公都子曰章

這個鄉評人不敢翻孟子卻從心地上原他豈不欲有挑得清醒其設心以爲寫得苦楚令人墮淚就不孝條件上細察沒有意思

楊註好

曾子居武章

話雖平較意實重子思邊子思曾子品格一般只爲臣比不得爲師

儲子曰王章

至今人情但遇有道名頭便要忖他另行事不獨戰國也矚字可想果字更見有話在前邊孟子說何以異卻又說堯舜不異此就人字上批出這段至理原不叫做異若謂堯舜果無異於人能有幾個堯舜堯舜非異人人自異堯舜下

孟子言畢儲子聞堯舜二字已心異孟子矣

齊人有一章

富貴利達便是人以爲第一等事所以求之者奇術妙道越巧的越低本人固自以爲得計時賢欲談他所得誰不求教只是由君子觀之便醜的緊若說他那妻妾已蒲伏於位高金多者之前矣那有羞理

這場笑罵不止爲他失已更爲以失已之身驕人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舊
吳興劉承幹校

孟子五

舜往于田章

怨慕不是兩樁號泣明是怨孟子說是怨慕慕在怨上其慕乃切後面變字窮人無所歸字都是於怨字說慕勞而不怨一駁專拆怨字以孝子之心一段畢表慕意文章之妙在以客襯主說他怨慕如當時是不得地的人只得以此事着急既有天大的富貴則父母之順不順儘可置之而着急如此纔見眞慕

瞽瞍烹舜章

覆說一遍更是精神又宕起人少一段以三個慕字襯終身慕父母妙極

詩云娶妻章

舜之不告前已表明堯之不告又須譯出楊註極好此事這樣處豈前會有成法可查各有定理之說所以要善看

論世的學問於此見

父母使舜章

此等事有無不必論孟子只就事論理

象曰以殺章

處象之道殺不得只得封他着他有爲於其國又不可只得使吏卻又因而遂其常見之意這樣妙法眞是察於人倫以前定無這格式

咸丘蒙問章

臣堯之謬以堯典爲據驗之是二天子最醒臣父之謬以孝子的理驗之見子是天子之父便是天子之父政好借爲天子以尊親豈有倒卑其親之理末又轉關一段舌上生蓮

萬章曰堯章

原是堯與卻說是天與節節逼出

前猶天民伴說後遂畢就民說民就是天也故末以泰誓證之

萬章問曰章

禹傳子既與唐虞異不能不來德衰之疑孟子卻都歸在天上細述故事禹也曾薦益如舜之薦已益也曾避啟如細覈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則與賢與子天意自明既天爲主禹何尤焉然德衰之疑只爲益亦是聖人不有天下遂把禹放在堯舜下一層豈知古來聖人不有天下者尚多豈只益一個孔子說義一就是天爲主之意孟子詳解出來

人有言伊章

人言只是口傳孟子卻有實據把伊尹話說就覈他心

事已畢而總斷之天下比人更多尋比枉更低怎做得
又宕聖人一段見正天下的人少不得近君豈曰事王
侯遂非高尚聖人的乾淨不是必定山林復就要字轉
語與父不得而子同機
聖人之行不同歸潔其身也是論世的眼

或謂孔子章

那又是口傳我要有根據就原有的事相度一番有機
緣處推開當急難處撐主則癰瘇之主自明卻要弄趣
主癰還得爲瘇孔子要爲孔子怎主得
他

或曰百里章

大凡辨誣須有可據之事而事非必就對着只據其事
探入折證出義理來韓文多此法先說過不知干主爲
污是不智卻指他智的實事出來又先說能霸秦是賢
卻說自鬻非賢人所爲迴環跌宕意極分明
此一卷論舜禹兼論堯益伊尹周公孔子百里奚都
按事考時究情搜理這纔是論其世纔知其人

伯夷目不章

乃所願則學孔子如不參透孔子所以爲孔子爲甚願
學學他甚麼歷數聖人本領只孔子會得全然所以會
得全者是起初見得大天下事以力成以智起開局時
見的小了收局如何得大故孔子之聖全是智孟子參

到此處也是受業子思之門仲尼祖述憲章上律下襲
出不了自已說君子而時中一句這時字有自來
北宮錡問章

一一臚列何所取義只在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一句
總領精神看六王七雄像不像
國有大小君都是十卿祿卿祿遞減惟大夫以下減
不得

敢問友孟章

這段公案把處士體段直配帝王打破單知貴貴的世
局起頭訓友也者一句說破不可挾貴的提綱末纔其
義一也有趣誰知朝儀之外另有一段儀注嚴子陵愛

看此章

敢問交際章

留此一路與世相接政是事道的苦心以道爲道行不
將去觀仕字其義可想

義字得此纔明白

先簿正妙手爲之兆苦心都摩勘出來徐氏註簿正
極是

仕非爲貧章

就爲貧而仕的尊個道理乃見道理原是活的丁寧辭
尊居卑煞有妙味三台八座上多少爲貧人恥字難當

士之不託章

不受祿卻受餽細講養賢之道亦與交際章相發明

敢問不見章

發不可召之意以明不往見之義妙在就欲見之故討一討只一召便與欲見之故對不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欲其入而閉之門極醒

一鄉之善章

意重尚友友字的生活這樣大舉頭天外

不知其人可乎煞甚警醒讀聖賢的書何曾有要知其人的意思無怪乎口耳之學做不將人去

不論其世總記得他事而所以做事之故如何曉得此句不須註解只看孟子便是一定有口訣從信而好古傳來不明此義爛熟了廿一史只好說書有甚相干

其事如新其人如生須尚論纔覺

齊宣王問章

世自有世局道則自有定衡不論人能行不能行也這章大議論原是正經只爲世無行之者遂以爲異此章精神全在此異姓之卿不重

此卷都是斟酌事理的案宗剖析極微處置極妥所稱精義入神也極廣大而又精微極高明而卻中庸

吾輩於孟子論事的去處莫當做原有此書要把似今日初聞細心理會纔覺於身心上有着落有

范陽鹿善繼著
吳興劉承幹校

孟子六

告子曰性章

人性原仁義使不得爲字就爲字究他一步到禍字上大道廢有仁義即是此意

禍仁義句大着力

性猶湍水章

前說杞柳比不得性此說水可比性卻以上下比換話頭極妙而所重在豈水之性一段蓋人之爲不善者原多若不辨出是陷溺物欲陷溺來便也强不過告子

生之謂性章

就他口柄領一步放倒他說法往往如此即告子亦自難說人之性猶牛馬之性

註意自透然只爲是告子講故闢生非性若性也有命句孟子亦未嘗全離了氣

食色性也章

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是斬葛藤的利斧前後數章不外此義

何以爲義章

然則飲食亦在外最醒在無長之者義意與耆炙亦有外與同

公都子曰章

各家言性都有憑據孟子言性豈是無憑的證性以情才即性也才字即未嘗有才天之降才的才字人之有性即人之才也天何嘗生無才的人有物有則則字即才字意

苦講爲不善之故最妙爲性辯寃全在此

富歲子弟章

子弟殊矣然既是一樣人便是一樣心追出他是陷溺良心人生本良纔見故凡同類一節是提綱人同此心聖人只是個先得

然字以悅我心照看乃雞之言然之然

牛山之木章

此乃就人既無良心以後追他原有良心的情狀前章陷溺其心者然也非才之罪也其性亦猶是也就指這緣由說

特指出許多層數不是這樣不了的摧殘良心怎不狠處全在夜氣見雖經斧斤根芽猶趁夜而生極力梏亡纔存不住此心這樣難亡而可以爲原來有乎存雖舍不亡物皆然心爲縱然原有難道說不操亦存雖亡而可以爲原來有乎

甚

夜氣二字人於陷溺之後天根復見的時候特人自不覺便不得濟孟子從此拈出大關鍵

無惑乎王章

人只說王是天生不智豈知是心不專聽賢者文法與上章司

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忽想射鴻鵠極摸寫得出如今人聽大率是雖聽圖外註好

魚我所欲章

人都把受非義之萬鍾爲本心故用此剔法宮室妻妾不過做得這事而鄉於身死卻不得我三段最妙萬鍾爲不過做得這事而鄉於身死卻不

會受便見受非本心着眼全在死生之際不受哼蹴上本字要着受萬鍾也是心但非本心耳人心道心豈有二心然只得把屬人的一段念頭也說是心起頭說個養便有所以養養生於愛愛身無不如愛桐梓之說生亦我所欲死亦我所惡

孟子着眼與人不同乍見夜氣哼蹴不受都是微心的去處

不辨禮義而受之受的意思原爲三般是經盤算的光景時候從容故禮義勝不過蓋禮義如等人辨便自然丟了哼蹴不受是忽然猝然之際時不暇辨故禮義露出

仁人心也章

此章以來二句爲主柄蓋爲不在心上做工夫的學者說看無他與而已矣字乃斷定的話見天下沒有一個眞正學問也

曰心曰路只見極要緊又丟下路單提心心更見要緊也這樣要緊放而不知求怎麼使得故人有學問原是要求放心心放不求還講甚麼學問孟子生平只講求放心教學者於此下手這纔是學問本等

程註好

陸象山開口講這二句有理

今有無名章

上章以雞犬放則知求此心此又以指事理不比不明古人文法大率如此

拱把之桐章

說個養便有所以養養生於愛愛身無不如愛桐梓之理弗思而又曰甚者蓋言此理易明思則得之特忒不思

人之於身章

豈有他哉於已取之便是上章弗思思字意固與上章相承乃接次發明也愛身那得不養以害之者養之舉世通病所以該就身上仔細討求不然口腹耳目豈不是身何故偏不奉承

體有二句政是於已取之蓋一向只說是體不知其

中有分別也不知有小大故至於以小害大大體摸
不着看不見但只說體便只曉得小的儘力去養便
害了大以字要看人那覺自己害自己一
養小以失大與立大則小不能奪是此事癈緊
釣是人也章
把耳目解成個物這官忒小把心之官尊起來此思字
政是桐梓章思字天與我三字有趣這官大的緊先立
大起來小自從令這就是個大人
說個立大全要先字得手如不先立小的便來奪到
他奪時怎支得住有心要做大人的快趕早下手扶
起主人翁來

孟子慣做大人故為人畫策除了先立大沒別法
有天爵者章
爵有天貴有民都從人所喜處引之脅而必亡貴而能
賤十分警醒人天爵亡不得良貴賤不得
欲貴者人章
要貴的尋原有之貴不向人求人不能奪一世尊重
思字要玩
兩所以政見有貴於己向使自己無滋味憑甚麼不
願人的好東西欲富之心強淡不下來
仁之勝不章
從仁人心也揭起來除了此求放心別無學問之道以小
體害大體便是心放不求不知學問之道然這不求放
心的學者豈是全無一念為仁只是為的不盡力倒說
仁難為功起不仁之勢來把自己一念之仁都去了看
起來仁字不喫不為的虧倒喫這樣為的虧
五穀者種章
不熟便是怀水原不中用
羿之教人章
規矩是熟人之具所謂深造之以道也
任人有問章
食色都是養小體的即口膚耳目也禮乃名教即上章
規矩即復禮之禮非仁外另有禮也世間欲根太重的
人不難於昧己良心而難於違名教欲巧為立論以作
壞名教把名教弄出個行不通的情狀來而後一筆抹
倒任吾意所欲為然道理不可移易只是取巧來混若
不批倒他名教便喫虧
取食之重一節精神在此孟子不是筆舌巧只是道
理明
曹交問曰章
為之而已矣與是堯而已矣是直截話是眞實理堯舜
之道既不外孝弟則大路不難知歸求有餘師是正經
議論註似刻
公孫丑問章

夫子教小子學詩曰可以怨便見怨是倫常中要緊的
理此章恰好作註
到大關係處不着急便大非人心怨之時義大矣哉
難爲無心人言也
又把不怨的勉一番理更明
引舜之慕可見怨慕是卽怨爲慕
宋牼將之章
兩個先生以說兩個是三軍之士最有機趣政與號字
應號字莫輕看過轉移人心全在號
孟子居鄒章
只敘事之中而意一一具在
四書說約 孟子六 七 聞徐軒堂
兩爲其呼應奈何以爲釋書其味反淺孟子文法妙
每在含蓄
得之不得之也是以意會出
先名實者章
要見聖賢不可以蹊徑求都借客見意不犯主一句文
法之妙
不以蹊徑論卻要認的貫底本孟子得力全在此仁
而已矣何必同是時中註腳
說孔子就知者說出不知纔見君子不易識
五霸者三章
此章單爲今之大夫治罪蓋五霸於三王今之諸侯於
五霸都成不見面的人誰來見罪今之大夫於今之諸
侯則當面爲賊而反認爲子故如此說試看今諸侯那
個不以其人爲有功之臣孟子所指逢君之惡都是諸
侯以爲有功處
今諸侯犯五禁都是今大夫逢的向非今大夫諸侯
卽惡未必至此
爲欲使慎章
也是個今之大夫
甚惱殺人卽嗜戰服上刑之意道與仁不可分道以
事論仁是心不仁便非道務引要君君子事君便對
今之事君
今之事君章
知他靠兩般伎倆是要取天下故以雖與天下不能一
朝居捄之兩樂字有意樂是有天下而以不當道不志
仁失之者
兩章相承見當時專與諸人相左非獨爲諸人專討
小民原十分優只爲他做的是治民的事不止費用更
要體統那一處不費錢糧
纔見聖賢不爲通達治體眞實學問也不然鮮不以

白公爲盛德註載白圭事其爲人可見

白圭曰丹章

丹自稱愈從快上見逆行用隄法以隣國爲壑十分痛快掃煞

四海無人居放水允當隣國都是人居怎做壑

禹抑洚就是洪水洚水警予使禹治之今用隄使水逆行就叫做洚水就是洪水了仁人所惡而以爲惡洪水

禹那知禹治水就是惡洪水

君子不亮章

亮信也好與諒同御賈講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貞而不諒俱非妥該何爲與同只作信看便是明亮意大凡

心裏信不過便受不過攝揺此定理也

舜欲使樂章

人每憑自己有長處便要做事孟子卻說正子自己無所長只好人有長處這個機彀乃帝王相傳只憑一念把萬里精神一線扯動優字要玩

不好善便是憑自己有善已既知之要人何用故人自止然止的止了卻來的來了饒詔而訣是頗聖的

一班怡與予既知之對於口若論詘詘的本心也不是要招饒詔而饒詔自來自家自然喜與之居但難爲國耳

陳子曰古章

兩個則去不一般非貶價就人也爲問來的主意原有淺深何以來者何以去

后一層是公養之仕間之曰一段情詞眞切故可受免死而已矣受亦有節是

舜發於畝章

見人遇憂患易於隕穫以爲天固厭我特設此段拍他另開眼要知是天的好意政在此加意承當莫門孤負歷舉聖賢發跡的所在種種不堪天將必先所以字要玩

人恆過恆人情物理大率如此天欲生人安得不以憂患鍊之

嘗見兩個人資質差不遠一個受過苦一個不曾受其本領便差遠

又見一般動忍有越硬了的有越軟了的都叫做比前有益而承天意負天意則分塗矣

憂患能增益人總是翕聚而後能發散之理龍場祠記發得痛快

教亦多術章

教只在教裏尋多矣而終有限也不教爲教則教誠多術這段苦心只爲教教不得故以不教教術字可想

四書說約孟子六

范陽鹿善繼著
吳興劉承幹校

孟子七

盡其心者章

說個天便以爲抓不着說個命便以爲强不得卻有這個所在尋天這個工夫立命從今後天在我掌握命聽我主持

就爲身之主叫做心而原是天付來的叫做性天之所付卽天之所以爲天便叫做天只是一物不必全舉單舉盡心便了而又解一步到知性者只爲要引出天字來此文法原爲教人就自己心上認天也

三節不是三層事要撇脫看先把人心認成天便不於人外尋天了故用知字此論人外無天之理也人外既無天故存心養性便是所以事天文意只以就人事天爲主非以分存養論更非以分知事論看書要得大意便不爲支節葛藤存心就是修身命說個立見能修身則修短總是好喫虧更是好所稱左手動名右手節義之意再不消倩君平講命天下人只我命高不靠五行八字故曰立命說到此便見丈夫在世大本領有滋味

玩文氣起頭說天在我手裏只不要壞了心因覺這工夫連命都立了命也在我手裏跟天說命者爲命也是受於口天的性以理言命以數言俱出於天故相因說到

莫非命也章

上章以理管了數此又把數歸在理上意亦相因只爲枉道而死的口稱是命又不好說他不是命卻又不許他委之於命故以正命二字作斷莫非與末句非字呼應這樁事大關係古今無限的影樣在裏頭

求則得之章

精神在有益無益上大凡要求須向有益而何者有益惟在我者早求早得晚求晚得不求不得非比在人的

東西無准成在我在外煞甚明醒

趙註好此章機括原與富而可求節同若不論有益無益只板講某當求某不當求便腐

萬物皆備章

上說求在我者有益儻我是個窮家當何以見益而我之爲我萬物皆備反身而誠其樂無比何以求之只在强恕

世人有大家當者便樂而其家當孰與萬物一體之仁乎居天下之廣居自在的繫憑遭甚麼境遇一味超然夫子樂在其中固也不改其樂此孔顏樂處不

義富貴眞如浮雲只是尋樂費工夫強恕強字有味
我之本體萬物皆備而既已有我已念易生非不滿
面春風卻帶自欺在內便不得自慊甚矣形骸之易
隔也恕是仁方不強亦難
不求仁卻求人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
已更不是人
行之而不章
慨他由而不知是怪他不求意莫說成通病便了看不
著不察分明是不曾心指素名學道者說
人不可以章
誰是以無恥爲恥者除了此恥便無免恥之方見無恥
不是小關係
恥之於人章
人字呼應單表巧人蓋無恥多是此輩故特掃之
先說於人大不恥怎若人
古之賢王章
忘勢兩字最重勢是人間極着心的而樂道者能忘之
既是忘他他怎強使得特教人這雙眼泰山巖巖千古
作士的榜樣
夢裏偶然伸雙腳渠知天子是何官
孟子謂宋章
知不知都自在纔好遊然不是可強粧的只把自己原
有的寶貝守住使橫豎都好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向人
前浪鑠眉
窮易於失義達易於離道着已體認纔見兩個不字
是鐵膽冰心
得已不失望玩之有味民失了望式不是事已失了
已更不是人
待文王而章
爲文王是以作人擅名者故指稱之而轉關掃待作之
人凡民豪傑相形是激人使動有氣性者當下立起
附之以韓章
忘人之勢是看不見人的富貴自視欲然是看不見自
已的富貴大凡考人以此事考之成色自見
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同若使他入居二
品門前簫鼓鬧如雷
以佚道使章
治天下者使民殺民是必不可廢的不會使不會殺的
惹人起怨便以爲要使就怨要殺就怨豈知使與殺原
自有道以佚道使勞所以佚也以生道殺殺所以生也
民有怨遜怨生者乎
霸者之民章
雖虞是感恩之意小補樣範總是待他着急纔與救解
故感激如此口口聲聲都是知恩然恩而曰知其恩便

小兒要他知恩每有養亂爲功佽佩乎王者預先普歷
算計悶混作用不教他到着急處受恩之民都似做自
家的漢子過自家的日子忘帝力於何有這纔與天地
同流無事小補
過化存神非兩樁乃篤恭而天下平也爲政以德簡
即此根源不難於化而難於神一元生意從無聲無
臭中凝固而出河大地無不同春帝王天地一樣勾
當
孟子小看霸功爲他所補原小大小之分只是伯者
全要人知恩王者全不要人知恩
仁言不如章

就善比善是孟子每事尋根的學問商鞅也能令行禁
止國富兵强而秦民莫愛亡根在此
善政四句莫平對重兩得上與話柄相應畏愛政兩
得緣由
人之所不章
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栝棬是說人性原未有仁
義仁義是人爲出來的故特指撓不上爲的模樣與人
看不待學慮自然知能的本體那用人爲只爲這個知
能不曾達之天下故不見人性有仁義此自是人不達
豈可謂人原無有試看孩提親敬長是個甚麼非仁
義乎

孟子道性善的證據乍見之外又有孩提之愛敬前
章說擴充此章說達達即達之於其所忍達字達即
充也
舜之居深章
莫待若決江河纔見本領全是無異深山野人上有勾
當須全無一毫自賢自能之意纔於天下之善無隔子
吾輩有幾個之字便逢人自異恐人不知半瓶兒快響
請看此章
無爲其所章
兩個無字雷劈斧斷如此而已矣直截簡易原再不須
別法而政是如此最難試想所不爲所不欲的有幾個

無爲無欲是受甚麼病那敢易言如此
義字不必
人之有德章
眼見孤孽臣子每每通達特拈此則
人即天分聰明不逢疾疾不得長進此老於世故之
言與舜發憤啟章同意
有事君人章
可行而後行不然則莘野終耕渭濱終釣已正而物正
便無不可行之時矣憑着已正物自無不正所謂聖人
無不可爲之時孔子固如此
也要善看孔子到底不曾大行豈已尚有不正然行
義乎

不可執着論雖到底不會大行而至是邦必聞其政
遇着夫子便只得舍已從孔子不敢有強孔子從已
的意便是已正而物正之驗

君子有三章

三樂自明第二樂是着底處而這三樂無甚榮華富貴
誰覺其可樂於此便要眼目識得此消息則眞樂在我
富貴浮雲矣王天下不與存莫輕丟過通章精神政在
此駭俗耳破俗夢要這一比

廣土衆民章

與上章意同首節是富貴不以爲樂易知也次節是功
名聖賢實亦樂之而猶以爲所性不存有可有可無之

意眼界至此便占絕了性是怎樣東西把這樣大事業
也看的沒緊要只爲所性分定不受加損大行窮居總
不相干耳不加不損莫平對既莫加何必須大行既莫
損何必苦窮居根心生色政指無勢位者之眞受用說
有此個受用故富貴固是塵土功名亦是浮雲先儒謂
堯舜事業也只是一點浮雲過太虛便是此章註疏

睟盎不言而喻極力摸寫誰不有而背四體曾受這
而大彷從有本上來他既以此成我安得不向此學

孔子登東章

爲學聖人者指路當從根本上做將去以積累爲工夫
切忌好高躐等以求速化所以然者聖道雖是大之至
孔子大成從時習成大凡有本的生活便使不得凌
躐成章對盈科看卽是時習不許留一步空也纖錦
者隔過一梭便不成錦文章家論章法從此出深造

伯夷辟紂章

未以道乃能自得即此意

雞鳴而起章

故意尋絕聖絕狂天地懸隔兩樣人卻放在一處使人驚心動魄了不得須仔細查一查

卻不是故意嚇他實理原如此

妙在之間二字這其間須得精一纔不誤事不然鮮不以利爲善楊註有意

楊子取爲章

道外的不必言既是道中人縱然執一亦是道之所在爲甚惡他政爲執一者便賊道其賊道在廢百上取道一而已矣即指執不得的說執一之一是善落蹊徑非道一之一也可與立未可與權即是此權字而立非三子之執一三子原是認定一邊理

饑者甘食章

從貧賤求富貴其不擇正不正原似饑渴之於飲食特舉形容令人羞殺

人心亦皆有害微而顯其實指富貴而不必死眞乃妙發揮道學理是腳踏實地說法卻要影嵌虛空透

人心髓每在此

饑渴便在人心上寫意筆把饑渴活現

柳下惠不章

和的貴處政在此若一味好說話成甚聖人

此非空揣也三點不枉道原是鐵漢

和而不流強哉矯也須得道眼標題

有爲者辟章

井原以及泉爲井不及故九軔猶爲棄夫棄井是不掘井的掘至九軔儘見肯掘而乃比於棄井猛然一比似乎虧他算來實不虧他蓋既不及泉便前功盡廢與不用功者同以此提有爲者煞甚警醒比的機鋒全在九軔上莫囫圇過

侍講語可誦

下碁千盤未後一着好衝頭未見

堯舜性之章

性之身之是挑假之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寫假之的精神如書世間仁義成色只落得如此羅念菴將就冒認之語可參

假字妙比假者借也久假不歸是他可笑而成倆五霸亦在此快借快還者又不足言故於帝王之後作個閏統這也該知

伊尹曰予章

觀此可見道無一定成法要活看則可不止心裏安更見民心悅志亦不止論此時一點心更論生平事足以見志兩個民大悅要玩固可放與可字就此說則可政應篡亦不止已心篡民必共以爲篡

詩曰不素章
君子雖以彼品爲主而其不素餐便全要論功若無實
用而食人之食縱是善人也是素餐故臚列八個字見
有功於國

王子墊問章
見他無事故問何事尚志之事人原看不見尚字有力
氣政見事意擺明仁義是這樣大道理而居由之事豈
一身一家之事大人之事全備於此大人是治天下的
人備大人之事是士所做者治天下之事也此大人與
小人哉樊須也小人對看禮義信便是仁義兩章同義

仲子不義章
弗受齊國看出小來亡親戚君臣上下看出大來便信
不過仲子時人信仲子只是不醒得人以何爲大如醒
得亡親戚君臣上下是大則其餘都是小事縱脫屣富
貴也折不過聖賢論道理全以倫理爲主

桃應問曰章
就所設之事論當然之理空中寫實乃談理微妙境界
棄天下猶棄敝蹤看這孩心乃人生最初一點萬理
之根宗也以齊國比兄毋以天下比舊叟都是一樣
機括
只重末節如之何先用兩層乃逼到其間莫疵講總
之都是空設

孟子自范章
唐人公子行盡在望見一歎中居廣居句只就中帶用
立爲主柄便不蠹活

食而弗愛章
虛拘字甚醒心要人遇兼敬須看是實不實恭敬者一
解妙
人明白獸畜之而我只當做敬可憐可並豕獸二字
似太怪然不這樣看辭受就懸了聖賢自修只得這
樣嚴切

貨取章與此同機

形色天性章

分性形爲二的好說性雖未盡形則見踐今把形合在
性上則失性者失形矣惟聖踐形不是把聖人的品格
拉低了乃是把凡人的影身草扯了
不盡性的再莫講奉承軀殼這軀殼初生來原是萬
父謀哲聖的

齊宣王欲章
若此者何如也妙道理到兩相摩對處便明
君子之所章
五個有者見教之所範圍者廣原不以一樣教爲教各
成資格以成鼓鑄師道立而善人多

道則高矣章

不改不變者巧就躍如於繩墨彀率中也大匠與羿引人之法盡於此就繩墨彀率中尋巧須得學者自爲學者不自用心即改變亦不濟事君子引而不發雖不發而引之時機括已全逗露特留些不發待本人自己着手如全發盡了本人無可費心反沒滋味

不發下說個躍如豈是難捉摸的分明全盤托出特巧弄機括教他自動觀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政與登天對看見待能者自能不爲拙人變也

天下有道章

爲以道殉人下兩個殉法道者身之道也天下有道無道道與身俱不相離豈是殉人之物

何以無義戰只爲征字見敵國使不得

滕更之在章

春秋無義章

以下一連三章都是先有了尾句纔立頭句

有二妙不塡出而意已明據若在所禮必指兩楹說

盡信書則章

書多矣單辯武成這一款恐借聖人事以開殺機

有人曰我章

見端知委的理然非徒以觀人

爲甚善戰是大罪戰原用不着

君子之於章

梓匠輪輿章

兩弗是機括據兩弗似乎太分別然理一而分殊無根則枝上去不得越是有分別的越無棄置本立道生不能與不能有味不會巧的莫怨師之不與此章則道高矣章意

臣不能授臣之子臣之子不能受之於臣可與此不能作註

舜之飯糗章

舉堯舜見仁智的帝王其做法只是如此

上章是言用恩要有根此是言治天下要有體今只把眼前看先向民物上施恩的到底以無根之水易涸而以徧物徧愛爲治者以失所付託事事受欺處處貽害則聖賢之道原廣大無邊卻約而易操全不煩瑣

不仁哉梁章

所愛子弟愛字要看此章從此起意

圈外註有趣

春秋無義章

何以無義戰只爲征字見敵國使不得

以下一連三章都是先有了尾句纔立頭句

盡信書則章

書多矣單辯武成這一款恐借聖人事以開殺機

有人曰我章

爲甚善戰是大罪戰原用不着

梓匠輪輿章

能與不能有味不會巧的莫怨師之不與此章則道高矣章意

臣不能授臣之子臣之子不能受之於臣可與此不能作註

舜之飯糗章

做須識體

一朝難堪的苦若將終身忽然天大的富貴若固有之
兩若俱極摸寫而妙在兩若合來看纔見得大處前若
固難猶易後若似易更難這樣人有眼大如天

吾今而後章

自殺二字儘力提人使猛醒

古之爲關章

就今之關追關之本意

古人事事爲民而設後人件件借以殃民

身不行道章

不行於不能行於似說不行道的先從妻子上不行起
使人不以道的先從妻子上行不將去

周於利者章

壞於邪世者便卸過於世似既遇邪世邪世自能亂人
特爲扯破

再玩註意重周字有理年年防歉利不可不周世難
保常正而無邪則德不可不周周者加工夫做到成
色完足便入水不溺入火不焚

好名之人章

註自有埋據白文直看似說好名之人千乘能讓苟不
好名簞豆必爭不必罵倒好名

不信仁賢章

註俱明當

定上下足財用便是治國大提綱原都得仁賢做

不仁而得章

當時諸國皆不仁他既以此得國便欲以此得天下故
破之

民爲貴社章

君之貴至矣至輕惟民故任意作踐特與他掉個過社
稷只帶說不重此

聖人百世章

風字最奇故師百世慨慕聖人特立這個名色精神飛
動難爲意氣奄奄者說

仁也者人章

離人則無道仁雖是道單仁只算做仁純破空談仁義
以爲道者

君子之戹章

此語似爲交際說如有交以道接以禮者未嘗不受只
爲無交不得不戹

稽大不理章

士字是柄要提起看處末俗全要這心硬蓋既爲士自
諸不得俗莫爲悠悠之口拿不定主意特舉兩個大聖
人做榜樣

賢者以其章

有今字的便是爲此纔請客對照

孟子爲高章
爲問不用要醒禁不得少頃不用也故義要集仁要熟
既已茅塞而以爲水不勝火可乎
禹之聲尙章
豐註甚明也見孟子悟性曲盡事理
齊饑陳臻章
此義不明鮮不以行好事圖眾人誇個盛德把自已面
皮丟在一邊眾皆悅之與國人相應
口之於味章
說個性就要從欲說個命就要引分兩頭道理都是自
便法門特與他拘一拘兩不謂大力量卻跟兩有字說
而曰小有不如無
孟子之滕章
若原無也難強特他故意不提起特與拽出教他推辭
粧啞不得
活生不害章
善是原來同然入手要有諸已積累將去便是聖神圖
外程註好
有諸已三字醒人善雖天稟若不躬行實踐不爲已
有
逃墨必歸章
辯的意思原欲其歸
有布縷之章
愛民不在盡免害民不在重加通達治體纔可語此
莫說分外加添只把該當的一時盡要便了不得故
用一緩二煞是長算
諸侯之寶章
諸侯之三字有味珠玉原是寶特不是諸侯的寶
要寶他便有許多勾當花石綱便斷送了宋徽宗爲
其必害民也
盆成括仕章
聞君子之大道的也儘少而殺不得軀爲其不小有才
也小有才便不安靜才多而識寡孫登斷殺稽康故才
而曰小有不如無
孟子之滕章
夫子說科是此章大意從來大壇場都是這規矩而爲
道學者動指其門有雜人這情節須道破
人皆有所章
政發性善之旨今只爲無達所不忍之人遂疑性原無
仁無達所不爲之人遂疑性原無義試思人即未必每
念皆不忍亦有所不忍否未必每念皆不爲亦有所不
爲否這有所便是仁義之根只要能達便是仁義可謂
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乎
論不忍而指無欲害人之心論不爲而指無穿窬之
心極妙說不爲不欲只爲人皆有或不敢認就這兩
心可謂無否兩心極粗而理無精粗只在能充

言近而指章

爲把道理責人全不照已者發修身而天下平是主柄言是件說其身正而天下歸章卽此旨

堯舜性者章

摸寫性者只是取意若實貼堯舜少趣卽行法俟命強貼湯武亦支

看文氣三非似列指中禮盛德處卽行法俟命有而已矣字亦總是無爲而爲之意從此意與性合是反之的實際若反之不與性者相關又何必說且以性爲絕德阻住人了

說大人則章

歷數種種巍巍皆我所弗爲故看不在眼裏楊註謂有英氣誠然以已之長方人之短則未盡此比泛常與人爭勝不同若看不倒這富貴成不得學者

養心莫善章

觀兩個其爲人也是就人上看出養心的方子來孟子未必到此纔看出故意爲此文法以提人使醒

這欲是人所慮以生的故易多難寡就不能不有之中而使不多有大力量在

欲以養生多則喪心行舟者水亦能覆舟只借他行舟不至於覆舟是掌舵高手

曾晳嗜羊章

不是有所同所獨妙解險破折倒然因有此妙故用此險

尋道學的破綻每有此險遇不着會解的便伸其口

萬章問曰章

爲德除賊描畫他形神不許他進門來是怕他邪慝易惑庶民媚字閻然字眾皆悅之字要玩賊字只在亂上取亂在似是上取假道學把人眼弄花個個認賊爲子怎成世界孔子等閑不以賊字加人

惡鄉愿是章旨不重思狂狷只以狂狷與鄉愿成水火故以作墊

饒孟子說的怎樣明白今遇着個狂狷便以爲不可近遇着個鄉愿便大家供奉

狂是千仞鳳狷是玉壺冰鄉愿是逢人騙

狂是聖人神狷是聖人骨鄉愿是聖人皮此語有味然還不該算聖人皮

由堯舜至章

從頭敘來到當下衣鉢隱然矣見知聞知郤須參詳道□□□孟也願學孔子者孟也願學是學他時蓋□□□在此非此不可言大成而這個消息豈可□□□之乎見知都得兩個豪傑政爲怕拘一人□□□不全也各就所見以爲道便有未盡見得便偏豈不誤聞知者乎孟子之後有周程有朱陸人知

周程之同以傳道也而不知周程亦自不同明道伊川亦自不同特以師生兄弟未分門戶耳八知朱陸之不同也而不知朱陸未嘗不同也八字着腳眞實理會做工夫者南渡以後惟此二八其不同者各有所着力同一爲道也妙在有陸而朱乃不偏孔子之道大明於天下見知越信該得兩個

前邊各有兩個見知一定道同一定見未必盡同若盡同便只該一個不消並舉兩個

昔理寒石先生之言曰四書中有正語有權語有哭語有笑語有淡泊語有激勵語有緩語有緊語有因語有感語有末了語有無端語種種不一如天地之陰晴寒暖瞬刻百變不可端倪儒家一例講誦盡走死局千古活跳事物束縛不令轉動是匡圍陡起於肉眼泰火再欲於腐胸至哉言乎元明以來註四書者衆矣其能免於理氏之譏者有幾人耶明末定興鹿忠節公所著四書說約鎔鑄古今別開生面一洗歷來註家腐氣莊諸並陳觸緒皆通務令讀之者聳心醒目塡塞霧而覩天日眞陸象山所謂字字從天而降從肺肝中流出者觀

自序中謂於聖賢之言隨其所指無不提本來之心按當下之身一一質對則內勘之嚴密殆無一息之疏懈宜乎指點親切迥異一般註疏家言夏峯先生謂凡其所守皆塲之所行良不誣也顧是書雖稱警導學者之善本而於舉業家則未甚適用故迄弗甚行是刻乃其六世孫壯節公丕崇於道光戊申年刊諸貴陽者刊成後之二年壯節公除都勻守遘咸豐乙卯黔苗叛公先期請援大府以爲虛張聲其郡符苗勢愈熾明年八月郡城遂陷是時公已斥退僑居無官守責可以無死乃闔門積薪與繼配福山蕭夫人同殉奴婢感義赴燄者六人土距忠節公崇禎丙子殉難之歲二百二十年精

四書說

大學　河汾野人辛全謹著

八條目只是三綱領三綱領總歸一止至善此大學之道也

大學一書只止至善一句爲主腦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止至善之功也

止至善包了明明德明明德包不了止至善講止至善較完全且得本旨

以新民並觀則明明德重合三綱領並觀則止至善重也

大學不必說得大深大玄明明德只是自家做好人新民是與人同做好人止至善是大家做好人到底好人即是大人即是聖人

問何如是明明德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何如是新民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何如是止至善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紫陽夫子釋明德曰人之所得乎天邨明德之源也虛言其潔淨靈具衆理指靜時言應萬事指動時言

問德何如謂之明曰氣質欲拘他畢竟拘不得物欲欲蔽他畢竟蔽他不得曰何以明明德曰莫教氣質拘莫令物欲蔽問何如可令氣質不拘物欲不蔽曰徐懋齋有兩語明其明之之端以踐其明之之寔

德本明而葆其常明之體明也德失明而復其本明之體亦明也葆常明之體是性之大人復本明之體是反之大人

家國天下之人都是民良知良能民皆有道之格致所以新其民知道之誠正修所以新其民能齊治平則新矣

明德新民是王道不明德而欲新民是伯道伯者新民耳目王者新民心術

知所先後也與道遠矣

知所先後先後二字結上節而後字起下節先後字

格物致知是求做好人法子誠意是起念時要好正心是未起念時要好裡面既好修身則外面亦要他好齊家只是與家人同做個好人治國只是與國人同做個好人平天下亦只是與天下人同做個好人雖是要與天下人同做個好人惟自身先做好人是第一着知此便是知所先後不然便本亂而末不得治

誠意是念頭方起動時功夫正心是念頭未起靜時功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問定靜安慮曰不消口說格致誠正後自知

知止是格致以後事意誠則定心正則靜自修則安慮者謀修齊治平之功得知止即是知至

若說只知止定靜安慮一齊便到則經文不消有而後字若忽而後字便是不

心指全體而言意者心之一端
家國天下身心意知皆物也辨別其誠正修齊治平之方與所以不得誠正修
齊治平之故卽格物也天下國家身心意知只是一個物字博學之審問之
愼思之明辨之只是一個格字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是格物致知篤行之是誠意正心修身
格物物字雖兼天下國家身心意知其窾先在自己身心意知處先辨別是切
要功夫
格物物字卽是有物有則的物字卽是誠者物之終始的物字卽是萬物皆備
於我矣的物字但物有本末須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以格之也
以窮理解格物致知不惟程朱夫子如此卽陸象山先生亦然嘗論其語錄有
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此言大學指歸欲明明德於天
下是入大學的標的格物致知是下手處中庸言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是格

物之方讀書親師友是學思則在己問與辨皆須卽人自古聖人亦因往哲
之言師友之言乃能有進況非聖人覺有任私知而能進學者又言格物是
下手處門人李伯敏問如何樣格物先生曰研究物理伯敏云天下萬物不
勝其繁如何盡研究得先生曰萬物皆備於我只要明理然理不解自明須
是隆師親友觀此知論格物處陸與朱亦無異而近世宗陸者於此說亦忽
焉而不察何也
格物致知斷以程朱之說爲是
格致是迷悟關誠意是眞妄關過此二關別處易着力矣
謂格致後易以誠意可也謂格致便是誠意不可也謂誠意後易以正心可也
謂誠意便是正心不可也謂正心後易以修身可也謂正心便是修身不可
也謂修身後易以齊家可也謂修身便是齊家不可也謂齊家後易以治國
可也謂齊家便是治國不可也謂治國後易以平天下可也謂治國便是平
天下不可也一槩混說聖經晦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以至於三字包天下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修身二字包
格致誠正
有天下者以修身爲平天下之本有國者以修身爲治國之本有家者以修身
爲齊家之本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問有家者止營心於一家可乎曰有
家者止營心於一家庶民也若大人身雖布衣亦以天下爲一家矣孔子是
也
大人只是個好人好人在上便是堯舜諸人好人在下便是孔孟諸人
其所厚者數句只是家不齊決治國平天下不得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卽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問國不治天下不平不格致誠正者其病何在曰只是人人都好修身齊家既
好修身齊家便是極好念頭何爲如此曰錯認了修身齊家也問何如錯認
物足以盡之或曰知止足以盡之其然豈其然乎果如其說則聖經只該說
致良知盡矣或說格物知止盡矣何爲紛紛支離而設八條目乎
謂知止修身是大學總關會處則可謂程朱不知此意則不可
格物致知是大學中一事舉此槩大學可乎
謂知止後可以定靜安慮得可也謂知止後便定靜安慮得不可也謂格物
可以致知可也謂只格物便盡大學不可也謂致知後可以誠意可也謂只
致知便盡大學不可也
講良知格物靜坐知止諸先生亦不是欺人語亦是眞眞切切寔做工夫的人
線他在一途用力眞有所得力處遂謂天下道理止於如此不復盡心求了
如病痢疾者服小丸藥丹而愈病癒喫者服二陳湯而愈一謂天下只有小藥

丹是軒岐傳來眞正方子其他方皆不是了一謂天下只有這二陳湯是軒
岐傳來眞正方子其他方皆不是了不知天下之疾不止是此二者亦不足
盡軒岐之方也
曾子絕善學孔子孔子述而不作他亦述而不作何處見曰他傳大學多引用
詩書之言
明德誰之明德明命誰之峻德皆自己固有之本體也克明爲
誰克明顯說爲誰顯說皆自己合用之功夫也以自己功夫完自己本體故
曰皆自明卽是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曰自人誰不有胡不自明
定後靜靜後安安後慮曰新又新光景燦然心目之間矣
日日新較苟日新另是一番光景又日新較日日新又是一番光景又日後光
景無窮非區區守定一新以爲止也
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是作新民一句的註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疏

其命維新便是自新新民之極問然則使人人皆欲新天命而爲天子乎曰命
字最當活看有天下者有天下之天命有一國者有一國之天命有一家者
有一家之天命有一身者有一身之天命人人皆做得自新新民功夫人人
皆有其命維新的分量此大人造命問天事也天下亦新命中一大事非必
人人得天下始爲命之新也 君子是法三聖者非指三聖言
存養此心須到極深極密處體認此心須到極明極徹處打掃此心須到極潔
極淨處擴充此心須到極廣極大處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止至善傳首節重止字次節重知字三節是止至善的樣子四節是明德止至
善五節是新民止至善
問四海九州孰非民之所止而專言邦畿者何故曰居山林者與居城市者較
自是不同居外省者與居京師者較又自是不同何也以邦畿爲王者建極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之所宗廟白宮所在較外省自是安而不危雅而不俗此居身至善之地也
故引之以比明新之至善
說個爲知止所以愧爲人者說個民有止所以愧爲君相師者也
止至善一傳徐筆洞先生說得最妙
於緝熙敬止文王明德止至善也可想見定靜安慮意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
信文王新民止至善也可想見慮而能得意
道學卽格致也自修卽誠正修也恂慄則意誠而心正矣威儀則心正而身修
矣
吳新安謂明德是得於稟賦之初虛德是造於踐履之後
賢指道統親指治統樂其樂是敬利其利是愛
無訟則民安矣所以使之無訟者則明德也本也
家有訟則不齊國有訟則不治天下有訟則不平問何以使其無訟曰不必求
無訟世界陷阱空虛刑措不用何等熙暘何等快樂不知予得於吾身而親見
否恒切望之
朱夫子章句與格致傳不可輕易更移諸儒與朱夫子不同處全在格致章問
後儒另立門戶何故曰緣他自己看得大高說道我依程朱之說我比程朱
低了易若另爲一說自謂直接孔孟之傳比程朱則更上一步矣不知程朱
之說是孔門大路我不跟他蹤跡却向那徑去也
朱夫子恐後世有非學之言也故或問於格致章詳載其言之矣試取而詳味
焉知先生一片苦心質諸孔曾而無疑也
朱夫子太學或問論格致處最宜留心
如朱子不應補格致之傳也則先師不應有格致之言矣先師之言是朱子之
補亦是也況白文有此謂知之至也有明証乎如謂此謂知之至也之言當

在此謂知本之後則聖經宜曰知本而後知至矣何謂物格而後知至乎此
聖經明白証據朱夫子一定之見安有毫髮可疑乎
先說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後說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此正朱子之學知所先後
處
問格物致知只求諸心可也何爲說天下之物諸儒病其支離者以天下二字
也曰要誠意正心修身安得不格身心意之物不格身心意之物何以誠意
正心修身要齊家安得不格家之物不格家之物不格何以齊家欲治國安得不
格國之物國之物不格何以治國欲平天下安得不格天下之物畢天下二
字包家國身心意知在其間矣天下二字本經文明明德於天下處來若病
其支離則天下二字不自朱子始有先朱夫子而支離者更何必求多於朱
子也
朱子非謂勝天下物盡知了方去做若然則朱甚矣只是隨處體認天理要明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白
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當日深爲子路病近世每取之以講格物致知講道
者且不免落此窠臼又何怪不知學者謂空談無益而有講學之禁也
問誠意章頭緒大多曰不然做兩句說是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做一句說是勿
自欺做兩字說是愼獨做一字說是嚴總之是誠意也
誠意章首節盡出個君子坦蕩蕩樣子次節出個小人長戚戚樣子
惡人欲如惡惡臭愛天理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此是聖學寔用功
處若不點理欲字只欲消空說便差之遠矣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不自欺不自欺即是愼獨愼獨總是誠意
程子謂有天德者可以行王道其要只在愼獨愼獨之旨徐筆洞先生發得極
詳極透如曰念頭初起時此衷先覺其眞妄間獨也即事物交接時反觀自
覺其然不然者亦獨也即事物應酬後默默回想其中之是不是者亦獨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初動之獨有嚴防法交動之獨有密證法既動之獨有總攝法總之是勿自欺總之是誠意又曰愼獨二字便括盡一部大學在自家心裏體驗如心有所而不在此即自欺其身也惟獨知之也如好惡之辨此非欺家人也亦自欺其好惡也惟獨知之也如求人非人而不反諸己此非欺國人亦自欺其己也惟獨知之也如欲絜矩而不本於忠信此非欺天下也亦自欺絜矩之念也惟獨知之也此個獨際接家國天下面咸在此個欺隨處家國天下之際而易防則愼獨工夫宜無時無處而不致力放治國曰心誠求之平天下曰先愼乎德皆此愼獨勿自欺也到家國天下而言則曰獨先
予有意於愼獨不愼處恒多也因爲箴以自警爲箴曰人生之初各具聰心淳合天地流通古今胡爲狂悖爲禽爲獸人非鬼責身心叢疚擾病根由未致知既知之後全屬自欺善念一興雖欲充廣旋復消沮終歸虛想妄想一發亦欲克之旋復遮護令其長滋天理日消人欲日長復氣漸沮愧怍俯仰猶思欺人百計蓋藏肺肺呈露欲蓋彌彰人心至明天監不爽感應之機靈於影響請自今日急圖自新質盟天日澡雪心身向日之非利刀截斬心鏡光明一塵不染倏然念起辨析惟精眞妄之微莫爽權衡充我眞心如好好色火然泉達必極其則除彼妄想惡臭環身掃除廓清肯復一聞消夜靜中時諮聖察惺惺不昧恒勤管照應酬紛奢良知自明反身一願天理流行暮夜之金屑室之色物怪人妖敢戕天德困頓之境生死之場愼獨兩字佩守勿忘十目十手莫肯寬我天地鬼神時右時左今日更始是日自新新新不已天德斯純普爲王道家國皆春不失赤子是眞大人嗟嗟小子克念作聖急服瞑眩疆痼病歲不留延天有明命念茲在茲奉持一教
又嘗覺自欺處多也作小詩十首自策錄之于此望同心者共爲我針砭以勿
此一欺

人不自欺作聖之基檀幢臨臨覩面宣尼
人不自欺可對天知時時對越顏不忸怩
人不自欺可共人知光明正大人心可維
人不自欺何問人知獨往獨來丈夫類眉
人不自欺世味難移糞丸絰骨寧甘卑卑
人不自欺無往不宜六合一家寧有藩籬
人不自欺方寸熙熙逍遙自得再出寇讎
人不自欺平治神醫爲道宗主爲世羽儀
人不自欺道脉可持今來古往舍我其誰
人不自欺眞不吃虧生順死安萬古聲垂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閒居不必專指無人處只不見君子處卽是
見君子而後厭然厭惡也自厭惡其不善也此是小人明德露處從此如惡惡
臭如好好色當下便是君子他却捨不善而著其善此所以做小人到底眞
可爲之痛哭流涕長大息也
閒居爲不善見君子而後厭然捨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
自大聖大賢以下此症候人人都害只是輕重深淺不同吾輩當下急宜密
密自勘莫待臀肯
誠中形外豪善惡說承上起下之詞
問人之視已是君子視小人否曰只說君子視之則所爲不善猶可捨之於常
人然不必君子看破只世間叫做人者一視之便如見其肺肝矣可見人眼
最尖十分遮捨畢竟瞞味不得眞是凜凜可畏故下文有十目十手之訓也
十傳皆曾子作何爲却說曾子曰此蓋曾子見君子自慊如彼小人自欺如此
切身體貼悚惕一番與左傳君子曰史記太史公曰諸文法同
謂十目十手是自己見得如此是後來眞有十目十手也曰十目十手是後來

實事試看作盜人犯後不止十目十手然所以指視處不在犯時却在其安
心作盜之時也人若閒居之時見有十目十手後來却無指視惟閒居見無
指視後來有十目十手也可畏哉
國有嚴君國不亂家有嚴父家不亂此身有個嚴主人翁何患惡之不誠也問
何如得此身有嚴主人曰他原是極嚴的曰何以知其嚴曰一敬他他便教
我心廣體胖不然他卽取我肺肝數人看又沒半點蓋藏也豈不嚴既如此
何以有君子小人之分曰君子知其嚴而畏之小人不知其嚴而慢之此生
死治亂之分也豈止品格而已哉
八荒我閫是心廣體而盎背是體胖
誠意章前後自相註疏誠意只要毋自欺何謂自欺小人節便是自欺的樣子
何如是不自欺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自慊光景何如曰德潤身心廣體胖
自有所忿懥所字當昧往說指未來將迎見在過則既去留滯說看來誠意章
正心修身是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
正心卽是敬以直內卽是存未發之中
身有所忿懥身字還依本文作身字講謂身有忿懥等而心卽不正也心不在
而視聽食卽各失其則此身心交會旨也故結曰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正心予指未發時說偶閱羅整菴先生困知記云大學正心工夫爽中庸致中
無異中庸章句所謂至靜之中無少偏倚便是心得其正之狀也又曰戒懼
愼獨就是正心誠意可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矣
有所忿懥好樂恐懼憂患是未發時不該有而有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是
已發時不當偏而偏
有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辟便見家之不齊然此乃是病證非是病根病

根何在在自家不是不知自家不是自家便宜不知自家便宜那件是自家不是不知自家不是莫知其子之惡是其一也那件是自家便宜不知自家便宜莫知其苗之碩又是其一也存心如此身便不修便做出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等辟出來其家安得齊也

莫知其子之惡特舉其一隅耳其實有妻不知其妻之惡有妾莫知其妾之惡有數妾莫知其愛妾之黠有數子莫知其愛子之惡皆在其中莫知其苗之碩亦舉一隅其實莫知其衣之美莫知其食之豐莫知其私積之多莫知其私賤之多皆在其中

昔人題齊家詩有云多讓兒房裘物少聽幾句枕邊言正與莫知子之惡二句互發

不聽婦言不爭財利兄弟之間怡怡如也父母其順矣乎

諺有一節是此章大關係勿作引証上文莫知其苗之碩句作伴語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朱子解諺有節曰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此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如此讀情道破而人猶忽之何也

莫知其苗之碩一句最不可忽莫知其苗之碩亦是形狀個貪得無厭之心自己存貪得無厭之心身便不修家人各存貪得無厭之心家便不齊何也父子各存貪得無厭之心便不得慈孝兄弟各存貪得無厭之心便不得友恭夫婦各存貪得無厭之心便不得倡隨不特此也以此心治國便是一人貪戾一國作亂以此心平天下便是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便用斂臣便是財聚民散貨悖而出當害帥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子謂公子荊善居室蓋許其庶幾達此義也

第九章做三字講是孝弟慈做二字講是仁讓做一字講是恕

問一家仁讓一國方興仁讓何如不說一家貪戾一國作亂而止言一人貪戾言一人貪戾也亦可何爲前說一家而後說一人曰止一人仁讓也亦可何爲前說一家而後說一人曰止一人仁讓見致治之難也不人仁讓一國豈能遽興仁讓必一家仁讓一國方興仁讓消一家貪戾只一人貪戾一國即作亂見作亂之易也旺可畏哉又說一言僨事一人定國何故曰不惟一人貪戾足作一國亂也只一言之差便足僨家國之事尤足見亂之易召也又恐主家國者以仁讓誘諸一家謂我一人仁讓家人不仁讓安能使國人皆興仁讓故曰一人亦足定國見不誘仁讓於家人亦足定國此却專爲家之主持者言也其意可謂懇之至矣

貪是好便宜戾是執己見貪之害事易見戾之害事難知貪之病愚不肖者多染戾之病賢知者亦不能免也消濁雖不同致亂則一

非是爲要求人非人自家先有諸己無諸己只言有諸己無諸己而後可以求人非人也

有諸己而後求諸人是君子成人之美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是不成人之惡人只有諸己無諸己可也何必曰求人非人曰有諸己無諸己是明德求人非人是新民若管了自家不肯求人非人則獨善矣非大人之志也

求人非人中間有許多惻憐他意思有許多開導他意思有許多鼓舞他意思有許多感動他意思有許多成就他意思這幾是藏身以恕不然便是以善服人與大學之旨隔千里矣

引桃夭詩是刑子寡妻意引鬍鳩詩是御于家邦意引鳲鳩詩是御于兄弟意引鳩鳩詩是御于朋友意引桃夭詩是刑子寡妻意引鬍鳩詩是御于家邦意與中庸造端乎夫婦通非一概泛泛說也

平天下只在絜矩何謂絜矩與民同好惡也好惡何處與民同用人理財之間也用人理財得其宜好惡與人同而絜矩矣天下於此而平矣用人理財失其宜好惡拂人之性而不知所絜矩矣天下於此不平矣人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皆從此處分也此大學末章之總旨

所惡於上數句俱是矩母以使下數句俱是絜先儒謂絜矩數言是一恕字圖修齊治平之傳亦只發揮一恕字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眞是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可以爲民父母爲民父母豈不是大人

自親愛賢惡等辭不能愼便至辭則爲天下僇

榮只二節見己心與人心相通殷之未喪師一節見人心與天心相通

說絜矩不絜矩得國失國何以說先愼乎德蓋爲民父母得衆得國是極好事爲天下僇失衆失國是極不好事人人豈不曉得明白線他將愛民的念頭不肯如好好色的念頭一般擴充將好利的念頭不肯如惡惡臭的念頭一般克去兩念交戰不已畢竟愛利念頭勝了愛民念頭當其得求利去處百計千方眞是無所不至在人面前將取利心事却要蓋藏粧出一段愛民心事來不知人之視己眞是如見其肺肝然失人心而得罪於天地神明也何足怪矣搜其病根只是不肯愼獨故緊接君子先愼乎德愼德卽愼獨也愼獨不必泛求只先不要好利

天下不患難平只是要人人先把利字閣起若要人人把利字閣起在上者先把利字閣起

在上者先要將利字閣起利人念頭却不可放下不放下利人念頭小人方得榮其榮而利其利也

言悖而出者卽是求利之言亦悖而入卽是小民怨胥

問君子不言利身貧矣曰君子憂道不憂貧問國家不言利則國家貧矣曰嘗聞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安問貧而喪亡則若何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況生財有大道則財恒足矣亦不至於貧而喪亡也

觀惟命不於常數句眞是財命相連

人之有技是有才人之彥聖是有德亦能保我子孫是一句黎民倘亦有利哉

脅肩諂笑也非赫暵威儀之說乎其嘉孟莊子之孝也正思獻子不善聚斂

是一句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眞是好

君子如好好色其惡小人可知如此總稱得宰相惟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眞是惡小人如惡惡臭其好君子可知如此總稱得人君

人主取天下第一人而相之宰相擇天下衆賢才而任之天下不患不太平

大學三綱領八條目凡四書六經之理總不能出乎其外聖經一章是孔子祖

筆十傳是曾子親筆

論語章章與大學互發中庸孟子俱是從大學敗衍出來

朱子補格致傳理極正當筆力口氣畢竟與曾子不同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是明德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修是德明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新民家齊國治天下平是民新德明民新止至善也

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孔所以傳心也曰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所以會心也其宗旨在大學九傳明顯以綱領言明德忠乎新民恕乎德明民新止至善也其一貫乎以條目言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其忠乎齊家治國平欲明明德於天下非大識大志人不敢止至善非堅心定力人不能此曾子所以又有任重道遠不可不弘毅之說也

十傳是曾子得意文字其他語孟所載語言皆與十傳互發其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非者吾友嘗從事於斯此格物致知之旨也其曰三省吾身自反而縮彼以富我以仁彼以僻我以義此誠正之旨也愼終追遠民德歸厚可以托孤寄命此齊治之旨也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非如保赤子之心乎出乎爾者反乎爾者非幹人之說乎

其脅手足而戰兢臨履也非諂佞而恂慄之說乎其遠暴慢近信遠鄙倍病

臣之訓其政其臣皆可則也其贊孔子之江漢秋陽皞皞之不可尚也蓋眞

知至善之所在而止矣其他可互發者殊多固不必一一而摘也

曾子養曾哲有酒肉必諸所與不忍食羊棗是他止孝處曾子居武城一節是他析義精處

問顏子沒而聖學亡然歿曰否大學是孔子親定學規千聖宗傳總在于是顏子雖大賢豈能外此而別爲學今由其言而想之其傳文也擇乎中庸得一善也非格物致知之說乎其約禮也服膺勿失三月不違仁也不選不貳也克己復禮也非誠意正心修身之說乎非禮勿視便視而見矣非禮勿聽便聽而聞矣非禮勿言便不言悖而出一言僭事矣非禮勿動便赫兮喧兮其儀不忒矣家齊是一家歸仁也國治是一國歸仁也天下平是天下歸仁也問爲邦是欲明明德于天下也爲仁由己不由人是專是皆以修身爲本也遠佞人是惟仁人放流之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也不施不仁若疏若無是斷斷休休可以爲王佐也大學治平傳何不言禮樂教化蓋義利分明邪正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得所可以徐而及也謂顏子一身爲大學註疏可也謂大學爲顏子之贊譜亦可也夜謂顏子沒而聖學不傳者是別有所宗借顏子爲向導者也不惟不知曾子不知顏子實不知孔子不知聖學者矣

格致惟精也誠正修惟一也家齊國治天下平則充執厥中矣處庭孔門原無二說太極理也在天謂命在人謂性心者理之管也情者心之發也才者心之能也格致所以明此也誠正所以體此也修齊治平推此也洙泗濂洛亦無二說

大學一書雜諸禮記中經千百年無人識得程子始表章之學者始知所宗格物致知乃最初用功之處尚缺其傳其他處亦多錯簡朱子考古訓萃群議補缺正亂輯成章句或問使聖經賢傳燦然復明厥功大矣後儒未有所至不知稱頌其功而反譏議其失何其不知量也

附跋

大學一篇孔聖親筆十傳曾子親筆是圖是說又我先生手自參訂者極受道淑人之心

門人杜國棟謹跋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四書說大學終

中庸說自序

全兒時讀中庸雖酷嗜之亦不知體諸身心丙午小試平水人間誠者自成章始思向裏尋求抵家猶苦無途從入適掃地焚香正襟端坐取中庸正文反復味之復廣搜諸家之說互相參稽寢食俱忘日積月累似有豁明因取諸說之雍者附以管測錄爲一書迨今十祀奇矣昨偶思諸家之說各成一書如日中天人所共覩亦何必錄即予平日諸章解句釋自有先民註疏亦似無容復贅推于先民論未及者或彼此互相發者錄爲一卅庸備遺忘楚江夏賀陽亭先生見之細加評閱遙諗予曰子何隘哉盍筆之以質于宇內有道者不有益于人必有益于子也予拜手唯命遂筆之以就正

萬曆庚申二月之朔河汾野人復元辛全書于眞樂窩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四書說

中庸

河汾野人辛　全復元謹著

這個道理在天爲命在人物爲性在事爲道一毫不可增一毫不可減伏羲契此畫八卦以象示人至帝堯直點出曰此中也吾人所當執也舜恐人求之外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見當從心上執不當徒向外面馳也夫子又恐人疑其高遠難執也又點出一庸字見斯中不離日用常行之內豈難執哉聖人之認道精矣愛人至矣故子思子取以名書

六經惟易難看四書惟中庸難看聖賢不名其書以高道幽深奇特之名也而名曰易曰中庸見其理雖妙然揭嘗不易不出中庸一書大意不出八字曰何也曰惟天生人人須合天

中庸周易明諸書皆破竹矣

四書說　中庸

中庸一性字貫之

解中庸者多矣而雜於佛老莊列者亦多

中庸理本深遠人再以玄談解之不陰晦中添雲霧乎須簡易明白方於經旨有益（又不止一中庸端也）

如天生人便與他個良心天命之謂性也人依良心而行便是當然之理率性之謂道也自己不肯失良心教人亦不失良心修道之謂教也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天命之性也孩提之童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睹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賦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率性之道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修道之教也

朱夫子修道解本致中和句與後支制禮作樂等意相照王陽明先生修道解本戒懼慎獨句與後支知仁勇尊德性等意相照不可執此而非彼合觀之

則完備矣

己性未失而防其失修道也既失而復其初修道也皆所以立教人之本也人性未失而防其失修道也人性既失而使之復其初亦修道也皆所以行教人之化也合而觀之義方完備執一說而格棄說則不是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指本體言修道之謂教指工夫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只是發出明德二字修道之謂教一句則包明明德新民止至善三句意也

率性之謂道用也修在己之道體也修在人之道用也

本體工夫與體用字面同而義則異容易混看如大學德民至善皆本體也明之新之止之皆工夫也明德體也新民用也止至善者合體用而言之也

問道如何須臾不可離曰道是人之性命有他便是人須臾無他便是須臾离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只是發出明德二字修道之謂教一句則包明明德默如官之印魚之水也官可須臾離印哉魚可須臾離水哉人可須臾離道之新之止之皆工夫也明德體也新民用也止至善者合體用而言之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戴智卿自家一點眞心須去不得

原說不可離非說不能離又非說離不得

戒懼是靜中主敬慎獨是方動研幾不相離亦不相混

戒懼是正心慎獨是誠意中是心正和是意誠致中和句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家齊國治天下平則位育矣

近世有以戒懼二節作一意者予初以爲然再細思之畢竟朱註爲是觀末章潛雖伏矣二節可見不然先儒靜中體驗存養之說皆該抹殺而曾氏正心傳皆贅說也

問不覩不聞指道體否曰非也蓋指未發之時不曾見色聞聲曰覩明覩也覩也聞聲聞也聞寂亦聞也安得有覩聞俱不時曰人不能無不覩不聞時中庸蓋指邪色淫聲未交時先加操存防閑之功也斯時用何工以操存訪閑曰凜凜如對上帝

問恐懼乎其所不睹與有所恐懼何分曰恐懼之心一也心在人欲而患得失焉便是有所恐懼之心心存天理而兢兢業業便是恐懼乎其所不睹從其大體爲大人天命之性大體也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則先立乎其大者矣思孟之相印如此

戒懼是修道於未發求完天命之性靜而不離道也慎獨是修道於將發求合率性之道也將動不離道也未發而中天命之性在我矣道不離於靜也發皆中節率性之道在我矣道不離於動也致中和而位育修道之極功盡性之能事與天而相合也

中和是狀君子戒懼慎獨後的性情若未用工人性情安得如此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未發之中也妍見其媸鏡有已發之和也即物理可以識人心

大本即溥博淵泉大德敦化達道即小德川流而時出之戒懼慎獨是工夫中和是本體工夫無時不用故本體無時不呈

中即一故曰天下之大本和即貫故曰天下之達道

致中和是實在經濟位育是實在功效非在心境上空想象也

致中和是位天地育萬物天地位萬物育則中和致矣如天地不位而使之復安其位焉萬物不育而使之復遂其生焉固位育也即天地本位而使之不失其位焉萬物本育而使之不失其育焉亦位育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俱有致中和的本領俱做得位育的事業只有大小不同

問四民何如致中和而位育曰無食無衣人無生矣農以其餘粟食人女以其餘布衣人斯何爲哉蓋致中和而位育之一端也舉一隅他可類而推矣

問平天下是致中和天下平是天地位萬物育孔子致中和者何不能成位育之功也曰不然致字說得活如有家者致中和於一家則家齊是一家之天地位一家萬物育也有國者致中和於一國則國治是一國之天地位一國之萬育也有天下者致中和於天下則天下平矣是天下之天地位天下之萬物育也位有崇卑宰有衆寡故應有遠邇之分也若孔子則位萬世之天地育萬世之萬物矣家國天下云乎哉

小人之中庸也之字下還欠一反字若不然上邊亦不消有矣

君子而時中只是中節之和

一本中庸論道體處只是贊個中庸其至矣乎

問道之不行該說賢者過之不肖者何也曰不然知者是天下聰明人他把道過之愚者不及却說賢者不肖者不及却說知者愚者道之不明該說知者理也看得幾分一意講求便是工夫却把躬行一邊看的輕了所以

躬行上少至愚者心上昏昏不知何者是道當行復安敢望其行也此道不行之故也賢者是天下篤實人他把道理也行了幾分便一意躬行謂只躬行便是工夫何消再加講究却把窮理一邊看的輕了所以窮理上少至不肖者他既自棄不復欲行安敢望其明也此道不明之故也

知者是一意在講學上用心躬行上看的輕些明道處亦有幾分行道處全少賢者是一意躬行上用心講學看得輕些行道處亦有幾分明道處全少若知者不明道何以稱賢賢知二字不可看得大不好了

問既稱賢知何以過之曰不肯躬行其知能無差乎不肯講學其行能無差乎知者肯躬行知不差矣不惟道可明且可行也賢者肯講學行不差矣不惟道可行且可明也

知者之失不在求知而在躬不行賢者之失不在躬行而在不講學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不可只作譬喻看飲鮮正應在爾更冷然有味

問道之不行章說飲食知味何故曰前面說知愚賢不肖皆不能與於斯道則中庸不爲高遠深晦難行難明之絕德乎不知又非高遠深晦日用平常之間就是誰不飲食飲食自有正味知味便是知道何謂知味曰論語食不厭精章是知味的註疏也孔子之所以爲孔子止成飲食知味之人也道既無物不有何獨專說飲食曰道雖無物不有飲食於人最切言飲食者舉一隅令人以三隅反也

問既說道在飲食似易矣何爲又說中庸不可能也曰恐人見其難而不敢任也則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恐人見其易而不留爲也則曰中庸不可能也

問隱惡揚善有心欺人之告乎曰聖心本無惡遇惡不覺其即隱聖心渾是善遇善不覺其自揚譬水惡譬泥土也舜之心江海也泥土投之即融化而

不有水投之則沛然矣

顏子擇中庸得一善一者條件善者中庸之理也後面失字與得相照近留一即一貫之一又謂中只是一不中則二三矣雖似玄妙于本旨不切夫子立言之意未遽及此聲聽程夫子云一理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可以破近說之謬矣

南方之強偏於柔北方之強偏於剛皆爲氣質之拘也末段君子之強則氣質變化而德性用事矣

矯其易流易倚易變之私纔得不流不倚不變強說矯矯字蓋指工夫言也若作贊辭則無味矣

和而不流四句俱指見成說工夫全在矯字上

南人不矯所以終溺於南北人不矯所以終溺於北君子矯之所以不流不倚不變也若將矯字作贊辭君子何以得不流不倚不變乎曹以儲正來哲

四節強哉是贊嗣矯之一字是工夫之勇毅也強哉二字蓋贊矯字工夫之勇毅也強哉

與矯善哉問諸文法同

子路氣質用事矯之一字是他對症的藥方 戴評更明透

問天理本自然順其自然可也何如又下矯字曰天理雖是自然不可去矯但氣質之偏却將天理拘蔽若不矯強去其拘蔽自然之天理能發見乎卽發見也能保不復失乎矯之者正所以矯其氣質之拘蔽使自然之天理得發見發見不復失也若只曰矯不可也任其氣質而爲之則無所不至矣 貳評

矯庵

如有不爲不欲之念此自然也若不矯其爲之欲之之心安能無爲所不爲欲所不欲乎

如曰不可矯也則見色而淫心動見財而貪心動一任心之所欲爲則人欲肆而天理滅矣 貳評通體俱佳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寧爲矯強君子不爲自然小人 貳評是是是

自然字圓活字不是始學事

人只說不可矯不知矯者矯氣質也矯人欲也非矯天理也 貳評是是是

伊川夫子庶幾聖乎或曰何故曰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 貳評眞透

有子路之勇源養來便是顏子之仁融化來便是大舜

先言舜之精一次言回之擇守又言子路之當強者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也

費字解作用之廣甚是精到然細味之書外似有著見明顯意觀首章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隱微與見顯對待朱子解此章隱字爲體之微後十六章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皆與見對待矣況本章上下察察乎天地皆有見顯昭著之意細玩上下文義昭然可見又朱夫子云上下昭著莫此理之用所謂費也豈予之臆說哉

天地問弘纖高下形形色色無非道理所在此道理何等廣大昭明然無形聲可以聽覩非知道者不能會之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

通章只是言費而隱在其中一書亦然

夫婦之愚不肖可與知能謂中庸之理無物不具雖夫婦之愚不肖可以知能正以證道之費非謂夫婦之知能乎道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見斯道易而易知而人不必索之於隱夫婦之不肖可以與能見斯道簡而易能而人不必行之乎怪 貳評是

夫婦之愚不肖尙可與知能乎斯道可見半途而廢者只是不肯用力登道之難知難能哉

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有所不能有謂道之精微奧妙聖人有不知不能者不知道之精妙與道之全體猶有不知不能何以爲聖人乎曾聞姚江先生之言曰道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也斯言最切蓋及其至也至字卽極至之至猶俗言盡頭處也凡天下有盡者可以盡斯道乃無極之理本無盡頭者聖人知能安能得盡況聖人望道未見之心時若有所不知不能者哉不知不能不足爲聖人病適以見道之費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問前章唯聖人能之此章聖人有所不能何也曰道無窮盡止極而其中又自有切要處自有切要處言則曰惟聖人能之自其無窮盡止極之處而極言之則曰極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只言道無窮盡耳非謂聖人有欠於斯道也

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只言道無窮盡耳非謂聖人有欠於斯道也

聖人有所不知見人不必行怪盡聖人只知其當知而索隱者欲知聖人之所不必知聖人只能其當能而行怪者欲能聖人之所不必能 貳評是

以聖人生知安行猶有不知不能況未至聖人者而可廢於半途乎

說夫婦可與知能見夫婦不可自棄說聖人有不知不能見人不必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爲聖也說天地有所憾見造化無全能人當以贊化育而位之也

本體上工夫當於言外見得

鳶魚物也飛躍其性也戾天躍淵鳶魚之率其性也此言道機流行上下昭著之意

問禪學亦說鳶魚與吾儒何分曰鳶魚物也能飛能躍者性也此禪機也如吾儒說鳶魚物也鳶必飛魚必躍性也戾天躍淵鳶魚之率性而合道也鳶人淵魚戾天則非道矣

會得鳶飛魚躍意眞無往而不自得矣 賀許工到自見

君尊臣卑鳶飛天魚躍淵也君弱臣强鳶入淵魚戾天矣父坐子立鳶飛天魚躍淵也父立子坐鳶入淵魚戾天也男外女內鳶飛天魚躍淵也女外男內鳶入淵魚戾天矣此特舉一隅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鳶飛魚躍是坦蕩蕩光景鳶躍魚飛是長戚戚光景 賀許如意

鳶魚機括與六經四書皆足互發 賀許評開卷是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恐人同於禽獸也茲令人法鳶魚之飛躍者何故曰物各有理觀理時即一石一木亦有妙趣何況鳶魚此取善貴廣之說也

也理有至善詣極時即夷惠諸人且姑舍是何況鳶魚此歸宗欲正之說也

或曰天生人原非備也非道也非釋也備道釋強堵之名耳曰天生人個個皆是備者爲備不失其初爲釋道則失其初矣曰何所據而知天生人皆備也曰三皇五帝佛乎曰非也曰道乎曰非也曰備乎曰三皇備而皇五帝備矣

帝也曰既知此矣復何疑乎予之說哉

問夫婦小天地也天地大夫婦也以此解造端夫婦察乎天地意然與曰非也夫婦小天地天地大夫婦此只說了個發端意與造端意通無干涉造字專指工夫猶言修爲造詣也前面說道之費隱莫破莫破察於上下形容道體可謂至矣若不說出工夫教人何處下手不類爲繡綉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者乎故子思吃緊爲人點破說道夫婦知能便是道之發端人於此

婦女之言少聞婦女之而少見是初學第一義 咏之自見

夫子之言一章自爲一章子思引來却欲章章互發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問道不遠人與道不可離固否曰道不遠人旨自然之本體道不可離言當然之工夫雖其工夫可說本體識得本體亦好用工夫矣

遠人爲道須策修已治人說與下文方有着落蓋言隱怪之徒欲從人外別做一種高遠道理以此自處以此治人於人已兩失非中庸之道也

引伐柯之詩朱註爲以人治人張本予幼誤以爲道不遠人人不可遠人爲道之証意云柯之則本不遠也睨而視之則猶以爲遠也道本不遠也人偏視之則猶以爲道也反覆參玩始悟幼時所見之非蓋所執之柯與所伐之柯終是二物道在各人身上非二物也若引以相証則遠人甚矣恐非子思之本意也此節斷當以朱夫子之說爲是

問論語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字見忠恕即道也中庸又謂忠恕違道不遠見忠恕與道近也二說不同孰是曰皆是也一貫之道本是忠恕做成其間不無生熟之分曾子恐人忠恕外別求道也故曰夫子之道忠恕並行不悖斯所以爲聖賢之言

聖人人倫之至猶曰丘未能一正吾夫子之戒懼處也 賀許魯齋反

道在人倫上章自夫婦言此章自父子君臣兄弟朋友言五達道備矣然先夫婦而後父子而後君臣先兄弟而後朋友自內而漸至於外也以父子君臣之分也故曰忠恕違道不遠見道與忠恕微有生熟之分人不必混而觀也

並言而下及兄弟朋友自上而漸至於下也中庸立言甚是有序此處已具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矣

君子胡不慥慥爾僩謂夫子贊美君子之言不知上文夫子自言修己之事而又自贊美於理不順若謂贊美君子則上文未言君子修道工夫此處胡爲而贊美也即謂言行相顧爲君子之工夫則此處當云豈不慥慥君子哉而曰君子胡不慥慥爾者何也蓋胡不猶何不乃勉人之辭舉論語何莫由斯道何莫學夫詩文法可見大旨言丘也四者雖未能一亦不敢安於不能所以言行必求相顧入道君子何不造慥慥之地哉若如此說則上下文義似頗通順於以人治人之意且段有着落也節以請正 賀許申

道不遠章言君子於人倫各盡其道素位章就其涉世受用處言之也通章重自得正己反身三句三句中尤重正己一句正己者謂戒懼慎獨以盡修道之工反身正己之用心自得正正己之受用處也 賀許補

素位句近講有謂素定者紛紛不一細玩下文甚有罣礙斷以朱註爲是位即下文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上位下位之位是也行謂在此位即行此位之事不願外即素位而行之實也當一氣說

富貴有富貴之道貧賤有貧賤之道夷狄之道患難有患難之道君子隨處盡道故無往而不得

此章意當重逆境一邊蓋富貴雖易移人猶爲易處至貧賤則逆境而難處矣至夷狄校貧賤又難處也至患難校夷狄更難處也況忽尤之心多起於逆境乎君子富貴固素位而行及觀他至貧賤猶素位而行也至夷狄猶素位而行也至患難猶素位而行也夫境至夷患狄難難處盡矣君子猶能素位而行蓋眞無入而不自得矣

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上位下位境雖不全皆有道存道不遠人而人不可離道也行乎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不陵不援此正君子不須臾離道而時中也

行乎富貴即國有道不變塞焉之意行乎貧賤夷狄患難即無道至死不變遯世不悔之意

武周之制作即行乎富貴之一端 賀許明通

自得後怨尤自忘不怨不尤便無入而不自得也試觀不怨不尤自得時喜怒哀樂何等發皆中節未發之中可知也

一般最箇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君子視爲居易俟命的境界小人視爲行險僥

倖的境界君子自己行得是行有不得豬反求諸己小人自己行得不是行
自不得豬怨天尤人 賀新婚快
行遠自邇一章乃是承上起下之辭最當深玩上言夫婦發端至於父子君臣
兄弟朋友又至涉世皆己循循有序已包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了故此
章明言以結之妻子好合照應造端夫婦兄弟既翕照應弟以敬兄父母其
順照應子以事父此致中和於家也人道既盡自可合德鬼神矣故以鬼神
章繼之 賀新婚
證行遠一章知一家皆爲飛魚躍景象
問妻子兄弟爲邇爲卑父母爲遠爲高然與曰道理原自活潑如就本章言則
妻子兄弟爲卑邇父母爲高遠爲邇下章言則妻子兄弟父母皆卑邇合德鬼
神爲高遠也
鬼神之德盛誠道之妙也無物不有體物不遺之說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後章迫王上祀脩其祖廟一節與踐位行禮皆本於此即所謂質諸鬼神而無
疑
問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果鬼神之眞在乎抑人心之見在乎曰鬼神原如在
其上如在其左右惟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者見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
而鬼神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矣
須是從知人情處可推而知鬼神之情從盡事人道處可推而盡事鬼神之道
離了人情而求知鬼神之情離了事人道理別求盡事鬼神道理多見其陷
於荒誕邪僻之境也
問如何可以事人曰須是質諸鬼神而無疑何如可以事鬼神曰須是盡乎人
倫而無忝以事人者而事神則實矣
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人心之誠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鬼神之誠也
人心之誠與鬼神之誠融而爲一故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如鬼神不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舜自有大德耳何以有祿位名壽之應
哉舜有大德必得祿位遭名壽之應焉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旨昭然矣
問大德必得祿位名壽矣素位君子亦有德之人也只宜享富貴一途矣何爲
而有貧賤夷狄患難之遭哉曰有未定之天一時之遭際也有已定之天到
底之結果也有貧賤夷狄患難此君子一時遭際未定之天也必得祿位名
壽此君子到底結果已定之天也試觀大舜後雖爲天子然當時豈一日便
爲天子也自顚連困苦中來臧頇連困苦時是一時遭際爲天子是到底結
果
必得祿位名壽只言有必得之理却不是說當下便得人有德當下在貧賤或
夷狄患難中終有得之之理也
或疑天無輒應滔滔老人指天曰此老雖不急性却有記性人只見其不急性
也遂謂其無記性多見其得罪於天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君子得福是他遭際不好一時合當得福非爲他爲君子之故也假使他不爲
小人反得福君子反得福此一時之遭際未定之天也小人終得福君子終得
福此到底結果已定之天也
君子福亦不能免矣即一時爲小人萬一苟免終來福發不可測也小人得
福亦是遭際得好一時合當得福非爲他爲小人之故也假使他不爲小人
福亦不能免矣即一時爲君子萬一得福終來福至永無疆也
畢竟君子得福者多得福者少小人得福者多得福者少君子得福是他本分
常也人不應得也人便蹧蹋只見君子得福他把得福的君子却不見矣偶然
是他不應得也人便蹧蹋他把得福的小人却不見矣偶然一君子得福
一小人得福亦是他不應得也人便蹧蹋他把得福的小人却不見矣豈知
君子僅有一二人得福未必人人皆得福也小人僅有一二人得福未必人
人皆得福也又安知一時之福而不終於福乎一時之福而不終於福乎 賀

聖賢盡處逆境不可聖賢異處逆境亦不可聖賢異處逆境也人則曰他處頓沛患難不得不警惕使他富貴安知其不盈溢也天故教堯舜立個樣子聖賢盡處順境也人則曰他處豐亭豫泰不得不洒落使他貧賤安知其不慼慼乎天故教孔顏立個樣子 賀瑞麟

問聖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當紂之時暴虐滋甚天地萬物舉失所矣文王能無憂乎曰文王有憂也不然則書言日昃不遑暇食易言作易者有憂患也然則中庸稱其無憂者何哉曰文王無家庭之愛也便王季當日有戎商之心武王十三年之前或有是心周公於斯時而想追王上祀是皆越分僭禮之甚者也又使十三年之後武王不伐暴以救民周公不追王上祀以成德又背天違時之甚者也文王安得而不憂王季其勤王家十三年之前武周事商之心固政或替即三分臣服之心也十三年之後紂惡未悛武王伐暴

以救民周公乘時以成德於文王祕民如傷舜祖敬宗之意固潛合矣此文王之所以無憂也呂如子言文王信無憂矣曰以事理推似可無憂推文王之心恒有畏天憫人之憂也

時可無憂則無憂時可繼述則繼述時可成德則成德此三聖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也君子時中於此可見

吾有尊祖敬宗之心人亦有是心吾得盡其心而人不得盡其心非忠恕也周公制禮達於上下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乎

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盡己之性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盡人之性也

先人有此志此事後人爲之止可謂之繼述不可謂善繼善述先人在昔無此志無此事使在今日或有此志此事施其時度其心爲其事故曰善繼善述繼述孝也善繼善述則達孝也達即通權達變之達

親親貴貴賢賢幼幼老老無不各得其所即篇飛魚躍之機括即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之實事也

序昭穆等事就是平天下大經畫故曰達乎此治國如視諸掌

哀公問政通章只是發揮人存政舉四字明善誠身修道立人之存也達道達德行九經舉舉政之舉也玩索之久其意自見

通章只言人當擇善固執以脩身脩可以事親可以取人可以立政指是有序人多誤看

舜之後有文文之後有武周武周之後有孔子正以明道學相傳之統也

仁者人也二節最是難看說者謂仁者人之心有此心方成個人此言雖是然下却言欲仁此身須先親親欲親親須先尊賢親尊賢等殺又禮之所生人須知了天方可知人知人了方可事親事親了方可脩身以義理推之甚是不通與下九經及獲上一節次序甚不照應況脩身事親皆人一日不可

無者必欲知天了纔知人知人了纔事親修身則知天之事有學者終身不能竟者則永無事親修身之時矣恐聖人之言決不如是支離錯亂之甚也請以隙見言之只言有此人便具個恒慈愛之理有此生理方成個人故曰仁者人也仁主於愛愛莫大於事親故曰親親爲大義者宜也日用間脩當好處是也義主於宜則賢尤理所宜尊者故曰尊賢爲大然親有跟賢有大小親之尊之其間自有等殺此等殺乃天理自然生成故曰禮所生也須知親親尊賢特仁義中一大事亦包不了仁義必此身仁義則身修矣方可事親尊賢尊賢持補親親之仁耳非謂尊賢後方可親親也故下文又結之言此身政賴之而立賢賴之而尊親故君子不可不修此身既思修身又不可不事親以推此心之仁既思事親又不可不知人以尊賢而讓此心之義以輔親親之仁既思知人又不可不知此間等殺皆天理自然生成的也隙見如此似近通順筆之俟正來哲 賀瑞麟

修身不事親則所修之身無用事親不知人則事親之道多差知人不知天則
所知之人未眞夫子恐人只修身不事親也故說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見
事親而所修之身方有用也恐人只事親不知人也故說思事親不可以不
知人見知人而事親方不差也恐人只知人不知天也故說思知人不可以
不知天見知天而知人方得眞也非謂修身在事親後事親在知人後知人
在知天後也賀所尤遠

有三達德五達道可行有一誠三達德之實處非三者之外
別有誠也

聖人雖生知安行亦有困知勉行時何處見曰仰而思之夜以繼日發憤忘食
常人雖困知勉行亦有生知安行時何處見曰後提知愛稍長知敬但聖人
生知安行處多困知勉行處少常人生知安行處少困知勉行處多然聖人
生知安行處多他還用困知勉行的工夫常人困知勉行處多他却以生知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安行者自處此所以聖益聖凡益凡也賀於今人對症藥方
問哀公問政夫子只該告他治國的道理却說生安學利困勉何也曰哀公是
昏憒懦的人聞夫子道文武之政可舉心上決疑文武他是個生知安行的
聖人他自行得我非生知安行的資性却將何者學他故夫子說他雖是生
知安行若肯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亦可與他爲一況君非困勉者乎後來孟
子對滕世子性善章蓋從此來

九經只是從五達道衍出

問言行事道何分曰細味四言似有自末至本之意言發諸口事則加諸民矣
行則本諸身矣道則格於心矣尤三者之本也道前定何以不窮曰在上位
而道前定則能親親尊賢立政道不窮於上也在下位而道前定則能順親
信友獲上治民道不窮於下矣何如可以前定曰明善誠身

不勉而中中也勉而中亦中也不思而得得也思而得亦得也勉與不勉思與
不思雖有勞逸之分其中與得則一而已若不中而不肯勉不得又不肯思
則自棄甚矣

聖人雖不思而得他却不肯不思雖不勉而中他却不肯不勉吾人思則得之
却不肯思勉而後中却不肯勉此聖之所以益聖狂之所以益狂也

問誠明明誠曰眞心不失衆理皆明率性而行者也明理功至眞心自存待教
而興者也及其知之一成功一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中和性也致中和盡性也育萬物盡人性盡物性矣位天地贊化育矣可與天
地參天人合而一也

孟子不遑暇時五畝之宅等畫是盡人性盡物性的註疏周子不除窗草即盡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物性之一端

問致曲章曰有一念良心之發即曲也推之念念事事致曲而有誠也珠藏澤
自媚玉蘊山含輝有道德者規模氣象自別誠則形形則有時形有時否著
明無時不形而彰著也著則人有知有不知明則如日月麗天有目所共覩
也良心未泯孰不鼓動良心既動則漸變其不善之習也變猶有遲效之迹
化則渾然至善更無迹可指也致曲者亦一至誠之化矣明白

良知即曲也致良知即致曲也陽明先生致良知宗旨本此章來細味之亦自
精當不知後來何故却有無善無惡之說嚴然

問明何以勸因歌花蜂詩一首云一花纔綻一蜂來感應眞機不用猜莫評來
就今世少應是蠻觸花未開問者笑而悟

問至誠何以如神曰惟其前知所以如神何以前知曰惟其至誠所以前知
待禎祥而知興待妖孽而知亡待蓍龜四體而知吉凶此可謂知不可謂前知
若至誠則不待禎祥妖孽蓍龜四體之告此據存心作事之善者而知其吉
不善者而知其凶也校待禎祥妖孽蓍龜四體之告而知者則尤先一著矣
故曰至誠如神

問知善不善在至誠身上在別人身上說也曰惟其知得己所以知得人惟其
知得人所以救得人故曰能盡人之性
誠者自成章單自成句下句自道正所以求其自成誠者物之終始二句根自
成句是故君子誠之爲貴根自道句成已我之所以自成成物我之使物自
成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正自成的體用
誠道仁知性德只是一理指其眞實無妄則曰誠指其人可道行則曰道指其
與物同體則曰仁指其明白不蔽則曰知然却受之於天故曰性之德其實
只是一理非有幾般
二節物字包已與人物言三節物字專指人物言二節物字包了三節物字
造化以眞實無妄之理而成人人以眞實無妄之理而成如未發而具實無
妄自成其爲性已發而眞實無妄自成其爲情視聽所未到處
眞實無妄自成其爲耳動眞實無妄自成其爲身又如君臣間眞實無妄自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成其爲君臣父子間眞實無妄自成其爲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間眞實無妄
自成其爲夫婦兄弟朋友下至禽獸草木各具眞實無妄之一端亦自成其
爲禽獸草木故曰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自道句上道字是道理下道字
是循行如未發已發眞實無妄而中和此性情之道也凡有性情者即當自
行耳曰體眞實無妄而聰明正直此一身之道也凡有身者即當自行又
如人倫庶物各有眞實無妄道理凡有家國人物之責者所當自行故曰道
者人之所當自行誠者自成是本體而道自道是工夫 哲評語國
問誠何以爲物之終始曰一生誠一生無愧一日誠一日無愧一事誠一事得
宜一物誠一物得宜問不誠何以無物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
有粟吾得而食諸無不無哉無
問不說物之始終而曰終始何故曰說始終便無味說終始則終而始始而終
終而又始生意且無窮也如冬爲一歲之終春爲一歲之始說冬之終又有
春以爲始也造化有停機乎如女子之嫁女道之終又爲歸道之始也人事
有停機乎意思何等活潑若說始終則索然矣
問成已分明知也何以謂仁成物分明仁也何以謂知曰成物雖是仁然天下
有已未成而能成物者乎己成方好成物成已雖知正所以爲成物之仁也
故曰成已仁也成已雖是知然天下有物未成而能完成已之分者乎成物
適以成己成物雖仁正所以完成已之知也故曰成物知也成己而含成物
之仁是內而合乎外也成物而完成已之知是外而合乎內也故下文一直
道破曰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哲先生內內人外門人或
裕先生疑脫曰合外內
成己知也人皆知之成己之知正爲成物之仁的根本人不知也成物仁也人
皆知之成物之仁正爲成己之知的分量人不知也故子思子爻互點出曰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正是發前聖所未到處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中庸書極足互發如誠者自成何照天命之性句看而道自道照率性修道句
看物之終始二句照道不可離二句看誠之爲貴照戒懼二節君末段照中和
二節看其旨自明
至誠無息一也覆物載物成物貫也
至誠無息已性盡矣覆物載物成物人物之性盡矣此正所以贊化育也配天
配地則與天地參矣
問無息則久之久與悠久成物之久同否曰無息則久久字言其存心之久體
也悠久成物之久久字言其功化之久用也不息則久即所謂立不易方悠
久成物即所謂畏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
徵與悠遠博厚高明只是一個誠字自誠能載物言則曰博厚自誠能覆物言
則曰高明自誠能成物言則曰悠久其實悠久即在博厚高明之中非博厚
高明之外別有悠久成物即覆載之有終處非覆載之外別有成物一段事
也

問前節悠遠在博厚高明之前後面悠久却在博厚高明之後何也曰悠遠在
博厚高明之前祖徵字來稽而爲博厚高明功化之始也悠久在博厚高明
之後根博厚高明來贊博厚高明之悠久功化之成也
爲物不二是天地之一生測不測是天地之貫至誠無息是聖心之不二體物
成物是聖心之不測
山水地中一物地又天中一物故止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天之所以爲天處不在體物只在於穆不已文王之所以爲文處不在功
業文章只在不顯之德之純文王之純即天命之不已也
於穆不已即爲物不二也純即至誠無息也至誠無息者與爲物不二者合而
爲一故曰純亦不已
問至誠無息章何獨以文王當之曰舉一文王舉聖皆可知也
大哉聖人之道雖是包下二節亦承上文而言天地以一誠而生物不測推聖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人爲能同天故贊曰大哉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即上章覆物載物成物峻極
於天亦上章配天之意也
威儀禮儀之目禮儀威儀之綱三千三百正所以發育萬物也發育萬物正所
以峻極於天也
發育萬物是在造化上說未嘗不通之人事三千三百是在人事上說未嘗不
本之造化
尊德性是存心工夫道問學是致知力行工夫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主存
心言皆所以尊德性也盡精微知新主知言道中庸崇禮主行言皆所以道
之旨也詩人說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蓋爲己有譽者言也子思說有舉者不
夙夜勤勉不能永終譽矣則無譽者不先本諸身而有德安能蚤有譽於天
下乎故詩人言更在前一着矣非僅僅引詩言以證已之說也
愚前好自用王天下有三重二章言德位時並重矣然位與時由不得我則有
德無位時者不終泯泯而已乎故二章後說仲尼一章見德如仲尼雖無位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無時易膏不饒固天地陶鑄古今乎却專望人修德而位與時任其去來可
也貫評入明夫
聰明睿知寬裕温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即是性即是未發之中足
以有臨容執敬別非即臨容執敬別也只言聰明睿知等德即便隱容執敬
別有餘耳此即所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合聰明睿知等二十字而言之
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時出即所謂中節之和也見而民莫不敬三句即和
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聲名洋溢一節即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貫評了矣
人倫各盡非道經綸天下之大經也存未發之中而性盡立天下之大本也心
契造化而天人一知天地之化育也天人一貫即天理渾然更無可這糟彩
處故曰夫焉有所倚肫肫三句特就上三句而贊之乎又深一層也
上章自內向外說此章自外向內說
固字作實字與孟子若固有之之固字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問夫焉有所倚曰人見至誠能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不知他是一點天理
觸處皆是便疑他天資比人高說他經綸立本知化他決倚靠着才能智巧
不然便疑他遭際比人好說他經綸立本知化他決倚靠着威靈氣燄如是
則至誠止一靠天資遭際之人耳與管晏諸人又何異哉故子思子言他只
是完却眞實無妄之理滿腔至誠自處世管見他經綸自他心上想見他立
本就造化處想見他知化他却只是一點天眞觸處貫通何嘗倚靠着一些
才能知巧一些威靈氣燄爲也如舜文武周他能經綸立本知化人便疑他
倚靠着君相之位如孔子他能經綸立本知化人便疑他倚靠着天縱之資
不知使舜文武周即不爲君相亦能經綸立本知化孔子資不天縱亦能經
綸立本知化也曰近世皆謂至誠生知安行不倚學利困勉不思不勉不倚
擇善固執然與曰非也至聖用地工夫只是純而又純密而又密與初學更
惡衣惡食之耐此是其不得淡的便許他好學慎他難得士而懷居與夫
諸葛武侯有淡泊明志之說可見淡之一字爲學問第一義食無求飽居無求
安三年學不至於穀此是其得淡的便許他好學慎他難得士而懷居與夫
自不同若說我已聖了便把工夫不用吾恐聖人不如是也觀堯舜之兢業
孔子之不厭不倦可見突穢得手便放開一切工夫珠穀不用此外家自誰
誰人之譏吾儒淵焉而不覺也貫評倒裝
問敬信悅而專說民者何故曰民至愚無知者也民莫不敬信悅則聖人之德
無人不入可知矣既無人不入則人皆知至聖也又云苟不固聰明睿知達
天德者不足以知何也曰聖人道德光輝有顯然可見處文章是也有隱然
難測處性道是也文章人皆可得而聞見所以民莫不敬信悅性道不可得
而聞見所以非固聰明睿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也其旨深哉
問非固聰明睿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至誠經綸立本知化乎曰非也至誠能
經綸人皆知也能經綸而無所倚則不知矣能立本而無所倚則不知矣惟固聰明睿
知達天德者知其經綸立本知化而無所倚故曰苟不固聰明睿知達天德
者何足以知之貫評細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中庸末章即大學首章知道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格物致知也二節誠意
也三節正心也四節五節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末節極言以贊之
問淡而不厭三句指道體言乎指工夫言乎曰君子之道費而隱指道體言此
章專說工夫却該在工夫上言也蓋上二章說聖人功用本源已極其至通
末說得工夫子恐人將聖人看得大難且無下手處了此章從下手處
詳詳言之深而不厭就其涉世處言言其世味上淡薄而中却不厭也簡而
文就其作事上言言其行所無事而即有文章也溫而理指其待人處言言
其溫厚可親而却有條理也此已有凝道德之根基了故又以其知幾處言
之貫評破天荒才智實用
諸葛武侯有淡泊明志之說可見淡之一字爲學問第一義食無求飽居無求
安三年學不至於穀此是其得淡的便許他好學慎他難得士而懷居與夫
擇善固執然與曰非也至聖用地工夫只是純而又純密而又密與初學更
惡衣惡食之耐此是其不得淡的便許他不足與議不足爲士聖賢學問參

贊事業決非熟閙人所能幹也 賀評眼提出代鑑銘

予生而貧賤惟知其淡雖於道理未有所得一點羞惡幸而不盡喪也因歌淡字歌以自勗云學須其澹泊淡中滋味長食知淡中味何必想齊姜居知淡中味何必想華堂夢知淡中味何必想侯王君心能好淡德可媲唐臣心能好淡操可凜冰霜士心能好淡樂道振天常民心能好淡安分過時光淡則人欲寡淡則天理昌淡則常自在淡則少奔忙只緣不肯淡舉世互賊戕人人皆肯淡世可再興皇歌此淡字歌滌我世俗腸

知遠之近知風之自自外說向裏衆知微之顯自裏說向外去平天下本於治國治國本於修齊遠之近也修身本於誠正風之自也誠正可以修齊治平微之顯也

問何謂無惡於志曰君子之志是欲爲聖爲賢的假使他內省有疚便謂我何

如期許令却如此自己難對自己的志惟見自己有可惡了此有惡於志也君子他內省功密不肯容一毫疚惡發念與期許相符故曰無惡於志此君子之所以不可及也今人且無志復安敢望其無惡於志 賀評圖得何

有疚不省無惡於志此小人而迷復者也內省有疚無惡於志此小人而自棄者也內省有疚有惡於志此君子而未得力者也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此君子而得力者也故曰不可及 賀評圖

聖修惟愼關難過過此關頭別處好商量矣

予嘗內省多疚克治未能題愼獨詩晨夕歌之庶幾萬一莫謂幽居可縱心邪

心一縱恐難撿皇天潦潦臨頭上不肯容人作僞深

問首章先言戒懼不睹不聞後言愼獨是戒懼靜中工夫宜先愼獨方動工夫宜在後也末章先說內省一節後說敬信一節却先言方動工夫後說靜中工夫似與首章相矛盾也何故曰不然此正聖賢善於立教誨人不倦之心

讀中庸說報謝辛復元先生二十二韻

皇明傳萬曆　文運際中天　晉地甄鍾絳
端士有心詮 (脫誤不敢即補寫此)　幼孤惟侍母　兄嫂共周旋
孝友情深摯　聲稱無間然　亟賢勤誦讀
經過案名篇　神解從天啟　匪由師氏傳
規矩嬰方圓　駟冠膺先覺　邦君降選配
蒙求謂是先　遜謝不輕聯　三十方有室
姑安籍婦賢　迨天一作合　晨昏恆簡編
圖籍古今穿　鄒魯日星躔　中庸說一卷
影衾金石堅　夕惕合朝乾　河津始並肩
龍門只舊起　斯文雅有託　桃李更相鮮
道化身親見　流芳可計年　楚疆絕邈遠
虛懷借瑞幅　老舅餘七十　就正苦無緣
河水汪千頃　聊增一滴涓　克念優入聖
瞻之具在前

萬曆戊午歲春分日楚江夏老人賀時泰草

四書說 中庸 附錄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論語說自記

予於大學中庸已略詮釋山中無事口口口口口口因憶童年亦有草創簡擷管中存者無幾隨取今昔從疑得解者若干條筆而錄之就正大方其餘一仍先儒之舊或曰方今時事孔棘生民憔悴子爲是也何補於理亂安危之數予笑曰患不得聖賢心印耳果可便聖賢若存點頭道是又安知其無補也哉惜予非其人耳雖然予亦安敢自外名教而不求印合聖賢之心聚隨載筆與有心人相商

崇禎七祀重陽日河汾野人辛全復元子書於水雲洞前之睡尼亭上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論語說

河汾野人辛全謹著

蒲坂門人韓坦錄梓

臨汾門人樊鼐較正

總論

有魯論有齊論有古論總是記吾夫子及諸賢之言行至鄭康成始集三論爲一書今日之論語是也今猶名魯論者憫夫子不忘宗國之意猶春秋以魯

君紀年

全讀孔聖全書五經外雖有家語與先聖大訓孔子集語孔叢子講書記夫子言行皆不如論語純粹精當雖屬門人記錄後世成書夫子存日未必不見未必不加商証

論語五經神情五經機栝俱備爲後世語錄文章之祖

論語係類稽文字非一時所成誦玩之熟二十篇亦悅然一篇文字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論語不必通書以某章貫一章用某節某句貫恐其牽合傅會正旨不得明白只一句自爲一句一節自爲一節一章自爲一章零碎看得明白自有豁然貫通處到此處便知二十篇總是一意又總是一字曰仁

學而章後便記有子見學在學乎仁也記巧令章見仁不可向外馳也曾子章見能省身自然不外馳矣記于乘章見可省身者又未嘗不可經乎國也後此類甚多在出言時碎星說來聖人原無此心在成書時次其前後門人未必無意

會讀論語者如遊杏壇之上親見孔顏諸人上下議論受益無窮不會讀者只作一場話說博書紫而已

孔子是太和元氣人品論語是太和元氣文章

學而篇

時習章從來不知君法何貴讀書只當看不知君子處分明人知便有福貴利

達君子是古今聖賢人始初爲君子而學所學是所習亦是悅是眞悅樂是眞樂朋友遠來都是有益身心性命家國天下的朋友人知不知自然都看的輕了自然不愠若始初欲博人知而學所學既非卽時習亦不中用悅樂非眞悅樂卽朋友相聚亦豈能爲有濟能爲無當日苦苦原爲博人知而學習人不知又安得而不愠也去君子遠矣此關係人心學術世道不小不從此開眼而漫曰學習曰悅樂何也故夫子謂子夏曰女有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又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皆宜與此合看

學是希賢希聖希天時習是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悅是快心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處豈不快心學習如揣非悅則及棄學習如磨鏡悅是見光學習如飲食悅是醉飽小學習大悅當朋是同志人人是流俗人是吾同志雖遠方亦來彼既流俗卽至親至近亦對面不相識也可見惟聖賢識聖賢惟豪傑識豪傑臭味同也吾輩爲學使世俗人看得淺深則我之心術品格興趣等亦不相遠成何聖賢成何豪傑

聖人之言活潑潑地卽來是偶指順境一件言人不知是偶指逆境一件言其實舉一隅令人以三隅反也

此種道理此等人品原是人人當知人人能知彼爲欲染俗拘不能見得眞是醉夢底木人吾方矜憐哀憫何暇與彼計較故不愠是有憫憐意思無怨尤意思

朋來面樂是嘉善不知不愠是矜不能總是聖賢一片與人爲善熟心腸故曰君子

問孝弟何以不犯上作亂曰孝弟良心也良心既發自然幹不出不善事自然不出作亂事

出濟人利物事也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

孩提知愛親稍長能敬兄此美種也好貨財私妻子一切妄爲便是斤斧伐牛羊牧也君子務本是不爲斧斤伐牛羊牧且加濫濊

陸象山先生自謂宗孟子謂論語却又疑有子之言支離胡不觀孟子謂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孝弟是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孝弟爲仁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親親長長孝弟也天下平爲仁也不惟孟子孔子謂齊家爲治國平天下之本書謂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皆是此旨今謂有子支離周孔與書皆非矣此是齊家爲治國平天下之本

純矣仁不是說全無良心只是枝葉繁盛根本必漓

巧令是在言語氣象上打整聖賢亦在言語氣象上打整但聖賢爲存心故仁有巧令者爲悅人故仁鮮

一吾字一身字見其省之切三字見其省之實曰字見其省之動此是曾子時習處是曾子不自欺處是曾子自反而縮處是曾子戰兢臨履處一貫全徹此入

三省曾夫子指己切近工夫而言其實人各受病不同擇各受病而對症治之二省可也一省可也四省五省亦無不可要必區區三省拘之方爲學曾子

乎

道千乘是聖人談經濟止平平說去聖脩王謹該括無遺

敬信節愛時一件自爲一件但有次第耳不必以首句貫

蒙以養正聖功也夫子入孝出弟章可爲註疏亦一隅

朱夫子集小學大有功於世教但亦有非小子當下所切近者私意卽以夫子此章之言爲綱取古今言入孝者若干條出弟者若干條謹信者若干條愛

衆親仁者若干條餘力學文者若干條以廣夫子此章之意爲小學上篇取古人孝弟謹信愛衆親仁餘力學文普行若干條以實上篇之意爲小學下篇以爲朱夫子之忠臣諒朱夫子亦首肯也但不知得遂狂志而爲否如不得希來哲代成我志

非專是責備子弟亦是責成主教化子弟者

做弟子是如此做聖人亦只是如此

一日之事全在旦一年之事全在春一生之事全在少少年者培養下聖人君子根種猶恐將來知誘物化變轉下流況父兄師長原不知教化根本不教者無論即教者止習帖括記誦以期博取青紫全不知躬行何事無怪人材不古若世道不治平也欲使世道還醇則小學之教不可不明蒙養不可不端

子弟若依夫子此章力行與舉業亦不相妨或曰是有根本的舉業

子弟若知孝弟謹信愛衆親仁等件當下青紫不得亦好若全以富貴爲心不以孝弟謹信爲事則雖之富貴與親長國家亦無益也

子夏章從來錯看當以朱註爲定不是說學貴實行足說學問有益

蜀傷臧石先生齊學三晉延平平陽厚齋明倫堂爲二十四郡邑講生論學于此章與時趨者對治固剛之曰此堂書于爾言學問之有益也世思此堂或可於當時趨者對治固剛之曰此堂書于爾言學問之有益也世入只說人能敦倫便是學問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不知學不分明豈能敦得倫紀且子夏以文學著名肯爲廢學之語緣他平日從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上着力即從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上得力故發此言說道吾人托形宇內於家有親於國有君於同類有朋友皆有當盡之道不盡其道則內何以對父母外何以對君長日用何以對朋友看來入倫不盡其道只是心地不清心地不清只是問學不明人若好色便不好賢既有少艾之累於親自不竭力既爲妻妾之奉於君安肯致身於友安肯全信人若誠破好色念頭是受病之源從心上加一轉移變爲好賢念頭來見竇墻戀慕既見篤信欽承念念不忘時時愧慕從前好色是爲人心是爲妄念今一易妄念爲誠心變而爲道心然何入爲賢不過是天地間孝子忠臣諒友既心好他豈肯浮慕其名必欲不使他獨擅其美法其孝以事親隨在致孝無不竭之力法非思以事君隨在盡忠無不致之身法其信以交友表裏如一終始如一無不信之言是則倫紀克敦心地清明世人疑是他天質之美自然於道肯行非因學問之力不知人於道理不肯學思問辨理欲之路未分眞僞之介雖判心地安得清明行事安得親切今既心地清明行事親切如此必是他學問思辨功夫既至理欲路分眞僞介判方能此等事也不然不由學問思心地昏冥何從而覓清心敦倫之路也哉此曾子夏順說其旨質本大學賢賢易色即是正心誠意竭力事親是齊家中一事致身事君交友有信是治國平天下一事然皆一一從學問中來則格物致知爲最初用力之地也人試

親於君友何如於父母何如於賢色何如於學問何如使言之于夏者面見諸我身則何患聖賢之不可及而世運之不可挽也哉

惟精方惟一明方可誠身人必道理見得分明自然力行而好賢是何等力量君親朋友之間一無虧欠是何等關係非見道分明者決不能力行如此即有不由學問憑然行出好事者是冥行非躬行也

平日望人力行先望人力行前先有啓明工夫不然自以爲行實非行之未有不錯者

厚重忠信擇友改過總是欲人固學而爲君子厚重是要有君子的威儀忠信是要有君子的心地擇友是要於君子的朋友又不肯容自家一毫過失心則純然一君子矣四者皆是學之所在而主忠信爲要

忠信爲主而百骸皆僕從也忠信爲主而萬事皆客感也主乎主乎慎勿爲客遷也

伍也主乎主乎慎勿與僕

溫良恭儉讓是道布爲文章夫子之一貫也是時行物生而布於日用間也夫子當日不知爲溫良恭儉讓邦君亦不知其爲溫良恭儉讓也惟子貢從旁窺之因曉子貪於不能模擬中而模擬之如此

溫良恭儉讓五字宛然畫出孔子眞容千古下猶思想見而況於當時親炙者乎安能不爲感動

問當日邦君仰慕夫子而告以政何不舉國而從信任之久乎曰告以政者乘其好德之良爲夫子所感動也不久任者良心爲物欲遮不能自主也可見人性皆善不自修爲不能保其善也雖聖人將奈之何

不曰三年無改於父之事而曰無改於父之道道字決指父所行純粹至善者言是對善人之子言欲其善繼善述無墜家聲非對惡人之子言令其世世濟惡而襲非也

道者善也不可改也不善即非道也改之何傷改之正是克蓋前愆處不然濟惡襲非不能一日立於世父母何樂知此之子乎

不改於父之事不論善惡一槩不改不惟道理上過不去即人情上亦過不去

不惟事體上過不去即王法上亦過不去即人之言決不如此不通

問既指善一邊言何如不說終身無改而止說三年已久矣其不改父之道也終身不改可知若說終身大死然矣

禮之用貴大意是言禮雖貴和却不可因和廢禮上節是泛論道理下節是當

世之弊

天理未嘗不體貼人情古如是今亦如是一槩止狥人情不問天理不惟不合於古亦難行於今

上節只當照舊說知和而和其病不在知字全在而和

伯夷下惠皆聖人也而世人欲學下惠者多明道伊川大儒也而世人欲學明道者多嗚呼豈眞欲學下惠明道哉不過藉下惠明道以縱其知和而和之

私耳譜以有子之褒褒之

欲學下惠且先學他不以三公易其介欲學明道且先學他終日端坐如泥塑人

信近於義是語言漏心作得主言不肯苟恭近於禮是容貌間心作得主貌不肯苟因不失其親是交遊時心作得主交遊不肯苟故後皆鮮失

三者是何等敬謹何等精明何等力量非大有學問及利欲心輕者不能庶乎可與立矣

人能體是三者渾身佩一部周易

學人初涉世將君子不重章及此章揭譜座隅做效力行便是升堂入室根基

世運藉賴不小

發論識有子數章皆有滋味皆有關係何嘗支離猥瑣無緊要非對愚人之子言令其世世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是心

問今人有於事愼於言不難就正於人果竟不可謂好學君子者何故曰只是爲居食安飽設爲居食安飽愼就正者未必即有道也請學人處卻居食

念再商榷敏愼就正耶

疏水曲肱夫子之無求安飽也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夫子之敏愼也三人行必有我師夫子之就正也故曰不如丘之好學嘗飄陋巷顏子之安飽無求也語之不惰不違如愚顏子之敏愼也若虛若無顏子之就正也故曰有顏回者好學難乎易乎有爲者亦若是

騶諏雨隱源是一心諏六者必騶人騶人者必諏人樂與好禮總是心純天理在貧見其樂在富見其好禮耳

味其斯之謂與與吾斯之未能信斯字同此子貢悟門大開處

骨角玉石非得切磋琢磨終不成川止一骨角玉石而已矣甘冒二焉天謹以之切磋琢磨乎人也人安可不承天意而切磋琢磨以自成瑚璉之器其得力於切磋琢磨者多矣

從易騐易諳處而不騐不諳不知費多少切磋琢磨從不騐不諳處而至樂與好禮又不知費多少切磋琢磨而進之又不知尙當費多少無窮的切磋琢磨故謨其斯之謂與

往來字活看以無騐諳爲往則樂與好禮爲來樂與好禮往也切磋琢磨爲來往無窮知來亦無窮知其無窮進亦無窮

問人不知已何不患曰他自有天知曰不知人何必患曰不惟從違無據自家是非之心何在

問何如可以知人曰觀其所以視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爲學不知人何以法戒知人關係學術爲政不知人何以舉措知人關係世道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讀書不知人何以獲益知人又關係千古是非知人豈是緩事惟聖賢方知聖賢惟豪傑方知豪傑世間神奸又多色厲內荏知人又豈是易事故患不知人（）此篇之旨自堯曰人不知而不慍此曰不患人之不己知皆前後照應

爲政篇

君人者欲平治均平爲政也而本於格致誠正修以德也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修如北辰居其所家齊是一家中星共國治是一國星共天下平是天下星共爲政就是新民以德是本於明德德明則北辰居其所民新則衆星共之詳言之是一部大學約言之是爲政一章

夫子曰爲政分明說爲也朱夫子恐人在迹象上妄爲不識行所無事之旨也故說出無爲二字以發夫子言外之意與夫子互發可也而解者必欲以無爲入夫子言中作正旨講又非朱夫子立言之本心矣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矩者心之則也盡其所謂之中成湯所謂恒性皇矣詩所謂帝則烝民詩所謂物則周易所謂太極夫子所謂之一吾夫子自耳順來矩即是心念即是矩念念與天合一不求不慮而無有踰謂無欲可也謂欲以天可也所謂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者乎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乎較耳順則更神矣夫子十五志學歷歷皆有實地工夫直至六十七十方臻斯境吾人既無聖人十五時志學又無聖人生平歷歷實在工夫而欲知聖人耳順從心真趣味不亦難哉

說耳順時九竅百體俱順耳亦姑舉一隅

孟懿子問孝是他良心發處告以無違未言無違所以然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令其以三隅反也懿子不知再問又啓樊遲之問而告之益見誨人不倦

先儒謂論語須識聖賢氣象遽爾問孝告以無違未知其旨不復發問懿子是庸衆氣象爲師教樞懿子不知問者而問之謙卑順樊遲是賢人氣象因病而藥誨人不倦卻又不枉道狥人如春之溫如秋之肅吾夫子是聖人氣象

不敬何以別於養犬馬若言不敬之罪大正警醒人子處而觀者必欲委曲而遷就其說何也孟子論養賢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弗敬獸畜之也又子思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齊倣皆本諸此

不敬父母便是以犬馬待父母而已安得稱人故不可爲子者即不可爲人欲爲人者曷可不敬父母而以犬馬待父母也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舜之蘧蒯齊栗只是一敬

問孝四章人子一一體貼諸身庶乎可爲人矣

不違章宛然畫出一顏子是夫子爲子淵作一首楊好像贊

味此章顏子全是一片神明用事穆然不可及矣

子淵心境與夫子不甚相遠夫子終日言回已遊夫子無言之天矣如入萬花之谷青紅奪目何暇細問花名如聽簫韶之作洋洋盈耳不知肉味之美如欲甘露灑五內清涼九竅百骸不復作主時行物生有何聰明可使伎倆可呈議論可洽快哉斯境夫子之默識在此顏子之樂在此請學人從此開眼識得孔顏便識自家

世途上見聰明誇才巧者隔此境甚遠此惟含明於靜孕光於恬者能知新會陳白沙先生每教人靜中養出端倪妙哉誰肯近裏不孤負此翁婆心

觀其所以三句俱當究善惡說不必細作詳善一邊若說所以不善不必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則不告而娶天下傳子南巢牧野桐宮東山俱當以迹一聲抹殺天下後世不必復有原心論也則古今人抱寃者多矣料夫子立言決不如是之刻也總是要把君子小人都窮究出眞面目來即所以不善亦要觀由所由不善亦要察安

休說知人已無關係要究天德行王道總在知人

天下後世決有觀我察我者我之所以所由所安豈可不愼此言外意

六經四書天下道理皆吾心之故物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弗能弗措已百己千皆所謂溫故也溫一番得一番趣味會一番消息故時時知無時不溫無時不知以是爲師何難之有

舉而時習之溫故也不亦悅乎知新也有朋自遠方來可以爲師矣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是溫故二字註疏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是知新二字註疏取之左右逢其源是可以爲師矣一句註疏故如鏡本有光磨鏡是溫見光是知新無所不照是可以爲師故如井本有泉掘井是溫故逢源是知新取之不窮是可以爲人師

可以爲師亦夫子舉一隅處其實可爲君可爲相可爲父可爲子可處兄弟可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宜家室可處富貴可處貧賤可處爽狄思雖皆在其間故曰君子不器不器
正濫故知新者也
惟君子不器小人便器矣君子不器只是心清理明
君子不器是吾道一以貫之非是世俗伎巧無所不能故曰君子不可小知而
可大受也
詩文琴書諸伎能之在聖學固妙即不能亦不爲妨
君子既成便不器欲爲君子即須先從謹言敏行上立脚
君子之心如日月無物不照非爲一人一家明也小人之心如燈止照一室遠
則不能及矣此周比之分
罔是不明白殆是不安穩思類恰學類修聖人論學猶恐人不思不得明白豁
人論思猶恐人不學不得安穩近世學人多重思學二字俱抹殺而講不學
思之旨不知罔殆當何如也諸以夫子之言藥之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問何如是異端曰學而不思則罔者思而不學則殆畫供是
人有知有不知知自家知與不知是良知以知爲知不知爲不知是不昧良心
故曰是知也由此而求更有可知之理是朱夫子發夫子言外之意不必說
朱夫子爲不是亦不必作正講也
寡尤寡悔祿在其中即是天祿修而人再從之聖賢不慮富貴亦不逃富貴
古人鄉舉里選或以言揚或以行舉後世舉業之學類言揚而實非行舉則無
矣有周公孔書之學行非帖括不能發身誰復肯爲性命身心之學以窮苦
自甘乎無怪乎世道之下也噫予採我朝聖典及諸儒議論成經世石畫一
書自謂或可轉移世道煩同志者一留神焉之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泰之景象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否之景象夫子開口便是易一部春秋之旨亦不外
此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諸葛忠武有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此後世所以
頹傾或本諸此
舉直錯諸枉僅五字是旋轉世運的大機權
舉直章是治天下大綱敬忠以勸章是中間節目
臨之以莊則敬是修身得法而民服也孝慈則忠是齊治得法而民服也舉善
而教不能則勸是治平得法而民服也哀公弱君也故教他錯諸枉康子強
臣也自家先是枉又欲殺無道矣故止教他教不能
車能任重大事比天下任大事的人小事比天下任小事的人視軏是車與牛
馬相接處信是人與人相接處
臂驗不誠實人雖有眞心眞事眞言人皆不敢信他是眞何處可行
今人動說世不古矣老實全行不得不知畢竟行不得者不老實人也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幽有鬼實見義不爲無勇也明有人非
八佾篇

八佾舞於庭不惟下無魯君亦且上無天子乃天理之所不容王法之所必討

非可隱忍放過今於不可隱忍放過的人而隱忍放過則天下之肯主張者
孰不可隱忍放過也世變滔滔何所稅駕司世道者可以思矣此正病魯君
不能討耳與沐浴而朝同遂然始終不露一魯字不討字意味君之意不欲
斥言之也如此看似與孰字有情不知然否
魯君不可隱忍不討而竟隱忍不討夫子肯隱忍而不言乎此春秋所以作也
三家者以雍徹是案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取於三家之堂是斷後世傳
文體裁本此
儉戚即是禮之本禮有本有末合宜便是禮之中正
六弗能救與下一救字眞是季氏感心腹疾望冉有發苦口之藥以救陷溺危
之地望冉有竭扶持之力以救犯冥赦之條望冉有導出脫之法以救冉有

不數又說泰山不享以數之不惟數季氏且數冉有不知者見諸併分可證

其實見其陷溺堪憐總是生生之意而發爲憎惡之辭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此可見其一端○孔子瀟脫子是側隱之心正從作春秋見得

問君子何以無所爭曰他道理分明涵養純粹度量寬弘且又期許遠大方欲

與造化爭功能與聖賢爭品格與道統爭純漓與世運民生爭理亂何暇與

眼前人較量長短得失

君子無所爭何以見也必也射乎射之時容易爭君子還只是揖讓而升下而

飲故曰其爭也君子

君子之射雖道不求必中其的只是一味求之己不計較他人吾人涉世如是

曰曰處覓平安樂境矣

射乎亦只是偶拈爭之一事言其實名場利數功能之地皆是

夏禮章非是思二代文獻以教周末浮文濫觴之病

文獻雖不足矣夫子一則曰夏禮吾能言再則曰殷禮吾能言非當日文獻之

尙存者而何惜無取而徵之者此夫子言外意也不必作正意講

周末季諸子爭鳴各布其說遮亂人心舉世崇尙而禹湯二聖之規則不能整

存邪說遮而正道衰以成春秋戰國之亂孟子以爲一亂近世眩世惑俗離

經畔道之書人偏背傳甚至汗牛充棟有關身心世道之書傳者鮮存者鮮

世事從可知矣竊思取有害身心世道者屏絕之不使復存有益身心世道

者傳布之必欲不朽未必非轉移世道之大機權也有世道之責者幸加之

意

問知禘之說何以之於天下如視諸斯之易曰名分正則天下定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卽其容而可想其心也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卽其言而

可想其心也總是聖人質諸鬼神而無疑

聖人不肯諂媚鬼神直來嘗說天下無有鬼神

或曰祭祀吾人分所宜然亦自盡其心耳未必有鬼神之享也曰明有禮樂幽

有鬼神明言有矣惟其幽有鬼神故聖人制禮樂以祭祀之如果無也則聖

人從來說爲祭祀之禮樂皆虛文矣何率天下之人而爲虛文之事乎長

人無忌憚之心而冥然罔畏著未必非此之言也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小人當戚戚仰不愧於天君子且揚揚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論語之言天始此雖當時爲折王孫貿而發其實一部論

語只是聖人不獲罪於天耳惟論語四書六經皆然張子西銘一篇可作此

語註疏

也頤言敬畏天理凜然

先友東璧公晚年信學亦嘗每日叩天省察著有續天錄

世之用物弘而取精多者歲有羨焉憑之故由有由鑑水有河伯獨此若蓄之

上寧無主宰是而爲萬靈尊者乎故詩書一則曰上帝再則曰上帝再則曰

見一一皆實理也其神之所以爲神處吾人安得而知必欲倒爲怪譎曰

是何地人何時人因何功德而爲上帝則矯誣愈謬而不通之甚矣

周惟監於二代故郁郁乎文哉郁郁周物文質彬彬之文也吾從周從先進

也

聖人從周初蓋不肯從周末故曰鄭聲文武若不問可從與否一概曰時王之

制吾從之則非所以爲孔子矣

關雎爲詩之首樂之亂夫子讀其詩聆其樂而覺其樂不淫哀不傷也故歎淑

之爲當時頹波砥

樂不淫哀不傷說宮人之性情宮人之性情正后妃可知后妃之性情正而文

王可知故太和在成周宇宙間

夫子他日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春秋時君臣若知有關雎之意則性
情中和中和則禮樂可興禮樂興則紛紛僭亂自然消融又何一變不可至
道而再見先王之世哉贊美關雎是爲當時僭竊者對症藥石

更周到耳

成事不說三句解者紛紛俱屬味昧如謂夫子謂宰我言已出不可復救則夫
子已說矣諫矣咎矣又何謂不說不諫不咎也況諫字乃臣子敬君父字
樣卻豈可加之弟子此不通之說也又如謂三家與魯事已成已遂既往而
宰我不可說不可諫不可咎則錡舒歌雍旅秦山伐顓臾諸事夫子皆懇懇
說之諫之咎之此又安得止宰我之說而不爲維持宗國之計乎此又一不
通之說也看來哀公此問儘是極好機括宰我正該把敬天爲民保全貧安
社稷大道理大經濟乘此時對他陳說一番規諫一番咎正一番今却止以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使民戰栗之言了事豈知天下惟成事不說此非成事而何不說之也惟遂
事不可諫此非遂事而何不諫之也惟既往不可咎此非既往而何不咎之
也此正當時惓惓維魯之深心惜宰我未之能悉

貪如純如皦如繹如俱在樂之節奏上說却與人心相通在風塵道路間物色
夫子是第一等識見木鐸一言是第一等議論封人眞奇人哉
天使吾夫子東西南北爲當時之木鐸刪定修贊爲萬世之木鐸將乃固天縱
之將聖之將將無之將非將來之將
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細看之二十篇中章章
俱是
封人此識見此趣向此議論一語而可作夫子終身之定評似當組豆於七十
子之間或疑非門弟子不知後儒有功吾道者咸得配食謂與選人心志同
而有功於吾道而況當時得親炙者乎且其慕企之切又安知後之終來未
從游也
諸賢日侍杏壇或疑夫子爲辻或疑不如子貢而封人一見便相賞識其品似
遠過矣
貧都著思世見有賤之治也論武著悲武所遇之窮也
夫子不直言舜武而托言於樂有多少感慨處有多少明白處又有多少渾融
處
自夫子有未盡善之言而漸子由遂病武王不得爲聖人後之文人又從而羅
織之不知當時不有牧野之師紂惡日稔生民何日得出湯火天命泯突人
怨深突眞若一日不可安者止愛一己之名節不顧生天之簡命不恤生民
之顚危仁人之心忍乎見一孺子入井而不救人必以不仁病之當時淫刑
酷烈天下重足又非一孺子之比也武王順天而討之一已之名舉是非固
一毫不暇計矣夫舍財貨而濟天下舍寧臣位而濟天下舍驅命而濟天下天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下必謂仁人今武王舍名節而濟天下非至仁而肯如此乎武王當時固知
後世必有紛紛之論也其心謂生民得脫湯火而生全紛紛議論其心固已
甘之矣問紂既討矣何不立微子武庚退而自居乎臣位曰武王爲此更不
如不興師也武庚固不必論微子誰聖人安得不爲紂復讐武王一身之禍
固不恤也八百諸侯豈能安然生民之禍又恐未之或也不立微子是矣何
不於采薇之老生存問之殷裴章之曰武王亦知二老當存問當表章也但
當時民心未定禍亂易興未存問未裴章尚有後來濟蔡之變而殷頑民又
厭厥盈動若再一存問裴章二老決亦不受而天下從此多事生民之禍又
難息矣此武王爲甘後世有不存問不裴章二賢之譏不肯以一已虛名而
貽生民無窮之禍也於此知武王之心至苦武王之心至仁請以此白武王
之心於千載之上
居上指上人言爲證指下人言俱是處常臨喪又是處變

里仁篇

若是大聖賢纔能轉風俗若只庸衆人必爲風俗轉恣則居處交游豈是小事豈是緩事

問何如方是仁里曰呂簋田約所謂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儀相交患難相恤乃其註疏也何以爲美曰爲善有資藉誰與共爲惡而保全身家又理之所敢必也不此之居豈不是世上大愚人

所見無非是善事所聞無非善言所交無非善人自家有多少便宜在

問幸有里仁則居矣倘一方無里仁則若何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中間豈無彼善於此者吾聯絡之與之共化鄉人曰化之不從奈何曰不從必有緣故吾不必強化他形迹不必欲彰我賢名不必要矜我賢知不必濟貧

理元氣者有先扶理元氣而病痛自除者各隨輕重緩急所宜而治之皆可

他雖挾自家力行善事不衆人知蕭蕭漸慶不忘不助誰無家室豈又安知不

漸化也

士君子要成眞正人品居鄉決是不同流俗決取流俗非謗自家只是要一味

反己自信能自信便不怕流俗非謗能反己便不肯自是而無忌憚

若大聖賢在上天下必多仁里仁里多則仁人必多仁人多則天下治矣

不仁者既不可久處約又不可長處樂然則何處曰失其本心隨在都是

苦境隨在都是福境然則不仁者將何如曰只有仁之一境約也安然樂也

安然惜不仁者不肯向此境進一步耳既不仁矣何如遽可以仁曰知者利

若大聖賢在上天下必多仁里仁里多則仁人必多仁人多則天下治矣

仁乃其從入之階

世人好惡一狗已私便與痴不醉夢相似雖有好惡不可謂能仁人在下好惡

而是非不爽在上好惡而賞罰不爽在古今好惡而褒貶不爽故一好而天

下萬世之公論皆以爲當好一惡而天下萬世之公論皆以爲當惡其關係

於世者何等大何等急故夫子見人皆不能而仁者獨能

又如堯舜不以天下傳其子孔子不使子羔爲費宰都是能好人伯夷不立惡

人朝不與惡人言却又不念舊惡亦是能惡人

仁是天理惡是人欲人心原來有天理無人欲若思思念念在天理上一毫人

欲自然無處容他譬如燄火紅矣點雪自消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此是

舉人極直截學問程伯子說誠仁在此

天理若發人欲自然不敢與他作對君子若用小人自然不敢與他作對存天

理用君子顧力行何如耳

仁人之心非無惡也既仁矣惡皆化爲仁也王者之世非無枉也既治矣枉皆

化爲直也

近世儒者多講體仁之學謂只一體仁便一了百當大意本諸此章甚善甚善

然却要將克己一邊抹殺不知聖人立言如切醫立方有先除痛痾而後扶

理元氣者有先扶理元氣而病痛自除者各隨輕重緩急所宜而治之皆可

活人可稱國手未嘗執定一方餘方皆不用也夫志仁無惡乃先扶理元氣之

近病之所急心之所悅均可入道可作聖若信一說而排一說非大全之見

也俟哲人裁之

欲富貴惡貧賤者世人不去不處者君子

問貧賤不以其道何爲不去曰我不宜貧賤而使之貧賤必有任其貧者我何

傷何必去

世人不肯爲君子甘心而爲小人者只是爲富貴貧賤四字所迷耳誰肯開眼

一看洗心一思當知富貴貧賤自有眞也自然不爲所迷假中因賦四歌自

醒且以醒世其一曰我有貧不是人間懇磬貧牛山麓被牛羊收無價金丹

化作麤隻身天地雖容敝滿目荊蓁無鳳麟眞個貧貧殺人其二曰我有賤

不是人間辜布賤蹴上堦間作乞兒寒氷焦火心常戰百官宗廟幾曾覩紅

塵拖被天眞面如斯賤眞不善其三曰我有富不是人間金玉富乾坤今古

在包羅皇王帝伯縕褒袖幾曾低眼向人憐噩台日日笙簧奏第一宵從天
授其四曰我有貴不是人間軒冕貴顯形聲性聲賢身杜地撐天道義氣古
今進退凜春秋逍遙俯仰輕諱魏眞實貴不相諱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是緝熙是時習造次節沛正指其易違處言其實貧賤
時有造次顚沛富貴時亦有造次顚沛
好仁惡不仁是在自家心裏欲上說不是別人善惡上說與大學誠意章參看
世人只說仁者無過有過決非仁者不知中間宛枉了多少君子人之有過豈
可一槩看他試將從來君子有過時一原其心或一時偶誤或不出本心或
時執固難安曲完心其過處正其仁處若一槩以過棄則古人不尸而娶束
山破斧何如解也
仙家求不死禪家求速死吾儒則不必不死亦不必速死惟視聞道不聞道聞
道則生可也死亦可也不聞道則生不可死不可

問何如方是聞道曰難言也樂以忘憂顏之卓曾之唯總只是個不亦悅乎何
如可以聞道曰發憤忘食端方博約三省忠恕總只是個學而時習之何如
夕死可矣曰天地間第一種趣味嘗矣第一種快樂享矣一日已爲便宜夕
死何不可
死是人生極怕的事夕死時又至迫猶以爲可人世之升沉得失更無問矣
雖夕死猶勝不聞道百年而生者況又不夕死乎
朝聞道夕死可矣然無夕死可矣的心腸決不得朝聞道
有夕死可矣的心腸方可聞道彼耻惡衣惡食者安足與議
無適也無莫也是未發之中義之與比是中節之和專講無適無莫抹殺義字
多甘自暴棄與禽獸同歸草木同腐也可惜可惜或疑我輩即盡心推心未
必得到孔子田地曰且請盡心至無可盡處推心至無可推處試看何如
君子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口之所議思之所謀都是天理即偶有類乘利處亦
是曲欲全天理故謂之所爲夜之所夢無非天理在天理而生在天理而
小人懷土是時時想得田地富室懷惠是時時想人榮祖恩澤本正大明白何
無適無莫義之與比即是君子而時中即是無可無不可

死小人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口之所議思之所謀都是人欲即間有相似義
處亦是假借求得人欲故晝之所營夜之所夢無非人欲爲人欲而生爲人
欲而死如此者何喻故也
喻是徧營得其中滋味
君子何以恆德而恆刑喻義故也小人何爲懷土與惠喻利故也人而喻義
爲學便是真個居官便是名臣人而喻利爲學便是俗士居官便是民賊途
徑判然一毫掩藏不得
朱夫子延臯山先生於白鹿洞同發此意一時聽者泣下雖先生發揮痛快想
聽者亦有良心
人言義必有利纔言利便無利喻義求營求利而利未營不有喻利者義既無
矣放利而行多怨利亦不能享也請歷歷點之
見賢見不賢不必講深見即開見之見賢不賢在衆人中固有即一人之身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亦有賢處不賢處只要賢便思齊不賢便內自省
識得方肯思齊內自省
此工夫於日用間可用即誦讀間亦可用
人子知父母之年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肯還遊不告其方而使父母日夕心不
安乎又肯不敬謹而使父母不爲君子而得罪於清議乎纔是孝子愛親不
已之心
幾諫與無敢於父之道總是己身與父母都要爲君子
問德不孤必有鄰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德不孤也有朋自遠方來必有鄰也
有一鄉之德一鄉之鄰應之有一國之德一國之鄰應之有天下之德天下之
鄰應之有萬世之德萬世之鄰應之德不一鄰亦不一
德不孤必有鄰足以見人性皆善
見遊於聖人之門者雖爲言
當流俗污世欲奮起而立德始初豈得不孤豈免謗議只要自信自立自反人
各有良又安知不終動也
開伯夷之風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德不孤必
有鄰之一端
事君數數煩瀆也如註謂與大易合固極善近見鄒南皐先生一說謂數字即
作數字罰術數也與君交友貴以眞心却是只以術數相狀必爲君友看破
辱琉雖免此見亦屬譬切俟哲人正之
公冶長篇
以二女配二賢正夫子無意必固也處順其自然什以當然父子之親伸生之
義齊家之妙奇此焉在
斯焉取斯不重得多君子全重子賤能取不然雖有君子其如我之不親何
君子不一有全體之君子有一善之君子全憑者宗法之一善者節取之何人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非我作聖之資故子賤有父事兄事不同
予至不類並年顏有狂志鴟涼自甘作輩相因何能有成始得與二三君子摹
迷補德纔面廣求海內賢豪或師之或友之又日夕取古人可師者師之可
友者友之今日略有隙明不大戾於名教師友之功大矣書此以佩厚德尤
望多得哲人開迷砭戾庶幾可以寡過亦斯道之幸也殊切望之
以佞人而談文學則古今之是非混淆以佞人而操政柄則朝家之賞罰顛倒
禦字與禦人於國門之外義同蓋一禦人以刃一禦人以舌其關同也自謂可
以取悅於世而免於憎不知適以厲憎於人應禍有在
曰佞者禦人以口給令用佞者聞之心冷曰屢憎於人令佞人聞之膽寒夫子
雖止兩言默遏於世者不淺
聖人不倘言嘐然六經四書若日月中天江河行地而諸子百家遠不能過可
見遊於聖人之門者雖爲言

有聖人之心有才人之口可也但恐無聖人之心而止有才人之口所以竊身

禍世者大耳

斯禹卽逝者如斯夫斯字卽其斯之謂與斯字卽所謂心也理也信只是心上過得去吾斯之未能信是堯舜猶病文王望道未見夫子何有於我心腸曾點言志亦是此機故夫子悅之穆然玄對莫逆於心其景象千嗾而下令人挹想

醉夢中言動卽不差錯亦屬醉夢中開此言欲爲醒後之言動也

問何以得信曰從疑入大疑大信小疑小信信後再有疑否曰一番信後又有一番疑在一番疑後又有一番信在其實疑無窮信亦無窮但日進無疆地位不同陳白沙先生曰入道以疑爲階級先師馮少墟先生謂吾斯之未能疑俱可與此參會

浮海之言原非假設蓋其天下一家萬物一體歟之不能坐視不忍熱腸發爲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冷語許由者以周遊最久觀其語丈人沮溺諸人言語或知此心聞之而喜又非夫子志突故救之

好勇過我故有可裁裁之何如裁其過我者使如我而止夫子雖是辟世之言實是救世之心子路卽認爲辟世之心故夫子欲裁其過

夫子不直許三子之仁亦不說其不仁惟稱許其才之可用可見天下有仁人有才人得仁人而用之固可大仁乎天下隨才人而器使之亦可補救於當時歷舉三子之才告武伯是救世一片熱腸

不遽許仁進三子也各許其才救當時也出言時亦無心如此安排而理卽如此此所謂不思而得

明一知十了悟之影象也聞一知二推致之影象也子貢承夫子指點悟機卽呈隨手畫出顏子與已影象令夫子看此子貢自悟語亦實踐語故夫子又直點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許之進之原無貶詞一二十三字亦特倒舉

目前一隅耳原活動形容語非眞有一二十之拘也若曰猶在聞見上較多寡則不知子貢矣

剛有不屈之義割斷之義不屈者體割斷者用惟無慾者能之

好色者多柔情綿悱悱本色必露慾或卽是色慾假不必泛說

二十篇所記夫子言行都是夫子之文章所以然處是性道文章與性道離是一貫然豈無源流本末之分既有源流本末之分自有源流本末之見聞之自有難有易此子貢悟後語悟爲人道破邊學者或非議之不知量矣

夫子之脩莞也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爲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子貢之贊夫子也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蓋在位故云成功文章在野故云文章

夫子無位故止云文章

自孔文章章至審武子章是魯論中一部小春秋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狂簡俱謂狂者必簡是一人舊偶見狂簡或是二人簡卽猶也近見呂涇野先生因問中亦如此說更希哲人證之

曾記顧涇陽先生小心齋箚中有云人知夷齊是極冷的面貌不知他却是極熱的心腸何也他要人人敬舉賢方歡喜宛然畫出個夷齊

夷齊不念舊惡卽怨是用希可以見人性皆善

巧令足恭匿怨友人俱是非上無據人故夫子以恥心叫醒他

如子路之志世中之淆濁化頹子之志道中之淆濁化夫子之志則如天地之於萬物更無淆濁之可言也

辨志是聖門第一義志於道德者卽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卽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止知富貴而已矣聖賢學術參兩事功決非志富貴者所能辦論人品者請從富貴外面定是非立人品者亦請從富貴外面決期許

過不同有生於惰者有生於識有生於習者見謂洞其源委訟如鬼仇相遇不
苟含容放過如老吏斷獄直枉必欲分明又如執法去奸必欲根株盡去如
此訟過於作聖何難所以其人難見
夫子在當時爲天下一人天下之人不得如在後世爲萬古一人萬古之人不
得如不知人不如夫子者非是有生之初不如乃是有生之後不如若論有
生之初夫子此忠信十室之人必有如子忠信者只是有生之後不肯如夫
子一樣好學所以讓夫子爲天下一人而天下人不如讓夫子爲萬古一人
而萬古人不如人試如夫子面好學者試何如夫子此心旺盛不與
人如已方法能不孤負前後人

金在如不如三字上看精神字前後指擬此節一破云直示不如己之流欲人
人皆如己也
不好學忠信必失肯好學不惟可保存忠信於不失亦可擴充變化忠信於無
窮知聖人所好學與記誦詞章希世取寵之學無干此等學反足滯吾忠
信即好之終身亦不申用請個眼看如何是學

雍也篇

南面不必指定人君即從政諸衙門亦皆南面臨民
居敬行簡是居處三代之治居簡行簡似太古洪荒之治
居敬居簡此是孔非分途聖狂分途治亂分途
仲弓初未解可字之意亦無妨其爲賢何必錫爲證護
千古聖修王道不外敬字持敬者本持面不敢失也主敬者敬爲主面百體皆
爲役也敬爲主而萬感皆爲客也居敬則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
身之所履無非是敬無人無事亦無非是敬滿身滿世止覺天之可畏民之
可愛自家身心作用無一毫可忽眞是戰兢臨履冀翼小心所以簡之可行
居即書之安汝止安字即北辰居其所居字敬面曰居見仲弓所學之深

悟此必不甘爲犁牛騂子者流悟此必求其爲辭角自修者而悟此修德之心愈堅用人而悟此用人之途自廣聖人之言眞化工也

至與不違仁生熟不同日月與三月久暫不同夫子此言蓋欲顏子從此至聖人之地諸子從此至顏子之地

問三月不違仁矣三月以後何如曰猶然不違止云三月者何如曰夫子止據見在所見言己覺其三月不違仁也

憶予十六七時從學塾師誦此章書一時頗覺心開有志於仁每日記錄存心制行面視其仁與否仁則存之否則遏之二十餘年因循仍舊茫茫蕩蕩無從而歸宿也哲其奈何

牛遷南廡下蓋以在三之義人當並重夫子避之蓋以從政之後分有不宜一遷一避各得其當

有疾不廢禮見伯牛之尊師將死無他言見伯牛之賴命夫子聞其疾避其禮

執其手歎其亡見聖人源上下之分重德行之士篤師生之情

亡之命矣夫論語之言命始此命天命也實理也一一皆上天之有心也自後世以氣數言命天人判而二矣使人皆棄天褻天問天既有心何故使顏子殀而伯牛病曰當日天自有深意或者殀顏子者使人知早死不足爲聖賢病也病伯牛者使人知多疾亦不爲聖賢損也問天既以二賢示教矣二賢無因致是何如堪曰以今日而觀二賢亦自無不堪也

簞瓢陋巷陋然之迺耳顏子處之不改其樂簞瓢陋巷假爲千古美談可見貧未嘗孤負人但恐人不會享用此貧耳

人不堪其憂是小人常戚戚顏子不改其樂是君子坦蕩蕩

顏子之樂原是萬物一體襟懷不是清虛高潔

問顏子之樂何如可尋曰不必向顏子問且請克己復禮到入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處君試何如

予終謝且貧牖強排遣嘗題茅屋壁間六言一絕云簞內更無別味饕中那有餘錢世上萬般不愛只留一點心田又題七言二絕云微骨貧兮徹骨貧貧骨貧字訴他人孔家話對顏家說別有人間一段春孔顏化去已多年尋樂程途更杳然偶向驀山相識面乾坤今古若無邊聊書於此俟有志尋樂者相商

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此論語極要緊處此處剖判明趨向定方不孤負聖賢垂訓不然書亦是借寇兵資盜糧

同一衣冠同一名色一切全在身心性命家國天下一則只在記誦詞章富貴利達自家分量生民分安危道統分純治統分理亂關係原非小小有志者慎之

世道之責者何可不加之意

君子儒眞儒也小人儒僞儒也果夫子以爲己爲人解其指面世儒多護己病每欲以小人儒作面謾詞則拘矣

證是君子儒天下太平君子儒多天下亦治小人儒多天下必亂盡是小人儒

天下必亡算千萬世一毫不爽

晉儒以二氏爲異端彼等皆知貴禪宗貴全眞而臬應付分別甚明有志有識者決不甘爲應付繡黃料讀聖賢書冠丈夫冠者寧肯以應付僞自甘必有超然邁往如醉翁陳王諸君子以贊休明之世者殊切望之

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偃室原是二事不必穿鑿聯而爲一

行不由徑所由必由於正非公事不見邑宰所見必由於公想滅明善行還多子游躡畢所見二事言

非公事不見邑宰見滅明非奔競干時之士則遇公事未嘗不見也見滅明亦非孤僻忘世之士

自雍也南至此可謂孔門諸賢一部小傳

奔而殿有易伐之功將入門是伐功之地策其馬是不伐之狀非敢後馬不進

是不伐之言宛然畫出一孟之反
我有功而人無功已足取人所忌若再一伐忌者衆矣忌之必思有以敗之不
惟功不能成且恐身名難保其全也從來立功之士涵養未至器未量弘往
往不免聽安得有功人而與之講不伐不施之學
由戶即是由道但由戶乃由道一件一件既能何不件件皆能
謂不知由則知由戶者何心謂不能由即能由戶者何心謂不當由何名爲道
既名爲道何故不由
豈由既不在道不知所由何等遠轍所至者何等田地豈不令人可羞又豈不
令人可哀
樂本於好好本於知是不可不知所始知不如好好不如樂學不可不知所終
不如好嗌雖不同好不如樂生熟不同
格物致知可以知之誠意正心是謂好之明誠至極是謂樂之

中人上下俱兼天資學力說因才而教語言淺深自有不同如一問仁也語頗
子便以克復語仲弓便以敬恕語司馬牛便以訒言之類
中人以下非不欲語以上也地位未到聽以上能遽入反足起其疑遮使其
可語之時而語之此夫子循循善誘人處
聖人之言無上下在聞者自分爲上下此謂夫子言外之意起人悟機可也若
在夫子口中作正講則泥帳甚矣
齊一變至於魯抑伯也得一變至於道崇王也不惟春秋時齊魯不同即開國
時亦然孟子之別王伯本於此
有物有則觚不觚物而失其則也舉一觚是舉一隅令人以三隅反
偶見游蜂致問博文之旨曰譬若蜂采花又問何如約禮曰譬若蜂釀蜜蜜成
賸處君臣日日講保治弭亂之學商周君臣日日講撥亂反治之學所以纔得
成康三代之治講學乃存心第一急務豈可迂緩視之又豈徒章布宜然
格物致知博學於文也誠意正心修身約之以禮也從此可以齊治均平亦可
以弗畔矣夫
可用亦可以弗畔矣夫
本學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予亦曰自天子以至於庶

人皆是皆以講學爲急
果是講嗣章功利之學玄盧悠謬之學刑名法律之學可以迂視緩視無論古
今無論貴賤無論老少人人各有性分各有職分講卽講其性分之所固有
自家道理卽自正當講學使人人皆知不然便是自私自家道理不卽愈當講
學向人求知不然便是自棄
講學明白方好躬行不講而行不免蹣身蹣世
孔子周流到處諮訪知者講明學問非爲仕進計
固夫子自說樂以忘憂樂亦在其中矣何爲說是吾憂也旦惟其有是樂所以
有是憂惟其有是憂所以有是樂
今人有憂多是爲富貴利達講殊窮通誰知憂在修德講學徙義改過個人人
憂聖人之憂也人人聖矣

吾衰吾道之衰也不指志氣說不復夢周公猶行道之兆也與鳳鳥不至章同
意問從前夢見周公似有行道兆矣道何不行曰從前有夢所以猶有魯國
三月之治也
一理也自志而言曰道自據而言曰德自依而言曰仁自游而言曰藝志據依
游有生熟淺深理則一也
志道與據德分虛實據德與依仁分生熟依仁游藝內外合而一也
志於道有聖人之操修依於仁有聖人之心地游於藝
爲虎所噬要濟河而終不爲河所溺卒之虎搏矣河濟矣自家安全世道倚
賴成萬全之策說
有聖人之才術
古人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然後游於藝藝特游之而已乃今人志於藝據於
藝依於藝道德仁皆不一游焉欲士品世道如古昔寧可得乎
日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是沽之哉沽之哉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
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是待賈者也

脩作脯講亦不妨自行以上則誠可嘉矣聖人之言何何皆實
肯憤者必能悱能悱舉一隅能以三隅反矣不以三隅反未嘗憤悱者也
舉一隅能以三隅反便是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不以三隅反則中人以下者不
可以語上也聖人教人如此行藏如此處死生亦如此
論語書全是要人憤要人悱舉一隅令人以三隅反不獨論語五經四書皆然
以吾夫子之聖猶曰發憤忘食今不憤而欲窺聖之奧難矣請一發憤看有開
豁光景否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孔顏一身渾是一部周易惟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者能之何也周易一書全是令人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作也
一理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是天理上經綸德性中作用在無事時爲涉世決
在有事時爲用兵法孔顏識面一之子路分面二之此所以一到處流通一
隨處滯礙

虎形狀頗悍雖制河形狀奸險莫測不惟行三軍時敵家是虎是河卽自家三
軍皆是虎是河卽用行時朝廷之上亦皆是虎是河舍藏時草野之間亦皆
是虎是河暴之必爲所噬馮之必爲瀹噬死瀹死而不知悔未必不自謂英
雄勇敢矜不顧身不知竟與自家何益與世道何益此血氣之夫所以醉生
夢死而不覺也聖賢見虎見河不肯逞一毫血氣安得不乾惕謹凜而生懼
心又安肯退縮觀望徒懼而無濟從小心中生出無限妙算要擒虎而終不
爲虎所噬要濟河而終不爲河所溺卒之虎擒矣河濟矣自家安全世道倚
賴成萬全之策說
臨事而懼懼是敬好謀是明從敬生所以有濟
暴虎馮河不惟不可行三軍用之於行必道愛於朝廷生民用之於藏必流禍
於士風名教漢宋黨錮諸賢其左驗也
從人所好不暇從吾所好爲求富計也富不可求則留得自家在澄妙所好決

夫子無事不愼何爲止記子之所愼齋戰疾蓋夫子雖無事不愼記者非一人
此門人止據所見在記之耳若以夫子所愼僅此三端是認指爲月也豈
其然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是素其位而行不議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是不願
乎其外樂亦在其中突是無入而不自得焉

問夫子疏水曲肱何如樂在其中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問何如能將
不義富貴粗細看出曰使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突
且富貴爲樂者不知有我聖人無我以義爲我義之所在即樂之
所在也孰孔顏之樂者請味一我字義字若曰去溫義而言樂則乖周之流
遊遊而非孔顏之樂也

孔顏之樂不是高潔不是曠達不是瀟洒蓋天理上受用名教中樂地

問五十字或作卒字之誤或將五十字作河圖中宮之數或作正十之年孰是
曰作卒字詞氣不順作河圖數難道聖人止在數上留神蓋五十而知天令
之謂也

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不學易不可以爲人易何可支視緩觀

易是夫子寡過神化之理俟中人以上者告之詩書禮則中人以下人人皆可
言故雅言

雅言詩書禮是聖人發言大旨不離此非舉其成語一一而道也

人能透悟詩書禮之旨則詩書禮之言亦皆是易

聖人憤樂不是兩念忘食忘憂不是兩時蓋時時憤時時樂又時時忘食時時
忘憂正是聖心純不已處

夫子是聖人又欲人人作聖人聖人是同天的君子是學聖人的與聖人只爭
個生熟譬人是世上好人能力行的亦有聖人體段只是論未到志未大不

敢學聖人有恒是良心未盡喪有聖人根種者恒即鬱之上帝降衷厥有恒
性之恒孟子無恒產而有恒心之恒乃真心也不可訓作久從有恒而爲善

善人可到從善人而信聖人之學君子可到從君子而希法聖人聖人可到
只是人不肯耳人不肯者何故人生來原有恒心即所謂天理也天理爲主
原無人欲人欲乘間而入無爲有突雖有欲擾天理分數尚多人欲分數尚
少不知克治擴充則人欲漸至充滿矣而爲盈矣始猶不敢侈肆久則擴從
四出而不可控制約而爲泰突人欲日長日滋一點幾希之恒心能保不渝
滅乎故曰雖乎有恒

子釣而不綱章是聖心最活潑處諸賢最留意處五經四書只此機括多少道
理不可只作冷語看

曰釣曰弋秋殺之義也曰不綱不射宿春生之仁也仁至義盡即一事而已然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以人待人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以物付物浮

雲富貴即此襟懷春秋褒貶皆此權度正可見意必固我之皆無吾無行而
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此是吾與點也處贊化育處子思爲飛魚躍孟子五畝之宅數節本此

陳司敗章總是聖人爲禮教計臣揚君過同姓爲婚皆非禮也許昭公知禮是
明君臣之禮幸人知過是明婚姻之禮正見聖人人倫之至眞是不勉而中
子路爲夫子諱亦是至情突不可也請於夫子則不可突
聖人終身小心只恐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故曰丘之禱久突

泰伯篇

泰伯至德斷當依朱註蓋朱夫子本之春秋傳非杜撰也
問泰伯既欲讓商正宜留身維持何必偕仲雍而逃一逃而太王得以國傳季
歷遂成武王伐商之舉使泰伯二人不逃則國不傳季歷商未必見伐也曰
大王剪商非利天下亦是除殘安世之意雖有此意並未見之於外泰伯亦

未明帶顯誄各以意而轉旋泰伯二人長而且賢正太王所特以剪商者二
人既去則太王之勢孤矣季歷雖賢其年尚少太王又何恃而伐商乎泰伯
以後武王以前數十年商之不見伐者實泰伯二人一去之力也遐想其間
當日泰伯於此何等苦心欲承親志恐於臣節有碍欲執大義又與親志乖
違不得已止有此一去而君臣父子皆保全也朱夫子謂即夷齊叩馬之心
而宛川之者誠然

誦天下大美也且不欲有其名古人何等心地今小小善事便欲人知淺薄甚
矣

泰伯心事本不欲人知而夫子舉竟看出吾人只管力行天且後世自然有其
眼者

自古人心事是學者第一美事第一陰功

悲而無禮則勞一節見持身不可無禮君子篤於親一節見待人不可不厚恭

四書說 論語 三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愼勇直俱文之以禮則爲君子矣自然篤於親不遺故舊矣與仁不偷則化
民成俗禮教之行也

曾子有疾章當與禮記易簀事在一處看

手足可啓令人看而心可知惟其平日戰兢臨履故臨終有手足可啓不然便
滑沮閉藏而含羞地下矣

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是曾子學而不厭處便門人皆知是曾子誨人不倦
處故曰曾氏之傳獨得其宗

二氏之學自謂了生死視曾子此章則了生死更莫妙於備也惜爲備者多混
帳過不幾自負而負聖賢之教

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三句無工夫工夫在遠暴慢近信遠鄙倍三句三斯字
亦不可忽

弘毅章講者多膚膚弘作度量廣尤謬弘是志願遠大毅是毋力堅勁始初
敢爲聖賢是弘爲聖賢到底是毅極重担子路程又遙非十分膽大人不敢
承認非千分骨硬人不能到頭此任重道遠之必不可不弘毅也

予兒時講此章題一絕於書額曰古今担子古今路貴望人間大丈夫當承認
處休推諉欲到頭時肩在吾雖不合詩人尺度姑寫己心

不必謂弘毅即仁蓋弘是仁之體毅是堅仁之骨仁則天理之生生不窮者
是也弘毅之成便是仁弘毅不可與仁混看

弘毅字仁字要作件件認得分明若始初便求貫通則糊塗甚矣

人多自棄自棄所以終於小人自棄者背一反身向上便到狂者進取自棄者
背一反身向上便到狷者有所不爲狂一進便是弘毋一退便是隘

至大至剛當塞乎天地之間如天地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
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皆是一條路徑人願自處何如耳

弘是要有聖人眼力識人瞻力毅是要有聖人精力聖人骨力總是完一聖人
心性成一聖人品格

任重道遠曾夫子自釋已明予更爲之釋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去聖
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是任重君子無終食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
是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是道遠

詩可以興人證可以立人樂可以成人惟自興自立自成人方是經學有益也
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使人人皆知者心也可使由而不可使知者妙也可
使者使之不可使者聽之聖人於民順其自然制以當然

好勇一任血氣疾貧不安本分斯人必至作亂人而不仁已失本心疾之已甚
使之無所安身斯人必至召亂

問惟仁人放流之不與同中國不幾疾之已甚乎曰不然小人罪成難赦自家
權力又能放之誅之正所以清天下亂也奚不可若自家權力雖能小人惡
貫可赦則宜委曲以化導之小人之惡雖成自家權力不足則宜從容以徐

圖之若冒爲之便是疾之已甚不惟自家禍不旋踵而貽禍世道豈小小哉
只知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必至優柔以養奸只知惟仁人放流不與同中
國必至忿激以召亂悶然則宜何如曰皆良方也不善用皆可殺人善用之
皆可生人庸醫者何如耳

狂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宜姑待他一時不然恐難免沾衣跼步也

幾說讀書便想科目到手不想科目又苦說讀書便
是眞正學者故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問學者不想科目恐於世道
無補曰今想科目者多於世道竟何補也惟擺脫世利人方幹得參贊事

篤信非止誠實是立志高卓眞信書野之必可學也好學是格物致知不使此
心之有蔽也守死守之定也非死生之死善道則事事恰當炎功夫既至自
然出處隱見咸宜

大哉堯之爲君也首節是德次節是業首節是大德敦化次節是小德川流絕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不可說成功文章正是巍巍則天處

大哉堯之爲君也章與子貢曰夫子之文章一章可互看此書方明白

舜有臣五人夫子每將舜武王論此中決有深意

才非才巧之才是三才之才能經緯天地扶持世道者雖是極難成就極難遭
逢惟唐虞差盛周家見才難周家薈才於婦人尤見才難知其難不知當何
如培植何如珍惜

以服事殷服心服也聖人爲子不見親有不是爲臣不見君有不是舜於瞽瞍
則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文於紂則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惟其有
是服所以有是事

自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至禹無間然可謂盡處夏商周一部史冊

舉言利恐亂人之幾也非命仁亦舉言可使由者不可遽使之知也後人言利

聖心無欲觀欲則靜虛動直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靜虛之謂也有鄒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動直之謂也顏子不違如愚自無知得來亦足以發自竭兩端得來空空耳指鄒夫心境言

一生問吾有知乎哉童時予正鼓琴指琴曰來鼓時琴有聲乎哉無聲也至愚之人鼓之琴聲無不諧突鼓後依然無聲即此可識聖心

顏子仰鑽瞻忽時見是高堅前後到欲從末由時還見是高堅前後但有淺深生熟

問如有所立卓爾是何光景曰此光景甚難說且請竭才矣竭後光景自知

逝者指用斯指道此亦夫子舉一隅天地間物物事事無非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之機括同

不爲色迷是如不爲色加是勇知且仁人也

苗不秀秀不實通是比喻

人有生理物亦有生理生理盡喪不必言突生理尚存不苗墻養擴充以至於成豈不可惜故夫子歎苗而不秀者有突夫秀而不實者有突夫

露滋突則苗可生苗而培其根本勤其灌溉拔其稂莠去其蜮螣不忘不助安得不秀安得不實既實則可以爲粢盛以奉禮祀可以爲襲煖以養生民人世所永賴突不蓺根本未培或漂溉未至或稂莠混操或蜮螣戕蠹甚至助而求甚必長苗安得秀秀安得實粢盛襲煖皆雖痴突雖始有生機何足貴哉人有良心便是美種不知縷縷涵養不求助反培植不講學以發生機不克已以除心蔽不擇交以杜牽引或川力躁率不循其自然則始初雖有良心亦安能暢四肢發事業而至義精仁熟之地哉則匪地參天致主澤民開來繼往將誰望突不幾負此良心而赧顏人世也哉苗之秀不秀實不實農夫實也人之秀不秀實不實寧非司世教者之責乎雖然苗一物耳詩人而秀待人而實人業爲類欲秀則秀欲實則實似不必待乎人突孟子曰待

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孟子牛山之木章及五穀者種之美章疑本諸此

法語詞嚴義正凜然可畏故聽者不得不從罵語氣和詞婉藹然不拂故聽者安必臨境不變故未可與立臨境不變養已定矣安得念事事恰當天則不能不悅從之貴改不改雖從何益悅之貴繹不繹雖悅何益故聖人歎末如之何非是拒絕之詞全是哀矜之詞與見孺子入非同一恍惕惻隱

論語雖非欲讀者止指題目博榮觀也二十篇中章章句句不是法語便是罵語原欲吾人改之繹之同爲聖賢君子同贊天地化機若只作記誦詞章材料眞是悅而不繹從而不改侮聖人之言也聖人將奈之何

以法語巽語告我無非恐我陷非類蹈危地也愛我者可謂忠矣仁矣不繹不改是人知愛我而我不知自愛也可謂自棄自棄下愚不移

非知者不能悅巽語而繹非勇者不肯從法語而改

三軍之志帥是也匹夫之帥志是也匹夫卽是聖人賢人志是道義之志有志子路縕袍不恥便是不奪志之一端歲寒松柏品格亦從立志爲始

縕袍不恥由也升堂矣故以何用不臧以嘉之終身誦之依然未入於室故以何足以臧以進之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知己晚矣何不於歲未寒時先知其爲松柏而培之

難有志不使奪更難有志是弘志不使奪是毅

問何如可知松柏曰或朝或野凡亭亭表表不肯苟同流俗汚世之所爲其人必不肯以流俗汚世人自甘問何如以培曰奬厲以堅其志講學以廣其識歷試以老其才忠告以防其跡多羽翼以壯其勢神鼓舞以錄其操凡賊吾善類者悉爲之鋤焉安必無松柏之人物挺挺出乎雖然有松柏自不憂

有歲寒也苟無歲寒松柏亦不樂見其操矣

知者不惑三句不是說爲學之序是說德性之學世故不能累心智作帖括

一破承云完達德者無世累也夫知仁勇達德也憂懼惑世累也完此則無

雖疏食菜羹瓜祭瓜不可作必謂卽以瓜而祭也

常人爲口腹計爲滋味所使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色惡臭惡失飪不時則不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正不得醬沽酒市脯皆食一不得宜聖人卽不肯食何也曰安於飯疏食飲水之常也若不食數者而更求美者以食亦非所以爲聖人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主人敬心雖慇亦恐長奢風也變色而作是敬而致辭謂其不必如此也敬主景儉之衷俱有若作惡其奢而去之則直令人難堪若喜其厚而禮之亦非所以訓世

侍食於君必讓君祭先爲飲食者非先君而飯

陳新安謂當提出樂雖雉一句作證旨更覺明白時哉時哉正與異而時習時字相應中庸引鳶魚以明上下察疑本諸此此所謂孔子聖之時者也是一宗極好公案

聖人動靜語默行藏生死總一時字須知時中之時與隨時之時判然不同

烏能知幾人不知幾烏不如矣

山梁雌雉一物耳夫子歎時哉時哉他便不舉子路一共便三嗅而作可見喜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四書說 論語

人心事一物亦不能欺君子何可不慎獨

崇禎乙亥歲上元吉日蒲坂後學楊其蕃手錄

論語下

先進篇

上自朝廷宗廟下至日用身心無人無日不用禮樂人心好尙不同關係治亂不小先進於禮樂野人也所以成文武成康世界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所以成春秋戰國世界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是夫子挽回世運撥亂反治大斡旋規矩儘區區不痛不癢面漫裹已之所從

先進於禮樂眞君子也反以爲野人後進於禮樂非君子皆以爲君子人心顚倒錯亂如此如用之則吾從先進隱然夢見周公吾爲東周之思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細味之凜然春秋筆法安得謂含糊兩可不點破時尙之非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如用之日用也不必當指得位言如待得位則無位者將終無救世之責乎

世道之壞壞於禮樂不興禮樂之壞由於人心不正始焉由人心而壞禮樂既焉由禮樂以壞人心所以世變滔滔而不可收拾也故救時者當以正禮樂爲第一着

人謂周末文勝吾謂周初文盛何也彬彬郁郁之文靡靡巧之采適啓衰亡有分矣

聖人未嘗不重文但重有益身心世道者與世人好尙自是不同

縱說如用之則吾從先進便說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一已救禮樂之衰以回世運何如同人共救禮樂之衰以回世運從我陳蔡諸人今皆不及門安得不爲之恩

德行者未必不兼夫言語政事文學也言語政事文學者未必全無德行也但既名德行自可信其言語政事文學也言語政事文學雖有德行不免爲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語政事所掩也

夫子陬陳蔡諸賢從遊當時雖苦千古以爲美談可見處逆境者未必眞不幸也

後世孔廟祀典即據此節十賢並侑夫子陬庭似矣但拘執此節似少變通亦恐不安曾子不在此列獨得其宗若拘此例則亦不當入矣曾子子思孟子與顏子俱得配夫子不拘此例則南容有若漆雕開決似不宜抑諸兩廡間也即王文中周程朱薛亦當濟諸升堂之列世有宰我子張配之廡間可也筆此俟議禮者裁之

孔門諸人以文學賢之宋所重蓋可知矣後世人以文學爲第一事世道從可知矣況所謂文學非孔門之文學乎

人之品第不同散諸言有解有不解夫子門中之言都是顏子胸中所有針芥相投故無所不悅無所不悅即是不違如愚亦足以發

無所不悅蓋已至不亦悅乎默而識之田地

閔子之孝不在他人稱而在父母昆弟稱蓋他人稱之貽父母昆弟不令之名聖賢必不肯也味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之言宛然大舜底豫心地雖鈇石人亦應感動此閔子之所以爲孝也

三復白圭非是有意誦言全是有意敬心

即夫子極愛顏子何爲不許爲惇又止門人厚葬曰此正所以愛顏子也但禮義之愛異於恒人姑息之愛

若若顏子是夫子門人慟可也不慟可也若若是天下一人萬世一人如之何勿慟

舍事人道理更別無所以事鬼神舍知生道理更別無所以知死蓋事鬼神道理只是事人道理知死道理只是知生道理夫子明明說破而後人何猶致疑夫子未告

人於我有當尊者有當親者有功德當酬報者有芳躅當欽仰者有志氣相協同者有無告當憐憫者想鬼神或亦然尊者吾尊之親者吾親之當酬報者吾協同之當憐憫者吾憐憫之各得其宜人不非矣想事鬼神或亦然

興禮不明二氏之徒專以鬼神爲教世多惑而蔽之吾儕見理不透者一槩抹殺不道夫不從二氏之說是矣吾六經四書中說鬼神說祭祀者不勝其再三夫子數齋慮祭何等敬謹豈掊無因而虛爲此乎想決不自欺而欺天下後世也竊意取吾儕明鬼神明祭祀者定爲一書頒示天下使人人知非鬼神道理只是事人道理不可諂媚亦不可侮慢則二氏之說不攻而自破矣二氏之學謂了生死求知生焉知死知所以生順自知所以死安了生死捷法莫妙於此

生能仰不愧俯不怍死亦可以浩然天地間故曰未知生焉知死

閔子侍側閒閒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是諸賢一幅讀像子樂春生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又似秋毅細看之還是春生又是夫子一幅讀像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使之聞之非當面對子路說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何等涵養何等揣當非知易體易者不能

夫子非是許閔子之言全是動魯人之聽

門堂室雖是比喻其實入道原有次第學人試思自家何如可以入門何如可以升堂何如可以入室庶幾不爲聖人門外漢

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聖人教人如神醫發藥各當其病來嘗再執一方近偏獨標一宗旨一切經書率爾已見拘泥甚矣

天子天下有諸侯一國君未有大夫而可以稱君者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二子臣事季氏止該是具臣名色豈是大臣體統事君君字與弒父與君君字

人大中至正之道

師也過商也不及是針砭二子過猶不及又是陶鑄子貢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是一宗極大罪案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是一篇極確判詞雖凜凜若秋殺也聖人之心又全是春生

冉有得聖人爲之依歸臣事季氏則亦已矣又從而爲聚斂以顯夫不救旅泰山不救聖人之救安在其能諫也聞李曰所學亦曰悅道而力不足求也退夫子所許止有再求之爲一言止以陳察之能得參十哲之數假爲不安綱庶幾依註作參之謂顏子能安貧也庶乎言近道也顏子所道所以能安於貧道故祀典應可也豈此以侯來哲

顏子安貧所以能近乎道子貢反此亦近此故夫子屢屢其迹肯踐其迹方能入其室也善人不知踐迹所以不得入室室乎室乎易覩易入哉迹乎迹乎可易覩哉故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張問善人之道夫子不欲人以善人自安可惜世上幾多善人止緣不信聖賢學問不遵聖賢成法雖有美質高行終自外於聖賢名數

踐迹下學也入室上達也不踐迹不能入室不下學安能上達故學聖賢者先由依聖賢榜樣做

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聖人教人如神醫發藥各當其病來嘗再執一方近偏獨標一宗旨一切經書率爾已見拘泥甚矣

天子天下有諸侯一國君未有大夫而可以稱君者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二子臣事季氏止該是具臣名色豈是大臣體統事君君字與弒父與君君字

臣事季氏見二賢利祿心未斷弒父與君亦不從也見二賢義理心尙存故可
謂具臣不可謂大臣

何必諠譁然後爲學說得雖是正理却非使子羔時本心故夫子斥其爲佞謂
之維卑可也謂之愛子羔愛子路亦可也

三子有實用曾點有遠神吾與點也可以點化三子不貶三子所以煅煉曾點
夫子憂世之心樂天之誠眞是並行不悖

由志足兵求志足食赤志禮樂俱是爲國實用目前人不知只得托諸空言曾
點則不必是兵也不必是食也不必是禮樂也俱付之春風沂水童冠詠浴

莫春春服童冠浴風咏歸曾點止據見在言亦是舉一隅處其實活潑潑地何
然得此機神又未嘗不可是兵也未嘗不可是食也未嘗不可是禮樂之眞也

時不可何人不可何物不可何事不可故曰曾點已見大意夫子無行不與

老安少懷中庸爲飛魚躍俱此機趣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夫子川上歎逝者如斯堯舜猶病氣象天地時行物生機竅俱被曾點一眼覷
破和盤托出故朱夫子謂曾點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

無少欠缺云云曰見夫言其見到此未必造到此也後儒忽過蓋有以見夫

數字乃曰此宋儒張皇之過不知果孰張皇之過乎請具慧眼看

曾點之志類非列而實適然不同

一日皆與點也三子已了然快然遊於曾點之天矣故會心而出曾點反復又
問三子足徵他嘿嘿不撿亦是辨之亦明弗措處

顏淵篇

垣曲諸生立會講學邑侯晉陽梁公庠訓分楚沉公聞而嘉之力加鼓舞人心
勃興延予至垣諸生有究克復之旨者因備筒中講話一首示之曰天地以
生物爲心人得之則爲仁是仁也言其體潔潔淨淨一塵不染言其用活活
潑潑萬物流通人有此心如果有核如穀有種渾是一段生意故曰仁者人

中亦勿也是無動無靜無內無外何非克復之地也回可不知所勉哉顏淵聞夫子之言了然於心從而直任之曰夫子教回至矣回雖天資愚劣明不足以察幾再不足以致決願請事夫子克復之言以求復其初也敢以不敏自安負夫子之教哉若顏淵可謂當仁不讓者矣嘗聞之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己即所謂危乎禮即所謂微乎孰爲己孰爲禮剖析分明便是惟精克去己私復還天理便是惟一視聽言動各中其則便是允執厥中竟歸以此而平成四海孔顏以此而陶鑄萬世千古聖學復有加於此哉有志聖學者可不知所用力哉

克己復禮克己有克己工夫復禮有復禮工夫克己工夫剛猛復禮工夫完全安可謂一克己便了如只一克己便了則夫子不必說復禮二字矣

克如將之克敵藥之克病水之克火一樣克勝也去也惟其能勝所以能去復反也還也當初原是禮復禮是還其初

譬如好色已也好德禮也不好色克己也肯好德復禮也雖不好色還要好德

若說不好色便是好德有此理乎

一說只克已不消言復禮固偏一說謂克能也能自己復禮便是仁欲抹殺克己二字不通甚矣

自心覺得萬物一體天下一家以之講爲仁二字可也謂天下歸仁則不可蓋天下歸仁是實在事與下章家邦無怨相照與上論朋來德不孤同意即下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身歸即是歸心歸亦是歸正見仁之一脉流通天下安可局局獨在自家心上言也

天下歸仁須看得活仁人在家則一家歸在國則一國歸在天下則天下歸天官也視聽言動天職也心勿身之非禮如大君禁止百官非禮君禁百官須從未犯時先布科條臨時再加告戒既犯一一行法克己須從未發存養防閑臨時省察克治身心動靜俱有工夫子思所謂戒慎慎獨孟子謂先立乎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總是此意

存乎中而應乎外制于外所以養其中是伊川夫子極得力處

視聽言動之非禮即己也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即克己也視聽言動在禮者行之天下而人不親敬者乎然我之視聽言復禮也豈見視聽言動在禮者行之而人不親敬者乎然我之視聽言動又豈屬別人操也夫子自解其明再不必復生一解矣

主敬則心存行恕則心廣家邦無怨見此心之感通此聖門補中益氣湯也上根下根服膺俱可作聖

仁者其言也訒指見成說是言人之訒寔爲之難是事非都從心上過言之得無訒是言豈不從心上過言行皆心故曰仁者不憂不懼是其心定內省不疚是其養素

問司馬牛憂無兄弟子夏却說死生富貴何故曰惟其兄弟作不善所以死生不敢必富貴不可保故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既有命在天則恭敬何益曰是鉄石又豈不能感也故曰君子何患無兄弟也非是以四海人爲兄弟而丟自家兄弟

雖當聽其在天還要盡其在我則不難立命回天也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是小人設謀百計千方傾陷君子一不行即忠臣孝子不至飲恨含寃奸人之謄破奸人之計窮突豈不是明豈不是遠此先師駁子說也似遠勝諸家特述之

先師又謂我不多疑則浸潤之譖不敢投我不易怒則膚受之愬不敢入我案無忌君子之心則譖愬自不敢至於吾前故明不在察人之情僞而在正己之心術至哉言乎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於家則家齊不行於國則國治不行於天下則天下平明即明德之明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小人費多少心思謀爲到面前一眼看破不爲所使非理明心正者決不能如此

問浚洞不行既可謂明然則可欺以其方者不明矣曰謂愚者設謀頗陷君子一行其計爲禍最大故須照破其奸方可謂明象與校人不過一時自掩其非知之無益不知亦無所損故君子不甚伺察可欺以其方也不行謂愚見君子之精明可欺以方見君子之渾厚渾厚精明而時出之此君子所以不傷天地之和又不中小人之奸也

足食足兵民信盖夫有兵食惟信可以足之既足兵食惟信可以保之不然且無論無信不能足兵食即兵食俱足亦恐不爲國家用也反足借寇兵而資盜糧

夫子寧去兵食到底不肯去信非是板板膠執若迂儒之不適用也正是足食子產以正明德也孰敢不正明德而民自新

足兵中要緊經濟蓋一有信目前雖無兵食從此可足兵食兵食既足可保從來亂亡之世不是無食不是無兵其故可思從來創業之主其初何兵何食其故又可思

民信即孟子所謂人和立即各人思立德立節立功而人君所恃以立國子成之說可以針砭當世眞是有功當世子貢之說亦是救子成亦似有功子成兩者各不相妨

魯之國用不足其病全在三家侵奪祿去公室所以徹法不行十分取二國用猶然不足若徹法一行則三家自將隱隱漸就繩約百姓惟正之供不爲長奪自然足用有子意蓋如此却只說君民一體同德足則皆足不足則皆不足並不顯祿去公室救抑三家話說救時經濟可謂妙極但聖人所說不過如此

主忠信可與立矣徙義可與權也

主忠信所以求中徙義所以求和中和則愛惡自當中節必也使無訟乎使字非空空使也中間有多少精神多少力量費多少調停多少感化

居之無倦無息悠久之治也行之以忠無息悠久而本於至誠也即王道即聖修

成人之美成字有未成而引之將成而翊之不成而挽之垂成而完之不成人之惡是未有惡防之固將有惡杜之蚤纔有惡治之嚴既有惡使之改過之欲人人皆爲君子不爲小人自家之心方快小人反是所以貽禍天下得罪萬世

君子小人不分鄭達成不成亦不分見在既往

子產以正明德也孰敢不正明德而民自新

主人貪欲則取于民者必多而民必貧引諸民者以利而民無所食而無所其盜必矣一不欲則心地乾淨所以培民衣食之源者在此所以興民斃惡之良者在此故雖賞之不竊

仕途賄賂公行所以民間賊盜蜂起從古如斯仕途一清賊盜自然息矣

如殺無道以就有道自家先是無道百姓即就有道元氣傷損亦多且恐百姓未必肯就有道自家不免殺身之禍也康子此問可謂大愚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從一腔菩薄慘毒撥出一段生生之意來不惟是保全百姓亦是保全康子聖人一言造福不小

聞達之辨爲人爲己之分

質直而好義篤從大易來敬以直內是質直義以方外是好義不習無不利是家邦必達孟子以直養是質直集義是好義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則不止於家邦必達矣

質直好義與主忠信徙義居敬行簡主敬行恕忠恕似是一個線索而語言不

同

味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是堂堂者對症之劑

立志要首出庶物涉世要慮以下人不首出庶物是鄉愿不慮以下人是小人

面無忌憚

崇德心地工夫也而曰事見不可徒尙空談務遠想須一一見諸實事曰先見

當發奮勇往不可退縮固循後得則純其先事之心也

問攻其惡何以無攻人惡曰自家病痛未愈何暇醫人病痛

人各有切身病痛人所不知料爲己所獨知非庸人之勇不肯攻治所以終身

藏垢生死含羞

一朝之忿忘身及親在朝則觸國事在野則觸道術士者子可不密密省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一章是內聖樊遲問仁一章是外王

惟知人方算得愛人故曰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治平不是難事只是貴得要領便枉者直是法意舉直措諸枉是做法一部周

易大旨不過如此一部春秋大旨亦不過如此關係世道又豈小小

子夏未聞夫子兼仁知而論也一聞以舉直措枉化枉歸直爲知卽悟曰富哉

言乎見不止言乎知也舜舉皐陶不仁者遠湯舉伊尹不仁者遠只一舉直

可使滿世皆仁況枉乎此子夏絕妙悟頭絕大議論想其人蓋不止以文

學終也

近世學人好看釋家宗門公案以其多機鋒足啓人悟寧知機鋒之妙有捷於

論語者乎如此章亦其一也

朋友切切偲偲忠告而道之不可則止是切切偲偲的註疏

忠告本質直之心來善道本好義來不可則止本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來無自

辱亦在邦必達之一端夫子告子夏與子張大旨相類

善道欲忠告之必見信也不可則止還留將來引他機括畧此章則上論事君

數章斷當依舊註說君子以友輔仁也不忠告而善道之可乎二章亦互相

發

世人以勢交以利交君子獨以聖賢道義而會友者其意欲何爲哉正欲借友

以輔此心之仁耳以文會友是寔事以友輔仁是主意以文會友非是絡友

以研窮藻繪詞章是講習聖賢圖切身心世教學問此處路頭一錯關係不

小

問爲仁由己而由人乎說何必以友輔仁曰爲仁由己顏子說也以友輔仁對

衆人說也爲仁由己是自家立定主意以友輔仁是借人夾持工夫既有自

家主意又得夾持工夫其爲仁也必矣

講學二字標自夫子立會講學始于朱陸近世大儒爲身心世道慮或開門授

徒又或設立講會中間無非發揮造化秘密聖賢精蘊身心要務經濟計謀

德業相勸過失相規自然非證漸消天眞日長此正是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眞事業眞學術雖其間不無一二不肖敗類爲非乃其人自甘暴棄有玷盛

衆非此衆有不善也文士有文社酒徒有酒社習射賽財亦皆有社其中果

皆君子而無毫髮之非乎而獨于講論聖賢之學者苦苦吹求其亦不思之

甚矣

以友輔仁卽是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子路篇

先是明德勢是新民無倦是止至善

先勞于家家齊先勞于國國治先勞于天下天下平

子路之意望正名之外夫子別有經濟夫子之意除過正名衛國再無經濟何

也名一不正事事皆不安也

正名二字雖是衛國對症之劑其實爲政離此二字便無所措手足何也名分

正則天下定

正名之說胡康侯謂廢輒立郭不知此在周天子及方伯可行或衛之貴臣之
卿可行夫子縱得衛便行此事豈不是迂朱夫子謂避位而逃恐衛輒未必
以公子而能若此所以可嘉在衛若此所以尤可嘉衛公子三字不可忽是春
秋褒善書法
樊遲御也有僕俱非幼小時事雖夫子盛德入人之深二賢皆師自下千載猶
今人仰慕高風從食孔廟庶幾宜哉
富教止兩字無窮經濟不能出乎其外孟子二書從此數衍即周禮一書亦此
二字括盡
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不可得矣若得帝王為政期月面已可也三年有成不可得矣猶曰速也
去穀之治善人又不得而見之矣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時絕望乎三章意
皆相貫
善人資美未學為期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王者止三十年殺必仁治天下得效
新月盛光最可知非三十年後方見效驗三十年前通無效驗之可見也
王道行一日有一日之效一月有一月之效一年有一年之效三年有三年之
效十年有十年之效百年有百年之效如五穀然小食少飽多食大飽不食
不飽謂王道無近功者是謂五穀不能療飢也有是理哉
人謂王道不言功利講以三王與五霸較不知誰畢竟便宜誰畢竟吃虧講俟
知者
王者未嘗無功利也所得功利較霸者想更安貼安穩
若醫書者以病而立方論醫書者以病而擇方以醫病決不肯觀醫方為空言
無用也聖賢經書其益人萬倍醫書世人肯如讀醫者而讀之乎方不為侮
聖賢人之言
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是公子荊處有是言夫子據其

太急不循其序活捉生拿必有不通透處故無欲速有利于萬人而或不利
一人者有利千萬事而不利一事者有利于萬世而不利一時者要成大處
小者用不能計此博厚之治也若瑣瑣焉小者是見則大事決不能成故無
見小利
大哨多口大走多蹴是欲速不達樣子願聘一卒一士輪了全盤好棋是見小
利大事不成樣子
證父攘羊死煞之直直之賊也父子相隱固和之直直之妙也
問行已有恥曰吾人向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諸善事上躬行是謂行已若不從
恥其不孝不弟不忠不信不禮不義不廉不潔君子直心上發出來通行好事便是篤
敬面取便有所爲而爲其行已雖爽不行將不同其末得罪學本源一也若
恥其不孝而行孝恥其不弟而行弟恥其不禮義而行禮義恥其不廉潔而
行廉潔凡事俱從一點眞心上發出來便是表裏如一眞正作聖功也曰恥
之於人也大矣人而不可無恥也如是恥惡衣惡食者似有恥節其不足議
者何哉曰恥心不能無但彼不用之行己而用之衣食周也使用之於行己
方將與之共維士風何不足與之議哉可見行己不根於恥心其行己也僞
有恥不用之行己其用恥也差行己根於有恥行己眞矣有恥用之行己用

恥當矣何聖賢之不可及哉
不得中行而與之與即可與共學可與適道可與立可與權之與或與之共適
斯道又或與之共敎斯世聖人有多少深情狂者有聖人之眼有聖人之胆
猖者有聖人之骨有聖人之力故聖人中行外再思其人
狂者進取是弘足以任重猖者有所不爲是毅足以致遠
問何如是進取曰聖賢事業人皆退而舍之彼則進而取之何如是有所不爲
曰無爲其所不爲
問夫子說剛毅木訥近仁者何故曰舉世悅柔活也見剛毅者則祗爲驕傲果

世尙巧令也見木訥者則病其無眞誰復論人心之仁否也于是剛毅者漸
習於柔活木訥者漸習於巧令亦不復顯其心之仁否也夫子憫之故說個
剛毅木訥近仁爲論仁者示則曰爾何病剛毅木訥之非也不知剛毅木訥
正與仁相近也爾何使人遠於剛毅木訥而遂遠於仁乎令論仁者聞之未
有不恍然解也又爲剛毅木訥者示則曰爾勿自謂剛毅木訥爲不美質也
不知此正近仁之質也肯加修爲便可至乎仁矣爾何因世之誤而遠于仁
乎令剛毅木訥之來有不毅然奮也此正是夫子悟人一片苦心處
因講子路問士章問諸生曰何爲朋友切偲兄弟怡怡曰朋友怡怡固善乘兄
弟切偲則傷恩矣曰如次所言是友不可偲怡兄弟不可切偲也不怡怡則
乖戾乖戾豈朋友之道耶不切偲則陷詐僞詐僞豈兄弟之道耶請問其故曰
不是朋友間不可怡怡兄弟間不可切偲只是人於朋友多以異人視之辭
色之間自是怡怡却不便心旺盛相處只是貌爲若切切偲偲懇心旺盛方
纔成個眞誠朋友人於兄弟自是率眞發色自是切偲但一向率眞無所顧
忌却少怡怡所以易至傷恩若是春風和氣毫無乖戾纔成雍睦兄弟此所
以說個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憲問篇

所貴士君子者處邦有道有所建明處邦無道有所旋轉於世既有補益於心
方無愧怍若處邦有道不能有所建明以登升平處無道又不能力加旋轉通
濟屯否徒享人祿世何賴於士君子爲也豈不可恥若曰無道不能獨善又
其後矣
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爲難不可謂仁難即先難而後獲之難從此漸進仁可完
也若止於此止是難也難與仁分生熟不分路徑
問爲仁者必從克伐怨欲不行者入乎曰不然千蹊萬徑何途不可適國克伐
怨欲不行止其途之一也

靜中用戒懼法克伐怨欲不生矣方勒用愼獨法克伐怨欲不存矣仁遠乎哉

居卽居處之居凡房屋田產書室之類一懷字中間多少營謀多少牽擾心既

存此安暇到身心上打點世道上補救故不足爲士

懷居恥惡衣惡食俱是聖人舉一隅令人觸類若誹懷居將居字泛泛說又不

切矣懷居是居必求安

邦有道危言危行與陽俱開邦無道危行言孫與陰俱閉卽一身卽造化非知

易體易者不能

危言危行則邦有道不徒穀也危行言孫則邦無道不徒穀也

須知言孫非全是避禍害也其默回天心者在此潛施補救保全善類者在此

此大易所謂不食之碩果也

漢宋黨錮諸賢品格都高惜未知言孫二字

言孫只是藏鋒斂鍔自家收斂一番非是爲隨流逐波之言行則一毫不可貶

也若籍言孫二字或爲隨流逐波之言因而爲隨流逐波之行則聖門之罪

人矣

有德者必有言有本之言也有言者不必有德無本之言也仁者必有勇義理

之勇也勇者不必有仁血氣之勇也修己者當從德仁上着力論人者莫從

言勇上取人

不然當世羿奡之橫也托言既往之羿奡深服當世禹稷之德也托言既往之

禹稷見得何等分明此方是聖賢之眼持得何等堅定此方是聖賢之胆又

全不露出當世德力又是聖賢之養夫子不答無可答也君子是貴其品尚

德是貴其心

羿奡欲有天下卽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卽得天下千古不爽途徑可以明矣

適數言令當世奸雄聞之人人皆可腦落皆可心灰言之者原是直遂往事不

從遣可以定矣

至取禪蓋眞處無道危行言孫也有德必有言此其一端卽夫子不答而嘉

其品貴其心亦是此意

南宮适生世祿之家超然勢利之外見解如此趨向如此蓋顏回而外第一德

行士也論語許之者數端通無貶詞當時或者未從陳蔡故不載四科之列

後世議禮者乃祀諸廡間慨矣請辨諸升堂之列可也俟議禮者採之

朱以九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仔細仔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回頭回頭雖

僅四字發揮精警

用神謀以草創用世叔以討論用子羽以修飾用子產以潤色見鄭國之隨才

器便能草創卽草創能討論卽討論能修飾卽修飾能潤色見諸賢

之同寅和衷鄭之國小而庶有以哉

文之以禮樂則知廉勇藝皆德性也不然知廉勇藝皆偏長也文之以禮樂是

子路對症藥石

了當世只得予欲無言

誰如其仁誰如其仁添二誰字是極口稱揚之詞管仲未必到此田地料夫子

決不肯如此稱揚妄意如似也就功業言亦似個仁者之功如下章子貢疑

其非仁夫子止稱其有功亦不言其仁不仁意可知矣

問夫子既說管仲器小何爲又許其功曰一匡九合功自還功者而犯禮過自

還過論語卽是春秋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當是對哀公而疎非出而自

言下文亦是對三家當面說

君子何以得上達小人何以得下達上達是何如下達是何如皆不可不思

予幻聞講上達下達之語諸家詮釋俱未醒豁後讀白沙緒言其一段最醒豁

心始快然因述之曰沙先生曰暘谷始旦萬物畢見而居於蓐屋之下者享午不知也忽然夜半起振衣於四千丈羅浮之岡引盼於扶木之區赤光在海底皎如晝日仰觀羣星不知其爲夜半此無他有蔽則暗無蔽則明所居之地不同所遇隨以變況人易於蔽者乎耳之蔽聲目之蔽色蔽口鼻以臭味蔽四肢以安逸一擧之力不勝羣蔽則其去禽獸不遠矣於此得不甚懼而畏乎知其蔽而去之人欲日淪天理日明羅浮之於扶木也猶於蔽面不勝人欲日熾天理日晦蓐屋之於亭午也二者之機間不容髮在乎思不思者而已

畏不畏之間耳善哉斯言幸勿當機蹉過

古之學者爲己君子上達今之學者爲人小人下達

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誠哉言才是顏子下學處如有所立卓爾是顏子上達處蓋故是學知新是達下學能深造之以道上達是自得之也

伯豫竊見聖人不怨天不尤人之一端

後人因夫子有道之將行數言遂夠塌伯寮尤人爲不知命不知爲自家行止固宜安之若見識夫之高張正人之落寞正道之不行而欲肆諸市朝也眞是公憤所發正氣正論千古豁然凜凜公伯寮當時未肆諸市朝戕諸脅論千古已肆諸市朝矣

景伯是乘正嫉邪之論夫子是樂天安命之懷原非行不掛

當在七十二子從祀之列有公伯寮夫公伯寮見于論語者止此他書未及見也想其人定是姦邪小人無疑不知何如窺人從祀之列千古大不平事本朝革之人心方快

作者七人即見幾而作作字以上下章照作隱去之說無疑不必作作逃之作也

不知其不可是愚人知其不可而不爲是隱者知其不可而爲之是聖人歟

雖與碣人趨向迥異却能道出夫子意中事

自道如此

或問修己以敬曰天生一個人與個心便教人未發中已發和與循目便教觀
天下正理與個耳便教聽天下正理與個口便教言天下正理自頂至踵皆
是教人爲好事無一件不好的肢體雖然各具天則極是至眞極是至公極
是至正人若不中不和便把天與的個心壞了視邪色便把天與的個目壞
了聽邪聲便把天與的個耳壞了發妄言便把天與的個口壞了爲妄事便
把天與的個肢體壞了本來原是極眞的己今却是妄的己了原是極公的
己今却是私的己了原是極正的己今却是邪的己了雖是人之形骸宛與
禽獸無異人若欲做君子須下修己工夫下此工夫未壞者可保不壞既壞
者可復其初如或懼愼獨是敬以修其心也勿視非禮是敬以修其目也勿
聽非禮是敬以修其耳也勿言非禮是敬以修其口也不爲非禮是敬以修
其身也身心內外一主敬則身心內外純是一個天理是個極眞面不妄的
己是個極公而不私的己是個極正而不邪的己俯仰上下是宇宙內完人

方可名爲君子然則何以安人安百姓曰非是修己外別有個安人安百姓
的道理只是以此至眞至公至正的己事親去便是孝子是修己以安其親
也以此待子便是慈父是修己以安其子也以此事君便是忠臣是修己以
安其君也以此禮臣便是仁君修己以安其臣也以此處兄弟便是兄友弟
恭以此處夫婦便夫正婦順以此處僕妾便恩威得宜便是修己以安其兄
弟夫婦僕妾以此處同儕則同寅協恭以此臨胥吏便心服令行以此處黎
庶便敎養兼至便是修己以安朋資以安胥吏以安黎庶此安人安百姓之
寔功非出修己之外也既是寔功何以堯舜猶病曰聖人之功極寔聖人之
心極虛惟其功寔所以四海九州得其所惟其心虛所以不見四海九州得
其所不見四海九州得其所所以四海九州得其所也堯舜之病正是堯舜
之敬正是安人安百姓處正是堯舜所以爲堯舜
房屋壞則思修耕器皿壞則思修補獨此身心任其傾壞而
不思修理也哀哉

原壤章見夫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闕黨章見夫子少者懷之

衛靈公篇

若果看夫子言俎豆不言軍旅愚甚須知俎豆軍旅原非二事俎豆姑指禮之
一端而言禮教果明愚義明名分正上安下順內治外服自然不用軍旅即
不得已而用軍旅則軍旅從俎豆中出王者之師戰必勝攻必取也不然離
俎豆而言軍旅是自促亂亡之域也蔡公欲從俎豆外而求無本之軍旅不
知夫子俎豆中已寓有本之軍旅當機蹉過此衛之所以終至於亂

總謂班朝治軍非禮威嚴不行正何深味

衛靈當時若悟夫子俎豆之言正問門以正朝廷正百官正百官以
正萬民後來安得有許多翦亂何消軍旅不悟俎豆後軍旅一興而國幾不國
矣

近觀諸學開口便說舉門自有直截工夫學識俱屬添設試思篤實莫如子貢夫子何不早語他一貫恍惚他許多日即
領悟莫如子貢夫子何不早語他一貫恍惚他許多日即
子路生平全少一知字故夫子以知德啟他能知德則可成德矣
以典謨觀舜當日許多事體何爲說無爲而治蓋舜非有心紛更天下事體只
是時至而起適來而應以物付物以事處事若春之不得不暖夏之不得不
炎秋之不得不涼冬之不得不寒雖有爲也民不見其爲而若無爲舜亦不
自知其爲故惟有恭己正南面之可見

註謂翦堯得人所以無爲蓋惟恭己方翦得堯惟恭己方用得人

以無爲贊辭猶以無要贊文王是舉一聖以槩其餘非拘拘謂止舜無爲其餘皆有爲也

忠信爲敬是眞心言忠信是言不離心行篤敬是行不離心參前倚衡正形狀忠信篤敬之無間斷處

立與在輿只是舉一隅其實處處皆是

書諸紳正是子張切己體道處不必苛求不然則湯之盤銘輿武之刀劍戶牖之戒皆務外矣

惟其有慊過求能之心所以有道能仕無道能卷而懷君子哉蘧伯玉彷彿乎用行舍藏

處約則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處常則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俱是於仁上着力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與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同意先師馮子謂聚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坐一番收斂一番講論一番明白一番有味乎其言之也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方有益若止曰此大夫也此士也吾事之吾友之不問其賢不賢仁不仁恐亦未有身心之益也衆意有賢者仁者則事之友之無則不如獨修獨証

夫子欲顏子爲虞夏殷周之邦也故教他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不欲其爲鄭聲佞人之邦也故教放鄭聲遠佞人放鄭聲遠佞人是克天下之已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韶舞是復天下之禮其言深哉

夏時殷輅周冕諸舞俱是舉善政中一件其他以待類推鄭聲佞人亦是舉亂政中一件其他以待類推

人要看得長遠方好世人只說且顧眼前行去那顧將來不知不顧將來目前就有不好處在其間也試歷驗之不爽

遠慮非是空自愁苦又非是多設機謀是從天理路上尋個經久妥當法子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若以聖賢賣人庸衆自處寬了自家地步難得別人信從且惹起許多怨恚自家一味躬行教人又有漸次是以善養人也怨不遠哉

薄責於人是以聖賢望人不當下以聖賢責人

惟其心上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所以悅不繹從不改故夫子均曰吾末如之何

議禮孫信皆性也已質行出成率性之謂道也

質是大主意行謂行諸身出謂出辭氣成謂非結局

以言舉人則士皆尚言矣以人廢言則言路壅塞矣世道之壞其源在此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是指示治平要領豈是漫無關係

非帖括不能進身是以言舉人非好貴不敢陳是非是以人廢言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味所以二字決指三代之君說

巧言亂德見學不可不知言小不忍則亂大謀見學不可不養氣知言養氣則德與謀皆不能亂矣孟之學孔以此

非道弘人非謂道不能弘人也人未弘道則道不能弘人人能弘道則道亦能弘人矣非道弘人指未弘道者言

格物致知知及之誠意正心仁守之修齊治平莊涖禮動者也故教他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以大受授君子以小知知小人天下必治以大受授小人以小知知君子天下必亂算千古興亡毫髮不爽

當承當也讓推諉也眞有當心便容不得讓心纔有讓心便奪不得當心始初當面不讓是弘到底當面不讓是毅

師非世俗之師果是世俗之師不讓亦何足貴是爲君不肯讓堯舜爲臣不肯讓舉鯤爲學不肯讓孔孟皆是有爲者亦若是顏子不肯讓孟子也孟子不肯讓孔俱是當仁不讓於師的樣子

聖賢爲法天下可傳後世便宜在一當字吾人禽獸同歸草木同腐吃虧在一讓字讓是自暴自棄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有仁人人有當仁才力自暴自棄豈不可憐

貞與諒迹類而實不同貞是秉正理而不變諒是執己見而不同

小人與君子原另是一個路途君子有事絕不可向小人共謀若悞與小人共謀非謂小人不可向君子謀也小人背向

謀敗事必矣是恐君子悞與小人謀非謂小人不可向君子謀也小人背向

君子謀誰謂非歸正之一機乎

君子一與小人謀小人決要陷君子於罔不然誘君子入小人之途塗與君子

毫無所益爲君子者曷可不慎

辭文辭也關係人心世道或剛揚性命或商確經綸必便明然不涉他枝確然

可指寔用不然何以文辭爲也理未達不可已既達不可不已總是爲人心

世道計

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師冕無目而有

目矣眞是替天地化育補天地有憾一端在夫子亦只率日用之常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人謂聖人難學試看師冕章今見瞽者告以何如何如何人不能一如是一事

便肖聖人問止此一善亦算不得曰勿以善小而不爲

仁師冕亦是舉一隅處其寔仁餘寡孤獨殘廢皆是蓋眞吾無行而不與二三

子者

師冕章見夫子意必固我之皆無

讀論語二十篇須悟師冕一章師冕之瞽人皆知也當時君相億兆人群不知

道理任意妄爲人人皆瞽人不及知也從遊諸賢雖未盡瞽顏曾諸人外

目亦未得十分光明汎溺丈人諸隱士見得一邊不見一邊亦似眇一目者

夫子皇皇周流誨人不倦無非示以階席某在斯也即胍述六經亦是恐後

世之瞽不知階席某在斯耳當時曾點會得此意便有春風沂水之志蓋欲

人心不瞽方可僭春風沂水遊也漆雕開會得此意蓋恐此目尚瞽更難以

喚人瞽也儀封人有木鐸之說纔可謂之有目南宮适奡羿蕩舟之見其目

力亦高

師冕無目能以聖人之目爲目則無目而有目矣今人自家兩目全爲浮華所

掩塵俗所瞇又不肯以聖人之目爲目無怪乎寡行多顛蹶也講從浮華壘

俗外而別開眼界則當有一大覩矣

季氏章

暨季氏首惡之科求次之山又次之是夫子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細看之欲

扶其危持其顛早防蕭墻之變不致龜玉毀于櫝中又全是一段春生形迹

是惡季氏惡山與求實理亦是愛季氏愛由求

此章與師冕章相照着正是夫子惓惓告二子與季氏辟也席也某在斯也惜

信從持不如一無目的師冕

季氏見利不見義面不見害分明瞽也故危面待持顛面待扶所以可扶其貪

暴似虎兕出柙所以可畏其自取敗亡似龜玉毀櫝中所以可惜夫子全是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一片哀矜之心發而爲斧鉞之言

問不患寡而患不均則下卽宜曰均無寡不患貧而患不安則下卽宜曰安無

貧如欲說均無貧則宜先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如欲曰和無寡安無傾則宜

先曰不患寡而患不和不患傾而患不安今文法不相照應何故曰如此看

文法雖似照應於理却不周匝活潑初說不患寡而患不均故再說均無貧

見一均不惟無寡又且可無貧也何故均則和矣和則自無寡也既均且和

上下安矣安則傾覆斷患都可潛消嘿化又不止一不貧不寡而已也若拘

拘分配是一藥治一疾覺知神醫隨方起病寧膠柱而鼓瑟惟能樂益者三樂自然友益者三友直諒多聞與便辟善佞逢迎柔各散說不必

黏配三樂亦然

驕樂好放縱佚遊好遊蕩晏樂好酒席俱是損者

三愆是狎大人處

色即是女色鬥即是爭鬥得即是貪利不必泛說反不精切

三畏將天命居首已見天命爲重若將大人聖言連入天命講又混帳甚矣

三戒工夫限定三時三畏工夫一時並用如少年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言便不好乎色也壯老亦然

兄譬如不及見不譬如探湯身心無愧怍矣蘧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世道有關係也世道有所關係原係身心無愧怍者做成若進而爲世道關係之人大可喜也止局爲身心無愧怍之人亦可借他故夫子幸己見者思未見者

舜誅四凶微舜卽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天心原有公道舜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人心原有公道當觀此徑途可以分矣趨向可以定矣

可惜景公竟爲千駟斷送了一生可欽夷齊竟爲首陽餓殍了千古覩採薇之伯魚之學他無所考味對陳亢學詩學禮之語從容和緩宛然大和風味眞聖嗣哉

夫子兩次獨立鯉卽兩次趨而過庭纔說詩該學鯉卽退而學詩纔說禮該學鯉卽退而學禮向道聖聖間言卽體賢可知矣

邦君之妻章是禮記體裁春秋罪法所以陽倡陰隨造端夫婦者在此所以正名定分庶不淩嫓者在此所以由近及遠培植化源者在此易係家人書誥啓降詩首二南皆是此意關係豈小

陽貨篇

不見陽貨不仕陽貨類伯夷之清可往拜則往拜迺諮途而不避與之言則卽應類下惠之和不背懷實迷邦從事失時又類伊尹之任清任和而時出之

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此千古待權杆之法不然剛則取禍柔則屈身矣

陽貨與孔子人品天地懸隔正是習相遠處渠亦知懷寶迷邦非仁從事失時非知孔子可以禮致難以勢屈正是性相近處孔子決不肯爲陽貨陽貨亦決不肯爲孔子正是上知下愚不移處

性相近也竟予嘗謂論氣質之性蓋以氣質之性本不同然相近則本然之性同不得言矣如言本然之性則宜言其無不同何止言近也後思氣質之說始自張子如夫子以氣質爲性也則告子荀揚韓蘇之說謂本諸先儒可也何得矜其失哉或言性本同但語意渾然耳蓋疑未解一日脈絡貫串坐頤學者反復思之始有隙見蓋知前二說皆非也此竟原是言本然之性但然本然之性于習染之後非言本然之性於降衷之初也降衷之初人性只是一樣聖賢此性途人亦此性本無毫髮不同後來一爲聖賢一爲狂愚或相倍蓰或相千百或相千萬而無算人只見人品相遠如此遂疑人生來性有

不同故夫子謂勿謂降衷之初人性本同卽相習相染之後還觀人心之中孰無相近者在但習自相遠耳何也習於上知者決不肯移於下愚習於下愚者亦決不肯移於上知此正習相遠也人何可不愼習哉

人品相遠者非性也習也性則何人不相近也此就習染時言性非指生來說也若生來則無人不同何止近乎

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性相近之謂也

論本然之性於有生之初說得同說不得近論本然之性於習染之后說得近說不得同

聖人無以別于途人途人無以別于聖人此論本然之性于有生之初聖人亦有類于途人處途人亦有類于聖人處此論本然之性于習染之後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

天下也此論本然之性于有生之初言同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睟爾而與之行道之人皆受歟爾而與之乞人之不屑也此論本然之性于習染之后言近也

按臺泰州王先生訪予安邑公署因講性善章予謂不惟人性皆善人人有聖賢的性即氣質亦皆善人人亦皆有聖賢的氣質或疑氣質有智愚強弱之殊故從來謂氣質有美惡如知者強者謂有聖賢氣質是矣愚者弱者亦聖賢之氣質乎不知此似多少工夫猶難得與知者強者齊也自此開極難理會不知此似吉今多少人以工夫言四者各有當盡之功以氣質言四者各有合道處也聖賢理無不明知者變變性惟惰于理知固聖賢之氣質矣聖賢心無機械而愚者渾渾噩噩世味難投愚非聖賢之氣質乎聖賢任重道遠強者亭亭持持易于任道強固聖賢之氣質矣聖賢小心謹志面弱者懦懦休休不逞血氣弱非聖賢之氣質乎知者用工不消變化其知再加工夫有亭亭持持易于任道意思弱者爲聖賢矣今知者變變惺惺不用之于明道講學而用之于縱欲逐物滿腔機械把天與的個聰明道氣質弄的壞了愚者渾渾噩噩世味難投意思知者爲聖賢矣愚者用工不消變化其愚再加工夫有靈靈惺惺易于窮理意思愚者爲聖賢矣強者不消變化其強再加工夫有凜凜休休不逞血氣意思強者爲聖賢矣今知者變變惺惺不再加工夫有亭亭持持易于任道意思弱者爲聖賢矣今知者變變惺惺不用之于明道講學而用之于縱欲逐物滿腔機械把天與的個聰明道氣質弄的壞了愚者渾渾噩噩世味難投意思知者爲聖賢矣愚者用工不消變化其愚再加工夫有靈靈惺惺易于窮理意思愚者爲聖賢矣強者不消變化其強再加工夫有凜凜休休不逞血氣意思強者爲聖賢矣弱者用工不消變化其弱

禮樂道中一事絃歌禮樂中一事

悉寬信敏惠摠是一心不侮得衆人任有功使人是一心行于天下即聖修即王道

繫謂佩之渡水食謂作菜蔬食匏瓜可繫者又繫不得各拘一能此器也豈其然

仁知信直勇剛皆德性之妙好學以陶鎔之俱是德性不然止是一好隨目且有蔽端學何可少學亦不是記誦詞章

可與可觀可群可怨可事父可事君其理在詩能興能觀能群能怨能事父能事君其功在人

詩可以處夫婦處兄弟處朋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專言君父舉其大耳舉一隅令人以三隅反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一章是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與詩刑于寡

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同意

問鄉夫是何如人曰即色厲內荏者也即鄉愿也即道聽途說者也故不可與事君

惡紫之奪朱也正天下之色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正天下之聲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正天下之人言何並重是治平要術不必細重求句

或講論或著述俱是聖賢不得已方便法子其寔道不虛在講論著述上若君子說予欲無言將講論著述俱作糟粕

定講論著述爲足傳道便呆故夫子說予欲無言將講論著述使後倆一筆抹殺令從此外別作生活學人悟得此旨即無六經可也悟得此旨方可讀六經也鄉南皐曰寄語芸窗年少者莫將章句遂書奉講參透此消息

君子之道費而隱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予欲無言正是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百物生焉無物不有四時行焉無時不然

孔子辭獲悲之見尊師道也以疾辭者詞語渾厚也取瑟而歌氣象從容也使之聞之意思懇惻也無意必固我此處即當見得與許曾魯點之志同一機括是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

微子篇

微子篇章章相接罪法絕妙去者去奴者奴死者死殷之所以亡也下惠三黜魯之所以衰也齊景公不用孔子齊不能一變而至魯矣魯受女樂孔子行魯不能一變至于道矣中國不可底幾或過他方楚宜接輿而不用接輿又不肯同鄙人此楚之所以止于楚也江漢丈人皆不合不惟道窮于朝亦且遯于野矣故自附于逸民衆樂官去魯魯事益可知也雖然亂終不可治乎魯尚有周公之訓典在也一聚而力行之安知不培植周初八士之盛乎此記者無已之思也

篇中人或節義或隱逸或經濟一經夫子之品題指點俱傳千古夫子眞千古之師哉

子張篇

士見危致命生死之關不能動見得思義利欲之關不能動如此則明無人非祭思敬喪思哀如此則幽無鬼實故可以已或曰即下章執德弘信道篤者方能

執德不弘以一善自足也信道不篤疑信相參也故不足爲有無

子夏論交之言從夫子勿友不如己者來子張論交之言從夫子泛愛衆而親仁來其質對門人說予夏之言尤爲中節

子夏之言可以成就門人子張之言可以開廣子夏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爲此器也故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君子不器正親滿謂子夏平日見小欲速觀此言已進於高明情然

問日知所無章曰日日要進些財帛家裏財帛又一毫不肯花費可謂好利也已矣學亦然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是敏於事一句的註疏

篤志根博學來切問根篤志來近思又根切問來此道即學也而德性自尊故曰仁在其中此子夏生平着力處亦子夏生平得力處蓋不止以文學終也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俱有次第俱是實功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是收心可以問學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是學問亦可收心

不成事居肆何爲不致道爲學何爲故學不可以不致道道有奧妙有功用有統緒致其道謂詣其奧妙弘其功用綸其統緒皆是

問何如致道曰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博學篤志切問近思都是致之之功

小人之過必文此小人非無忌憚之眞小人乃善蓋藏之僞君子此文亦不同

有遂非而文者有耻過而文者遂非而文其奸必深爲惡愈甚耻過而文便是改行之機

有過須文吾輩不能免此病宜時時省察

君子有三變在旁觀者見其變在君子不自知其變也

君子不是欲勞民欲諫君而先爲信以結之卽不勞民不諫君亦不可不以信而學君民盡上下情事卽勞之諫之無不可也不然民以爲謗君以爲謗勞之諫之卻無益非此惟知易體易者能之

凡事得人心肯爲之自然省力信而勞正善於勞者信而諫正妙於諫者

自處貴嚴待人貴寬敎人貴周論人貴恕自處一毫不可放過待人不必十分來全數人必敎其所短論人宜取其所長子夏見人刻薄待人瑣細論人將人大德一筆抹殺故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是對刻薄待人瑣細論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是自處道理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是論人道理

從來忠臣孝子義夫烈婦經濟名臣隱逸高士雖卓然天地間未必無一言一事之小差處若止執一言一事之差隨蔣其終身事業人品一槩抹殺刻薄甚矣此子夏有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之說也

小德出入是或一時無心之失或時勢所迫大小難以並全故須寬一步以論之

子游之言見學問之有序義理議論較子游更周匝

的當

門人問交章見子夏之學切于子張此章見子夏之學精於子游

孰先傳孰後倘二孰字主立敎者言豈草木區以別矣草木有大小生熟其

培植灌溉固取用自當不同不然便是强其不能而誣之君子敎人焉肯

誣人有始有卒不指聖人立敎是指聖人爲學

問仕學相資學在先仕在後宜曰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先說仕而後說學何故曰此章不止是說仕學相資蓋見當時世道之壞其病全在已仕者止爲功名不肯留心學問未仕者空談學問不肯矢志經綸已仕者不免俗吏規模未仕者止是曲備體認編世盡是俗吏曲備世道民生仰賴何人故先對已仕者言仕而優則學令已仕者不以俗吏終也又對未仕者言學而優則仕令未仕者不以曲備限也論仕學次第學在先仕在後宜先說學後說仕論關係大小已仕者最要緊未仕者次之故先說已仕者後說未仕者

此關係世道大議論豈止空空一仕學相資

按此篇子夏之言共十一章其一論交示門人交友之則也其二小道可觀不遺乎小君子不爲專務乎大也其三是緝熙日新之旨也蓋已至仕者之地乎其五示人致道無愧於學其六有過不令人文其七狀聖人容貌詞氣之中和其八勞民諫君大有本領其九論人不致大刻也其十數人有序也十一則仕者學者皆爲之耘矣合而味之大有得力蓋不至以篤信文學終也

昔人稱爲西河夫子彷彿乎杏壇之遺豈其然乎

孟莊子之父獻子當日所用之臣所行之政皆善莊子不改所以其孝爲難能與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章同意倘爲父用人行事不皆善則不得仍此例矣

民之犯法必有緣故若生養遂民不至犯法教化明民不背犯法舉錯公民不敢犯法恩澤孚民不忍犯法卽有犯者彼自外于王化非我殺也生養不遂教化不明舉錯不公恩澤不孚百姓無知陷之刑戮豈謹民之罪乎與言及此謹欲不哀矜不可得矣何從而有喜心

得其情是明哀矜勿喜是仁明而仁可以爲士師矣

紂之不善章是一失脚爲千古根防小人之下達也君子之過也章是再回頭

是百年人望君子之上達也

文武之道即堯舜之道天地之道在人正是未墜於地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即是在人之實莫不有文武之道故夫子焉不學既焉不學亦何嘗師夫子自謂三人行必有我師與此同意

孔孟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孔孟之道焉人人焉不學人人孔孟矣

子貢賢於仲尼非推尊子貢乃是欲貶夫子不得不推子貢

問夫子之墻數仞焉何不得其門而入曰彼原不知其中有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也不知求入又安能入門何如可以求入門莫入權門窮門寄門並鄉愿之過門不入

知之者可以入門好之者可以升堂樂之者可以入室

前乎仲尼非得仲尼則無光後乎仲尼非得仲尼則長夜故曰仲尼日月也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子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或本此

首章煞尾說人不知而不慍徹子篇齊景不知魯人不知不足怪矣楚狂沮溺丈人亦不知此叔孫武叔之毀亦不足怪矣而及門陳亢亦復相訊此正是人不知處與首章相照

堯曰篇

十九篇許多言總都是夫子恐致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允執厥中可以保之故引堯舜之言湯武之事以結之

夫子論學論仁許多言總是允執厥中一語括盡

尤執其中人人可能不獨聖人

觀堯曰章知天人原不相遠

寬信敏公總一中也分看之是一寬信敏公合看是中

皆五美屏四惡成以成二帝三王之治故記之帝王政治之後

惠而不費養民之美也勞而不怨使民之美也欲而不貪宅心之美也尤爲樞要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樹修身之美也心範著爲身範

不教而殺主教民不戒視成主作事使令致期主出令出納之吝主用財

聖賢言命備見經書原以理言俱是天之有知並未嘗以氣數言自後世以氣數言命凡五行八字之說皆謂之命吉凶禍福壽夭窮通一槩付之氣數偶然謂之知命高者或至曠達卑者不免怠棄舉世所謂知命者正大不知命者也何也命有性命元亨利貞降于人爲仁義禮智之性是也有生命一身之形神股體是也至于倫常日用都是命之流行吉凶禍福壽夭窮通都是命之直赫天人一貫俱是天之有知天之所畀莫非無據人之偶然所謂人若窮理可以畏命安命俟命而爲君子可以立命造命凝命而爲聖人不然或行險徼倖或付之偶聚不加修省俱自謂知命俱是不知命者更何以爲君子也學人凡遇命字莫草草放過莫看作人生偶遇上天無知從此無以爲君子與不亦君子乎相照

一部論語都是聖賢之言可知聖賢之人知聖賢之人自家之所以爲人者可知不然孤負者多矣孤負聖賢是孤負自己

論語下終

新刻孟子說序

學自文明開天聖學聿興堯舜之道傳及周孔孟子起而躬承道統著爲七篇眞得孔氏之心法其所以興起世教提醒人心功至鉅矣自沒之後道幾不得其傳不惟荀揚之疵而不醇雖以董江都之學貫天人王文中之肩荷聖教而猶不得躋正統殆深難乎其人也有宋以來理學大興濂洛關閩蔚蔚繼起紫陽以經曹集爲傳註蓋闢孔孟之微緒而躬行實踐千古犁觀迄明而龍門接統復性明道卓乎可傳而吾絳辛子復元龍起河汾之間躬承聖賢之統立品端方抒議純正起居食息無在不以正學爲己任即其生平忘貧礪節敦倫務實與夫發國警俗之意莫不昭著於耳目間蓋不僅以文辭表見也文清而下指難再屈雖著述甚富而四書說尤猶續孔孟之心源補先儒之不逮洛乃學庸魯論久已行世而孟子尚未授梓亦有待而興焉數年以來同學李子生光暨宗弟和覺子成高子畯諸君提傳其學於汾浙之間抄錄募刻兼補諸集

以行于世會都門萬函李公祖守憲河東下車以來振官方撲邪教愛民下士世運民風丕然一變客秋過絳詢及辛子之學梗概然欲補修諸編倡明正學因捐俸發刻孟子說而其餘殘缺諸集亦次第覩成洵一時之盛事也夫孟子道性善闢邪說厥功不在禹下而紫陽乃孟子功臣辛子又紫陽之功臣也我皇清定鼎以來崇文重道薄海內外共沐雍熙今李公德政之暇表章文獻使辛子之學不至湮晦則上翊文明之運遠紹千聖之統其有裨子世道人心豈眇小哉爰誌其美而爲之序

康熙癸丑仲春晉絳後學王復初撰

孟子說自序

孟夫子在當時皆見以爲迂闊而遠於事情想見以爲迂闊而遠於事情者決向不迂闊而遠於事情處做也其所成就結局千古難掩而孟夫子品辨賢聖組豆宮牆言布天壤在在傳誦當時得一展布則干戈殺伐世界直可轉爲清寧康皇乾坤惜無人見及此信及此竟使之徒托諸空言而已也後世倘有見及此信及此者乎即其遺言措諸實事則干戈殺伐世界又未必不從此轉爲清寧康皇之乾坤也不然徒展紀其人傳而其言買櫝還珠究竟何益或謂後世被孟子之時更不同奚妥可一一按執其言而力行乎予曰譬之菽粟不論古今食之皆可療饑譬之布帛不論古今衣之皆可禦寒請一試之書自家是何如品格世道是何如景象書曰行孟子之言於後世不免迂闊而遠於事情其孰信之聚布帛之不適用也終於寒餒而已矣不爲孟夫子之所憫乎因讀孟子

肇此敎詮觀者

崇禎辛未長至日絳州辛全書於養心書院之蹈尾亭上

孟子

總論

卓哉孟夫子其戰國之聖人乎有子路之衆人而無其謙有子張之堂堂而無其靜有曾點之高而不可謂之狂有南宮适儀封人之識而議論更多有子貢子夏之言語文學而性天更透顏之穎敏曾之弘毅思之精切曾之一身

古人以吾黎擬之恐吾黎止得其皮膚也只六一眉山擬之恐六一眉山止得其咳唾也伊川有其精神而圓通則讓橫渠有其作用而明暢不及象山僩有氣魄而純粹大不相侔濓孔子之後再見命世之一人也（語錄子嘗恐無不嫌然自中說書而能圓如此眼孔著幾人說）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仁義是也庶民去之淪於禽獸君子存之所以僞

人孟子七篇只是欲人存之爲君子而不愧於人恐人去之甘自淪於禽獸

故直指性善示人其所以知言養氣而不動心者在此其所以知天事天而立命者在此其所以輔世長民而爲五百年之名世者在此故揖讓則稱堯舜征伐則稱湯武願學則在孔子下親桓文爲假借晏爲卑列國之主皆爲窺人於國門之外政日月攫鷄列國之臣皆爲乞墦登壟皆妾婦皆穿窬楊墨謂仁義而差者則詆爲禽獸告子則斥爲搬蒲仲子則視爲丘蚓惟有此胸襟方有此眼界有此談吐眞覺覿然一大丈夫哉故韓子謂其功不在禹下（亦惟有此胸襟有此眼界者方有此談吐耳）

讀孟子要緊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一節蓋功利井也列國諸人皆佣匄將入井也孟子不忍故以怵惕惻隱之心而爲惕惕援引之口故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巧合）

孟子書與學庸論語宗旨一一印合故曰孟子醇乎醇者也（是）

孟子似未言易其實闔天人之奧施扶抑之功七篇正可謂一部周易註疏（是）

孟子大宗旨無間然矣其稱述制度規模師其意亦大有補於今時

他人之不知孟子不足怪也司馬溫公亦不相信或是他識之未及（溫公高賢而我未識耶）

梁惠王上篇

人胸中所具何如開口便見惠王開口便說利孟子開口便說仁義孟子告他仁義非是教他學吃虧正是教他討大便宜處

言利當下未必無小便宜到頭有吃虧在言仁義當下未必無小吃虧到頭有大便宜在此人品聖狂家國治亂所由分也

聖賢非是爲計便宜方言仁義只行仁義便自有無窮便宜聖賢識見比常人卓高百倍若仁義不可言言仁義無結果處決不肯區區仁義是言自誠而誠世也

功利習熾惟思讀書者可以正之今人爲利而讀書掄才登庸皆以爲利用隱學何以見聖人之心世何以臻太平之治

仁義之士多則天下治言利之士多則天下亂盡是仁義大下太平盡是功利

天下危亡慝視往代不爽絲毫

仁義之風全要上人先倡功利之風全要上人先革仁義之良要從人幼小時先培功利之私要從人幼小時先杜倡之革之培之杜之頗挽心世道人心者一端求之

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本章是論其理沼上章是直畫出個利與仁義圖樣與人看

周文是仁義的樣子夏桀是利的樣子仁義與利是賢不賢之別處

周文節見人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是作德心逸日休景象夏桀節見人不中和天地不位萬物不育是作僞心勞日拙景象

經始節見文王視民如傷王省之民皞皞如也子在川上喜飛魚躍回樂點志
但是此一機軸細者眼莫混過
嘗思得一善繪事者繪一幅文王臺沼與民同樂圖時披玩之恍若遊其天 倣倪好畫畫游藝之一端
細看此章果是言利有利言仁義有利自當了然
梁王總說利他便說利不當言總慚樂他又說果是賢者樂亦不妨不拘一局
皆歸於正可見孟子心口皆變
孟子仁義二字學問在此經濟亦在此外此二字而談學問經濟者孟子之罪
人也 節
有望民多於鄰國之心而後移民移粟非覺是一利心到底有何利必如不違
農時二節經綸方是仁義真行仁義可王天下又寡止多於鄰國

有河東則借河東以濟河內有河內則借河內以濟河東倘無河東周河內恃
何以濟無河內則河東恃河以濟倘一時兩河交困又將何移以濟可見經
濟不知根本到底易窮行王道則源源本本不論豐歲凶歲民各遂其生矣
富教二字是孔子一生經濟不違農時二節是孟子一生經濟其宅不違農時
二節原從富教二字敷衍出來
首章仁義是泛論其理必如不違農時二條寬宅見睹行事方是宅在仁義
願安承教是惠王良心發處孟子豈擴充他良心須先去他殺心蓋殺心不去
不去決不能擴充良心也要去殺心須先識得殺心蓋殺心不知又何以去
殺心也無論殺心止一欲字生來肥肉肥馬王之欲也飢色餓莩王之殺也
惠王之志在雪恥是欲雪倘恥心孟子之意在行仁是欲王行倘仁心能行仁
則與王矣雪恥云乎哉所不能者王有疑心在也去其疑則仁行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仁政即上章不違農時二條如是則生養足教化行故刑罰
可省稅斂可薄然後元氣培而神氣自振故可使執挺以撻秦楚堅甲利兵

殺人極惡事也嗜殺極惡念也人君何苦甘心於此曰此有緣故屙主爲人所
使而嗜殺貪主爲欲所迷而嗜殺暴主爲怒所激而嗜殺即有爲之主求治
不得其法而嗜殺總之是舉賢之學未講仁義之心未充倘講之明自行之
眞切則知人自然不爲人所使清心自然不爲欲所迷氣平自然不爲怒所
激得治平上策又自然不至胡亂殺人也 兩節
有不忍人之心是油然作雲沛有不忍人之政即沛然下雨治天下可運之掌
上是蓄勢然與之矣
碧賢雖云上下一體名分却不可紊故孔子只風草告康子孟子只雨前告襄
王
欲聞相文之事猶然何以利晉國乎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歷舉
王道依然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的心思
齊王非愛牛而不愛羊見牛未見羊也非愛牛不愛百姓見欲未見民也見欲
求遂其欲欲不可遂而隨且隨之一行王政不惟民可保而欲無不遂也
梁惠王下篇
莊暴一章只是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一句發揮
莊暴不能再即故孟子他日見王與孟子不問而告樊遲同
天下原是樂世界人人原是樂心賜君若獨樂民不得樂君能公樂則人人各
遂樂心賜人人同遊樂世界與三五之世何異哉樂之古今從而徐商可也
一見王而問之王即色變自慚其好樂之不正王之荒惡之心恭敬之心被孟
子提撥出來知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王是非之心又被孟子提撥
出來故後三節令擴充其惻隱之心此足見人性之皆善而孟子不敢謂其
君不能而賊其君也
一事也自聖賢手中做出便極好自世人手中做出便極不好文王之囿與
之囿其一徵也

文王之囿未必七十里孟子不辨其有無蓋與民同之即七十里亦無妨也

或事太或事小或一怒安天下總是爲民

撫劍疾視之勇即北宮黝孟施舍之類也文王之怒即曾子之大勇孟子之浩然是也此已露出浩然章本領矣

問孟子臬管安矣此何爲而稱晏子曰臬管晏者趨向之高卑也連晏子者取善之廣大也

耕者九一節雖僅數言治平之道不出於此時無古今小用大治

問孟子於梁惠則斥其言利齊宣好勇好貨好色皆不禁何也曰梁惠把利字看得極好再不知有天理一途故孟子直闢利字以遏其人欲之私齊宣自知好勇貨好色之非也孟子即勇貨色中發出天理之則以稍稍警誘哉

曰薬之曰己之濟王是非之心極明顯左右言他濟王羞惡之心又在惜止少見聖賢不肯從非數人

以一時觀樂正子之言不能勝臧倉之說小人一時有權以爲世觀樂正子是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世臣非世世仕宦之謂謂世篤忠貞能清白傳家者無事可以爲國寶有事可以爲干城親臣亦非結髮逢君之謂謂德可以正君善俗量可以容賢蓄衆才可以安民定亂君以父子兄弟視之親若一家腹心手足視之親若一體

今日爲親臣矣其宅心者既忠則遣謀者必善安知他日不世世爲忠也今曰何以無世臣正因前日無親臣他日若欲有世臣且先今日求親臣

從前用人不慎所以今日使臬蹈覆轍今若無如不得已之慎則將來又使臬蹈覆轍矣

一匡九合功烈亦似不臬也曾西臬之以其不曾從心地做出宛然浮雲富貴人終稿於巖穴豪傑多爲之解體君安得有親臣也可不慎與以下正是慎之之實

不一依左右大夫國人之言而尤衷以己見問遍道以千百姓之舉也參以己見而必先採左右大夫國人之言問徧百姓以從己之欲也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非止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譬之巨室子

孟子下視管晏非是孤高峻特看他二人不能超出功利陷溺亦是入井猶子

一陰惻隱哀矜不暇安暫尋其故試

賢聖之君如大甲克終允德太戊治民祇懼祖乙恪謹天命盤庚底綏四方故家謂勳舊之家遺俗謂民間風俗是俱指在下者流風是傳流風謨謨政是政之善者是俱指在上者

加齊卿相達大旨以不動心爲主知言養氣乃所以不動心功夫告子所以異於孟子者在此不是同於勿舍孟子得之曾子而顯學孔子乃其源頭

孟子不動心從知言養氣處用功其心雖假動却靈明活潑告子直從心上着力靚言與氣皆在外面二之其心即不動亦枯槁死煞若止以不動觀告子假直截而易孟子假曲折而難再以所以不動處觀告子不得其法而難又不如孟子直得其法而易學之學孟子之心是磨礪不動而磨扇來尋不動告子之心是磨礪不動而磨扇來尋不動

充塞兩間

天地大父母也天地之氣莫非人之父母生子家業誰皆子所宜有但子能孝親與父母意氣流通則於子之所有即父母所有父母所有即子之所有不然子自子親自親便不相干 說切

人之有氣猶魚之有水魚在江湖日吐日茹不辨何者爲江湖水何者爲腹中水人在氣中一呼一吸自通帝座是故呼吸往來不得謂人之氣四時行百物生不得謂天地之氣間此氣與血氣何別曰氣一也能養便是浩然之氣不養便只是血氣 割得切

浩然之氣本然原是至大至剛塞乎天地養其至大至剛塞乎天地只是還其本然

在氣是至大至剛在心是弘毅在聖人是廣運在造化是無不持載無不覆幬

日月代明四時錯行總是一貫

匹夫匹婦亦有浩然之氣塞天地時不獨聖人貴人

暗闇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弗屑也是浩然之氣在行人乞人身上發路

人有正氣道義上事方敢擔當氣不足自然心虛退縮故曰配義與道無是餒

語俱有斟酌

北宮黝孟施舍是守氣求氣而助之長告子是勿求於氣是忘是以爲無益而舍之

告子勿求於氣孟子與闔舍皆求於氣但孟子以集義求闔舍以助長求不失乎旦之氣方可養浩然之氣

問浩然之氣何以能塞天地曰天地人原是一氣人能養得其氣完全自然一呼一吸與天地貫徹最覺我之氣是天地之氣天地之氣是我之氣豈不是塞乎天地然而不能塞者止因人欲間隔不直養耳其實天地之氣何嘗不充塞兩間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醉子曰志動氣多爲理氣動志多爲欲

心有定主持其志也動作食息皆有則焉無暴其氣也

中涵養持志是動處操持

問志與意何分曰志者終身期許意者一時思念志與意總都是心存心是靜

也

浩然之氣始初從道義養出來養成又從道義上發出去無所爲而爲是集義

有所爲而爲是義襲

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予亦曰荀子未嘗知禮以其外之也近讀

荀子卑見其不知禮之本源亦如告子

必有事焉而勿正作一句心勿忘勿助長也作一句

夫子與堯舜心地一樣個以賢於堯舜著遠盡堯舜以帝王面造四

海之治平夫子以布衣面造萬世之治平一有位一無位始見其萬耳爭堯

舜而沫洒堯舜不得不夫子令夫子而處夫子不得不堯舜但堯舜際其

易功在一時夫子際其難功在萬世謂之賢於堯舜可也

麒麟之於仁鳳凰之於飛鳥象夫子之智泰山之於丘垤象夫

子之靜仁也河海之於行潦象夫子之動知也有子可謂譬於形容者矣 楊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麒麟之於走獸非謂軀身龐蹄謂其不踐生草不履生蟲鳳凰之於飛鳥非謂

九苞五彩謂其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聖人之於人非謂形體異常謂其純乎

天理走獸不能爲麒麟飛鳥不能爲鳳凰物之所以不如人人皆可以爲聖

人人之所以靈於物

孟子從前離分別王霸至以力假仁者章更爲明白以下四章一脉俱相承互

發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是以力假仁者霸的註疏以德服人者數語

是以德行仁者王的註疏

人君好霸不喜王者其病只是好榮惡辱不知以德服人方是眞仁仁則榮也

以力假仁終是不仁不仁則辱也以下正是發明榮辱之實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是仁士也故天下之士皆悅而市廛而不征是仁商也故天

下之商皆悅關譏不征助而不稅是仁旅仁農也故天下之旅農皆悅原無

夫里之布是仁氓也故天下之民皆悅鄰國仰若父母爲天之更無敵於天

下何榮如之孟子之言豈是誑人

尊賢使能一章是後世人主得天下保天下之石畫

人主之仁非上爲求榮計也人原皆有不忍人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非是爲愛人計也如一體然有癢必搔

有癢必搔不得不然

一部書經只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三句 兩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孔夫子輟環棄逃亦只是以不忍人之心發不忍人之言治萬世天下可運之

掌上尼父如已

孺子將入井長者爲怵惕惻隱而孺子自不怵惕惻隱也天下何處而非井何

人而非孺子何人不爲聖賢所怵惕惻隱自己能怵惕惻隱則聖賢不爲怵

惕惻隱矣不爲聖賢怵惕惻隱則眞人也

孟子在當時視利欲權謀異端曲說嚴刑厚斂都是井一時君臣生民曲學說

士或是既入井孺子或是將入井孺子故一腔怵惕惻隱發爲仁義七篇無

非爲既入井者示出脫之法將入井者施防挽之方原不求天下後世之知

亦不計後世享祀血食故曰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

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如非隱貽累是孟子知心

仁義禮智四字至孟子始大分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八字是孟子自家拈出

眞大有功聖人之門

先覩當時人爲孺子之無知憐之也又覩爲自賊賊君惡之也總是婆心化爲

苦口

問擴充之法曰火何如然泉何如達

擴充函人之心便是堯舜湯武擴充矣人之心便是築封幽罔

既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又何有仁不仁之殊曰術不同因而心不同故術貴愼

若如子路禹舜之好善則不患其不仁矣

子路節見求善之勇由也所以升堂大禹節見好善之懇禹之所以無間大舜

三節見樂善之純舜之所以爲大知

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是人有善舜舍己而從之樂取於人以爲善是舜非徒從

而樂善舍己從人是人有善舜舍己而從之樂取於人以爲善是舜非徒從

之又取而爲之又根於中心之樂也總是只知有善不知有己不知有人下

二節總發此意 透切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至無非取於人者是由禹舜三人一幅畫像末是三

人一幅畫贊非其君不事一節是伯夷一幅畫像不羞汚君一節是下惠一

幅畫像末段是二人一首像贊後世傳贊體裁多本此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今人先焰伯夷榜樣方有牆壁可觀若燄下惠鮮不鄉愿矣

公孫丑下篇

從來兵書許多言語總不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亦不如人和二語

孟子專指人和非是不用天時地利正是得人和而天時地利不必用也卽用

之亦是有本領之天時地利

問有國家者既當重人和矣如何可得人和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問有四家者既當重人和矣如何可得人和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問孟子自謂願學孔子觀鄒魯所以紀事君何如敬謹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孟

子不應君召何故曰孔子在父母之邦孟子在鄒國其不同一也孔子爲臣

孟子賓師其不同二也孔子時君弱臣強故謙卑以明臣道孟子時士風頹

地故自重以作士氣其不同三也因時制宜此所以善學孔子

當春秋時強臣殺逐弱主武徹人止知有權門不知有公室故孔子從堂廉顚

倒之時以一身而明天澤之分戰國功利風熾道德味薄人止知有貴貴不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不可得也三代以後上下止知勢位之尊道德風味上下俱未聞也日暖日

諺民何自見太平之治乎明良喜起之歌鹿鳴天保之什否泰二卦君臣間

蓋不可不三復云

周王貴士國運何如秦人賤士國運何如王世者何可不知

所貴士者是爲聖爲賢道德仁義之士也非記誦詞章囿流合汚之士如記誦

詞章囿流合汚之士也斯亦不足貴也已

周貴士以士原自有可貴者在也秦賤士以士原自有可賤者在也觀漢武圃

見丞相不冠不見汲長孺可見矣

三代而後惟孟子如此分明道出敬出後此則光武嚴陵照烈武侯伊川經筵

坐講庶幾此風味云

燕子喫之於子之宋神宗之於安石度宗之於賈似道未嘗不自以尊賢忘勢

蔣口遂其大亂何也所謂賢不足爲賢也以非賢爲賢逆天甚矣安得不招

亂乎故唐虞之朝尤以知人爲急云吾願人主尊賢尤願得眞賢而學之世道方可望也不然賢者未必尊尊者未必賢適足招亂亡也

有啓心沃心之士有宣力效勞之士啓心沃心者尊之宣力效勞者使之故曰尊使能一槩混待鮮不差矣

尊賢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孔子九經原作三項說吾於子思則師之矣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惠公亦知此義

列臣之德在伯夷圖一槩不受若下惠或一概受之孟子不一於受亦不一於不受所謂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孟子之平陸三章一時君臣良心俱被孟子喚醒於王雖亦施不盡之教眞是見獵子入井一路惻隱不容已也

反齊勝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孟子遽然一伯夷聞王驩爲輔行而不辭曰

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孟子由然一下惠王雖羞惡之長自應呈露似未敢

懇孟子也又彷彿乎尼山之待陽貨彌子

人見孟夫子是儼儼氣象吾見是惻隱心思

管叔之畔千古自有定案近世文人多顚倒是非欲出脫之謂畔周實忠殷也

果若是伐殷之始何無一言之諫勝殷之後何爲俛首就封武王存日何無伏誅之舉何爲成王立而始勦四國之叉乎試以此而問管叔自將緘口非心而受誅矣矣必爲之說頗有此典籍

以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此意亦善但君不用之而收安富尊榮之益徒使子弟從之理似不可故孟子不以爲然

問無善無惡之說雖非聖賢正論存之亦無甚害日學術一差則心爲無善無惡之心總在一已猶可言也生心害政世爲無善無惡之治禍在天下不可言也如果性無善無惡也則知亦無良無不良矣知既是良則性之決善可明乎若薛若邨著孝其能承其說結尾語一曲不又如日中天哉

孟子去齊四章眞是惓惓心在天下生民雖是如此於去就又極分明不放過一步

尹士章宛然孔子醒沮溺丈人口氣

發天尤人止爲一已之私故耳孟子不徹是悲天憫人豈怨尤哉

滕文公上篇

孟子從前所言無非性善明白點出自此章始

言性而復言善性方不虛言善而復言性善方有本言性善而復稱堯舜方見性善之有準則此爲古學問治功之定案也翻之若其爲異端曲說無疑

性卽理也理原是善原不是惡善直指其本體言如言之白墨之黑水之寒火之熱自然如此

善卽是性非性之外別有一物而爲善

孟子性善二字千古鐵案有功聖道不小告子持無善無不善之說得罪聖門

荀揚韓各執一偏俱屬亂談自宋周程張朱諸君子倡學以後性學大明如日中天近儒又以無善無惡之說亂之無的見者皆爲所惑噫性學何日而

問無善無惡之說雖非聖賢正論存之亦無甚害日學術一差則心爲無善無惡之心總在一已猶可言也生心害政世爲無善無惡之治禍在天下不可言也如果性無善無惡也則知亦無良無不良矣知既是良則性之決善可

知

性善之說不始於孟子而著於孟子更大著於宋儒

顧涇陽先生小心齋箚記先師少墟馮子辨學錄論性善之旨極詳明極透切極精確有志性學者不可不究心

成靚一章學人宜大書一紙揭座側日夕觀誦自然志氣勃然不讓古人

稱堯舜亦是孟夫子舉一隅其實羣聖皆在其間

可謂善學孟子矣

問爲國章前數節論富庶序節論教後數節雖論富而教行乎其中

孟子之意行貢法不如行助法甚善予以爲還在得人果在上皆君子即助法固善貢法亦善民亦得所若是小人爲政無論貢法病民即助法亦未必不病民也故曰有治人不患無治法爲政在人取人以身宰世者不可不加意云

夏之校雖主教人未嘗不養老未嘗不習射殷之庠雖主習射未嘗不教人未嘗不養老周之序雖主養老未嘗不教人未嘗不習射但持一者以立名一代之制度則然

前曰文王我師也後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前曰猶丁以爲善國後曰亦以新子之國皆是一意

井田帝王良法湮廢久矣非聖人得位乘時決不能行行之須漸次酌古準今方合天理人情此正孟子所謂若夫潤澤也若謂古法今決不可復行此世俗淺近之見固不足與言治體若一一膠執死法不知變通合宜亦非知時識勢通儒之論也

井田之法聖主開創而不足中主守成而有餘

人與人安得齊耕之說許行必欲齊之物與物又安得齊不二價之說許行又必欲齊之不惟天理上行不得即人情上亦行不得不惟法度上行不得即事勢上亦行不得此所以爲異端一曲之說也

許行陳相自以爲聞道故曰滕君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況其所以爲道即以並耕而食爲道決以治人治於人食人爲非道也道之不可不明如此

孟子言必稱堯舜許行謂再言堯舜不免出孟子下矣故借神農之名以壓之

此原出一念之勝心料神農之世決無此好勝自矜之心王也

放勳曰數語往說多混近王觀濤分析頗明謂曰用力於人倫者獎勸以勞之

趨向於人倫者引誘以來之心悖乎人倫者匡其邪以繩於正事反乎人倫者矯其枉以歸於直志弱而不能自立於人倫者輔以立之以起其廢氣怠而不能行於人倫者襲以行之以作其趣

人至堯舜至矣治至唐虞至矣究其所以爲堯舜唐虞者無他人主得天下第一人而相之宰相得衆君子而任之天下自然太平

人主之職全在論相論相不必拘內外朝野惟欲得人其人可相史館中人可也吏館外人亦可也京職可也京職外亦可也大僚可也庶職亦可也科目中人可也科目外人亦可也草茅之士亦可也大抵相之而當有主當不當有心又慮精神力量之不及也可奈何

上諭自然相宜相爲朝廷分憂爲君生靈福矣

分人以財吾憂德而不能爲天下得人吾位卑而不能補是教人以善或可證

背者孔子沒一段寫孔門師生恩義千古如畫

滕文始初見孟子其心甚眞其志甚銳不繼父兄百官之言惟孟子是信固可嘉矣許行至國明與孟子相左而不能拒爲毀孟子多少力量不能騙逐從前向道心志俱爲虛矣試觀堯任舜舜任數人何等誠信治故孟子始初曰疑吾言若藥不瞑眩必瘳堯舜似若豫知滕文必惑邪說而先防之者眞明炳幾先也哉滕文不能此所以滕止於滕後世人主之於賢知尚可不眞用尚可不專

滕文公下篇

陳代四章總是一意大意只是不肯枉尺直尋者以利言則枉尋直尺在世間必以順爲正與人爲妾婦曾謂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者亦拿肯以順爲正爲妾婦之所爲乎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正是持枉尺直尋之見也正妾婦之失身從人者也大丈夫自然看得自家重自然不肯鑽穴隙自然不肯踰牆自然不肯以順爲正而爲妾婦所以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

之學者孟夫子自家豎出浩然影像令天下後世看
陳代周霄識見雖低猶知孟子爲聖賢景春俗鄙眞可厭也嗟乎世之爲景春
者豈少
以衍儀爲大丈夫則必不以孔孟爲大丈夫可知
從來立大功業人須是有大操守人若委過操守而談功業譬之婦女失節決
不能成立家業藉使倖成閨門亦不雅也
試看伊傅太公諸葛出仕後何等功業都從未出仕時名節操守中來後世人
非是出仕後不如人即未出仕時已先不如人也可歎可惜
禮義廉恥人之大閑人人生來都有童生求入學減三四分秀才求科舉減七
八分一入宦途蕩然盡矣何怪乎人心世運之漓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自家之廉恥名節不知愛而謂能入而愛親出而愛君愛民未之有也聖賢不
肯枉己正是重吾身以重吾道以重吾親以重吾君民豈是拘滯豈是迂闊
枉尺直尋之說流禍于世最大後世士人無眞操守國家無好教化其病全在
于此總謂行權二字絕不可施于出處之間

行檢便稱地夫可憐孰甚

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幾何人不愧於此命此冠也
以順爲正將妾婦之道也正是同流俗合污世鄉原一等人人欲爲大丈夫須
自超然拔足于流俗污世
問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人何苦枉尺直尋而不自愛又何苦以順爲正而甘心
爲妾婦又何苦瞞鑽穴踰牆者之所爲曰此無他總是愛富貴惡貧賤怕
威武故自家之廣居不暇居也正位不暇立也大道不暇行也
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孟夫子自道其實決非誑人空言學人看自家廣居何
在正位何在大道何在自家能居否立否行否學問當進一步

如此房按謹

向往普廣居曰曰維茲居廣莫大焉下載乎地上覆乎天九州四海萬古千
年朋民與物躍魚飛鳶千紅萬紫光景無邊有典有則巍然煥然仰鑽瞻忽
高堅後瞻陶冶帝王師相培養豪傑聖賢對越百官宗廟貌小大反千椽請
盡身而居之觀斯居之大全（）贊正位曰人世有位吾位最正參地參天爲
賢爲聖持衡鉉古今之權握照耀乾坤之鏡秩叙節文夫三綱經曲安全乎
兆姓貌人世之浮榮誠可舍而可敬願言立之家邦永慶（）贊大道曰大哉
斯道尤突周行平平蕩蕩正堂堂師相行之帝王行之帝王一人行
之身膺康莊人人行之世到處居雖無險域却有隄防誰非行之地久天長
誰其行之奚又家邦誰其行之萬古流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湯居亳數節叙湯武事伐其間書更詳道可謂補前書之所未及
觀後面載不勝載盈之二章則宋之不能眞行王政可知
孟子謂齊不勝莒即半是陰陽消長之義後半是示扶陽抑陰之方誰謂孟子
不談易哉
一齊人輔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不可得矣是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也否之景象引而置之正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是君
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泰之景象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易之復也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
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復而漸長至于乾突可喜也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
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復而止復復而不敢保矣可
懼也是微陽雖可喜亦豈可恃也哉

論日易理

與其從生民國運上周旋不如直從君德上周旋一已爲君子而正君更不若
與人而正君與少而正君又不若與衆而正君朝端之上多正人則君德正
君德正則民生國運不必慮矣此孟子始以有居州爲宋喜又以止有一居

把柄在手

州爲宋惜也

朝廷之上多君子小人漸化爲君子朝廷之上多小人君子亦漸化爲小人人
各有良誰甘心於小人而不爲君子哉第觀上之鼓舞振作者何如耳
君子小人進退是治亂大關頭
主張世道要分別邪正旋轉世道要化邪歸正邪正分別是治平根本邪化爲
正是治平機括始焉要知主張既爲要知旋轉孔子曰枉直錯諸枉能使枉
者直至矣盡矣大易春秋之旨胥括此矣 大學章句

朋黨之說最有害于人國從來君子在朝廷羽翼之人德化決不能成小人在
朝廷羽翼乏人庶政亦不能舉論者一概論黨不可看不知無小人之黨可
也無君子之黨雖舜禹亦難成功況其他乎有國者全要分別君子小人明
白不必一槩目之以黨而欲禁而絕之也歐陽文忠公朋黨論最施宜置一
通于座側
人主之職得賢相是第一件宰相之職培植善類是第一件

段于木泄柳較孔子雖未圓融恰當然所守與肩諸笑未同而皆著雲泥判
天淵矣今有如是之士人類風庶幾振乎雖然有殷干木泄柳二賢之高自
應致人主之重有魏文魯穆二君天下之士人亦未必無殷泄二子之高也
光武嚴陵昭烈南陽或聞此風而興起乎眞千古之高標也選哉非可及矣

孔子講學當時以爲佞孟子好講學當時以爲好辨朱備明備講學世人病爲
聚黨空談從來聖賢之處世類如此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下之生久矣一亂則人不得其生一治則人各得其生聖
人持世只是欲人各得其生與下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敘章互看

廉亦小矣即廉成何用也何不聞大舜終身怨慕烝烝乂不格姦之家法在
乎仲子知斯義焉則必不忍善一己善一妻去其忿激不平之心悠柔婉戚
而慈陶母兄焉使母兄皆爲善人從此而善者又不止一母兄也視一曲之
行相去不天淵哉此孟子于陳仲子愛之也惜之也以大聖賢望之而不令

唐虞之時亂在氣化商周之間亂在朝政春秋之時亂在人倫戰國之時亂在

其以彼行自終也眞是滿腔惻隱之心

孟子非是欲仲子借母兄而同濁也正是欲仲子化母兄而同清

孟夫子他日有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楊墨仲子俱是英才未承教

育不免陷於一偏禽獸楊墨也丘蚓仲子也皆苦口之教育也三子倘悅而

繹焉從而改焉安知其不以大聖賢終乎此世教之幸亦三子之幸也奈何

一偏自是竟孤負孟夫子一片婆心吾願讀孟子書者勿孤負孟夫子一片

婆心

上海市文獻委員會印

河汾野人辛全譯著

孟子 下

離婁上篇

堯舜之道與他處道字不同卽下文所謂仁心仁聞徙善之類

先王二帝三王之類是也惟其心純粹至善而無私故其政亦純粹至善而無弊雖聖人復起世異時殊不得不小小有所損益其大經大法則確乎不可變也何也離婁諸人不能規矩六律治天下可知

漢唐宋治道不得如二帝三王者何故蓋緣當時之臣終爲姻時之臣漢臣則曰不必遵法二帝三王我漢制宗卽我漢二帝三王也唐臣亦然宋臣亦然一時之君卽信曰我祖宗卽二帝三王矣二帝三王不過如此而止矣舉二帝三王與自家祖宗一般故治法亦因循苟且姑飾目前二帝三王之眞面目不復見又何從而見二帝三王之治乎安得聖賢之臣出一洗漢唐宋諸臣之陋習直取二帝三王之眞心事與人主看不以魚目而混珠未必非撥亂反治之一機括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孟夫子惓惓望當世法先王而苟卿反之曰法後王不法後王是猶舍吾君而事他君也不知使吾君而眞如二帝三王也則法吾君無不可矣使吾君而少讓二帝三王也則引之使法二帝三王正所以對吾君也愛吾君也安得爲不忠乎卿以周公爲大儒周公之定制也亦監於一代方成郁郁之文則苟周公亦將不忠乎以此面訊卿恐將無以置喙矣

卿舉求之類執拗實求之特一媚世之士與儀秦亦不相遠不然何爲而曰法後王法後王三字所以基焚坑之禍伹爲後世媚悅者端矣

人家子孫有父祖以來氣習世稱孝矣吾謂父祖而爲聖賢君子子孫有其氣習孝也父祖而非聖賢君子子孫有其氣習非孝也一變至道而爲聖賢君子子之氣習不爲孝之大乎觀於家而大於此者可知

溺於習俗者咸以孔子從周爲藉口不知孔子非同流合污而從周末也實監夏監殷而從先進也雖曰蕩蕩章文武又曰祖述堯舜意可知矣

先王法之所在卽其心之所在然法之中間有多少參酌在有多少變通在有多少潤澤宛轉在惟神而明之與時宜之使先王有憲亦當斧背方爲善法

先王若膠柱鼓瑟一一板執如新莽之王田安石之新法使天下及受無窮之害則又吾道之賊也

上無道揆下無法守上下字活看以君臣言則君當有道揆臣當有法守以官民言則官當有道揆民當有法守朝不信道指君臣說工不信度指官民說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問死亡人人所惡戰國之君何爲自甘死亡而不悔曰不然戰國諸侯急於功利正是極惡死亡者他見城郭不完兵甲不多則憂曰此國之災也田野不闢貨財不聚則憂曰此國之災也田野不闢貨財不聚則憂曰此國之災也日思所以闢之而完所以多曰吾庶幾可以免此災日思所以闢所以聚曰吾庶幾可以免此害無災無害吾庶幾可以不至死亡視先王之道爲道揆爲法守爲上之禮下之學皆迂緩而非目前之急務也何爲拘拘而必法焉卒之城郭雖完而不爲我守也兵甲雖多而不爲我用也田野雖闢適以作彊場也貨財雖聚適以資盜糧也災害並至死亡日迫不知其病源何在猶曰議所以完所以多所以闢所以聚而惟日不足也譬之病勞症者五臟虛損已極猶嫌不通利而用汗吐下之劑焉至死亡猶不悟致死亡之故也悲夫

孟子之意非是全不令人完城郭多兵甲闢田野聚貨財也正是見未完未多未闢未聚之前不可無完之多之闢之聚之之本源正完正多正闢正聚之際不可無完之多之闢之聚之之妙用

世界之壞不在無備不在無兵兵多備足難保不壞其故可思

行先王之道則上有道揆矣下有法守矣朝信道而工信度矣君子喻義而小人懷刑矣上有禮下有學雖賞不竊即城郭不完從此而可完也兵甲不多從此而可多也田野不闢貨財不聚從此而可聚也即不得逮完逮多逮闢逮聚而災害可不並至也平治天下可使當時被澤後世效法也此真一劑起死回生丹至靈至效萬萬無失而當時不知服臣亦未有以是而譏國者坐視死亡袖手待斃真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

治平自有本領誰不揚湯止沸而知釜底一抽薪也

問殺人而利其有則謂之賊何爲遼賊杳杳者曰殺人之身著其賊顯而淺殺人之心者其賊微而深杳杳之臣以完城郭多甲兵關田野聚貨財而逢君長君使君不行先王之道而亂亡矣彼苟享一時富貴也非衣冠之賊而何

問賊惡名也君何爲而甘用賊臣何面而爲甘自賊曰非彼君臣明知而明爲之緣聖學不講義理不明君臣皆懼以此爲恭敬耳若知責難爲恭陳善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邪爲敬吾君不能爲賊寧至是哉故孟子明言以喚醒之蒞靦當時君臣顛倒錯亂眞如揣子入井憧惕惻隱之心發於不得已而爲是苦口拯救之詞與夏禹泣罪孔子相師同一心事眞仁矣哉奈當時俱孤負此婆心何

規矩是方圓的樣子聖人是人倫的樣子人人皆有分量故聖人人皆可爲

聖人使之爲堯舜則敝異而不敢至呼之爲幽厲又怫然而不甘上不敢爲堯舜下不甘爲幽厲或中間可以駐足蓋謂世間或有三條路不知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不爲堯舜決不免於幽厲既不甘於幽厲則堯舜斷不可不學也凡人不爲堯舜便是幽厲一途人但有甚不甚耳

人謂聖賢言仁義不顧功利若然眞迂闊而遠於事情矣何也戰國之人皆曰天子非利不保四海諸侯非利不保社稷卿大夫非利不保宗廟士庶人非利不保四體試觀三代其得天下則不在於利而以仁也其失天下則不在於利而以不仁也以是推之則保四海保社稷保宗廟保四體皆以仁而不於斯利以不仁也以是推之則保四海

以利明矣夫得天下保四海保社稷保宗廟保四體其利大矣總以一人得之誰謂聖賢不予人以功利也哉但言功利較世人尤覺得本領耳

惡醉是良心發見強酒是又爲人欲掩蔽當時都是一羣醉人顛狂迷謬孟子矜憫安得不汲汲喚醒

不得罪於巨室非隨俗以媚巨室亦非有意以抗巨室然則如何可使之慕曰吾心正身端可以生彼敬心多方開導可以生彼悟心有恩有禮可以生彼愛心刑清法簡可以生彼畏心巨室即鐵石安得不慕也

問巨室一慕何如即行平四海日雖格者格即無往而不格矣

齊景公正是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者樣子非順天也

問自暴者始與自棄者非言後專言自棄而不言自暴何故曰自暴者已不可與有言也救惟於自棄者策之

問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不知如何可以使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曰欲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人親親長長也多方以教之人能親親長長也隆禮以莅之人能使人親親長長也破格以用之或不肯親親長長也明刑以儆之誰不親親長長哉

教人以詞章用人以詞章誰知親親長長爲何事甚生何自而見太平之治乎

獲上治民信友是治平中一事悅親是齊家中一事誠身衆脩身正心誠意言明善是格物致知之事(○)大學言誠意正心修身子思孟子何止言誠身蓋思孟所謂誠即兼正修二字言思孟所謂身即兼心意二字言言有詳略理則一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皆明善也篤行誠身也合之則曰思誠

文王得二老畢竟何如戰國諸君用嬖臣者連諸侯者辟草萊任土地者畢竟何如

孟子有伯夷之清風太公之知略蓋戰國一大老天下之父也亦隱然以天下大老天下之父自負竟無一君如文王者此戰國所以止於戰國也

善戰者當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命德之與妄加於有罪當討之人逆天甚矣安得不敗不亡

問戰國諸君何用善戰亡曰戰國諸君全無識見蓋誤認善戰諸人爲太公一流人也故信之用之以殺人之醫爲救命之醫飲促亡之藥也故自謂豪傑處衰世相時而動宜如斯耳寧知擇術一誤殺人而遂至殺其身乎殺身而遺毒猶殺後世乎彼安得自知其故也眞是醉生夢死憐予入井宜可猶哭矜憐孟夫子一一明白喚醒仁矣哉

諸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連觀則是秦山嚴嚴氣象其實與下車泣罪同一心腸

問讀六韜之書則太公與善戰諸人不甚相遠曰宋丹書之訓則六韜非太公之書明矣或者即善戰諸人假太公以自伸禍世之說也而太公之心何自白於天下後世

人心有何物開眼即見何物未有心在是而目不在是者陰符曰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信夫眸子不能掩其惡○瞍胜非說目之昏明蓋觀在好事便是瞍觀在醜事便是胜

如管幼安先生與華歆同學鋤地偶有黃金管與瓦礫鋤之無異歆取視之又有車馬過門管坐如故歆即往擬管爲眸子瞍者華爲眸子胜者後來人品廣衆處造不在幽居暗室中造只向居常處順時造不在逆境造不在幽居暗室中造只向居常處順時造俱不謂之深造又如功利詞章固不謂之以道即虛無寂滅亦不謂之以道忘固不謂之以道助亦不謂之以道須是實用聖賢敬義功夫文行一致動靜一致順逆一致勿忘勿助日新又新如此方謂深造以道方謂自得不如此而求自得是適北而南其轅也有是理哉

居之安資之深即所謂淵泉取之左右逢其源即所謂面時出之

孔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乃其

深造之以道曾子所謂忠恕也居安資深或夫子所謂之一乎取之左右逢其
源或夫子所謂之貫乎
予庠謂吳蘇門先生（師以翔人）究心學問嘗論此章予謂此卽大學也深造之以
道卽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問自得何如曰物格知至也問何如是居
安資深曰到意誠心正身脩時便是居安資深眞境界問何如是取之左右
逢其源曰以此齊家則家齊以此治國則國治以此平天下則天下平吳先
生爲之首肯（貫串會通可知心廣體胖）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
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是絜矩卽是取之左
右逢其源舉一左右而前後上下在其中也
絜矩之道與左右逢其源不無生熟之分絜矩是求其逢源左右逢源舉絜矩
見成後言也○自得是知止后光景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是居之安安
及夫子取其義而錐削之便爲王者之迹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詩亡然後春秋作
詩亡無泥註止作雅亡如夫子不遇舜禹不得位則有刪詩
小雅亡公卿不獻納則大雅亡瞽公不助祭則頌又亡春秋又安得不作
春秋未經夫子筆削便與晉之乘楚之檮杌一般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及夫子取其義而錐削之便爲王者之迹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詩亡然後春秋作
詩亡無泥註止作雅亡如夫子不遇舜禹不得位則有刪詩
小雅亡公卿不獻納則大雅亡瞽公不助祭則頌又亡春秋又安得不作
春秋未經夫子筆削便與晉之乘楚之檮杌一般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及夫子取其義而錐削之便爲王者之迹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周舜禹諸聖何多言心性工夫不言經濟事業孔子專言春秋又不言心性工
夫何故曰舜禹諸聖皆在位者人皆知其功業心學精密未必知也孔子無
位學教萬世心學人誰不知大業人人未必知也故於舜禹諸聖多言心性
工夫見持世者何嘗不存心於孔子則專言春秋作用見存心者未嘗不持
世治統道統歸於一也
君子之澤小人之澤俱五世而斬澤字休若作德澤教澤德澤教澤寧有斬之
之理卽禮記曰澤手澤之澤也如此看方於斬字有情
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是一失脚爲千古恨可惜可惜雖有惡人齋
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是再回頭是百年人可喜可喜（事命人君勿命人惡）
掩鼻而過爲今日蒙不潔耳一悟而去其不潔則可爲前日之西子者尚在也
惜哉西子何可使人終掩鼻而過可祀上帝以今日齋戒沐浴耳倘齋沐稍
解復翛然前日之惡人也危哉惡人可不鼓後力而日日潔修
過矣

予雖生平進修不力幸未至大失脚也曾爲詩二首以自勗之曰四十年來白
玉身莫將塵垢汚元神千秋萬古程途遠天眼人眸照鑑眞四十年來白玉
身快休拋棄穢泥濱生平勤苦知多少一旦丟來惜殺人
循理則無難事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
端也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故
者以利爲本順而求譜難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人
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
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治水治曆是天下大事又天下之難事循理而則他可知矣○二典命羲和曆
七政只是個苟求其故爲眞一篇只是個行所無事
問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曰良知即是獨知時此知之外

更無知誰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即是誰智者何如爲鑿曰拋却自家無
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何如行所無事則智大曰只從孝弟爲堯舜莫把詞
章學柳韓 作學御韓還是好的
問或謂以德報怨孔子說何以報德不如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孟子謂橫逆之
來君子則三自反夫橫逆怨也自反而仁而禮而忠不幾以德而報怨乎孟
子宗孔子者其言不同何故曰程子謂孟子有功於孔子觀此章信然孔子
說以直報怨孟子三自反正說以直報怨之前工夫蓋怨之一字是自家無
一毫不是而人以怨來施方可謂怨若自家先有不是而人以怨來施乃報
後誰復於吾親而加指摘即帶堯亦爲吾親而嘉悅其所全者大矣比舜之
施定理豈人無故以怨而施我乎孟子恐人先有不是招得怨來不尋自家
不是只怪人之怨我故說橫逆之來不可就認爲以怨加我想是我有不仁
無禮自取處及自反得有仁有禮了他仍以橫逆施還不肯怨他想我仁禮
之心猶有未能盡處及自反得思了他仍以橫逆施此方是他來施怨了我
則付之以妄人禽獸而不忍與之校也何等直也使無孟子之言則我有招
得之實而不覺止怨人之施怨以怨報怨認爲以直報怨蓋在三
自反之後三自反之功蓋在以直報怨之前故曰孟子有功於孔門大矣又
奚不同之有
禹稷顏回同道不是爲禹稷裒德全是爲顏子閭閻何也禹稷功在天下萬世
人皆知之但不信顏子能爲禹稷耳故孟子與禹稷並言與孔子許用之則
行同意
曾子子思同道亦是專爲曾子分疏孟子思義自可無議也曾子一主似乎
恕終無精推孟子信其與子思易地則皆然何以証之曰其干萬人吾往

臨大節而不可奪處信之
舜人豈非是孟子憤激矣焉亦非滑稽恢諧全是一腔惻惕側隱之心發爲憫
憐哀矜之口孟子之義氣發處正孟子之仁心露處若以憤激笑焉或滑稽
惑諧釋之爭千里矣 如此說纔方是直指知己
萬章上篇
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二節眞是出個夔夔齊
栗樣子令天下後世看 大有攷徵
人少則慕父母節是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的註疏
大舜眞是人欲淨盡天理流行
以懟父母非舜懟父母人見如是之子爲親者令底大倫無不指揷帝堯之心
必不快於譬酸一不告而娶再得有其告而事親者成吾親之慈延吾親之
後誰復於吾親而加指揷即帶堯亦爲吾親而嘉悅其所全者大矣比舜之
所以容智處即舜之所以懟側處總是得親順親終身慕親
問堯之知舜在克諧以孝烝烝又不格姦之後萬章又謂知舜後有焚廩浚井
之事何也曰自四岳薦舜時四岳已見其烝烝又不格姦矣此舜之過化也

伊尹先知先覺先正謂知謂知其事覺謂覺其理知字淺覺字深予謂知謂覺謂此事何也如人睡初醒覺也覺後之知知也覺字宜淺知字宜深故伊尹惟以先覺自任

伊尹章當看數天字二使字明曰方有頭腦尹既爲天民先覺天使之覺知斯民則堯舜之道天道也安得不樂于駟一介道義所在天命卽在安得不嚴天心厭亂有心欲治安得不應聘而輔牧宮造攻得罪於天天欲誅者又安得違天而貨軀身爲堯天工之身安敢不正而厚之而背厭亂割棄要湯爲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邶

天之道在堯舜樂堯舜之道也樂天也取乎嚴爲天而嚴也始聘不出在天意也三聘而出承天意也伐夏救民爲天而伐之也而尹一毫不自專皆曰天工人其代之尹鑒眞其人乎

舊看引伊訓一節似與上文不聯細味章內數天字方知引伊訓者極有情也

問堯舜揖讓者也尹樂堯舜之道何爲放伐曰放伐正放伐不堯舜者也伐一不堯舜者而眞爲堯舜者主世矣正見其有功於堯舜放一不堯舜者遂一變而爲堯舜矣尤見其有功於堯舜悠綿是善承天意有功於天

問子路不悅夫子見南子見公山見佛肸喜浮海及弼子服有主我得衛卿之言何爲卽告曰子路行行人也始爲行行於避世故見南子不悅見公山不其和也三聖各以己之所行爲道之至極至當者耳

初學先有伯夷風味方可漸識其他故孟子每於論聖先首舉伯夷

孔朱子嘗不清也但一清不足以名之也未嘗不和也但一和不足以名之也當清而清當任而任當和而和薄博淵泉而時出之故曰聖之時此之謂君子不器

孔子博博淵泉而時出之故曰君子而時中問何以故曰上律天時學而時習之

聖之時與時俗之時萬萬不同肯遠超時俗之時者方可議躋之時

纔說該濟世人便向徇人處做纔說該潔己人便向避世上做聖人之用心是

而人之會心處差也

孔子聖之時是而時出之孔子之謂集大成是博博淵泉○孔子聖之時者也

全體是一箇周易

一念有始終一言有始終一事有始終一生有始終其間都有條件文理故始終字要活看

三子不是全無智知淸知任知和不得如孔子性光無所不照三子之智譬之燈光星光月光孔子之智則如日光常周常照常周徧也

聖人之學非智巧者不能傳純王之治非智巧者不能奏自孟子以機變之巧爲無恥周子因而作拙賦謂道者類眞巧而尙拙奚濫以拙爲是以巧爲非也予則以爲不必然使昔所謂巢在大理邪周智巧正大理中之妙用所以成身者在此所以成物者在此拙特用之固聰明睿智而已昔所謂巢在人欲耶不惟智巧一毫不可用卽善呆呆蠢蠢之拙亦豈貴哉安可止曰巧也拙也而不辨所以爲巧拙者

巧是性中良知良能但一率其本然用之以作聖一拂其本然用之以作狂非巧之罪也用之者失耳機變之巧一轉頭便是孔子集大成之巧但惜人不肯轉頭耳

伯夷伊尹下惠與孔子天資本是一樣用功眞切與孔子亦是一樣三子得孔子一端孔子集三子之大成者只緣孔子智巧高出三子三子智巧釀孔子也又不是三子生來智巧不如孔子孔子巧智強如三子緣孔子天資高又多講學工夫所以智巧獨高所以得集大成三子天資與孔子一樣比孔子講學工夫則少所以智巧讓於孔子只以性之所近者爲當然偏向一邊去做也若使孔子不講學畢竟亦是聖人但不得爲大成使三子得同孔子講學決不以淸任和一德終炎品格如三子且不可少講學工夫況其下乎

孔子聖之時章是內聖周室班爵祿章是外王

班爵祿之制是一部小周禮全遵天子一句

朋友居五倫之末正以維持四倫之失補救四倫之窮如五行之有土五常之有信也蓋非土則木火金水不得生成非信則仁義禮智皆爲虛假友之不可無如此章布不得友得失在一身猶不可王人不得友則得失關天下矣如之何其可乎故孟子此章不是明朋友之倫實以醒地天之綜發亂反治大機權也勿區區止作友道看

章布友章布公卿友公卿侯王友侯王此儘足見友道之當惟侯王公卿樂道忘勢使章布亦樂道而忘人之勢方於草野可起沉溺之色於廟堂可脫喜慍之風於海內可示道義之師於後世可垂觀感之則此方可成友道之大故易之咸感北詩之雎鳩白駒人主蓋不可不知復云

咸同治道曰公卿法孟獻子小國之君法晉平公天子法兼天下不患不太平

下交賢人君子此人主之美也干求王公大人此士人之羞也上驕下諂因而成世道之否故孟子後上下多不知友道因循多不成世道光武之客星昭烈之魚水與夫臣山人之相忘令人千古不能不遐思也信乎友道之大也○卑褻忘勢必須眞得賢人君子方於君德有補吾道世運有光若知人不眞祇加小人流觴滋大故知人尤亟

問友章欲人君知尊賢之道也交際章又欲士人知貴貴之道也不然人君方尊賢下士而士人反逃倫避世或驕亢怍時如漢末黨賢之爲又非聖賢中庸之道矣○尊賢是天道下濟而光明貴貴是地道卑而上行交際章前半是交際中自有中庸道理後半是仕止間自有中庸道理孔子其揆也

榜樣也○問平公不以亥唐爲賢也何爲入坐飲食唯命既以爲賢也何爲不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曰彼蓋以亥唐雖有德可敬其材幹未必眞可用也故止以隆禮優貌示尊賢之意揚下士之風不肯虛心以委任耳使其委心而任事止平公面已成戰國之君子孟子皆是此等見識此等待法此戰

國之所以止于斯也故此章後不足于平公

不託章不貴養賢而貴舉賢

自問友至不見諸侯共五章書凡國之所以待士士人之所以自處者至精至的至詳至明孔子聖之時者也光景宛然畫出國君留神可以澤當時傳後世士人留神可以樹立格建事功不此之圖而泛言學術事功學非學而治不成治也言有徵據斷非欺人

在一鄉則爲一鄉之善士在一國則爲一國之善士在一鄉之善士即友一鄉之善士即友天下之善士不但此也古人爲善國之善士在天下則爲天下之善士即友天下之善士不但此也古人爲善於鄉則天下者若從而論其世皆可得而友也此可見德之不孤友道之大即滿流通無所不遍以前二篇都是上論古人實事此章乃其結語

漸進之說不通

鄉國天下之善士即今世古人詩書所載古人亦是昔之爲善於鄉國天下者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吾于當世善士則糾其失揚其善以心成其美相切磋矣于古人之差而正之即是古人糾失之友古人之德而贊之即是古人揚善之友古人未發而闡之即是古人自心之友古人欲爲未爲已爲未成者而代爲代成之即是古人成美之友誰謂古人無賴於我乎此之謂尚友此之謂神交

友鄉國友天下友古人總是欲完成一善

當與前面萬章問友章合看前章是友道流通上下關係世道此章是友道流通今古關係世道

有也

以理言人與物理同而氣稟以氣言人與物氣同而理異就異處觀見人道之尊就同處觀見斯理之大

告子不是以性爲惡亦不是以性爲善惡混其意以性中原無善惡人必爲善方可成善如是說則所爲與所性判然二矣故孟子以戕賊二字殿其爲字○仁義即性也告子不知故有紛紛之說○以栝棬比仁義告子亦以仁義爲美但不知仁義即性也爲仁義即盡性也

告子上篇

食色性也告子全不知性仁內也非外也告子全不知仁義外也非內也告子全不知義孟子先放過他論性論仁之譯止駁論義之謬望其一處解他處皆可解也此正循循善誘處告子乃甘心迷復孤負多矣

性也者心之體也情也者心之用也才也者心之能也人才原有大小大才可爲大善小才亦可爲小善才何嘗不善大才爲大不善小才爲爲小不善是人將本嘗之才作不善用了豈才之罪乎才情皆善則性之善可知

宋大儒有氣質之說暴棄者不免藉口其實才卽所謂氣質也氣質智固可以成天地之能氣質愚亦可以葆天地之朴氣質剛固可以任天下之事氣質柔亦可以免天下之非善用之氣質皆爲善也智用之於人欲愚用之於天理剛用之於爲惡柔用之於爲善是人壞氣質非氣質有不善也氣質且皆善則性之善可知

性無不同才則質稟不能不同者理之一也不能不異者分之殊也分雖殊總之皆爲善之資

昔人曾言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便是願天常生好人不然人性皆善天曷嘗不生好人只是人不行好事爾

天生萬物不齊總之皆欲備天用也天生萬人不齊總之皆使代天工也一物用之不善卽爲暴殄天物一人不爲善用卽爲暴棄天工

穢如糞可以生苗毒如蛇鱗虎狼可以入藥可以識天意矣可以知性善矣

如三說則人之爲不善者皆可歸咎于天如性善之說則方可責人之失其初望人之復其初人更無躲閃處

書曰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厥有恒性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觀此則性善二字豈孟夫子之創說也哉不過因而述之耳其爲千古鐵案無疑後之學者稍更一字則爲名教罪人無疑

觀麥麥之同可以知人之同人之形體皆同心同可知

口之於味有同嗜焉牙之於聲有同聽焉耳目口鼻並不聞師曠之音也目之於色有同美焉病者口苦並不嘗易牙之味也耳目病也或自憂或憐

人心之迷不然理義也其失其害較口耳目之病者爲倍矣盍知所以自憂乎盍知所以憐人乎不自憂是大愚人不憐人是大忍人

世上有快吾口者有快吾耳者有快吾目者雖道無快吾心者快吾口耳目者求得之快吾心者不知求情哉天下第一種受用竟不得一吐嘗也眞是醉生夢死生死堪憐

口耳目之受用其趣原污不長久且有禍患心之受用其趣高潔耐長久終身終古安享無窮

問世人求得口耳目之欲不惟口耳目快心亦快甚亦可謂心上受用曰否曰得遂其欲而快此人欲橫行人心惟危之心作主心喪矣安可謂心閒心何在曰快口耳目之欲時或見正人而色沮或聞正言而生慚或對上天神明面愁慄此乃道心惟微吾人本來之眞心也閒世人得快其欲正覺其快見正人聞正言對天神不亦不沮慚不愁也不亦快甚與曰且有他結局處何

戕伐故遠俗避案爲初學第一義愼勿曰居塵不染借境鍊心自誑而誑人也

三存字皆著眼存乎人者存字天理原自存也夜氣不足以存存字人欲失其存也操則存存字欲人知所存也

放其良心者心馳逐乎物也牿亡之矣物拘係乎心也心馳逐物時天君略有權在物役心時則大權倒授人欲心皆化爲欲矣故曰亡

且且每且也卽是每日鷄鳴而起孳孳爲利日夜之所息二息字專指欲息言生息意在言外物欲息處便是天理生處

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卽孔子所謂性相近也則其且旦之所爲有牿亡之矣卽孔子所謂習相遠也○平旦之氣二句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夜氣指天地之氣靜也平旦之氣指吾人之氣將動而未離乎靜也至人每于此研幾○論定理心宜主宰乎氣氣特供護乎心今心不能主宰乎氣反借氣滋養矣血氣之滋養者不能存焉不亦孤負此心孤負此氣也哉

平旦之氣浩然之萌芽也說夜氣旦氣是孟子令人知求氣勿暴氣善養浩然之氣處

日夜之所息靜也旦晝之所爲動也聖賢天理爲主日夜之所息是靜時天理凝旦晝之所爲是動時天理發世人旦晝之所爲是爲惡日不足也日夜之所息是人欲暫時休息聖賢爲也息也皆是世人爲非猶幸一息非其一息失之良可哀哉○問既有夜氣何不足以存曰夫之有夜伴人爲惡之稍息也若之反覆魂夢亦復紛擾天不絕人其如人之自絕于天何

陳白沙先生每日靜中養出端倪本於此章

聖賢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時時清明時時如神以造化言一歲有清明時一日有朋人當如生人敬仰山川猶以生色千古當如不死者其故何在何可不

好惡與人相近人字決指聖賢言鑒惟聖賢方是人其餘不得爲之人○平旦之氣二句情不離性也微甚危甚且甚之所爲則任其後來之好惡不顧且

晝之好惡突真是危者愈危微者愈微

不知良心消長與象論看萬物消長與象故有苟得其養一條物皆然心爲甚

故有操則存一條

操有操守操練二義惟能操守方可操練對放其心者言則操守意尤重出入

字亦根操舍來盡此心一出則爲人欲入則爲天理也無時見時時皆可操

心無鄉見處處皆可操心○此心一入天理存也此心一出天理發也出入

皆善出入何妨此就大聖賢養成說此章對喪心人說先令其操守復令其

操練決以入爲是出爲非也發透此章之旨方許讀到復二卦

不智章首節是若心存亡之由二節是國家勝負之由皆與上話義不勝竟合

看易之否泰二卦亦是此意

或曰易生之物不指植物即指動物如鳥卵之類暴即鳥母抱覆也寒即置之冷處也比舊說假有情趣請裁于知者

齊王曰與列國侯主奚孟子國手不止一奕秋也滿盤輸却其故何可不思

人皆欲生惡死不知人有眞生死有僞生死眞生死心之生死是也僞生死身之生死是也身之生死且可輕況養身之高鍾乎

試觀古來不死人其當年宮室妻妾何如試觀面今宮室妻妾人死後畢竟何如可令熟心一冷

人有舂舂唐唐草木同腐者有貴臭留譏爲獃已歸即孝子慈孫不能掩飾者有券人商如生人敬仰山川猶以生色千古當如不死者其故何在何可不

思有心人斷不肯使宮室妻妾斷送了一生

欲濟所識窮乏救爲宮室妻妾者滑濁有間突然失了自家禮義以濟他人窮乏恐聖賢不肯如此之顚倒也

聖賢欲濟人若令壞了心地卑了品格他却斷然不肯

係戀物欲決存不得天理顯盼世情亦存不得天理欲存天理須將物欲世情一刀兩斷

且且而伐檮之反覆全爲宮室妻妾之故也若知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安得至此

孟子謂萬鍾何加被盡謂宮室可以從此加美也妻妾可以從此加奉也窮之可以從此加悅也人情至此眞不容已不得不如此突小人眞是欲罷不能

孟子示一已字便是下手一字訣所謂纔肯回頭便是岸也

仁人心也非禽獸之心可知義人路也非禽獸之路可知舍其路而弗由所由

者禽獸之路突放其心而不知求所具者禽獸之心突人也由禽獸之路具
禽獸之心失其所以異禽獸者幾希仁人心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
知求之一隙在著知以求雞犬者而求放心則即此可以脫禽獸而爲人也
聖賢學問不過如此而已矣何也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做人不做禽獸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仁人心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
求底民去之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君子存之
惟有人的心方問得人的路故上文並言仁義下文單言求放心
聖賢學問教人致知知何在知求放心也此便是先知覺後知
世人奸巧作件都醒只不醒自家心是人心是禽獸心自家路是人路是禽獸
路眞是一片皮裹一包氣血幾塊骨頭饑能食渴能飲能著衣寒能縫暗慾
無補於時無聞於後生瑣生死枉死豈不可以捕哭流涕故孟子言其可哀
與孺子入井一樣說得路切奈人終不悟

四書記 孟子下 二十四

人之知求雞犬也得無以雞犬之養可以司晨守夜雞犬之宰可以爽口養體
乎寧知心無不照豈止一司晨之雞萬化主豈止一守夜之犬理義之悅
又豈止一嚐參之味也哉知求彼不知求此眞是大惑終身不能解矣
求放心是學問主意學問是求放心工夫能求放心總成學問從事學問心何
處放
問先學問以求放心乎求放心而後學問乎曰先學問而求放心是博文約禮
先求放心而後學問是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之意何如曰孟子之意示從
事學者知求心爲主也
求放心三字可以保平旦之氣完赤子之心此作聖之要宋儒明儒俱有發明
眞切者在朱夫子則曰試於未放之前看何如已放之後看何如復得了又
看是何如自然習熟此心不至於放又曰孟子教人求放心又欲擴充四端
於心之在外者要收入來在內者要推出去一部書皆是此意在主靜澄則
云耕晉之一念少差即謂之放終身不遇乃深於求粗言之一息還元即是
已求一知所求即不謂放在徐懋齋則云盡處學問之祖也只是心上用精
一工夫孔顏學問之宗也只是心上用博約工夫在徐筆洞先生則云心未
放而守之此純養之學問也將放而防之此慎獨之學問也既放而挽之此
普反之學問也四說可謂發揮無餘蘊矣
求其放心數放字俱指此心舞雕外物言是極不好字樣程子又言放之則彌
六合邵子又言心要弘放俱指此心流通天下言陸象山又言非金放下終
難湊泊不指放舍一切才情世味言此數放字又是極好字樣與孟子放其
心放字原另是一義判然不同指用之貫串解則又差之遠矣
無名之指章本宮箴管來與梧桐梓章本山木章來對一指則言心對桐梓則
言身一也
指之屈非疾痛害事心之屈則疾痛害事可知問心因何而受屈曰只是爲宮
室妻妾窮乏得我來縛糾纏面羞愚之狀不得稍展如此則豈不屈
若能人勿喪不若賢人即一行人乞人皆不若矣
不甘聲爾臧爾行人乞人之心偶伸一爲宮室妻妾富貴人之心常屈
桐梓何如養勿以斧斤伐牛羊牧此身何以養勿便旦旦而伐牿之反覆
求放心三字世人視爲拘苦甚不知放其心則心受屈於物欲心自失其生
機今求者正欲其伸於萬物之上也正欲得其生生之機也味伸字生字則
求放心爲最快最樂之事可知故求放心章後有一指拱把二章
世人養身不過以宮室妻妾爲樂文繡養其血肉有虧之身觀之身觀
信養其道德不朽之身此惟可與知者道故各章皆知字意是先知覺後知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形色即是天性
磨不可無楓舟不可無舵人安可無心敬以存心是安磨楓守舵舟舵也
耳目天官也其初亦蔽於後蔽於物則失其官而不可名爲官矣亦名之以物

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則心亦化爲物心化爲物其小可知故爲小人

人欲之於天理也始則蔽蔽之再則勾引之卷則攘奪之天君盡失其權矣雖

形體終何好

欲不爲小人也得乎

此天之所以與我者言耳目心豈天所與天與耳目令其聽從於心天與人心

令其主宰耳目心主宰乎耳目是先立乎其大者小者不能奪耳曰聽從乎

心是從其大體爲大人

問曰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大人先立乎其大同與何如曰謂大人先得同然心在

衆人之先也大人先立謂立心在未動之先也惟能先立乎大便先得我心

之同然對凡人言則曰耳對小人言則曰大一面已（）立統立也從依從也

惟能立大體斯能從大體故能成大人

先立乎其大則子思所謂存養未發之中小者不能奪則發時自然中節矣

儒陸象山先生生平得力在此當時說著有曰除了先立乎其大再無本領

龜山教羅豫章豫章教李延平皆令靜中看未發氣象而陳白沙先生每言

靜中養出端倪皆是此宗與支禪之靜又實判然不同尋靜而誤入支禪窠

臼則差若恐談入支禪窠臼非吾儒自有家珍而不知尋則終身不能入聖

賢之室矣畢不止在躋行數墨酬應世情有志者人自勗慎

荀子書有云耳目鼻口形各有能不相能也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

夫是之謂天君故君子淸其天官此荀子書最粹最確者可爲此

章註疏

又象山詩曰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發頭天外望無我宇宙人

斷除嗜欲想永撤天機障身在萬物中心在萬物上學人請三復之

發大體不惟愛大體小體亦各得其所從小體不惟不愛大體即小體亦難保

其安也如信不及請看存心人其耳目形體終何如從耳目之欲人其耳目

形體終何好

孟子以從大體爲大人從小體爲小人世人則誰知公卿大夫爲大人耳何也

以其爵以其貴也不知此特人之爵人之貴耳若以爵言貴言又自有天爵

良貴之眞正大人在也

忠信不在仁義外即是眞仁眞義此性善也樂不倦此情善也惟能樂之方能

他之令聞廣譽俱從此生令聞廣譽是道德品望非世俗聲華○孟子本意

不是使人有天爵良貴盡棄人爵不爲公卿大夫是見惟有天爵方可感召

得人爵方可膴受得人爵即無人爵皆世自有任其者在我未嘗無天爵

良貴在也

欲貴者不過欲爲公卿大夫食肥衣輕披文繡耳不知人能于我亦能孚我到底

非長久之物自我原有大於公卿大夫者在原有美於膏粱菲於文繡者在

嘗謂不公天爵人爵不免分而二矣○天爵人爵合一天下自然治平天爵

人爵差謬天下必至危亂天爵人爵顚倒天下必至喪亡自古至今驗之一

毫不爽

收天下奉歸之肝肺是他仁義普吾心之眷通之技癢則令聞廣譽施於身紫

揚詩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人爵即是天爵公卿大夫都是代天工者自後世舉錯

仁不仁在自家心上說仁是天理不仁是人欲此是以水火判此心理欲消長

機當與下論克復章參看

終亦必亡而已矣言人爵不能安享而亡也是棄了天爵人爵無結果處亦終

必亡而已矣言人欲不能安享而亡也見喪了天理人欲無結果處

脩天爵要人爵得人爵棄天爵世人自謂伶俐太甚白孟子若則可謂遠之甚

矣但也惟有天爵方好享受人爵既棄天爵恐無以享受人爵者則人爵終亦必亡而已矣能空空終享哉說到此眼不得不爲之開脗不得不爲之寒念不得不爲之轉也既明知棄天爵而人爵必亡則雖欲棄天爵而有所不敢矣此孟夫子一片苦心

亦終必亡而已矣不是天理亦終滅亡彼不仁者恣情縱欲亦甘心蹈其滅亡也曷足喚醒其心彼與不仁之甚者自謂勝了天理人欲可以安享而遂其不仁矣不知使人欲勝了天理人欲亦終不能安然享也亦終必亡而已矣說到此欲不得不痛眼又不得不爲之開也雖欲不爲天理作主人有所不敢矣此又孟夫子一片苦心

從來君子勝小人如水勝火然以一君子敵衆小人猶以杯水救車薪之火也不加則已加之亦不勝火此衆助小人之甚者也然終亦棄了君子而小人得終享富貴者能有幾哉故曰亦終必亡而已矣

四書說 孟子 下 二十七

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何如可以便之熟曰當使日夜息兩露滋勿使聲斤伐牛羊牧

一篇書都是孟子示人啟與規矩處不知學者肯志於啟與規矩而不相孤負否此一篇書之結語也言有盡而意無窮辨此篇予亦是多言矣雖然亦只舉一隅請會心者三隅反焉

告子下篇

飲食男女人事也其中原有天理爲之節文所謂飫聞衛賢人事中天理爲主人事方成人事作人丟過天理而單言人欲將使人欲勝而天理亡人道同於禽獸而不可救藥矣○任人是本于告子食色性也來孟子前篇論易牙之味曉蹴篤豆口腹音聲俱是破他食字妻妾之奉俱是破他色字○試看從來棄了禮義食食好色的人食色能安事否到底能無厭否自家心能不慊怍悔恨否便知人欲天理輕重之分矣

此章當與仁之勝不仁章互看

告子任人人可殺言可火何也證前于人心性道者不小也

此孟子料別理欲消長關係正自不小不可止作辨論看與前一篇俱是道性

舉曹交章以下至此篇末是言必稱堯舜也細味之自見

九尺四寸以長交非自尊形體正恐負昂藏耳

若論堯舜才幹事業人人生來都有然堯舜之所以爲堯舜却只論心體不在事業才幹上論也章內數爲字數箇已矣字

徹宜者服

徐子徒是一事堯舜事事都照管不全體便是堯舜他堯舜洞察弟之本源惟堯舜妙察弟之作用惟堯舜則舉弟不陷于偏小惟堯舜不拘泥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問堯天子也人何能皆服堯之服曰堯之服古昔勿徇時尚而堯之服典則昔勿徇便堯之服中庸昔勿拘泥便是服堯之服

問行堯之行可矣何必拘拘服堯服而堯言曰服堯之服而不誦堯之言是行堯之行者張本服堯之服而不誦堯之言猶不敢必其行堯之行則不服堯之服不誦堯之言者其不行堯之行可知若曰吾行堯之行何必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自欺欺人甚矣

從前若無聖賢雖道我自不做聖賢而既有聖賢且依他榜樣做省力許多若曰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非鄉愿之譏俗則無忌憚者之亂談也

假館受業交以道在孟子之身在孟子之門脫道有定在有方所矣蹉過處決多孟子說道若大路見隨處有道隨人有道不可定在拘方所限也與天而言或無行不與同一直捷指點見孟子滿腔惻隱若曰交求道不誠孟子拒之理淺多矣

任人曹交二章原互相發堯舜是禮重的樣子桀是食色重的樣子○人若一
重食色將綁兄之臂摟人處子哀安能徐行後長服堯服而誦堯言
人皆可以爲堯舜平王作小井時亦有大舜慕親意思後來不終所以爲萬世
罪人故孟子稱大舜終身而慕
宋牼見生民治亂世道安危全在罷兵不罷兵孟子說罷兵不罷兵全在利與
仁義蓋上下一心在利兵雖暫罷將復興也若心知仁義不言罷兵而兵自
熄罷矣此是徹底抽薪不是湯湯止沸
不咎不用賢人不咎用賢不盡其道而徒咎賢者無益人國從來衆人之識如
此世之受臏有淺深猶人受病有久近不論病之久近遽望一劑而愈不用
病醫者之無術從來賢者於世亦如此○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若使
衆人識則亦衆人而已矣
五霸自以爲有功於三王今之諸侯自以爲有功於五霸今之大夫自以爲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功於今之諸侯其實皆有罪而不自知孟子一一點破不惟是定罪案亦
是開其良知且示後來勿亂其趨向其有功於世道人心不小
以五霸爲三王罪人則三王之眞面目方不掩以今之諸侯爲五霸罪人則五
霸之眞面目方不掩
綦毋五命言有關係即使三王垂訓不過如此但五霸有其言未必有其事有
其事未必有其心此所以爲五霸也假如五霸言如是行如是心如是裏裏
終始如一則五霸即是三王
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其下愼子二章乃其註疏二十取一與許行之
見固故不可行
堯明堯也即所謂見眞也執執守也即所謂守定也見眞方可守定
魯欲使樂正子章與大學秦誓一節中庸舜其大知一章參看
魯欲使愼子二章是爲將道理使樂正子爲政章是爲相道理自圭二章是取
民治水道理總本於此心之執持尤本於此心之透徹故有君子不死一章
所就三所去三君子遭際不同此間皆有天意故下章有天將降大任之說
忍性性字非食色氣質之性即是仁義禮智性善性字盡人在困阨田地不惟
一切世味不得如意即自家天性良心發動爲境所阻勢所限雖是天性良
心分毫不得直遂只得隱忍自信然性光雖從此少斂性分似從此少欠而
性體可從此愈透性機可從此愈熟一忍之所全者大矣所以曾益其所不
能
孟子從來不肯以食色氣質爲性
曾益其所不能非有加於良能之外者也是從動忍心性中透出天然自有之
能其能無窮無盡無方無限故能爲大聖能爲大賢能爲明君能爲賢相成
天地之能
生於憂患非生於憂患之境而生於憂患之心心不憂患憂患不能脫也死於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安樂非死於安樂之境而死於安樂之心心懍安樂安樂可終保也可見安
樂憂患皆天所以愛人成人眞善承天者無往不生不善承天者無往不死
張子曰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發揮至矣
天困苦人乃是愛人不厚之教誨亦是體上天之心以愛人二章之意互相發
明不厚之教亦是教誨孟子眞無行不與矣
告子上篇是孟子之內聖告子下篇是孟子之外王總是體天降大任之心以
教入井之孺子故盡心章言知天事天本此
盡心上篇
盡心章心字性字天字身字命字俱是本體盡字知字存字養字事字不二字
脩字立字俱是工夫首節是明次節是誠末節是明誠至其極通章俱遵朱
夫子惟盡心知性處則依羅近溪之說爲長
天是人之天人是天之人人有此性有此心有此身皆是天之命我而爲人者

皆是天之命我爲人而爲三才萬化主者人欲爲此一大事須是將一切世情盡情割舍用全副精神併心一路研究探求工夫既眞既苦自有豁然貫通洞見性體時候能知本體自知本體根源則形神皆天物我皆天天人不二自然有罷手不得光景但此只是悟門始開工夫稍覺不免入狂更須愈加謹凜愈加乾惕照管此心令其常在涵養此性不使牿亡便是勒天之幾便是祗承上帝能知能事能事愈知知崇禮卑眞純妄化眞覺形有去來神則常在天命夭不難遷還造化天命壽何妨久代天工吾之一身食息起居視聽言動悉是心性悉是天命稍有不格便是心性有走作處天命有違越處故不敢不密密脩緝以俟天壽自然到此田地則身心性命渾是一團天理謂之眞人可也謂之天人亦可也謂之人中之天亦無不可也故曰立命其實非玄非遠人人有分個個可成

盡心非是滿心之量有淨盡踢盡二義蓋淨盡心體踢盡心慮是盡心一旦豁然心有眞妄性惟一眞心故曰存心存卽是性故方曰養

夭壽不貳何事能貳舉一夭壽他皆可知

曰脩身以俟見學問到手雖一身小小言動亦一毫不敢放鬆立命不止立一己之命齊家立一家之命治國立一國之命平天下立天下之命教萬世立萬世之命其實自家之命是大根本立命從此起手

有言先知天而後事天者有言先事天而後知天者有言知與事一時並進者隨其功力所至俱可漸次俱可作據不必執此非彼也

據孟子之言畢竟知在事前

諸莫非命也章恍然有覺不惟世人眼睛自家數十年來亦不識命字今方解之蓋不獨仁義禮智命也卽形骸肢體亦命也不獨形骸肢體命也卽綱常倫紀亦命也又不獨綱常倫紀命也卽身之所遭吉兇禍福壽夭窮通莫

命也仁義禮智是性命形骸肢體是身命綱常倫紀是命之流行兒輩區區

壽夭窮通是命之顯赫總是於穆不已總是天之有心總是天與人未嘗有二眞如父之生子其心刻刻常在子身然父母於子猶有治命亂命之分天則極公平極的當極分明其命似正原無一毫差謬只是人要順受其正順受是身心倫紀一循天理卽遭遇不齊一毫不敢希望怨尤然不知命安能順受知命則是天之生人命以心命以身命以倫當原欲我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卽遺際不齊總是提醒人處總是成就人處原非欲人小小結果自甘敗亡已也自甘敗亡是人負天心辜上天生人之意故戰兢保護此甘不肯一立歧腸徹底入世一遭何地人非盡道而死生順死安方可還天方爲天之正命不然桎梏而死謂刑罪相當者耳如近時楊璉遣南星周順昌諸君子雖死酷烈亦立歧腸死桎梏非是比喻只是舉一隅命人以三隅反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何嘗非正命也哉

知命就是盡心知性以知天彼方欲存心養性以事天安肯立歧腸之下盡道就是存心養性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

求則得舍則失何嘗枉了此求故曰有益於得縱饒求之有道畢竟得之有命不知枉費了多少心力故曰無益於得○求之有道二句原不相對道字不必看得好卽所謂方法也人雖有多少智謀天卽有一定主張故曰求有道得有命

世人不肯身心性命上用工而甘於立歧腸死桎梏者何故只是一切世味念放不下耳故每日營求在外忘却在我孟子此章將理路世路滋味剖判明白令人並心一路○求身心性命者求必不享富貴利達求富貴利達者卽忘却身心性命矣

萬物備於我何必求在外求仁莫近求在我者

萬物節是天然之本體反身節是得力受用號恕節是下手工夫

萬物皆備於我矣則性也天也命也道也昭昭而示人奈何行之者不體認則
雖行而不著矣習之者不體認則雖習而不察矣此所以終身由之不知其
道者衆乎既不知道自然爲機變之巧無所用恥而不若人矣安得爲之開
其目醒其心不使之顚倒錯亂于醉夢中乎

一求在我則心可證而存矣性可知而養矣身可脩而命可立矣萬物備我反
身誠而樂矣行著習察可樂道而忘人之勞矣一求在外則不免立慕騰也
犯忙趙也行不著習不察爲機變之巧而無恥也途徑如此分明人何不開
眼著慎步

行不著習不察即下章無恥人何也彼一心機變之巧何暇行著習察

盡心章言天人一貫之學莫非命也言君子所以合天小人所以悖天○求則
得之章直從一求而判君子所以作德小人所以作僞萬物備我章眞作德

心逸日休矣行不著三章眞作僞心勞日拙矣心逸日休光景安得不思慕
古人故有古之賢王一章心勞日拙安得不矜憐今人故有謂宋何段一章

賢王好善忘勞賢士樂道忘人之勢所以成唐虞三代世界士皆爲機變之巧
不知用恥所以成春秋戰國世界

所謂者在德則不知權勢之可樂也所樂者在義則不知權勢之可樂也安得
而不豎賢下文不失義不離道得已不失道都從此來說古之人正以激今
之人

文王之世教化明民知爲善培植厚爲善有資用舍藏爲善不枉駭舞神爲善
終有結局故人與起甚易必待上人如此世道如此方始興起誰人不能亦
何足貴恐世道不可必自家將與草木同腐矣眞正豪傑豈肯以此自待待
世○舉一文王舉聖可知此孟子舉一隅處以凡民豪傑判興不興之局者
正是以興不興定凡民豪傑正是激隅凡民

自覺欲然是有得於尊德樂義行著習察知萬物備我者也豈下達過於機變
之巧求在外者之凡民

殺不怨利不庸遷善不知所過者化也所存者神自在其中所過者化大本普
爲達道一而貫也所存者神達道源於一本貫本一也一而貫即易無體貫
本一即神無方天地以敦化而妙川流王者以存神而行過化眞是一理一
機故曰同流此即曝鰓如也之實緒者安足語此

仁言章往皆錯看作一串無分曉仁言句對無位立言者說欲其施行實事猶
勝慈空言也善政句對有位治民者說欲其興起敎化猶勝急功令也故下
文再叮嚀於有位者意良深矣○味上節人人字下節得民民字則上節
屬立言者下節屬治民者無疑

親親吾身仁矣敬長吾身義矣達之天下則使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仁義則在
一世矣此章不止是明性善全欲人知性善而盡其性○王陽明講良知不

單指良知全重致良知致之一字本孟子達字來

以親親長長之理而爲言此仁言也不如以親親長長見諸實事而爲仁聲以
政令使人親親長長而爲善政不如以敎化使人親親長長而爲善敎

爲物不貳生物不測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者天也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隨
通天下之故者易也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異深山之野人者幾
希聞善言見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者舜也無知空空叩兩端而竭
者孔子也聖賢眞是化工之筆寫出本來面目令人看

周子悟此機竅只指靜虛動直四字發揮道

無爲不爲潔乎身也無欲不欲潔乎心也身心既潔更有何事故曰如此而已
矣

先無爲後無欲是由粗入細工夫孟子所謂不失赤子之心者如此陽明所謂
致良知者亦如此

德慧術知作四件君性有德故知慧術是好的孤臣孽子亦偶舉疾疢中一隅
容悅容謂君容具身悅謂自家喜悅比患得患失富貴之徒也安社稷爲悅則
以功名爲心矣天民是道德之士猶待人用天下方被其澤正已物正之大
人則無所待而仁覆天下矣天民似伊尹之類大人則孔子是已
三樂一在天倫一在身心一在教化皆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主天下
際遇耳何足動心
王天下富貴極矣王天下不與存其他可知
舊過三名公俱爲予講此章曹茂搢先生諱樹聲 山西人 曰教育從此身來此
身與兄弟俱從父母來所以便父母安者孝也使兄弟和者弟也仰不愧俯
不怍正所以成此孝弟樂育英才亦以孝弟爲教育書稱立愛惟親立敬惟
長有子謂孝弟爲仁之本故此章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爲第一樂○南
二大先生 錄居易初稿 八 曰仰不愧俯不怍是學問用力處亦是學問得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處所以安父母宜兄弟者在此所以教育英才者亦在此此處得力所以父
母兄弟英才一齊穿紐總完不愧不怍○祝懷服先生 諱世禄 四川 人 曰仰不
愧俯不怍僅成一身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僅齊一家必教育英才方大有補
造於天下萬世試觀楊墨猶猖猖詐子淳于髡陳仲子諸人何人當日誰不是
英才止因不經聖賢教育所以流禍天下使得一二部經聖賢教育則人人
皆是君子皆有補於世教生民教育不教育此天下萬世治亂大關頭豈可
止與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仰不愧俯不怍者一例看故孟子以此爲煞尾○
予按三說俱有至理俱可互相發明嘗之於此以俟來哲
三樂君子家庭就是處廣身心貫徹天人教澤流通宇宙看來此王天下者不
少分毫故王天下不存正王天下止說富貴之極若說行道于天下則君子
亦樂之矣
一樂孟夫子之所以自慊也二樂孟夫子之所以自信也三樂孟夫子之所以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自寓也
孟子育英才即孔子思狷狂猶意
欲之樂之都只是性之作用根心生色不加不損者則性之本體也
天命之謂性天以此理與人完完全全人人具足即仁義禮智之性是也此仁
義禮智之性原是吾人大主宰吾身眞命脉可以根心生色施於四體可以
大行可以窮居只緣世人不知斧斤伐牛羊牧將此天眞牿亡喪失自家分
內不能受用也只是求樂於外看得富貴功名大重得則揚揚失則戚戚束
倒西轉一隨世波所謂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也孟子提出君
子定性樣子與人看說廣土衆民澤可遠施君子雖是欲之所樂還不在此
就是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雖是樂之所具眞性亦不在是是大行
也于其性體毫無所加即窮居乎于其性體亦毫無所損其不加不損者何
故蓋此性體乃是生來天與本分一定不爲勢分所移的君子將此不爲勢
分所移的性眞存之養之無爲不爲無欲不欲所謂立天下之大本也本立
道生卒面盎背四體盎是天則自家分內受則不盡更何問身之大行與窮
居哉此即所謂定性即所謂不動心即所謂立命
問大行何以不加窮居何以不損曰皓皓庸空一月明天下人賞之如此明無
一人賞亦如此明只恐自家原不是月
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則不以生存不以死亡可知
大行君子欲之樂之爲世道耳窮居世道無關君子之爲君子自若也何也性
體原無損也
君子生來原與人同何以獨根心生色若此其故不可不思
一聖學也水狀之可也山狀之可也日月狀之亦可也蓋任舉一面狀之
登東山小魯登泰山小天下當日實有此事亦未可知故孟子引之以証聖學
小魯小天下孔子之上達也自平地而登東山登泰山孔子之下學也至上達

則不獨山可狀矣又若海之水乎觀海則難爲水矣遊於聖人之門則難爲
言矣
欲知夫子之性道先觀夫子之文章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一也容光
必照貫也
等孔子於東山泰山之上則孔子如海之難爲言也尋孔子於寸竇則人心皆
有孔子之淵與客光也只要下學而使成章成章而上達
水非海也盈科而行放乎四海水卽海矣人非聖也能成章而達人卽聖矣
遊聖人之門者皆言從孔子矣吾謂欲從孔子登東山泰山觀小魯小天下之
光景先觀自家牛山之斧斤牛羊飜否欲從孔子觀四海之潤先觀自家抇
丸例之非曾及泉否欲從孔子觀日月之容光先觀自家充實之光輝有否
如是方是成章方許從孔子遊問如是恐學人不能日是不難且請自鷄鳴
而起時孳孳爲善既可爲舜之徒何不可爲孔之徒不然孳孳爲利爲蹠之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徒何顏而遊聖人之門
鷄鳴而起二起字卽起身之起二爲字卽作爲之爲念頭自在其中此時因看
路不分明故走路不免有差錯提一聞字見此處有岐路提一知字恐此處
或忽畧
一日有鷄鳴孳孳爲善今日之鷄鳴固可幸也而來日之鷄鳴倘可恐也孳孳
爲利今日之鷄鳴固可悲也而來日之鷄鳴倘可轉也曉夫每日一雞鳴幾
人可負此雞鳴
先師馮子有善利圖說發前聖所未發學人幸一留神
爲我是執古之學者爲己之說也發憂是執仁者愛人之說也執中是執允執
厥中之說也在三子本心自以爲究心道理有功世道原非有心觕世只緣
學問不精見道不明不免以近似爲眞所以流禍天下後世得罪聖人之門
耳孟子不止是辨而闢之正是憚而避之所以承三聖者在此所以肖英才
者在此所以開萬世者在此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
萬世開太平者在此所以參贊化育與天地同流者在此所以位天地育萬
物者在此所以與天地參者在此所以與天地合德者在此所以與天地同
其大者在此所以與天地同其久者在此所以與天地同其無窮者在此
醫之醫楊子自家感熱疾因服寒劑而愈遂信曰天下疾惟
投以寒劑而死者多矣墨子自家感寒疾因服熱劑而愈遂信曰天下疾惟
此熱劑可治乃楹投以熱劑而死者多矣子莫執二子之偏執殺人如此乃
用一半寒劑一半熱劑從此醫之道全而生者多矣不知不問疾之寒熱泥
而投之而死者愈多不惟病者苦無回生之路而三醫亦無救人之術也孟
子神醫也一見三子之迷謬若此病者之陷危若此因喟之曰三子之方執
之皆殺人矣變而通之神而明之皆可生乎人也豈止舉一而廢百哉變而
通之神而明之即所謂執中之權
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有二端其一是急於得富貴不知道義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幾人不爲爲我雖愛執中之說所悞乎信乎主持世教不可無人
其一是急於窺善不免以近似者爲眞
人性皆善其善也亦如口腹之於飲食也聖學不明名教無主人心饑渴甚矣
造之以道掘井也深造之以道掘井九仞也直至取之左右逢其源則及泉矣
泉源在地義理在心砂石泥土壅之不見淵泉氣質物欲蔽之不見義理去其
砂石泥土源泉則沛然矣去其氣質物欲義理則沛然矣不見源泉砂石泥
土之未去也不見義理氣質物欲之未去也
問及泉光景曰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
頭活水來
雖及泉然不可無防護工夫問何如曰一泓清可沁詩脉冷煖原來只自知流
出西湖載歌舞回頭不似在山時
問掘井之法曰廣庭掘之以精一便沛然若決江河孔門掘之以博約便小德
川流大德敦化

勤問答。看來答問亦不可忽如時雨化成德遂材私淑那一件不從答問
中見

有如時雨化之者見教之神有成德者見教之普有遂材者有答問者見教之
恕有私淑艾者見教之道總是天降下民作之師以助上帝

放君之局一變而爲簒弑再變而爲篡弑卓吾謂後世即有伊尹之志亦決不可
爲放君之事也 詩世堂書

王子孰與公孫丑同一主意惟尚志仁義之事君子方能爲君爲子弟造福也

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看世人是如此居惡在仁是也路惡
在義是也自家處又如此大人之備即爲物備我之備

天地感物之心是父母成子之心

士雖尚志非其有而不取亦不肯慣激過當如仲子無君臣親戚上下也觀大
於不可已而已條指作事言於所著厚薄條指待人言進銳條指宅心言

舜處人倫之變而盡其道仲子之失不待言而可知

君子之於物章見聖賢經綸有序而不容紊知者無不知也章見聖賢經綸有

四書說 孟子 下 四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序

待人而豕交獸畜也固爲無道令人以豕交獸畜相待也亦爲可羞是以君子
諸君不知所以成戰國春秋

盡信書不如無書不是欲人不信書也是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
是爲得之

要而不容泛

盡心下篇

親親仁民仁民愛物此經濟定序也即所謂要務堯舜知此所以成唐虞惠王
盡心下篇

血流漂杵是商紂之人離心離德自相殺耳非武王之殺人如此也戰國君臣
諸君不知所以成戰國春秋

諸門武王之殺以便己私故孟子並譬言抹殺其人大矣

觀百姓若崩厥角稽首則非武王之殺可知

風俗最易移人伯夷從一世頑懦風俗中以廉立自當故能以兩袖清風廉人
頑立人懦下惠從一世薄鄙風俗中以寬宏自裕故能以溝壑自奉風敦人薄

寬人鄙原是自家不貴以頑懦薄鄙自甘所以能師百世

私淑艾兼上四條說淑之而時雨化成德成淑之而達材成淑之而
艾是明知

開其風而頑廉懦立薄敦鄙寬二聖人之盛眞百世常在二聖人之權眞百世
常尊所以如此者只是不肯甘心流俗污世能循故也而今全副精神意向
汨溺流俗污世中無怪草木同腐矣
頑可廉懦可立薄可敦鄙可寬信乎人性之皆善也信乎德不孤必有鄰也信
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人廩自齊何如耳
愛心惻惻慢于蚤小見非毀之來雖聖賢亦不能免肆不殄厥慢亦不殛厥問
見非毀之來於聖賢亦無所礙
牛山之木嘗美此心活潑之關山徑蹊間童牧此心通塞之關心欲長而不窮
也當知用一靜字心欲通而不塞也當知用一動字靜謂人欲淨盡動謂天
理流行噫非有味人難與論斯旨也
問何如此心可以介然用之成路曰請與天地聖賢時相往來何如爲問不用
曰只因詩書味短聖賢面生

紫陽詩曰昨日上巖當面立今朝竹廠向陽開此心若遣無通塞明暗如何有
去來黃山谷曰人胸中久不令義理澆漓則谷塵生其間鄙鄙則面目無光
對人則語言無味士人欲不俗其心也請於斯語留神 其入聖之首
問何如斯可以拔去己心之茅曰勿舍自己之田而芸他人之田也問再當何
如曰請再與大夫之賢者士之仁者共拔之
命當聽其在天性當盡其在我口之於味也五句世人誤認爲性而求盡焉不
廢而絕之但未來希想當前态即過後留滯此皆所謂欲也故孟子令其寡
知此間得與不得有天主張不可謂之性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仁之於父子
之周子令其無之非是欲人斷絕其事只是欲人潔淨其心
問既是人欲孟子何不直言無欲而言寡欲曰對多欲人先令其寡尚覺爲苦
也五句世人誤認爲命而推諉焉不知此皆性分固有職分當爲不可謂之
命也故君子不謂之命首節是君子醒人認性之差次節是君子醒人認命
之差
本非性也小人誤以爲性故君子不以爲性本非命也小人誤以爲命故君子
不以爲命性也命也一如小人所見則人欲橫流天理漸滅人心既不成人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此正所謂循循善誘處
寡欲二字是孟子教人權宜方法原非絕頂之談世人不知咸曰欲不可無也
亦不可多也故寡欲是絕妙方法此左袒人欲者也不知寡欲田地豈學人
安身立命之境乎俗儒邪說害人心禍世道者不少
狂狷不在人情世道上留神鄉原不在人心世道上留神只在人心世道上留
神只在人情世態上留神心分邪正品分眞假世分治亂○狂狷於中行分
偏全分生熟鄉原於狂狷分邪正分眞假
孔子取狂狷非謂狂狷爲駐足之地也正欲其從此而進於中行耳其惡鄉原
也非終拒之化外也亦望其或變而爲狂狷耳又非止惡一鄉原也正恐人
人皆化爲鄉原
今日爲狂狷固小有功於堯舜將來爲中行尤大有功於堯舜故孔子思其人
爲堯舜之道計也使一鄉皆稱爲原人一人是堯舜罪人使一鄉皆化爲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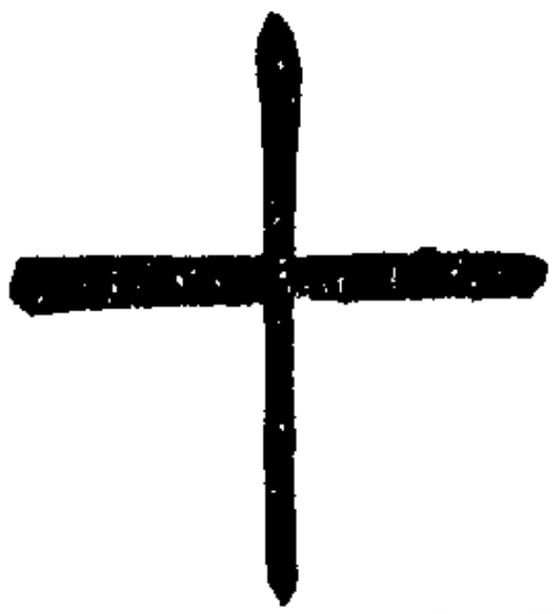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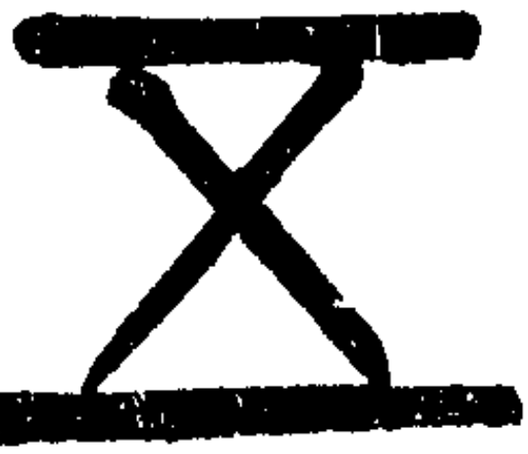
人人人是堯舜罪人故孔子惡其人亦爲堯舜之道計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今日反經不必辨揚墨闢佛老惟是易富貴利達之習使爲
道德仁義之歸天下自然太平
惡鄉原爲其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則狂狷之可與入可知故下章直指堯舜
正統所在
有道體有道脉有道運有道統何謂道體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夫婦愚不肖可
與知能天理流行隨在充滿是也何謂道脉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賢者識大
不賢者識小之類是也何謂道運一治一亂一晦一明是也何謂道統使道
體散之天下者會之一身道脉隔之世代寄之文獻道運統籙之聖賢担荷
明亂而治是也故道體偏之人人道脉寄之文獻道運統籙之聖賢担荷斯道之思立外不苟之志則
見知羽翼道統者也總之使此知之不昧者也孟子在子
思爲見知在孔子爲聞知然而二句孟子非專指自家正恐自家統緒今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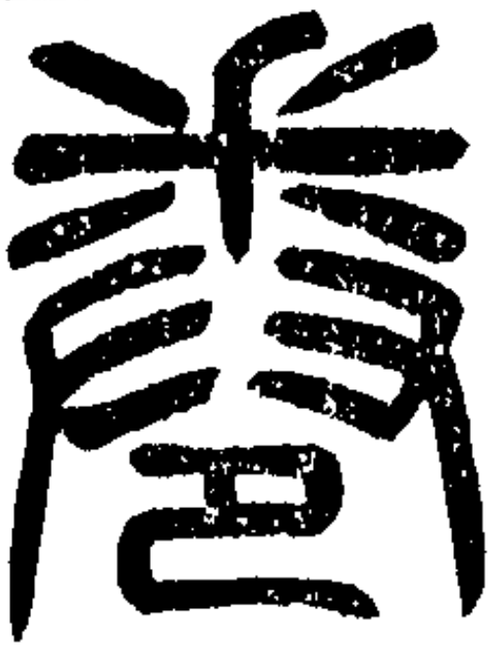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目前無見知將來安得有聞知上何望當時下何望後世
見而知之聞而知之之字不必說得深遠抑孟上首章對梁王所揭仁義是也
自堯舜至孔子中間相傳只是純然仁義不雜一毫利欲人能于此見得分
明便是見知堯舜之道聞得分明便是聞知堯舜之道孟子一書主張在是
學人宜從此求知不然總多見多聞正陽明先生所謂個個人心有仲尼自
將聞見害遮迷
與孔子時地相近孟子自幸則然其實隨地可担道統何必鄒魯隨時可担道
統何必孟百上顧自立何如耳世有譽人我固當爲見知世無譽人我亦當
爲聞知總不可醉生夢死孤負此知先生無待前後具千古宇宙之上自有胸次自可擔荷此世
有孔子不可無孟子有孟子不可無程朱薛敬軒篤信程朱眞是我明一砥柱
周程朱薛以前非無哲人維持道統周程朱薛以後非無哲人維持道統惟至
周程朱薛而統於一聽此滴滴孔門眞骨血也謂有志有識者尙論之

按先生此說非徒摭章摘句實以提醒人心內聖外王之學具于簡端願讀是
說者想見先生之胸次與氣象肯毅然荼担荷斯道之思立外不苟之志則
此說眞口與後學之階豈特訓詁而已耶







御纂周易折中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
欽定三禮義疏
御纂周易述義
御纂書義折中
御纂春秋直解

四書是訓書目錄
卷一
大學中庸
大學
學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格物致知
帝典
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瞻彼淇澳
於戲前王不忘
聽訟章
桃夭
秦誓
生財有大道節
府庫財
畜馬乘　百乘之家
卷二
中庸
射有似乎君子節
順乎父母

嘉樂君子
宗廟
諸侯大夫士庶廟制附
饗
武王末受命
追王
祭以大夫
三年之喪
卷三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春秋
脩其祖廟
宗器
設衣裳
序昭穆
序爵
辨貴賤
序事
旅酬下爲上
燕毛
奏其樂
郊
社
禘
嘗
卷四
體羣臣
柔遠人
賤貨　薄來
厚往
朝聘以時
朝
日月星辰
禽獸居之
蓍龜
維天之命
禮儀三百
宋
在彼無惡
潛雖伏矣
卷五
論語
千乘之國
節用

思無邪
大車無輗小車無軏
損益
徹
揖讓而升下而飲
繪事後素
管蒯
灌
子入太廟
射不主皮
告朔
反坫
木鐸
武
居上不寬

卷六

幾諫
治賦
宰
帶
與之粟九百
簠
神祇
簋
豆
成于樂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師摯之始
關雎之亂
教
溝洫

卷七

麻冕純
拜下
門朝位堂
揖所與立
趨進
執圭
享禮
私覿
緇衣羔裘
佩
非帷裳
布

齊必變食
沽酒
羣祭
席
鄉人飲食
鄉人儺
侍食
君祭
式
負版
卷八

社稷
會同
元端
章甫
相
足兵
年饑用不足
徹
折獄
能使枉者直
衛君待子而爲政

農
圃
富之
教之
必世而後仁
冉子退朝
宗族
不恆其德
占
及其使人也器之
老
卷九

老公殺公子糾
公叔文子
君子思不出其位
問陳
俎
夏時
周冕
鄭聲
吏
侍于君子

邦君之妻
不學詩無以言
改火
微子去之
亞飯三飯
魯公
百姓有過在子一人
權量

卷十

孟子

移民移粟
斧斤以時入山林
五畝之宅
匹婦蠶之
稅斂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
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脯
簫
作之君作之師
巡守
省耕斂

補助
師行而糧食

卷十一

明堂
仕者世祿
澤梁無禁
罪人不孥
國人皆曰可殺
雲霓
鼎
市朝
關市
夫里之布
孟子去齊
坐
小丈夫
疏衰之服
簞食之食
居廬

卷十二

夏后氏五十而貢節
野九一　國中什一

圭田　餘夫
方里而井中爲公田
丈夫之冠
毋命之
豐穠
牲殺器皿衣服不備
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
春秋天子之事也
卷十三
律呂
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卒于鳴條
杠梁
湯執中
卷十四
天之高也節
天無二日
天子一位
君一位節
公一位
卿一位
大夫一位
士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節
代耕
耕者之所獲節
庶人不傳質
皮冠
旃
旂
旌
卷十五
弟爲尸
霸
葵邱之會
束牲載書
寶旅
無專殺大夫
遏糴
魯方百里者五
親迎
中天下而立
舜之居深山之中節

短喪
請載月之喪
征之爲言正也
巧
古之爲關也章
諱
姓

武進劉逢祿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大學中庸

禮記義疏　大學　戴記中學庸二書以古本參之今本其節次每有異同而大學尤多前後互易之處玆其源流先是程子移克明德止於信於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節之前移聽訟節於節彼南山之後至伊川程子乃定爲今本朱子自云因程子所定者是也顧經與傳未經區別而此謂知本二句猶莫知所屬迨朱子章句分經一章傳十章又於誠意章前補完格物致知一傳而以此謂知之至也爲其結語其此謂知本句則明其爲衍文朱

子所云更攷經文別爲序次者是也自是而今本遂別於古本矣要之朱子原未嘗以自出之新裁削相沿之舊籍如傳之首章第三章第四章各於章末識云此章舊本誤在某處而於傳之七章仍識云自此以下俱以舊文爲正夫屏沿習之見以抉經籍之蘊者善會前聖之精也創獨有之論而亦不廢先儒之云者留質後賢之意也今之學者執朱子之簡編而竟忘朱子之本意夫豈朱子之所待於將來者哉茲當釐定三禮於二書之斷節分章解經釋注悉從古本而朱子集注次於其後惟於每章每節之分合各殊前後互異者仍以今本之節次附識焉俾學者有以遡其源流徵其同異不特注疏羽翼之功得垂於不朽即朱子當日涵泳聖賢參互眾說其折衷之虛懷百世而下猶將見焉若乃以朱子補傳爲未安而歸正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謂大學原無闕文此則董氏槐葉氏夢鼎王氏相之說也而車氏清臣方氏正學咸是之又或爲良知之解以攻集注若王氏陽明則竄入於異學諸如此類概置之不論不議焉而已惟注疏暨朱子章句則一字不遺亦仍今本留識舊簡之意也夫

禮記義疏　中庸　漢儒長於數其學得聖人之博朱儒蓬於理其學得聖人之精二者得兼乃見聖人之全經自朱儒之說盛行遂廢注疏於高閣君子未嘗不深惜之攷朱子章句去小戴刪定之年千有餘歲矣中間異喙爭鳴羣言淆亂藉使莫爲之前字櫛句疏以銷遺乎將來俾學士羣相考信烏知其不爲齊論之無傳與冬官之莫購也然則二書之得表於朱子者注疏裨翼之功又安可沒也哉明季張氏溥嘗兼輯成書矣顧錄朱注則全而於注疏從節未免有闕略之慨茲用編次注疏與朱注同其詳備不厭其文之繁辭之復與其義之各出而不相謀非雜也夫亦主於修古不忘其初而已存古於後人所不存尤欲存古於後人所共存此注疏暨朱注兩相存而不悖也

大學

學

禮記義疏　鄭謂四代皆大小二學爲國學其立鄉學亦
王制　如虞庠爲三孔云周天子立東序大功德如魯則得
止立時王一代之學賜則得立東序大功德如魯則得
立三代之學今考易太初篇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
暮入西學夜入北學是虞夏殷亦未必止二學且此四
學天子入之則必國學而非小學且一日周之則其地
必相近而不在郊大戴禮記有五學賈誼所述古禮亦
同是此東西南北四學中有大學爲五也嘗總而論之
大學以年分鄉學國學以地分鄉學中有小大國學中

亦有小大而天子大學之在西郊者猶鄉學非大學而
先儒每求小學於此是以誤也蓋以年論則入歲所入
者名小學天子小學在王宮之東天子之子入焉所謂
虎門側者即此諸侯小學在公宮南之左諸侯之子入
焉不於正東避天子也大夫士庶之子各在其家之塾
或天子諸侯擇其公卿大夫適士之子之俊者與世子
居遊亦入焉故周禮士師曰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是
天子諸侯之小學一有常所而卿大夫士庶之子其小
學無數亦無定所也若謂天子諸侯之子入歲即入四
郊之小學則太遠而不情若謂卿大夫士庶之子同入
此宮左之小學亦太雜而不倫矣及其十有五年則所
入者皆謂之大學而其地必國學在郊諸侯之子及自
鄉而升庶人之子皆入焉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卿大夫元士之適
亦取諸此故曰諸侯之太學在郊將出而校之天子也
天子之制則黨庠州序鄙庠遂序以下大約與侯國同
而諸侯之郊學則視其國之大小或一或二或三天子
之郊學則必四或曰虞夏殷郊學皆一周兼四代則四
焉東之前曰東膠周學也謂之南學養致仕之老於此

東之後曰東序以法夏亦曰東學養老更於此西之後
曰瞽宗以法殷亦曰右學謂之北學養死事之老於此
蓋教士之法至周而詳六鄉六遂之所升既眾而諸侯
亦歲貢士於天子非四學不足以容故各就其方居之
所謂天子之小學在郊將收天下之人材入而用之也
大司徒掌其教教成乃升之大學董子言五帝大學曰
成均賈誼言三王大學曰辟雍陳氏言明之以法和之
以道曰辟雍成其所虧均其過不及曰成均大樂正掌
其教天子之元子眾子內諸侯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則不必由郊學升而即入於此或天子年尚少如太甲
成王亦學於此常居東膠則三公三孤掌之不專受教

於樂正矣而此成均亦備五學之制蔡氏謂辟雍明堂異名同實則大體如明堂而鄭氏於考工亦言或舉宗廟或舉王宮或舉明堂同制也

天子之小學在虎門之左師氏掌之當王宮之正東諸侯在公宮南之左當東南避天子也其鄉學之制則家有塾者小學黨有庠遂有序者則鄉學中之大學也其屬學官之職則國學掌於大樂正而大胥小胥以下其屬也其教之法鄉學掌於鄉大夫而州長黨正以下其屬也其教之法則國學樂德樂語樂舞其凡鄉學六德六行六藝其目也其論選之法在國學則小胥大胥先簡其不帥教者以告樂正而後樂正論其秀者以告而官之司馬在鄉以告樂正而後樂正論其秀者以告司徒而後司徒興賢能之事備矣故知仁聖義忠和之德無不詳也孝友睦婣任恤之行無不著也師氏所教乃國子始入學者三德三行而變其名義者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要其終而言之者自十五入學至九年而大成則成人之事備矣故知仁聖義忠和之德無不詳也孝友睦婣任恤之行無不著也師氏所教乃國子始入學者六德未可遽求必使知人之所得於天而粹然至善者爲道之本而後六德可馴致也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孟子曰性善人皆可以爲堯舜春秋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又曰人受命於天超然異於羣生皆天也以道受命董子曰人受命於天超然異於羣生皆王德以爲道本之義聖賢所以發人心之蒙而興起其善端者莫切於此

禮記義疏 明堂位 此學名虞夏與王制同與孟子異蓋孟子所言是周鄉學州序習射則取義於序堂庠養老則取義於庠故王制於庠虞庠在國之西郊也孔謂諸侯有大功德則得立異代之學或四或三但魯頌惟言泮宮不言有瞽宗虞庠他書亦無言魯國學有三四者是孔說亦因此而云也至於米廩則春秋曰御廩以藏祭祀之粢盛實非學也豈以米有養義故作此附會與夫天子

選士進與國子等矣　古者先試以職實能任職然後命之未命之前止受前爵之祿必受命乃進祿也如大夫五十乃命未五十猶是士試大夫止受士祿所謂進賢如不得已也

周官義疏　師氏　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萬民而師氏保氏分爲二職者師氏所教十五及二十入大學者也保氏所教八歲及十三入小學者也或以六德六行或以三德三行而變其名義者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要其終而言之者自十五入學至九年而大成則成人之事備矣故知仁聖義忠和之德無不詳也孝友睦婣任恤之行無不著也師氏所教乃國子始入學者

曰辟雍諸侯曰頖宮則魯國學明屬侯禮而鄉學則有州序黨庠未可知此亦合之以爲夸耳

又內則　尚書大傳言年十三入小學白虎通義言八歲入小學此言十年就外傅貴賤異數傳聞異數或原有不必拘者歟

禮記義疏　鄉射禮并東序於東膠疏說與陳氏同惟疏以上庠右學在郊東序東膠在王宮之東陳氏則謂與成均並在一邱之上位置爲異至上庠辟雍與成均爲并爲析陳氏曾未之考董仲舒以成均爲五帝學名疑即上庠以其四面環水壅之故又以辟雍名意亦一學而三名歟

四書是訓卷一　十一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禮記義疏　禮運　書曰明哲實作則蓋君當立身無過之地必自明於明德乃能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使人自則之不然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身且多過人何則焉所謂藏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格物致知

禮記義疏　曾子問必如曾子所問纔可當格物致知四字非如此精察則力行處總是粗疏不見聖人權度精切處

帝典

禮記義疏　曲禮下三王無帝名司馬遷作夏商本紀俱加帝字惟周本紀不言帝謂後世貶之其說不經呂氏謂遷據世本世本亦從希乙之名而傳會一代未嘗盡稱帝也此言帝者指之廟立之主曰帝崔氏謂始於作記之時誠然

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周官義疏　序官　洪範曰皇建其有極又曰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元后作民君師所以爲之極也君奭篇乃悉命汝作汝民極公卿師保萬民亦所以爲之極也朱子以至極之義標準之名辨書傳以極爲中之誤乃從周官看出蓋以爲民極不可訓以爲中也必兼至極與標準然後以爲民極建其有極會其有極歸其有極逐字皆得實義而了然易明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周禮義疏　禮器圖　詩曰邦畿千里春秋傳曰天子一圻周語曰規方千里則天子面五百里爲王城百里爲郊郊置六鄉七萬五千家而近郊之宅田士田賈田遠郊之官田牛田牧田任其餘地皆謂之郊以其與邑交故也二百里爲甸甸置六遂七萬五千家而公邑任其餘地謂之甸以甸法在是故也三百里爲家創削所以封大夫與王子弟之尤疏者謂之創以其創於縣都故也四百里爲邦縣所以封卿與王子弟之疏者謂之縣以其係於上故也五百里爲邦都所以封公與王子弟之親者謂之都以其有邑都故也

詩義折中　元鳥　邦畿千里景員維河告先王以定都也商人

屢遷不常厥居自契至湯凡八遷湯始居亳自湯以後
仲丁遷於隞河亶甲居相祖乙遷於邢祖乙以後復徙
河北至於盤庚乃涉河而南都於殷從上甲微之故居
然率籍眾感未大定也武丁修德行政四海來假乃始
定都於此而不遷

周官義疏 冢宰 掌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

正王面所謂西面而內鄉也匡人達法則而
邦國之臣皆凜承乎王吏撰人誦王志而天下之民皆
內鄉於京師此先王養諸侯而兵不試之道也齊詹之
衰民不知君而陪臣各固其私以成簒奪之漸則知止
邪於未形周官之所慮遠矣

瞻彼淇澳

詩經傳說彙纂 淇澳 史稱武公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佐周平
戎有勳王室又國語稱其耄而否儆於朝受戒不忘然
未詳其立德著行之本也讀淇澳之詩而見其省察克
治之勤學問進修之密極鍛鍊之精純底粹質於溫潤
以致動皆中禮民不能忘幾於至善可謂盛矣夫康叔
紹聞衣德作則於前武公敬慎恪恭繼業於後從來開
國承家保邦圖治無二道也

於戲前王不忘

詩義折中 烈文 獻顯相也儀禮曰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獻
賓歌烈文也烈文者功德也成王之初周興未久助祭
諸侯身佐前王以定天下故有武功與文德也

聽訟章

周官義疏 大司寇 斷獄弊訟大司寇也乃散見於聖士而本職
無列焉何也圜土嘉石所以禁於獄訟未成之先而閉
其徑塗鈞金束矢所以謹於疑獄訟而防其變詐肺
石以達窮民又所以警有地治者與職纂之士而懲其
忿橈也蓋使民無訟其本原固在於皇建有極章志貞
教而止惡於未萌董正諸司乃大司寇之職至於職斷
不失則羣有司事耳此本職無一言及於獄訟之意與
又小司寇既附於刑復用情訊之所謂悉其聰明致其忠愛
以盡之也書者所書犯法之由即獄詞也讀之而因無
不服眾以為宜然後法可用

桃夭

詩經傳說彙纂 桃夭 文王之治治莫先於正家后妃之淑德莫
盛於不妒忌由宮闈而達於閭閻風化之美有不知致
而致之者詩序主於文王意各專重而
道相成也

秦誓

書經傳說彙纂 秦誓 秦誓篇首蔡傳云晉敗秦師於殽囚其三
帥穆公悔過誓告羣臣史錄為篇此從孔傳據書序誓
作於敗殽之年明甚考左氏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亦
秦穆公之三十三年也是年夏四月晉人及姜戎敗秦
於殽左雖不言作誓之事然晉歸三帥穆公郊迎縗師

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當是時其自悔可知乃
復有彭衙之敗濟河之師此後之說者每責秦穆知悔
過而不能改耳惟史記載秦穆自三十三年敗殽之後
至三十六年伐晉晉敗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
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金氏履祥以史記有明文是誓
作於封殽之日而非殽敗還歸之作矣要之作誓歲月
孔傳與史記雖記載不同然秦晉之爭緣起於殽則諸
書皆合也

生財有大道節

周官義疏　世儒或以周官理財過於詳密疑非聖人之
大宰　法非也財之盈絀關天下安危故易曰理財正辭禁民
爲非曰義但後世所謂理財過於詳密疑非聖人之
與聖人所以理財者惟計民之供及國之用而已或謂臣民食用之式亦宜太宰頒之蓋統於九式非
以導民於生之爲之者視民之自謀而尤悉矣失財用
也九式國用也故太宰掌之大司徒主教民故以儀辨
物考於宰夫振掌事者之餘財歸於職幣宮中之稍食
等以度教節而小司徒掌飲食喪紀之禁令州長以下
宮正均之周慮之月秩宮伯制之所以察吏而防食用
歲時月吉讀法以申警之黨正所教尤詳太宰無庸更
之浮冒者周矣禮俗之則頒於冢宰祭祀飲食喪紀之
頒其式

府庫財

禮記義疏　府庫藏物之所在庫門內兩旁周禮有太府
曲禮下　內府外府玉府之職而無庫名本篇六府不言庫月令
內府外府玉府之職而無庫名本篇六府不言庫月令
言審五庫之量不言司庫何官是府即庫府以藏物爲
名庫即其藏之之地也太府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
受其入則何所不入頒財以式法授之則何所不出玉
備矣是乃生財之大道所以天災不能困而民患無由

府掌金玉玩好兵器內府掌受貨賄良兵良器凡好賜予則共之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供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是文武之器用未嘗分貯且記文亦止據見在庫者言而劉氏謂在府豫治其實藏貨賄以待匪頒在庫豫治其車馬甲兵以待徵令陳氏謂府藏文書財物爲文庫則車械爲武固矣

周官義疏 序官 諸府皆非私藏王氏以其名曰內府嫌於私也故辨之然以爲在庫門之內則未必然王者之財不必置之門內而後爲內也三府特以其所藏之物爲別耳要當在王宮之外內府掌受九貢九府九功之貨賄此皆生於天時產於地利成於民力所謂財用之大原外而藏諸內故曰內府自內而布諸外故曰外府

又太府 周官之法藏貨財之府自郊野縣都以至畿外寰地而有之內府所掌獨待邦中之用者耳司會掌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職歲掌貳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下經都鄙之吏受財用則畿內皆有守藏可知矣小行人遵四方所至之國令聘補賜委積慶賀哀弔則邦國皆有儲偫可知矣 財用有臨事受書契於太府而取之於所司者如匪頒好賜吏賞道齎工齎之類官府都鄙之所同也有經式凡具本存於其地者自鄉遂以至縣

都祭祀賓旅師役學校所應用之財物是也有分貯於所司者天官之裘布絲枲地官之倉廩貨布廛炭春官成均之共具夏官閑廐之芻槀槀膳之工齋秋官圜土之囚食是也凡此皆受文書於太府貢賦者各以財物入焉至月終歲終然後入要會於太府司會以聽劍考

周官義疏 校人 案初試爲大夫者畜馬止一乘等而上之雖十倍止四十匹耳百乘之家據伊呆所出言之私家安得有馬至入百六十四匹之多也 賈疏曰天子十二閑分爲左右諸侯及大夫直一廐良馬惟有三廐六百四十八匹駑亦六百四十八匹家有二種良二百一十六匹駑三之六百四十八匹并之爲八百六十四匹 君十卿祿不應畜馬之數僅多三之一

禮記義疏 曲禮上 古者車服所以旌勳庸非有功弗賜也君賜之非更有命弗敢即乘也其平日所乘依所當得而自造之耳玉藻曰年不順成大夫不得造車馬明常法得自造矣

禮記義疏 曲禮下 副車隨命說不見所據孔疏士三命得賜車馬副車隨命中士乘棧車集巾車職雖有士乘棧車說而無中士明文又彼疏謂士無貳車與此疏同然據儀禮既夕記云貳車白狗攝服是士有貳車之明證也

武進劉逢祿學

中庸　貴池劉世珩校刊

射有似乎君子節

儀禮義疏　大射儀考工記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謂大射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謂賓射也張獸侯則王以息燕謂燕射也天子諸侯三射備有之卿大夫以下無賓射以其遠國屬非諸臣所有也其賓射即燕射耳射人職言士射豻侯豻侯皮侯也則士亦有大射矣康成以射人之射爲賓射非也五正三正二正樂節也　先儒皆據射義天子必先習射於澤之文以此大射爲將祭而舉行此射以習禮樂理亦宜之而非必擇焉而有所取其事而觀之者亦鼓舞動盪而勃然以興故夫習禮樂之事無過於射者然則將有祭祀君與諸公卿大夫士有別揖遜雍容心氣得平焉周旋進反容貌得莊焉至於以樂行之不鼓不釋應聲赴節四矢如樹而其藝也亦進於神已勝者無可矜而不勝者可以勉射者既身其事而觀之者亦鼓舞動盪而勃然以興故夫習禮樂之事無過於射者然則將有祭祀君與諸公卿大夫士舉行此射以習禮樂理亦宜之而非必擇焉而有所取也以其爲祭而習射故謂之大射而後人因有選士之

擇與祭者之禮然以周官司裘射人之職考之則自天子以至諸侯卿大夫皆有大射大夫之臣能有幾何乃將祭而行大射之禮以擇之乎即天子之祭六卿以下至於祝史皆有常職五等諸侯入覲當祭之時無不助之禮如必射中者乃得與於祭則太宰不必贊玉幣而大司徒不必奉牛牲大宗伯不必奉玉盞而肆師不必詔急慢也抑西雝之我客或易其人而烈文辟公多廢然返也揆之於理多所未安蓋射義原屬漢人傳會鋪張射事之重大而不覺其言之過耳敖氏不用舊解所見偉矣但經生誦習戴記耳濡目染其來已久今姑仍鄭義而存敖之說於後并附訂之如此云　又古人七節三正五節三正者自以歌詩之節言之如九節五正

正則四節先以聽而五節之中拾發乘矢故云正也如以爲五正之侯則一句之中忽言歌忽言侯文不相貫矣　熊侯麋侯布侯皆獸侯也熊侯麋侯者各以其獸皮之全者正一夾置於質之旁以爲飾布侯則畫虎豹若鹿豕爲飾而不以皮也其質在中猶正鵠也於布體各以純色采之與正之五采者異

儀禮義疏　鄭射禮地官保氏五射先鄭有白矢井儀等名行葦詩四張如樹孔疏云四張皆中如手就樹之然又以大射儀司射所命揚觶梱復扃釋獲之辭推之則射者之矢必貫於侯而不脫方謂之中明矣中者必於正鵠非僅穿布也中庸云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若布則甚

大何難中乎　釋獲之法皆就一耦以分左右是各自爲勝負也至算獲而告於賓則皆左右總計而不逐耦以數將毋中多者則固不中者而掩其賢不中者又因中多者而藏其拙乎曰此聖人隱動不獲者以蓋惡之心使之自勉於德也夫射者志必正體必直容必比於禮節必比於樂而後射得中中得多其射而不中中而不多者必反於是吾中多爲人所掩吾自安也吾射不中中不多而因以掩人之賢能無自歉乎吾射不中中不多縱因人之中多而得與賢能無自媿乎媿歉交并而反求正己之心不自知其何以與也逮勝又不勝乃仍比耦行之以分其優劣斯以歎先王制禮其示激勸於人者固非一術也

禮器圖　侯制有鵠有中有躬有舌又謂之个有綱有紲有繶有紘有紞有紱有紽有紐有繶有植侯中視侯道弓二寸虎侯侯道九十弓二九方廣一丈八尺爲侯中三分侯中而鵠居一方廣六尺以虎皮畫其形爲鵠旁亦以虎皮飾熊侯七十弓豹侯麋侯豻侯倶五十弓其廣以次而減畫飾各視其皮中之上下爲躬躬倍中虎侯中一丈八尺上下躬各三丈六尺半當侯中兩旁出侯中各九尺躬之上下曰舌上舌倍躬廣七丈二尺以半當躬兩旁出躬各一丈八尺下舌出躬半上舌左右各出九尺合當躬三丈六尺通廣五丈四尺舌上下各有綱綱以繩爲之上下綱左右各出舌尋上綱廣八丈八尺下綱廣七丈持綱曰紲左右各廣寸各侯皆準諸此凡侯用布倶橫設布闊二尺二寸去邊各一寸惟侯中方虎侯中一丈八尺用布九幅其舌及躬倶高二尺也

順父母

儀禮義疏　特牲饋食禮　主婦與主人之交致爵在三獻爵止之後緣尸之意而達之也蓋神惠之均偏莫先於主人而相和相敬尤宜於主人主婦交致爵而酢焉所謂妻子合而父母順者其在斯矣

嘉樂君子

詩義折中　假樂　美武王也大明之詩曰保佑命爾此詩亦云

故知爲美武王也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言自諸侯而爲天子也諸侯受命而爲天子者惟湯武爲然故中庸引此詩爲大德受命之證也武王之爲天子也上承穆考之謨下資四友十亂之助率由舊章率由羣匹其實錄也以此宜其民人則受天祿所必然矣

宗廟

禮記義疏　王制　四廟五廟六廟七廟之說紛紜不一或謂七廟天子之定制或謂實止四廟或謂夏五廟禹與二昭二穆殷六廟湯與契二昭二穆周七廟后稷文武二祧與寢廟四然其說皆原於禮緯在西漢時其言始封之君爲大祖以下五廟迭毀古之正禮者韋玄成等也其

言天子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劉歆也至東漢時王肅以爲天子七廟是通百代之言則同於劉歆鄭康成以爲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明立廟之正以親爲限則同於玄成而盧植馬融亦守此議然自康成而後講經議禮者並據王制祭法斥鄭因廟之說伸王七廟之說又據王肅謂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文武二王則周禮鄭注所謂因祧主所藏故名爲祧聘禮不腆先君之祧其義亦如之二祧之祭各經雖無明文以理論之二祧爲高祖之祖父其祭視太廟親廟宜少殺此記所以有享嘗乃止之文也若以文武世室爲七廟中之二祧則宜月祭而不止享嘗矣孔氏謂祧不月祭本望經爲說至陳氏以二祧將毀并埽除之事去之其意若以爲文武之廟則不可以將毀言若以將遷爲將毀則高祖矣焉有廟在四親之內乃去其月祭并埽除之不事乎要之記記有二祧必非文武廟也若文武廟何至不

月祭邪

周官義疏　守祧　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則先公亦稱祧不獨文武二廟矣七廟通羣廟爲人而守祧入人則凡廟皆有祧可見矣左傳鄭子羽對楚人云其敢愛豐氏之祧大夫亦稱祧則祧之義不繫乎藏遷主又明矣疏謂文武已上遷主藏於祧廟文武已後遷主藏於文武廟是也而專以文武廟爲二祧則泥於祭法之文而云然與此經不合祭法漢人所爲不足據依當以此經爲正

疏云七廟并羣廟爲八蓋據詩生民篇與大司樂享先妣之文也稷出羣廟故稷以後特立廟祀之及有天下亦相因不改其於都宮之外別建二廟而歲時享祀

衷朱子云廟制皆於中門外之左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博士張鎭議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祧亦曰世室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遷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請侯則無二宗大夫則無二廟謂高曾廟其遷毀之久則與天子同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於祖父者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

儀禮義疏　古者廟必分昭穆故祭服小記曰祔必以其昭穆士虞記亦曰以其班祔士一廟者祖禰尙從昭穆陳氏旣知康成禘爲祭天之說之非矣則其禘也豈猶夏祖顓頊商周祖譽豈有名之爲祖而無廟祀之禮且是郊壇之祀故先儒以爲禘於始祖之廟耳而可謂始祖無廟邪至記所謂庶子王者鄭以君之庶子言其說

之班則三廟五廟七廟者自太祖而下宜分昭穆之廟是也陳氷四廟之說而不得乃以藩邸入繼別立親廟可見矣敖氏乃謂太祖之廟最東高祖而下以次而西則是置昭穆於不問而直以東爲上也一有升祔則四親廟俱當移動此豈祔以其班之意乎賈氏昭東穆西而太祖居中近之矣然諸廟平列而無上下之殊撰之言之是漢之悼宋之濮明之興獻所以見譏於古今也且據儀禮喪服傳支子可以爲人後疏云適子當家自爲宗蓋支子旣出後大宗其本生廟祀自有小宗適子承之何必庶子別爲之廟是當以鄭說爲是

君子營宮室宗廟爲先則諸侯始封必立五廟大夫始命必立三廟適士始命必立二廟矣然有廟立而無主者如伯禽封魯不祖天子則不得祀文王而周公尙存則五廟皆虛也周公薨不得祔王季之廟王季已追王諸侯不得祖天子則當入魯太廟所謂別子爲祖蓋爲孫則必隨祖以食於廟故必祔於祖以別子爲祖則無可祔假之左卽祔稷在右亦必由大門而入可見也然則此有

設其夫人先死亦不得祔於王季之妃而自入魯太廟矣由是推之則諸侯庶子始命爲大夫而立三廟大夫庶子別仕他國其祖父之廟本國宗子主之不得以主祭祀本意蓋高曾人所逮事也生事之而歿後行則新國所立之三廟亦無主故鄭氏謂始來仕無廟非不立廟以無主在廟故直謂之無廟也既立廟其妻死主不入廟乎後夫死而主入廟卽祔於其妻矣鄭孔之說析理甚精不可謂夫存先爲妻立廟之必無其事也

又曾子問大夫身爲適則立禰廟於家而祖之祭猶祖之攝之身爲祖之適則立祖禰二廟於家而曾祖之祭猶曾祖之宗攝之若曾祖之宗子亦爲大夫則其祭宗子之家適子主其祭而弟隨之所謂支子不祭也烏有父子兄弟各立三廟及皆立廟於宗子之家者乎宗子無罪去國而庶子無大夫則以其廟行庶子居者爲壇望墓而祭庶子有大夫則不以廟行而庶子攝其祭所謂宗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也或宗子庶子皆無大夫而曾祖常爲大夫則其廟猶不毀但薦而不祭耳禮曰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先王以孝治天下知人子之心無窮而廟而毀之也郝氏詆訾周禮妄逞臆說不可不辨

儀禮義疏 特牲饋食禮 士二廟祭止及父母爲犆祭言之也然此

主之而庶子之大夫助其物陪其位所謂齋而宗敬終事而後敢私祭也若兄弟同爲大夫則禰廟惟立於適子之家適子主其祭而弟隨之所謂支子不祭也烏有父子兄弟各立三廟及皆立廟於宗子之家者乎宗子無罪去國而庶子無大夫則以其廟行庶子居者爲壇望墓而祭庶子有大夫則不以廟行而庶子攝其祭所謂宗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也或宗子庶子皆無大夫而曾祖常爲大夫則其廟猶不毀但薦而不祭耳禮曰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先王以孝治天下知人子之心無窮而廟而毀之也郝氏詆訾周禮妄逞臆說不可不辨

經則祭其祖亦犆矣若祫則祖禰並祭而迎二尸可知也程子謂祭必及高祖但疏數不同而朱子以爲最得祭祀本意蓋高曾人所逮事也生事之而歿後無一日之祭於心不安且承重者或上及高曾服以斬衰而卽吉後輒廢其祭於理不順聖人制禮夫豈甚遠於人情疑士一廟者祖禰共之而祫亦有時由曾而及高蓋曾高無廟不妨於祖禰之廟祭之也如士爲其祖承重而祖以其班自當祭高祖而以祖禰焉此亦其微矣 又案朝制據王制禮器士惟一廟而已祭法則云適士二官師一而士喪禮記亦有二廟則先朝禰後適祖之文是則士或二廟或一廟也其一廟者康成以爲祖禰共廟是已至適士官師乃以上士若中士下士分屬之恐未必然上下大夫同三廟五等諸侯同五廟不應上士遽異於中下也且於適士之義亦不相應疑所謂適士者乃世族之大宗爵雖爲士而世適相承上繼繼別之宗爲百世不遷者則自當有別子爲祖之廟於以合食而收族焉所謂宗子祭則族人皆侍者此耳若然則其祖若禰仍共一廟雖犆祭其祖亦於禰廟中行事而已

禮記義疏 月令 適士以上乃有廟庶人無廟祭於寢禮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先王以孝治天下知人子之心無窮而分則有限其有限者以祭定之其無窮者以薦仲之故於四時之物先薦寢廟見薦者以生人之道事之三年

之喪主未入在廟而在寢可薦卽無廟而祭於寢者亦可薦也

周官義疏 都宗人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然左氏所云都邑先君之廟則固間有之蓋或遷國而舊都所存如豐有文王廟晉廟在曲沃之類或特營建都邑而立之廟如洛邑有文武廟之類其祭自朝廷領之非王子弟所主也

禮記義疏 曲禮下周禮大例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饗故祠禴烝嘗皆曰以饗先王四時之間祀追饗朝饗皆宗廟之名也餘惟季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大享以其祀於明堂之大廟故被以宗廟之名王饗諸侯詳侯相饗皆用祭器故亦被以宗廟之名然惟禮重而物備始名大饗郊以特牲物不備矣所貴在誠故曰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易曰聖人亨以饗上帝故祭天可名饗不可名大饗也若聘禮之饗養老之饗孤子之饗皆對燕禮食禮而言與此更相去遠矣

武王末受命

禮記義疏 文王世子注家謂文王年十五生武王而武王尙有兄伯邑考文王生子不太早與武王九十三乃終而成王主也中庸言周公追王者周家制作皆出於公故係之公耳孔氏必求其說謂周公追王乃改葬以王禮未尙幼不能涖阼武王生子不太晚與且文王十五生武王文王薨年武王已八十三又十三年大會孟津伐紂必然也緯周公於太王王季之墓高其封大其域亦不

得以追王名之國語言昔我先王后稷猶詩言玄王桓撥亦臣子之統辭李氏謂文王追王后稷亦無據之說也

祭以大夫

禮記義疏 王制 祭從生者謂適長爲士支子爲大夫亦祇以士主祭不以大夫古人極重宗法支子不祭謂不主祭耳其祇辭云宗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則庶子爲大夫而以大夫牲可知但主其祭者宗子之爲士者耳且云薦其常事則亦當從大夫之爵故曰士攝大夫宗子也陳說審矣

三年之喪

禮記集疏 檀弓 漢儒鄭氏主二十七月據服問中月而禫援中年考校證之謂中月中間一月也魏儒王肅主二十五月據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且援文王受命唯中身謂中月卽在此月之中也唐儒王元感謂三年之喪必三十六月乃畢據喪服四制三年而祥之文也考之竹書則唐虞以上實是三年以書陟書元中隔三甲子孟子云三年之喪畢其明證也以書考之則商二十五月張柬之議引書可徵周確二十五月蓋所謂三年者由期而倍之曰三年者首尾必越三年也鄭以父在爲母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而禫爲據不知母本三年也厭其正服故期而小祥爲此餘服使行大祥三

武進劉逢祿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禮記義疏　明堂之禮先儒皆謂周公之事故宋神宗詔
樂記　守祧　脩脩除謂芟埽之禮記脩其祖廟管子
脩除不言而廟堂自
芟草萌除塵壞有司脩除之即典祀帥其屬而脩除徵
役於司隸而役之也

宗器

周官義疏　有物可好而玩之以適其情雖聖人不廢以
太府
經傳考之舞衣大貝兌戈垂矣見於尚書魯壺紀鼏見
於春秋傳要亦禮樂之器具故後世傳爲宗器重寶而
當時直以爲玩好而已

春秋

儀禮義疏　特牲少牢所迎惟一尸則所饗惟一世所
特牲饋食禮
謂補祭也王制天子三時皆祫而春則補諸侯秋冬皆
祫而春夏有補時以此推之則士大夫亦當祫補並有
矣此特牲士補祭之禮故筮尸宿尸祝詞皆專稱祖而
不及禰然自夙興視殺以訖送賓徹俎爲時良久矣豈
堪以勞倦之餘再承一祭乎況大夫又有賓尸堂事而
廟則三諸侯天子又有明日繹祭禮隆樂盛而廟則以
五以七其果以何日而祭乎此殆不然也蓋祫則萃羣
廟之主而祭之補則惟一廟而已故士雖祖禰共廟而
補祭祖則不及禰若補祭禰亦不及祖可知所以致其
尊一而使所祭者得伸其尊也一歲四時祫多補少則
其餘雖暫輟一時之祭而亦無嫌矣

脩其祖廟

周官義疏　典祀注脩除謂芟埽之禮記脩
守祧　脩脩除謂芟埽之禮記脩其祖廟管子
芟草萌除塵壞有司脩除之即典祀帥其屬而脩除徵
役於司隸而役之也

宗器

周官義疏　有物可好而玩之以適其情雖聖人不廢以
太府
經傳考之舞衣大貝兌戈垂矣見於尚書魯壺紀鼏見
於春秋傳要亦禮樂之器具故後世傳爲宗器重寶而
當時直以爲玩好而已

設衣裳

周官義疏　衣服有藏於王府者玉府所藏亦以授司服
典祀
而共之故兩職俱共復衣服也斂衣服謂小斂十九稱
大斂百二十稱之服也襲衣服亦存焉其侯國之禮衣
服亦當掌之奠衣服奠時設之以馮神者以在殯未有
尸故也若既葬則遣衣服皆以授守祧藏之以待祭而
授尸矣廞衣服明器之衣服也四者之陳皆有次序司
服掌之

又守祧守祧奄與女奚豈祭配雖無女尸而先后之朝祭服及遺器亦藏於祧與

序昭穆

禮記義疏祭統 三時皆祫三昭三穆之主皆聚太廟則羣昭羣穆之子孫亦皆聚太廟若春禘則各於其廟亦惟當廟子孫入耳 又太廟序昭穆惟就始封之祖序之如泰伯虞仲太王之昭列第一行號仲虢叔王季之穆列第二行管蔡十六國文之昭列第三行邘晉應韓武之穆列第四行則親疏了然可見若就今子孫昭穆爲行則親疏全無辨矣又祭時在室俱西面在堂俱北面安有父南面之理

春秋傳說彙纂 文二年 兄弟昭穆之說諸家之說紛然不一不可以不辨祭統曰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周禮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鄭注曰自始祖之後父爲昭子爲穆賈疏曰周以后稷廟爲始祖不窋父爲昭鞠子爲穆從此以後皆父爲昭子爲穆是故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弟必不可爲兄後子必不可爲父孫也小宗伯所爲辨之者恐其父子兄弟之序之有亂而辨之也如三傳及胡傳皆以閔僖爲父子則是以兄爲弟後以子爲父孫其亂昭穆之序也甚矣鄭氏謂商六廟自契至湯二昭二穆考之殷本紀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王如果兄弟異昭穆各爲一代則武丁之祭將不能上及祖乎晉賀循謂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又謂兄弟相代則其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得兼毀二廟禮之常例也殷之盤庚不繼陽甲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也華恆謂兄弟旁及禮之變也宜爲神主立室不當以室限神主又謂廟當以容主爲限無拘常數又謂以七爲正不限之七室雖有兄弟旁及不越昭穆溫嶠謂兄弟同代於恩既順於義無否唐禮官謂兄弟不相爲後不得爲昭穆晉武帝時景文同廟廟雖六代其實七主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宋禮官亦謂兄弟繼統同爲一代魯隱桓繼及皆當穆位殷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而稱及王明世伏請每大祭太祖太宗昭穆同位祔文並稱孝子又謂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父爲昭子爲穆不刊之典也據此歷代禮官之議合之何氏孔氏之言可以知四傳之爲謬矣

周官義疏小宗伯 案兄弟不相爲後以其亂昭穆之次也其兄終弟及如周之懿孝者意亦爲同廟異室之制歟

又案 春秋躋僖公三傳皆以父子喻君臣非謂兄弟可以亂人昭穆自朱子以齊桓公四子皆立爲君若以繼序爲昭穆則祖已上皆無廟是其論定矣賈疏謂閔爲昭僖爲

序爵

禮記義疏　祭統　凡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也見君臣之義也見父子之倫也見貴賤之等也見親疏之殺也見爵賞之施也見政事之均也見長幼之序也見上下之際也合此十者以治人事者也

儀禮義疏　特牲饋食禮　牲體以四肢爲貴脊脅次之就四體而論殷人貴後周人貴前故前體爲貴而後體次之就前體而論肩最貴臂次之臑又次之其序自上而下也就後體而論髀最貴肫次之髀爲下其序自下而上也此篇歷序俎之牲體并詳其體之爲全爲分數之或多或少而廟中執事之尊卑又因而見焉體有貴賤而用全體者爲隆如尸俎之全用右肩臂臑肫髀祝俎之全用右髀阼俎全用左臂是也其次則不用全而用半如主婦俎之佐食之殽折是也又其次則儀度其可用者用之而并不言半矣如長兄弟及宗人俎用折是也又其次則雜用餘體之可殽者而并不言折矣眾賓眾兄弟以下之殽脅是也殽脅之數有三焉若賓長兄弟及佐食宗人也又等而上之是爲神尸將命相禮者也其體三而加其可併者二則有五焉祝是也又等而上之是爲宗廟主者也其體五而加其可併者二則有七焉主人主婦是也又等而上之則爲所祭者其體九而加其可併者二則十有一焉尸是也而一牲之體其不用者亦僅矣由士禮而推大夫由大夫禮而推之諸侯天子雖經闕有間其隆殺之等亦可想見云

序事

儀禮義疏　特牲饋食禮　第云有司足矣必兼羣執事者其人有專職則謂之有司如筮人宗人祝佐食之屬是也其人不必有專職而奔走服勞如滌器陳几席沃盥之類不可以專職也故以羣執事概之

又少牢饋食禮　天子諸侯蓋不別立佐食如大司徒奉牛牲羞其肆大司馬羞魚牲受其祭大司寇奉大牲皆佐食之職以六卿爲之又雖詩云於薦廣牡相予肆祀以辟公者爲隆如尸之全用右肩臂臑肫髀祝俎之全用右髀阼俎全用左臂是也其次則不用全而用半如主婦之佐食之殽折是也又其次則儀度其可用者用之而并不言半矣如長兄弟及宗人俎用折是也又其次則雜用餘體之可殽者而并不言折矣眾賓眾兄弟以下之殽脅是也殽脅之數有三焉若賓長兄弟及佐食宗人也又等而上之是爲神尸將命相禮者也其體三而加其可併者二則有五焉祝是也又等而上之是爲宗廟主者也其體五而加其可併者二則有七焉主人主婦是也又等而上之則爲所祭者其體九而加其可併者二則十有一焉尸是也而一牲之體其不用者亦僅矣由士禮而推大夫由大夫禮而推之諸侯天子雖經闕有間其隆殺之等亦可想見云

序事

儀禮義疏　特牲饋食禮　第云有司足矣必兼羣執事者其人有專職則謂之有司如筮人宗人祝佐食之屬是也其人不必有專職而奔走服勞如滌器陳几席沃盥之類不可以專職也故以羣執事概之

又少牢饋食禮　天子諸侯蓋不別立佐食如大司徒奉牛牲羞其肆大司馬羞魚牲受其祭大司寇奉大牲皆佐食之職以六卿爲之又雖詩云於薦廣牡相予肆祀以辟公者爲隆如尸之全用右肩臂臑肫髀祝俎之全用右髀阼俎全用左臂是也其次則不用全而用半如主婦之佐食之殽折是也又其次則儀度其可用者用之而并不言半矣如長兄弟及宗人俎用折是也又其次則雜用餘體之可殽者而并不言折矣眾賓眾兄弟以下之殽脅是也殽脅之數有三焉若賓長兄弟及佐食宗人也又等而上之是爲神尸將命相禮者也其體三而加其可併者二則有五焉祝是也又等而上之是爲宗廟主者也其體五而加其可併者二則十有一

一人舉觶始舉旅行酬二人舉觶始行無算爵此特牲禮節次之大略也據此而推則前經所謂尸飲五君獻卿飲七獻大夫飲九獻士及羣有司亦猶特牲之獻衆賓在酬賓前也但大夫祭三獻而獻賓與君不同耳酬賓後君獻長兄弟衆兄弟少牢所云兄弟之長升拜受爵蓋謂衆兄弟無不獻其升拜受爵惟長兄弟一人也此特尚未旅酬及賜爵司士呼昭穆而進之纔舉旅行酬旅酬主人不與無用攝主司士所呼合宗人授事之有爵有官班在昭穆者而呼之非以司士掌士之戒令而專呼之也

鄉飲酒禮酬之爲義注曰勸酒也爲酬賓言之也又曰

四書是訓卷三 七

周也爲旅酬言之也旅酬之酬義主於周當主人酬賓時介遵皆未及獻無行酬之法故不盡主人之歡奠之而不舉至獻禮既畢一人舉觶乃體主人均惠之意而行之以至於辯辯者周也　旅酬之酬義主於賓故孤尊於大夫故或先賜大夫可也或先賜賓與公卿亦無不可也其先賜大夫者則受賜之大夫必首以酬賓乃由公卿以辯於衆大夫若先賜賓與公卿則其行酬如酬卿之禮　賓之媵觶其義有四主人之獻賓承公命而來嘗酢公也至是而賓主之交歡故兼行二觶必并及於主人之贊者而後藉此以示報焉所以成禮於公也明有尊也媵觶者下大夫也舉者以君命而尊於其伍至是而亦事其事焉所以自伍於下大夫也明等夷也爲賓卿舉旅而使下大夫媵焉宜也爲大夫舉旅而亦用下大夫所媵之觶猶之可也若爲士舉旅而媵以下大夫則非等矣於是賓自媵之所謂降尊以就卑也明下賤也酬之爲義實

主於周罍者雖三舉旅未嘗及士也至是賓則藉其所
媵者以使在燕之長幼卑尊無不飲公之德公亦藉賓
之所媵者以使在燕之長幼卑尊無不飲賓之解蓋君
臣之分益明而賓主之道兩得矣　飲射禮必行二爵
者賓主二黨以錯爲周也此惟行一爵者大延分定自
尊徂卑無取於錯也
又特牲
饋食禮庭中凡四尊尊必朋設東西階下分賓主人黨
也宗廟之禮尊者主於敬親者主於愛以敬爲主故酬
尸而不敢酬況於旅乎少牢不賓尸亦獻而止矣少牢
賓尸而後尸舉旅行解則殺乎正祭矣以愛爲主故尸
爵而爵主亦欲與於祭者之無不酬也況主祭者乎一

舉觶爲旅酬始再舉觶爲無算爵始而凡鄉射飲燕合
偶同爵之禮皆視此矣　少牢酬尸賓尸在堂以賓禮
事之也特牲但酬賓而已尸則不敢酬之以其在室神
之也　主人酢於內賓之長出房主婦則洗觶酌西面
以酬內賓之長內賓之長奠於薦南此奠南爲房中旅
酬之始　大夫賓尸尸作三獻之爵遂繼之以旅酬是
尸自行其惠於廟中也士不賓尸則尸不出堂而行旅
酬之禮矣故於加爵而爵止所以示致惠之意而使上
下同其愛內外致其忱至於既醉而止也蓋三獻以申
敬故爵止而上下內外無不獻焉斯以廣敬也加爵以
盡歡故爵止而上下內外無不酬焉斯以合歡也　與
鄉飲射先酬主人異者庭事非堂事也主人記其所
中以尸不與酬故主人祝亦不與也　此時房中內賓
亦舉主婦所酬之觶以酬宗婦　內賓之少者宗婦之
少者亦各舉觶於其長以爲無算爵始　敖氏謂賓先
舉奠觶旅辯而後兄弟之長復舉奠觶以此解無算爵
與鄉飲射禮不合無算爵有二義一則終而復始與旅
酬之有爵數者不同一則惟己所欲與旅酬之以次相
酬者亦不同如敖所解則旅酬與無算爵一例矣或謂
下記宗人獻與旅齒於眾賓佐食於旅齒於兄弟今注
謂無次第何也曰是惟旅則以齒序耳非所論於無算
爵也或又曰注鄉射無算爵固云主人之觶以之次賓
賓長之觶以之次兄弟是明以始相酬矣曰祭禮無算
爵行之堂下者也賓旅無算爵先行之堂上而後之堂
下者也堂上不以序勢不能偏及於下下亦無踰而
於在上之禮行之堂下交酌於其尊互旅於其階主於
行神之惠而已故惟己所欲而不嫌無等也
又有
司徹眾賓兄弟飲於上私人飲於下酬無不逮者神惠
均也位有上下者名分殊也　特牲記云主婦酌酳以
宗婦亦旅則大夫賓尸房中亦旅明矣但主婦酌酳以
酬內賓之長奠之及兄弟相酬時內賓乃舉奠觶以
主婦以遂之於下斗　旅酬後兄弟之後生舉觶於其
長者以下行無算爵時賓長有主人酬賓之奠觶可行

長兄弟無莫解可行故也尸既與於堂上之旅酬不得與於堂下之無算爵爵之前爲尸倍致其殷勤也旅酬時尸酬主人主人酬侑侑酬長賓遂酬衆賓兄弟至於私人酬無不辯然堂上堂下東西各自爲酬不交不錯是爲正酬乃直行至爵行無算乃有交酬有錯酬交酬者長賓與長兄弟次賓與次兄弟衆賓與衆兄弟東西往來所謂交也至錯酬則隨其量之能飲與情之夙好而相酬如注云惟己所欲更無次第之數者故云交錯　旅酬與無算爵分言之爲二節合言之總一旅酬也此經文義甚明竇筵詩云舉酬逸逸言旅酬而自該無算爵也中庸云旅酬下爲上朱子章句若如陸說親君行遞降一等是亂昭穆也若原如其昭穆之序又焉得爲祖行就父行乎

儀禮義疏特牲饋食禮　諸侯兄弟備言燕私謂燕於廟後之寢也丈夫之燕不於堂則房中蓋未必有婦人之燕賈疏徹豆籩入房者爲主婦將所之燕內竇於房中

奏其樂

周官義疏大司樂　奏與歌各爲一事非且歌且奏也奏者但奏其樂而不歌如鐘師職以鐘鼓奏九夏笙師職共其鐘笙之樂鄉飲酒禮燕禮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大射儀管新宮三終皆奏也奏某律即以其律爲均但無人聲又何也蓋天子燕不以公爲賓而以諸侯爲賓諸侯燕不以孤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皆開一位以明嫌此但以異姓爲賓見同姓爲一體之意況助祭之賓皆出則

義略同蓋由獻而有酢由酢而有酬由酬而有旅由旅之爵有算以至於爵之無算若不行旅酬無由驟行無算爵也賈疏以不儐尸爲闕旅酬直行無算爵未必然

燕毛

禮記義疏文王世子　祭畢則賓出而歸賓客之俎疑無異姓與燕而此曰以異姓爲賓何也行葦詩祭畢燕父兄而曰序其樂而不歌如鐘師職以鐘鼓奏九夏笙師職共其鐘笙之樂鄉飲酒禮燕禮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大射儀管新宮三終皆奏也奏某律即以其律爲均但無人聲之高下不以孤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皆開一位以明嫌此但以異姓爲賓見同姓爲一體之意況助祭之賓皆出則

以琴瑟者凡禮之升歌三終是也其備用八音者卽謂之合樂矣黃鍾大呂皆以之爲均而起調畢曲者也奏以黃鍾爲均者歌時則以大呂爲均之樂配之下皆仿此賈疏謂歌奏通非也　凡陽律言奏陰律言歌者陽律則倡陰而樂器陰也陰律則倡陽而人聲陽也取陰陽相配相成之義也

天子七廟而守祧八人合此經觀之周立姜嫄廟信矣姚先於祖者以其爲后稷之母特尊之也人道陰陽參焉直以生物終始爲義而已姚主育養自巳至申夷則申之氣小呂巳之氣萬物致賓故用夷則小呂之合也

先祖謂后稷也其他廟之祫祭者亦存焉祖主生成自

卯至戌無射戌之氣夾鍾卯之氣萬物形就故用無射夾鍾之合也

上文旣言分樂而序之以祀以祭以享矣其陽生而郊天其陰生而祭地大祫有事於太廟禮彌隆則樂彌盛故皆併二樂而兼用之其爲宮角徵羽及鼓鼗管琴瑟之異者蓋於天地宗廟各有所宜而亦因以爲差焉音有八而止舉其二者鼓鼗以命管琴瑟以升歌舉其重者言也六代之舞在天則統以天神之所用在廟則以古爲尊故舍羽舞而用大磬焉兼用四而舞直用其一者合樂乃舞舞不可以兼用也六變八變九變其樂應有此數至是乃終耳皆降皆出天地之大祭祀容有配食者故云皆然亦非盡羅列也大祫則合羣主然於宗廟不言皆者其以太祫不合羣主故與康成以大合樂與此併爲一祭之事故謂先奏是樂以降神後乃大合樂而祭之夫歌笙間而後合樂合樂乃舞豈其未禮玉未祼之前而遽已備此殷人濫觴三闋薦奏鐘鼓之類下文云尸出入奏肆夏則尸未入時歌工舞人均未入也然則此卽祭時之樂而非僅以之降神明矣至其辟位不用之說頗費苦心然似於樂律之法未合上言六樂者文之以五聲則未有五聲不備而可以成樂者以一律爲均則諸樂之爲徵爲羽爲商爲角皆有自然之次序其當之者不可得而辟其未至者不可得而攙康成以此四樂者混合爲一不知諸律之爲調而以聲當之見其於次不合而爲之辭先生後用後生先用之云亦以其於次不合也朱子謂此是四樂四調也今試仍以上文求之上言以祀之樂四黃鍾大呂姑洗南呂此云黃鍾爲角謂黃鍾之角謂卽姑洗也太簇爲徵卽南呂也姑洗爲羽卽大呂也唯圜鍾爲宮不合上言以祭之樂四太簇應鍾蕤賓函鍾此云圜鍾爲宮卽函鍾也太簇爲角卽蕤賓也姑洗爲徵卽應鍾也唯南呂爲羽不合上言以享之樂四夷則小呂無射夾鍾此云大呂爲角卽小呂也應鍾爲羽卽夷則也唯黃鍾爲宮太簇爲徵不合

夫三公之義應乎三始子天氣之始也午地氣之始也卯人事之始也然午者正陽之位故地從其合而始於未此三宮爲樂之本不可移易然則天宮之圖鐘當爲黃鐘人宮之黃鐘當爲圖鐘蓋互訛耳其餘三調乃各以六律五聲之序求之則當之者名其調焉然則地宮之南呂爲羽當作小呂小呂之羽太簇也人宮之太簇爲徵當作夾鐘夾鐘之徵無射也亦字之誤也黃鐘爲宮則黃鐘宮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即以黃鐘黃鐘爲角則黃鐘角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則以姑洗太簇爲徵則太簇徵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則以南呂姑洗爲羽則姑洗羽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則以大呂餘樂皆

以此推之不直言姑洗南呂大呂而云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者所以明商調之不用又以見上六樂與此互相明也其餘皆然如此則十二律分布均齊無漏無複而於天地人三宮之義各有歸宿且與上祀祭享之六樂分合有殊而名數不異條理井然矣此經傳寫之訛固多有之抑以天宮黃鐘一律宮角兩用或有疑其重複者而以意易之與　六變八變九變賈氏約樂記大武而以舞節言之立四表爲進退頗類大司馬出征而類巡狩而柴大故而旅皆因事而舉非常祭也大閱之法未知大武之舞果有四表與否更以推之他舞尤恐雖通上六樂自一變以至六變具有之如賈說豈一變者自南表至第二表而遽止乎似不成舞也如一變二變不作如是解則六變八變九變亦必不然矣舞以人佾則人人爲一列自南而北也虞書云舞干羽於兩階則左右分爲兩行也大胥職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司干職舞者既陳授舞器是舞者就位乃執器每變訖則舞者有更代故言出入也歌者在上樂縣在下舞節必與歌奏之聲相應此其相距不宜甚遠斯於兩階之語有合焉若然則其進退不過數步數十步之間無須立表所謂變者蓋其縱橫分合往來嚮背轉旋曲直之勢每變則異非直進退之間而已況大磬之舞則當象其至德升

聞雍容揖讓垂裳恭己之儀與大武必迥不同豈可一概論乎上注云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是以歌奏之節數之也舞時有歌有奏而歌奏之時不皆有舞似仍當以歌奏之節數之

郊

禮記義疏　祭天有九冬至南郊季秋大饗明堂二者大
曲禮下　祭南郊古制明堂古亦有之但神農曰天府黃帝曰合宮以合祀天神其在季秋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則周公以義起耳孟春祈穀仲夏雩祀孟冬祈年及即位而類出征而類巡狩而柴大故而旅皆因事而舉非常祭也南郊北郊天地分祭即位出征巡狩天地合祭蓋王者

之事天地與罪父母殯宮異尸異凡忌日亦分
祭廟祭則同尸同凡天地以覆載生成而論則分故圜
丘方澤牲玉皆異以天統地地承天而論則合故凡告
祭則同其從祀則南郊主日配月北郊主社配稷新年
祈穀及風雨星辰大社及五嶽四瀆山川王社止圻內
山川大雩大旅止及五帝不及地祗其配位則圜丘虞
夏以黃帝配殷以帝嚳配周初亦以嚳配周公定禮乃
定以始祖配祈穀新年以后稷配也祭地有五北郊亦
通名社以祭全載之地當祭之時主社配稷而社不置
稷大社祭九州之地主社祭畿內之地皆置稷以爲民
祈報也祭地大祭一北郊方澤也變祭一大災類社稷
也此皆與稷同祭若大封而告於大社出征宜於社歸
獻俘於社大會同宜於社反釋奠於社日食伐鼓於社
不及稷矣巡狩出征與天同告又告社載社主以行大
蜡祈禷兼大社王社耤止及王社以諸侯亦耕助及
其國社也方祀有六迎春東郊迎夏南郊夏季祀中央
土迎秋西郊迎冬北郊五者皆分祭秋祭四方報成萬
物則合祭也大會同而祀方明則非常祭矣迎氣之祭
祭天太皞等五帝而以伏羲配木神農配火軒轅配土
金天配金高陽配水祭天句芒五神而以重配句芒黎
配祝融句龍配后土該配蓐收修與熙配元冥諸侯迎
氣則止及五神五臣不及天帝也鄭氏分南北郊與圜
丘方澤爲二不如王肅南郊即圜丘北郊即方澤之說
爲確而祖緯書多立之名宜後儒皆其謬妄然如王子
雍有五人帝五人臣無天五帝五臣亦非篤論蓋有日
月即有日月之神有山川即有山川之神烏得謂四時
五行獨無四時五行之神乎楊氏謂社即地並無北郊
亦不確蓋中國九州固地而全居之則九州之州皆地
此芒芒大地非王者主其祭而誰主之析言之則大社
固地而州社里社亦地蓋天尊地親父尊母親父爲後
之子止一人而庶子亦母其母天非天子不敢祭地則
里社里正亦得率里人而祀之也注疏五帝及崑崙神
州諸說先儒辨之詳矣此疏皆本鄭氏周禮注說言之
於大雩明堂諸祭盡舍昊天而祀五帝又造爲帝嚳配
圜丘武王配明堂之說俱於古制不符至感生帝之說
兩漢以前未聞有此自周禮注創爲此說六朝而下歷
世遵行祀法大壞聶崇義號稱知禮猶以宋符火德當
祀赤帝爲說其他又無論矣

又郊特牲鄭氏於天帝二字知其爲一而云皇天上帝亦名
昊天上帝又析爲二以皇天爲北辰曜魄寶上帝爲太
微五帝王肅起而辨之程朱諸儒從而正定之然孔云
指其清虛在上之體謂之天因其生育之功其別有五
故謂之五帝以五配一故謂之六五帝者非天何爲同
服大裘則孔固以天爲一矣若夫郊之配以后稷報本

之義取諸冬也大饗之配以文考告成之義取諸秋也
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其明證也鄭既以祭法之禘爲圜丘爲祭昊天而配嚳
郊爲祭上帝而配稷祖宗爲祭五帝於明堂而配文武
又以大傳之禘爲郊祀天又祀感生帝不幾自相矛盾
邪夫仁人饗帝孝子饗親一而已程子曰人子不可一
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孫奭曰歲九祭皆
主於天至日圜丘正月祈穀五時迎氣孟夏大雩季秋
大饗考之於經皆有明文斯定論也皇氏所列僅八祭
而云雩與郊禖爲祈祭不數崔氏謂雩亦常祭凡九然
孟春祈穀亦祭也可不數乎至雩祭有二孟夏大雩常

也冏早而雩變也泥於變而并沒其常毋亦未之深考
與至地祇之外別有神州之祭此亦鄭孔之惑於緯書
者先儒亦詳斥之矣

周官義疏 大宗伯禋昊天上帝而不言方澤何也天地之德無
物可以稱者實柴槱燎不過以氣求之於陽血祭瘞埋
不過以魄歸之於陰而聖人所以昭格於皇天后土者
惟在於精意故實柴槱燎乃祀天之所同而以屬日月
星辰以下又不言方澤以示禋祀與昊天上帝同也周官之
文彼此互見昊天上帝別見於司服司裘以未見禋祀
故於大宗伯職揭之五帝同用禋祀別見於大司寇故

宗伯職略焉冬至圜丘夏至方澤別見於大司樂四圭
祀天兩圭祀地別見於典瑞宗伯職不舉方澤義別有
在而羣儒乃謂古無方澤之祭顯與經悖 胡仁恒謂
王者父天而母地歸地而祭者唯昊天上帝地亦則唯
有社祭並無所謂方澤蓋據此經及鼓人以靁鼓鼓社
祭皆不言大亦而諸傳記亦多以郊社對舉故爲此說
不知周官中雖有爲莽歆所僞竄者而大司樂章則漢
文帝得魏文侯時樂工竇公所獻司馬遷封禪書首舉
虞周之典祀直引其文史記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
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於北皆用樂舞而神
乃可得而禮也則是篇乃周官之舊明矣戴記曰器用
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又曰天地之牛角蕃栗則祀天

祭地儀物皆同可知矣又曰禘天事天因地事地又曰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又曰以祀天
地山川社稷先古七十子之徒各記所聞而大體不易
則不得謂社祭之外別無方澤之祭昭昭然矣

禮記義疏 郊特牲郊之用辛謂祈穀諸祭其用辛日則以武王
牧野柴望告成是辛亥日乃周有天下之始故以爲一
代之制若郊之日則必以至爲一陽所自生也 卜郊
當以陳氏卜牲義爲正周之始郊日以至日圜無所卜
矣程子卜辛之說即曲禮不過三之義而泛論郊之用
辛者也夫先王之制爲卜筮以神道設教而祭用卜亦
示其誠敬之心不敢有所苟耳蓋郊日之以至報本之

義莫大焉陽生於子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卜不言而用他日於義奚取乎然則太宰所以帥執事而卜日亦謂祭之無常期者而下云大神示亦如之則祈穀諸祭是也

又月令冬至大郊與祈穀為二祭然祈穀亦於郊則謂祈穀為郊無礙也至於迎長日之至當指冬至書所謂日短星昴本篇所謂日短至極而始長故迎之永必指春分也書言昊天上帝多矣安見上帝不可指天乎謂啟蟄而郊則上文已明言蟄蟲始振矣孟獻子言郊祀后稷可知蓋冬至之北郊配以后稷取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之義祈穀配以后稷為農祈也所配同而所以配之義異若是者俱不足以難鄭惟鄭謂此上帝乃太微之帝孔謂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仰則緯書之說所宜刪正

社

禮記義疏祭法　社有與郊對舉者漢志引禮記祭地於泰折在北郊就陰位也案今記無此蓋逸文周禮大宗伯以冬日至致天神夏日至祭地祇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大司樂圜丘方澤此禮祀之禮之最重者也社有與稷並稱者大司徒設社稷之壝會社稷之職夏官小子掌鉶於社稷此血祭之禮禮之稍輕者也方澤祭全載之地大社祭中國九州之地王北郊又牧人言陽祀陰祀注疏亦謂陰祀祭地北郊又如禮記泰壇泰折之文疏云此經論祭帝於南郊地亦於北郊也此皆北郊之說鑿鑿可據者以此言之祭地

疑此時南北郊之名已立言郊者統天地言之猶周禮大宗伯有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之說大司樂有圜丘方澤之說又祭法言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此皆天地並言祭天地異所王者尊天而親地未有祭天而不及地者亦未有言其合者也然則

之位不待推而可知也雖有冬夏至之分而於此位之初成非常祀之時可比故同日而舉也社於新邑謂此乃所以祀地者非也王謂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又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云此今時里社也又月令命民社仲春之祭也詩以社以方秋祭也孟冬則云大割祀於公社是一歲又三社也社之祭自天子以至於士庶人皆得其之其名至多名同而義則各異茲之社於新邑乃社稷之社位在庫門之右者此共工氏之子曰句龍者是也特以其平九州之功而報之而奉以爲主耳謂之地示之神可乎地祇句龍同德謂之后土者因昭二十九年左傳魏獻子問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史墨答之以句龍爲后土猶言后土之官耳其實康成所云后土者謂地祇也非謂句龍也況乎祭天地之禮貴簡貴誠只用蕭犢此人鬼之祭故曰牛一羊一豕一郊特牲所謂社稷太牢而蔡傳引之者也若以此社爲祭地則王制所云祭天地社稷地與社豈重累而舉之乎至於后稷配天以思文之詩爲樂歌此乃行之於宗周者東都初建恐未遑及此耳

禮記義疏 郊特牲 社以祭五土之神所謂句龍爲社是也而非祭地祭地則大司樂方丘之祭耳彼經言方丘而不言社則方丘之非社明矣中庸郊社之禮及此記社神地

周官義疏 司尊彝 追享朝享先鄭以爲禘祫是也大禘及始祖之自出追遠之義莫深於禘故大禘謂之追享羣廟及毀廟之主盡入太廟有朝義焉故大祫謂之朝享合祠論嘗烝言之則六享備矣大禘不於春則於夏舉大禘則不復舉祠禴之祭以一時再祭則瀆且歲時不暇給也大祫必於冬故亦名大烝舉時祭則不舉大祭因而春祠夏禴或被以大祭之名而謂之禘矣享之名有六歲舉之則四以其間舉於時祭之中故云四時之間祀也時享四大享二皆以肆獻祼行之如此經所列而時享或從其殺則有用饋食時饋食則不祼矣大宗伯職不言追享朝享者以其爲間祀則已具於春祠夏禴秋

嘗冬烝中也禮有隆殺任人之酌而行之此職但舉其隆者以其專司祼獻之器也大宗伯並舉隆殺故以肆獻祼饋食統冒之康成以肆獻祼爲祫饋食爲禘既昧於隆殺之差矣至追享朝享不得不別以追祭遷廟之主與告朔當之夫祭法壇墠之文本不足信告朔之禮甚簡不立尸后不與則焉有如許祼獻者哉

禮記義疏 王制 周禮與詩祠與禴嘗與烝皆易其序此言春祠夏禘則猶可言即禴而禘之名迥殊故鄭疑爲夏殷禮虞氏又云春禘者夏夏禘者殷蓋王制作於漢作者不見周禮而雜采四代禮爲之也趙伯循據大傳駁此謂禘大祭非時祭漢儒見春秋惟兩書禘一春一夏故訛則僖公之禘書秋七月漢儒何不見而訛云秋禘與周以重祭賜魯未聞賜晉何左傳晉人言寡君之未禘祀與是周人以大禘爲重故改時祭之名而世猶通稱之今但辨禘之有時祭有大祭不必以記駁記也

又喪大記 吉祭吉禘也謂之禘者以諦禘視昭穆也蓋三年喪畢將致死者之主於廟必祔一遠主故因時遞遷而虛祔廟以待新主之入至此合祭祖廟以審視昭穆當秋冬則謂之吉祫當春夏則謂之吉禘春秋閔二年吉禘於莊公襄十六年傳冬穆叔如晉晉人答穆叔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皆此祭非大禘也但此祭在二十七月禫自出安得禘反小於祫禮不王不禘安得諸侯亦有禘祭之後亦必遇四時當祭乃行之魯莊公三十二年大

又禘弓下殷周之禮當以孔子所善爲主漢唐說當以朱子所論爲宗今由夫子所論而參之諸經通之諸說記言喪者不祭左氏言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周禮言王有大故則宗伯攝祭王制言禘祫禘祫嘗祫烝蓋三年喪殯宮之祭王自主之故言特祀於主宗廟三祫皆宗伯攝之故言烝嘗禘於廟及喪者不祭且春不祫則無從遷廟猶特祀於主必至烝嘗禘之祫乃遷故烝嘗禘乃言於廟也穀梁言練而壞廟是王小祥奉新主附於祖祔祭竟仍遷殯宮宗伯於後第一祫告當遷於羣祖因留高祖之主於夾室既遷壞高祖廟復新之以待祖二祫耳至三年喪畢乃奉新主入於祔廟然亦必因夏之大禘冬之大烝始與羣祖合食蓋主之必遷者義之公故臨之太祖而行之以攝祭之宗伯祔者仁之道故祔於祖而行之以嗣位之孝王且因祫而遷則昭穆主皆入太祖之室而因留當遷之高祖隨諸祧主入於夾室則遷之有禮而無迫促之嫌而後壞廟新廟以次遷皆有節文而無急猝之失新主既入廟乃除靈座自不至一日未有所歸故服虔云三年以前不得遷廟三年喪畢則遷烝嘗行祭而遷廟也若三年喪畢而當春禘則新主未可遷入俟夏祫始行之則靈座雖禫未可除故徐邈云三時皆可祫而服終無常喪畢則隨烝嘗之時以祫而杜預遂以爲祫禘爲遷主之祭范甯謂三年喪畢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杜佑謂禫祭後乃祫來年禘於羣廟諸說所自來也夫祔之節次如此則練而祔正得其中而周人之卒哭而祔太早矣孔子善殷其從殷哉如此則虞祭不用適爾皇祖之文必至練祭乃用之也

嘗

禮記義疏嘗本秋祭言四時之祭者或以爲孟月或以月令仲月季月則未之聞也此季秋之月而言嘗故蔡邕氏邕曰嘗犧牲使有司二家並舍時祭而別爲之說蔡氏展其義牲而告備具也鄭氏康成曰嘗謂嘗羣神也天子親嘗帝使有司嘗羣神然展牲之神亦不可言嘗祭二家憑臆言之其不足訓固不必言矣惟吳氏說較爲近似吳氏澄曰嘗宗廟秋祭之名將舉二祭其所用犧牲前期告備於天子蓋秦不師古其爲歲也既可以十二辰之末爲首則其爲祭也又何不可以三秋之末而嘗

武進劉逢祿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體羣臣

周官義疏　小宰　朝廷之有百官猶人身之有百體臂動而指隨股行而踵舉右有所事左必繼之耳有所聞目亦注之運動屈伸不假指麾而無不如意

柔遠人

周官義疏　合方氏　此官皆柔遠人之事除其怨惡者禁土豪爲商旅思同其好善者彼此地產交相好善則貿遷者利其息故其文仍通財利同數器壹度量之後也上懷方氏來遠方之民此官達其道路以濟其不通懷方氏致遠物此官爲之均調使樂往來也

賤貨　薄來

周官義疏　小宰　受幣太府玉府皆在天官而將幣之財物則使禮官受之何也庭實旅百各以其國之所有而無常貨以禮官掌之則異物奇器不在行人職貢之籍者不敢以獻而得以非禮卻之矣武王克商之後太保猶以玩物爲戒即周公制典預爲之防之義歟

又家邦國獨致貢以粟米皆取於何服所以利用而民不勞也大行人六服因朝而貢此則每歲常貢

厚往

周官義疏　太府　獨言以九貢待弔用者王朝所用於邦國惟弔禮喪荒爲多故特揭之以示邦國之職貢仍以救邦國之禍哉者十居八九而朝覲之燕饗積頻省之幣齎則於九賦中賓客幣帛二式具之所以懷諸侯而大服其心也至於凶禮之賜委賻補犒禮所用乃粟米貨幣材物必近取於方嶽之內庶邦所共閒田所入非可致自王朝者故知貢賦相通而互爲用必具有經法也

朝聘以時

禮記義疏　王制　疏謂此錄王制者記文襄事非虞夏亦非殷而引古孝經注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朱子注朝聘以時亦用此說則或通古禮而晉用之耳虞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馬融謂四方朝於方嶽虞未必勤諸侯若此蔡又改爲巡守之明年東諸侯朝又明年南諸侯朝又明年西諸侯朝又明年北諸侯朝亦無的據周禮大行人六服皆言見不言朝而大宗伯之下鄭改之謂唐虞歲朝四方以四季月朝京師恐唐虞未必勤諸侯若此蔡又改爲巡守之明年東諸侯朝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鄭謂朝禮和宗禮盛覲禮肅遇禮簡孔謂近東者朝春近南者宗夏近西者覲秋近北者遇冬韓侯是北方諸侯近西故曰韓侯入覲不知先王何以寬於東嚴於西盛於南簡於北疏又言侯服朝者東方以秋西方以春南方以冬北方以夏則又變其說矣公羊異義言諸侯四時見天子皆曰朝以朝時行禮也猝而相逢於路曰遇萬斯大謂凡諸侯來

受摯於朝皆曰朝受享於廟皆曰覲而覲禮有前朝皆
受舍於朝之文似覲未嘗不朝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
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似覲又不於廟則疑
朝者四時四方諸侯來見之通名而覲宗遇則因事異
名朝而爲壇以盟曰覲旅而見曰宗其禮隆殺而見曰
遇其禮簡也周禮所謂一歲二歲自巡守之明年起數
與歲徧存三歲徧頻例同謂巡守之明歲侯服見二歲
甸服見三歲男服見四歲采服見五歲衞服見所謂五
年一朝也六歲當要服見而要服爲夷王者所不治故
周官篇首雖言六服承德而後惟言六年五服一朝不
云六服畢朝也其君朝之明年大夫小聘又明年卿來

大聘又明年大夫聘又明年卿大聘又明年大夫聘又
明年君再朝如此則十二年中君親朝二卿大夫聘四
大夫小聘六中庸所謂朝聘以時蓋如此至公羊說謂
天子無下聘之義則周禮明言時聘以結諸侯之好黃
氏謂諸侯於天子有朝無聘則周禮明言時聘曰問皆
非確論也

朝

禮記義疏 曲禮下 天子巡守之明歲侯服來朝二歲甸服來三
歲男服來四歲采服來五歲衞服來六歲要服來此諸
侯述職之事不期而自來者也春朝而圖天下之事秋
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

朝是朝覲可通言也但惟諸侯覲天子得稱覲若鄰國
相朝諸侯之大夫朝其君其家臣各朝其卿大夫皆得
稱朝而已則覲之體統最重覲禮有覲於廟中者有覲
於國外者有覲於方岳者此經自篇首至饗禮乃歸覲
於廟中者也自諸侯覲於天子以下覲於國外者也王
巡狩而一方之諸侯皆覲則覲於方岳者也虞書五
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周書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
時巡虞周之制固已異矣以周制言之而諸經復有不
同者曲禮則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
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周官大宗
伯大行人之文皆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此篇則專以覲

名而篇中所見儀法案之大行人司儀諸職又多有不
符者此禮家聚訟所以至此而紛紛愈甚也朝宗覲遇
四者文質繁簡小有不同要無大異圖事比功陳謨協
慮亦大概主其所重者言之而非必不可相通之事康
成强以四方諸侯分而屬之四時殷覜膠固矣曲禮又云
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與此篇一也是則
覲者特覲者也當亦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則
之側亦大率類此成王之崩事在旬日而康王之立大
路門外定朝旅見者也康王初卽位太保率西方諸侯
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則六服皆有朝者可知矣舜典曰覲四岳羣牧班瑞於
羣后則非一方之諸侯可知矣　朝覲宗遇四時之禮
文質繁簡微有不同要無大異圖事比功陳謨協慮大

概舉其所重者分繫之於一時非春必不可比功秋必
不可圖事冬必不可陳謨也言此者見天子諸侯一體
相親之意雖歲事之常也非無事而空行者耳曲禮天
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與儀禮之覲禮
皆於廟而特見者也秋覲當以之曲禮天子當宁而立
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而曰朝此於路門之外旅見者也春
朝當以之康成云夏宗依春冬遇依秋禮或然歟然謂
春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則非也受摯受享禮無更端
且摯重而享輕既受摯於朝則受享亦必於朝矣又冬
見曰遇遇者艸次之期豈以冬寒晷短不拘何處卽離
宮別館皆可行禮不必定在朝廟故謂之遇而儀亦從

何玉以朝乎

周官義疏　曹說虞夏之制天子巡狩之明年諸侯各以
大行人

殺歟　朝位賓主之間先儒講說紛雜不一崔氏謂迎入應門而朝於路門外之朝則朝禮乃君臣之正不應以賓主之法迎之故熊氏賈氏皆不從據齊僕職皆乘金輅則當迎之以至廟而非入朝者矣鄭賈以朝禮無迎法而三享則殺故謂行朝禮於朝正南面之尊既訖然後講賓主之禮迎入廟而行享如此則無下堂見諸侯之嫌而又與曲禮當亾之文對峙而不相悖然觀聘之禮受玉受享皆同時遞舉而不更端朝禮既行於朝享禮何必改而之廟且司儀之將幣正禮與享禮並該此經將幣專指享禮而不及朝禮文義亦不盡一齊僕職云朝覲宗遇享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

送迎之節此謂朝覲宗遇之饗食也豈此迎入者爲享食之禮經文但錯舉而不必順敘歟抑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春見之法卽以賓主禮行之則方朝時亦有迎歟　天子旅見諸侯故有此禮蓋六服之國未能同時而至一日之內將幣三享禮賓成禮亦不能多人故時其眾寡而旅見焉然後館舍可以遞客饗積可以開致誥勞可以徐周所以旅見時多也魯侯國而旅見滕薛之君故春秋並書以志非禮　凡朝覲諸侯將幣於廟外則覲日陳擯介又諸侯亦當有從臣執幣焉者在焉占地多矣且覲尚嚴廟外宜肅苟盡張於此從衛紛囂非所以爲敬也同異姓分東西面者蓋放廟中助祭之位以兄弟之黨賓之黨殊之　大朝覲雖曰四方諸侯皆來大約數十國而止以壇室所容無多而君行師從則王國止宁之處或虞不給而芻薪亦難繼也然則當此之年方伯連帥亦量率其當有事於王朝者而非盡六服以行歟古者小國極多皆附大國以達於天子固不必胥羣辟而奔走於路也

禮記義疏聘義　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乃諸侯事天子之正法王制所云是也周禮大戴皆言諸侯邦交歲相問

不云比年殷相聘不云三年左傳孟僖子如齊殷聘服虔注云自襄二十年叔老聘於齊至今二十年故修盛聘則諸侯相聘無一定之年可知若諸侯相聘亦必比年三年則卿大夫道長不給矣晉文襄霸諸侯以事天子者事晉非禮也聘義亦因時事爲說耳

周官義疏 大宗伯 時聘無常期諸侯或有故不得朝則遣問起居殷頫則王室有故慶喜弔憂而六服皆使人來視也

日月星辰

禮記義疏 月令 天本無度而曰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以日所不及天者計之也天本無形而指日月所經之二十八宿以爲形必三百六十五日三時而日所

躔與往歲如一則以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耳天與日月五星皆升於東中於南入於西晦於北而日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者主日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人之所息皆視乎日故以日爲主也日出於東故日行之宿由蒼龍始天行速則日轉而左日行遲則日轉而右故紀日不及之度曰角一度角二度皆自東而北而西而南而復東所以紀日也日之行天每日一周而不及一度則一歲而天之較日多一周矣月亦每一周天而不及十三度有奇則二十九日有奇而不及日已一周而與日會所謂元枵星紀十二辰每辰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所以紀月也一時爲八分一日九

十六分三時則二十四分總之日從日晨昏是也月從月弦望晦朔是也歲時從天四立二分二至是也此三者歷之大法也天有餘日月不足閏也者補日月之不足以從天之有餘此聖人輔相裁成之妙道也先儒反謂日行遲月行速又謂日一日一周天月一月一周天星一歲一周天約算家捷法以爲言使人愈不明其理矣

禽獸居之

禮記義疏 曲禮上 考工記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膋者羸者羽者鱗者則羽屬鱗屬亦通謂之獸國語水虞登川禽韋注鼈蜃之屬是水族亦通謂之禽但古有散文有對文易

失前禽周禮小禽私之及禽作擊俱散文也與飛鳥對文虛植本作走獸吳氏澄從之

蓍龜

禮器圖說 周書洪範稽疑用筮士冠禮喪禮特牲少牢俱用筮人有執筴抽櫝執櫝擊筮釋櫝立筮受命櫝筮之儀所以筮易而決疑也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周官義疏 太卜 疏謂兆別爲二十四分今以其說推之龜之中直紋謂之千里路灼契之坼以近千里路者爲首稍遠爲中近邊爲尾凡坼之見皆有首中尾焉合三節言之則有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驛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

霽雨雨霽霽雨霧蒙雨霽驛雨霽剋又雨蒙有五雨驛有五雨剋有五而二十五具矣除純體無生剋者不占則二十有四五兆各二十四則百有二十之經兆具矣頌千有二百者更以十干之日加之歟

又卜師　卜有龜焦者有不食墨者皆不待兆成而知其凶夫墨水也焦契火也火過而陽則焦水過而陰則不食墨　上下左右卽開龜四兆之處也上二爲陽下二爲陰右二爲陽左二爲陰左右之陰陽反者覆視之則正也又腹下爲陰其反背爲陽開其腹下乃覆而灼其背爲故卜師辨之

又龜人　取之用秋陰氣足也攻之用春劑之以陽也秋已殺之至春攻治則去其上甲而留其下甲及牆耳

禮記義疏　玉藻　古卜法今不傳如孔疏則卦兆先就龜腹板爲圖如書言我卜瀍水東又卜瀍水東是必圖瀍澗洛水地勢之形而龜之坼如墨所指則吉也如吳氏說既坼後加以墨非史所能定矣吳氏澄曰墨既坼之後以墨塗之坼大者食墨坼微者墨不能入故但占其坼

維天之命

詩義折中　維天之命維天之命祀文王也祀文王而言天者文王之德與天同也今夫天其變化無常者成形成色之用也其有常不變者無聲無臭之體也用著於有體立於無故法天者慄於見顯之爽尤愼於隱微之際有密基

禮記義疏　禮儀三百　禮上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故曰禮者天地之經也聖人因天地之自然人心之同然者而列

其大綱有五曰吉曰凶曰賓曰軍曰嘉於吉之中分爲禋祀實柴槱燎血祭貍沈副辜肆灌獻饋食祠禴嘗烝則十二於凶之中分爲喪荒弔禬恤於軍之中分爲師均田役封各五於賓之中分爲朝宗覲遇會同問視則八於嘉之中分爲飲食冠婚賓射燕享脹膰賀慶則六而大目三十有六矣由是節之而冠有三加昏有六禮祭朝踐饋熟事主事尸繹祭田有菟苗獮狩師有侵伐治兵振旅喪有復襲小斂大斂殯葬小祥大祥禫除且有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之分此經禮之三百猶可得而數者也至升降出入周旋之威儀則豈特三千已哉其

朱

書經傳說彙纂 蔡傳以微子封宋爲成王時事與書序微子之命及史記相合觀經文庸建爾於上公尹茲東夏自是始封就國之體或謂武王封微子於宋者據樂記言武王下車投殷之後於宋是也但記者特詳於論樂不似書序史記專論微子時事始末備悉故陳澔集說云殷後不曰封而曰投者舉而徙置之辭然封微子於宋在成王時此特歷敘黃帝堯舜禹湯之次而言之耳則亦以蔡氏書傳爲斷也

在彼無惡

詩義折中 微子助祭也武庚既平成王封微子於宋命之曰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故微子來助祭而爲賓也賓獻尸後主人獻賓歌振鷺也無惡無斁非微子不足以當之以永終譽戒其無蹈武庚之覆轍也武王不絕殷後而封武庚成王不懲武庚之叛又封微子忠厚之至也觀振鷺之所詠下守臣節而助祭上以爲客而獻之且欲其永保祿位且欲其慶流子孫周之德其可謂至德矣

潛雖伏矣

詩義折中 言王無意於西歸者以東周爲可樂也試觀正月大魚含江湖而就池沼其水幾狹何樂之有雖潛伏而炤然可見終受制於人耳以比東都湫隘無河山之固情見勢屈必受侮於諸侯也

武進劉逢祿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論語

千乘之國

禮器　禮記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周禮大司馬凡令賦國　夏官序官司馬主兵而曰馬者軍政莫重于馬也制畿以地與民制之司馬法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又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蓋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甸方八里據地言之成方十里兼溝涂言之其實一也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爲方一里者萬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一里者萬則其賦千乘然賦雖至于千乘而

兵不過三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惟天子則六軍大司馬云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出軍之法鄉爲正遂爲副則遂之出軍與鄉同公邑出軍亦與鄉同其公卿大夫采地則與鄉遂異故鄭氏注小司徒井十爲通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成十爲終革車十乘士一百人徒二百人終十爲同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公卿大夫采地出軍之制也至其計地之也粟米之式頒于職歲出于廩官有聯事彼此互見人食人與受用之吏而三　官有聯事彼此互見所謂互以考之也大役有鄉師之要又有司空之辟　惟日成最爲紛雜參互以得其實則月要歲會雖大積而無誤矣　成周財賦徵斂者皆地官之屬也鉤攷者皆天官之屬也載師任地故通掌徵賦之令鄉之徵斂統于閭師遂師征地故通掌徵賦之令遂之徵斂統于閭師遂師征野之賦貢凡貨物則入于內府玉府其粟米則近者輸于王都而掌于廩人倉人遠者各留

制也　周官義疏　夏官序官司馬主兵而曰馬者軍政莫重于馬也制畿以地與民制之司馬法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又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蓋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甸方八里據地言之成方十里兼溝涂言之其實一也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爲方一里者萬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一里者萬則其賦千乘然賦雖至于千乘而

節用

禮記義疏　王制冢宰以六典統百官均四海于職無所不統而獨言制國用者承平之世府庫盈餘君心易侈心侈則用奢用奢則斂厚斂厚則民貧民貧則亂作古之家宰節以九式凡君所用大府司會職幣職歲皆得據式以爭君莫之違也後世乃取惟王不會一言以縱欲國服爲息四字以朘民是惡知制用足國之道哉　周官義疏　司會財用之在官府者內府外府玉府職幣之類

是也郊野縣都各貯百物財用以共賓祭待賜子賬恤給斂賒職內貳都鄙財入之數職歲貳都鄙之財出賜之數是也云郊野縣都則該邦中可知　凡事之用財有分用者有總司者並出財者各有簿書所謂參以考

其地俾遺人族師委人分守而時頒之而貨物之待賓客軍旅者亦存貯而散布于畿內司會所掌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是也然司會通掌六典八法八則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法凡王及冢宰之廢置皆贊焉任重而事殷懼鉤攷之未能無漏也故又有大府專掌式法以頒財司書專掌版圖要貳以周知百物之出入而宰夫復掌治法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以詔冢宰詠賞蓋必用無冒濫然後蓄積足恃而民力可紓補助常周凶祲有備故孔子繫易以理財爲義蓋治之使各得其條理之謂也秦漢以後徵斂鉤攷亦彷彿周官之法然不求其生之本而唯欲其取之盈不

務節其所不必用而轉節其所當用是以法密而弊愈滋民窮而國亦病皆不明于周公孔子理財之義故也

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皆畿內事而曰以周知四國之治何也此職首言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則邦國亦各上其計于歲終與月令季秋制諸侯來歲所賦于民輕重之法貢賦之數則古者邦國之要會皆達于天子可知矣蓋必知其年之豐凶而後可酌其所賦于民輕重之法必知其國用之多寡而後可定其貢賦之數也詔王及冢宰廢置總上羣吏之治四國之治而言之　凡財用出入必與政事相附察其財用之計而吏之敬肆能否治之得失俱可知矣故曰以逆羣吏之治以周知四國之治司

教者歟

詩義折中　魯頌駉　駉者牧而祭馬神也定中之詩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彼勤畜牧故兼言牝此閟軍實故專言牡也其言秉心猶駉之思也塞者無邪之誠淵則兼有無疆無期無斁之義焉言馬政而及于思者採其本也國政之盛衰皆本于君心心不能無思而慮其有邪一涉於邪則廣而愈荒久而愈迷深而愈鑿故貴無邪也以無疆無期無斁之思而一歸于無邪則專精以思理將睿可作聖且神與天通矣新氣化而育庶物皆本于此焉耕耨而五穀茂牧養而六畜蕃思中之一端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蔽之曰思無邪蓋以三百篇中事無所不有

義無所不備而原所由作皆本于忠厚正大之心使讀之者感發其興觀羣怨之思油然自得其性情之正由是以行于人倫而達于庶事則家道以之興盛國運以之昌隆此實聖人刪詩之本意駟之一言果足以蔽之也

大車無輗小車無軏

周官義疏 攷工記衡下之輗蓋即論語之軏以曲木爲之左傳又謂之軥以其句曲故曰軥以其輗馬領故曰輗而軏其異名也古注爲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恐非是轅端上曲即軥頸與軥相連非別一物未可以與大車之輗對

損益

禮記義疏 檀弓 夏道近人而忠故尚黑黑最卑下近人者也殷道駿肅故尚白白最清潔亦色之本也周道文故尚赤赤者文明之至也史記云王者易姓受命必愼始初改正朔易服色義如是矣漢書律歷志三代各據一統天統始施于子半日萌赤色地統受之于丑初日孳化而黃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統受之于寅初日孳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復于子地化自丑畢于辰人生自寅成于申故天統以甲于地統以甲辰人統以甲申此論與孔氏相發其所謂赤而黃而白而青而黑似五行相生爲說陳氏又以五行相勝爲說又由三統而推五行不足據也

徹

儀禮義疏 特牲饋食禮 少牢不賓尸之改饌有司官徹此則正祭時設薦敦者主婦設俎者佐食至徹而改饌皆佐食爲之殺于大夫又改饌非婦職也士虞禮則以祝主之變于吉祭也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則主之設而東面者喪祭吉祭皆同所以別于大夫之改設南而也 堂下俎自賓俎而下祭畢乃徹此吉禮之通例與鄉飲射燕之徹俎乃羞者異矣

周官義疏 樂師 經云帥學士而歌徹則是學士亦歌也瞽者在席于階上學士則升堂立于其側而偕瞽者並歌與大司樂帥國子而舞學師帥學士而歌徹以其官與事差之則學士當次于國子一等矣舞之變數有定當于祭時已竟及徹未必有舞

揖讓而升下而飲

儀禮義疏 鄉射禮 自揖進以及當階及階之揖所謂堂下三揖也自升堂以及當物及物之揖所謂堂上三揖也揖進之則學士當次于國子一等矣舞之變數有定當于祭時已竟及徹未必有舞之揖始發于位而揖也升堂之揖復于階而揖也當階與當物同義及階與及物同義凡此諸揖惟揖進爲東而揖乃經于當物必重言北面以鉤楹曲檻爲鄉東行嫌或東面揖故也 司射升時堂上三揖退亦當然但升堂之揖北面退則南面故曰南面揖如升射也至堂

下則降時一揖如升射之有及階之揖也出于其位南又揖如升射之有當階之揖也將適堂西又揖如升射之有發位之揖也此三揖惟適堂西爲西面揖　投壺禮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是逐耦以校勝負而飲其不勝之耦也其三投已畢以一馬從二馬之數馬而慶其多馬者則通黨以校勝負而飲其勝者之黨也前之三飲爲罰爵後之一飲爲慶爵罰必逐耦以課其技之精慶乃通黨而衡之以榮其遇之幸此投壺禮之意也若射禮則初番不釋算不得有一馬從二馬之事而終又不行慶禮故投壺之飲四行而射禮止二番飲也

繪事後素

周官義疏　康成說與論語解不同然亦得爲一義鄭曰玫工記宋也後布之爲素白其易漬汚也

魯禘

禮記義疏　明堂位本文言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並不言以禘禮祀文王于周公之廟何據乎蓋始封于魯者實爲世室至大祫則周公東向而魯公配之儼如王者之禘所自出而始祖配之矣故曰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也

又上孟春舉夏正則此季夏六月亦夏正建未之月不于巳月避周天子也周禮祫禘朝踐用大尊饋食用山尊春夏朝踐用犧尊饋食用象尊魯不用大尊下天子也周禮祫禘灌用虎彝蜼彝冬烝灌用黃目魯不用虎彝蜼彝

祖亦其福女不言文王福女也若其郊則何與于公而曰康周公乎且周正郊以至月祈穀以啟蟄春秋惟言啟蟄而郊是魯未嘗犬郊也祭社以稷配萬物本于天人本于祖之義也以稷配同而所以配之義則異魯頌言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亦魯人以后稷爲遠祖而誇之非祈穀之本義也況祈穀之郊詩于僖公始言之春秋于僖公始書之其非出于成王之賜更爲明著即禘禮祀周公所用者詩言白牡用殷天子禮也祭統言八佾以舞大夏用夏天子樂也明堂位言殷之玉豆夏之嶡俎虞之雕篹雜用三代天子器物是特比于三恪以尊公耳其實魯祫嘗烝追享朝享皆有祼而魯人職廟用脩賈氏以爲

餘犧象山罍玉琖斝角璧散考之周禮皆降天子一等則仍上公禮耳至于閟春一祭無皋應二門皆諸侯制也烏覩所謂王禮乎子家駒謂設兩觀乘大輅舞大夏大武久僭天子蓋閟門之作煬公時亦因周廢象魏而作其後周復象魏而魯仍而不革大武原無入佾只朱干玉戚爲僭耳餘皆惠僖以下爲之也呂覽言魯使宰讓如周請郊禘禮王使史角諭止之惠公怒止王使則殺及以夫差之則屬之肆師亦宜矣

又曰酒正掌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不言曰則曰者尸亦以灌人所專掌也外神不祼而序官疏云用曰者見灌地更以下文廟用脩推之則宗廟蓋以鬱和曰而祼外神則直以曰不和鬱而亦用以降神與秬曰若之說于禮記王被衮以象天則曰此王魯君也趙匡釋

有之故洛誥文侯之命及江漢之詩皆以此爲特賜也

禮器圭瓚聶氏崇義曰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瓚如槃大五升口徑八寸深二寸其柄用圭有流前注流謂鼻勺流凡流皆爲龍口又案大雅旱麓箋云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凡圭博三寸圭柄金勺牝牡相合處各長可三寸厚一寸博二寸半流道空徑可五分後鄭云圭瓚以酌鬱鬯而獻尸也

子入太廟

禮記義疏郊特牲春秋文十三年世室屋壞傳云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未聞太廟世室而外立文王廟魯頌鋪張寢廟奠若閟宮一篇毛鄭以閟宮爲姜嫄廟

呂氏大臨非之朱子以爲魯之羣廟則太廟世室皆在其中若魯果有文王廟閟宮何不頌之僖八年禘子太廟亦但祀文王于周公之廟未嘗祀于文王廟而以周公配之況殷周之禘亦禘于太祖契稷之廟未爲高辛立廟也周即有姜嫄廟要祀稷所自出之帝於稷廟禘爲天子之大祭天子且不爲太祖所自出者立廟魯何獨以周公之故而立文王廟乎襄十二年吳子壽夢卒魯臨於周廟即周公廟也注何所據以爲文王廟邪孔疏引以爲證誤矣　經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疏引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及左傳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之文推論之以爲據有大功德者是蓋援周公爲例不知春秋時事未足舉以定禮而孔所論亦非也天子之子以上德祖天子且孔言無功不封亦于宋地立祖王廟是無宗不祖天子矣有此禮乎宋祖帝乙所謂存二代之後不得援以爲他諸侯例明堂位言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不言祀文王魯且不得祖文王鄭又安得祖厲王乎且左傳晉以魯喪未見鄭伯鄭言亦敝邑之憂且晉鄭皆宗魯也吳子卒魯臨子周廟是吳亦宗魯也魯爲諸姬之大宗昏喪必告而王姬歸齊季姜歸周天子不與諸侯敵故昏嫁多魯主之若魯祖文王則太祖當祀文王而周公不當爲祖稱太廟祫禘亦當于文王廟不于周公廟矣若季氏雖爲三家之大宗而君在國昏喪皆告于君君之嫁娶亦不使季主而援魯例立桓公廟且八佾歌雍以祭之尤背矣邑有先君之廟如武王遷鎬而文王廟猶在豐故成康大事告廟必至豐晉遷新田而桓莊廟猶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非王子公子各得立祖廟于其邑也周禮都宗人家宗人掌都家之祭祀凡祭祀歸福于國國有大故令禱祀既祭反命于國並無掌祖王廟之文蓋所祭者即此有邑者之祖父臣祭亦歸福子公曰膳君有故禱祀亦及先臣所謂羣公先正百辟卿士之有益于民者又或地有名山大川及因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非祖王也說經欲以明禮反曲爲非禮者緣

飾附會可乎

射不主皮

儀禮義疏 鄉射記主皮之皮堅復難射非皮侯采侯獸侯之比非强有力者弗能貫也故凡禮不以之若禮射則未嘗不以命中爲隽亦未嘗不以矢貫于正鵠爲中也鄭氏此解適與經違又引尚書傳既以射于澤宮爲揖讓之取又何以當主皮之射乎蓋主皮之射本以習戰而非禮樂之事觀樂記及論語所云足以明之矣書傳本難徵信況又顯然矛盾邪

周官義疏 鄉大夫庶民雖無射禮亦必習射不然何以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乎主皮非禮射所有蓋强有力者所以

習武事故以此備五物焉

告朔

周官義疏 太史不曰頒朔而曰頒告朔者並每月所行之政令布告于臣民也先儒以告于廟爲告朔于侯國言之猶可于頒告朔言之則驚矣春秋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既朝而曰不告朔則爲以是月之政令告于臣民審矣

春秋直解 文公十六年朔王所頒也謁上曰告臨下曰視先告朔尊王也因而朝廟敬祖也由是視朔勤民也

反坫

禮記義疏 明堂位鄉飲酒禮尊于房戶之閒賓主共之也燕禮尊于東楹之西唯君面尊惠必自君出也兩君相會則兩君皆當面尊故尊在兩楹閒而反爵之坫在尊之南獻酬皆自尊而南出故曰出尊

木鐸

禮器圖 夏書胤征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周禮大司徒鄉師以木鐸徇于市朝明堂位振木鐸于朝天子之政也許愼鄭康成皆曰鐸大鈴也陳氏祥道曰鐸有木鐸金鐸舌以金木鐸舌以木金鐸振武事若司馬之振鐸摝鐸是也木鐸振文事若書禮所言徇以木鐸是也

武

禮記義疏 樂記竹書紀年紂五十一年乃武王之十年冬十一月諸侯會師孟津請伐紂武王諭以紂不可伐而還紂殺比干囚箕子微子出奔武王曰紂不可不伐矣明年春警諸侯師秋伐殷師次鮮原蓋會師孟津諸侯皆請伐紂而武王不許者三仁猶在庶其改之也至比干死微子亡不得不伐矣然春警師師未起也秋師起矣猶次鮮原未行也蓋以箕子尚囚紂若免而出之則猶或改于萬一也紂終不悛且恃其如林之衆以相敵不得已十一月師渡孟津而紂亡矣故始之備戒之已久象春警師也詠歎之淫液之遲之又久象師次鮮原也發揚蹈厲象師渡孟津至于牧野詩所謂時維鷹揚也武王革殷其不得已之心皆形見于樂賈所答皆非子

反覆明其遲之又久之故而非病不得眾非恐不逮事
皆見孔謂賈上兩答是亦誤也又案詠歎淫液聲淫及
商皆爲歌聲大武六章皆歌者在堂上舞者在堂下歌
者自歌舞者自舞特其緩急疾徐皆相應而當日情事
曰見耳國語牧野之事音皆尚宮大祭祀之樂無
商而當時有淫而及商聲者故知非武帝若武樂果有
此音則武王殺伐之心動而志荒矣賈知武王無此心
故夫子亟許之

居上不寬

武進劉逢祿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幾諫

禮記義疏　孝子事親惟盡其純愛之至意先意承志所
祭義　以順吾親而致其親愛也如時時以不肖之心待父母
即溫清定省亦莫非防微杜漸之意是尚得爲孝乎要
知諭父母于道未嘗不在先意承志中而先意承志則
不必爲諭親于道而設方可謂曲盡情理矣孔氏雖以
諭父母于道并入先意承志中但上已詳言先意承志
正義然後合諭親于道言之其說便得若馬氏說則若
先意承志盡爲諭親于道者窺伺之術不亦戕乎其分

先意爲閑邪承志爲成美尤未合也

治賦

周官義疏　制軍爲大司馬專職小司徒以井牧之法徵
司馬　賦于鄉遂都鄙公邑大司徒會萬民之卒伍以起軍旅
大軍旅以旗致萬民州長帥而致之遂人帥旧作野民
帥而致至縣師受司馬之法以作眾庶稍人帥而以至
其道路之資均別無所爲軍用自康成以賦爲給軍用
以聽于司馬車徒既集然後大司馬更加蒐乘以制爲
六軍不但軍師卒旅必以通融簡稽而成即將帥司長
亦須選任程材而授蓋前此更番弛舍均役徵發之制
具在地官而臨時大商車徒陳鞠帥旅比較材武俾勇
者各適其用羸者不細其材一切戎行節制戰陳機宜
凡六軍之將所承令者備具于司馬制軍之法但未必
如後世田穫苴輩所撰耳又況制軍之數不同于出甲
之數徒之卒伍不同于車之卒伍蓋參伍錯綜相爲經
緯彼此聯事而實不相侵官大國以下制軍之法視此
舊說泥于六鄉出六軍之法遂以司馬司徒比而同之
則此經爲贅矣上地以下已見小司徒及遂人而覆舉
之蓋畜眾者司徒而徵兵者司馬或略焉則可任與舍
之數不分明矣曰凡令賦見此職所言乃斂賦賦與之
賦與九府異也所令蓋兼六服羣侯之軍賦其畿內軍
賦大小司徒令之大司徒職凡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
會萬民之卒伍以起軍旅以井牧之法起軍賦大司馬亦必聯事焉曰凡則畿

內鄉遂公邑家稍縣都以及侯國無異法可知矣侯國
制畿施職制地令賦已具于司徒而復列于司馬者必
司馬董正之然後疆場不犯而政令無壅也其後召虎
南征疆土是徹乃牽由周公之典法耳　周官之法車
輦馬牛兵器旗物民自具之有事征伐則遣人委人共
其道路之資均別無所爲軍用自康成以賦爲給軍用
者胡氏安國遂謂田以出粟取之農夫賦以出兵取之
商賈雜稅遂爲亂國邪臣興利者所假託皆說經者之
誤也

司徒　令貢賦亦用卒伍何也年上下之法稅多少之數
必有傳論之者輸將之事早晚之期必有董率之者其

事與軍旅田役追胥一也今之地丁賦籍十戶爲甲十甲爲圖亦會民而徵斂之蓋古之遺法大司徒職相保相賙族師職相及相共意皆如此

田塲作更番訓發使皆習于軍事也追胥竭作守望相助非遠遣其閭井也

又族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既有定法此職又有合聯師之法何也賈氏謂擬入軍相并得之但案其辭意似專指在軍者言則義尚未備耳蓋未必合聯于四五六人而取其一然後技勇可簡且非留其半以居守則受邦職役國事相葬埋一族中居者或不足以共也族師在軍則爲卒長必平時合聯然後二族戰士皆其所素教而如臂指之相使居守之族師二族之民皆其所素治

或據班志一甸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止出七十五人司馬法井十爲通三十家止出三人疑周官不宜取一卒于二族中不知一甸中雖止用七十五人而此七十五人則必取諸八閭之中司馬法亦然不如此則從軍之士與其長不相習而緩急不可用居守之吏與其民不相習而受邦職役國事相葬埋必有扞格而難通者矣役必更番總畿內計之常數十年而後一徵發故入閭之人亦不以同時并調爲困耳　軍法至百夫則有長而非合二百家百夫不調故列職于族師而遂校夫家簡旗鼓兵革之期徒庶備具但渙散而不歸于一故特設縣師一官帥民而至亦鄭長掌之

又稍人注疏分鄉遂都鄙田制而二之據小司徒五家爲比五人爲伍謂鄉遂家出一人以衛王都據小司徒四邑爲邱四邱爲甸謂都鄙五百七十六家共出一乘用以征成然夏官大司馬四時之田旗物號名並舉鄉遂則鄉遂之兵未嘗不與征行也五家爲比五人爲伍意主爲平居相親愛則臨難相捍衛非曰專以衛王都故家出一人也四邱爲甸甸出一乘意主于卒伍疊發則民力不病車甲更番則民財不傷非曰都鄙之制然而鄉遂不如是也　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縣師受法于司馬以作其眾庶及馬牛車輦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鄉之帥而至者縣正也公邑之帥而至者其長也其事則遂人遂帥主之而家稍縣都無見焉則稍人帥之無疑矣

曰以至者以其地有司至也何以知非都家之司馬也都家司馬所掌乃士庶子及眾庶車馬之戒令而不親軍事古者與帥必用其地有司士非素教不可用也曰行役者則非直畿內之士功也如仲山甫城齊召伯城謝之類故不聽于司空而聽于司馬

又縣師　軍旅會同田役夏官之掌也其眾庶馬牛車輦則地官之掌也將有事焉則鄉之鄉師遂之遂入固有致民帥眾之事稍縣都采邑之吏亦自有當致之眾當會之期徒庶備具但渙散而不歸于一故特設縣師一官帥民而至亦鄭長掌之

受法于司馬以作之其法謂如應用眾庶若干馬牛若干車輦旗鼓兵器若干而皆會其卒伍也作者作稍縣都采邑之諸吏也以帥而至至于司馬也既至于司馬其眾庶則稍縣都之吏仍自將之而各屬于其主帥縣師隸地官而受法于司馬者蓋地官于夏官之聯屬繫乎此也鄉師之帥鄉遂人之帥遂大約皆然稍人以縣師之法帥以至而聽于司馬則又以佐縣師耳　又案小司徒大比考夫屋及其眾寡六畜兵器此職會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族師合卒伍簡兵器里宰比六畜兵器則兵器皆民間所自備也然左傳鄭人授兵于大宮楚人授師子焉以伐隨又鄭人授兵登陴豈平時既皆自備及有事則其自備者如故而官又授之與

宰

儀禮義疏　士冠禮宰有司主家政者士喪禮贈宰舉幣以東雜記亦曰宰舉以東原思爲孔子宰家語孔子謂顏淵使爾多則吾爲爾宰蓋大夫以上宰皆臣也

帶

禮記義疏　玉藻　大帶正服之帶雜服之帶則天子諸侯有朱有綠大夫有元有黃士則惟緇而已尊者朗卑者闇也大夫以上廣四寸故言大士廣二寸故不言大陸心上至腰一尺五寸腰以下三尺紳指自腰以下者故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

輿之粟九百

周官義疏　司徒序官古者公田制祿凡爲卿大夫者固受之采邑矣如管氏駢邑三百晏子即殷之邑衛人資仲叔于奚以邑之類是也其卑官散吏及初仕者未及受邑之限則以粟給之司士職以功詔祿以久奠食王制位定然後祿之其規模略可想見原思爲宰而于與之粟九百亦其徵也府史胥徒人數尤眾故必有司祿之官今其職闕意司祿主其數而各受粟於廩人與

觚

禮器圖　酒器有觚有觶有角有散是數者考其形則體圜足方諸器略同唯觶無耳觚與角散皆有耳據聶氏引鄭氏注云散尊無飾惟明堂位璧散璧角以璧飾其口耳考其所容則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而口徑腹底各相稱也考其所用則獻酬皆用觚而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賤者舉散考其總稱則皆可名之曰爵而其實則皆曰觴也獨觚則所載甚少故特牲云二觚二爵四觶一角一散而獨不及觚則觚之所用正禮所無不在五爵之例矣然考之七月詩言稱彼兕觥則觥其觚歟則饗有觚春秋傳衛侯饗苦成叔而甯惠子歌兕觥兕觥其觚也鄭人燕趙孟穆叔于皮舉兕爵是燕有觚也圖爲雜帶皆二寸恐未然　帶有當心上者有當腰者自

胥掌比觚是鄉飲有觚也絲衣言兕觚是賓尸有觚也其質用兕其容七升其用主罰陳氏祥道謂燕禮鄉飲酒大夫之饗皆有旅酬無算爵于是時也用觚其或然與　又案諸器名雖不同而聖人制器倘象之意則總教人節飲而已疏云觚者寡也飲當寡也觶者適也飲當自適也角者觸也觸罪過也散則訟也飲不節爲人訟也許慎云觚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爲過多也又諸爵皆可奠而觚不可奠豈以罰爵異之與

神祇

周官義疏　大宗伯天曰神妙萬物而不可見也人曰鬼其所歸也地曰示以示爲義五岳四瀆名山大川顯然示人以法象也

邊

周禮邊人掌四邊之實朝事之邊饋食之邊加邊之實羞邊之實凡祭事共其邊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邊薦邊羞邊儀禮士冠禮再醮兩邊栗脯鄉射禮大夫與則公士爲賓薦脯用邊注所謂邊宜乾物是也禮記郊特牲鼎俎奇而邊豆偶陰陽之義也邊豆之實水土之品也明堂位夫人薦豆邊聶氏崇義云邊以竹爲之口有縢緣形制如豆受四升案此則邊亦高尺二寸　盛棗栗桃梅菱芡脯脩臐鮑糗餌之屬有巾元被繢裏圖一幅案士喪禮邊無縢則士大夫吉事之邊有縢可知明堂位魯用

雕篹篹邊屬也惟魯得用雕篹則士大夫之邊無雕可知矣

周官義疏　外宗曰贊王后薦玉豆賦豆邊則邊無以玉飾者可知矣明堂位正言玉豆他書亦無言玉邊者蓋豆木器可用玉飾邊以竹制各有宜也惟邊無以玉飾者故先鄭舉玉豆而後別言豆邊王后所親薦爲朝事饋食之豆則加豆羞豆無以玉飾者可知矣九嬪贊玉齍此曰以樂羞則贊則惟玉齍特以樂薦又可知矣經于玉几玉爵玉敦玉豆玉齍每特文以見而疏謂凡王之豆邊皆以玉飾未知何據

豆

之實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儀禮聘禮四豆士喪既夕四豆士虞四豆特牲兩豆少牢四豆有司徹四豆禮記明堂位夏后以楬豆殷玉豆周以獻豆鄭注云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也聶氏崇義云豆以木爲之高尺二寸考工旅人爲豆高一尺受四升口圓徑尺二寸漆赤中大夫以上畫雲氣口足之飾諸侯以象天子加玉有蓋盛昌本脾析豚拍之韲醯嬴兔雁之醢韭菁芹菹之菹及麋臡鹿臡鄭注所謂豆宜濡物是也

儀禮義疏　少牢饋食禮　爾雅釋器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生民

詩于豆于登公食禮太羹清不和實于鉶即登也此載及醢皆用兩瓦豆則薦豆用木豆而加豆用瓦豆歟

周禮序官有籩人而無豆人者籩實果穀魚鹽餌養皆周禮義疏太宰序官

易成故統于一官豆實醢物雜而難成非一官所能共而豆實又不盡于醢醢諸物也鹽以籩實而別列一職者共百事之鹽籩實一耳

成于樂

周官義疏宗伯序官舜命夔典樂以教胄子其詩書未具易有聲而無文禮初興而未備惟樂乃郊廟朝廷閨門鄉里所通用而附禮以行學者陶養德性舍是無可爲教故二代因之至周則詩書禮樂具備而掌成均之法猶以大

司樂名官蓋蒙士之學必以樂爲始君子之德必以樂而成也以中大夫爲之則必賢德彰聞負公輔之望而爲凡有道有德者所依歸國之子弟所矜式者矣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周易折中姤四與初正應當制陰之任者也然不能制之而爲包無魚之象何也曰此與夬之九三同當決陰制陰之任而德非中正故一則剛壯而懷慍怒一則疾惡而背絕遠無包容之量無制服之方故也以是爻德而有容犯卦義取女之戒則其起凶宜矣書曰寬而有制有容德乃大又曰爾無忿疾于頑是包有魚无魚所由分也

師摯之始

儀禮義疏鄉飲酒禮大師即國之大師如有事于君所則亦來與此禮而已大師不與也若大師無事于君所則魯行飲射之

聖人言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盈耳則魯禮師摯蓋嘗與焉何必爲君賜哉

關雎之亂

儀禮義疏燕禮樂以四節爲正惟鄉射禮不歌不笙不閒大射不閒不合者主于射略于樂也燕以序歡所重在樂故上經所言原備四節此于獻時奏肆夏繁盛之升歌一也下管二也笙入三也合樂四也雖不閒有管則盛矣

文大射儀樂以合爲備鄉射雖不歌不笙不閒猶有合樂此不合樂故不告備

敬

禮記義疏明堂位書言十二章至虞而已備虞不徒質也記曰有虞氏服載豈虞舜之時衣裳則章十二載則無飾與夫載在下體即無飾固宜以山以火以龍藻所謂踵事之增而文滿備者也玉藻曰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亦其等與

禮器禮記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圓殺直天子直諸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鄭注此元端服之韠也韠之言蔽也凡韠以韋爲之必象裳色孔

蔽曰如此韠非祭服韠者若其祭服則君與大夫士無別同是赤色且祭服之韠大夫以上謂之韍士僣弁謂之韠韐不得稱韠也陳氏祥道曰韠之作也在衣之先其服也在衣之後其色則視裳而別則曰韍以其一市而足則曰韠以色則曰縪以質則曰韐韐貴者以朱韍賤者以韐韐長三尺以象三才頸五寸以象五行下廣二尺以象地上廣一尺以象天詩曰庶見素韠是祭有韠也劉熙謂婦人蔽膝亦如韠是婦人有韠也

溝洫

周官義疏　自禹盡力乎溝洫三代聖王皆不恤膏腴之地以爲溝涂引小水以入于大水以人鑿之小川通天

作地成之大川當其時農無蕪田民無水患自商鞅開阡陌毀溝涂自爲富國强兵奇計人爭效之湮溝壅澮數世以後支川墊淤伏秋潦漲大川汎濫連州比郡廬舍沈沒人民流殍坐視而不可拯救乃秦變周法釀成百世之大患也井田雖不可驟復而匠人以水澮溝洫小川以通大川之法可不亟講哉　溝洫土功也奚爲屬之攻木之工蓋自溝之川凡有四等由淺及深積細成鉅必以其差唯匠人曉水平之法以廣渠而遞設之則雖數十百里之遠高下不爽蓄洩皆宜而不致有此疆彼界過防爭道之虞抑更有以木樁木版設爲水準之處須用矩度繩尺焉　先儒謂遂人匠人之法不同

武進劉逢祿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麻冕　純

儀禮義疏　士冠禮或疑元冠以布爲之夫既緇冠素紕禪而緇纚皆絲也元冠不以布可知矣記云太古冠布齋則緇之布冠止此耳麻冕特以麻爲板之表裏其官于首則緇也

周官義疏　士冠禮陳服于房中純衣緇帶敝氏繼公曰媒氏純衣絲衣而緇色者也周官云純帛論語云今也純此其徵矣是則絲之緇色者其名曰純不必改爲緇紂而後可通也

禮器圖　儀禮士冠禮緇布冠缺項記曰始冠緇布之冠也冠畢即不復著所謂冠而敝之也惟庶人則終著之詩云臺笠緇撮是也

拜下

儀禮義疏　士相見禮臣之再拜稽首其別有三若階下再拜稽首乞而君辭之則若未成然復升再拜稽首以成之是謂成拜其禮最重次則降階未拜聞命即升升乃再拜稽首此賜爵禮輕故首又其次則不降階惟下席再拜稽首而已

又公食大夫禮　已國之臣拜位在阼階下燕禮主人獻公二大夫賓升爲賓者是也聘禮私覿賓降拜于階東覿階爲稍東別于己君也此亦然故注以爲少就主君也賓在西階東欲答拜時擯者即辭之而賓拜自若故曰拜也公見其不聽擯之辭乃降一等以示親辭而擯者致辭曰寡君從于而降矣子雖將拜其興也容此兩辭之間而賓之再拜已訖非謂賓拜未再得辭即興若然則下文賓升不得謂已拜矣

門朝位堂

禮記義疏　曲禮天于五門郭門諸之皋門皋門內謂之庫門庫門內謂之雉門雉門內謂之路門詩曰乃立皋門皋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明堂位言魯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言其制如之耳書言王出在應門之內春秋書魯雉門災家語言衛有庫門諸書皆無言諸侯有皋應二門者鄭注諸宮門外曰皋門朝門曰應門誤矣至于三朝內朝在路門內所謂圖宗人嘉事之朝每日視朝退聽事于此周禮大僕宰夫所謂掌其復逆論語所謂過位升堂皆在此也治朝亦名正朝在路門外周禮所謂司士正治朝之位玉藻所謂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朝服以日視朝者皆此位也其左右則爲官府治事之所天子自此而出爲應門諸侯無應門即雉門矣故曰魯雉門天子應門也雉門天子兩觀諸侯一觀魯亦兩觀僭也左宗廟右社稷之門亦在雉門以

內故禮運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游子觀之上孔氏謂孔子出廟門往雉門穀梁傳送女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閾門范甯謂祭門廟門閾門兩觀也自此又出爲庫門府庫皆在其門內魯桓僖災而季桓于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曰財可爲也以府庫與象魏相接也鄭謂廟門在庫門內亦似小誤至于外朝則天子在庫門者不應至此遂止也蓋庫雉路三門凡爲諸侯者門內外兩向故曰庫門天子五門以服物皆有之故衞有庫門見于家語特魯之庫雉制如天子之皐應爲不同也諸侯有三門則天子有五門以服物制度差數推之禮應如是劉氏敞明天子亦三門何以別于諸侯乎且作雉解路寢明堂咸有庫臺庫庫門臺門卽雉門是天子有庫雉矣

儀禮義疏 燕禮 此經所言諸侯燕朝之位也天子之門五皐庫雉應路其朝三在庫門之外者爲外朝朝士掌焉其位則小司寇職及朝士職所云者是也治朝則在路門之外司士掌焉其位則司士職所云者是也其在路門之內者則燕朝也大僕掌焉其位大僕職無文故疏謂不見燕朝也射人職云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在朝則皆北面位與司士朝儀之位略同燕朝有堂治朝則無堂不可以行射禮位雖射人掌之不可卽以爲射朝之位也諸侯三門庫雉路庫門之內爲外朝路門之外爲治朝路門之內爲燕朝燕朝之位文具此篇則天子之燕朝亦可放是

以推之矣若治朝之位則無文聘禮君與卿圖事注云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而大夫北面士東面蓋以燕朝推之而知治朝亦當然耳然燕朝所謂君南鄉者乃在阼階下之東南若治朝無堂則但出路門左

南鄉而立與燕朝異也

周官義疏　太僕　玉藻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而聽政則燕朝亦日日之常朝也蓋治朝無坐法內朝有時而坐故云燕耳論語攝齊升堂及凡侍食侍飲皆在燕朝也注云圖宗人之嘉事謂燕朝有此耳其實燕禮射禮皆于路寢行之非必圖宗人嘉事而後有燕朝也

儀禮義疏　檀弓下　朝雖大夫無坐理周官三朝之儀可攷而知觀之胥有合焉非苟爲異者其義勝于鄭氏多矣

本篇所行節次體會玩繹而出更以公食大夫禮比類據依然宪未可卽以是爲諸侯賓其聘卿之禮敖則于說迴不相同鄭以大行人天子待諸侯之禮說此似有必擯者五人然後肆師佐小行人承而更以士充其數矣

儀禮義疏　聘禮　擯者之數與其所立之位出入之儀鄭敖二官故小行人爲承而擯擯者三人則喬夫爲末擯見覲禮

周官義疏　小行人　大宗伯惟將幣爲上擯則郊勞眡館宜使他

卿行事耳

周官義疏　小行人　大宗伯惟將幣爲上擯則郊勞眡館宜使他

官故小行人爲承而擯擯者三人則喬夫爲末擯見覲禮必擯者五人然後肆師佐小行人承而更以士充其數矣

儀禮義疏　聘禮　擯者之數與其所立之位出入之儀鄭敖二說迴不相同鄭以大行人天子待諸侯之禮說此似有據依然宪未可卽以是爲諸侯賓其聘卿之禮敖則于本篇所行節次體會玩繹而出更以公食大夫禮比類觀之胥有合焉非苟爲異者其義勝于鄭氏多矣

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敖氏曰承紹云者皆有爲之先之辭周官言天子之擯者其于上公則五人侯伯則四人于男則三人皆以此但言上擯承擯紹擯而不言其人數則是諸侯之擯者三人而已不以己爵及朝聘者之爵爲差也以別于天子也此擯者雖有三人惟上擯專相禮事乃必立承紹擯者所以別于諸臣之禮也

儀禮義疏　聘禮　擯者之數與其所立之位出入之儀鄭敖二說迴不相同鄭以大行人天子待諸侯之禮說此似有必擯者五人然後肆師佐小行人承而更以士充其數矣

周官義疏　小行人　大宗伯惟將幣爲上擯則郊勞眡館宜使他官故小行人爲承而擯擯者三人則喬夫爲末擯見覲禮

周官義疏　太僕　玉藻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而聽政則燕朝亦當然耳然燕朝所謂君南鄉者乃在阼階下之東南若治朝無堂則但出路門左朝亦日日之常朝也蓋治朝無坐法內朝有時而坐故云燕耳論語攝齊升堂及凡侍食侍飲皆在燕朝也注云圖宗人之嘉事謂燕朝有此耳其實燕禮射禮皆于路寢行之非必圖宗人嘉事而後有燕朝也

儀禮義疏　檀弓下　朝雖大夫無坐理周官三朝之儀可攷而知觀之胥有合焉非苟爲異者其義勝于鄭氏多矣

本篇所行節次體會玩繹而出更以公食大夫禮比類據依然宪未可卽以是爲諸侯賓其聘卿之禮敖則于說迴不相同鄭以大行人天子待諸侯之禮說此似有必擯者五人然後肆師佐小行人承而更以士充其數矣

儀禮義疏　聘禮　擯者之數與其所立之位出入之儀鄭敖二

禮記義疏　聘義　儀禮聘禮注云賓至末介相去三丈六尺上擯至末擯亦三丈六尺賓乃傳聘君之命于上擯卽此傳命時也又此所傳之命乃尋常交際之命若因國有故而有言則聘禮記所謂若有言則東帛加書將命如享禮者又在卒聘後事也初時尙未遽及云

趨進

儀禮義疏　擯者進爲公相禮或釋辭但在堂下而不升
聘禮　堂所謂卿擯由下也

執圭

禮記義疏　天子之命圭惟朝天子則執以合符所謂輯
聘禮　五瑞也若諸侯相朝聘則所執者璪玉其制視命圭而
琢刻之故謂之璪圭八寸與命圭之七寸九寸如
其命數者不同此以圭璋聘已聘而還圭璋乃八寸之
琢圭璋也鄭言不可以已之有遥復之論語注執命圭
小誤蓋命圭必不可以復人亦不可言已有也若六幣
之圭璋乃諸侯所以享天子與后者與聘君聘夫人八
寸之圭璋又不同以享之圭璋必合幣聘之圭璋則特

達而不用幣也

又曲　禮下有藉無藉之說有三圭璋特束帛加璧一也屈繅
垂繅二也以物覆襲三也圭璋特之說又有二朝聘天
子以圭后以璋一也享時六幣圭以馬璋以皮二也以
物覆襲之非朱子已詳之矣據朱子以璧琮屈繅爲無
藉因加帛而從有藉之列是仍不計繅之垂屈而計帛
之有無也況據聘禮賈人取圭授宰宰取圭授上介使
者執圭返命俱曰垂繅而不聞其襍宰執圭授使者上
介受圭出授賈人執圭授賓執璋反命俱曰屈繅而不
聞其襲若以上句不襲注盥禮不在己之說解之則使
者反命垂繅不襍豈亦得委之盥禮不在己耶故陸氏

取鄭後說朱子是之至朝聘及享用圭璋者則當襲享
用璧琮者則當襍以聘禮準之自明也

儀禮義疏　玉藻云卷旅行不舉足齊如濟注云卷轉也
聘禮記　旅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而曳踵則裳之齊如水之流
也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

享禮

儀禮義疏　官所具享幣以周官約之則玉府所藏獻遺
聘禮　諸侯良貨賄之物及內府所受九貢九賦之貨賄與所
入四方幣獻之良貨賄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
而奉之校人飾幣馬執撰而從之凡國之使者共其幣
馬之屬是也官所宜齎則周官外府所掌邦布之入出
皆有餘積故惟齎帛布以備行道之用且戒不虞也

私覿

儀禮義疏　敖氏所見固卓然實介私覿之幣物皆公家
聘禮　以待邦之大用共財用之幣齎是也若圭璋璧琮之等
春官典瑞掌之不在玉府幣獻金玉之內矣道途所經
共其幣馬足以見之矣尊者豐而卑者以次殺理固宜
然即公共之亦如是耳

緇衣羔裘

禮記義疏　論語稱羔衣必與裘色相稱而此微異或原不
玉藻　必一色者時人禮服之所同而必純一者聖人之所獨

也至凡裘天子諸侯用全臣則飾異禮服確然詩于君
言羔裘逍遙于卿大夫言羔裘豹袖羔裘豹飾可據不
得以犬羊之裘至賤不飾爲難也

儀禮義疏 聘禮 近身有襦襗襦襗之上冬裘夏葛春秋以蕭
褶此因氣候之寒暑溫涼而異者也以裘言之裘上有
褖衣褖衣上有襲衣襲衣即朝服皮弁服冕服之等所
謂上服也曲禮孔疏謂襲衣上有常著之服如皮弁之
屬則多一衣矣玉藻羔裘豹飾緇衣以褖之狐裘黃衣
以褖之此褖衣與裘同色者也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褖
之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緇衣以褖之麑裘青豻褎絞衣
以褖之此褖衣不必與裘同色者也不必與裘同色則
亦不必與上衣同色矣然上衣固與裘同色者與如緇
衣羔裘朝服也素衣麑裘皮弁服也緇衣素衣皆上衣
上衣即襲衣也然則論語所云固指褻衣而兼言褖衣
者與裘外必備此二衣而褖衣比之襲衣爲華靚于錦
衣元綃衣綌衣者足以徹之矣玉藻尸襲執玉龜襲弔
則襲無事則褖襲裘不入公門是則禮法之場以褖爲
常其或襲者有爲爲之耳古人衣服皆直領而對襟唯
當膺左右各餘一寸以爲衽衽則以左掩右掩之則襲
也開而褶于左露其褖衣則褖矣故一褖一襲可以俄
頃爲之也褖衣蓋亦對襟者衣裘則毛之文采間露于
當膺之間與褖衣同爲見美若不衣裘則但以褖衣爲

佩

禮記義疏 玉藻 佩有三德佩一玉在中事佩二所謂左佩紛
悅刀礪右佩玦捍管遰也玉佩無有左右者陳用之謂
加德佩于事佩之上誤也世子居常毓德爲要故設瑜
佩爲君在鳴玉誤矣 步之中節與射之中節不同射
必歌詩爲節故何以聽何以射步不必有人隨之歌詩
也孔謂于趨歌采齊行歌肆夏之詩天子容有之而鄭
謂君于士以上亦槩言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耳士以上
之君子無不佩玉者其佩玉必無不中徵角宮羽之節
者趨行雖不必如天于之歌詩其步之疾徐要無不中
兩詩之節者玉之鏘鳴因其周折抑揚而孔尤畫地以
計二節以走一節以趨而執玉不趨執龜不趨則異其

事也君行一臣行二大夫繼武士中武則異其人也孔
謂寢門外至應門趨廋門內至堂行則異其地也至右
徹角左宮羽則大約言玉聲所由中以起下鏘鳴之意必
以左右分尊卑勞逸似迂又言玉最厚者宮最薄者羽
則衝牙所觸而有聲者止兩璜無四璜也諸儒論音不
已且進而論律以兩璜而中十二律恐無是理其說每
有求之太過者姑存而附論之

非帷裳

禮記義疏深衣 深衣之異于禮服者在衣惟一領耳朝祭諸
服其領直故左右二衽皆摺而掩于內以露裼衣至襲
則出其左衽而右掩而裘與裼衣皆不見深衣則其領

圖 衣之制同而名異者純之以采曰深衣曰長衣純之以布曰麤衣著在朝服祭服之內曰中衣

方交于兩衽之上先掩左衽于內次掩右衽于外故曰
衽當旁也若裘則與朝祭大異朝祭之裘十二幅襞積
而旁無殺縫深衣止六幅裁爲十二幅故此篇于裘言
之最詳蓋朝祭之衣與裘別故衣有垂下之衽以蔽裘
而裘之長短不必言深衣衣與裘連則衣垂下之衽無
所用之故先言短長之無定而即言續衽言裘與衣相
續在垂衽之處故孔氏直言此衽指裘前後左右皆有
衽也既以六幅解爲十二幅則每幅半有邊半無邊無
邊則其縷易散而縫之亦不固故必以有邊者與無邊
者相合先以無邊者緝之後以有邊者掩其外而再緝
之鉤邊故鄭氏曰衽謂裘幅所交裂也惟後中二

則縫之以合前後則深衣之衽也蓋屬衽者乃聯屬其裳際兩旁之衽而鉤邊者縫既畢又將其有幅之一旁覆掩其去幅之一旁而鉤縫其所裁之邊也大抵深衣之異于凡服者有六凡服衣裳不相連而深衣則連衣裳一也凡服幅前三後四深衣則斜裁六幅爲十二幅二也凡服之帶三分帶下而紳居二深衣則帶當無骨者三也凡服上衣殊名深衣則名通上下四也凡服吉凶異用深衣則通乎吉凶五也凡服男女殊制深衣則男女制同六也此所以無適不宜而爲善衣之次也

古聖人取諸乾坤垂衣裳以治天下則裳已與衣並作至周而裳制大備書顧命有黼裳蟻裳彤裳士冠禮爵弁服纁裳而加明衣裳前後十有二幅乃用布六幅斜裁之寬者居下狹者居上也士喪記明衣有前後裳不辟長及敝論語云非帷裳必殺之殺者有殺縫而無辟積也夫非帷裳斯無辟積則朝服祭服之有辟積可知矣衰之裳三袧則吉裳不特三袧可知矣明衣裳之裳及敝則凡裳不止及敝可知矣深衣裳十二幅則凡裳之幅皆前三後四可知矣鄭氏康成爲深衣連衣裳又婦人服衣裳同色夫深衣之衣裳連則凡裳之不與衣連可知矣婦人之衣裳色同則男子之裳與衣殊色可知矣

玉藻曰衣正色裳間色夫衣裳之正間異色此古人貴上體賤下體之意也夫

布

儀禮義疏 士冠禮布自十二升以下皆喪服也十三升十四升介于吉凶之間疑似難分故不用至十五升則爲吉布但以布緣之曰麻衣大祥之服也以素縮緣之曰長衣其在衣內曰中衣以采緣之則曰深衣皆連衣裳者也若殊衣裳者以采緣之則曰素端齊服也白布之用止此矣縮之則爲元端服元裳黃裳雜裳皆布也朝服衣與元端同而用皮弁服之裳裳則以素縮爲之非布矣故鄭云元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是也以此差之則皮弁服轉在朝服元端之下也而可乎皮弁雖天子之朝服然名之曰皮弁服不名朝服矣豈得以朝服之布比而同之

齊必變食

周官義疏 膳夫日三舉致其敬潔以交神明故日中及夕皆不餕朝食之餘也祭祀吉事未必與下文諸凶事同爲不舉既云舉則無不殺牲之禮矣此第謂致齊之三日若散齊則不必然

沽酒

周禮義疏 萍氏詩曰無酒酤我蓋惟大夫以上祭祀乃及時

命爲酒則士庶人祭祀冠婚力或不能自造亦不禁市沽但宜有限量耳幾酒盞苛察其無事而漫作者謹酒則戒毖其因事多作及市沽而溢于禮事所宜用者與

羹祭

儀禮義疏 公食大夫禮 玉藻云水漿不祭若祭爲已俠卑而此乃祭羹者臣禮也故彼注云臣于君則祭之

席

禮器 周書王牖間見羣臣朝諸侯則重筵席桃枝竹席蒲綠純繒純 孔疏 西序旦夕聽事則重底席蒲綠純緣宋東序養老饗羣臣則重豐席傳謂筍席陳氏師凱曰凡席皆有純緣也西序席蒲綠純緣宋下有筍席此當爲莞席畫純五色雲氣西夾親屬私燕則重筍席以蒻竹爲之 玄紛純則王席皆皮爲之

二重周禮司几筵王朝覲大祭祀封國命諸侯及胙席皆莞筵蒲綼紛純加繅席前漆蒻展之 畫純加次席桃枝席編以五采 次列成文繡純凡三重諸侯祭祀蒲筵繢純加莞筵紛純胙席筵國賓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皆二重王甸役則熊席二重故大夫亦不重也公食聘賓其重宜矣其大夫再重故鄉飲鄉射遵者及燕禮大射卿皆重其燕禮大夫不重者大夫之席繼賓賓不重爲賓降也而君亦有爲聘賓降者郊特牲所謂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是也又禮器云鬼神之祭單席故司几筵羣席士虞禮室中之席皆尸言加其蒲越蒻亦不加可知餘居恒坐席亦不加賓至則加故曲禮曰客徹重席又據鄭注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賈疏云初在地一重謂之筵重在上者謂之席故諸經加席爲席也然士冠禮單席亦曰就筵是對文則筵席別散文則通也又據禮器孔疏謂儀禮一重席皆稱重故燕禮注云重席重蒲筵所以鄉射大夫辭加席亦是一重席稱加者以上云公三重大夫再重故變云加是可知重

與加之分非定論也至所云席有兩則稱兩重席有一則稱一重席于經無攷又據公食記云蒲筵常加萑席尋則加席覩下席爲窄盞以明著其爲加耳禮書云筵之筵是也純緣之制上不過繡下不過繒布是矣抑不知席之制亦尊不過次卑亦不過劇荏亦席類禮書云荏于文從衣與單不同然不可考矣

鄉人飲酒

儀禮義疏 鄉飲酒 飲酒之禮既有四而黨正之禮復闕其散見于經傳者所指又有王國侯國之異羣儒析之不清而彼此互證強爲牽合以故其緒益棼今攷鄉飲酒義所云者通王國侯國之黨正而言之也文王世子篇注云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則知黨正之飲亦當有賓而席于西北有介而席于西南但以尚齒面非尚德故自賓介而外凡羣老之六十以上者皆席于賓西東上若有東面則北上而五十以下者則齒而立于下也若黨正職所云則專爲王國之黨正言之孔疏所釋是其義也但再命所與齒之賓乃謂父族之爲衆賓者故又名齊肺與脊同舉則謂之舉肺也其一刲肺刲切肺切肺即祭肺也離肺亦祭而刲肺專名祭肺者不謂正賓也賈疏固此以推侯國黨正之法疑亦得之凡此皆正齒位之飲也若此禮爲賓興之飲則雖三賓之不提心祭手絕之而爲祭故謂之離肺既祭而齊之以其惟主于祭也王食當設舉肺然祭離肺之禮與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乃興加于俎之惟長拜洗樂正之與立者齒似以齒論實則但齒于其黨耳至賓與介介與三賓三賓與堂下之立者皆不

已故云優至尊也

式

周官義疏 考工記 車之深四尺四寸其前三之一式也後三之二則較也較長二尺九寸三分寸之一左右同較橫于車之兩旁下與軓之植者相貫式在前而低較在後而高故鄭云兩轅上出式者也以低較高望之若兩重然故亦曰重較重較祇以式之在兩旁者言之而不指其當面者當面者不可名較也較在旁亦可馮者人不立則稍向後而一手可以馮較俛躬則稍向前而兩手可以馮式也曲禮孔疏謂式上又橫一木爲較此繆論之始也若橫于當面則御者射者皆不便于運動即俛而

馮式首且爲較所觸矣而可乎 式崇三尺三寸自車上計較崇二尺二寸又自式上計之故鄭云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 牛車之較無高低故名平較賈云今人謂之平高者意唐時已不見有重較之制故云然抑亦借牛車以明兵車乘車也 式在車前可馮橫于當面在陰板之上而于車深三分之一者式有三面此謂式之兩相也兩相之端與軓之植者相接向前則左右並折而橫于當面故當面者曰式其兩相深三分之一者亦式也揉者揉其兩曲也後人祇知式之在當面可馮而不知其端之在兩相者於是繆說紛然矣

禮記義疏 玉藻 案孔以苓卽式是已鄭注帷裳苓也孔云苓卽式 又言以苓爲之何也苓是何物可以之爲式乎

負版

周官義疏 司書 民之財也器也械也田野也夫家也六畜也瑣細紛雜最爲難知而司書知之者六鄉則由族師登之以上于鄉師六遂則由鄰長登之以上于遂師旬都鄙之公邑亦各由邑宰有司以上于縣師而小司徒總之三歲大計則地官悉以其數移于天官故司書得據而知之也由在下多親民之卑官故于民無擾而纖悉得以上達耳知民財器械之虛實夫家六畜之衆寡山澤生殖之息耗則吏之剩下與能休養生息者不可掩矣徵令之應通變以宜民者亦可得矣于器械六畜外

別言民之財則財爲布帛菽粟明矣山林川澤之數謂所生財物之多寡也阜民之財乃良吏之實迹故大計羣吏首舉民之財而終于逆其徵令

又爾雅 古者生子三月擇日名之以告閭史閭史書爲二一獻于州史一 自藏之故歲時可合而數也族黨州鄉皆因閭胥所數而校登之所以不料民而知其眾寡

又司徒 重民命司寇獻數之本義也而大宰之制國用大計羣吏必據此爲根柢以制財用則知其都數足矣以攷吏治則疆邑區分般耗各殊辨之不可以不悉也必

異其男女者九州土風別異所生男女或相倍半知其數則所以作其配偶任其作業者政教必有調劑如多男之

地則課以耕牧紡女之地則導以蠶績之類　故三年大比內史則據之以贊大宰攷吏治司會則據之以贊大宰制國用而職方氏所以具知九州男女多寡之數亦由積年較比而得其詳也　王拜受者一則萬民之數蓋國非民不立民非賢不治民爲萬物之靈而賢能尤萬民之秀王所受于天地祖宗者莫重於此故拜而登于天府　小司寇職曰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者以民數之殷耗而制國用之多少也此職曰以贊王治者以民數之殷耗而攷政治之得失也　漢文帝一歲斷獄數百而武帝時乃數萬周公置司民于秋官而獻民數以司寇使王知生齒不可耗于刑殺而使民遠罪宜有道也

武進劉逢祿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社稷

禮器　大司徒設社稷之壝郊特牲云君南鄉于北墉下
圖　注以爲社內之北壝大司徒疏謂中有壇壇四面有壁
壁外有壝此禮書所謂其壝北面也又小宗伯左宗廟
右社稷注謂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蓋注以雉門爲中
門也白虎通曰天子社廣五丈禮書方諸侯半之其色
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冒以黃土記謂大社必
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不屋勝國之社則屋之
其祭也實疏以爲同壇其位則一壇也禮書以爲社東

稷西則二壇也以理論之社稷本二神則禮書說爲是
又鄭康成以社用石禮書云議者謂社主長五尺方二
尺刻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體物體埋其半以根在
土中而本末均此臆論也夫石爲地類先儒謂社主石
爲之長不過尺五寸蓋有所傳然也

周官義疏　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而匠人
封人　職左祖右社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而邑人職社壝用
大罍州長祭社專爲新穀則無不祭稷之義明矣而此
惟舉社經傳亦無專言祭稷者以是知稷與社異壇同
則其止宿之處或虞不給而芻薪亦難繼也然則當會
同方伯連帥量率其當有事于王家者而非胥六服以
行矣　又案小司馬職小會同掌事如大司馬之法意

謂樹木于社壝以表一方之田名社與野即爲田主之
義也注疏乃以爲田神而別求尊于社稷之神證以詩
之田祖以神農當之豈祭社稷乃奉田主之神以臨之
乎抑別有田主之祭而奉社主稷主以依之乎經傳中
絕無社稷與田主先嘗合祭之文朱氏申之說似較注
疏爲近理

會同

周官義疏　大行人時會殷同大宗伯大行人既並言之而諸職
中言會同者非一公西氏言志亦云如會同可見人多
禮盛不僅如尋常朝覲而已會同則爲壇于國外如司
儀職所云合諸侯令爲壇三成覲禮所云諸侯覲于天

子爲宮方三百步者是也案之鄉師牛人縣師遺人稍
人廩人司市賈師諸官會同則有徒役羣輦牛車任器
委質之供眾庶之作糧食之備賣價之市而大祝職言
大會同過名山大川用事焉則會同似不專在近畿國
外者意發禁施政所行者遠則于侯國封壤擇一都會
之地以爲會同之所而王適焉者蓋亦有之會同二者
對文則別合言則通故諸官皆連言會同也其合諸侯
大約不過數十國而止以壇宮所容無幾而君行師從
則其止宿之處或虞不給而芻薪亦難繼也然則當會
同方伯連帥量率其當有事于王家者而非胥六服以
行矣　又案小司馬職小會同掌事如大司馬之法意
隨祭同舉也

又大司徒州社經有明文黨正禁蜡亦宜有社樹之田主似

四方之方伯連率率諸侯而畢會則爲會同之大者若止一方則爲會同之小者與　注謂十二歲王不巡守則殷同據下經巡守殷國並承十有二歲之文也然因不巡守而殷國經亦究無明文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其德而改卜是巡守雖以十二年爲期而是年不行丌年可改卜也既可改卜何爲偏召六服而使之盡朝哉蓋朝覲宗遇常禮也猶祭享之祠禴嘗烝也會同盛禮也猶祭享之有大祫大祫也盛禮閱數年而一舉所以震耀聲靈而齊一諸侯之心志也舉盛禮則不復舉常禮歲無二朝蓋不欲數勤諸侯矣反覆經文似是如此但注義承習已久不敢輒廢故並存而論之

儀禮義疏　觀禮　周官言朝覲會同者非一或專言朝覲或專言會同或統言朝覲會同又或言大朝覲大會同又或言合諸侯目其事者有異則行禮之處與其法儀亦當有殊然諸職散見其緒棼如條分縷析而各指其所歸蓋難言矣　此禮有因巡守而舉者亦有不因巡守而舉者因巡守則舉于方岳不因巡守則無論王畿內外遠近皆可舉職方氏先言王將巡守下云王殷國亦如之則是巡守與殷國爲二也若京師之朝覲見於廟見於朝者其恒也設使來朝者多若一一特見既恐久留賓客而王亦不勝其勞且或廟朝之不足以容也于是爲壇于國外以受之一日而畢事其斯爲大朝覲之禮與若然則亦不必以十二年王不巡守而後有此矣爲宮而四門略放明堂之制必四門者以其四方有當禮之神故設四門以通之也雖有四門而諸侯行覲則但入自南門而即位於壇之南耳與明堂位之法異也聘禮習儀云爲壝壇無宮而此云爲宮則當有牆垣矣深四尺言其最上一層之崇也最上一層所謂一坫也崇四尺而爲三成是每成一尺而堂不以成數也每成一尺則一舉足而升無階矣近郊有明堂諸侯之覲不於明堂而別爲宮其故未詳豈朝諸侯於明堂爲非常之典第間世偶舉之而不可以褻與

元端

禮器圖　儀禮士冠禮元端元裳黃裳雜裳緇帶爵韠特牲饋食禮主人冠元端玉藻諸侯朝元端夕深衣雜記端衰喪車皆無等周禮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鄭司農云衣有褖裳者爲端鄭康成云變素服言端者明異制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者半而益一其袂三尺三寸袪尺有八寸也賈氏公彥曰元端即朝服十五升布衣也不言朝服而言元端者欲見色而取其正也陳氏祥道曰司服言諸侯孤卿大夫士之服而繼之以齊服元端則元端者非特士之齊服而已古者端衣或

施之于冕或施之于冠大戴禮曰武王喪禮冕而受丹書
樂記魏文侯曰端冕而聽古樂此施於冕者也冠禮冠
者元端內則子事父母冠緌纓端鞸紳公西華曰端章
甫此施之于冠者也蓋元冠齊服也諸侯與士以爲祭
服大夫士以爲私朝之服天子至士又皆以爲燕服然
則端衣所用廣矣哉

禮記義疏 玉藻 元端以方幅爲名朝祭之服亦然其別者不
畫則止謂之端畫則曰袞曰鷩曰毳曰希曰元而無端
名此記言元端鄭氏由下皮弁視朝推之而以爲冕然
朝日爲中祭不應服祭羣小記之元冕故又疑元端朝
日非周禮謂鄭不當改端爲冕方氏又即鄭說而小變
之以爲元端而加元冕則亦鄭說耳或又謂元端即指
有畫者言以爲元端即袞冕此與周禮言袞言鷩之例
不符要惟鄭孔爲近似但朝日元冕究未敢安並存之
以備攷

周官義疏 司服 元端服則元冠而元衣朝服則元冠而緇衣
特牲疏所謂一冠冠兩服也六入爲元七入爲緇是元
淺而緇深也通言之則緇亦名元

儀禮義疏 特牲記 卿大夫士助祭之服視祭於己之服皆加一
等故士之賓兄弟亦如之所以然者惟天子不助祭降
而五等之君無不助祭者其助祭之服皆加於己之祭
服所以明有尊也則國君之臣視此矣記曰卿大夫冕

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實
則弁而祭於己者惟國君耳若大夫亦冠而祭於己如
少牢之元冠朝服是也大夫降而朝服故士降而元端
蓋自諸侯以達於士等而下之不爲屈也其助祭之服
皆加等自士大夫之有司兄弟推而上之以達於君不
爲僭也

章甫

儀禮義疏 士冠禮 記意即以此當始加之冠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
夏后氏之道也蓋始加應以元冠重古故用緇布冠而既則以
此易之然則三者皆元冠之別名鄭公西華言端章甫
則周人亦名章甫矣

禮器圖 士冠禮有元冠鄭氏注云元冠委貌也周官司服
有冠弁服注又云委貌也聶氏崇義述舊圖謂夏曰毋
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後代轉以巧意改新而易其名
耳然則委貌也章甫也毋追也冠弁也並用緇布爲之
故皆可以元冠名之其制有梁有武有纓有緌有緇
緇有橫縫有襞積或五或七大抵吉冠左辟喪冠右
辟吉冠內畢喪冠外畢吉冠圜喪冠厭吉冠元喪冠素
吉冠不緌屬喪冠緌緌屬吉冠緌喪冠不緌吉冠緣喪冠
不緣居冠屬武非居冠不屬武此其大略也

相

儀禮義疏 特牲饋食禮 擯相者皆宗人周官凡享記大宗伯詔相

王之大禮小宗伯詔相王之小禮亦禮官事也

周官義疏 祼將乃小宰通贊知然者大祭祀宗伯涖玉小宰 鬯省具以示虔也凡祭祀小宗伯將瓚祼奉器以待用也他職無及祼事者則贊王祼者惟小宰明矣 曰凡賓客者大朝覲會同則受爵與幣皆冢宰贊也不曰小賓客者以贊祼兼大賓客又冢宰有故則大賓客之爵與幣亦得攝贊故以凡賓客該之

又 肆師 大禮則詔相贊正貳也小禮則相治警衆有司也

儀禮義疏 覲禮 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注云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此經乃入相禮時亦稱擯者蓋對舉則別散文則通也

足兵

周官義疏 司馬序官治教禮刑四官之司旅皆有官中常行之職業惟兵則戰而時動雖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戒也故軍司馬以下設與司馬以閑與衛而教以馨控驟馳之節設行司馬以整戎行而教之以步伐止齊之數使習之于平時而試之以蒐狩所謂本强而精神可以折衝也畿內之兵既更番而試之六服之國亦各用王朝之法所以六軍同力如臂指之相使也楚之强也卒乘輯睦日夜無懈隨會憂其難支晉之衰也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叔向歎其不競觀此則知周公整軍經武之法雖百世不可易矣與司馬之爵高其任重也行司馬之數各二人旅下士之居者行者亦各聽于二司馬而職文既逸無可稽矣 行軍有豐事必有夜事皆所當習夏月暑熱薰蒸從禽之役不可以終日故芟舍則專辦軍舍則芟蓋之夜事于以順時令而適人情斯爲宜矣然則芟舍蓋晚集而曉散者也自撰車徒至車弊蓋終夜及晨而畢之撰車徒讀書契案籍而數之即各以所建所執之器爲驗也他時亦然特于此見之耳羣吏分爲之則不疾而速矣辨號名之用夜事之所尤重也故下文詳言之師以門名者孤卿爲主帥者也一帥所統之軍或由鄉或由遂或由采地或由公邑鄉師稍入諸官以法作民徒帥而至于司馬以分隸于六軍之帥既更番而遞役之以均其勞逸又隨所部而分轄之使親其長上故一帥之下有此數色也縣鄙由六遂來者家由采地來者即師都也鄉由六鄉來者即州里也野由公邑來者也官府者孤卿大夫士之總稱孤卿既爲主帥則此百官者大夫士也縣鄙各以其名如云某遂某鄙也鄉以州名如云某州某鄉某黨也野以邑名若魯則武城汶上之等是也此三者注云鄉遂之屬謂之名即司常職州里各象其名者也家以號名如孟孫氏叔孫氏臧氏冶氏之等皆號也注云家之屬謂之號即司常職家各象其號者也百官各象其事如天官之幕人掌

次地官之鼓人牛人山虞澤虞春官之旬祝夏官之量人小子司弓矢之屬其從王者則師氏保氏虎賁大僕之等皆于伍兩卒旅之外各有所司其爵則大夫士故曰之曰百官書其官則事具矣注云百官之屬謂之事即司常職官府各象其事者也夏茷舍冬大閱如此他時號名亦同可知夜戰聲相聞爲其素所稔也號名定則一呼立應運掉自靈即有死敝者而亦不虞其無所識別矣此不言王與諸侯者號名之所不及也　司常職云大閱頒旗物此云治兵辨旗物則是大閱與治兵之旗物固自不同兩經各言其一而仲冬大閱之旗物即於司常見之矣唯王建大常諸侯建旗彼此無異彼云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旞孤卿即此軍吏也以其爵則曰孤卿爲主帥則曰軍吏大夫士即此百官也以其爵曰大夫士以其從王有事而不與乎圍禁如師氏保氏甸祝量人之屬故曰百官也帥都即此師都謂車徒自公孤卿大夫之采地來者也州里則此之鄉也縣鄙則此之遂也彼不見公邑蓋於縣鄙內包之此云郊野則公邑也遂人掌邦之野以六遂兼公邑足以明之郊外曰野故連言郊也鄉遂公邑來者皆分隸於六軍之軍吏故載旜載物載旞也此所載與大閱異者軍法之變也蓋行軍有正法有變法大閱之旗物正法也治兵之旗物變法也正法以齊軍心變法以新師目故孤卿之建旜者改而載旗師徒之建旗者改而載旜采地本屬孤卿不妨於互易也州里建旟縣鄙建旞並改而載物而郊野則別載旞彼以鄉遂區內外此則以鄉遂與郊野別公私也百官雖不與圍禁必有所載以爲別百官載旗則鄉遂不得不合而載物矣鄉遂自州長縣正以下亦大夫士也載物載旞載旗爵列相等故可易也治兵旗物可變則振旅茷舍及行軍時皆有變法可推春秋時有不去其旗而敗者有望其旗而指目其仇者有納旌於弢中不令敵人見者此旗物所以有變易之法歟　田法戰法之詳至仲冬始見者必待築場納稼之後乃可徧簡車徒稽人畜旗物軍器也行于三時則奪農功而無地以陳車馬矣　六軍三三而居一偏則中軍亦在矣王親田則王自爲中軍而孤將其五王不與則中軍亦孤卿也其六軍之帥宜各閱其屬每軍各立四表如中軍之式師都鄉遂公邑諸帥各帥其屬分隸六軍分班鱗次而進中軍而徧閱也蓋古者兵車一乘徒七十五人而大閱之表相去僅百步必如牆而進始能斂趨馳走及表而止歸于截然齊一六軍車徒極多雖各閱其屬猶恐不及況以中軍徧閱六軍乎以鼙令鼓令六軍之鼓也令之者中軍之旅帥也則六軍之各自爲表可見矣大僕職凡軍田役贊王鼓則王與而

白爲一軍又可知矣　戰法田法春舉其綱冬詳其目
大閱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至不用命者斬之即春蒐
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也中軍以鼙令鼓至鳴鐃
且卻坐作如初即春蒐所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
以旌爲左右和之門至車徒皆譟即春蒐表貉誓民鼓
遂圍禁也前期修戰法乃四時所同而于冬乃出之則
三時專辨其一而大閱備舉其全具見矣　先王寓兵
于農正羨之卒必無一人不教然後本强而精神可以
折衝事習而比戶皆能守禦又必歲時從其有司先肄
試焉然後居常自厲而無怠心公邑都家之民分四時
更番以從蒐狩數歲而徧未見其煩擾也經文號名旗

鼓備列縣鄙地官又曰惟田與追胥竭作而陳氏汲乃
云司馬所教惟鄉遂餘皆不與謬矣狩田徒弊正與火
弊車弊羅弊相對而王氏應電乃云冬亦兼用火羅皆
昧事理悖經義故略舉一二以見義例焉

年饑用不足

周官義疏　不曰職出而曰職歲者歲有豐凶所出一以
職歲　歲爲準而不得過也　受式法不于太府而于職歲何
也慮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若食不能人二鋪則詔王
殺邦用故九式雖有常經而其豐其省則與上下故必
于職歲受之職歲之式法蓋即太宰與太府之式法而
臨時稍斟酌變通之職歲以上于太府及太宰太宰定
之而後授太府下于職歲而行之

又司徒　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四職相聯而終以司稼以
序官　年之上下出斂法司稼之職也宮府之餼萬官之祿皆
于農夫取之歲有豐凶而法用常祿則不能不取足焉
所以示居民上者當惕然于安受野人之養而職思其
艱也在禮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大夫不食
粱士飲酒不樂則司稼所謂賙其急乎其與以均萬民
之食必自貴者始矣春秋時列國有凶卿大夫爭出私
積以賑貸猶見三代君臣與民同憂之義

徹

周官義疏　徹法爲通爲均一井之田中公外私耕則合
司稼　作收則均分大率民九而君一此以年之上下出斂法
蓋于均分之中爲通融上年從正中年下年則于公田
之稅又蠲數分以益民也而農民之外他職所貢旅師
委人所斂者視此矣

折獄

周官義疏　訟是非可決者也兩造具備則曲直可判矣
大司寇　獄遲久而後決者也或負財物或爭征役其約劑有眞
僞佐證有存亡未可以一言而決必致于獄然後其罪
可定故所入加重又緩其期然後聽之

能使枉者直

周易折中　鄭氏說有孚於小人與傳義異而其理尤精蓋

明至斯字者君子信之也有孚于小人者小人亦信之也君子信故樂於爲善小人信故化而不爲惡往往國家有舉錯而小人未革心者未信之也信則枉者直而不仁者遠矣

鄭氏汝諧曰益之戒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如使世之小人皆信上之所用者必君子而所解者必小人則必改心易慮不復有投隙抵巇之望惟未孚於小人此則小人所以猶有覬幸之心也

衛君待子而爲政

禮記義疏 春秋哀二年晉鞏納蒯聵子戚十六年蒯聵
攟弓 自戚入于衛中間皆輒拒父之年公穀兩傳皆有不受

父命以尊王父命之說考左氏蒯聵出奔靈公嘗欲立公子郢郢固辭靈公卒夫人曰立郢君命也又固辭且曰有亡人之子輒在遂立輒是輒立無靈公之命也天下無無父之子即蒯聵有命當廢輒即有命當立父可拒乎鄭氏謂蒯聵篡輒而立此就當時輒立爲義耳臣子爲滅君父謂之篡若以篡加之父且加之人爲子拒之父于理于名恐俱不順春秋誅亂賊於蒯聵出奔反國皆書衛世于不絕蒯聵于衛者正深著輒之惡也若曉爲篡而書法如此則春秋之例亂矣孔悝執國政助拒父之子子路爲悝宰不能救及于難死之誠好勇無所取材者朱子云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子

路卻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爲者其論甚明游氏以宗魯爲比亦似未協宗魯由齊豹事公孟孟縶交惡既語宗魯將殺之反許豹行事知難不告以孟縶成齊豹之惡此于義兩無所可者故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子路似不可以此比孔于哭之問故又覆醢自師弟之情如此然輒拒父而孔于受其公養且歷數年蓋聖人體道之大權又別有義

農

周官義疏 太宰 三農先鄭之說得之即掌節職土國山國澤國是也高下平地凡可農者皆統之矣後鄭易以原隰原高隰下猶山澤之意也王氏與之疑山澤農少而以

上中下三等爲言今之瑣藪澤傍江河者皆澤農也陝號以西居其下而耕其上者皆山農也惟其然故山澤可以立國也若上中下之等則園圃藪牧俱有之何獨謂任圃以樹事貢草木者也國邑郊關之地業此者尤多以瓜菜果蓏之者廣且其利厚則授之數畝而已足當百畝之農矣至於農夫亦自有園圃如豳詩所云九月築場圃者則即在所授之田宅之中不別其賦閭師之征所不及而此職之任民者亦賅矣

又載
師　太宰邦中之賦注邦中在城郭以此經次之則圍地附郭之地也國中人聚非郭外有圍地則果蓏無所取于郊野致之則艱矣王政卽人之心如此　詩所謂疆埸有瓜春秋傳所謂井竈蔥蘿取焉者宅畔之園農民所以自給也故秋穫則築以爲場周官九職園圃毓草木則土宜雜樹及瓜瓠者民受之而貢草木私市之以給衣食其國中官府士民之需此職所謂場圃則九職之一而非農夫所築之場故與廛並有征以在農田之外也注謂季秋于中爲場尙可通蓏果蓏中亦有宜乾曝者薛氏季宣以爲室廬旁之場圃鄭氏謂場以登禾黍則誤矣

富之
周官義疏　古者民間男女無不在九職所任之中故計
小司寇　民數卽可以制財用後世遊民衆多凡賦皆出于田故陸贄論兩稅之弊謂先王制賦以丁夫爲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植產厚其徵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厲重其役不以竄急鬻其庸則民功勤誠有見於先王懲游惰恤農重穀之道也

教之
周官義疏　自州長至族師無時不讀法以教民而攷其
司諫　德行道藝復設司諫司救之官何也敷教在寬故鄉官之職惟在教育化誘以興其賢能州長之紱不過合聚而警戒之而創懲之法無見焉故設諫救二官以主夫民之不帥教者下經云以行救宥則不帥教者有移左移右移郊移遂之法矣於德曰糾於行曰正矯其性質之乖異也於道藝曰強警其習業之偷惰也於朋友曰勸官長之督過難承而同輩之曉切易入也苟能改悔仍時書其德行道藝辯其能可任於國事者猶將因材而器使焉司諫既順以勸之司救又逆而懲之司救之所不能救者乃歸於士此二官者蓋教官刑官之聯接處也

又小
司徒　教寓于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使民知禮知義所以厚生而正德也教寓于征役之施舍使民與讓與仁所以忘勞而犯難也司徒之法無一人之不教無一事之不教無一時之不教所以周徧渝浹入人之深至于刑措也

必世而後仁
周易折
中　需之爲義最廣其大者莫如王道之化而不急於淺近之功聖學之以寬而居德而不入於正助之弊卦惟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是能盡需之道者故彖傳特舉此爻以當彖辭之義而大象傳又特取此爻爻辭以蔽需義之全蓋繼屯蒙之後既治且教而所謂休養生息使之樂樂而利利漸仁摩義使之世

變而風移者其在於需乎

冉子退朝

周官義疏　周官義疏卿大夫謂有一門內朝在庫門外外朝在大
司士　門外

禮記義疏　禮記義疏公事私議若季氏專魯國政不與同列議于
曲禮下　公朝而與家臣謀于私室耳若君大夫來訪則直告之
非私議也

宗族

周官義疏　周官義疏別之宗謂公子及異姓起家爲大夫者然
大宰　繼別之宗謂公子及異姓起家爲大夫者然
詩曰君之宗之此曰以族得民則庶民之家亦有宗矣
意一姓聚居者雖無仕宦朝廷皆爲立宗以統攝之

禮記義疏　禮記義疏百工執技利用官司之所材瘖聾侏儒則官
王制　司不材者何以並言之意蓋謂瘖聾侏儒廢疾之人不
能執百工之業無以自食王政之所矜故各就其所具
之器而從之使得食淮南子云伊尹之與土功也脩脛
者使跖鑽強脊者使負土眇者使之準偃者使之塗即
各以其器食之之意

老

儀禮義疏　儀禮義疏傳公卿大夫有室老與士皆爲貴臣其餘
士昏禮　服傳

不恆其德

周易折中　周易折中恆易所最重者中故卦德之善者過乎中則愈
恆　周易述義　恆九三剛正乃其德也以其過中又巽之究爲躁
甚睽歸妹之類是也卦德之不善者過乎中則不能守矣
復中孚之類是也況恆者庸也常也惟中能庸未有失
其中而能常者也三上之爲不恆振恆者以此
卦故不能恆其德爲五爻皆恆而已獨不然所遇之人
皆羞辱之不知其所從來也雖貞亦吝惜之也二不正
以能恆而悔亡三雖正以不恆而貞吝君子是以知恆
之爲貴也

占

傳注疏並無異說其見子他書者荀卿謂桓公殺兄史記序糾于小白之上蓋皆以子糾爲兄也獨薄昭與淮南王書謂齊桓殺弟韋昭注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趙氏汸曰時漢文于淮南爲兄故避兄而言弟是則薄昭所云乃一時遷就之語而非不易之論也程子及胡傳公穀經文稱糾不繫子遂直以糾爲弟而諸家多因之夫公穀之傳所以釋經也取其經而背其傳不幾進退兩無據乎朱子論語或問引用程子說而其答潘友恭書又引荀卿殺兄之語而以薄昭所云爲未必然蓋兩存之而未嘗有所偏主也今故從朱子而兩存之再致叔向謂齊桓爲衛姬之子有寵子僖史記謂襄公次弟糾次弟小白又謂小白母衛女也其說與叔向同杜氏預謂小白僖公庶子糾小白庶兄是俱以糾與小白爲僖公子也獨穀梁謂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出亡啖氏助趙氏匡主穀梁之說謂襄被弒二公子乃出奔以二公子爲襄公之子程子及胡傳皆主之二說未詳孰是亦並存焉

公叔文子

禮記義疏檀弓下古無二證論語公叔文子言可以爲文未嘗證貞惠脩春秋左傳無以二字證者戰國時周乃有威烈王愼靚王楚有頃襄王秦有孝文王莊襄王一字不足加以二字周之末失也不應此時有以三字證者又

考公子荊字南楚死鳥之難荊衛公以肩受矢後賜謚曰貞或易名同一時而記者得之傳聞并以屬之文子與文子實無以死衛君事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

周易述義艮象一山之外又有一山其勢相連有兼并之義謂之兼山山形高卑大小不齊而皆安止於其所故爲艮君子以人心之思有萬變而以位爲止之所位者人所立也未發之中至靜無感固爲思之位即其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通智盡慮於經綸參贊財成輔相之閒皆謂之思不出其位非局淺陋以言思執方寸以爲位而謂之不出也思象互坎之心出象互震之出艮止故不

武進劉逢祿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問陳

詩義折中伐柯　伐柯美周公也不尙兵而以禮爲則也衞靈公問陳于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夫非孔子之果未學也以爲安上治民莫善于禮以禮爲國則軍旅可不用也是故以禮止亂可以去兵不得已而用兵兵亦有禮果能以禮行兵則德威惟畏不戰而屈人矣孔子學俎豆于軍旅之先以禮止兵也周公踐籩豆于軍旅之際以禮行兵也故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俎

禮器圖　俎以盛牲體及魚肉也牲體在鼎曰脅在俎曰載魚也蓋皆以南俎爲之北俎則以盛七消而與之相間以送焉燔俎雖亦益送然別有俎夙載而別陳之以燔不升于鼎也

夏時

周官義疏小宰　冢宰縣治象之法于正月歲將終民方無事下各別爲跗足間橫下二跗似堂之東西兩頭各有房也少牢言俎距即此橫距也舊圖云高二尺四寸廣尺二寸　鼎俎貴奇故少牢五鼎五俎特牲三鼎三俎而正歲詩曰二之日鑿冰沖沖春秋傳曰在北陸而藏冰脤俎非正俎玉藻亦云諸侯日食三俎朔月五俎則俎與凌人職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合則正歲爲夏正而之尙奇明矣有司徹獨有六俎者蓋列而陳之則貴奇非建子之月無疑矣

散而用之則雖偶可也

儀禮義疏有司徹　正俎四皆載羊體尸一也侑一也阼一也主婦一也此司士所設子三鼎之西者也既載尸俎則侑俎主婦俎亦相次而載之以此四俎無他用但設子尸侑主人主婦之前故可預載不必俟時也其益送之俎十有二而燔俎不與焉尸則羊七消也羊肉消也豕七消也豕膋也消魚也凡五侑則豕消也消魚也凡二主人與尸同亦五合之爲益送者十有二而皆以雍人所設于羊俎西之二俎更迭往還實升虛降而遞送之其羊七消豕七消有消無肉無體載之事故不列于載俎之儔而但著挹注之法于乃升之後以見例然則俟時而載者十有二俎而歷說于下者八俎爾尸之羊肉消豕膋消魚也侑之豕膋消魚也阼之羊肉消豕膋燔不升于鼎也

夏時

周官義疏小宰　冢宰縣治象之法于正月歲將終民方無事也小宰帥羣吏觀治象之法于正歲歲更始吏將有事與凌人職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合則正歲爲夏正而非建子之月無疑矣

又天府　不曰歲終而曰季冬與前上春相應以表夏時也

夏數得天故祭祀蒐狩仍用夏正而見義于天府以爲
五官之通例
春秋傳說彙纂 隱元年 胡傳以伊訓證商不改月然漢書三統歷
以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爲冬至是商之十二月乃
夏之十一月商未嘗不改月也又以秦始建國書冬十
月證秦不改時然漢書高帝紀春正月顏氏注云凡月
皆太初正歷後追改當時以十月爲歲首卽謂十月爲
正月又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劉氏敞曰太白辰星
去日率不過一兩次今十月而從歲星於東井無是理
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今七月
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據此足明記事

之文皆是追改惟此一事失改遂以秦之十月爲漢之
十月耳是秦亦未嘗不改時月也周正改月並改時無
可疑者顧時月俱時王所改不曰王春正月而加春于
王者蓋行夏時之志寓焉正者王事之始春者天道
之始王所爲者冠之以王天所爲者冠之以春三正迭
用惟夏得天欲王者上奉天時必以得天爲正蓋春秋
爲尊王而作故以王法正天下春秋爲萬世而作故以
天道正王道也

周冕

禮器圖 聶氏崇義曰漢禮器制度冕制皆長六寸廣八寸
天子以下皆同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

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蓋隨代變易不同司馬彪輿
服志云冕前後各十二旒三采青赤黑次玄纁前後
者俛也後高前下有俯俛之形因名焉又云紐綴于冕
兩旁垂之與武旁孔相當以笄貫之又以紘一條先屬
于左邊笄上以一頭遶于頤下于右邊笄上遶之又陳
氏祥道曰漢叔道冕制版廣八寸而長倍之板質而麻
飾之上元爲延下朱爲裏約之以武設之以紐貫之以
笄固之以紘五采玉則朱白蒼黃元也玉十二每玉間
以寸裘冕十二旒旒十二玉康成謂裘冕無旒誤天于
裘冕十二旒驚冕九旒毳冕七旒希冕五旒元冕三旒
旒皆十二玉諸侯大夫裘冕九旒驚冕七旒毳冕五旒

希冕四旒元冕三旒玉覩旒數

鄭聲

禮記義疏 樂記 宮濁羽清宮大羽小清之至則愈微渺可愛
孔子所謂鄭聲淫季札所謂其細已甚率羽音多卽此
所謂比于慢也若衞則季札稱其憂而不困自必差勝
于鄭而詩小序摘衞采唐一詩以實桑間鄭又謂濮水
之上地有桑間合桑間于濮上嘗放路史棄作東音操
北里大合樂桑林孔疏亦云桑林之間是桑間桑樂濮

上紂樂其爲亡國之音坦然明白

史

周官義疏 宗伯序官 王氏詳說謂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而以太史

內史當之非也內史掌入柄以詔王治執國法國令以
攷政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君舉之大者皆具於是
矣其他策命諸侯卿大夫制祿出掌賜亦事之不可不
籍者則記事者宜內史外史掌書外令書史於四方之
令又掌四方之志達書名於四方則記言者宜外史惟
太史職則絕無可附於記事記言者蓋太史稽天道內
史外史記王之言動王之言動宜奉若天道故太史爲
史官之長而內史外史左右於王稱名之義宜取於此

侍于君子

儀禮義疏士相見禮鄉飲射禮皆有先生君子之文注以先生爲
仕爲父師士致仕爲少師教鄉閭子弟謂之鄉先生而言也以君子爲有大德行不
仕者蓋依曲禮博聞強識而讓教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而言也此經前有侍坐君子之文注云謂卿大夫及
國中賢者以其不別言異爵故知異爵者亦以君子該之也此言先生又言異爵故先生之注與鄉飲射禮同
若然則侍坐於先生者禮當與上之君子同君子之請見者禮當與此之先生同矣此篇之禮大抵主與辯貴
賤獨此二文可以見古人尊德樂道之誠絕不以名位尊秩爲拘故孟子以德爲達尊古今之通義也

邦君之妻

禮記義疏曲禮下妻者齊也敵體之義天子六宮惟后與君齊

德諸侯三宮惟夫人與君齊德故論語曰邦君之妻是左右勝卽
稱之曰夫人孟子述初命曰毋以妾爲妻是左右勝卽稱之曰妻
不得有妻名況女御乎周禮女御不言數鄭注以皆義
之入十一御妻實之不知昏禮御妻妻字乃御女之誤
文而入十一之數亦遞以三倍加之非確也且鄭注三
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是夏制三夫人九嬪
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是周制取其數相應豈周公
特設此制誇周女寵之盛與夏多士相配邪況周禮惟
九嬪言九世婦女御不言數鄭何所據而以八十一妻
爲周制乎蓋此經文義謂天子有后夫人嬪婦諸侯有
夫人世婦以備內官名分甚嚴天子惟后爲妻公侯惟

夫人爲妻餘皆妾耳非謂天子世婦嬪之下又有八十一妻公侯夫人之下又有三嬪九妻也　諸侯之夫人
必命於天子子男之妻則命爲世婦然于其國統曰夫人優之也猶諸侯於國皆曰君死皆曰公也孔謂夫人
之姪娣稱世婦何據乎至謂二媵及娣姪六人爲妻尤繆論語曰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可稱此六人皆曰
夫人乎何以二媵之姪娣皆曰夫人而適夫人娣姪稱世婦乎蓋孔亦知諸侯一娶九女天子不過十二女而
必附鄭氏八十一御妻之說謂諸侯六御妻也夫天子諸侯之降殺如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天子六宮諸侯三
宮一殺七十五御妻何說耶又案論語稱諸異邦曰寡

小君則此自稱於諸侯亦必擯使將命之辭非必與他國君口稱必以相饗實之亦泥公侯之妻命爲夫人見天子則自稱老婦伯子男妻命爲世婦見天子則自稱婢子禮之等也鄭氏以體敵嫌其當又從御妻妻字生義豈有御女而與君體敵者

禮記義疏 禮運 五行之中各有五行如木榆柳青是木中之木棗杏赤是木中之火桑柘黃是木中之土杵楢白是木中之金槐檀黑是木中之木故四時取火異用

微子去之

書經傳說彙纂 微子 蔡傳別引左氏一段以見微子之去當在武王克商之後耳而王氏樵力辯而縛衛璧之說爲非其言亦反覆當時情事而斷之以理蓋左氏浮夸或有未盡實者而史遷特以爲據焉耳今因王氏可存並附著之

王氏樵曰僖六年左氏而縛衛璧之說傳之誇也不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豈於微子而獨遺之耶若知周師未至微子先已出迪胡得有而縛衛璧之事乎面縛銜璧武庚事也非微子也微子適周不知的在何時以經考之武王克商卽反商政釋箕子之囚初克商時卽得微子武王必有以處之必見於經矣以經之不載知微子之遯而未獲也以微子未獲故

而亂及于三古漢唐之禮失而附會六經其不足信決矣

春秋傳說彙纂 襄四年 春秋正名定分而于嫡庶尤嚴妾母見子經者成風敬嬴定姒齊歸薨稱夫人葬稱小君與正嫡無異皆所以明其失禮也

不學詩無以言

周官義疏 大司樂 興者引彼物以興此事如春秋傳趙孟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毋吠穆叔曰小國爲蠆大國省穡而用之是也道者述古而道其義如德正應和曰類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之類是也諷者微吟誦者朗讀此者亦與肆業時之諷誦異如雍門子微吟春秋傳公使歌之遂頌之是也言者賦詩以自言其情語者賦詩以咨人之意也古之人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觀春秋傳列國君臣賦詩贈答彼此各喻其意而相應如響惟其達子六語也故曰不學詩無以言 同此一詩分而用之卽可與可道可諷可誦可言可語非謂樂之語本有此六類也

改火

禮記義疏 禮運 五行之中各有五行如木榆柳青是木中之木棗杏赤是木中之火桑柘黃是木中之土杵楢白是木中之金槐檀黑是木中之木故四時取火異用

微子去之

書經傳說彙纂 微子 蔡傳別引左氏一段以見微子之去當在武王克商之後耳而王氏樵力辯而縛衛璧之說爲非其言亦反覆當時情事而斷之以理蓋左氏浮夸或有未盡實者而史遷特以爲據焉耳今因王氏可存並附著之

王氏樵曰僖六年左氏而縛衛璧之說傳之誇也不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豈於微子而獨遺之耶若知周師未至微子先已出迪胡得有而縛衛璧之事乎面縛銜璧武庚事也非微子也微子適周不知的在何時以經考之武王克商卽反商政釋箕子之囚初克商時卽得微子武王必有以處之必見於經矣以經之不載知微子之遯而未獲也以微子未獲故

初封武庚以奉湯祀及武庚以叛誅而微子受封於宋其命辭曰修其禮物作賓王家周人之禮微于如此豈有抱器自歸之理乎史記言克商時微子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者亦謬也

禮記義疏曲禮下 朱子綱目子死諫者例書曾子之以洩冶爲有罪而書殺非春秋之旨微子懿親無可去之道其去以存宗祀不可據以爲三諫而去正法也

亞飯三飯

周官義疏膳夫 王食必以樂侑者聞和聲則心億而氣行也遇變而不舉又所以使王惕然于天時人事而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也 陳氏暘謂大司樂職王大

食三侑皆令奏鐘鼓則恆食無鐘鼓非也惟大食之鐘鼓六司樂令奏故特著之下經以樂徹于造正朝夕恆食也既以樂侑則有鐘鼓可知不言令者以常事略之耳或以其事相因則宜膳夫令之如大祝之來瞽令皋舞或食上樂人自奏鐘鼓而舉樂如進禮進羞工乃升歌 論語疏天子諸侯每食作樂樂章樂師各異案左傳向魋之亂宋公欲召向巢聞鐘聲曰夫子將食則國君以上可知

魯公

禮記義疏明堂位 成王元年丁酉周公位冢宰總百官管蔡流言秋公出居東武庚入于衛以叛二年王師臨衛攻殷

書經傳說彙纂 泰誓中陳氏之言固王者視天下爲一家之大旨亦見湯武之合德同心第以此節上下語脈繹之解作

殷大震潰武庚入于邶管叔自經卒奄徐淮夷皆入于邶以叛秋王迎公歸遂伐殷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遷殷民于衛遂伐奄及蒲姑冬滅蒲姑四年封太公于齊封康叔于衛秋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正月以奄地封伯禽爲魯侯公羊子曰封伯禽以爲周公也六年命太公康叔爲方伯分監東諸侯七年周公復政于王二月王如豐三月命召公如洛度邑命周公如洛告多士子成周作多士遂營東都作召誥洛誥秋王如東都大朝諸侯于明堂冬烝祭于明堂命周公酳後子洛王歸十年公自東都歸居于豐二十一年周公薨于豐偏攷逸書竹書書大傳史漢年次井然而後儒妄以意爲說或改其年或亂其事使人迷目故合而論之益魯地即奄地必奄滅而後魯可封故凡謂周公封魯在武王時魯公之國在成王元年皆妄也

又曾子問左傳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子殷虛考竹書成王二年奄從武庚叛四年王師入奄五年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是封伯禽當在此時魯頌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公羊傳所謂周公拜于前魯公拜于後是也漢律歷志謂元年封伯禽非也

百姓有過在于一人

民之責望于周更爲親切蔡傳所以不從注疏也陳氏櫟曰百姓有過不過邦萬方有罪耳蔡傳用過責也蓋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能拯己于水火之中也

權量

禮記義疏 月令 左傳異議云北魏及齊斗稱於古二而爲一北周及隋斗稱于古三而爲一又唐六典內外官司皆因隋制大史大常大醫用古制故當時有大斗小斗大兩小兩之名歐公集古錄得漢銅甬銘曰容十斗重四十斤以今較之容三斗重十五斤是斗則三而餘斤則三而不足又王莽布長二寸五分今一寸六分有奇廣一寸今六分半是後之大于古量爲最權又次之度又次之又沈括云秦漢六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三斤當今十三兩是宋之權量大于唐元史云宋一石當今七斗是元斗斛又大于宋

又曲禮 荀子曰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管子曰釜鼓滿則人概之王肅注家語曰三十斤爲鈞鈞四爲石石四爲鼓夫五量終于斛而鼓又十二之則量器中鼓爲大周官旅師 此當通古今度量實計之梁氏之誧深尺方廬人 尺容六斗四升今量法方尺深尺容四斗古尺于今爲六寸二分半以此折算古一石今一斗五升二合有奇古一誧今九升七合七勺弱以今量計中年日食米一升上年一升三合下年六合有奇如不及此卽苦飢古

武進劉逢祿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孟子

移民移粟

周官義疏大司徒　周官救荒之本惟在五黨相賙及令移民通財使士師掌之而耕九餘三家有蓋藏又相賙與通財之本也　古者耕九餘三雖遇歲祲中家皆可自保其餘貧民則發縣都之委積兼令通財而官爲之賣其價可矣其遇大荒則移民以就粟蓋中原之地多不通川雖有粟而難移移其通川之地則移粟不待言矣大札移民則遷其未染時疾者以避地氣之惡也

斧斤以時入山林

周官義疏山虞　春秋非時而萬民有斬本者以其有倉卒之急需故也蓋死喪棺槨大水隄堰之類故子禁外稍寬之禁內則不得而入也苟無急需則春秋固無斬木之事　閭師不樹者無槨則宅舍無棄地此職竊木有刑罰則山野無耗材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畜積足恃皆此類也

五畝之宅

禮記義疏王制　量地制邑度地居民二語曲盡居民之道蓋邑即今之村落必因地之勢之環曲高平寬廣者爲之地勢小則邑小而民居少地勢大則邑大而民居多故論語十室之邑千室之邑一舉其至小一舉其至大而或數十室或數百室無定可知矣孟子所謂五畝之宅大約在此邑中去田亦不甚遠故牆下之桑匹婦蠶之而農事之殷則亦以其婦子饁彼南畝也就邑視田則謂之出就田視邑則謂之入耳若所謂中田有廬則在五畝之宅之外即田畔處稍苦小茅舍以便憩息避風雨故曰廬明非宅也曰疆場明不在公田中也曰有瓜明不可植桑也此與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之地迥別惟耕夫在焉故婦女自邑來餉也穀梁謂民居在公田中則據詩中田有廬爲說鄭賈謂五畝之宅皆在都城中則據周禮以廛里任國中之地爲說班趙合之則以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應各得二畝半知都城亦二畝半爲說而不知皆非也若如穀梁謂民居在公田中則惟商助有公田耳夏貢無公田民無居乎如鄭氏謂五畝之宅皆在都城則天子都城方十二里大國都城方九里次國方三里小國方一里舉一國之民入處於此何以容之如班趙謂都城及野各半則周參用貢助國中使自賦者宅止二畝半乎且自國中至近郊五十里遠郊一百里更遠而邦甸二百里家稍三百里皆民田所在都城相去遠數百里近亦數十里當春夏之交蠶事正急農事方殷若婦隨在田則廢蠶功婦留邑治蠶則農自執爨若使婦在邑治蠶且餉則豈有隔數十百

里而能饒餉者且冬皆入國中則近郊遠郊以及甸稍
甸百里無一縷煙人迹乎故知邑之必與地相得民居
之必與邑相得則知凡民所聚居皆謂之邑而所授之
田卽與其邑之居相近斷不可如鄭賈以邑專指君之
都城知十室千室皆可謂之邑斷不可如何之以邑必
八十戶熊之以邑必三十二家爲定知制祿皆起於公
田之百畝而倍之三之四之十之則斷無以二十畝爲
廬舍而下士八十畝不得比農夫之百畝若以別井制
補則是分田定而制祿正不定也先儒惟季氏閎中之
廛市廛也農民之宅鄉里也二語辨析甚明古如是今
亦如是山川沮澤之地隨地皆有邑居而度地居民之
法瞭然分田制祿之法亦瞭然矣

禮記義疏 檀弓下鄭注以慮居爲賣宅舍未是古者五畝之宅
受之于君非己所得賣也

四婦蠶之

周官義疏 鄭長 古者王宮之政令內宰治之民家之女功鄭
長稽之上下男女各警其職而事無不舉教無不行也

稅斂

周官義疏 小司徒 凡稅斂之事如納徵之期收掌之人廩藏之
所委輸存貯之數皆是也上經會卒伍而令貢賦者征
役有煩簡貢賦有乘除也此經制井牧而令貢賦凡稅
斂之事者粟米車徒出于井地貢賦之本法也地邑有

又太府 鄭氏以賦爲口率出泉若既取其丁泉而又征其
地稅者後人駁之者頗多然謂九賦出于九職九職輸
爲九賦而直合而一之也則亦率矣太府職既言九賦
以待九式而又言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司會職既言九
賦令田野之財用而又言九功令民職之財用載師任
地閭師任民皆兩兩相對言之其爲兩項甚明蓋太宰
之九職其法通乎畿內并及四國者也閭師之入貢其
征止于國中及四郊者也其國中四郊之地載師之所
任者已列于九賦矣而此外之民有不與于任地之數
者則閭師以任力之法任之居山居澤另作其財若工
若商若牧各攻其業于載師宅圭賈官牛牧賞田之外

別民而任之農于載師場圃之外別民而任之圃嬪婦受絲枲而化治之凡其所貢則專以供上故曰以充府庫如是則載師之賦固不及之而九賦之貢自與賦別也　太宰九職總民之所有事者而統言之也閭師貢其粟米然無職者出夫布則閭民亦有貢矣故大府內府司會皆曰九功如云九貢則無以別于邦國之貢如云九職之貢則嫌幷臣妾而征之也

又角人　賦者田稅也山澤之農本當有賦若有齒角骨物入于官卽以代田賦而不復徵其粟米然民間或此有彼無或此多彼寡齒角骨物不足數則計其所當之分

數而仍以粟米足之所謂政令也

誶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

周官義疏　地官序官　成均所教秀民而已土地人民皆隸于地官而親民之吏屬焉必地官掌教乃能盡天下而無一人之不教教之大旨無非作其忠敬之心親遜之誼而其所以教者卽散著祭祀喪紀婚冠飲酒與夫領職事起軍旅作田役比追胥令貢賦之內故詳攷州長至比長職事乃知地官所掌無一事之非教所以能胥天下之人而教之也

禮記義疏　樂記　陳說本周禮經文以斷術之爲州其說可據至術之作遂于古雖有明徵而遂之有序于經實無可考自孔氏言之則竟以黨屬之遂矣是當並以疑存之

陳氏澔曰術當爲州州之學曰序周禮鄉大夫當作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是也

鄭康成曰術當爲遂遂聲之誤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于閭里朝夕坐于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五百家爲黨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黨屬于鄉遂在遠郊之外

孔　此云術周禮作遂者此記與黨連文故知術當爲遂遂聲相近而錯誤也書傳說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而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新穀已入餘于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六鄉舉黨六遂舉序則餘閭里以上皆有學可知故此注云歸教于閭里其比與隣近止五家而已不必皆有學鄭注州長職云序周黨之學則黨學曰序此云黨曰庠者鄉學曰庠故鄉飲酒之義云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注云庠鄉學也州學曰序此云黨有庠者是鄉之所居黨爲鄉學之庠不別立序凡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爲庠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爲序也皇氏云遂學曰庠與此文違其義非也庾氏云黨有庠謂夏殷禮非周法義或然也

周官義疏　閭胥　二十五家人民寡孝友睦婣有學者未易數

親也故書其敬敏任卹者比耦而耕同井相友則敬敏任恤者迹可驗矣　所書不獨秀民農夫而有此即可備異日閭胥之選　閭胥所書僅二十五家之民故善小而必登族師所書乃百家之民故學行兼而後錄黨正以上則德行道藝皆全矣其進每上其選每精六行不言敬敏而此言之者敬則小心敏則強力二者善雖小而可望成德

又司徒序官　先王之世所以教閭閻之秀民則有家塾黨庠州序之師教王世子王子國子則有師氏保氏而又合之于成均法無不備矣此外農工商賈下逮隸圉有一人之不教則聖人之心惻然有隱而子政教必有所壅

律以次相生一齊俱有王氏安石乃謂管三孔主中聲而上下之以生律呂不亦僨乎

周官義疏　舞者右手秉翟左手止能開閉三孔故籥特宗伯序官

節舞之小器耳若律呂之本始于黃鐘則十二

家人　孔子謂爲芻靈者善此象人當即芻靈疏謂上古有芻人至周不用而用象人是直以周公爲作俑者也悖矣

篇

周官義疏　然惟學士始可責以六德六行六藝之備至于平民少習閭塾之教則循理奉法爲善去惡其實事即在政役弛舍發徵期會農桑衣食遊居作息之間故別立司諫司救之官巡問而觀察之糾德正行考藝辨能以勸其從誅惡警過三讓三罰以懲其違所以德教蒸于四海而可致刑措也

禮記義疏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大君者天下之師邦君者一國之師下至黨正族師其爲民長者亦無非師故必能爲師然後能爲長爲君

作之君作之師

禮記學記義疏　夏殷巡守之年諸書無考鄭氏不知何據而孔氏又從而爲之詞孔疏夏與殷當六年一巡守周官義疏六年者取半一歲之律呂也

王制　夏殷巡守之年諸侯朝于方岳之職方氏先言

大行人　巡守殷國因巡守而即以殷國也殷國即殷同殷同之禮因巡守而舉者此經是也有特舉于王國或侯國者則朝覲之盛禮閱數歲一行之職方氏不悉數其事不悉改也巡

周官義疏　大府無待凶荒者蓋耕九餘三則民間固有蓋藏矣至于臨時之補救則地官遺人職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又凡事有定式然後大府可先期而須財凶荒則大小久暫無常鄉師司救巡問

守之年矣鄭氏謂王不巡守乃殷國疑未必然詳見上文　小行人天子省方所以清問萬民之利害也知其利害然後可聚所欲去所惡而諸侯之功罪以是爲準處書及王制所列巡守黜陟之大政無出此五書之外者惟札喪凶荒出于時變而其君臣所以處此必有辨矣至戹貧則萬民之利害平時漫不省憂可知故五者皆所以定諸侯之功罪也　小行人使通四方無國不到所以贊察諸侯之治狀也首協九儀賓客之禮行人出王畿卽當達所經道路之節故達六節次之禮以朝享爲重故成六瑞合幣次之凡行人過賓之國有吉凶事故必加禮焉以示王與天下同其憂樂故令賻補以分出所至之國淹留不過旬日非平日具得其事跡安能倉卒而立定乎

禮記義疏　禮運　天子巡守所經之國諸侯待于境故舍其祖廟若至方嶽則居有常所不必舍其祖廟矣禮籍凡巡守所當考正者皆是先儒專指諸侯之廟諱太拘

周官義疏　肆師　邦中近郊之祀典大宗伯攝之故郊以外之鄙惟帷宮旌幕王官可自具耳殽牽委積不以令守國侯禳使肆師攝如王親之所以急民病也蓋至周而禮儀大備扈衛繁殽乘輿數出非所以靖民故自四郊四望四類請大祀外王皆不出鄉師遂師歲時巡國及野乘禽及陸產水物合之爲百品耳周語鄭使過賓百官

以賑藉阨視稼穡則省耕省斂補助之政亦寄焉

又田僕 以鄙省耕斂也蓋以鄉遂爲限

補助

周官義疏 以王命施惠者其職代王巡行見民藉阨卽師 以王命發倉廩出泉布而無所壅遏不待奏請報可此聖人慮事之詳憂民之切也 歲時有天患民病司救所巡自國中及郊野則此職之野亦兼六遂蓋鄉遂皆切近王都其民治必分掌之而後能詳至于藉阨則並以屬地官之效以示其不異于鄉也自稍以往地域廣遠非王官所能徧都家之長自當震動恪恭而時式以求民瘼矣

又遠人 民之藉阨無地無之郊里野鄙宜同此法而無見焉 爲以歲時巡國及郊野而興萬民之藉阨鄉師之職已詳也鄉師曰萬民據所巡而見其無不徧也此職曰民據藉阨之當恤者蓋藉阨與凶荒異或以喪疾事故而致非衆所公其故第目其人

又訓人 鄭氏鍔謂鄉師及此職皆以王命施惠欲恩歸于王非聖人制法意也蓋列其職曰以王命施惠則遇藉阨者立可振救無奏請期報之難而在有司不得沮格

耳 先王之於侯國雖使方伯連帥遞相監臨然必時遣其邦以震之所以使之震動恪恭而不忘其所守也其于萬民雖使有地治者遞相督敎然必使司諫司救

巡問而觀察之所以使之謹長慮艾而職思其居也

又旅師 興卽興發補不足之興興其積謂發粟也民之不足者等差不同視其分數而頒之則平矣以質劑者將于秋斂之故應有券也施其惠者甚貧之民不責以償也散其利者能償之民則春頒而秋斂也均其政令者頒斂不偏少亦不偏先偏後

師行而糧食

周官義疏 古之師行未有用餽餉者齊桓東伐主魯西伐主衛傳曰師出于陳鄭之閒其資糧屝屨當時所過雖以爲苦而齊師歲出力常沛乎有餘實由于此若王師之出則山澤閒田之所入方伯連帥之所共其儲侍必有素矣

又土均 軍旅不常用故太宰無式而遣人委人皆不言以待軍旅若起軍旅則以平時所積者共之卽祭祀賓客之需亦可均配移用 野委謂軍行止宿薪芻露積于外有守者故其兵器周語云圃有林池野圃財用謂圃中竹木蒲葦魚鼈之財亦以給軍行之用也

又廩人 古者師行無饋餉所謂治糧與食者令道所經有司共之倉人職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是也委積隨在有之而治其糧者廬宿候館雖有飲食以待賓旅亦有不時之需故師行必載糒也

武進劉逢祿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明堂

禮記義疏明堂位　明堂之制尸子言神農曰天府黃帝曰合宮漢公玉帶上黃帝圖四面無壁中一殿覆以茅茨上古惟事天制朴略如是足矣堯曰衢室言室疑有壁言衢則四達然猶一室也攷工記夏后世室五室九階四旁兩夾牖則室分而每室四戶戶兩牖且以安身矣殷人重屋則幾如樓故方士因之言神人好樓居周人彌文則就五室又析而爲九故大戴言九室十二堂攷工複言五室文謁耳然自是五室九室兩說爭衡而不決不知明堂有廟有室有堂廟以事神堂以聽政室以安身而其間有分有合月令於中言太廟太室蓋事神於太廟之堂安身於太廟之室此地合而用實分也分祀五帝則南明堂北元堂東青陽西總章合此太廟爲五廟以安身則四左个合此太室爲九室而四仲實皆居太室各以方啟藏其戶扁卽爲十二室也以布政則卽以四正爲堂設斧依於此故明堂元堂太廟早被以堂之名而八室室各直其堂則卽謂之十二堂亦無不可此又用分而地實合者也尙書言路寢九雉雉三丈則二十七丈蔡邕獨斷言明堂廣二十四丈大戴盛德篇言明堂宮九百步卽區之爲九而每方三百步步八尺則方廣二百四十丈是攷工所云廣九筵深七筵者止就一堂度之非通明堂之縱廣而計之也唯就此九百步者爲四周之垣三重而中一區五其五分爲二十五區中一區爲太廟太室周八區爲太廟之庭四面各五區虛兩角四區使上可圜面三區中一區爲太廟旁兩區爲左右个則下可方而又周虛之爲諸侯序立之庭則作雒所謂四阿攷工所謂重屋白虎通所謂四達專指太廟張衡所謂八達指由太廟達四廟蔡邕所謂二十八柱指左右个盛德篇所謂三十六戶七十二牖通指內外九室也如此則戶皆有可由牖皆可受明而事神布政安身亦各得其用矣　吳謂周公營洛王不在洛諸侯以侯會三公之禮見公非也洛誥明言伻從王於周戊辰王在新邑安得謂王不在洛諸侯但以會三公禮見公耶蔡邕引檀弓有王齊赫於淸廟明堂也之文朱子釋頌淸廟篇亦引書王在新邑烝祭歲賓周公攝政之七年又引書大傳周公升歌淸廟左傳言淸廟茅屋則此明堂之爲淸廟在洛邑而不在鎬京其爲朝諸侯之地而非七廟之廟甚明但書所謂烝祭在冬而以文武並配其後則在季秋而專以文王配如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耳亦不得普太廟明堂同實異名爲謬蓋古路寢太廟明堂辟雍規制略同初非合四者於一地也或據觀禮謂明堂卽方明壇恐不然蓋方

明止一壇十有二尋三成深四尺並無堂室戶牖所謂
在王都則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特築之巡狩至南西朔
三嶽無明堂亦築之若洛邑秦山有明堂則不須築壇
即於太廟設方明行會盟而太廟受幣亦無不可也

仕者世祿

禮記義疏 諸侯之元子命於天子乃稱世子未命不稱
王制 世也天子之大夫爲諸侯諸侯世國而大夫不世爵者
大夫之子見德可任即棣之必其成功乃爵之所謂五
十命爲大夫也夫外諸侯之世子初嗣君位其衣服禮
數皆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至除喪入見天子天子
命之乃用諸侯之禮是世國者且不遽世爵況大夫乎

爵祿皆不世矣蓋天子地廣其采邑可不收諸侯地狹
不收則將有所不給也但雖不世邑亦以賦稅養其子
然天子之大夫雖不世爵猶得世祿若諸侯之大夫則

孫

周官義疏 大司徒小司徒職四縣爲都則一都爲井者一千二
十四爲夫者九千二百一十六視百里之國僅得十分
之一稍贏耳惟其然故世祿而不虞其不給也

禮記義疏 古之外諸侯皆是唐虞以來歷千餘年世守
王制 其國世有其民其新朝不過數十國耳周初蒲姑滅而
後齊封奄滅而後魯封唐滅而後晉封其滅者其有罪
者也不然舊國無罪而亡先王且有興滅繼絕之典何

驕淫取之而有得有不得則必生其爭競皆足以長姦而召亂然後知聖人之綜理周密正所以輔相而裁成也然則文王之無禁非歟曰商辛之虐甚矣如燬之傷不如是不足以稍甦之也孟子之告齊宣王意亦如此有禁者法之經無禁者時之權也以公物之心而盡物之性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其庶幾乎

罪人不孥

周官義疏　秋官序官　古者罪人不孥而盜賊之子女不宥以姦兇之人或不顧父母兄弟而皆知愛其妻子故以是累其心又使其妻子畏懼警戒而或相止于惡也

國人皆曰可殺

周官義疏　司刑　三刺盡以情罪之可疑及羣士司刑所議之不齊者訊也羣儒多謂訊之而皆曰可殺則殺之否則釋之非也以萬民爲本參以羣臣羣吏之說而折以情理之中或從其多或從其少不必羣臣羣吏萬民皆同辭也下經云然後刑殺則三刺固有減殺而刑者矣

雲霓

禮記義疏　月令　日與雨交倏然成質爲虹蓋雨者陰陽之和一斛大夫羊鼎飾以銅容五斗士豕鼎飾以鐵容三斗而牛羊豕鼎各狀其首于足上若然魚鼎腊鼎豈皆狀以魚腊乎所謂飾以金與銅鐵而容一斛與五斗三斗者蓋以後世之鼎言之耳士喪禮庶禮特牲禮陳鼎有西面北面東面之文則鼎故有其而而其詳不可攷矣雄者竟天而明則截斯須禮也舊圖天子之鼎飾以黃金諸侯飾以白金容雨雌者長丈謂之霓反能致雨故曰大旱之雲霓又莫虹則旱若日出卽虹則雨隨至故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蓋陰陽之交氣隨其所勝而雨不雨分也

鼎

禮器圖　易曰鼎象也考工記曰六分爲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是鼎之器于象爲備鼎之齊于金爲多下有足上有耳有冪以覆之有鉉以舉之有扃以貫之詩稱彤鼎及鼏爾雅曰鼎絕大者謂之鼐圜弇上者謂之鼒附耳外謂之鉉款足謂之扁士虞禮有上鼎中鼎下鼎有司徹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魚鼎則鼎之體有大小侈弇之別而其用有牛羊豕魚之異天子諸侯有牛鼎大夫有羊鼎士豕鼎魚鼎而已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則鼐鼎特王有之也聘禮殮饔之鼎陳鼎也王日一舉之鼎食鼎也少牢特牲之鼎庸禮也喪禮既夕之鼎

市朝

周官義疏　鄉師　徇于市朝市朝衆集之地徇之使人徧曉也官之治所皆謂之朝非必王朝也故古人恒以市朝連言漢太守之廷亦曰郡朝

關市

司市　鄉遂公邑稍縣都莫不有市而官司市政獨立于國中國中之政立則餘皆視此矣且聯門關以譏不物則境內姦貨通不得行而市政壹矣　商通貨而賈爲之居則貨阜賈居貨而商爲之遲則布行　市征即廛人職之廛布也無征所謂法而不廛也無征以恤商作布以平價是兩事

又質人　不獨罰之且書其所犯于冊籍使懼而不敢再也質人所稽書契也所考度量淳制也而曰犯禁者舉罰之則舉爲登記于冊明矣自鄭氏以新莽之法詁周官凡曰舉者皆以沒入其財爲義不知列職于關市者雖纖悉不遺然皆以利民用禁詐僞止爭訟詰盜賊譬

游惰懲門嘗譏亂而未嘗利其財也市之征惟廛布關亦然司門既征其貨則開市無貨征矣所以既征其貨復征其廛者恐商賈過贏而民爭逐末耳且市之征布以斂不售貨而買者各從其抵則上無所利之矣門關之征以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而不以給他用則其義益彰徹矣

又廛人　先王之制于商則貨外無征司門之征其貨賄是也于賈則征其廛而不征其貨此職之廛布司關職之征廛是也若如鄭注既征其廛又稅其畢守斗斛銓衡者又稅之入質劑者又稅之雖桑孔心計未聞及此

又司門　于門征商貨公家所斂則入于官府而不之市廛

周官義疏　卷十一　八

又司關　貨賄之出入有掌其治者則出入先後不相犯有掌其禁者則廢害飾僞不能行　廛人斂廛布此職復征廛者或留貨于關以待野鄙之交易而不入于門市者也征廛猶廛征也或疑孟子稱關市譏而不征而周官有廛征不知商之有征賈之有廛猶農之有賦也且使農民有賦而商賈無征則恐民爭逐末周官之法爲萬世經也孟子所云獨文王治岐之政則然耳豈可以後世之征商已甚而疑周公立法之未當乎

夫里之布

周官義疏　卷十一　九

載師　經文里字之義有三一爲二十五家之里一爲三百步之里方里而井一爲里居之里此里布當是里居

之里即謂其所居之宅也宅而毛則有絲枲之出其不毛者無絲枲亦使出一廛之布以罰之布者泉也若罰以二十五家之布則令有不能行矣　小司徒注云夫家猶言男女周法夫婦具而後有征明無家之夫不征也夫家之征謂一夫力役之征耳夫婦具而無所事事故使出夫家之征而以布當之孟子謂之夫布　三者皆所以警游惰言既受宅雖不毛而布縷之征不免也既受田雖不耕而粟米之征不免也既有家雖無職事而力役之征不免也無職事蓋九職所不任者若閒民則在九職之中自與此別　注分夫家之征爲二蓋未必然雖云警游惰令亦難行且百畝之稅猶屋粟也所有二名一是齊而不緝三年重衰一是齊而緝之期功是也

疏衰之服

儀禮義疏　或云古有齊衰無斬衰父母之喪皆齊也齊衰者齊其麻也論語兩言見齊衰者孟子輕衰齊者齊也謂齊其麻也論語兩言見齊衰者孟子告滕世子以齊疏之服父喪宜斬衰而言齊疏者古禮然也三年之喪如斬斬焉衰絰之中皆形容孝子毀折之狀非謂衰也此說然乎曰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小記之文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莫大夫之喪齊衰者莫會子問之文也閒傳則凡哀之發于容體聲音言語飲食居處衣服者無不以斬衰兩兩相對言之其爲二服也明矣見齊衰而必變舉輕以包重也孟子齊疏之服約略言之不細別耳檀弓言齊斬之情文則別也斬衰專主于三綱齊衰自三年遞減以至三月而皆于至親及至尊用之聖人之制精矣審矣

坐

禮記義疏　古人跪與坐皆兩膝著地而有小異者反臀曲禮　古人跪與坐皆兩膝著地而有小異者反臀坐其上而以股就足謂之坐伸腰及其股而挺身直起

廼謂無斬齊之別何哉　雜記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喪服如士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春秋襄十七年左氏傳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據此則大夫喪服有與士異者矣然中庸言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雜記亦云端衰喪車無等孟子謂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于庶人三代共之豈有大夫士之異等者乎加等則諸侯天子必更有異是逾薄也記傳所言其起諸世卿執政之時而非成周之本制與

饘粥之食

儀禮義疏喪服　二十兩曰溢者以溢與鎰同孟子雖萬鎰趙注云鎰二十兩是也滿手曰溢者以溢與捻同史記封禪書莫不捻抴注云滿手曰捻是也或以如鄭注則曰食米二升有奇疑于太多然古量一升當今一合五勺二撮有奇與滿手之盛亦差相彷耳

居廬

禮記義疏雜記上　周禮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注親貴者居廬疏賤者居堊室喪大記大夫侯練士卒哭而歸今細案之廬也堊室也公館也居之三等也始死也卒葬也練也終喪也練也終喪也居之三等也

聖室之不同雖無明據但天子二十七大夫八十二元士人多則朝廷之士居堊室容有之諸侯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則親近之士始居廬卒哭一層則與天子同與鄭孔與熊皆異應氏謂諸侯之士多不止二等則天子之士更多矣上士中士下士原不止二等也且士之入臨者原止縣邑之長非人人盡來其次即可攝事不患一邑之事盡廢也況卒哭而歸又明有據乎安得以此駁注疏

儀禮義疏喪服　廬不于殯宮何也近則習習則衰心不可繼而微常則安安則敬心不可攝而散且親在存于之起

居飲食必異所懼其褻也況在殯乎故無事不辟廟門
朝夕啟門而哭所以致哀而遂敬也廬于中門之外哭
無時所以便事而達情也

武進劉逢祿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夏后氏五十而貢一節

禮記義疏王制　此申言前制農田百畝之意明古今授田有異數無異實也由周而言古則古謂商由周而言今則今謂漢周法布指知寸布手知尺引肘知尋以一指之廣爲一寸兩手之廣爲一尺引伸兩手爲一尋古之積步皆起于車周車廣六尺六寸故以六尺六寸爲步秦車六尺亦以六尺爲步漢車六尺四寸亦以六尺四寸爲步步廣則畝數少步狹則畝數多故商之七十畝於周爲百畝而周之百畝於漢爲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

也鄭氏謂周尺之數未詳閻案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蔡邕則謂商尺得夏九寸周尺得商八寸鄭據周禮謂鎮圭尺二寸公桓圭九寸知周尺亦十寸蓋周之尺未嘗不分爲十寸而其實則當商之八寸耳諸儒于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不得其說各以意推之皇氏謂夏氏民多殷漸少周民至稀則天之生民有日益無日損非大兵大疫未嘗驟減何以三代之隆而戶口反日少邪熊氏謂夏政寬簡一夫百畝止稅其五十畝殷政稍急增稅七十周政極煩畝稅盡稅之則夏民何樂於殷之增稅而歸殷殷民何樂於周之增稅而歸周孟子又何以言皆什一邪陳氏謂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田尚少故授田止五十畝殷時漸廣周大備故日增徐氏謂夏時儉約故授以五十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田不得不加多是二說皆疑之謂先王疆理天下溝洫畎澮大段費力一旦加增許多疆理多要更改煩擾已甚恐無是理金氏謂區皆百畝三代所同但夏一井十六家受之自貢什一商一井十二夫受之而助耕公田周乃每夫一區不知夏始盡井何不人一區而故爲牽配又金氏謂周世君子工商及庶人在官皆不受田故田多而農得百畝豈夏商君臣皆並耕而治其工商皆耕且爲邪其說尤不可曉袁氏謂三代民皆百畝但夏以五十爲萊田商以三十爲萊田周人萊田在別井攷周禮所謂萊田因其田非術沃故別給此以補其不足未有一井中而半墝半沃半荒半熟者尤不當以此附會也惟蔡邕寸度不一之說近之而數不盡合總之不若孟子與此文明白可據也

朱子曰孟子之言雖本三代遺制然舉其大不必盡其細則所云五十七十百畝亦大數則然耳正不必寸而推之也　又案周尺當今營造六寸四分則今方五尺而步在周止方三尺二寸又周步百爲畝今二百四十步爲畝則周百畝當今二十五畝六分耳漢景帝始定二百四十步爲畝王制作于文帝時故猶以百步爲畝耳若就本經細推之則孔疏固誤陳注亦未精孔疏

謂今一步有五十二寸者誤陳注謂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是也陳謂古百畝當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得之謂尚有奇零一寸六分寸之四則猶未精蓋以古步六尺四寸自乘得四十尺九十六寸爲古一步之積與百畝一萬步相乘得四十萬九千六百尺爲古百畝之積以今步五尺一寸二分自乘得二十六尺二十一寸四十四分爲今一步之積與一畝百步相乘得二千六百二十一尺四十四寸爲今一畝之積以方百畝之積爲實以今一畝之積爲法除之得一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即古百畝當今畝之數也並有奇零今既以原注寸法計之復以尺計之本法及用分數計之捷法參之皆無不合若三法有一不合即不確矣今惟錄原注寸法後二法詳算術不贅此經語儒因不明周尺之義遂至紛說徒作算博士籍意所謂周尺非指周代之尺而言周盡也凡尺之用盡于十至十則爲丈而非尺矣此言古今丈田之不同丈田於一丈之中盡十尺之數而去其二尺而以八尺爲步古之步田則然故曰古者八尺爲步今於一丈之中盡十尺之數而去其三尺以八尺爲一步今於一丈之中盡十尺之數而去其二尺以六尺爲一步故曰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故曰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細究之義自灼然不然何不曰周以八尺爲步而曰古者以周尺乎惟古今尺步實不同故明著其文曰八尺曰六尺四寸故知此周尺之周斷不指周代而言今

一月爲正八寸爲尺律中黃鍾後人據此遂以周尺果八寸此恐不然古人用尺無不以十寸爲定者說苑云度量權衡以粟生一粟爲一分十分爲寸積十爲尺漢志云度者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黍度一黍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此其明證故自黃帝至三代漢唐無不以十寸爲一尺虞書同律度量衡正恐其於十寸之正或有長短之不齊故必同之武王滅紂即謹權量猶之舜同律度何得言禹尺十寸而殷周遞減其數豈理也哉又攷周時尺與漢晉時尺短長正同汲冢得古周時玉律即玉尺也荀勗揆校比今尺長四分半後始平撫地又得

古銅尺亦然則知周不以八寸明矣又案如邕言周以十二月爲正律中黃鍾則黃鍾九數周且當依九數以九寸爲尺何取於八益知其不足信

野九一國中什一

周官義疏 康成爲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說朱子終不敢易者一則以九與十起數之異也然匠人之法止九夫與遂人十夫異耳其有溝有洫有澮有川同也九夫十夫取數雖異而占地大小相去無幾其不可爲以十起數之溝澮者亦不可爲以九起數之溝澮也且謂鄉遂多平曠則最宜於畫井矣況建國或在中原或阻山川卽鄉遂多平曠於畫井矣一說治圭田之農不征力役又與厚賢無涉蓋此夫

都鄙包陵麓之說亦不可通哉一則以四與五起數之異也然五起數者所以統民居四起數者所以制田賦二法相爲經緯無內外遠近之異蓋鄉遂都鄙皆有上中下地計室數之多寡以制邑皆以地之上中下爲準而後予能助耕前此惟可助父兄以耕耳所謂家五人家六人家七人正谷子婦而計之也其或丁男衆多少者已足助耕之數則別其壯而受室者爲餘夫而授以二十五畝至此人復有丁男受室滿五人六人七人之數而受一夫之田則事理之自然經制之一定又何羨無一語及此則注說之誤明矣至孟子所云尤不可以此注證蓋遂當爲野而鄉不可以爲國中也　注謂此遂都鄙采田制井田異於鄉遂非也井邑邱甸縣都以

田數計之而出稅法也溝洫澮川以經界言之而通水道也此經曰九夫爲井者以出稅法故止計所耕之地也遂人曰十夫有溝者以定經界故並計所占之地也井間之溝溝上之畛非每井而加百畝勢不能備然則遂人所謂十夫卽此經所謂九夫而溝洫澮川之制井邑邱甸縣都之法乃鄉遂都鄙之所同也審矣

圭田　餘夫

禮記義疏 王制　孔陳二說皆與孟子必有圭田異朱子云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最明又夫宇有三解一說卽餘夫二十五畝不應敎圭田上恐非一說治圭田之農不征力役又與厚賢無涉蓋此夫

受田之稅所謂什一者言圭田五十畝不征五畝之稅也

周官義疏 遂人　鄭注餘夫亦授一廛所以饒遠賈疏正卒之外一爲羨卒其餘皆爲餘夫不知餘夫受室必二十年而後子能助耕前此惟可助父兄以耕耳所謂家五人家六人家七人正谷子婦而計之也其或丁男衆多少者已足助耕之數則別其壯而受室者爲餘夫而授以二十五畝至此人復有丁男受室滿五人六人七人之數而受一夫之田則事理之自然經制之一定又何羨卒餘夫分二項乎

方里而井中爲公田

此由一里推之而總計一州田畝之數縱廣一里爲田九百畝縱一里廣十里則九千畝縱十里廣十里則九萬畝此一州之數朱子謂是漢儒粗做這算法是也若論其實田可井則井之不可井則截長補短有百畝之地卽可授一夫有二十五畝之地卽可授一餘夫此方田之法所以列爲九數之首原不必盡其地而井之盡其井而方之也今之積步法卽古之方田法東與西并而折半南與北并而折半則不方者皆方矣若謂古之井無不方者則方田之數又安用哉　商制八家同

井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故爲藉言借民力以耕之周制九夫爲井悉以授民而與貢異者貢校歲以爲常周隨年之凶豐使民納十畝之入年豐則通其有年凶則通其無故爲徹徹言君民上下相通也商之公田在私田外周之公田卽在私田中故孟子云惟助爲有公田言惟助有則徹無以明其制之異云雖周亦助見助凶豐相通徹亦凶豐相通明其意之同蓋自商初至周歷六百餘年生齒必日繁無田可給不得不變法并以公田授民故曰九夫爲井又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此周一井九夫徹與助異之明證也若徹原是助法周又七百餘歲則人人共曉孟子何用辭費哉自春秋至戰國兵爭死亡生齒日耗反不免地廣人稀故孟子欲行助法所謂與時宜之也鄭孔謂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無公田畿內用殷之助法有公田若內爲采邑卽有公田與畿外同則斷不然安有一朝定法不自行之而但使邦國行之者乎且周自公劉已徹田爲糧安有至武王周公而反謹變畿內爲貢法者乎

丈夫之冠

禮記義疏　曾子問　內則二十而冠左傳言國君十五生子冠而後生子是冠之年無定也夏小正二月綏多女士往謂可冠者昏而士冠禮言夏葛屨冬皮屨是冠之月無定也記言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已雖小功卒哭而冠是齊者惟三年之喪可也成王年十四居喪明年夏六月既望乃冠此下文又有父殁而冠之禮是父母之喪不因喪冠也上節已及期日尙不因喪而冠況功之喪不因喪冠也上節已及期日尙不因喪而冠況未及期日乎則必俟除喪而冠惟父母之喪亦不忍以未成人之服服其親可因喪而冠故曰以喪冠盡因喪而冠則齊功可知也義疑闕之

母命之

儀禮義疏　士昏禮　女降自西階至入寢門亦升自西階從夫之義也去不辭者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思相離也父母在有歸寧之道不忍辭也戒不諾者父醮子命之迎子曰諾惟恐弗堪不敢忘命承之也婦人固重恥且未知

其果能孝舅姑事夫子和室人與否與不敢詰也

蠶繅

禮記義疏月令　黃帝之妃西陵氏始蠶後世祀爲先蠶或天子先告黃帝而後乃祀西陵與　又案王后六服有鞠衣服以躬桑則鄭訓爲蠶求福祥非無據但本文言先帝不言上帝五帝安見非指宗廟乎禮夫人蠶繅以共衣服則后之服鞠衣以蠶正以供宗廟之祭服也天子先薦鞠衣於先帝以告將蠶亦其宜矣天子南北郊亦服后躬桑之服天子尊親后不與於郊且婦人之事近於褻故不敢告天也若胡氏謂后妃事非天子當與則不然耕助以供粢盛天子諸侯事也而后夫人生稚蠶以共純衣纁裳而侯見則繅笄宵衣以此相準是宵衣與元端對也士下大夫其祭服元端則士妻服宵衣爲稱繅笄宵衣

又少牢饋食禮　特牲士妻主婦緇衣疏云緇衣六服外之下者以士妻祿衣外更無衣故特牲自祭辟助祭於公服展之緇則王與后相資以成必矣

牲殺器皿衣服不備

儀禮義疏特牲饋食　祭祀自國君已上牲必親殺以有朝踐薦血毛之禮少牢牲特之祭自餕孰始則弟視殺而已不必親矣

君及大夫分之孔疏又以互言爲說馬氏增士則備矣胡謂人家非也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即庶士無廟亦不祭也安得盡人造器乎又據此記大夫以索牛儀禮大夫止用羊者諸侯之大夫亦是也

儀禮義疏特牲饋食　士冠以爵弁服爲盛而易服以元端女昏以次純衣纁裳而俟見則繅笄宵衣以此相準是宵衣與元端對也士下大夫其祭服元端則士妻服宵衣爲稱繅笄宵衣

又少牢饋食禮　特牲士妻主婦緇衣疏云緇衣六服外之下者以士妻祿衣外更無衣故特牲自祭辟助祭於公服展之緇則王與后相資以成必矣

衣少牢自祭則有士妻之祿衣可服又何必服六服外之緇衣邪鄭注大夫妻尊亦衣緇衣未確

周官義疏內司服　疏引特牲少牢主婦之服以爲非助祭不服上服之證是也但大夫妻以展衣以爲上服則祭於己猶得服祿衣不應緇衣下同士妻也敖氏繼公以少牢錫字古文作緆而謂祿字之訛即此經之祿衣良爲可據士妻緇衣士昏禮特牲禮並見之當在祿衣之下蓋亦士妻之禮服而此經不以入等未詳

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

禮記義疏昏義　周禮媒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家語孔子云男二十而

冠有爲人父之道女十五而笄有適人之道三十娶二十嫁言其極也漢王吉言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敎化不明而民多夭則左傳言國君十五生子者恐非而宋令十三以上並聽昏嫁愈非矣酌以家語孔子之言可也

又曾子問坊記言親迎女之父母承子以授壻壻親受之於其父母昏禮壻降自西階女從之故郊特牲言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前女之父母死壻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其致辭曰不得嗣爲兄弟不稱夫婦嫌也豈女死而壻親弔獨無嫌乎女嫁三月未廟見猶曰未成婦豈未娶而親哭之若成婦乎昏禮父親醮子終身不成婦也凡此皆說禮者之過礻之正文原不然

而命之迎曰往迎爾相此時非特未親受於女之父母并未受父親迎之命如之何遽婦之而親哭之乎玩本文無親弔字卽親弔亦必父命之而親哭之乎玩本文所無鄭氏臆斷卽孔疏亦不能曲爲之說也蓋亦如之者如其齊衰而弔旣葬而除婦人不貳斬在家從父非所自七也然明儒於未嫁之女爲夫守節者斥爲專以身許人則又不然男未娶女未嫁總聽命於父前之納徵而受請期而諾者非父命乎則壻死而父改字他族亦父有二命而女守貞不字亦女固守初命而不從後命不得謂女專以身許人也大約聖人立制自有中道爲可通也爲可久也男有再娶之文女無再嫁之

春秋天子之事也

春秋傳說彙纂 隱元年 孟子言春秋天子之事也蓋謂春秋本諸侯之史其時列邦僭亂名分混淆而史體乖舛夫子因而修之其名秩則一裁以武成班爵之舊其行事則一律以周公制禮之初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者猶曰天子之史云耳說者不察而以爲夫子行南面之權則近于夸矣

武進劉逢祿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律呂

禮器　禮記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子月建黃鍾而辰在星紀丑月建大呂而辰在元枵寅月建太簇而辰在娵訾亥月建應鍾而辰在析木辰月建姑洗而辰在大梁酉月建南呂而辰在鶉星午月建蕤賓而辰在鶉首未月建夷則而辰在鶉尾巳月建林鍾而辰在實沈戌月建無射而辰在大火卯月建夾鍾而辰在降婁辰與建交錯以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

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爲之黃鍾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大簇之九二大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下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凡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十二律惟黃鍾九寸林鍾六寸大簇八寸皆全寸而無餘分此三統之道也陳氏祥道曰黃鍾至大簇陽之陽也林鍾至應鍾陰之陰也陽之陰陰之陰則陽息陰消之時陽常下生而有餘陰常上生而不足蕤賓至無射則陰之陽也大呂至中呂則陽之陰也陰之陽陽消陰息之時陽常上生而不足陰常下生而有餘然則長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矣

蔡謂律以竹鄭謂律以銅則蔡得之蓋嶰谷之竹出于天地之自然而截竹不可以久故範之以銅是竹先而銅後也蔡謂律出于律則鄭謂鍾出于律則鄭得之蓋有十二律然後鑄十二鍾每奏一律之樂則先擊此律之鍾故曰金以聲之若先有鍾以爲諸樂器之綱紀則諸器受法于鍾已足又安用此截竹者爲鄭謂律之空圍皆九分而長短殊孟謂律之空圍各如其長短亦鄭得之蓋樂之聲陽也陽之數極于九故必圍以九乃由九而九之以爲黃鍾之長而三分損益之法有所用猶樂之舞陰也陰之數極于六故必俯以入人乃由八而八之以爲舞列之全而六佾四佾之次有所降殺之權度必先有一定者以爲法而後舞無定者以爲宜未有無一定之經而但以緯相緯者也若候氣之說則終有疑焉蓋氣之升降必有漸若如舊說則黃鍾最長大呂又稍短短至十月應鍾而極十一月忽極長短有漸而長無漸不知何以候氣也鄭疑王氏喬桂之說有理而未敢決姑列之存疑又每月所中之律亦指中氣一日而言如律法之舉中星也其實星度無日不遷移

中聲無日不升降舉其中而前後之升降推移舉可定耳

又禮運史記及律呂新書大約宮商角徵羽者五音遞降之序宮徵商羽角者五音相生之序黃鐘大呂大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十二律相間之序黃鐘林鐘大簇南呂姑洗應鐘蕤賓大呂夷則夾鐘無射仲呂十二律相生之序宮音最濁商次濁角清濁半徵次清羽次清宮數最多故爲君商次之故爲臣角次之故爲民君臣皆以治民也徵又次之爲事有民而後有事也羽最少爲物有事而後用物也其數黃鐘長八寸十分一以一寸十分而有其一大呂七寸損益之法則實商而名之以羽實羽而名之以角隔二八三八以相生者此用法也先儒遞傳大略如此然十月之律應鐘視四寸餘而十一月之律遽長至九寸自黃鐘大呂至無射應鐘但有遞降而無遞升祭不用商聲而謂徵卽生羽則但有下生而無上行且不改其三分損益之法則實商而名之以羽實羽而名之以角隔二八三八以相生則實商而名之以徵實羽角而名之以商其故皆不可解蓋音律之義惟管子地員篇淮南子古樂篇司馬遷律書班固漢書律歷志爲得其詳此不能具載大抵以還宮之妙盡聲之變至其用之則二變闕而不用以今樂工尺等驗之亦去一凡不用高低相轉七調皆然而所謂某聲中某律者亦止指此月之中氣而言非執此分寸以爲中也

周官義疏 大師 凡陽律自于左旋以中于戊陰同自丑右轉以終于卯左右皆配謂之合律十二律皆有五聲而盡于六十相爲宮有調有音調則云某宮調某商調而盡于六音則各用其爲調之律所轉生之聲加以變宮變徵而在角後徵前此變聲也其旋相爲宮有臣過君民過事則不用全律而以半聲應之如林鐘五

琴瑟以應人聲在堂上笙管塤篪人氣在堂下樂之用也鼓鼗柷敔以節樂而已故序其輕重之次則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伶州鳩所言是也此則以成于天地者爲貴故先以金石土成于動物者次之故繼以革絲成于植物者又次之故繼以木匏竹也所謂播之以八音也

又大司樂呂氏春秋言伶倫以嶰谷之竹斷兩節取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次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別十二律說之者曰自黃鐘八寸一分上下相生窮于應鐘四寸二分其中間長短相距取用之數三寸九分而已此黃鐘之宮爲黃鐘所舍之少聲也繼乃制十二筒以之吹黃鐘之宮謂黃鐘少宮也半律呂之本月令中央土律中黃鐘之宮者此也又月令疏載蔡氏邕熊氏安說曰黃鐘之宮謂黃鐘少宮也半黃鐘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說之者曰先爲黃鐘之宮管四寸五分其空徑三分寸之一以審定其清聲而後倍之以爲黃鐘之全律以生大呂以下十一律焉伶倫以黃鐘清聲爲律本其所首重也呂氏所云三寸九分者蓋四寸五分之訛云含少者則宮少之訛耳二說不同而六律六呂之外別以一管爲黃鐘之宮則一也

凡樂之所謂五聲者有音調有音調舉一曲之全曰宮也皇侃云先行饗次燕次食一日中行三事析理獨勝蓋養既致其敬又欲其安且樂故始則饗而敬之繼乃燕而安之終則食而樂之禮記義疏王制周人修而兼用之孔疏謂春夏用虞燕禮夏饗禮秋冬用殷食禮拘于飲養陽食養陰之說恐未然

以別律聲而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則是黃鐘之宮爲律呂之本月令中央土律中黃鐘之宮者此也又月令疏載蔡氏邕熊氏安說曰黃鐘之宮謂黃鐘少宮也半黃鐘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說之者曰先爲黃鐘之宮管四寸五分其空徑三分寸之一以審定其清聲而後倍之以爲黃鐘之全律以生大呂以下十一律焉伶倫亦不具雖金石兩有而都歸無用直兒童之見耳以其說易惑人故論之賈氏取數于八而倍之之云蓋未曉其所以然而聊取近似以相擬至服虔引外傳以疏內傳之七音乃云一縣十九鐘鐘七律十二縣二百二十八鐘爲八十四律荒遠無稽賈氏已黜之不復置辨似已顯謂諸侯之士鐘磬各八枚則徵特清聲也十二律亦不具雖金石兩有而都歸無用直兒童之見耳以存其一而去其一也薛氏以有磬無鐘何以和樂駁之乃屏棄四清何異耳食乎康成泥于諸侯之臣半天子之臣之說謂士縣有磬無鐘亦知十六之不可缺故寧故用四清皆半律然只有四清而角以後不妨用全律者沈括馮元以爲唯臣民不可陵君事物則不必辟也四清古法也樂之肯綮繫焉陳氏著樂書志復古樂而乃屏棄四清何異耳食乎康成泥于諸侯之臣半天子

燕而安之食之而使有醉飽之樂至云春夏以飲爲主秋冬以食爲主則猶膠於所見耳竊疑養老之燕饗食當與疏所引天子享諸侯來朝來聘及諸公三食燕同異姓之禮有不同特用其名云然否則方養老時執醬而跪祖而割牲他燕饗有其儀乎凡肅賓客祀鬼神曰享于老致敬如賓與神故亦名其禮曰享居處安之爲燕養老時不欲煩其拜跪之節以逸其肢體故亦名其禮曰燕飲食以養其厭飫故亦名其禮曰食陳氏謂簡不帥教出征受成凡天子人學莫不養老初無明文

卒于鳴條

禮記義疏 檀弓上 孟子舜卒于鳴條今安邑有鳴條亭與此記蒼梧之說皆不合史記云舜崩蒼梧之野葬九疑山則蒼梧在南越矣今淮安海州實有蒼梧山呂覽云舜葬于紀九疑山下有紀邑海州蒼梧山近莒之紀城然九疑距安邑陳留皆數千里海州距陳留亦千餘里豈孟子之謂邪史記云舜南巡崩祭法云舜勤民事而野死淮南子則云征三苗死墨子則云西教七戎道死南巳之市皆說之不可解者然書亦有陟方乃死之文先儒以爲如登遐殂落云爾亦似未確

山海經載帝王之冢皆重見互出郭璞云聖人久於其位仁化廣及至於殂亡四海若喪考妣故絶域殊俗之人聞天子崩各自祭酹哭泣起土築冢是以所在有焉理或如此要其確可信者孟子一語耳帝堯四妃無可考卽世紀所載但稱取散宜氏耳若舜取堯二女書有明文未嘗三妃孔氏引世紀爲據而以山海經二女居之此中山經說不可用放山海洞庭之山帝之二女之文也其海內北經云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處河大澤又比登北氏此世紀之說所出但癸比登比登北小異耳古事荒闕不可意度大率如此至虞夏殷周妃嬪之數則鄭氏所據之書殊不足信況如殷增三九之說出于臆度乎

柱梁

禮記義疏 曲禮上 古無橋梁名詩無逝我梁在彼洪梁造舟爲梁孟子徙杠與梁是梁或名杠不名橋也史記禹山行乘橋亦作權蓋直轅車殷紂鉅橋之粟蓋積粟倉士昏禮笄加于橋蓋橫格架是名橋者皆非梁也史記秦昭王初作河橋則以梁爲橋殆自秦始

湯執中

書經傳說彙纂 湯誥 唐虞以執中相傳承之者湯也然人心道心四語雖包性命之理其實未明言之也湯之執中乃能洞澈乎其原而直抉以示人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湯之聖學淵微所造實深非於虞廷所詔之外有獻契者乎此實爲萬世言性之始而湯之明德日新又能推所得于人知此理皆得之

生初有君師之職者當大彰其教于天下俾氣稟之有
清濁純駁者一歸之大同此所以直接堯舜之心法治
法也當時其臣仲虺稱之曰懋昭大德建中于民非即
堯舜之所謂中乎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非建中
之實而精一所由致乎伊尹之稱湯曰先王懋敬厥德
又曰撿身如不及湯惟能執此中故敬者敬此者也撿
者撿此者也又曰顧諟天之明命即性也即天之
降衷於我者也湯時時顧諟於此而不使須臾有間此
所以昭大德而建中於民者乎二臣之於湯眞可謂見
之眞而知之的矣孟子曰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說
者謂萊朱仲虺也不其然乎以二臣之稱湯者合之湯
之自言則上以接虞廷之眞傳下以開萬世之聖學皆
在于是矣

武進劉逢祿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天之高也節

書緯傳說彙纂　堯典　歷之理非數無以顯而數非象無以明璿璣玉衡實具天象七政麗天惟月之距地爲近次日次金水次火次木次土而恒星爲最遠七政之行惟月之左旋爲速次日次金水次火次木次土而恒星爲遲又就其行度細校之日有朓腭五星復有遲留順逆之不同必有以齊之而後歷可治焉然七政之行必紀於天之度而天度不離乎黃赤二道之經緯平分天厥者赤道也交于兩極者爲赤經與赤道平行者爲赤緯斜交赤道而出其內外者黃道也交于黃道以會于黃極者爲黃經與黃道並行者爲黃緯聖人觀天地之經緯七政之運行而爲璿璣以象之復爲玉衡以窺之以察日之南北則節氣之早晚可辨以察日之出入則晝夜之永短可分以察月之周天與會日則晦朔弦望之期候可定至於五星之會日沖日而有合伏退望五星之近日遠日而有順逆遲留與夫日月五星之互相掩映而爲交食凌犯俱可推步而不爽是卽所謂齊也蓋璿璣之設象天體之經緯玉衡之製故于初昏測之既得中星計至日入度分加入昏刻所窺七政之運行太陽之眞躔乃得確據晝測日影夜攷中星此歷象之要務也又中星諸方各異隨時不同故分測四方與璿衡相爲表裏者也　春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蓋舉成數言之卽今歲實也歷代諸家所定歲實不一漢志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在天爲一日是以天周卽歲周也東晉虞喜分天周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十歲周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爲四分之一不足宋何承天改天六十五日二十四分爲四分之一有餘定歲周爲三百六十五度乙十六分四分之一有餘定歲周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千五百七十二分歲周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半元郭守敬改古準今定天周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半元郭守敬古準今定天周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半元郭守敬古準今定天周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二十五分然天周歲周俱用奇零勢難齊一惟卽子元會運世以三百六十爲率蓋周天爲起數之宗天度既整然後以整馭零爲法較易故今時憲歷定天周爲三百六十五度十分度之六爲六十分而歲周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爲六十分以下俱以六十遞析而歲周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一八七五日爲十二時時爲八刻刻爲十分分爲六十秒秒以下俱以六十遞析二四二一八七五日爲十二時時爲八刻刻爲十分分爲六十秒秒以下俱以六十遞析而歲周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一八七五日爲十二時時爲八刻刻爲十分分爲六十秒秒以下俱以六十遞析歷代以來踳舛分多寡稍有增損要皆本乎堯典之成數而修明之至月與日會而有合朔日與天會而有分至其中氣數策之不齊而氣盈縮虛之數以生乃置閏以通之使四時咸得其正此堯典之法所以爲萬世之規範也

測中星亦所以測日也恒星當自人視之爲天之中故于初昏測之既得中星計至日入度分加入昏刻所行而太陽之眞躔乃得確據晝測日影夜攷中星此歷象之要務也又中星諸方各異隨時不同故分測四方

參互攷驗始無差忒然恒星隨天左旋自東而西又有
自行度分自西而東每歲所行今定爲五十一秒即古
之歲差也其自行分秒雖微久則自著堯時春分日躔
在昴而初昏中星爲鶉鳥今之春分日躔在室而初昏
中星則在東井自堯至今四千餘年而相差若此是知
歷不可以一時爲準法不可以一隅而定惟使疇人專
家明習其理隨時隨地實測互證常加修改協于天行
斯無弊之良法也

周官義疏　致日致月卽虞書敬致之義也日行出入于
馮相氏　赤道有北至南至之殊月行出入于黃道有陰歷陽歷
之分夫冬夏致日注義盡之矣而致月必於春秋者蓋
春秋二分當黃赤二道之交此時測月之弦望可得陰

陽歷之眞度而氣之至不至可知矣

天無二日

禮記義疏　會子問天統陽日者陽之主也土載民王者民之主
也是皆道之自然嘗禘皆祫于太廟而總太祖之子孫
則以始祖爲主南北郊亦以日月星辰山川從祀而總
一天地之大用則以上帝皇祇爲主是亦理之自然也
泛陳之以無二尊明無二主無二孤之義若如孔說豈
天恐草木枯萎而不可有二日乎

天子一位

禮記義疏　曲禮下　王者父天母地故謂之天子天子天之子也
官爲諸侯

詩曰天位殷適書曰有王雖小元子哉諸子皆子而父
爲後之子惟一人天子者天之元子適子惟此一人故
自稱亦曰子一人也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
故事地察告哀公曰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然則君
天下而曰天子其量宏其意遠矣豈區區以威臨四裔
之謂哉

君一位節

周官義疏　正貳師旅之位尊卑顯然似無所用其正而
小宰　六敘首列之宰夫正位並上及子王蓋必朝位先正而
後可以敘進其治也其中或以三公兼六卿則以六官
爲敘若顧命畢公之班在四毛公之班居末之類是也

他如鄉遂吏與王朝士大夫爵同而班必異三等之閒
其卿大夫同而國異則其班亦異參錯不齊尤不可不
正也

公一位

禮記義疏　曲禮下　二伯爲六官長記不言六官而言五官者太
宰尊卽爲長不待言五官中又命一人爲二伯也蓋三
公卽六卿之兼官而二伯卽三公之分職顧命召六卿
而召公畢公毛公卽三公畢公率東方諸侯召公率西
方諸侯卽二伯不必三公止論道不分職亦不必一公
處內二公處外亦不以東伯尊西伯次也朱氏申以五

與命　上公九命二王之後稱公者與外之侯伯子男爲類繫乎其國而世者也三公加命爲二伯者與內之孤卿大夫爲類繫乎其國而不世者也

又大宗伯　薛氏季宣謂上公九命加一命謂二伯非也二伯王官也其職與四岳同不宜于外諸侯兼宋于周爲上公不聞兼王官之職又謂上公之孤四命加一命爲縣內諸侯亦無所據

又司徒序官　小司寇掌外朝之位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可見三公之統鄉民也經無三公而散見于朝士司士諸職則三公雖爲六鄉之兼官而固在六鄉之上矣每鄉卿一人卽六鄉也周官六鄉之外別無所謂鄉者軍旅田役喪荒賓客大司徒小司徒鄉師主之五官皆有事焉而鄉大夫一無所與以是知其卽六鄉也

卿一位

書經傳說彙纂　周官　六鄉之說玩蔡氏傳本鄭康成說爲多故以六鄉與六鄉之卿爲一正主周禮注所謂三公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也說者以爲六鄉非自冢宰至司空之六鄉蓋王之六鄉別有此六卿也若以爲六卿分職之六卿無緣冢宰亦屬于司馬攷之周禮六鄉六卿之外無別有所謂六鄉者以備有事出征而從王以行也其說亦已無據矣如以六鄉屬之司馬孟孫爲司空其明據下大夫五人者崔氏靈恩云司徒之下置小宰小司徒司空之下置小宰小司寇小司空司馬事省但置小司馬也然魯有夏父弗忌爲宗伯豈有

法猶司徒施教則六鄉總屬之也且天子親征則六卿必從固已恐亦無空國而出之理冢宰固攝國政者且屬之司馬疑亦特其屬官耳若謂六卿與六鄉之卿必不爲一則鄭氏所云外與六鄉之教安見其不然邪唐虞建官惟百自多兼職雖世遠不可盡攷無執一說以泥之可也當以蔡傳爲正

周官義疏　春秋傳管仲辭卿禮曰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欒盈之齊曰陪臣盈得罪于王之守臣晉鞏朔獻捷于周王使諸曰未有職司于王室以是知列國之卿必受命于王然後爲有位也

又司徒序官　六鄉兼鄉官故凡軍旅田役皆鄉官令其屬帥民而致與大司馬軍將皆命卿實相合鄭注大司馬謂軍帥不特置乃選于六官六鄉之吏者是也賈疏乃據此謂鄉大夫別置而非六卿誤矣

大夫一位

禮記義疏　王制　周禮六官之屬止有中大夫下大夫是天子之卿卽上大夫也諸侯之國無中大夫止有下大夫五人是諸侯之上大夫卽卿也諸侯三卿者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徒兼司寇左傳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其明據下大夫五人者崔氏靈恩云司徒之下置小宰小司徒司空之下置小宰小司寇小司空司馬也然魯有夏父弗忌爲宗伯豈有

禮事卽轉小司馬爲宗伯如燕射之轉司馬爲司正燕
又攷白虎通卿之爲言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爲言大扶
進人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士者事也任事之
稱故傳曰通古今辨然否謂之士與孔疏訓卿爲歸嚮
迴異且卿之文從卩鄉之文從皀者亦迥別葉訓知節
得之

周禮義疏 太宰 五大夫貳三卿者各一其二則小宗人小司寇也五大夫大射禮謂之小卿是也小卿下又有大夫則大夫不止于五明矣或者泥王制之文以爲大夫止于五非也

士

禮記義疏 王制 大國有孤一人卿三人大夫五人合之則九故上士三之而二十七則中下士必視國之大小而遞加或三之或倍之矣故草廬吳氏及吳江徐氏皆以爲頻聘之等今考下上二十七人下之脫簡也鄭氏以爲頻聘之等今考下大夫五人可分二等則上士二十七人分爲三等亦未可知但本文明言其有中士下士不應又接上士分爲中下士也至方氏或有或無黃氏不常有胡氏合中下士得上士小半之說尤不確孟子明言上士一位下士一位若無中下士爲止四等矣本篇亦言上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若無中士下士止三等矣天于六卿五家之此長卽下士六遂爲內諸侯食邑故此外諸侯而二十五家之里宰爲下士則侯國之中下士亦多矣豈有無中下士與合中下士而僅得上士之半者哉鄭氏言非命士不出會則小國之卿與下大夫止一命耳又安有命士出會者陳氏言卿大夫爲賓士則爲介義略可通然聘禮于歸饔餼云士介四人皆饔大牢米百筥設飧則眾介皆少牢安見中士之禮止得上士三分之一下士之禮止得中士三分之一耶恐俱不可從

儀禮義疏 士相見禮 天于之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卽王制中所謂秀士俊士選士造士者亦皆通謂之士凡儀禮中士言士者實指諸侯之士其貴不異則凡三等之士禮皆從同卽王國之士與夫未仕之士其禮皆從同矣

周官義疏 地官序官 有爵者自下士始故知胥師以下非官也比長治五家卽假以下士之名胥師賈師治十二肆而仍與羣胥伍以是知古之賤末而貴農也惟不假以爵故王都而外鄉遂都家公邑凡小邑聚有列肆者守土之吏皆得辟除以治政市又所以便民而愉商也鄉大夫所賓興半農家子而未聞工商得與焉西漢之初有市籍者子孫不得推擇爲吏所以使民榮義而輕利民食之豐厲風俗之淳漓恆必由之

春秋直解 恒四年 王之下士以入書中士上士以名書大夫以

字書卿以尊書獨宰以官書重宰也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

禮記義疏 王制 虞書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每服一面五百里合兩面千里通五服乃五千里又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約五百里王制州方千里則縱廣方三千里周禮九服每服一面二百五十里合兩面五百里通九服四千五百里合王畿千里爲方五千五百里則縱廣方七千里鄭因謂唐虞時中國方五千里以合虞書夏衰四夷內侵故疆域最狹止方三千里以合王制周公斥大疆域中國地止方七千里以合周禮職方附會可謂密矣至謂殷時方千里者九周時方千里者四十九其地五倍於殷而又有半周初因殷之舊故公猶方百里周公增公之封五五二十五箇方百里如其說則增封一公其左右皆公侯則并其四十四國皆伯則并其四十七人國若子男附庸則所并者將百國矣不知此所并者無罪而盡滅之乎抑遷徙而遠至四裔之外舉其舊國號移而加之彼乎合攷之經禹貢於東言海岱言河濟周職方言其鎮岱山其川河濟禹貢於西言華山言涇汭渭周職方於河南言華山正西言涇汭渭洛禹貢於南言衡山言江漢職方同與王制東舉東海南舉衡山西北流沙疆域略同惟周職方於北言鎮曆無閭其澤藪猴養而王制言北不盡恆山疆域稍狹然禹貢云朔南暨以聲教所至言王制皆云不盡以封建侯國言其實

禮記義疏 王制 虞書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每服一面五百里合兩面千里通五服乃五千里又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約五百里王制州方千里則縱廣方三千里周禮九服每服一面二百五十里合兩面五百里通九服四千五百里則縱廣方七千里鄭因謂唐虞時中國方五千里以合虞書夏衰四夷內侵故疆域最狹止方三千里以合王制周公斥大疆域中國地止方七千里以合周禮職方附會可謂密矣至謂殷時方千里者九周時方千里者四十九其地五倍於殷而又有半周初因殷之舊故公猶方百里周公增公之封五五二十五箇方百里如其說則增封一公其左右皆公侯則并其四十四國皆伯則并其四十七人國若子男附庸則所并者將百國矣不知此所并者無罪而盡滅之乎抑遷徙而遠至四裔之外舉其舊國號移而加之彼乎合攷之經禹貢於東言海岱言河濟周職方言其鎮岱山其川河濟禹貢於西言華山言涇汭渭周職方於河南言華山正西言涇汭渭洛禹貢於南言衡山言江漢職方同與王制東舉東海南舉衡山西北流沙疆域略同惟周職方於北言鎮曆無閭其澤藪猴養而王制言北不盡恆山疆域稍狹然禹貢云朔南暨以聲教所至言王制皆云不盡以封建侯國言其實

相方也蓋州域之分合小大無常而山川之名終古不易故虞肇十二州禹復爲九州禹貢與職方山川分屬間有小異耳烏覩周公所斥大之地五倍於殷有半者蘇從古山川之莫成於禹功故周言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商頌言天命多辟設都於禹之績孟子則言周人亦言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言周室班爵祿面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又言周公之封於魯太公之封於齊皆方百里也王制所云悉本孟子斷爲周法無疑又唐虞與夏皆都冀商界冀豫間周都雍大抵商之疆域寬而北狹則書五服服各五百里兼山林川澤附庸百里爲可食之地則可以稱地與稱田異義則不可葉夢得曰周官合山林川澤而言之則謂之地王制止于可食之田則謂之田　凡言方大國地方百里是地與田一也故以五百里舉而面言之耳　孟子言天子之制地方千里非正方也以開方法計之有此數耳如臣瓚謂周西都方八百里每方爲百里者八八六百四十里東都方六百里每方爲百里者六六三百六十里合之則方千里也其餘侯國亦大約因山川之形勢大國方百里所謂一同也方七十里有方百里之半方五十里有方七十里之半皆舉其大畧之辭民功曰庸其治民之功因大國以達子天子或曰庸墉通附庸猶屬城項氏言

王莽封諸侯置附城蓋以城爲庸也　此申言畿外建國之數也當堯之前洪水橫流有一可居之地必有千百之人其爲之長者卽其君也禹平水土然後統爲一故禹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咸建五長外薄四海故土姓之錫於是始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唐虞萬國殷初三千至周而千八百國亦日相吞併使然周初滅衞而管叔出監滅霍而霍叔出監成王四年滅奄乃以封魯六年滅唐乃以封晉故孟子言滅國者五十同姓五十之封卽其地也故有爵卑而地廣者有爵尊而地狹者有始小而後大始大而後小者所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亦大概然耳朱子說甚明文帝時賈生進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之策博士依據孟子欲仿周初建千八百國亦識時之宜者文帝不能行而七國之變作後又摧抑過甚名爲諸侯王至不能有寸土臣一民而封建之法遂廢矣

周官義疏

大司徒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蓋天下初定夏商以來建國一仍其舊別無土地可以大封孟氏所言周初之制也至周公建典則商奄旣誅滅國五十廣齊魯衞晉之封見於傳者殷民七族殷民六族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本未嘗翦其宗祀奪其土田故三等之國封域雖增所食穀土不過少加于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數而不甚相遠也惟宋則疆域最廣所食又多以修先王之典禮大物博且尹東夏而近王畿朝聘過賓視他國爲殷煩凡以稱其用耳循數推理必諸子以上始有附庸開田至于諸男則封疆百里析之爲五十者四以田一易再易計之半爲穀土其餘皆山澤藪牧盡以畀之而封內並無附庸開田蓋非此不足以立社稷通朝聘職貢其詳宜見于司空之篇而今不可見矣　鄭氏眾主諸侯自食租稅而言康成主天子食之而言鄭氏鍔主地之可食者言從先鄭于文義較安但諸公以下侯伯所割地域甚大而實封居其一爲附庸者二子男爲附庸者三是不可解也鄭所駁甚小而實封居其一爲附庸者三之一在小國則可耕者僅四之一亦不可通唯康成謂大國貢重小國貢輕于春秋傳子產所云列尊貢重合于理亦得但如其言當云其貢者半其貢者三之一四之一不當云食羣儒相承相緣不外此三說故並存之　朱子引詩及春秋傳所言齊魯之封略以證封國之里數當以周官篇正其實周官與孟子所言亦不甚相遠蓋周官所言者制其域也兼名山大川附庸閒田在其封內者而言也顓臾魯附庸而孔子曰在邦域之中是也所謂食者則其實封食其土利者也見于經傳者公惟宋男惟許宿則封國甚稀其甚大甚小者少矣孟子言頒祿故

止計國土周官言所食則并其山澤之毛至邦域之數則包名山大川附庸閒田之在其封內者耳如今大州縣包絡山河動數百里而計畝徵賦入籍者不過數十里周官孟子封國異數正類此

禮記義疏 王制 此以祿之制于畿內者言之其視外諸侯合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此就孟子遲減一等亦酌時宜而將以爲漢制也葉氏謂孟子舉卑以見尊王制定其尊卑之序故必詳言之是孟子止聞其略而漢儒反得其詳邪其誤由鄭以王制爲殷制而諸儒又以爲周制

王朝之制出封純用侯國之制者不同故別以八則治之 施則都鄙畿內受采法也稍與縣都之地分爲采者略如後世郡縣之法而或大或小或世或不世則采者各不同當其受之并以此則施之也又比年亦因和布而施之 都鄙有兩鄭者如周公以蔡仲爲鄭士蓋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則其設官亦與外諸侯差似也然都之大小不一則小都不必備兩鄭經蓋據大都立法耳備兩鄭則設五大夫以佐之如不備則大夫亦不必有五故不言傳而言設傳者設者多寡隨時之義

禮記義疏 王制 此申前諸侯之士視上農夫君十鄭祿之制庶人在官者之祿有視九人至五人之差下士皆視九

人無差者優士也然自士以上至子君卿雖不言差而使知祿出耕則民力之甚艱享之之不易視此亦已可惕也

耕者之所獲節

禮記義疏 王制 朱子謂農夫受田同此百畝而所獲之多寡視其力之勤惰庶人在官者其任有小大其才亦有優絀勤惰之不同故視祿多寡視農夫之五等以爲差其義甚明蓋所以必視農夫者祿皆出于民力上無濫與下無虛受而後激勸之道明自士以上至君卿雖不言以是爲差而差自此始出之者甚艱享之者不易祿愈隆責愈重不舉一國之民康乂之愧此君卿之祿而不

安若謂田有九等授之必視其口之多寡則自三十受田六十歸田其里居有定而生齒之增耗歲有不同一歲而三兩易不太煩擾乎且庶人在官止計其家口之多寡則卿大夫士其家口豈無多寡而以庸制祿以功奠食之法俱無自而推矣季氏謂一夫非一人百畝爲四夫所耕則必不然蓋周以百步爲畝至漢景帝時始上田獘則以櫟摩亦以櫟雨雪楚靈狩於頖尾去皮冠而仍有禮冠而與子革語必非科頭也可見其去皮冠而仍有禮冠矣如皮冠卽韋弁則衛獻公不釋皮冠正自應爾孫甯二子謂爲怒乎以其爲田獵所有事之冠故招虞人以之而禮冠中不敢也

旂

禮器 周禮司常孤卿建旜儀禮聘禮使者亦建旜又司

常云通帛爲旜注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則卽大赤也斿數未聞準以典命如其命數之說則王之卿六斿公之孤四斿卿三斿侯伯子男之卿則以次第殺焉其張繆之弧亦如大赤

旂

周官義疏 聶氏三禮圖九斿者九龍七斿者七烏非也

勢人

惟一升一降故曰交龍若各準其斿數則太常十有二斿日月星辰可各畫十二乎趙氏溥謂龍橫畫取可升可降然注一象升朝一象下復于義爲近難以臆說破也

旌

禮器圖 周禮司常析羽爲旌又曰旞夏羽以朱湛丹旜三月而燬之注而演之蓋染羽以爲旌也旌注于旄而旄又注于干首故名于旌

武進劉逢祿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弟爲尸

禮記義疏　曲禮　尸者神象也此尸謂宗廟之尸外祀之尸可異姓宗廟之尸必同姓尸必以昭穆從其類也必以正適不敢以賤者馮吾親也天子尸不以公而以卿諸侯不以卿而以大夫士尸以無爵者避君也又必擇皆無父者爲之不使父拜其子也將祭祀尸服卒者之上服祝從尸主人從祝尸入即席東面而坐祝主人西面立皆拜妥尸遂坐而祭焉則儼然以神道事之矣

霸

禮記義疏　祭義　各經不言霸惟孔孟于桓文屬謂之霸祭法言共工氏之霸亦因孔孟之說而追稱之非古誠有所謂霸也項混霸于伯致以周召二伯爲霸此與援儒入墨者等耳堯舜四岳夏殷二伯之說又直以注疏傳會語爲墨守矣倘謂學者考古不精不亦過歟

葵邱之會

春秋直解　僖九年自再盟幽而諸侯協洽戎御狄帖楚而列國安會首止及洮而王室寧至葵邱而霸業盛矣經於其事而以愆辭書之不震其功而律以禮以予道治之也

束牲載書

周官義疏　司盟　凡盟者載其所要之辭于策謂之載書

賓旅

周官義疏　鞮鞻氏　掌四夷之樂與其言語之譯而傳其九譯之法以通夷狄之民使其各以其聲歌而舞之教胥鼓南鼓雅鼓以教四夷之樂

周官義疏　遂人　以旅田之法同其貢賦凡賓客之事野修道委積

周官義疏　大宗伯　大賓客則詔王儀

周官義疏　大司徒　大賓客則令野修道委積

禮記義疏　明堂位　此方七百里乃是方百里七誇言之耳卽周

周官義疏　春秋以殺大夫爲亂王法則士民之私刑皆詛之　春秋以殺大夫爲亂王法則士民之私刑皆邦國所專決也設倒行逆施以賊賢害民何以制之故設訝士以掌四方之獄訟使司政典獄者有所忌也然六服廣遠王官遙制無由得其情實故據其所上獄辭而察之其有刑罪不相附者則論之使更平反焉

過羅

周官義疏　大司徒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飢大宗伯　古者以粟爲則　則不

禮記義疏　此方七百里乃是方百里七誇言之耳卽周

禮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亦然非謂方七百里半天子之畿內也孟子今魯方百里五猶以爲當損安有如注疏四十九箇方百里之說哉或據前後漢書地志實之謂魯全有兗州而跨徐青二州之域不止方七百里孟子儉于百里非確今以左傳所有魯地名覈之今地志大約在今滋陽曲阜寧陽泗水費縣之內而在鄒嶧魚臺鉅野鄆城諸縣之交而左傳始尙有費伯後滅之以賜季友取鄆取郚滅項明見于經則方百里五實并小國而得之孟子魯公族豈有于周公封國故臨言之而漢志反確于孟子者耶

親迎

禮記義疏 四書是訓卷十五 三

昏義 親迎之禮自天子下達左氏謂天子至尊不親迎先儒謂天子娶于諸侯迎后使卿往而公臨之朱子亦謂古者天子必無親至后家之禮惟鄭氏從公羊之義謂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而誰周氏諝謂三年之喪人道之終親迎人道之始故皆自天子達於庶人朱子亦謂天地蓋通天子而言況天子主祭於外后主祭於內卽宗伯攝天地社稷之祭要亦後爲祭主也而可不致敬於其始乎然則親迎之禮信自天子達之中氣故謂之地中經謂天地之所合者地之中氣與天但天子迎之於館諸侯迎之於境大夫士庶迎之於家異耳鄭氏祥道謂天子不迎則不可

周官義疏 大司徒 所謂地中者有二有形之中有氣之中主于形言天之包地如卵裹黃皆圓體也天地既圓則所謂地中者乃天中也此惟赤道之下二分午中日表無影之處爲然以氣而言必陰陽五行沖和會合乃可謂中以周髀之說推之二極之下晝夜無偏其地大寒赤道之下晝夜常均其地大暑中國當赤道北寒煖溫涼四序循環無偏勝而洛邑又其中之中者以其得天地之中氣故謂之地中經謂天地之所合者地之中氣與天之中氣合也合故四時交而無多暑多寒之患合故風雨會而無多風之患合故陰陽和而無多陰之患蓋四時風雨寒暑皆天地會之其交其會其和皆天地之合

爲之也然則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乃言地中之處其景尺有五寸用此以爲標識耳　西北多山東南多水惟地中平壤爲天地之所合北極下半歲爲晝夜赤道下一歲爲再冬夏惟地中爲四時之所交日東近海多風日西連山恆雨惟地中乃風雨之所會日南近日多暑日北遠日多寒惟地中乃陰陽之所和景朝景夕當以鄭貢之說爲近理蓋天包地如卵裹黃地周之度與天相應每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南北異緯東西異經如夏至日中此處景正時迤東則景必晡迤西則景必早自二百以外漸差漸遠每三十度而差一時有在此處爲午而迤東爲酉迤西爲卯者今中國

經度不同之地節氣交會皆有早晚之殊此得之實測非懸揣也

舜之居深山之中節

書經傳說彙纂　大禹謨　孟子謂舜聞一善言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在深山中時尙如此況在廷之陳謨乎觀其一聞禹克艱之言即知廣納嫡謐凡天下之要道皆出于此此即決江河莫禦之氣象也而猶不敢自居以爲帝堯能之其眞知克艱者哉

短喪

儀禮義疏　喪服　漢文遺詔史記漢書皆云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已下者謂柩已下于壙始服大紅等服則三十六日在既葬之後甚明至魏武始令葬畢便除無所爲三十六日之服者後又何代直以三十六日爲除服之期而不論葬與否至唐明皇肅宗之喪又降三十六日爲二十七日短喪自漢文而後代之屢變而愈短如此

請數月之喪

禮記義疏　曾子問　父母之喪自天子下達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此謂天子諸侯絕旁期也況於君使教予之慈母乎若庶子生母之服則有不可一例言者禮子爲母服齊衰三年父在則期此母爲父厭屈無貴賤一也妾之子士以下其子爲其母如母大夫則父在爲其母大功父卒亦三年諸侯以上則父在爲其母無服父卒爲之大功此庶子異于適貴與賤異也此章本文言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初不言其生母鄭以儀禮記推之疑其爲生母孔以古者字指爲異代之制然考儀禮喪服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則此乃諸侯妾子爲國君所厭之降服非國君自爲其生母更非言天子爲其生母也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大功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緦麻章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有死于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然

則諸侯之妾子父卒爲其母大功而爲後則惟服緦以此推之則庶子王亦當用緦之正服而不當以五服外君在尊厭之降服服之明矣夫親喪下達庶子之生母君在既厭於君君卒又以餘尊厭而僅爲之大功爲君之後又以喪者不祭而爲之緦所抑已多矣而謂庶子王反斬爲之練冠以居并在五服之外乎公羊傳言母以子貴以父妾而尊爲君夫人以亂嫡妾之分此禮所不與也而疏引之滋之藏矣家語作子游問曰諸侯之庶子喪慈母禮與下述公言古者天子喪慈母練冠以居何俗議周公之典法言之不中無足怪也周官王氏鹿電門關無兵守乃以唐宋以後之政所掌守政聯眾庶與士庶子爲一體無問國中郊野閭族州黨之民比戶而居者皆兵也國有大故鄉大夫令其民守之山林川澤之阻掌固司險與其屬守之無在而非兵也其平居無事門關之守不過稽察無節傳及貨賄不物者故每門每關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已足以待其事無庸用眾也司啟閉者不過下士無所用威權也後世門關之操柄日重卒隸從衡侵削商民阻抑行旅自孟子時已患其爲暴然後知周公之憂民切慮患深也

諱

周官義疏 攷工記義疏 閩閭上 閩名而心戄者哀心感故父母之名必諱也

巧

周官義疏 攷工記義疏 少儀工依于法游于說鄭注云說謂鴻殺

其餘諱皆由父母生也故曰子與父同諱母之諱不舉諸其側不諱玉父母惟庶人無廟則然身事其廟而可不重其名乎故天子諸侯于始祖亦諱爲吾建事其廟則敬心生也

又檀弓下鄭據緯謂至六世則孫可與祖同名故不必諱不知湯名履祖乙名胐小乙名敩武乙名瞿紂父帝乙名羨其甲乙皆以生日爲字非名也

姓

禮記義疏曲禮上古天子賜姓諸侯命氏然姓必賜于天子而氏不必皆命于諸侯如魯孔氏以祖孔父字爲氏而姓子鄭孔張以祖子孔字爲氏而姓姬衛之孔悶則孔氏

而姞姓陳之孔寧則孔氏同而姓異彰彰也其餘或以官爲氏如司馬牛然其兄魋或稱向魋或稱桓魋則又以其祖爲氏一家而三氏矣蓋氏或其人自繫之或他人舉以目之不必皆命于諸侯也故惟門祚最顯者則姓與氏並著其側陋之家有本無而或以其祖之字或以其祖之官或即所居之地以爲氏者或本有姓而式微轉徙忘其姓但記其氏者古人最重婚姻娶妻必世家大族未有不知其姓者買妾則不知其姓者有之故卜之如有媯之後將育子姜則亦可因卜而決其與我同姓否也自熊氏但卜其凶吉之說而此義晦矣喪服小記書銘婦人書姓與伯仲若不知其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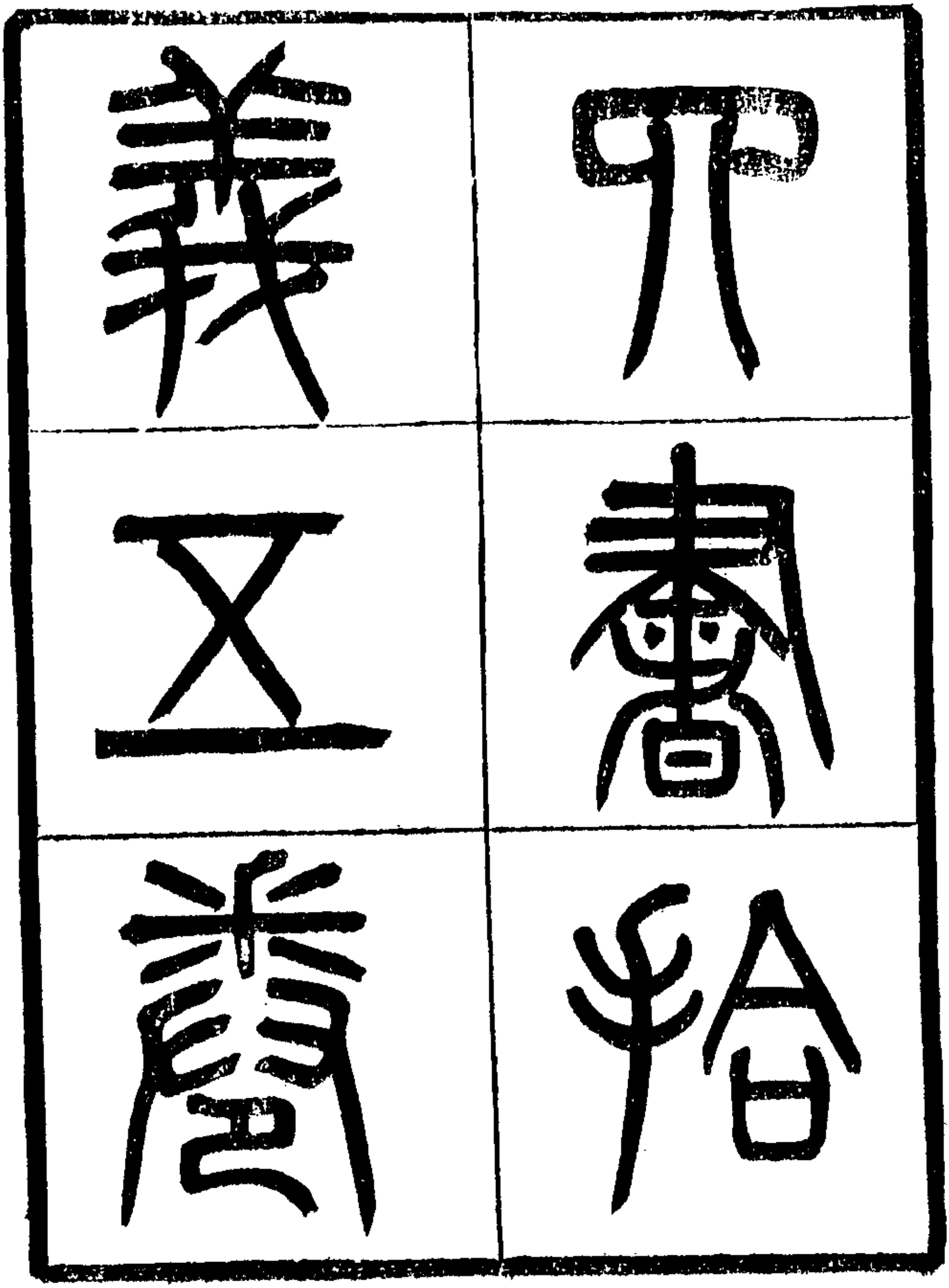
蓋自漢有虎觀之議唐建石幢之經自茲以還代
有講說皆推本皇言用闡聖奧而閎道非易缺遺
猥多欽惟我
朝須立學官
睿謨旁祛厄說乾規坤矩玉振金聲紹三五以傳心鎔百
家而就範志於古者生斯世也何其幸哉顧承學
之士或競出新意破碎舊文或獵取往章私爲己
得墾燭不息坳垤自多拯其所以厥有二焉一者
淺才墨守泛覽爲難節解支分雜綜群貫一者大

部長編購置非易閭名耳食畏阻不前吾師大學
士劉文定公孫拔貢生逢祿以文獻舊傳服習
睿斷之文裁正四子書典故之說依平章次綜以義類上
發孔孟之蘊下補程朱之遺中彌馬鄭何趙之闕
使彼巖處咸覲
天章庶幾
皇途不惑蹊衢書成見示善其究心經術闡揚
聖訓迭付剞劂書曰是彝是訓于帝其訓謹取經語用

綸言發題曰四書是訓并綴言簡末以著對揚之忱

嘉慶八年七月戶部左侍郎江蘇提督學政平恕

謹記



士之有志於學者莫不以通經爲首務然經義淵深雖通人大儒有終身鑽研不能盡者漢宋分塗似有其是未可偏非元明以來各尊所聞互相推闡而六經之旨發明幾無餘蘊矣近世通儒乃謂三代之文仍宜以三代之書證之爾雅者訓詁之圭臬也三百篇者古音之統滙也惠氏定宇錢氏辛楣戴氏東原段先生若膺焦氏理堂今制軍阮公芸臺窺見此旨往往據以釋經至王石臞先生與哲嗣今尚書伯申先生於小學尤爲深邃訓詁以爾雅爲宗參之以說文小爾雅廣雅方言諸書古音以三百篇爲宗益之以先秦兩漢有韻之文著

爲釋詞經義述聞等書其於古人之本音本義借音借義無不瞭然於心口蓋小學明而古訓明古訓明而古義明其於六經之旨幾於六通四闢九達康莊了無窒礙古義之晦蒙者斬然一新吾友績邑胡君文甫亦本此撰成四書拾義若干卷付之剞劂問序於余余竊觀其書即訓詁聲音以晰古今之異義其於漢宋諸儒之事所存者神引爾雅訓爲所在者治夫既或治之謂夫指王驩或爲咸之誤字言王驩皆治之矣以上諸條俱精當不易雖起朱子於九原亦當首肯非若毛氏西河凌氏次仲好爲立異掊擊前人也文甫沈潛好學淡泊世緣一以治經爲務此外仍有論語箋異孟子箋異易經箋異春秋箋異等書皆於訓詁聲音旁通

曲論其有功於經義豈淺鮮哉雖然以聲音訓詁釋經王氏之書美矣善矣然釋詞閒有未確余願後之治經者仍當以漢宋人之書爲主而參之以古音古訓斯爲無弊若專以此釋經又恐支離破碎舍康莊而入九折矣余甚嘉文甫之能以小學通經使經義益以大明而又懼後人之專以此治經也故書之以質諸來者道光十有四年歲在閼逢敦牂皋月歙江有誥拜序

序

論語嘗有何氏集解大學中庸舊在禮記有鄭氏注孟子有趙氏注自朱子作論孟集注學庸章句而四子書大義遂以昭顯其中有承用舊注者有駁正舊注者有補舊注所不及者後人好是古非今動執舊注相詰難固膠泥古之過然讀集注章句而不參稽舊說則朱子棄取之意亦無由見夫經義之傳傳於講習之人所謂講習者非徒誦其文已也必將因注以求經意之所在並博考羣書以知注之得失而後經義以明則夫執一卷之書斷斷置辨於經學非無補也族弟紹勳幼愛儀術潛心篤學從余讀書紫陽山房余令讀經先讀注疏宋儒之說次讀近儒各家之說並示以爾雅說文諸書爲識字根源尤宜急讀其時同從余游者有族弟紹焕胡生定暘章生邁鴻葛生英亦皆分習經注一編每於會頭各以疑義相質問淅連歲月頗增教學之益後余宦居京師紹勳詒余書謂方爲周易異文疏證又謂每日讀書之際遇有與四書相發明者即輿四書古注同錄出研究余喜其篤學不懈一如紫陽時及余歸里而紹勳出是書相質則已有成帙矣書內言詞審愼經無好爲攻擊駁難之習雖采錄舊注而不盡從如論語思而不學則殆據公羊傳何注訓殆爲疑不從舊注疲殆之說孟子所存者神據爾雅訓存爲在

神爲治言所在之地無不治不從舊注其化如神之說又如論語與之粟九百朱子不用舊注九百斗之文然第云不可考三年學不至於穀朱子改舊注穀善之訓爲穀蘇而三年未有異詞是書則詳考歷代量器大小之殊定九百爲九百斛據周禮興賢能爲鄉遂官吏之制以三年爲三年大比皆足與集注相發明又論語比及三年之比孟子必慢其經界之慢舊注及集注俱無明詰是書據廣雅訓比爲近而後比及二字有別據方言廣雅訓慢爲敗而後慢字可解吾友長洲陳碩甫見而善之謂其精覈可接武閻氏四書釋地余謂是書雖篇帙無多而能博求之周秦古書與漢魏以來相傳舊

詁於音訓假借源流亦自瞭然於胸若由是旁及他經以其所得者盡解其爲功經學當更有大焉者紹勳其無以是自域也可矣道光癸巳十月培羣序於金陵之鍾山書院

一四子書自漢以後作注不一家至宋朱子定爲章句集注擇善而從亦既折衷至當矣即間有誤本前人偶不及檢究不害爲全書學者遵守至今非徒迫於功令實是書能饗天下後世之心思也捃摭以考訓詁爲主古人一字能包數義往往文同而義不同此編旁搜訓詁見古義可備一說者特補以存參務使經旨昭然了無窒礙之處非敢好異也

一古經有省文無缺略之文後人注經曲爲幹旋而經旨反失如何事於仁以事爲事事之事必曰何止事於仁然事解爲任而止字不必補矣啟予足啟予手以啟爲開必曰開衾而視然啟讀爲啟而視字不必補矣如其仁如其仁以如爲似必曰誰如其仁然如訓爲均而誰字不必補矣拙箸於此類揭出若干條以見注經無煩添設至若言有緩急何有者何難之有也患得者患不能得也緩言曰何難之有曰患不能得急言則曰何有曰患得又非語未完全

一經字多假借集注載明某與某通者無論已他如文獻之獻爲賢借字顚沛必於是之顚沛爲躓跋借字聚斂之聚爲驟借字而未能也之而爲如借字時其亡之時爲伺借字徼以爲知之徼爲抄借字詩云於戲之戲爲呼借字貪戾之戾爲利借字從容中道之

從爲動借字不愧屋漏爲幄陋借字不特此也於我心有戚戚爲咸爲蹙借字非身之所能爲也爲爲違借字妻辟纏辟爲擘借字舉舜而敷治焉敷爲傅借字號泣于閔天于父母于爲呼借字殺三苗於三危殺爲竄借字頑夫廉頑爲忼借字自視欿然欿爲坎借字稽大不理於口理爲俚借字山徑之蹊閒徑爲陘借字又從而招之招爲翹借字破其借字而本字之義自明更有傳寫之訛如可謂云爾爾當作尒短右袂右當作又夫既或治之或當作咸薄夫敦敦當作惇皆當訂正

一古字假借取同韻者多取通韻者少取合韻者尤少

古韻分部自宋鄭庠以後由漸加詳至歙江晉三先生定爲二十一部極精極密其分配入聲以說文偏旁諧聲及周秦人平入同用之章爲據尤前人所未見及者勳初見二十一部諧聲表因作易文箋異春秋文箋異四書文箋異等書凡說假借悉依二十一部定爲同韻通韻合韻益信古人韻部確有界限也是書亦循其例

卷一
上論三十五條
卷二
下論二十六條
卷三
學庸二十四條
卷四
上孟二十九條
卷五
下孟二十七條

績溪胡紹勳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弟子先生

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馬注云先生謂父兄先生孔疏云先生師也又云

兄勤按禮記曲禮從於先生孔疏云先生師也又云

自稱爲弟子者言己自處如弟子則尊師如父兄也

據疏說以先生爲父兄本號而通用於師及學士年

長者爾雅釋親男子先生之名從此起兄

既稱先生父之爲先生不待言矣獨此經先生當指

父不當兼兄欲汪君晚牖謂古稱善事父母爲孝善

事兄長爲弟未有稱善事兄爲孝者兼以養兄爲孝

馬注之說實有未安特以上文言弟子似弟爲對兄

之稱猶子爲對父之稱故懷疑未決勳謂汪君之說

極是若以弟子之弟專對兄立論前人雖有此說本

不可從即以孔子之言證之如學而篇弟子入則孝

出則弟統以孝弟屬弟子明對兄長稱弟子對父母

亦稱弟子也弟子本少者之通稱如儀禮大射儀勝

者之弟子洗觶注云弟子其少者也鄉飲酒禮階前

命弟子俟徹俎注云弟子賓之少者鄉射禮命弟子

納射器注云弟子賓黨之年少者也鄉射禮記三耦

者使弟子注亦云弟子賓黨之少者也凡古人稱弟

子多對長而言雖對兄亦可名弟子要不必以此爲

定名也如謂對兄稱弟猶之對父稱子求諸古經文

例不稱弟子必變其文曰子弟據孟子梁惠王篇齊

人伐燕章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此子弟乃對父

兄之稱但亦不盡然也如公孫丑篇尊賢使能章信

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

攻其父母則又對父母兼言弟不必此中果有兄也

夫對父母既通稱子弟豈對父獨不可稱弟子乎大

抵古人同一經文有本義亦有通義以通義言則長

者謂兄亦可謂父少者謂弟亦可謂子必以先生爲

父弟子爲子而後上承問孝下接爲孝之旨始明與

其舍經就注不如舍注就經也

則殆

思而不學則殆孔注云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

精神疲殆動按如孔注義是讀殆爲怠非也殆有疑

義襄五年公羊傳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何

注訓殆爲疑王氏經義述聞云思而不學則事無徵

驗疑不能定也又云多聞闕疑多見闕殆猶疑也

謂所見之事若可疑則闕而不敢行也史記倉公傳

良工取之拙者疑殆亦疑也古人自有複語耳

非其鬼

鄭注云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諂求福邪

疏云左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故非其祖考

而祭之者是諂求福也勳按鄭注專指人鬼不兼天
神地祇最確葢云其鬼明是自己祖考與他人無關
據禮記祭法王立七廟去墠爲鬼諸侯立五廟去墠
爲鬼大夫立三廟去壇爲鬼適士二廟去壇爲鬼官
師一廟去玉考爲鬼士庶人無廟死曰鬼鄭彼注云
凡鬼者薦而不祭孔疏云薦輕於祭鬼疏於廟故知
薦而不祭據鄭孔說言鬼則非祭言祭則非鬼此特
對文則然若散文則薦通稱祭祖考亦通稱鬼也他
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之類皆不
得云鬼更不得云其鬼

易

喪與其易也包注云易和易也勳按此謂喪失於和
易不如哀戚易與戚相反猶奢與儉相反也如詩何
人斯我心易也傳訓易爲說禮記郊特牲示易以敬
也注訓易爲和說包注云和易義與和說同在此經
爲確詁

獻

文獻不足故也鄭注云獻猶賢也勳按說文獻宗廟
犬名羹獻如曲禮犬曰羹獻卽其本義是爲宗廟奉
犬牲之稱引而伸之凡有所薦進皆可稱獻經籍獻
字羹獻外皆用引伸之義若無關本義並無關引伸
之義而用獻字者皆借字也古字假借多同韻其次
通韻而合韻最少惟文獻之獻當讀爲賢確是合韻
假借如文選東京賦必以肆奢爲賢薛注訓賢爲善
莊子大宗師獻賢不及排釋文引向注亦訓獻爲善
葢因獻賢連文故以善釋獻若散文則善義與賢義
通惟有通聲者乃有通義也據素問解精微論有賢
不肖注云賢謂心明智遠周書謚法聰明叡哲曰獻
此亦借獻爲賢一證又據文選景福殿賦注引孟子
劉注云獻猶軒正與獻猶賢文法一例彼以獻爲軒
之借字猶此以獻爲賢之借字也汪君手存云澤按
獻與賢通而獻要自有本義故鄭不徑曰賢也而曰
猶賢此正示人六書假借之理破義而無煩破讀尙
書黎獻民獻爲孔直訓爲賢則獻之本義晦而六書
假借之理亦晦

鄹人

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孔注云鄹孔子父叔梁紇所
治邑據說文鄹魯下邑孔子之郰段氏注云孔子世
家言鄹人逸父檀弓言鄹曼父鄭注言聊叔梁紇蓋
孔子之父魯人以聊人紇呼之如周禮之鄉以州名
野以邑名非聊爲所治邑也論語云鄹人之子者孔
子弟子爲師諱紇字也鄹大夫之文始見於王肅私
定家語而孔氏論語注乃肅輩僞託者勳按左傳襄
十年聊人紇疏云公邑大夫皆以邑名冠之呼爲某

人成二年傳衛新築人仲叔于奚注云守新築大夫
昭二十一年傳宋廚人濮注云廚邑大夫是邑大夫
通呼爲人也又文十五年傳卜人以告注云僇卜邑
大夫則大夫之稱人者非一昭四年傳有縣人顧氏
棟高疑爲諸侯縣大夫亦大夫稱人一證鄰人之稱
正與厨人卜人新築人文法一例左傳疏以爲公邑
大夫當得其實

顚沛

顚沛必於是馬注云顚沛僵仆勳按說文訓顚爲頂
訓沛爲水出遼東番汙塞外此本義也馬訓顚沛爲
僵仆蓋謂顚沛爲蹎跋之借字跋亦借沛者猶孟子

凡言沛然皆借沛然爲勃然也據說文蹎跋也跋蹎
跋也古音顚蹎皆从眞聲據江晉三先生二十一部
諧聲表市聲與犮聲同在祭部如詩蕩顚沛之揭傳
云顚仆也沛拔也漢書敘傳上履顚沛之埶注云顚
沛僵仆也此皆借顚沛爲蹎跋字異而義同

勞而不怨

邢疏云勞而不怨者父母使己以勞辱之事已當盡
力服其勤不得怨父母則又與上文幾諫之事無涉胥
高誘注淮南精神篇曰勞憂也王氏經義述聞云勞我心勞
心忉忉勞心慱慱勞人草草之類皆謂憂也論語勞
而不怨承上見忠不從而言亦謂憂而不怨也曲禮

曰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可謂憂矣皇侃疏引
內則撻之流血不敢疾怨以爲證按撻之流血非勞
之謂也邢昺疏曰父母使己以勞辱之事已當盡力
服其勤不得怨父母則又與上文幾諫之事無涉胥
失之矣孟子萬章篇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
之勞而不怨勞與喜相對亦謂憂而不怨也勳按勞
之爲憂經傳常訓淮南氾論以勞天下之民注亦訓
勞爲憂漢書谷永傳集注同以上諸條皆可爲此經
的證

事君數

孔注云數謂速數之數勳按爾雅釋詁訓數爲疾速

亦訓爲疾數者疾諫也事君者君有過則諫其始猶
不甚疾至君不聽而諫君之心彌迫於是有憤迭之
詞激切之語冀君之一悟也不知君既不聽早厭臣
言矣而猶愈諫愈疾君必不堪是自取辱也又數即
驟義如廣雅釋詁三小爾雅廣言皆訓驟爲數左傳
宣三年驟諫服注楚辭悲回風驟諫君而不聽兮注
並云驟數也驟諫未有不取辱者朋友數亦然

口給

禦人以口給孔注云佞人口辭提給皇侃疏云給提
也勳按禮記仲尼燕居恭而不中禮謂之給疏云給
謂提給漢書東方朔傳集注亦訓給爲提給又爲速

荀子性惡篇齊給便敏而無類注云給謂應之速如
供給者也又爲急荀子非十二子篇齊給便利而不
順禮義注云給急也皆與捷義相近大戴禮保傅篇
接給而善對注云接給謂應所問而對也即荀子注
所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若佞人之禦人亦若是而
已矣

糞土

糞土之牆舊注無訓俗解又不可從蓋古人謂除穢
曰糞糞篆文作𡊰棄除也从廾推華糞采也
段氏注云棄亦糞之誤亦復舉字之未刪者糞方是
除非棄也勳按昭三年左傳云小人糞除先人之敝

廬是除穢謂糞所除之穢亦謂糞據篆文𡊰从廾推
華許氏解華字云華箕屬所以推糞之器也糞各本
作弃今依篇韻訂正以是知糞爲所除之穢引伸其
義凡穢物皆可云糞也此經糞土猶言穢土古人牆
本築土而成歷久不免生穢今人欲塗舊牆必先洗
滌光潔而後加灰方能黏合正猶白可受朱非白即
朱亦不能受也故曰不可杇至許氏糞字下既解本
義復引官溥說云侶來而非米者矣字此許氏說文
序所謂博採通人聊備一說耳說文艸部解菌爲糞
矢即菌之借字徧考諸經糞字未有指菌言者訓糞
爲菌秦漢以後則然未可以解論語

南面

雍也可使南面包注云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勳
按南面者以尊臨卑之位天子臨諸侯稱南面如論
語衛靈公篇蒸已正南面是也諸侯臨羣臣稱南面
如儀禮士相見禮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是也
推之卿大夫臨衆職亦可稱南面如大戴禮子張問
入官篇君子南面臨官是也雍也可使南面當指卿
大夫之位而言不必任諸侯治

九百

與之粟九百孔注云九百九百斗勳按史記孔子世
家孔子居魯奉粟六萬索隱云當是六萬斗正義云

六萬小斗當今二千石也據此知孔子時三斗當唐
時一斗宋沈括筆談云子受詔考鍾律及鑄渾儀求
秦漢以來度量計六斗當今之一斗七升九合是宋
斗又大於唐斗元史言世祖取江南命輸粟者止用
宋斗斛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是元斗又大於宋斗然
則周時九百斗合元時僅得一百八十九斗也江氏
聲經補義云古者百畝當今二十三畝四分三釐有
奇就整爲二十三畝半今稻田自佃一畝約收穀二
石四斗二十三畝半收穀五十六石四斗折半爲米
二十八石二斗八一歲約食米三石六斗可食八人
如糞多力勤可多食一人正與古合據江氏說古農

夫百畝合今斗且得米二百八十二斗如孔注以九百爲九百斗止合元斗一百八十九斗反不及農夫所收之數原思何又嫌多而辭之集注云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蓋不從孔說也或謂九百爲九百石則又不若是多石本五權之名至周末時用以計粟如漢書食貨志云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此皆粟以石權而春秋以前未有此制古制計粟以五量量莫大於斛十斗爲一斛粟多至九百必以量之最大者計之則九百當爲九百斛何以知爲九百斛也當時孔子爲魯小司寇卽下大夫其家宰可用上士爲之孟子曰上士倍中士中士當得四百畝之粟又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明士亦有五十畝收圭田以五十畝合四百畝爲四百五十畝以漢制畝收粟一石半計之當得六百七十五石若以石合斛一石爲百二十斤古無大斗一斛粟不足百斤二斛約重一石有半是百畝收百五十石合得二百斛四百畝爲八百斛加圭田五十畝爲一百斛共得九百斛矣雖經文不言其量而其量可因數以推也

從政

可使從政也與謂可使執國政否也左傳襄三十年從政一年也定元年傳晉之從政者新言范獻子新執政也又云吾欲與子家子共執政也是時季桓子執政不欲盡假其權於人豈康子獨能任由求賜乎曰可使從政亦泛問三子之才非欲使三子從政也

何事於仁

疏云言君能博施濟衆何止事於仁勤按疏解何事於仁補一止字增成其義非也此經當訓事爲任如荀子性惡篇不可事注云事任也正名篇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注云事任使也廣韻事又作傳周禮大宰注云任猶佚也何事於仁謂仁者不能任博濟之責何得以此任之仁者正與必也語氣相應

其猶病諸

堯舜其猶病諸孔注云病猶難也勤按孔注訓病爲難深得古義廣雅釋詁同足證漢人相承古義本如此堯舜其猶病謂堯舜其猶難也

申申

申申如也馬注云申申天天和舒之貌勤按漢書萬石君傳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注云申申整勅之貌此經記者先言申申後言天天猶鄉黨先言踧踖後言與與也申申言其敬天天言其和合二句恰得恭而安氣象馬注申申亦訓和舒失之矣

疏食

飯疏食孔注云疏食菜食勳按經傳言疏食有三義一謂麤食如詩召閔彼疏斯稗箋云疏麤也謂糲米也禮記玉藻士人辭以疏儀禮喪服傳食疏食注皆訓疏爲麤是也二謂稗食稗之不黍者如家語終記篇含以疏米三具注云疏粳米禮記稻曰嘉疏是也三謂菜食如禮記月令有能取疏食注云草木之實爲疏食淮南主術篇秋畜疏食注云菜蔬曰疏是也蓋以穀訟惟粳稱疏以米論凡糲米皆稱疏又不專指粳而其爲米食則同獨菜食與二者異此經孔注訓爲菜食特疏食一義近儒或謂玉藻稷食亦疏食其說未確家竹村師云論語云雖疏食必祭詳其文義當謂食之麤者若是稷則公食大夫禮以爲正饌本屬當祭無庸特言必祭矣公食大夫禮正饌設黍稷加饌設稻粱古人每以稻粱重於黍稷玉藻于卯稷食當是君常膳用稻粱子卯日變用稷耳

暴虎

暴虎之文兩見詩經一見論語爾雅釋訓云暴虎徒搏也是以搏訓暴據經傳暴字有三義說文分爲三篆一作暴晞也一作曝疾有所趣也一作虣虐也急也三字音同義別虣字僅見周禮他典皆從隸書作暴併三字爲一字故一字可包三義皆與暴虎之義

在其中不待加手旁而後訓擊志甫之說是也

文莫

文莫吾猶人也孔注云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勳按訓莫爲無不合經旨據詩皇矣求民之莫鄭箋云求民之定是訓莫爲定貊其德音釋文引韓詩貊作莫亦云莫定也莫吾猶人者云定吾猶人也文字不與莫字連讀

啟予足啟予手

鄭注訓啟爲開謂使弟子開衾而視之勳按說文启開也啟教也自俗書鵲舛用啟爲启而啟字廢此經

論衡四諱篇引作開子手文不成義必待注
補出余字觀字恐古人文義不若是曲折蓋啟當讀
爲啟說文啟省視也啟子手足謂省視子手足也自
經傳通用啟字而啟字僅存說文矣
云爾
則可謂云爾已矣邢疏以如此釋云爾勳按爾當作
尒說文尒詹之必然也經傳尒字後人皆改作爾仍
訓如此又有單訓此者如孟子然而無乎爾則亦有
乎爾是也如邢疏似訓爾爲此訓云爲如云爲如古
無是訓否則訓爾爲如此而云字又爲贅文矣據廣
雅釋詁一訓云爲有正此經確詁云爾卽有此之詞

若孟子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趙注以爲云爾絕
語之辭爾當讀如字與論語異薄乎云爾亦然
不校
犯而不校包注云校報也言見侵犯不報勳按小爾
雅廣言亦訓校爲報集注訓校爲計校讀與較同
三年學
三年學不至於穀集注云爲學之久而不求祿勳按
古人亦有以三年爲久者如三年不爲禮三年不爲
樂去三年不反是也若學動以數十年計何限三年
三年不求祿夫人能之何以不易得竊謂此經主三
年大比立論周禮鄉大夫職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
道藝而興賢者能者又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
能入使治之州長職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遂大夫
職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據此知古者三年賓
興出使長入使治皆用爲鄉遂之吏可以得祿此三
年定期也若有不願小成則由司徒升國學王制命
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
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
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
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
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
位定然後祿之此爲王朝之官而當鄉遂大比志不

及此蓋庶人仕進有二道可爲選士者司徒試用之
可爲進士者司馬論定之司徒升之國學其選舉與
國子同小成七年大成九年如學記比年入學中年
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
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
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若侯甸取士亦三年一行射
義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注云三歲而貢士據此知
侯國亦三年一取士也古人之學爲己不爲人謀道
不謀食純儒之學往往有之後人躁於仕進志在干
祿鮮有不安小成者故曰不易得

篤信好學篤當訓固爾雅釋詁篤固也後漢班彪傳注訓遵爾雅此經篤信謂信之固也如子張篇信道不篤即信道不固中庸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下文即云篤行之篤行即固執亦其一證

悾悾

悾悾而不信包注云悾悾慤也宜可信正義云謹慤之人皆與常度反勳按此經鄭注云悾悾為誠慤後漢劉瑜傳注亦云悾悾誠慤之貌皆與包注合廣雅釋訓悾悾與慤慤同訓誠則悾悾之為誠慤古訓相承如此悾悾而不信乃氣習使然非本性也

嗈然

顏淵嗈然歎曰孔注云嗈歎聲勳按說文訓嗈為大息此主鼻息言謂大呼也歎與嘆異說文訓歎為吟訓嘆為吞嘆有喜憂之分又嘆字下云一曰大息也是吞嘆之嘆與嗈同但散文則通對文則異此經嗈與歎並言嗈為大息歎為吟嗈則有聲無辭歎則辭與聲俱出孔注以嗈為歎聲尚未明了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

那疏云言年少時不能積學成德至於四十五十而為學學之成不成皆定於四十五十內則云四十始仕言學成也即或未成四十以後猶當親學庶幾進十年之學而有聞尚足畏也乃四十不成五十又不成學不成不能聞道故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人至五十為老年是以養老自五十始曲禮云五十曰艾王制云五十始衰縱能加功進境有限況王制又云六十不親學五十無聞更無望於六十矣據內則二十博學不教三十博學無方學至有聞早則定於四十以前遲則定於五十以前斷不定於五十以後因直決之曰斯亦不足畏也已中人之學大略如斯若

聖賢耄而好學日進無疆不在此例

釋之為貴

方言懌改也郭璞注引論語悅而不繹作不懌勳按釋懌古通用如詩板辭之繹矣洋水徒御無斁那莫不夷繹釋文並云繹本作懌又頍弁庶幾說懌釋文云懌本作繹據爾雅釋詁訓懌為樂則懌義與悅義略同既言悅不當言不繹蓋悅而不繹繹為本字懌為借字廣雅釋詁三訓懌為更與方言訓懌為改合方言廣雅之懌皆繹之借字禮記射義射者各繹已之志也能繹已志即能改矣方言訓懌為改以此必復命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鄭注云復命曰君賓已去矣勳按聘禮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賓不顧句係記者序事之辭非擯者復命之辭依禮文本無復命一節乃聘禮注云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此鄭氏補出上擯復命一層賓本鄉黨而爲是說蓋送賓賓有顧者亦有不顧者顧者爲敵體之賓不顧者爲降體之賓周禮秋官司儀載諸公相爲賓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三顧而辭也告辟者不復顧而去也賓必有顧者賓出門主人亦送出門恐主人遠送賓因顧而辭之也若大夫來聘與主人有君臣之分主君送而或顧則嫌於以客禮自居何若不顧之爲得體乎賓既出主君亦知其不顧但不因其不顧遽反路寢必少待之及賓去稍遠然後退是時賓已不顧可不復命孔子必復命者使君知賓已去遠可反路寢此亡於禮者之爲禮也

攝齊

攝齊升堂齊爲衣之下縫勳按禮記玉藻足如履齊正義云身折則裳前下縫委地故行則足恒如踐履裳下也據上文言凡侍於君紳垂自在升堂以後雖如履齊而不必攝玉藻又云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此亦論平地徐趨法身雖俯折則齊委地

短右袂

褒裘長短右袂孔注云短右袂便作事集注因之後儒並無異議蓋以經文之右明是對左而言故終不能易乎便作事之說然兩袂左長右短制近詭異夫子而外不聞他人有此衣亦未見他人不便作事據說文口部右助也從又口又部亦有右字解義略同古有右字無佑字今人復製佑字因以右爲右手之左古止作又猶左手之左古止作ナ也言又可兼ナ說文又手也象形單言手不言右手者明又爲兩手之統詞不分ナ又即以又部他字證之如秉禾束也從手持禾手之持禾不分ナ又矣叔拾也從又ホ聲汝南名收芟爲叔手之收芟不分ナ又矣取捕取也從又耳周禮獲者取左耳手之捕取更不分ナ又矣又部後次以ナ部ナ左手也左即今之佐字左部云ナ手相左也以手助手之謂左有ナ手而又手不孤又與ナ對文則又專爲右ナ專爲左如有司徹主人西而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

凡三此右袂專謂右手之袂是也若散文ナ不可包右又獨可包左籠意右袂之右當讀爲又自又轉爲更然之詞而又字之本義遂晦右本从又聲右袂之右卽又之同音借字與有司徹右讀如字者異經籍往往同一文在此爲正字在彼爲借字如同一云爾也在孟子薄乎云爾爾讀如字在論語可謂云爾則當讀爲尒今訓手之又不見正典以後世通用右而又之本義廢猶訓此之尒不見正典以後世通用爾而尒之本義廢也袂獨短者或較禮服之裘稍短或因裘裘之長而適形其短孔注泥於右字立說遂使後人疑夫子衣不中度故詳辨之

一身有半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孔注云今之被也勳按說文亦訓被爲寢衣名與孔注合然被取被覆之義古人衣亦稱被孔注云今之被別乎古之被而言也後世所謂被布用正幅成長方形與衣製絕異若果寢衣是被則人皆有之不必爲夫子記且曰衣則必有袂曰寢衣則必服之而寢矣寢衣宜長惟一身有半之制實從來注家所未明集注云其半蓋以覆足疑而未決之詞也近人又謂長讀如長短之長言衣但當一身之半耳不知古人衣服必中度聖人因事合宜卽不盡拘古制亦斷無不近人情之制一身又半何其長一身之半何其短無論一身又半古人無此異服卽一身之半如後世之短衣亦古人所未有也古人衣下必有裳雖下有裳而衣之長亦各有度若明衣長必下膝如士喪禮記云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注云長下膝又有裳於蔽下體深也此經依程子當在齊必有明衣之下竊謂有半卽準明衣之長而加其半不另爲裳如今中人計今尺自領至膝下約二尺五六寸自膝下至足跗約一尺二三寸卽爲一身有半矣中人一尺五六寸加一尺二三寸卽爲一身之長約八尺明衣雖較他衣加長亦僅下膝而止而此下膝之衣卽爲一身之衣以一身之衣長不過是故也惟寢衣更加一半之長不但長下膝且至足跗深衣云長無被土恐污辱也若寢衣之長無患被土雖至足跗可也齊主於敬寢必有衣亦明潔其體之義故長宜至足跗凡服在內者不殊裳亦無緣而寢衣或亦如深衣衣裳相連特較深衣而加長者與

無量

惟酒無量集解量字無訓據周禮酒正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惟齊酒不貳皆有器量疏云器謂酌齊酒注於尊中量謂皆有多少之數又凡饗士庶子饗

者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注云要以醉爲度動按量謂器量多少之酌數無酌數猶旅酬中無算爵盡歡而止酌酒以升斗計故言量無量者隨所能飲不限爵數詩所云不醉無歸燕禮所云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是也飲酒正禮自有爵數禮記三爵而油油以退左傳臣侍君燕過三爵非禮也此無慮其亂也惟無量則易亂無量而不及亂亦衆人之所難

君祭先飯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鄭注云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邢疏云曲禮云主人延客祭注云祭祭先祖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君子不忘本者有德必酬之故得食而種種出少許置在豆閒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也若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則是非客之禮也故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也動按疏云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者如禮記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是也疏云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者如儀禮士相見云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

績溪胡紹勳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昆弟之言

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注云言子夏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聞之言勳按後漢書范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不聞於其父母爲孝注云言子夏之孝化其父母兄弟據此說又與陳注異玩經文首句專言孝則友兄弟意當於言外見之昆弟之言亦止稱孝耳父母稱孝昆弟亦稱孝推之人無不信服而稱孝如此說方與首句義合

聚斂

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孔注云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正義云時冉求爲季氏家宰又爲之急賦稅聚斂財物而陪附助益季氏也勳按疏說不得注義注釋斂爲賦稅卽以急字釋聚字據爾雅釋詁訓斂爲聚聚與斂字異義同孔氏非謂聚有急義蓋謂聚卽驟之省文借字也說文訓驟爲馬疾行引伸其義凡言疾皆可云驟如一切經音義九引國語賈注云驟疾也疾與急同義故素問氣交變大論其變驟注以爲驟雨急注聚與驟古字通用如周官獻醫注云節趨聚之節也趨聚卽趨驟釋文亦云聚本作驟可證此經驟爲本字聚爲借字孔氏知其字聚而義驟因以急字解之不明破字而隱正其讀正見漢人注義之精邢氏未知孔氏以急字釋聚字卽以釋驟字而於急賦稅下復以聚斂財物一語足之一若注中急字爲贅文則注義反因疏說而晦不然以聚斂爲複語斂卽聚也聚斂亦家臣職任齡絲所當爲夫子何以罪求且至於橫征亦不能遵先王緩征之法值窮迫而急賦稅猶可言也以季氏富過周公復以賦稅爲急則其罪無可辭矣聚斂卽驟斂大學聚斂之臣倣此若周禮大官九職入曰臣妾聚斂疏材聚斂主疏材言皆取收藏之義聚亦當讀如字不與論語同古人文同義異者所在皆有苟不拘文牽義彼此俱通若孟子離婁篇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彼專指季氏用田賦而言春秋哀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杜氏哀十一年傳注以爲卽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據此卽賦粟倍他日的證乃季氏自爲之與冉求何涉若趙注謂孔子以冉求不能改季氏使從善爲之多斂賦粟於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伐責讓之竟以賦粟倍他日坐罪冉求幸合論語聚斂爲一事不知論語云爲之聚斂明是冉求作驟可證此經驟爲本字聚爲借字孔氏知其字聚

爲之與孟子賦粟倍他日出自季氏者不同蓋敘事互有詳略孟子責冉求在無能改於其德論語責冉求在爲之聚斂惟賦粟倍他日所以富於周公一言富於周公而賦粟倍他日不待言矣而求又爲之急賦稅故深疾之皇氏論語義疏引繆協云季氏不能納諫故求也莫能匡救致譏於求所以深疾季也此又率合孟子而爲之說皆與經旨不合

疹

由也疹鄭注云子路之行失於畔疹疏云舊注作昄疹字書昄疹失容也言子路性行剛强常昄疹失於禮容也今本昄作畔勦按舊注卽皇侃義疏所據之

鄭注鄭訓疹爲昄疹王弼訓爲剛猛皆失容之意尙書無逸篇乃逸乃諺傳云叛諺不恭疏引由也疹亦作諺此由衞包改經文後而傳疏中疹字盡依經文本作疹昄疹不恭之義正與鄭王二注互相發明子路之疹確指失容而言與粗俗者迥別

比及

由也爲之比及三年比字集解無訓皇疏訓比爲至勦按訓比爲至仍與及字義略同非也比之本義說文訓密引而伸之亦有近義如廣雅釋詁三訓比爲近而左傳文十八年是與比周注禮記經解屬辭比事疏史記天官書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正義及漢書地理志下集注齊悼惠王肥傳集注汲黯傳集注公孫宏傳集注西域傳上集注西域傳下集注皆與廣雅合據春秋時勢民可卽戎必須善人七年之教謀生聚者亦或遠待十年考績限以三年特舉期之近者而論比及三年可使有勇謂報最無俟遠年卽近及三年而治效已彰也下節倣此

知方

且知方也何注云方義方也勦按古人謂義爲方如易坤文言方其義也隱三年左傳教之以義方義者一定不易猶物之方者置諸地而不可移動故義亦

稱方廣雅釋詁二云方義也易繫辭下傳而揆其方疏訓方爲義與廣雅合閔二年左傳授方注云方百事之宜也亦主義言

六七十五六十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勦按據王制孟子周制大國地方百里次國地方七十里小國地方五十里並無方六十里之制自東遷後列國分爭七十里五十里諸國或見侵削而未甚或始兼幷而不多則六十里之國出矣求性謙退不敢輕言方百里之國故降言六七十又降言五六十言六十者特帶言之上句言六七十或七十有破侵削止存六十之數者封時本七十

即以六十作七十觀可也下句言六十或五十有所兼幷適滿六十之數者封時本五十即以六十作五十觀可也廣雅釋言訓與爲如如五六十謂與五六十也下經如會同亦然

宗廟之事

鄭注云宗廟之事謂祭祀也勳按宗廟之事祭祀在其中獨此經不得指祭祀宜主朝聘而言下言如會同者會同不在廟而在壇舉宗廟不言朝聘舉會同不言壇坫皆互文見義如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言宗廟可該禮器言百官可該朝廷也其云願爲小相即指擯相之相據那疏云秋官司儀云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注云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又曰凡諸公相爲賓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注云相爲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閾大夫中棖與閾之間士介拂棖則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也此云願爲小相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皆朝聘之相非祭祀之相也以赤素嫺擯相之儀善辭令束帶立朝與言可使其見許於夫子亦在應對賓客之間赤之願爲小相或相諸侯在壇行會同禮則爲上介之卿惟卿得爲上擯上介惟上擯上介得爲相相本不小故云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此因爲相而知宗廟之事爲朝聘也更以端章甫證之鄭注云端元端也衣元裳下士黃裳下士雜裳又據禮記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鄭注云朝服冠元端素裳也皆謂元端爲朝服之通名孔氏玉藻正義云按王制云周人故曰元端動按據儀禮士冠禮緇布冠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鄭注云元端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元衣而養老注云元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朝服彼注云元衣則此元端也若以素爲裳則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元端故論語云端章甫注云端元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元爲裳中士以黃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元端不得名爲朝服也據正義說士之元端與朝服衣同而裳不同端者禮服之通名古時布廣二尺二寸端用正幅衣形正方自裘鷩至元端服不同而其爲端則同何論朝服也周禮司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康成注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半

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賈氏疏云其袪尺二寸據玉藻深衣之袪尺二寸而言也陳氏禮書云謂之端則衣袂與袪廣袤等矣無大夫士之辨也果士之袪殺於袂尺非端也大夫之袪侈於半而益一亦非端也汪君手存云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朝祭之服並用正幅二尺二寸之袂故曰端冕曰端委其天子諸侯大夫士齊服並用元端但大夫以上侈袂仍用朝服二尺袂半而益一袂三尺三寸士不侈袂仍用朝服二尺二寸之袂耳若非齊服則天子諸侯大夫仍同二尺二寸之袂司服元端素端專爲士言耳鄭注極分明又雜記云凡弁絰其衰侈袂則喪服亦與齊服同制甫爲殷禮冠士冠禮章甫殷道也與周之委貌夏后氏之毋追並記賈疏云三代皆言道是諸侯朝服之冠在朝以行道德者也動按章甫爲朝服之冠通行已久如孔叢子記國人誦孔子有衰衣章甫語是以章甫配衰衣亦可以配朝服明矣古者元端朝服皆元冠章甫之爲元冠無正文然古人衣與冠必同色委貌配元端名端委明委貌爲元冠也此以章甫配元端名端章甫明章甫亦爲元冠也據聘禮賓皮弁聘又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主君與賓皆是皮弁服又上介不襲以盛禮不在於已也是擯介入廟相禮按如諸家說元端之制明朝服之制亦明雜記公襲其服必降於賓與主君今主君與賓服皮弁明相禮者不服朝服而服元端也觀禮侯氏裨冕釋奠于禰

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天子褒冕負斧依又諸侯
覲于天于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
加方明于其上蓋諸侯見天于先行覲禮而後行會
同禮覲既天子袞冕諸侯裨冕會同亦然諸侯會同
既服裨冕明其臣得服朝服矣云端者言端可以該
朝服也若在宗廟助君祭如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
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據士得
服爵弁助君祭亦以卿爲相理當服冕言端可該朝
服不可該爵弁至於冕去端遠矣當言冕而忽言端
赤之謙必不至此端配章甫益信宗廟之事不指祭
冠而指朝聘也雖大夫自祭亦有服朝服者如玉藻
兩券書乃治之不至及不券書則是自服不直者也

元冠綦組纓疏云其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士
則元端以祭此亦下大夫自祭之服非助君祭之服
也

我獨亡

人皆有兄弟我獨亡鄭注云牛兄桓魋行惡死亡無
日我爲無兄弟勳按亡與無同此時桓魋未死明有
兄弟何得遽云我獨亡大抵古人謂有兄弟無兄弟
多主賢不賢言猶云有人無人謂有賢人無賢人云
有子無于謂有賢子無賢子也桓魋之寵害於公宋
公將討之牛憂其爲亂以取死魋之不賢明矣故云
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蓋四海之內皆兄弟統辭也君

子何患乎無兄弟專指賢兄弟言謂四海之內皆可
引爲兄弟其中自有賢兄弟君子何必以無賢兄弟
爲患也子夏以此寬牛之憂正與我獨亡句語氣相
應

片言

片言可以折獄者孔注云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
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惟子路可耶疏云周
禮秋官大司寇職云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
注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者造至
也劑今券書也使訟者兩至獄者各齎券書既兩至
兩券書乃治之不至及不券書則是自服不直者也
故知聽訟必須兩辭方定是非偏信一言則是非難
決惟子路才性明辨能聽偏言決斷獄訟故云惟子
路可勳按片言卽單辭尙書呂刑明清于單辭蔡傳
云獄辭有單有兩單辭者無證之詞也聽之爲尤難
明者無一毫之蔽清者無一點之污曰明曰清誠敬
篤至表裏洞澈無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也廣雅卷
五云片禪也禪與單古字通用此片言卽單辭之證
也集注訓片爲半說文片判木也从半木廣韻析木
也玉篇半也判也開拆也片得爲半者如水畔曰沂
廣韻有沂音畔字亦通用如漢書李陵傳一半冰注
引如淳云半讀曰片可證片半古音同部以片訓半

聲近義同言稱半者言有以一字爲一言有以一句爲一言如此經半言不得作半字解亦不得作半句解剖決之辭或詳或略言本無定但平允之言一出人即信服故云不待其辭之畢也如孔注片言主爭獄者說如集注片言主折獄者說集注實兼孔注之意忠信明決如子路全聽兩邊之言可半言折之即偏聽一邊之言亦可半言折之也孔注解片爲偏亦借聲立訓不若集注爲尤精

必偃

草上之風必偃偃非仆也左傳定八年顏高奪人弱弓籍邱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杜注云斃仆也正義曰釋言云斃仆也孫炎曰前覆曰仆吳越春秋稱要離謂吳王夫差曰臣迎風則偃背風則仆然則仆是前覆偃是卻倒此顏高被擊而仆乃轉而仰且射子鉏猶死言其善射之功然也勳按周髀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高在上深在下偃與覆對文測下必仰望高必仰也廣雅釋詁卷五云偃仰也此又一證也草向上迎風則卻倒猶小人待治於君子感君子之德必隨君子爲轉移

修慝

敢問崇德修慝孔注云慝惡也集注引胡氏說云慝之字从心从匿蓋惡之匿於心者勳按說文匚部有匿字心部無慝字則知古止作匿後人復加心作慝以別藏匿之匿非也說文訓匿爲亡引伸其義凡事之微而不顯者皆謂匿今經籍多作慝慝不徒匿於心必且形於事但微而未顯則名慝耳經注多訓慝爲惡只據大概而言若指其實惟惡之陰者稱慝如左傳莊二十五年慝未作昭十七年慝未作注皆云慝陰氣也周禮環人察軍慝注云慝陰姦也又左傳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杜注云隱惡非法所得疏云隱蔽之惡不見於外非法令所得繩也勳謂隱惡卽陰惡所謂陰私也陰私在己人不及知陰私在人己亦不必詰故下文云攻其惡無攻人之惡無與毋通禁止辭也攻人之惡卽陰私之惡也無攻人之惡者非惟不暇攻亦不宜攻攻之恐傷君子忠厚之道故並戒之據此益見慝爲陰私不徒匿於心必且形於事矣

以及其親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惠氏棟云荀子不苟篇曰鬬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爲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楊倞曰蓋當時禁鬬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動按及字確是刑戮連及之義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公羊

傳云及者何累也廣雅釋詁云纍及也纍或省作累義同

駢邑三百

奪伯氏駢邑三百孔注云伯氏食邑三百家據孔氏坊記家富不過百乘疏云按易訟卦注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惟有此義其子男中都大都無以言之按鄭注論語云伯氏駢邑三百家云齊下大夫之制似公侯伯下大夫惟三百家者但春秋之時齊之強臣尤多故伯氏惟食三百家之邑不與禮同也勳按一成之田共九百夫去山林川澤三分之一餘六百夫又通不易一易再易二而當一即甸成方十里甸方八里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古制諸侯公之孤食都公侯伯之卿食縣下大夫食甸子男之卿食甸下大夫食邱是知食甸者小國之卿與大國之下大夫也鄭易注云小國之下大夫小國當作大國或傳寫之誤耳又考鄭氏小司徒注云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方八里旁加一里得三十六井三百成成方十里司馬法云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計一成百井其九百夫其中甸方八里八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旁加一里得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溝洫不出田稅據出田稅者五百七十六夫如是

康子曰夫如是集解夫字無訓鄛疏云夫靈公無道稍異實較舊說爲優

一實得三百夫之稅成去三之一即甸成方十里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方十里旁加一里爲方八里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古制諸侯公之孤食都邑不與禮同也勳按一成之田共九百夫去山林川澤三分之一餘六百夫又通不易一易再易二而當一即甸成方十里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方十里旁加一里爲方八里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古制諸侯公之孤食都公侯伯之卿食縣下大夫食甸子男之卿食甸下大夫食邱是知食甸者小國之卿與大國之下大夫也鄭易注云小國之下大夫小國當作大國或傳寫之誤耳又考鄭氏小司徒注云

如是動按夫字有作語詞解者有不作語詞解者其
不作語詞解者或指事或指人如此經夫字當指衛
靈公猶夫何爲哉夫字當指舜夫既或治之夫字當
指王驩也觀左傳夫不惡女乎夫字指太子痤亦夫
字指人之的證
而未能也
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孔注云言夫子欲寡其過
而未能無過疏云顏回尚未能無過況伯玉乎勳按
此經未能緊承寡過言孔注增成其義曰未能無過
質之經文終嫌有意添設然謂伯玉眞是未能寡過
則又不然伯玉在春秋爲賢大夫卽不能無過亦何

至未能寡過據淮南子稱其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
年之非莊子稱其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又據孫林父
甯殖將逐君問伯玉伯玉不對而出見襄十四年左
傳此時伯玉爲大夫可知後九年夫子始生至定十
四年夫子去魯適衛乃主伯玉家及自衛反魯後而
伯玉使人來約計此時伯玉當百有餘歲其德更進
於六十以前且爲夫子所嚴事斷非未能寡過者也
況寡過未能之言出於使者之口與自道者作謙辭
迥別竊謂而當讀爲如而與如爲雙聲古人通用此
經欲寡過而未能與孟子望道而未之見一例而未
之見者如未之見也而未能者如未能也伯玉欲寡

謂蹲也今字用蹲居字爲居處字而尻字廢矣又別製踞字爲蹲居字而居之本義廢矣勳按夷亦作踆如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卻負載而蹲踆賈子等齊篇云蹴履蹲踆此亦後人別製踆字爲蹲夷字猶別製踞字爲蹲居字也

陪臣

陪臣執國命馬注云陪重也謂家臣勳按說文陪重土也本取重義故陪臣猶言重臣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自稱曰陪臣某鄭注亦訓陪爲重韋昭注楚語云臣之臣爲陪蓋己本爲臣又有爲己之臣是重爲臣也對天子言諸侯爲臣大夫又爲諸侯之臣是大夫爲陪臣對諸侯言大夫爲臣家臣又爲大夫之臣是家臣爲陪臣陪臣執國命對諸侯言謂諸侯之陪臣執諸侯之國命也

時其亡

孔子時其亡也注疏時字無訓唐李習之論語筆解云時當爲待勳按孟子滕文公篇作矙其亡趙注訓矙爲視則時亦作視解廣雅釋言云時伺也伺與覘通廣雅釋詁又云覘視也闚瞰亦皆訓視孟子作矙之視謂之時亦謂之伺字異而義同蓋時謂之伺亦謂之矙其亡時伺聲同部論語時其亡時即伺之借字廣雅釋言以伺釋時正以本字釋借字

玉篇廣韻並訓覘爲視古音耆聲與示聲同部故也江晉三先生云古人訓詁或借聲或釋義時訓伺乃借聲覘訓視亦借聲

懷其寶

懷其寶而迷其邦皇疏云寶猶道也勳按古人多謂道爲寶如廣雅釋詁云寶道也檀弓下仁親以爲寶注云寶謂善道可守者亦訓道爲寶又或謂身爲寶如老子輕敵幾喪吾寶注云寶身也呂覽先己篇嗇其大寶注云大寶身也懷其寶謂藏其身即所以藏其道兩義並通

正牆面

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古注正字無訓今按正有當義正牆面而立者當牆對之而立也廣韻正當也呂覽義賞篇豈非用賞罰當耶注云當正也是正當二字爲轉注恭己正南而正字解同

食夫稻

古稱百穀稻爲溉種之總名尤宜近水細分之凡二十種略辨其類則有三種黏者爲糯不黏者爲秔秔成熟最早是秈爲早稻稉爲晚稻幷糯爲三種古人亦名稉又有一種名秈者比於稉較小而尤不黏其以糯爲酒如詩豐年多黍多稌爲酒爲醴稌即糯也惟稉與秈二種可供朝夕之食百穀中以稻味爲尤

美但宜於下地而不能處處有之故食稻直與衣錦並爲樂事

徼以爲知

惡徼以爲知者孔注云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勦按抄與鈔同廣雅釋言云鈔掠也一切經音義二引字書同一切經音義又云古人抄剿二形是抄通作劉禮記曲禮上毋勦說勦當讀爲剿故鄭注以爲取人之說以爲己說義與論語孔注同注家徼字或訓邀訓遮訓求訓循並無抄義此經釋徼爲抄蓋以徼爲借字抄爲本字釋借字此漢人破字法也鄭本徼又作絞亦抄之借字如左傳成十四年

引桑扈詩彼交匪傲漢書五行志上中引左傳彼交作匪傲可證此由古音少聲巢聲敫聲交聲同部彼此互通若訓徼爲伺察亦生義唐以前無是訓也

爲之奴

箕子爲之奴馬注云箕子佯狂爲奴疏引本紀云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又囚之是也勦按周官司厲職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鄭司農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於罪隸舂人槀人之官也據此則知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稱奴女亦或稱婢倘書周易謂之臣妾周禮謂之人民皆謂奴婢也甘誓子則奴戮汝王莽傳引此語師古注曰奴戮戮之以爲奴也莽用今文尚書說其字今古文皆作奴不作帑作帑者衛包改之也箕子有爵爲奴所以辱之也然云爲之奴是紂本不能奴箕子箕子自爲之所謂佯狂受辱也泰誓云囚奴正士正指此若孟子罪人不孥之孥當作帑說文無

孥字而有帑字在巾部左傳烏帑帑爲尾鳥之後也人之妻子亦稱帑如左傳秦人歸其帑詩樂爾妻帑皆當作帑不得與奴相亂亦有假帑爲奴者如漢書文帝紀盡除收帑相坐律令是也

出納

出納之吝孔注云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納惜難之趙氏溫故錄云出有吝納何吝納不厭其盈出不厭其縮是出之中有納焉故得連言納也勦按此經上句言與人則納亦主與人立論納者入也出納猶言出入凡財物出於己必入於人入於人亦謂之納未有吝其出於己而不吝其入於人者也故曰

出納之吝吾友當塗夏廣文嘏甫以余說爲然謂禹貢納總納銍納秸昏禮納采納吉納徵曲禮納女于天子皆納字主與人之證

壹是

績溪胡紹勳學

大學壹是皆以修身爲本鄭注云壹是專行是也勳按說文訓壹爲專壹與一義殊穀梁僖九年傳壹戎盟天子之禁注云壹猶專也左氏昭二十六年傳壹行不若注云壹專也荀子大略篇君子壹教弟子壹學亟成注亦云壹專壹也並與說文合是字統承上文入條目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專在入條目中用功此外並無別學而其本則在修身故曰皆以修身爲本依鄭注壹是二字連上句讀不連下句讀孔疏

不得其義乃云所行此者專壹以修身爲本一似經文是字皆字俱可從刪而語意反晦

緝熙

於緝熙敬止勳按詩言緝熙不一敬之詩學有緝熙于光明主學言也維清詩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與昊天有成命詩於緝熙單厥心一以守法言一以承業言也惟文王詩於緝熙敬止專主德言據爾雅釋詁訓緝爲光周語引吳天有成命詩而釋之曰緝明也熙廣也韋注引鄭後司農云廣當爲光文王詩傳云緝熙光明也鄭箋同禮記緇衣於緝熙敬止注云緝熙皆明也大學注亦無異訓蓋爾雅訓緝熙爲光國語以光明分屬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言用亦可以包體也若緝之訓續如詩行葦授几有緝御箋云緝猶續也緝雖有繼續之義若緝熙連文則爾雅國語之訓確不可易

於戲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今烈文詩於戲作於乎卽烏呼也說文烏孝烏也象形孔子曰烏亏呼也取其助气故曰爲烏呼又經籍注云象古文烏省此卽今之於字於與烏體異而字同烏之本義爲孝烏凡經傳烏呼之烏皆借字也毛詩烏呼皆作於乎於亦借字也戲又呼之借字說文訓戲爲三軍之偏如史漢項羽

紀高帝紀皆云諸侯罷戲下是也借戲爲呼者古音呼聲與戲聲爲通韻字可互借古戲字本讀平聲並無去聲又與呼爲雙聲故尚書古文烏呼字今文皆作於戲如盤庚丕乃崇降弗祥烏呼君爽烏呼君已曰立政烏呼孺子王矣隸釋石經尚書殘碑皆作於戲無遜周公曰烏呼嗣王其孟子盍徹漢石經作於戲康誥王曰烏呼封王符潛夫論作於戲召誥烏乎若生子漢石經及論衡率性篇皆作於戲又漢書東方朔傳先生曰於戲楊王孫傳於戲古子不爲也佞幸董賢傳於戲傷哉皆借戲爲呼也江晉三先生云借戲爲呼者蓋戲从虘聲虘又从虎聲也似古音戲字本

在魚部而先秦漢初轉入歌部總由魚歌二部通用之故惜先秦以前有韻之文無可引證

諺

故諺有之曰注疏諺字無訓後人多以俗語當之據廣雅釋詁四云諺傳也說文云諺傳言也漢書季布傳集注依廣雅釋諺爲傳後漢虞詡傳注依說文釋諺爲傳言皆謂前代相傳之古語文心雕龍訓諺爲直言猶不以爲俗語此經諺字陸氏釋文訓爲俗語同又與左傳隱十一年周諺有之曰釋文訓爲俗言同又據越語諺有之曰注云諺俗之善語者漢書五行志中之上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注云諺俗所傳

言也是訓俗語起於唐人而未免弄古義

貪戾

一人貪戾鄭注云戾之言利也動按戾與利古音同部又爲雙聲鄭以戾爲利借字故正其讀曰戾之言利戾本義說文訓曲引伸之爲乖戾暴戾罪戾之稱此經借戾爲利猶秦策虎者戾蟲亦借戾爲利也彼注訓戾爲貪貪與廣雅釋詁訓利爲貪合貪與利散文則通對文則異貪利者惟利是貪也疏未證明其義

老老長長

上老老上長長鄭注云老老長長謂尊老敬長疑指國人之老者言孔疏未

申其說書傳以釋經未有傳義不與經旨合者如上節釋治國必先齊家專重齊家而治國即由家齊致之故言孝弟慈三者皆齊家事此節釋平天下在治國專重治國而天下平即由國治推之故老老長長恤孤三者皆治國事即以恤孤論孤必無父不得指爲人君子孫孤既爲國中之孤復以老與長爲家中之老者長者則上二句與下一句文法略同不應意義獨別孟子梁惠王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老吾老者齊家事也以及人之老者治國事也單言老可以包長即此可證老老長長兼及國人而天下平之甚在此若齊家

一層上節已言孝弟孝即老吾老弟即長吾長也如謂老老爲吾老長長爲吾長既與本節經旨違亦與上節傳義複矣

興孝興弟

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興不獨訓起亦可訓言禮記學記不興其藝鄭注云興之言喜也正義引爾雅云欣喜興也興亦通作嬹廣雅嬹喜也說文訓嬹爲說與喜義同興孝興弟者感上之老老長長而自喜於孝弟也興仁興讓倣此孟子聞文王作

興曰之興亦即喜說之意

休休然

其心休休然章句未詳其義勳按書傳訓休休爲樂
善詩蟋蟀良士休休毛傳云休休樂道之心廣雅釋
詁亦訓休爲喜喜樂皆謂之休周語爲晉休戚與共
休相反戚爲憂休卽爲喜樂矣至爾雅釋訓休休休
瞿瞿同訓儉專以釋詩蓋蟋蟀詩本刺晉僖公儉不
中禮故言士之儉而中禮者曰良士休休與大學異

義

兩端

中庸執其兩端鄭注云兩端過與不及也勳按其字
指揚善之善言善不必皆中亦或有過有不及故曰
兩端過不及皆非中則自有其中在矣故又曰用其

中於民中與過不及反對非過不及無以釋兩端

罟擭陷阱

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孔疏云罟網也擭謂柞鄂
也陷阱謂坑也穿地爲坑豎鋒刃於中以陷獸也勳
按秋官雍氏注云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賈疏
云或以爲豎柞於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禽獸使足
不至地不得躍而出然則罟者張網以捕之擭者設
柞以獲之陷者深坎以沒之阱者穿地以襲之陷與
阱本一物擭亦施於陷阱中唯罟可取獸兼可取禽

反天

與擭陷阱異

詩云鳶飛戾天天者氣也張湛列子注云自地以上
則皆天矣楊倞荀子注云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
盡皆天也此皆以氣爲天故論衡談天云天氣也鵬
冠子泰錄云天者氣之所總出也蓋氣之清輕者上
爲天據易大畜大象傳天在山中非氣何以在山中
乎惟氣之所至皆名天故鳶不飛則已飛卽謂之戾
天可也

其則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鄭注云則法也言持柯以
伐木將以爲柯近以柯爲尺寸之法勳按攻木之工
必用斧斨柄謂之柯柯長三尺可以量物如考工記
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
以其一爲之首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輻長一柯
有半渠三柯者三此造車以柯爲則亦不謂遠況以
柯伐柯者乎執柯伐柯正與以人治人之旨合

及士庶人

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不云及庶人而云
及士庶人者禮及士而止庶人又從士而及之也曲
禮云禮不下庶人白虎通云禮爲有知制不及庶人
勉民使至於士也勳按庶人假士禮行之如儀禮喪
禮有士昏士冠凶禮有士喪士虞皆庶人假而行之
者也

宗器

陳其宗器鄭注云宗器祭器也動按左傳襄二十五年賂晉侯以宗器注云宗器祭祀之器與中庸鄭注合皆不詳其器名據禮記雜記下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注云宗廟名器謂尊彝之屬此特專指名器而言若統言宗器凡祭祀所當用者無不備不專指尊彝之屬可知也宗器卽宗廟之器說文訓宗爲尊祖廟从宀从示言宗可該廟故宗廟之器通稱宗器猶儀禮士昏禮記承我宗事宗廟之事亦通稱宗事也宗器與寶器異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鎭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此寶器卽重器如孟子止其重器趙注亦訓爲寶重之器書顧命所陳赤刀大訓天球河圖諸器正謂大喪亦非大祭大祭若大禘大饗獨春秋所陳既非大喪亦非大祭大祭若大禘大饗與時祭不同故知春秋不必陳寶器又相禮典庸器掌藏庸器及祭祀陳庸器注云庸器伐國所獲之器若崇鼎賁鼎及以其兵物所鑄銘也是庸器亦祭祀所陳然庸器用以昭功非祭祀常器蓋宗器爲祭器國語其官不備宗器指此若襄二十二年左傳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注云宗廟禮樂之器鐘磬之屬此又兼以樂器爲宗器可補中庸注所未詳

仁者人也鄭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動按表記仁者人也注云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疏云引之者證人是人偶相存愛之義也意與中庸注合又方言凡相憐哀相見離憙九嶷湘潭之間謂之人兮呂氏春秋論人篇哀之以驗其人此皆相親愛相悲憫之謂故釋名廣雅俱訓人爲仁人與仁無二理猶宜與義無二理也

困而知之

或困而知之鄭注云困而知之謂長而見禮義之事已臨之而有不足乃始學而知之動按論語生而知之者章困而學之孔注云困謂有所不通明是困而後學正與困而後知同若時解不考鄭孔注竟謂用困的工夫求知則困而學之當亦用困的工夫爲學不知困而不學又作何解也此經下章事前定則不困及學記教然後知困皆合臨事不足之義困而知之者因困求知功益加密故云及其知之一也廣雅釋詁四訓困爲窮亦與孔鄭注義合

從容

從容中道聖人也正義以爲從容閑暇而自中平道動按孟子盡心下動容周旋中禮者與此經文義相似彼言動容此言從容從容卽動容也古音從聲動

聲同部動又从重聲古亦作平聲讀如文子原道篇不虛動兮與通叶徐幹齊都賦征鼓雷動與中叶是從與動聲相近從即動之聲近借字如墨子經上云動或從也亦其一證惟從容即動容故解從容者多指爲舉動如廣雅釋詁云從容舉動也禮記緇衣從容有常疏及楚辭懷沙孰知余之從容注文選琴賦從容秘翫注並與廣雅釋詁同蓋從容固有閒暇義在此經訓舉動爲優

無疆

悠久無疆疆即畺之或體字說文訓界有界則有限無疆者無界可限也詩言無疆者不一皆以辭言即悠久之義也易坤卦象傳三言無疆始云坤厚載物德合無疆繼云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末云安貞之吉應地無疆行地無疆者言牝馬即言坤之本體也德合無疆者言坤德之無疆合乾德之無疆天地同一無疆也應地無疆者言君子法地之無疆即法天之無疆以天地同一悠久之無疆也蓋天行不息其高明本自無疆地之博厚能配天則亦無疆至誠之悠久與天地合無疆之本義主地言如臨之大象傳言容保民無疆指坤地也天與人皆言無疆此引伸之義也

半物不測

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鄭注云言至誠無貳乃能生萬物多無數也疏云言聖人行至誠接待於物不有差貳以此之故能生殖眾物不可測量動按說文測深所至也深所至爲測量其深所至亦爲測說文解測字專以本義言之至極也言深之至極處也極與盡義同故呂覽下賢篇其深而不測也注淮南原道篇深不可測注並訓測爲極呂覽論人篇不可測也注亦云測盡極也義皆與說文合不測即不極猶言無窮也下節天言無窮水言不測不測即無窮孔疏以爲不可測量失之矣

敦厚

敦厚以崇禮敦與厚同義如孟子萬章下薄夫敦薛詩外傳引作薄夫厚經注亦以厚釋敦似敦厚散文則通連文則異此經敦厚連文厚爲本質敦爲加功非複語也據說文厚爲山陵之厚古文厚从土作垕厚莫厚於土敦即土土而言如易繫辭上傳安土敦乎仁即敦厚之一義也坤艮皆土故爻位之值坤艮者多言敦如復外卦爲坤土六五言敦復臨外卦爲坤土上六言敦臨艮內外卦皆土上九亦言敦艮厚篤加厚取象於敦古人用字之精如此敦當作惇說文心部惇厚也支部敦怒也詆也一曰譈何也俗多誤混

足以興

國有道其言足以興鄭注云興謂興起在位也勤按訓興爲起本爾雅釋言禮記曲禮下唯興之日鄭注云興謂起爲卿大夫與中庸注合但興訓起亦訓舉如廣雅釋詁云興舉也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注云興猶舉也舉與起皆可謂興獨起由己不由人如孟子所謂有王者起是也此經言君子處有道時正當興賢興能之日特患言不足以興耳足以興者見君子言皆可用也

同文

書同文文者六書之文也許氏說文序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據此文與字稍異依類象形專謂指事象形二者指事亦所以象形也文本錯畫交錯其畫而文成考其實六書通稱文也六書雖有指事象形象聲會意轉注假借之異而皆以文成體同文者六書之文無不同如指事謂明指其事文同而事可知象形謂各象其形文同而形可知象聲者以文兼聲文同則聲自得矣會意者以文合意文同則意自見矣若以此文釋彼文以彼文釋此文謂之轉注同一轉注即同一文也以彼文代此文以此文代彼文謂之假借同一假借即同一文也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名

潛

詩云潛雖伏矣潛即涔也亦謂之槮文作橬如周頌潛有多魚韓詩潛作涔訓爲魚池毛傳云潛槮也動按爾雅釋器槮謂之涔李巡云今以米投水中養魚曰涔孫炎云積柴養魚曰槮郭璞云今之作槮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薄圍捕取之據小爾雅魚之所息謂之橬舊詩傳及爾雅木並作木旁參專取作米旁參郭氏因改爾雅從小爾雅作木旁參專取積柴之義是也潛即涔之借字故韓詩作涔又禹貢沱潛既道史記夏本紀沱潛作沱涔亦二字通用一證字林槮又作糝亦通用字古音糝在侵聲參聲林聲同部彼此互通說文訓潛爲涉水一曰藏也藏即經傳通行之義若以此釋正月詩之潛則與伏義無別以是知潛當讀爲涔詩若曰魚人積柴中雖甚隱伏而人明知之其伏焉者即其昭焉者也

屋漏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此天子陽厥禮也毛傳云西北隅謂之屋漏鄭箋云相助諸侯卿大夫助祭在女宗廟之室尚無肅敬之心不慚愧於屋漏有神見人之爲也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厞隱之處此祭之末也孔疏云屋

漏者屋內處所之名可以施小帳而漏隱之處正謂
西北隅也言不愧屋漏則屋漏之處有神居之矣故
言祭時於屋漏有事之節禮祭於奧中既畢尸去乃
改設饌食西北隅厞隱之處此祭末之時事也特牲
禮尸謖之後云佐食徹尸薦俎敦設於西北隅几在
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注云厞隱也不知
神之所在或諸遠人乎尸謖而改饌爲幽闇底其饗
之是其事也若然當闔戶牖則室中無人而云在室
不愧屋漏者此羣臣雖惰非祭初卽倦當有事屋漏
之時乃始倦耳因當時屋漏有神而責其不愧非謂
助祭之人在屋漏之處言其室者正謂在宗廟中耳

爾雅孫炎解屋漏云堂室之白日光所漏入非鄭義
也按禮記曾子問云殤不備祭何謂陰厥陽厥鄭注
云祭成人始設奠於奧是謂陰厥尸既謖之後改饌
於西北隅是謂陽厥按特牲士禮有陰厥以上下言之諸侯
詩不愧於屋漏則天子亦有陽厥以上下言之
亦同惟上大夫無陽厥故儀禮少牢祭末不徹饌於
西北隅鄭注云無陽厥者爲大夫當有賓尸故也勤
按曾子問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厥注云當室
之白謂西北隅得戶明者也明者曰陽又特牲饋食
禮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注云少牢饋食禮
曰面面如饋之設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厥也以上鄭

氏兩注皆與毛傳合蓋奧在西南當室之闇故曰陰
厥屋漏在西北當室之明故曰陽厥陰厥席南面儀禮特牲有陰厥有陽厥少牢有陰厥無
陽厥天子諸侯及上大夫正祭有陰厥繹祭有陽厥
下大夫與士無賓尸繹祭故陰厥陽厥共設於祭之
日而已抑詩衛武公作以刺厲王亦以自警不愧屋
漏確指繹祭陽厥之時據本詩下文接神之格思三
句亦主祭祀言中庸使天下之人節卽引是詩證之
彼神之格思三句屬祭祀則相在爾室二句爲祭祀
之陽厥明矣鄭箋訓屋爲小帳與注雜記素錦以爲
屋同據此當讀屋爲幄釋名釋牀帳云幄屋也以帛
依板施之形如屋也是幄本取屋義亦可省文作屋
故鄭氏以爲小帳注君手存云澤按劉熙釋名云禮
每有親死者輒撤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竈煮沐供諸
喪用時若値雨則漏故以名之也必取是隅者禮既
祭改設饌於西北隅今撤毀之示不復用也太平御
覽引舍人注略同鄭君箋詩訓屋爲幄漏爲隱謂施
小帳於西北隅漏隱之處以依神故名其處曰屋漏
竊謂鄭君是也釋言云厞隱也隱與漏屋與幄聲
韻同則義亦通屋漏卽幄隱鬼神所居尙幽闇而室
中幽闇之地莫如西北隅故常設小帳於此以依神
祭時設席於西南隅之奧尸謖後仍改饌於此以厥

飲之平時之薦而不祭者亦陳設於此故名此處爲屋漏也劉熙說雖有據然訓漏爲雨漏之漏則既撤之後應即修復何至常常雨漏而以名其地乎曾子問當室之白鄭以西北隅得戶明釋之茲乃釋西北隅之地非釋屋漏二字名義也蓋西北隅最幽闇戶開日光斜入時見白光故曰當室之白故曰得戶明曾子問鄭注與抑詩箋原並行不背孫炎專主曾子問以釋爾雅而增成其義曰日光所漏入要不如抑詩箋之確勤按漏之本義爲刻漏說文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節从水扁取扁下之義扁亦聲據此漏與扁有別扁從戶穿水下會意漢書地理志下交趾

郡苟扁尙用扁字他典多借漏爲扁如荀子儒效篇窮閭漏屋注云漏屋弊屋漏雨者也此與釋名値雨則漏之說同不知此亦借漏爲陋也漏屋猶云陋室說文陋訓阨陝此本義也引伸其義凡隱處亦可稱陋爾雅釋言訓陋爲隱郭注引尙書揚側陋釋之今按堯典明明揚側陋孔疏不得其義乃云側陋者僻側淺陋之處顯與書序義違舜典序云虞帝側微正以側微釋側陋正義亦謂此云側微即堯典側陋也微與隱同義足證陋可訓隱而釋言之義明並詩箋之義亦明鄭知漏爲陋之借字故訓陋爲隱此經借漏爲陋猶禮記內則馬黑脊而般臂漏爲螻也

績溪胡紹勳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易耨

梁惠王深耕易耨趙注云易耨芸苗令簡易也勳按耨說文作槈訓爲薅器或从金作鎒本指鋤而言引伸其義凡芸苗皆可稱槈經籍通作耨此經易耨與深耕對文不徒令苗簡易易有速義如史記天官書易福薄集解引徐廣云易猶輕速也蓋以時雨將至速耨以待之不容少緩故曰易耨速與疾同義如齊語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其明證也又管子度地篇大暑至利以疾耨疾耨卽易耨矣

戚戚

於我心有戚戚焉趙注云戚戚然心有動也勳按戚之本義訓親如詩行葦戚戚兄弟毛傳云戚戚內相親也疏云戚戚猶親親然博考訓詁家言無有釋戚爲動者此經趙注訓戚戚爲動蓋以戚爲慼之借字也古音戚从未聲慼从叔聲叔亦从未聲聲通字亦通故借戚爲慼如爾雅釋詁動與慼皆訓作則二字義同方言十二亦訓慼爲動趙注之義本此

寡妻

刑於寡妻趙注云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己適妻則八妾從勳按毛傳云刑法也寡妻適妻也鄭箋云寡有之妻言賢也趙注訓刑爲正從韓詩說與毛傳依釋詁訓法者相兼乃備以寡妻爲適妻適妻惟一故稱寡對眾妾而言也又爲寡有之義如書言寡兄謂寡有之兄此亦爲寡有之妻也傳箋異訓義皆可通若以寡爲寡德此自謙之辭恐非詩人語氣

混夷

文王事混夷趙注云詩云混夷兌矣唯其喙矣謂文王也正義云箋云混夷夷狄國也見文王之使者將士眾過已國則惶怖驚走犇突入柞棫之中而逃甚困劇也又云駾突也喙困也趙注引此而證以解作文王事混夷大與詩注不合今孟子乃云文王事混夷與孟子不合者蓋文王之始初事卒不免故伐之也始初之時乃服事殷之時也趙注引混夷兌矣唯其喙矣蓋失之矣汪君手存云澤按緜詩肆不珍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箋云小聘曰問文王見大王立冢上有用大眾之義故不絕去其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今以柞棫生柯葉之時使大夫將師旅出聘問其行道士眾兌然不有征伐之意混夷見文王之使者將士眾過已國則惶怖驚走犇突入此

柞棫之中而逃甚困劇也是之謂一年伐混夷孔疏申之云書傳四年伐犬夷此云一年者此文在虞芮質成之上或在受命之前非彼四年之事混夷見聘而怖終不臣伏故至受命四年而伐之此因混夷之驚遂言其伐之事不謂此即伐也據此則緜詩所云正合孟子以大事小之意趙氏引以證孟子確甚不必帝王世紀而始瞭然也而帝王世紀更足以證鄭箋趙注之說邵武偽疏謂趙注與詩箋不合誤矣勳按混夷地兼西北據出車詩云赫赫南仲薄伐西戎西戎即指混夷也混夷在獯猶西故云西戎不必在極西邊地也鄭箋謂混夷爲夷狄國亦未必即在東

北之閒蓋混夷地居西北之閒故或以爲西或以爲北緜詩與采薇所言同一混夷據漢書匈奴傳周西伯昌伐畎夷師古注云畎夷即獫狁又據曹植求自試表引孟子事混夷作事犬夷犬夷即混夷尚書大傳文王受命四年伐犬夷鄭君注亦云犬夷混夷也犬或作畎猶昆本作混如緜詩混夷駾矣說文引詩同孟子音義石經昆亦作混然則混爲正字閩監毛三本皆作昆者通用字也又作串如皇矣詩串夷載路箋云串夷即混夷焦氏孟子正義云串同患與混一音之轉串亦與犬一音之轉是也蓋如緜詩箋義乃混夷自相竄伏何傷文王以大事小之仁厥後爲

中國患文王承天子命伐之天下之公義也仍與字之之心並行不悖

不足不給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趙注云春省耕補耒耜之不足秋省斂助其力之不給也疏云春則省察民之耕而食不足者則補之如周禮旅師春頒其粟是也秋則省察民之收而有力不足者則助之如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是也勳按鄭氏注遂師云移用其民使轉相助救時急事也四時耕耨斂芟及地之宜早晚不同而有天與地澤風雨之急其引旅師者彼職云掌聚野之耡粟屋粟

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又云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鄭注云困時施之饒時收之疏注云經所云是貸而生利此經所云是直給不生利也官得舊易新民得濟其困乏官民俱益之也據此則補不足亦是春頒粟秋斂之但不生利耳如此說補不足助不給可以通行爲諸侯所取法若時解以爲補不足助不給俱是發倉廩以補助之是謂不給即不足也如必每年春秋俱發倉廩恐亦難周況當秋斂非甚凶荒無有不足據說文給相足也周語事之供給注普語佽羲畢給則賢注知羊舌之聰敏肅給也注皆訓給爲足然足

爲給之本義引伸其義亦與及同如晉語豫而後給注云給及也漢書鼂錯傳弗能給也注云給謂相連及然則助不給正謂助其事之所不及也恐其不及則早斂者使晚斂者轉相助專主人力而言與發倉廩無涉

方命

方命虐民趙注云方猶逆也逆先王之命疏云凡物圓則行方則止行則順止則逆勳按疏未得其義方當讀爲放方放古字通如書堯典方命圮族此古文尚書作方也漢書王商史丹傳喜傳作放命圮族薛宣朱博傳亦然此皆今文尚書也五帝本紀放作負略同

始興發

於是始興發補不足趙注云始興惠頂發倉廩以賑貧下不足者也勳按趙注訓發爲發倉廩灼然無疑惟以興爲興惠政未確興卽興此發倉廩之舉此舉久廢因景公說晏子言而復興之故曰始興一言發而惠政在其中矣與對廢言尤見經文本自顯白

煢獨

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勳按周禮大司寇之職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注云無兄弟曰惸無子孫曰獨賈疏云鄭知惸是無兄弟者王制已有孤獨篤疾不見惸則惸是無兄弟可知也是以尚書洪範亦云無虐煢獨而畏高明孔傳云煢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據周禮疏不言無子曰獨兼言無孫者或于死有孫亦不爲獨故兼言無孫也煢說文作煢罔疾也謂罔轉之疾飛也引伸爲煢獨取裘罔無依之意今詩小雅煢作惸字異而聲義並同

戚揚

干戈戚揚毛傳云戚斧也揚鉞也正義曰廣雅云鉞戚斧也則戚揚皆斧鉞別名傳以戚爲斧以揚爲鉞是鉞大而斧小大公六韜云大阿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故知揚爲鉞聲之轉鉞卽揚也如易夬卦辭揚于王庭鄭注訓揚爲越謂揚于王庭卽越于王庭也他如發揚之轉爲發越亦類是

其蘇

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趙注云待我君來則已蘇息而已勳按息卽生也禮記樂記蠢蠢昭蘇鄭注云更息曰蘇正義云言蠢蠢之類皆埋藏其體近於死今復得活死而更息也據此則更息卽更生如左傳襄十年蘇而復上者三疏云蘇者死而更生之名也小

爾雅廣名云死而復生謂之蘇蘇本作穌廣雅釋詁
一徑訓穌爲生亦其一證
非身之所能爲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趙注云土地乃先人
之所受也世世守之非已身所能專爲動按趙注以
專釋爲其義未確竊謂爲與違通如荀子臣道篇君
子不爲也注云爲或爲違蓋爲違雙聲又爲合韻抑
或傳寫之訛皆未可知此節當作非身之所能違違
訓去故下云效死勿去
爲我願之
公孫丑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疏

云孟子言管仲曾西之所不願爲也而子以爲我願
比之乎勳按疏訓爲爲以爲必用以字增成其義而
後可讀不知古人爲與謂通用爲我願之卽謂我願
之也如禮記禮器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家語公西
赤問篇作孰爲左傳莊二十二年是謂觀國之光史
記陳杞世家作是爲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此之爲考
志也逸周書作謂考志墨子公輸篇宋所爲無雉兎
鮒魚者也宋策作所謂皆是
蹶者
今夫蹶者集注釋蹶爲顚顚之本字作蹎經傳多
借顚爲之說文蹎跋也跋卽沛之本字馬融論語注

云顚沛僵仆也顚或借蹎爲之詩幽風狼跋其胡載
蹎其尾毛傳云蹎跲也與說文顚訓跲合亦僵仆之
意然說文躓下云僵也一曰跳也跳下云躓也廣雅
釋詁亦云躓跳也當以跳義爲長禮記曲
禮足毋跱鄭注云跱行遽貌越語云蹎行遽貌云蹎
弗及呂氏春秋貴直篇云狐援聞而蹎往過之一言
蹎而趨一言蹎而往過皆不見有僵仆之義非跳而
何趨謂疾行跳則行且躍較趨爲尤疾趨與蹎作氣
使然氣勝者心無不動矣
桑土
詩云徹彼桑土趙注云桑土桑根也訓與毛傳合疏
不得其義乃云取桑根之皮土勳按土爲杜之省文
借字據毛詩釋文土韓詩作杜義同方言卷三荄杜
根也東齊謂根曰杜郭注引詩亦作桑杜又詩緜篇
自土沮漆漢書地理志作自杜長發相土荀子解蔽
篇作乘杜皆可互證爾雅釋木以杜爲甘棠此杜之
本義引伸其義亦可訓根如廣雅釋木杜根也正與
毛傳合
有大焉
大舜有大焉集注云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
路者勳按此經朱子補出又字文義始明竊謂有卽
又之借字古書借有爲又者極多不勝枚舉大舜有

大焉謂舜之善量又大於禹與子路也讀有爲又文義自通

就見

公孫丑寡人如就見者也趙注云若言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有惡寒之病不可見風動按趙注以若言釋如字合下二句作一氣讀然玩本句者也語意不與下二句緊連蓋如字有本義有引伸之義如訓若爲本義引伸其義凡云相若者亦謂之相當如宋策夫宋之不足如梁也注正訓如爲當此經寡人如就見者也猶云寡人當就見者也齊王此言甚得體本欲託疾而先言當就見語頗婉然

絕長補短

滕文公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集注云絕猶截也動按說文截斷也絕斷絲也二字音義並同故彼此通用如釋名釋言語云絕截也如割截也穆天子傳一天子北征乃絕漳水注云絕猶截皆可證集注之精截長補短即割角成方借東湊西之法有半縱乘廣者如截半縱中分爲二倒而補下兩邊便成方形是也有半廣乘縱者如截西北角以補東南角亦成方形是也有半勾乘股者如截東北勾倒上以補東南是也有半股乘勾者如截東南股尖一半倒下以補西北是也又有梯形折廣斜形折廣諸法形雖委曲皆可算折爲方

予何言哉

且比化者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集注云比猶爲也動按比有周義漢書董賢傳集注云比謂比周王尊傳集注云比周也據檀弓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即所以比化者但恐周之不厚則棺椁先膚而化土必親膚故復云無使土親膚

絕長補短

滕文公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集注云絕猶截也動按說文截斷也絕斷絲也二字音義並同故彼此通用如釋名釋言語云絕截也如割截也穆天子傳一天子北征乃絕漳水注云絕猶截皆可證集注之精截長補短即割角成方借東湊西之法有半縱乘廣者如截半縱中分爲二倒而補下兩邊便成方形是也有半廣乘縱者如截西北角以補東南角亦成方形是也有半勾乘股者如截東北勾倒上以補東南是也有半股乘勾者如截東南股尖一半倒下以補西北是也又有梯形折廣斜形折廣諸法形雖委曲皆可算折爲方

可謂曰知

百官族人可謂曰知趙注可字無訓集注云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動按此經無

闕誤或說得之可有合義如荀子解蔽篇則不可道而可非道注云可謂合意也正名篇故可道而從之注云可道合道也可謂曰知卽合謂曰知卽也上經云父兄百官皆不欲此經云可謂曰知猶云皆謂曰知明矣至僞疏於可謂曰知上加乃曰二字謂百官族人皆以爲知禮能行三年之喪乃曰可謂曰知更屬添說

必慢其經界

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趙注慢字無訓集注云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勤按朱子因慢字補出廢字文義方明竊謂慢其經界卽敗其經界也如方言

十二及廣雅釋詁三皆訓慢爲敗可證必敗其經界者暴君因此侵奪鄰國汙吏因此侵占鄰邑也

將爲君子將爲野人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趙注云爲有也雖小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勤按爲與有古通用如梁惠王篇善推其所爲而已矣說苑貴德篇爲作有滕文公篇人之有道也有亦與爲同猶言民之爲道也他如憮然爲閒爲閒不用爲閒卽有閒皆可類推爲有二字同屬喉音喻母故有多轉爲爲趙氏知語音流變之由卽以有釋爲而經旨已得爾雅方言皆訓將爲大亦此經確詁言滕雖小大有君子焉

大有小人焉得其字義不必曲折斡旋自然顯白

二十五畝

餘夫二十五畝趙注云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少尙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集注引程子之說云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勤按餘夫不止弟有子亦號餘夫但子與弟必待年二十以後始受二十五畝之田據詩載芟侯彊侯以周禮遂人以彊予任甿皆謂民有餘力爲彊卽餘夫也曲禮二十曰弱冠則知人自二十以前皆弱而未彊

血氣堅剛多成於二十以後後鄭載師注引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賈氏疏云案孟子云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彼餘夫與正夫不同者彼餘夫是年二十九以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畝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陳氏禮書以爲附會之論非也自年二十一歲以後二十九歲以前統稱餘夫皆受田二十五畝及三十壯而有室則其父田已歸公矣古人二十而娶卽早生子子年三十父年必六十無有田不歸公者是受百畝田父母從此就養合已與妻爲四人又或有幼弟未受餘夫田者大約爲五口之家何休注

公羊宣十五年傳云多於五口名曰餘夫又似不論
年長年少凡有多於五口者卽名餘夫卽受田二十
五畝亦無是理且五口外皆餘夫則是家盡限以五
口孟子何以言八口之家乎近儒姚氏鼐說周禮大
司馬職上地食者三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三
之一云周時小司徒考夫屋出地貢者三三相任故
令賦必以三夫起算凡夫受田百畝百畝之田率挾
五人治之合三夫爲屋當用十有五人上地地美雖
有餘夫而畝弗增所入足食七人或八人當十五人
之半下地之農餘夫益少地彌薄足食五人或六人
是三家之一之人也故餘夫二十五畝爲下地計也

勳謂此說未精三等地皆別有餘夫之田如周禮遂
人職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田百
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
亦如之據三等地皆於正夫受田後別言餘夫受田
之法則知餘夫有田無分於三等地但二十五畝外
仍有萊田耳至趙注云老少尚有餘力者受田二十
畝爲衣可已若云織毛爲布仍是必織布而後衣顯
與經旨不合至於冠必用細布不可編枲爲之又不
可以自織故曰以粟易之

十五畝則甚誤矣

衣褐

許子衣褐趙注云以毳爲之若今馬衣也或曰褐枲
衣也一曰粗布衣也疏云許子不自紡織其布爲衣
以其卽著枲布也勳按趙注謂褐以毳織之故褐覓
博集注亦訓褐爲毛布褐與氈通廣韻氈毛布也廣
雅氈罽也罽者織毛爲衣也後漢烏桓傳云婦人能
織氈氈皆非孟子之義也蓋毛布亦褐之一義豳風
七月詩無衣無褐鄭箋釋褐爲毛布彼以褐對衣言
確指毛布此經當依疏說專指枲衣爲是說文云褐
編枲韤一曰粗衣此取末積之麻編之爲足衣一曰

粗衣者引伸之義言凡粗衣皆可編麻爲之不止一
韤也如史記秦始皇紀寒者利褐褐索隱云褐編衣
也漢書貨殖傳裋褐不完師古亦訓褐爲編枲衣皆
與說文合據此知許子衣褐確是編枲爲粗衣陳相
正以衣褐譏過織字謂許子不必織麻爲衣不過編
枲爲衣而已若云織毛爲布仍是必織布而後衣顯
與經旨不合至於冠必用細布不可編枲爲之又不
可以自織故曰以粟易之

敷治

舉舜而敷治焉趙注云敷治也書曰禹敷土是言治
其土也勳按如趙注訓敷爲治是敷治爲複語蓋敷

爲傳之借字如禹貢禹敷土史記夏本紀敷作傳此二字通用之證說文訓傳爲相左傳僖二十八年鄭伯傅王注亦云傳相也當日主治在堯故使舜言敷治猶言相治云爾

其無罰

滕文公后來其無罰與梁惠篇言后來其蘇互異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其蘇無罰互異乃古人引經不拘處猶上文易一爲始爲載耳勳按易一爲始爲載字異而義同此易蘇爲無罰亦文異而義同說文罰辠之小者此本義如此引伸其義殺亦謂之罰如廣雅釋詁一訓罰爲殺殺與生正相反蘇者無罰義實相成

四書拾義卷四

生也言無罰則亦生矣蘇與無罰義實相成

往將食之

滕文公匍匐往將食之趙注將字無訓勳按荀子成相篇吏謹將之無敖滑注云將持也往將食之即往持食之亡作將然之詞與下句文義不合

辟纑

妻辟纑趙注云緝績其麻曰辟練其麻曰纑故曰辟纑疏云釋名云辟分辟也纑布纑也勳按辟與西京賦擘肌分理之擘同擘亦分也廣雅釋言訓擘爲剖即其義謂擘麻皮爲絲也喪大記絞一幅爲三不辟孔疏云不辟者辟擘也此亦假辟爲擘又如詩柏舟

四書拾義卷四

寤辟有摽釋文云辟本作擘內則麤爲辟雞即擘雞皆辟擘通用之證說文訓擘爲撾即分裂之義擘从手故謂手大指爲巨擘以手大指獨開不與餘四指連合故也說文纑布纑也言布纑以別乎絲纑趙注謂練其麻曰纑者以纑有練者有不練者若斬衰齊衰大功小功之纑皆不練緦衰之纑則練之若古服之纑無不練者不練者謂之縿說文縿未練治纑也統呼曰纑

盍祿萬鍾

兄盍祿萬鍾趙注云兄名盍爲齊卿食采於盍祿萬鍾勳按左傳昭三年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是鍾容六斛四斗祿至萬鍾亦云多矣據史記河渠書韓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爲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鄭氏箋甫田歲取十千云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上地穀畝一鍾是鄭箋與河渠書合漢書食貨志云一夫治田百畝歲取粟四百五十石粟百五十石得二百斛四百五十石得六百斛四萬五千石得六萬斛約萬鍾矣然一成

九萬畝之田三分去一餘六萬畝又二而當一僅得三萬畝準以九一之法畝收一鍾實得三千三百鍾又三分鍾之一何以言十千者一縣之田耳先王之制外諸侯公之孤食都公侯伯之卿食縣下大夫食甸齊爲侯國卿當食縣縣合四甸卽四成之地汪君手存從余說而申之云甸與成二法原相通澤疑沿邊治溝洫之夫不出賦未必不出稅也出賦當計甸制祿當計成縣之所收除王食四之一仍餘三成恰得萬鍾之數勳又按左傳襄二十七年公與晉大夫宴晉侯賦采菽子太叔賦縣亦合四甸爲縣得祿萬鍾杜注免餘邑六十辭曰惟卿備百邑方里爲井四井爲邑方二里百邑卽方二十里之縣亦合得祿萬鍾杜注以爲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未確若晉語叔向言大國之卿一旅之田此主一甸之不易者言非異制也至七國時與春秋不同孟子曰辭十萬而受萬是其爲卿於齊嘗受祿十萬鍾卿得受祿十萬鍾者以七國之君地方千里妄自稱王乃有千乘之家是上卿田祿擬天子三公古制內諸侯三公之公田有四都自公而下雖孤亦止一都之田其祿不足二萬鍾齊卿之祿十萬鍾約計四都之地乃有此數而萬鍾乃下大夫之祿也卿祿既擬王朝之公下大夫亦擬王朝之大夫當時萬鍾不爲重祿故齊宣王養孟子弟子卽以萬鍾許之非謂卿祿止此數也

績溪胡紹勳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慈孫

離婁雖孝子慈孫慈亦孝也孝經若夫慈愛恭敬正義云或曰慈者接下之別名愛者奉上之通稱劉炫引禮記內則說子事父母慈以甘旨喪服四制云高宗慈良於喪莊子曰事親則孝慈此並施於事上如劉炫此言則知慈是愛親也勳按禮記曲禮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禮運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孫之愛親稱孝亦稱慈猶子之愛親稱孝亦稱慈也慈孫猶孝孫

不虞之譽

有不虞之譽趙注云虞度也勳按左傳桓十一年且日虞四邑之至也昭六年始吾有虞於子杜注皆訓虞爲度又廣雅釋詁虞望也左傳昭二十六年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正義云立官使之候望故以候望爲名此經下虞之譽訓爲不望之譽尤切

又何難焉

於禽獸又何難焉趙注云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矣疏云既爲禽獸於我又何足責難焉勳按此訓難爲難易之難不合經旨難卽患也王氏經義述聞云於禽獸又何患也故其下文云無

一朝之患也

于父母

萬章號泣于閔天子父母劉向列女傳母儀傳引作號泣日呼閔天呼父母王氏經義述聞云列子周穆王篇王乃嘆曰於予釋文音嗚呼是其例也史記屈原傳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文義與此相近不然則舜往于田時不在父母之側何得曰子父母乎趙注不讀于爲呼失之勳按說文亏於也象气之舒亏語之餘也義本相近于乎之通用者如易需彖傳位乎天位石經作位于莊子人間世篇且幾有翦乎釋文云乎崔本作于列子黃帝篇今汝之鄙至此乎釋文云乎本又作于是也乎與呼通如詩抑篇於乎小子以乎爲呼可證

于子治

惟茲臣庶汝其于子治趙注云惟念此臣眾汝故助我治事勳按趙氏訓于爲助甚合古義于於二字經傳通用爾雅釋詁於代也于治謂代予治也

殺三苗

殺三苗于三危非殺其君也據文十八年左傳流四凶族劉何云舜有四放之罰皆言流言放而不言殺故知殺三苗亦流放之謂虞書作篆說文作竄考古

音殺聲經聲寘聲同部昭元年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注云蔡放也釋文云上蔡字音素葛反放也說文作粲音同蔡从祭聲史記引尚書作遷遷聲與祭聲爲通韻皆可互借說文訓寘爲塞塞者使之不通於中國又說文訓粲爲糜粲齊民要術凡云粲米皆作殺米殺又粲之借字也汪君手存云竊疑孟子書本作粲書之者脫米誤作殺爾說文粲散之也作粲正合尚書分北三苗之義凡物自匿曰窴窴而塞之曰窴然物之自匿必有迫之使不得不匿者安知尚書窴非古文窴義之假借字乎安知孟子殺非今文粲字之誤脫去米字乎近人攻僞古文尚書凡雖僞究未必無一眞字也卽衛包疑亦未能盡改

子遺

周餘黎民靡有子遺趙注云民無子然遺脫不遭旱與史記說文異者必盡改從史記說文然古文尚書災者非無民也勤按毛傳云子然遺失正義云既言有餘則是有民存矣而復言靡有子遺無有子遺乃是悉盡之言故知無有子遺謂餓病也其意言死者已死存者又餓無有子然不餓病者非謂盡死無子然也勤謂毛傳趙注之說皆與詩解不合孟子明言故祖考來格亦足驗百神之享此特爲天子時也五典克從亦足驗百姓之安此特爲司徒時也事非其時不得牽合

微服

微服而過宋趙注云變更微服而過宋勤按變更微服非聖人所爲且桓司馬素識孔子雖變更微服亦安必不遣其害竊謂微服卽微行說文彳部云微隱

甚顯白據方言二及廣雅釋詁二皆訓子爲餘靡有

行也此云微服服亦訓行也尙書盤庚先王有服康誥子弗祇服厥父事孔傳皆訓服爲行文十八年左傳服讒蒐慝注亦云服行也蓋孔子過宋恐桓魋害已故微行而過之豈變服乎長洲縣陳碩甫先生爲勳得一證云詩七月遵彼微行傳曰微行牆下徑也微服正與此微行同意孔子從小路過宋不由大道也勳按廣雅釋詁二以小釋微足證微行確是小路從小路亦隱行之一義其說極精

頑夫

頑夫廉趙注云頑貪之夫更思廉潔勳按盡心下聖人百世之師章注亦訓頑爲貪據韓詩外傳漢書王

貢傳序後漢王吉傳王暢傳袁宏漢紀晉書羊祜傳北史鄭述祖傳藝文類聚長短經引頑夫並作貪夫南史稱任昉能使貪夫不取與懦夫有立志對文亦本孟子語說文頑訓椀頭與貪義絕異竊謂頑當讀爲忨說文心部云忨貪也忨爲本字頑爲同聲借字諸書引頑夫作貪夫以其字頑而義忨故以貪字代之猶韓詩外傳引薄夫敦作薄夫厚以其字敦而義悖故以厚字代之此經趙氏知頑爲忨之借字因以貪釋頑確不可易

市井

在國曰市井之臣趙注云市井謂都邑也民會於市

故曰市井之臣勳按漢書貨殖傳引管子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師古曰凡言市井者市爲交易之處井爲共汲之所故總而言之也蓋市爲都邑之市孟子言在國卽可該都邑不必專指國中市中有井便於取水易曰改邑不改井謂市井也在野亦閒有井而無井之地居多以田閒處處有水道不若市中之必不可無井也

多賴

告子富歲子弟多賴趙注云賴善也集注云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爲善勳按集注訓賴爲藉多一曲折不若趙注訓賴爲善之精賴與暴對

暴爲惡卽賴爲善也據國策衞策云爲魏則善爲秦則不賴矣不賴卽不善廣雅釋詁一亦訓賴爲善皆與趙注合

志於穀

羿之教人射必志於穀趙注云穀張弩付的者用思專時也勳按趙氏注羿不爲拙射變其穀率云穀弩張謻者義同說文文選射雉賦捧黃閒以密穀亦言張弩此本義也張弓亦稱穀此引伸之義也不云必於穀而云必志於穀正見極思用巧務期其中然

後卽安若謂張弓以滿爲限猶是專以力言之爾雅釋詁云殼善也射之善在巧而不徒在力

堯之服

子服堯之服趙注云堯服衣服不踰禮也動按孝經言卿大夫之孝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亦先敘服而後敘言行都人士詩狐裘黃黃兼及出言有章行歸於周此皆言行與服並論然謂堯服爲法服則可謂桀服皆非法服恐未必然桀言非仁義之言桀行非仁義之行至桀服不聞其譎詭趙注云桀服譎詭非常之服亦臆斷爾竊謂服當訓事詩關雎寤寐思服六

月共武之服下武昭哉嗣服板我言維服噫嘻亦服爾雅鄭箋皆訓服爲事本爾雅釋詁又楚辭天問舜服厥弟注亦以爲舜事厥弟然則服堯之服者事堯之事也服桀之服者事桀之事也事堯事則爲堯事桀事則爲桀方與言行二句一例中庸言前定事前定行前定事與言行三者並舉正與此經同

摟諸侯

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趙注云五霸強摟牽諸侯以伐諸侯動按東家牆而摟其處子注亦訓摟爲牽據說文手部摟曳聚也詩山有樞弗曳弗婁毛傳云婁亦曳也趙注以牽釋摟亦曳義之引伸也

許氏又訓摟爲聚本爾雅釋詁釋詁云摟聚也孟子摟諸侯與摟處子字同而義異摟處子當訓牽摟諸侯當訓聚聚猶會也聚諸侯以伐諸侯猶言會諸侯以伐諸侯也

不亮

君子不亮惡乎執趙注云亮信也疏云言亮而不言信者蓋亮之爲義其體在信其用在明君子之道惟明爲能明善在信爲能誠身不明乎善不能誠其身矣是則君子不亮又惡乎執與以其誠也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動按今本說文無亮字傳注多訓亮爲明如後漢蘇竟傳注及文選嵇叔夜雜詩皎皎亮月明葛亮字孔明則亮之訓明爲本義爾雅釋詁訓亮爲信者亮爲諒之借字也又有借諒爲亮者如方言訓諒爲知廣雅釋詁三訓諒爲智是也蓋經籍亮諒本通用如書說命王宅憂亮陰詩柏舟不亮人只釋文並云亮本作諒可證邵武偽疏未審假借之義乃云亮之爲義其體在信其用在明直欲幷亮諒二字爲一字不知亮字本義可訓明不可訓信其訓信者皆諒之借字疏說不可從

拂士

入則無法家拂士趙注云無法度大臣之家輔弼之士勳按經言拂注言弼蓋以拂爲弼之借字也說文訓拂爲過擊弼作弼輔也又解弊字云弼或如此是弊卽弼之或體字惟其从弗作弊故又通作拂拂亦弼之借字也如管子四稱篇近君爲拂遠君爲輔拂與輔並列非弼而何荀子臣道篇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注云拂讀爲弼可證拂亦通作佛如周頌敬之詩佛時仔肩鄭箋訓佛爲輔又或借弼爲拂如漢書五行志君臣故弼茲謂悖注云弼猶相戾也是謂弼爲拂之借字蓋拂爲輕脣音弼爲重脣音古人輕重脣音不甚區別故弼與拂多以聲近通用

欿然

盡心如其自視欿然趙注云言人既自有家復益以韓魏百乘之家其富貴已美矣而其人欿然不足自知仁義之道不足也勳按孟子音義云欿然張音坎字林云欲得也今詳此義內顧不足而有所缺然也據音義所引字林之說與說文合廣雅釋詁一亦訓欿爲欲釋詁三訓欿爲貪貪亦欲也欲之本義止此張鎏訓爲內顧不足而有所欲言有所欲復以內顧不足增成其義失之矣趙注專訓欿然爲不足者蓋以欿爲坎之借字讀欿爲坎故言不足也坎欿經籍通用郊易坎京劉本作欿詩伐檀坎坎伐輪兮石經

魯詩作欿欿左傳襄二十六年欲用牲欿皆坎之借字也易說卦傳釋坎爲陷有缺陷之義自視欿然者處盈若虛不自滿假之謂也

所存者神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趙注云聖人如天過此世能化之存在此國其化如神勳按趙注以在釋存據爾雅釋訓存存在也注云存卽在公羊隱三年傳有天子存注孟子離婁下以其存心也注告子上雖存乎人者注荀子非十二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注呂覽應同召寇則無以存矣注皆訓存爲在所存卽所在也神與化對文化主也所過之地言神亦主所在之地言爾雅釋詁云神治也所存者神謂所在之地無不治也趙云其化如神猶是比擬之辭而非神之本義

易其介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趙注云介大也柳下惠執宏大之志不恥汙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勳按訓介爲大本爾雅釋詁然云不以三公易其大不知其大謂何必待注者補出量字然後可讀恐非經旨據音義陸云介謂特立之行文選注引劉熙注云介操也操卽特立之意楚辭悲回風介眇志之所惑今注訓介爲節義亦與劉注同書秦誓如有一介臣

疏云一介謂一心耿介漢書陳湯傳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注云介猶耿耿不易其介者謂不易其耿介之節操也集注以爲有分辨之意當讀與界同

人莫大焉

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翟氏灝攷異云王氏翼注云此作一句讀言人之罪莫大於亡親戚君臣上下者勳按王氏以於釋焉據公羊隱二年傳託始焉爾注云焉爾猶於是也宣六年傳則無人閩焉者注云焉者於也江晉三先生云焉字篆文類烏於古文烏字因於而轉爲烏因烏而轉爲焉皆傳寫之訛也

二女果

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趙注云果侍也以堯二女自侍勳按果當讀爲婐故趙注以侍釋之說文婐姽也一曰女侍曰婐引孟子二女婐爲證是許氏所據古本孟子作婐與趙氏注本作果者不同趙氏亦知果即婐之省文借字因主婐字立訓疏未達其旨專向果字推求反謂趙氏惑於許愼之說非也

不理於口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趙注云理賴也謂孟子曰稽大不能治人之口疏云稽大不能治人之口使不論其已者勳按疏不得注義廣雅釋詁三訓理爲治與說文治玉之訓合疏說本此而非注義也注訓理爲賴

者理當讀爲俚廣雅釋言云俚賴也漢書季布欒布田叔傳贊集注引蘇林亦訓爲賴古字理俚通用如莊子盜跖篇勝子不自理釋文云理本作俚可證趙氏謂理爲俚之借字故訓爲賴然理讀如字亦有可通之義如說文解順爲理廣雅釋詁一解理爲順不理於口謂不順於人之口卽所謂橫逆也

山徑

山徑之蹊閒趙注云山徑山之領勳按領卽嶺也如漢書嚴助傳輿而踰嶺亦作領徑當讀爲陘陘爲本字徑爲借字猶左傳僖二十五年趙衰以壺飧從徑借徑爲經釋文云一讀徑爲經是也廣雅陘阪也山之陂陀不平者爲阪爾雅阪者曰阪是也又連山中斷亦爲陘爾雅山絕陘邢疏云謂山形連延中忽斷絕者名陘是也山嶺山絕皆有蹊可兼兩義

一閒耳

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閒耳趙注云一閒者我往彼來閒一人耳勳按經無人字注以人字增成其義如此當云閒一不當云一閒既云一閒而訓爲一人之閒究與經文詞例不符蓋自殺對代殺言閒者代也爾雅釋詁訓閒爲代詩桓皇以閒之傳儀禮燕禮乃閒歌魚麗注周語新不閒舊注並同此經謂父兄非自殺人之殺我父兄者特爲我一代耳

復爲發棠

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趙注云孟子嘗勸齊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時人賴之今齊人復饑陳臻言一國之人皆以爲夫子將復若發棠時勸王也勳按經言復爲發棠注言復若發棠若與爲義不相蒙其說非也爲當訓使如易井爲我心惻注魯語其爲後世昭前之令聞也注並云爲猶使也又晉語爲後世之見之也注俾以使釋爲尤其明證將復爲發棠者謂將復使齊王發棠邑之粟也僞疏不明爲字之義乃云將復發棠邑之粟直視爲字爲賛文而刪之更不可解

跋

右四書拾義五卷吾師績溪胡文甫先生所著也師淸貧力學善治經平日雅服王石臞段若膺諸先生之學以其遺意讀秦漢以上諸古書紛紜轇轕豁然確斯旨及弟鏈從學有年課以舉子業兼示讀書當從聲音故訓始以爲讀書不通聲音故訓比之瞽者議色聾者論聲終無當焉竊思四子書爲六經菅鑰學者未讀六經先讀四子書然微詞古義先儒或有未詳吾師心苦分明所至冰釋發疑正讀本漢經師著有四書拾義疑義及論語孟子學庸文字箋異等書其子羣經則有周易春秋諸文字箋異凡三四十册自謂尚須刪訂不欲輕出問世鏈曩時曾錄拾義二册藏諸篋笥五六年子茲矣今春偕弟鏈敬請子師釐爲五卷先繕寫付梓幷述師所以爲學與所以爲教者于簡末若是書精深奥衍海內讀者自知之無俟門弟子覼縷也時道光甲午年仲夏初吉受業門人歙汪運鎧敬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０３３
作者＝
页数＝７２２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